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六四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一）

〔明〕馮夢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

具區先生快雪堂集序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曆戊戌解大司成印韍歸築蒲團于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于其中間命輕舠載歌兒吹簫度曲蕩漾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也如是者九年而先生海山之館就矣卒之日集藏家笥三子以貧不能壽諸

檡今年夏秋間伯氏驥子仲氏鵷雛先後来白下乃舉快雪堂集屬吾友黃貞父儀部校而行之因醵同志捐貲以就其事既成二子謂起

元宜有言余曩游成均受知先生深不敢肄也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于時海内名能詩賦古文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琅琊

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以聲氣感弇州而好獨行其意沉鬱澹雅簡遠冲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有

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昔昌黎有言惟古于文必已出當風流相煽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戛戛

乎難孔先生洞覽流畧手不
釋卷寸心千古獨詣為多
試觀集中所為程量人才
之良楛剖析政事之得失摘
擿文章之利害皆別有具

眼別有遠識別有微情往往
開古今人所未發之蘊而至
其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
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
茶之有味皆微襲人于眼耳

鼻舌之際使可知而不可言
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
所為孤芳自妍不與衆伍者
也先生〻平憐才好士不啻飢
渴一時秀雋風靡從之所品

題賞識殆無剩林所延攬獎
藉殆無虛日至于鑒定圖史
則張彥遠之記摩挲鼎彝則
薛尚功之錄以古況今未知孰
勝而又妙解音律雅好歌舞

晚節末路人競以白香山、蘇東坡目之。求諸集中彷彿可見。然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閫奧，覺已不與世忤。世亦不成己忤。恬然怡然，自得自失而已矣。是以中更坎壈，不下潯陽之謫，平視禮法，不闕洛蜀之黨，彼且以身世為泡影，以功名為露電，以造化為玩弄，以生死為去來，

而何有乎區區之聲色祿利誹譽進退哉。然則讀先生之文者，尚進而求先生之為人，苟其有得乎先生之為人，則先生之文真有如神僊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直當以琅函蕊笈奉之，未可以人間世議其方也。

萬曆丙辰夏日江寧門人顧起元頓首書

快雪堂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重修漁梁壩碑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傳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卷二十二
祭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因明入正理疏引
題經函畫一
書刻藏緣起後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跋楞嚴湛然疏後
跋自書飯僧疏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跋吳中石佛因緣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書寶幢居士遺集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跋重刻林間錄
跋元校傳燈錄
付法圖跋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跋王右丞霽雪卷
卷之三十
跋
再校宋書跋
書監懲錄後
書李長者傳後
讀李克容先生堂廡箴銘
跋董文簡公山桃詩及小影冊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跋豐考功論書真蹟
跋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并秘方真
蹟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跋李昇瀟湘烟雨圖
跋孫虔禮千文真蹟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跋周雙溪先生手跡
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
二章後

卷之三十二

尺牘

卷之三十三

尺牘

卷之三十四

尺牘

與鄒爾瞻
與鄧定宇前輩
與沈長孺王季孺
與胡靈昭
與徐孺東先生
與樂子晉
與姜子幹二首
報盧思仁
報沈太公
答藏師兄二首
與達觀老師
與曹林師兄
與傅伯俊
何民部同年
與沈箕仲
與帥謙齋運同
與孫世行
與同年商燕陽

與顧實甫
與賀一龍民部
與周叔宗
答馬心易
與沈心唐先生
與范光甫
報于中甫
與李乾齋
與繆仲淳
報李汝培
與賀知認
與楊公亮
答劉海石
與潘去華
與臧晉叔

卷之三十六
尺牘
報許然明

卷之三十十

尺牘

卷之三十八

尺牘

卷之四十

尺牘

卷之四十一

尺牘

卷之四十二

尺牘

卷之四十三

尺牘

答劉聖隣
答方伯文明府
與侯公善都諫
報楊公亮
報屠長卿
答沈生道原
與臧師兄
報陳伯符
報袁非之

答了有上人
與王方伯
報鄒汝翼
與姜子幹
與李君實
與繆仲淳
與徐孺東
與俞桂峰同作
與杜孝卿

與孫子貽
與陳孟常
與錢湛如
答周彥雲
與葉共蕃進士
與朱兆隆
與丁長孺
與國子監丞張崇仁
與馮生伯禮

與項庭堅

卷之四十四

尺牘

與楊儒系侍御
報蘇君禹學使
與米子華 三首
與潘去華 三首
與包道濟
報沈樟亭太公

快雪堂集 目錄

聽戒公說楞嚴法華大義

二月初七新霽登高氏閣望羣山積雪主人出郭恕先輞川圖臨本馬和之商魯頌圖相示二物俱生平所企尚會心豁目喜不可言退述斯文以識奇賞

二月望日再過湖南同虞居士兄弟名衲五六輩憩法華臺遂登慧日峰是南屏最高處雲騎初霽風日韶爽胡山諸奇歷歷交目喜賦斯篇

春氣晚融雜花競奮而標梅猶白感賦斯篇

仲月廿三日集湖上桃英初放柳葉齊舒坐散不拘舟步率意頗盡發覽之適與叔宗同賦

廿五日曉汎任北所之因山行歷龍井諸處還步桃堤沿孤山湖是日物色加濃遊情曼衍不覺盡日

早發餘杭夕宿雙徑

五峰縈迴蓊鬱佛屋僧寮所在有之

返自雙徑舟出苕川有所遲

分賦餘不溪聽夜雨

集錢緯西別墅賦得空翠盈清思

晨登石城山憩霧精廬

雜詩

集茅孝若齋居同賦春晚淥野秀得春字

賦得眠鬟厭落花

若下西入十里溪漲靚遠綠蔭紆迴還泛移日得嶂字

途中憶家園薔薇

白芍藥一枝花表絳痕數處

賦得雙魚玉墜

賦得楊柳可藏烏　丙申作

諸公遊牛首不及從因感舊歷欣作斯篇

卷之六十四

詩

快雪堂集目錄　畢

快雪堂集卷之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張洪陽先生太學講章序

余初入館今次輔洪陽先生尚以侍從職講幃時上冲聖御講甚勤先生每進講神氣閒定音吐洪暢最當上意其年江陵相奪情事起先生與其同館七君子具疏言不可狀疏雖中寢而先生遂不容于朝徙南國子司業故事講幃無

出爲南司業者葢自先生始矣先生意氣自若在南太學數年日進六館英髦而課教之恩義篤切如家人父子藹然一堂而諸生莫不顧化畏於金科玉條即一時無有越禮敗羣以扞規繩者余待罪司業祭酒後先生不下十四五年而遺化猶在諸生間猶有及事先生而能縷縷道說其行事者高山仰止余有慕焉而是編則先生居南時所爲程諸士之講章也故事講章俱出堂師少司成略加點竄而已乃先生則手

自撰定今所存者凡二十八條大學三中庸二論語七孟子六易二書三詩禮各二春秋一其於經書奥旨聖賢血脉披析剖露詳盡無餘如禹之治水韓淮陰之用兵因其天機而適其固然縱横顛倒無不如意至其提醒人處則如金錍之刮翳明鐙之破暗食之療饑而水之解渴使人人虔往實歸踴躍驩喜而不能自已也余又以此想見先生在講幃時所撰講章其於闡揚經術啓沃君心必有圓機玅論巧入深中乎

至尊而易其趣向攻其膏肓者此其副必在京師或藏于先生之家惜不得遂見之也藉先生不南徙更處講幃數年以至大拜其於輔養君德必有可觀當不令如今日之否隔則先生之南徙僅南士之幸而天下之不幸也今先生業大用以經術經世政其一時通否隔定匡勷在先生指顧間耳因序先生太學講章而漫及之以申屬望之意

序曾直卿先生易測

竊嘗謂心變世世不能變心聖人全其心故萬象悉屬指撝衆人迷其心故一隅不勝蒙滯所謂心者眞心也眞心即太極也奇而偶之遂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而其爻其變至於不可勝窮此不可勝窮者譬如百川之月惟一月現所謂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其說如此聖人知之不得已而筆之于書以教萬世而謂之易蓋始自一聖人而後又有聖人焉恐一聖人之意含而未盡復爲之辭爲之大象小象爲之繫辭

而後一聖人之意始盡而終有不能盡者於是漢而下傳注訓詁紛紛有作然多以己說易而不以易說易執象泥辭而聖人之意反晦譬如終日執鏡照面而不知妍蚩在我故或者以爲窮百家之說以說易不如求諸三聖人之說也求諸三聖人之說又不如求諸伏羲之畫也求諸伏羲之畫又不如求諸畫前之易也畫前之易則眞心是已然初學蒙求可遂進于此乎則百家之說亦多有會可盡廢乎吾友曾直卿長

於理學尤邃於易朝夕研討幾三十年而後以其所得筆之於書僅萬餘言名之曰易測而問序于余荅涉百家之流以探四聖人之源語約義精直抒心得亦云備矣其自序曰思久疑融旨趣忽徹孔子之所以傳在此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在此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豈欺我哉余自同籍與進于直卿有年南官多暇所蒙指授多及于易繇風傳響疑滯豁然則于是書有伏讀耳豈能有所切磋爲直卿玄晏哉直卿既

以命余而車郡侯子仁始莅事相見又申直卿之命余又安敢終辭迺叙次其說以復于直卿

序兩漢紀

述漢事者班范二書外荀悅袁宏兩漢紀而已矣其書詳於序灾異至君臣事迹或有與本史互異及相備者余有取焉然其意在就簡不惜割愛間有非所删而删者雖無續貂未免截隺間取本書對閱則疵恪昭然難爲掩覆然以其述漢事也喜其與班范二書並傳又恐其傳之不廣也乃索吳中舊本恭校再三鏤板南太學自春涉秋始及畢事而余且投林矣魯魚帝虎十刊其六諸所闕疑以俟後之君子

新鐫史記序

太史公學涉六家迹經萬里獵百代未收之聞見刱千齡未備之體裁點銅鐵爲黃金抽神奇於臭腐真宰挾風雷筆驅造物者矣雖班氏而下代有褒彈而六籍以來最爲鉅麗自晉徐中散廣始考異同作爲音義引而伸之代不乏人

至裴駰集解小司馬索隱張守節正義尤爲較著益通塞互存瑕瑜相蔽俱史家之娣姪信龍門之忠臣彼有所長世安得廢我朝弘治君子首倡英風近代通人嗣鳴大雅詩與三唐方駕文將二漢齊鑣以故遷書與杜詩無不家傳而戶誦然競爲割裂妄著題評坐井闚天詎盡高明之體畵虎類狗孰窮彪炳之姿等小兒之無知豈達人之細故咄彼銅臭貽兹木灾覆瓿猶寛投欲非虐故今校刻一遵舊文掃庶孽而定

本支放淫哇以清雅樂聲麟經之內夏庶軻氏之知言凡我同襟寧無擊節

序重刻三國志

史自馬班下稱陳壽三國志其序魏事最爲詳典吳次之蜀爲略而壽蜀人也柰何屑越其國事或云壽有所嗛於桐亮父子而然愚以爲諸葛公不置史官文獻缺略搜括良難非壽過也史稱壽善叙事有良史才致令夏侯壞書張華深善譙周期其才名范頵嘉其質直有以也哉

但其書具紀傳無表志體未備而文多略宋元嘉中裴松之博采異同以爲之注剟遺補闕爛然可觀說者謂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與松之之注三國俱旁引曲證期於盡言盡意而止足爲千古注書之法然則壽書馬班之羽翼裴注國志之鼓吹自當與本書並行宇宙間亦猶二儀五緯齊曜璣衡大海百川等潤坤輿者矣南雍書庫具二十一史而國志板最爲刓缺嘉靖十年以後續補幾十之七魯魚帝虎又不勝其譌也余既視事首謀新之隨行有宋本魏志原缺吳蜀乃叅監本手自校讐隨付剞劂始春迄夏五月畢工費凡三百緡借本資校者余同年進士四川叅議張君後甲而學錄石可大典簿劉堅榮署典簿事學正陳一道典籍馬遷則與有監督經營之勞者得附書云

南雍新雕宋書引

按梁書約傳約所著宋書外有晉書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俱不傳獨宋書百

卷存耳夫宋祖起布衣糾合義徒殲滅桓玄再立朝廷威加關洛終移鼎祚漢以來足稱雄主然牽于內志棄關中資赫連氏終宋之世不能洗長河以北之腥羶自促大業可嘆也約之先田子林子以下世爲宋臣武功文藻家聲爛然故其撰次宋事最爲詳贍然約之前何蘇山徐諸君子俱有述作惟缺永光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刪其蕪僞補其脫略著爲一代實錄姚察稱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誠然夫約

以齊臣扳附興運妄希台司至于憂瘠最後赤章之事尤爲可笑其人品不足多也至其史才則當與陳壽范曄鴈行而嚴父遷固其書自能炳烺天地間豈可少哉宋書海内惟有南監舊板而刓脫模糊者十之七不便印摹余與陸敬承在事奮欲新之而不逮賴少司成中原季君始獲舉其功自夏迄秋不半歲而畢以余與敬承有校讐始事之勤仍得附名卷首又索余一言引之使不才姓名得托此書耀于來祀亦幸

矣哉書於南翰林院公署之愚竹居

序重雕魏書

元魏書顛末宋臣范祖禹等序之詳矣時魏收原書已闕三十餘卷乃雜採李延壽北史修文御覽高氏小史等書補綴成之非完璧也南監所藏唐以前諸史獨此書刓敝甚議更新之工始丙申七月歲盡而畢然苦無善本校讐無論魯魚帝虎不能盡刊至斷篇脫字所在而有剞劂又不能精良姑以存一代之史云爾夫收在當時已蒙穢史之譏其所褒鉞要不足傳信然其文筆特妙與邢子才溫子昇齊名中所敘錄豐縟璀璨情景如生有足多者惜乎其亡篇之難覯也隋唐而下安得如此人使居著作之庭也哉不覺三歎

莊子郭注序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爝火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嬙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纍纍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盡去諸家而單宗郭氏回頭一顧六宮無色今先列正文低一字卽錄郭注俱爲大字無所隆殺進之也昔人曰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二篇遂以名已然不

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户日讀莊文郭注沉面濡首廢應酬者幾盡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氷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門人鄒生孟陽亦深於讀莊者故命之表章郭氏而陸德明音義附焉刻成請序并發其源委若此

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空同先生集有晉陵鄒氏板燬于火業數十年東莞鄧玄度令長洲政事之暇留神翰墨有契斯文斥俸梓之委校讐于潘子景升會馮子至吳玄度因景升請願借先生一言竟殺青可乎余唯唯夫詩道至今日卑甚矣閭巷小人豔一青衿不得卽搖筆學爲詩遊大人以媒食士大夫或不得意于名場而後染指焉以其灰冷無用之精神問津萬里之途安能遠到詩道安得不卑其間非無有志縉紳與獨行布衣銳志以詩爲事者而患無命世作者如空同先生其人以鼓倡之業衰於寡助精靡于衆咻此又不可幾之數也葢余于今日而思先生深已或曰然則先生之於詩其至矣乎馮子曰未也先生嘗言之矣其述王叔武之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羣和者其眞也眞詩在民間而文人學士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其情寡其詞多詩於何有則先生且不免焉然就先生之詩而評之則五七言律與七

言歌行最稱擅場葢先生所深嗜而冥契者杜陵故得其神理而面目隨之實非有意摸擬如宋人生吞活剝之說也至其序記碑銘諸作則謹嚴莊雅質有其文鎔精兩漢而雜出之藻不傷琢眞不涉俚葢庶幾稱盛世之文哉然先生禀精既厚而其立朝骨鯁抗疏折時貴幾陷九死不顧官僅至藩臬卒以忤時退其英風勁節皎皎在人耳目以秋實發春華文而行遠宜已

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得先生之集而讀之如見先生咏歌玩味期于深造自得以窺初盛唐六朝漢魏三百篇之詩西京先秦六籍之文何難登峰哉則玄度斯舉其大有功于雅道矣玄度令長洲三年以文學飭吏治爲詩清新翩翩有拔俗之韻詩道中興吾有望焉因叙斯集而及之

叙七子尺牘

原夫尺牘之爲道叙情最眞而致用甚博本無

師匠瑩自心神語不費餙片辭可寳意不涉泛千言足述要以伸彼我之懷窮離合之趣如斯而已書契已來作者寔煩長篇短章蘊在羣典本朝西蜀楊用修氏刱緝清裁近婁江王元美先生復增篇帙編摩迄于近代搜羅并及時妙以故歷下廣陵多有錄焉參苓與牛溲並用絲麻將管蒯兼收可謂尺牘之麟閣文家之鄧林已先生爲本朝文匠著述甚富前有四部後有續篇尺牘之作十居其一如彼積玉無非夜光

先生壯時盛推歷下宗吳徐梁共執牛耳茂秦布衣之傑亦稱附庸是爲中興七子縱横幾何死亡略盡僅存明卿歸矣靈光晚交新都儼然敵國奉常彬彬無媿二難則七子益二宜稱九子梁謝被斥尤恐未甘至于不錄他文單傳尺牘則亦廣先生之遺意云爾雖然作者故難選者尤難先生之廣清裁或芟長篇爲短策或漏德語于逸乘割裂爲多遺挂不少近宛陵梅禹金緝書記洞詮視先生原書不啻三倍且不錄

唐以下則編纂之役先生尤難之況不逮先生者耶余嘗欲裒集本朝詩若文嚴遴之彙爲一編罔羅既煩衡鑒未確坐虗日月尚在躊躕今張子維光項子伯達斯集之成何其速也二子其賢乎哉西爽殺青既竟問序于余敬撰斯言以告覽者

汪伯玉先生尺牘引

夫尺牘之爲藻甚薄而其用最廣達萬里之歡愉傳千秋之涕淚沓或連篇約惟數字肖丹青

而非色協金石而無韻叅詞林之選鋒驂靳之外臣也故雖大雅屏得而廢如孟公百函並發穆之十吏競傳其最著者矣近世琅琊元美新安伯玉二先生者並稱名家雙建旗鼓其書牘琅琊既統于四部而新安乃別爲一集則以家握隨珠人私和璧搆求匪易脊萃良難不妨令伯嶽之旁吏峙梁父江漢之外復泒沱潛者與不佞于兩先生幸兼遂登龍俱侍揮塵慶遺文之可讀痛哲人之難追而於斯編又獲以俚言

引之首簡雖難避加糞佛頭之譏而終托載蠅驥尾之義豈非幸之幸者哉

李方麓侍御抒東疏草序

夫言路之關于治亂甚巨也自古天下將治言路先開天下將亂言路先塞人主見其然故兼聽並觀以勞天下收天下之聰明爲一人之聰明使開者常開塞者不終塞而天下以大治然言路之開塞寧獨在人主卽人臣亦共之虞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言誠無稽矣勿詢矣堯舜雖聖將拒之不暇可藉口言路之塞爲中主咎哉我皇上自江陵相捐館始留意政事召還諸直言得罪者驟顯異之而言者自慶遭遇聖主意氣益發紓不可禁或不免過激而僞者因托焉陽爲名高而陰爲厚利而賢者不察引爲氣類聲勢相倚大臣畏之久之情狀畢露而上益厭棄之章疏一切寢閣而賢者亦不免于廢錮矣賴上聰明神聖雖深居靜攝而精注天下大臣言官隨事進規或陳利害有會

時艱者上未嘗不欣然樂受十五見之施行其廢閣者大都浮冗不切事情者耳余十年來雖半屬閒退而諸公章奏竊從邸報寓目焉其間議論愷切利害明析者十不能一二顧獨善今貴陽李方麓先生云先生以理官報御史登朝逾一紀于今初入臺卽抗疏請復朝講彈劾貴倨大臣天下想望丰采已而銜命視漕屬河事大壞條上便宜及釐正漕規甚確復請留粟十三萬石免運爲根本計上喜從之已按中原適

大饑人相食疏請予蠲予賑皆報可至貰大官
金錢數十萬無吝色已按粤左是時璫使橫行
上行逮治非宜疏請寛解逮係并免権征雖不
盡施用而豺虎伏不敢肆他所陳大災吏治國
本時艱官評民隱咸鑿鑿中窾此猶其易者至
籌邊事及處置播酋方略後卒驗如指掌何其
明也書生談兵大都虛恢無實際先生不然眞
有文武材用慮而能言言而能任即御史以往
其遂開府一面翱翔九列專槐調鼎何所不宜

哉余既喜先生章疏欲從邸報中錄出為一集
以資繙閱而病其傳寫失眞且遺漏不備因循
久之會始秋養痾湖上故人惠州賓君某遺書
相存緘致先生抒衷疏草一部先生入臺以後
諸疏皆在焉余喜甚如護拱璧受而卒業不覺
心開目明世眞有陸敬輿賈生適大夫哉疏凡
百餘篇一時雖未盡施用而言茍有當終不為
明主所棄賈生論分王子弟在七國未變之前
後卒用之其例已然先生諸疏大都抒衷不欺
自署抒衷可謂一言居要使言者皆若先生之
抒衷不欺主上明聖理論勢禁開悟必先寧至
以言爲諱棄從廢閣言路從此必大開而不塞
以維萬世常治端有望焉惜乎如先生者少耳
先生疏草粤中諸能言者序之甚詳余何容贅
但自念生平不識先生而識先生于疏草高山
仰止情不能忘因究言路開塞之故托別駕遽
使以請正于先生并以續貂諸公云爾

賀伯闇救荒八議序

古之時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貢其直於天子而
天下治高帝與言路稱至廣矣顧獨嚴於諸生
而臥碑之設廩廩然何耶豈罪其妄發耶然其
中豈無通經學古留心世故而其言不可廢者
奈何以諸生錮耶抑更有深意耶吾友賀君伯
闇諸生也而有救荒八議余讀之或不無激言
偏詞而議論斐然稱國華矣豈徒爲諸生重而
已哉余何發之余學識固陋無當於國是而青
山之身亦不敢自核嚮以爲天下笑伯闇吾所

畏不難抗顔建議獻之羣公見儒子入井而有
怵惕惻隱之心吾有取焉伯闇以彼其才將必
爲世門之八議者或遂自試之但今日艱難亦
子不及亭仁人之利且傷哉闇中之子而發身
姑家之衣食之不足或曰可也盍俟爲婦乎至
爲婦而怠若事又號於衆曰彼不當嫁者而代
于嫁非罪耶是二人者君子宜何取焉余以此
斷伯闇八議可傳也

序李道甫永慕録

永慕録者今南通叅李道甫爲其先尊人次泉
封翁作也孝子之於親一起居一飲食之不能
忘生致其養死致其思分所宜然何録之作其
以錫類而廣孝乎道甫之意遠矣録之凡有三
體魄斯降宅兆攸宜華表崔歸金臺馬嘶其福
穰穰其家纍纍寄之丹青常目在斯録挙地一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戩戩象服自天其中幸哉
有子彼此明恩既榮其躬亦華其神録誥勑二
懿哉大夫服賈而儒慈而能教貧而好施郭碑
無愧韓筆寧腴煌煌琬琰金石不渝録誌表碑
傳三録成而傳之天下凡慕道甫之爲人者因
而慕道甫之所慕孝弟興于鄉里而忠義鼓于
朝廷吾故曰所以錫類而廣孝遠矣乎雖然亦
道甫爲之可耳道甫負大節挺挺一時世人耳
目者獨救魏御史與同謫一事其他隱微耿介
世或未盡昭晰而其才諝通畧可大用且其拭
目望之則所稱揚名顯親將有進于今日者是
録之本也不然巳之不淑而徒以虚聲虚榮侈

其親失其所以本矣惡乎慕惡乎永

序王廣文完孝録

葬者藏也所以安親之體魄也彼暴棄中野與
焚骸之酷不可謂安而或厝之五害之地則亦
終不安故地必擇或謂葬乘吉氣可以福子孫
異書法眼遭遇爲難徒奔走技術因循歲月築
室道傍一旦溘先朝露而親不及葬或枯据之
久隨生厭怠鹵莽一人而誤葬以孝始而以利
終以利始而又以害終可悲也已吾謂爲人子

者當培養心術積累善業以為求地之本然後洞究葬經等書博選明師心術正大學問精核謹畏不誇者與之共事而又不敢取必以待福緣之自至其亦庶乎可也王希正廣文始相見即為余談堪輿已乃出自所著完孝錄相示其言尋龍點穴與擇日之法正而不繁蓋苦心于是而言之者記曰一日二日而可為者人子不為也夫擇地者豈可曰豫凶事而不早為之計耶則是書之有助于人子多矣然余已讀希正

之書而尚未試希正之眼京秋可待且期希正縱觀此中諸山以決向來疑蔽希正其有以廣余哉萬曆壬寅夏五月之二十有八日真實居士書于京風堂中

序岳伯原泉先生觀我圖

吾宗原泉先生與於桐蓋三十年所先生幼孤太夫人實提携教誨之以至成立先生歷官中外自典州至牧伯太夫人尚無恙褕翟板輿賁道途而光里閈此豈獨以三釜及親為快者哉乃先生禀太夫人之教立身揚名不啻光顯而尺寸凜凜惟辱親燺訓是戒自衰艾泝嬰童如一日焉夫先生以艱難迢華膴故履華膴益念艱難緬惟平生甘苦歷歷如畫感而思思而愈感愈感而愈思至形于筆札著於丹青凡四十事而搢紳先生所撰述及詞人墨客之篇章以類附焉題曰觀我而弁之以太夫人畫荻之教嗟乎始基之矣無基曷墉然則先生無窮福履皆畫荻之所流溢所謂濫觴之源而成江河者

耶觀斯圖者一開帙而孝弟之心油然生矣斯圖舊止三十二事先生為粵西憲長時顧實甫宮贊所敘後八事先生之門人某等所續也先生為人外謙易內精嚴富於經綸而長于應卒觀變今天下始多事先生且大用功名福澤如日趣中則斯圖所述殆未半也余且拭目觀焉

序錢季梁先生遺集

錢季梁先生以才顯於武林中壽而沒未竟其所至殊可悲悼余既誌其墓而銘之矣其子兆

禎復裒其遺集若干卷因余友吳伯霖以請曰先子之文不盡於是是亦可以見先子願以先生之靈序而傳之余唯唯會有事故里遂以先生集行而伯霖遣使逐余舟索負廼按集摘而讀之讀未竟輒蹶然起嘆曰是足傳巳夫今之以集行者幾於充棟其中無所有而其言無足採相飭以暴於是而曰吾能文或出於子姓之意而不知適以揚其先世之短又不然而虛車說鈴韓子所云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者文

云乎哉今觀季梁之文意到命筆辭不飭而致有餘或談政術或發理竅或對神明或諭氓庶或莊語或遊戲寓意不同造格互異而一段眞誠惻怛之氣如春行宇宙間草木蟲魚種種色色皆有春意是足傳巳其凡曰薄遊集似僧草檜楡集退食行童子問淮上篇釋擔志俱守六及去六時所作季梁手自次定倥偬簿書之間不廢文咏其胸中天風海濤觸筆而見此可以窺其養巳惜乎天之奪季梁速而不及老其才極其所至也今取蘇長公海外之作與生平諸集並而觀之質文深淺之間有識者自能辨之季梁最嗜長公文使得起之九原而叩之當必首肯余言吾武林湖山秀甲宇內而所生文人猶似未稱天鍾美于季梁而復驟奪之讀其遺集者蓋不能不致憾于造物巳若兆禎能不泯其先人之美使傳于世其孝足多也哉時萬曆壬寅九月之六日舟距檇李城五里謹序

費學卿集序

鉛山費生名元祿字學卿名家千里駒而擅著作之譽嘗從父宦登武夷羅浮慨然遠想有司馬子長會稽禹穴之意六經子史玄釋冗雜靡所不擘究以故肆筆為文千古合節而又挾天風海濤之氣世寧有如此經生今始二十餘耳其所著述如岷山始濫扶桑乍輝吾不能極其所至茂精醞奇積久而化成一家言夷于古作者余日望之茲集何為乎共蔫矢耶其自敘云生平無他嗜好獨詩文結習未忘頃病中發悟

不欲以身後未必得之名易當年可自致之樂此後且焚君苗之研杜淨名之口思深哉費生可謂好勇過我然終不忍以此集投之火而傳之木也其何擇焉余謂爲文以邀身後之名誠舛已即當年之樂有逾于極才情弄筆研者乎當其得意指揮千古役使萬靈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飄飄然有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適而謂之若可耶唐之白樂天宋之蘇子瞻陸務觀本朝之王元美先生俱登此境然俱以晚年

得之泝其少壯苦心有在如登高山方其發足歷途險阻艱難豈遂無之至于振衣千仞下視齊州而後始知登高之樂費生勉之此集寧足以限費生吾故曰姑爲之蒿矢可已萬曆庚子伏日眞實居士序于武林新宅之鬱金堂後軒時積雨新晴閩蘭紅芙蓉盛開

序楊子初孝廉吳越遊

昔賢以文命世者大都藉遊龍門之史杜陵之詩壯麗沈鬱自左國風騷後鮮有其儷豈非會稽禹穴楚蜀萬里之勝有以助發其才乎楊子初孝廉北士也而遊于南自金陵迄錢塘千里之靈奇收之胸中而吐之筆端爲古爲律秀媚清新凡百首命之曰吳越遊因王百谷先生乞序于馮子馮子曰昔之才多成于晚今之才多見于壯畜濫觴爲江河基高山于培塿楊子年力才名如日始東木始拱者之歲月摩之金蘭馬史杜詩吾有望焉吳越遊其始基之耳敢以是進楊子乙巳上春謹序

序田子藝先生緭園心調

緭園心調者吾友田子藝先生所著詩餘南北詞曲也詞曲本詩餘詩餘本唐人之詩唐人之詩本漢魏古選漢魏古選本三百篇雖曰愈趨愈下其爲宣達性情古今雅俗一也以故勝士名流不惜降格爲此子藝高才不遇爲老廣文其胸臆納結未免發之著作此調太倉稊米耳然其胸中一段超然洒落處挾日月而驅風雷與紅塵隔絕者此亦可以窺見一斑也雖然詞

曲亦難言矣嘗聞本朝王渼陂先生欲塡北詞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遂能與金元人爭奇而高永嘉琵琶爲世所尸祝識者猶恨其不諧宮調葢詞曲之難如此而子藝優爲之余不知度曲輿到以意爲之俗謂之隨心令以故不敢輕率塡詞子藝之學無所不通宜筆端遊戲乃爾余不知詞曲能知子藝也子藝索序遂書此以質之

快雪堂集卷之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琦之所手緝也公鍾海岱之靈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選入木天姿貌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輔期之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余幸濫竽每相聚則議論嘻笑筆舌縱橫而公獨埋鋒戢穎撓之不

亂書常闔扉靜哦人莫測其淺深而材譽日起無何余以狗馬疾放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史局齒於十人者而與公周旋益親余齒視公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蘊藉深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儕偶復不惜齒牙強起之徘徊舊京點余緋于璧水而公亦漸柄用正位秩宗余之歸臥也公手書慰存者再余不忖宜廢退而望公大拜甚亟非私公也以

公嫺經濟能紓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屢疏乞歸不得遂薨于位子儼數歲年止四十六公沉敏端亮遐事鎮靜策其成敗多驗有經濟實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小試於鄉會文衡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譁甚一時與代言之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長春官數年幾至宣麻而寢不得展其大用士論惜之公歿無幾而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瑗搜士於經濟而雜採秦漢已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百家雜猥

爲類二十有三目儷之凡三百餘條蓋大宗伯東阿于公嘗參其畫民部所云割截羣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時闔扉靜哦是編寔托始矣公眞有心人也然此編主於議論文彩採摭或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恊不刊之典整齊釐次存公手澤則公之門生侍御周公仁和令吳公有功焉而受其成于鄭生孔肩剞劂之役則周公而下出貲共成之而我吳明府之勞勛尤劇夫公之大經濟見於用者不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槩略見于是編公不可作矣覩是編者若身履石渠金馬之間與公上下其議論則公如在也是編之以可無傳哉可無傳哉然是編何足以盡公巳方今同館諸君子死亡略盡而余幸以湖山備魯靈光則序公斯編非余又誰廼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悽感萬曆甲辰嘉平之吉眞實居士序于孤山別業之青巖居

刻歷科詞林館課序

宋以前進士之科不獨重所最重者曰詞科諸巳仕者皆得應其爲名最豔而用之也最隆最著者如二蘇兄弟俱以詞科入等當世榮之而其所試之文惟詩與賦蓋取其一日之長無論養矣我朝館選始於永樂間取張唯等讀書文華殿擇宿儒教之蓋於中秘之書無所不探而於諸體之文無所不習亦無所不試不獨詩賦也養之數年官其高等於翰苑而漸柄用之初亦不拘品流後唯于進士中改用曰庶吉士讀

書翰林蓋亦詞科之意而無其名而養之義尤至焉二百年來名卿碩輔繇此途出者十之八九而其課試之文嘉靖初元以前不少概見即有一二傳者俱清薄淺穉不堪大雅心竊疑之丁丑夏余濫選中則所習者惟兼治一經與文章正宗唐詩而已心益薄之所試詩若文惟貴清淺和平而不貴深練宏遠而余洎陸敬承又俱不善楷書益爲皮相者所裁至名不得與沈顧齒會余有狗馬之疾遂請急歸余不才無足

論自今而視敬承其於曹偶何如哉則所以養之與所以去留低昂者其法或非國初之舊已蓋宋之詞科其途廣精於擇而疎于養至其用之也或未盡今之館選就進士中攺用其途隘若國初則擇與養俱至矣而其用之也上者立登樞要下亦不失顯庸蓋視宋有加焉嗚呼今之與館選者亦榮且幸矣余憶初入館從相知家乞得舊館課本二百餘帋繕寫珍藏以爲式請告後輒遺棄之後茗溪顧侍御斷自其科而下輯若干篇題曰經世宏詞今金陵某氏又得顧集所未備者訖壬辰曰歷科詞林館課而屬之梓益可並傳已後之覽是編者將由此途奮其益培其養厚於蓄而發于文以待上之擇而副他日之大用則是編其一助也不然將階爲仕而已則無益於淺陋且令後之視今遂不得與昔之詞科偕重是誰之過歟有志者勉諸

王恒叔廣志繹序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罔羅見聞

然後著爲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巴吳楚遊蹤頗闊故曰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踪靈跡怪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余友天台王恒叔才既高華而宦轍幾遍天下視子長杜陵所到不啻遠過之諸名山自五嶽外探陟最廣賦咏亦多無論名山即一巖洞之異無勿搜也一草木物產之奇無勿晰也他若堪輿所

述象胥所隸酋軒所咨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之几席之下筆札之間如五岳遊記廣遊志其大者旣攷南鴻臚間曹無事杜門却埽追繹舊聞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余一方輿崖略二兩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輯噫備矣恒叔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爲口緣虛飾實余言則否皆身所見聞也余病餘寡營因得卒業意獨喜其叙山川離合南北脉絡如指諸掌即景純所述靑囊所紀勿核于此至談河漕

馬政屯田鹽筴南北控禦方略具有石畫不爲巵言躍馬中原攬轡關河可謂有天下之志此當不在遷史杜詩下他則以資揮麈夷於稗官足解人頤又其餘耳

陳伯符詩集序

余丁丑同籍伯符與臨朐馮用韞最少而才用韞入讀中秘卒爲石渠名臣伯符幾得之矣而失之似余實妨賢路葢余座師陳大宗伯之言如此伯符格當爲郡司理以年少抑而就教自京兆廣文轉國子博士擢南省郎伯符才情閃爍意氣縱橫開口談天下事犯乘輿斥宰相不顧忌諱有洛陽少年之風竟以此得罪名挂謫籍朝廷大老無不惜伯符才欲稍挫之和其鋒鋭當即召還而伯符不待矣傷哉令天不驟奪伯符老其才以階大用他日事業必有可觀即所著詩文且登作者之壇不廑廑若此天實生才不以壽考成之使之夭折又令無子而有老親傷哉伯符死十年而其尊人封翁集梓其詩

詩甚少不盈五六十紙余憶己卯春以庶吉士予告伯符有七言長歌見送今不載集中知其散佚多矣伯符詩淸婉時露雄俊窮其所詣高達夫岑嘉州不難到葢知伯符不獨以詩即知伯符以詩亦不盡斯集也伯符將死前有隕星之異又封翁嘗爲余談伯符生時死後一一夢兆及召仙藍采和降乩事則伯符故謫仙人其言語落人間自是蕋珠絳霄氣色即吉光片羽足寶已伯符死後用韞驟顯至長春官且大用

矣亦以今歲春死埋玉樹著土中余於用韞伯符兩悲之因序伯符詩及此投筆不覺哽塞萬曆癸卯冬十月之廿六日自故里如長蕩舟中書

梅溪居士三遊稿序

三遊稿者梅溪居士之所作也居士生于蜀姓曹氏名邦化字汝大以乙科刺滇之寧州棄官歸隱自號梅溪居士江津故名几水山水錯繡春夏遊槎頗聚絲竹綺羅應接靡暇其最勝處

有三一曰石佛寺在會巒廻抱中有三丰仙洞丹井天水摸兒池亭蜀漢趙將軍子龍下江州故壘一曰蓮花石底柱江心危石數瓣出洪濤中上可坐百許人一曰廣福寺春秋七門郡之遺趾寺濱江有九曲流觴石渠亘里許大江漱之冬春不竭居士所常遊故曰三遊遊則二三同好從之間招緇黄雜以村妓行歌唱和飄飄如仙或爲非士所非而居士行意自若又自石佛窮之爲上石佛鳥道猿踪十步九折不知若

千里達其處臨風振衣便欲飛去又峨眉尾星之通津方外杖履往復留焉居士長几水六十年餘晚始遊其地而樂之蓋居士深于性命之學自解官後交遊玩好一槩謝絕終日焚香宴坐而不廢苦吟所著詩篇遊覽居半而三遊者又居遊覽之半今所傳詩稿以三遊稱志其盛也居士不獨長於詩又善絲素小景得意時或日可十百幅不則逾年不灑點墨全於天而解於獨古稱眞人居士近之余不識居士而識居

士之子忠甫别駕今歲夏首余出吊金沙取道蘇之滸墅時關使缺忠甫攝其事見訪舟次驩然相得也因出三遊稿示余曰家尊人逃名而名存或者其在是願微龍于公叙而行之余唯唯余擴落無機不染世味或者不甚爲居士所拒乃不能以冥鴻自堅致煩虞羅覩居士自媿不淺亦何足爲居士役然居士雅素絕俗之韻與三遊之奇實夢寐在焉恨不能縮地從居士一絲烟霞末由而親見其解衣盤礴得意揮毫

之狀也然則斯集豈足盡居士耶萬曆已亥端陽後三日序于清寧巷宅之鬱金堂中

序沈茂仁南還詩及紀行

余齒先茂仁茂仁學詩先余比在館詩名最著茂仁尊人覓川伯氏棄官卧長溪十餘年最善詩而不輕著作尤健七箸今年忽病茂仁在京邸亦病俱自危卽安聞狀相念甚茂仁遂予假歸七月某日發潞河十月某日達在道凡三閱月得詩若干首又日書所至麗以事爲紀行合

帙示余夷阻愉戚歷歷如畫至其詩則沉冥入情古選杜陵縱橫有之昔年華格俊調遂爲絳灌屠狗時境界珠玉在傍不覺自穢於是余別茂仁五年矣敬引其端以俟知言者眞賞居士書於武林道中戊子臘八日

詹明甫侍御遺集序

嗟乎此余同年兄詹明甫侍御遺集也奏疏八篇序記傳志雜文五十八篇五萬餘言廼其子太學生德象手自裒輯以示余者而乞序焉追惟丁丑歲諸籍兄弟相聚闕下余識明甫于儕衆中姿標如玉語簡氣溫余竊目焉已而盛爲沈君典太史所獎與時君典座師徐大司寇爲銓郎遂得補宣城令在宣城五年以治行高等擢御史在臺最久首疏定陽明白沙二先生從祀孔廟儒者韙之而其他論與華棸錯俱鑿鑿中窾曾不爲浮勦九重採納略見施行意明甫且大用而不待矣傷哉其在宣城也余與君典後先予告庚辰秋杪余魚服訪君典因得晤明

甫相見驩甚卽恭敬非謬而余媿重客已余居先君子憂而明甫稱直指使者覼臨政於吾浙相見尤數時余未四十已見二毛廼明甫渥丹如昔每相對湖山間清言終日雜以謿謔或令童子歌而佐酒余亦勉爲引滿時君典墓有宿草矣語次及君典輒爲嗟喟或至唏噓天地不仁殲我良朋無何明甫亦爲異物夢幻泡影之身其不足恃如此穆叔有云死而不朽者三明甫在宣城足當循吏居言路慷慨建白風節凛

然足當良御史視鹽視學足當良使者而處君典死生之間足當良友謀謨在朝廷福澤在三吳兩浙培植人才足爲數世用此豈待紙墨文字而傳然思其人愛其樹況嘔心腐毫而出之者耶抽讀一篇如與其人對語精神感通百世如新傳之宜亟矣

陸子玄詩集序

嘉靖初吳下陸子玄先生與兄子餘先生齊名一飛一伏人目之異代機雲乃子玄天才尤稱

葩麗余得其詩集于先生之子純孫稍卒業僅三之一見其合者五言古典則雄渾有建安黃初氣骨七言古清艷高爽長于叙事直入少陵之室近體亦俊逸可喜使天假之壽竟其力之所如造父馭八駿將恍惚萬里惜也天碎國寶茁而不秀吾有感焉先生嘗自刻其壬辰等稿僅五六十爲今所搜集約二百紙蓋散佚多矣嘗以授黃淳父諸君加選焉而不能盡其美余故語純孫令盡刻之即瑕瑜不掩何妨名家哉先生二子長啓孫純孫其次俱質有其文得名家子先生沒於嘉靖丁酉年止四十二純孫三歲而孤再歷丁酉余乃序先生遺詩以傳則先生之不朽賴三歲孤良不偶然矣先生風流自命意與所寄異藻橫發尤善梨園樂府所著有明珠會眞存孤等記說部有聲賸等若干集俱行於世初余識純孫于顧實甫宮贊坐中比再見武林遂乞序先生遺詩因循十年遠煩純孫守索曰下始克踐諾蓋余之懶漫如此時萬曆

戊戌正月晦日齋宿國子署中序

蘇原先生全集序

余因吳丞知德靖間有蘇原先生云先生蓋吳丞之祖盧之無爲州人名廷翰字嵩伯以正德辛巳進士歷文選郎忤當事者請外得廣東僉事徙吾浙之參議分守溫處已調山西以歸自始仕至解官僅十四年家于百萬湖之上築室曰蘇原以居蓋地產蘇最良面背皆紫臭味芳烈絕勝他產先生以自喻焉號曰蘇原居士築

臺曰歌蘇而溪曰浣蘇環臺俯溪種蘇數畦手灌以自給作歌曰歌蘇臺下蘇葉齊日日採蘇黃鳥啼採得蘇來蘇帶泥且須提過浣蘇溪歌蘇臺下蘇葉肥日日採蘇山雉飛採得蘇來蘇滿衣莫教採得蘇葉稀歌蘇臺下蘇葉圓日日採蘇如採蓮採得蘇來蘇滿肩那得買蘇人出錢歌蘇臺下蘇葉長日日採蘇如採桑採得蘇來蘇滿筐呼兒多下紫蘇湯自釋曰採不欲稀愛之至也浣以溪水欲其潔也多爲湯液足乎

已厭其欲也慨無買者不求人知亦不輕售人也嗟乎此可以深觀先生矣先生剛介絕俗風裁矯矯憑義而動貢育不撓其芳香郁烈有類于蘇至試之用兵刑藩臬惟上所使必盡其職如蘇之入藥有已疾之功惜其大業不竟而以蘇原老徒洩其意於聲律文章竟無出錢買蘇者亦可悲已先生詩雅淡質素有少陵香山之遺味文則本之六經語孟雖汪洋恣肆如翻風發濤頃刻萬里而不離其宗然先生實邃于理學有淵騫之根本而亦不廢游夏之枝葉至於歷官所施設當機遊刃聲績偉然則由求之政事不足言已全材哉惜先生不信禪理猶保大書廬居之餘議而精之恨余生晚不及濟河焚舟從先生一搗其巢穴也先生著述甚多先刻湖山小稿二帙先生自序今合遺稿名蘇原先生集而乞序于余余爲序而傳之如此先生五子長庚庚戌進士國寶最少爲仁和丞國賓子姓彬彬先生家聲有托已辛丑正月晦日序

渭陽永思冊序

夫人之有恩于人者或責其報人亦可隨分量力以爲之報期于兩相塞乃已至父母之於子不然恩斯勤斯其用情無所不至而其心無所爲在父母不言恩而子亦莫可爲報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爲人子者將柰何亦曰立身行道以揚名顯親其庶幾焉而終未敢謂是足報吾親而吾可無憾也是罔極之義也父母而下則有間矣舅則母之兄弟也渭陽永思何

爲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行于一身而則于家國天下此子于父母則可柰何以施之渭陽曰王子之渭陽非夫人之渭陽也王子于之渭陽曰陶家之肖子于王子于禰祢中誨且植之如巳出焉而終不令從巳氏子王子仁也不令從巳氏義也王子曰曰然之登賢書階一命以從諸公長者遊則吾渭陽之以生我父母成我渭陽也吾渭陽幸有子屬箕裘焉

而曰然于渭陽則生而不能致其養歿而不能就哭泣之位也吾渭陽以子視曰然而曰然卒不得以父視渭陽終天之憾其何解矣此永思之所爲作也夫渭陽于父若母也永思仁也系永思于渭陽義也故君子許之爲之詩爲之歌長篇短章洋洋滿冊也廣渭陽之思于天下也是詩人維則之義也冊成而序之者南祭酒馮子夢禎也序之日丁酉十月甲戌也

堯山藏草序

堯山俗呼伏牛山唐自在禪師啓鍊魔道場於此至今不衰俗謂之火場去堯山百里内外精藍以百數或隱或著皆附于堯山金陵悦公所占其一也悦公初剃染出講者之門有義龍之譽已攻苦爲詩自三百篇楚騷漢選六代三唐之體無不習也三玄百家怪奇之語微中之詞無不涉也於是海内稱講僧詩僧屈公一指公一日忽夷然不屑謝交遊焚筆研避而入堯山初則把茅蓋屋漸而成叢林聽無聲之聲玩無

色之色甘無味之味凡十年始出山今春寓湖上幾三月余得從潘景升諸子屢叩麈尾溫伯雪子不言而飲人和使人意消余于悦公信之語及倡酬不應景升從公帳中搜得一帙示余公欲秘不得曰此吾焚棄之餘慎勿傳之可耳余閲之一過見其氣韻蕭遠膚彩沇秀五言合處入王孟集中難分楮玉選體高深時露合璧道德頌探柱下之驪珠他偈頌亦宗門之遊戲月下孤猿九皐唳鶴可以神會難以形求嘗論

我明詩道李何正始瑯琊中興正變羽翼宜在今日而衲子鈌焉今得悅公一夔已足迺屬景升編次定爲四卷曰長干草公未離白下詩也曰伊闕草入洛後詩也而偈頌雜著附焉總名之曰堯山藏草藏者公之志也藏則不忍終棄公之愛根終似未淨而能禁余輩不爲臚傳耶俟公歸堯山坐斷舌頭了却千生百劫大事旣以自懺并爲余輩懺爾

序黛玉軒新刻北雅

北雅者舊爲太和正音譜而吾友張孟奇中翰易以今名而刻之志悼也初孟奇假是書于余曰方有剞劂之役以待校對余性多忘久迺檢付故不測余本之完鈌已再晤孟奇曰假本後卷尾鈌十數紙與余本同而余本前卷之鈌得以相補近又得別本補足稱完璧矣已刻成返借本并餉新本余目之稱快而孟奇曰余刻是書意有所悼不敢以兒女情悉之長者業因人以聞幸卒賁之一言爲此刻前茅余唯唯已孟奇且挂帆北而後以黛玉軒自撰引至從余命筆余始詳其事尚未詳其人也孟奇云別有傳俟未見耳余故賞孟奇豪而于此又喜其鍾情有情癡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爲主而詞副之詞有工拙而音調無不協本朝王漢陂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於是漢陂習唱三年遂以塡詞顯今之人如彤心音調此書其金科玉條也可易言哉而以一女子饒爲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穎慧有

過人者宜孟奇之鍾情也嗟乎佳人才子遇合故難保終尤難非夭折于生前則流落于身後讀杜樊川黃金散盡白香山春盡絮飛之句尤可酸鼻無論其他卽爲燕子樓之盼盼寧今所大多賦悼亡耳然則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敢以廣孟奇是爲序萬曆壬寅長夏日屬草于鬱金堂時京雨初收淸歌未歇

序刻古今韻

古韻祖吳才老今韻祖沈氏益並行宇宙間不

可廢矣然古韻通今韻揚古韻生於諧聲別于方域清濁宮商毫釐千里無弗折亦無弗可通才老韻補舉一隅耳了此可以漸識聲音之無窮而元化之自然彼滯于今者井蛙夏蟲凝氷海而自失可嘆也思玄先生合刻古今韻意蓋如此乃鏤板國學以廣其傳

丘中集序

琴之道尊而其音古根于性情而侔于造化上者歌風以阜天下不者鳴丘以善一身非得至

人安能通其度數玩其神明乎今之琴瞽師伶工之技下里巴人之曲令人嘔吐不足習已三衢徐叟名時琪以善琴聞余識之二十年間嘗覩其撫弄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如毛嬙西施在前不必問姓名而知其美也去歲初秋叟至白下余延之司成署中時芙蓉盛開香氣迎面館有佳客宴坐欣然因進叟一譚琴德稍講究其事余所習惟歸去來等數曲僅通律調至今未工然叟之底蘊與聲器之源則略窺其倪矣因與叟編輯成書一曰指法爲四十圖訣二曰律呂先黃鍾六十三調次十三律次旋宮六十調三曰譜首三百篇次楚辭次古賦樂府歌曲而俗傳下里巴人之曲堪嘔吐者盡刋削之其爲世所盛傳而音不詭于正者削其文而存其譜四曰雜錄摭故實原事理終焉凡若干卷命曰丘中集以此自娛可耳安能及天下乎余語叟指法音節之變雖有萬不同然不過一倡一和陽主倡陰主和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此聖人

調燮之妙見于琴者其一班耳然由琴可以通衆樂由樂可以通政理一以貫之又何難焉叟曰唯唯遂命壽之梓以爲千古琴道一快

序診家補遺

醫家祖素問猶儒術祖易論語盖不獨義理精深而文章簡奥非膚學小儒所易測識唐以來惟啓玄註攖寧抄稍得其要領丁氏點白又爲之補正足稱二氏功臣矣攖寧又有診家樞要一卷附素問抄之末益得岐黃之精而約取之

用其言以起死肉骨不減九轉靈砂而世曾莫之窺也吾友曹懷靜先生業儒而研精醫學尤篤嗜診家樞要有所見輒次其語以補緝窮之缺積數十年而書大備名曰診家補遺將壽之梓而問序于余余雖不知醫而甚知醫之難且傷世醫之陋大都不識丁人爲之趂還善覓錢世目之良醫遂以性命付之一有疾醫六七輩紛集其門百藥盡試而僥倖不死即死醫故不專有所逃責此何異衰國之用人哉即曹君之

書出誰爲觀之者余曰不然今儒術久衰周孔之書盡爲俚儒及科舉之學所壞亂于此時有能揭儒先精義示人則孟氏所稱聖人之徒而功不在禹下者也余于曹君亦云

物不遷解序

常人即不遷見流動智者即流動見不遷故曰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吾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而或者駁之謂肇公立昔有今無爲無常遷滅之法是大不然皆爲之頌曰

昔自在昔昔非無今自在今今非有昔今非有亦非無當處出生隨滅盡或者執藥成病刻舟求劍不慧甚矣此幻余界公物不遷解之所由出也日照四天下本無次第而方位泚然智者作日軌察之愚者倒操日軌方位亦倒界公之解其操日軌之法與乃刻而流通之

地藏本願經注序

一念爲苦根衆惡爲枝葉地獄爲苦果大小鐵圍若獅若重名相實繁不離地水火風以爲苦

莊嚴具四大本空地獄安在即地藏大士雖有大神通力何從與慈運悲以拔濟之其言曰衆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亦黃葉止兒啼而已然則如來所說十品二卷之經非耶般若曰所言地獄者即非地獄即是名地獄即空即假即中悟一心三觀之旨可以讀是經矣東山與福璇上人留心是經積有年疏其溝封爛其幽滯旁引曲證爲之注解雖未能盡通大義亦庶乎窺見一班視夫稻麻竹葦飽食安

坐以終其身為世蠹者豈不霄淵隔哉今歲春暮叩余武林乞一言序諸首簡余憐其意許之以冗宿諾幾一月上人因于逆旅至質其裝裝而不去可謂有志者矣淸和朔日從輕舟往檇李將至塘棲鎮十里書

重刻慈心功德錄序

慈心功德錄舊刻東禪余數年前曾捧讀一過蕃採撫經傳中語關戒殺者而錄之也夫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殺一微蟲即為殺佛又一切衆

生無始時來互為父母及與眷屬殺一微蟲即為殺父母眷屬然則為一臠之味而輕驅諸佛及父母眷屬于刀砧屠劊之場無論無窮業報即因而樹福仁人君子忍乎哉此是錄之所以作也雖然此土庖羲軒轅諸君不可謂非大悲示現而教民罔罟始造五兵一切衆生以互相殺害故出沒三惡道中無有盡日是二人者實為罪魁金科玉條所當首論安得寘然于三界內外乎閱是錄者于此處勘破始能具眼始能成龍慈心功德政德應時勿謂眞實居士饒舌也宗人鑒之輩倡衆善人刻是錄而問序以此酬之庚寅二月二十二日

序刻中峰和尚三時繫念佛事

中峰和尚執土塊成黃金信手拈來無非佛事況淨土法門為諸佛玄唱乎士雲子有二居士憫羅剎淫祀之惑人刻此覺之欲斬斷其泥梨種子而登之寶蓮妙土眞大悲菩薩之用心也余與伯闇士雲子有比肩為諸生最相善才具

略相當而余最遇合士雲次之然使余揮麈而談西乾之理則三士北面矣士雲伯闇稱拘愼向憂其不可語此數月不見士雲作如此事善根豈可測乎書此以勵伯闇

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即號為士大夫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何言約義辦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況士大夫乎余友妙

峰覺上人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爲異物而上人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稍習矣海内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上人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上人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甲申長至教觀弟子某謹序

刻首楞嚴經序

是經自譯梵以來疏而解之者十餘家而天如會解最著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是足以盡楞嚴

矣而不知此天如之楞嚴非如來所說之楞嚴也余少習孔孟書初亦守晦菴集註及諸家講說一日偶靜坐掩卷體會本文覺有得處始一切屏去而專用力於本文久之恍然如披雲見天復取集註講說觀之支離汗漫不可讀矣夫楞嚴聖經萬萬非世典可並論而會解之於經集註講說之於孔孟書恐亦相類盍亦專求之聖經乎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掃支離之習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師笑不言余又問求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經文讀熟當自有入處以其言印余之所以通孔孟書者甚合也語云誦之萬遍其義自見況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悲心中流出而我等衆生過去世時或聞此經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八識田中機感合而爲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踰於熟讀者時白黑幾二十人俱發心於達觀師言下而苦梵冊煩重卽方冊新刻雲間者又字細俱

不便受讀適蕩然某師貲包氏新刻維摩經至是寄幻銘上人所書字畫端楷剞劂亦工閱之心開目朗卽楞嚴亦若此豈不幸甚遂發心刻第一卷資先君冥福而屬某師勸同志共成之亦勝緣也善男子等幸得受而讀之當生難遭想生尊重想千遍萬遍以熟爲期以悟爲則庶上不負佛恩下不負己靈而中亦不負達觀師蕩然師方便嘉惠之意余蓋有深望焉

易曆明源序

乙卯歲余見張翁於管登之先生齋中時年七十餘矣而玄論亹亹口誦梵書如倒[illegible]而出余故與之張翁於學無不窺尤邃於曆其法得之吳人陳壤而其精微懸解處則得之易余州翁數年矣去冬偶從袁坤儀先生談曆因及翁且蘄翁旦夕來而究其學不數日而管先生果借翁至遂嘆詫謂爲神與翁齒髮如舊神明不衰相見驩甚因館之家以樂生子晉爲之徒蓋半歲而畢業翁所著有易曆明源二卷大都謂天

乎如水日月五星不入地浮空而行世人見天中高四垂者眼界耳混天主眼界迷眞體蓋天得眞體又不失眼界反覆辯析理甚明確又謂數始河圖之中宮元精元氣咸出於此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原是竪看其流行定序象人之任督二脈而五行往來周旋出于震至艮而終三氣屬一卦二十四氣而八卦一周寒暑晝夜實權於此所謂知曆法又知曆理者與曆家所難者在求元義和以降八十餘家迄無定說以

故隨改隨差陳君者獨定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年爲一元上驗往古日月交食五星淩犯毫分杪微無不合者而實出於自然之數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也陳君死其學在張翁而益以其所悟發陳君所未發數千年曆學至今日大暢余竊謂方今聖天子改元萬曆萬年之曆自今日始亦自今日定乎張翁老矣後之人必且以其學顯因序其書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

吳伯度生於貴簃不染世紛自讀書博古外無他嗜好暇則進二三清修淡泊之友揮塵命觴繼日夜不倦而余間與焉諸華崇者卽在戚近掉臂不顧其人可知矣伯度與余同治尚書且同師其握筆揮洒不後余竟以數奇艱於一遇

然益精其業不少衰余爲諸生時最耽好程文自洪永迄隆萬四子得千八百餘尚書得千二百餘其不能備者尚半伯度與余同好而所裒錄視余益十之三四且捐貲刻之以公諸同志者尚書刻先成計千八百餘首書叙編年兩存其次自今業尚書者家藏是錄玩而索之如吾兩人其掄華晚近浮靡而登之先輩典刑卽螺嬴祝子不足喻其速也軌俗進士胥有賴焉其益顧不邵與伯度索余爲序余嘉伯度之雅尚而又樂是刻之有成也遂序其說如此伯度名惟貞太宰默泉先生之冢孫萬曆辛卯秋七月上九眞賞居士馮某自雲川還拙園舟中書

序周元孚二三塲

吾友周元孚以沈鬱浩博之才慷慨談時事至於再起再逐而氣益壯如此人故當與湘纍長沙爭名天壤間乃何以舉子業觀之而來生行學有二三塲之刻毋乃愛人以姑息乎余謂不然舉子業者淺言之則中庸以下飣餖誦記足

以眩主司易耳深言之則非窮經學古之士不能工師子王搏一兎其用力與搏香象等所謂不欺之力不具此眼以讀元孚舉子業此與羣盲摸象何異遂書此質之來生其然吾言不

序賀伯闇制義

憶少時里中諸生狂生目余所與交惟周生彥雲賀生伯闇三人者相視謂千古不可一世每出一語互爲評擬有如聚訟得則擊節稱賞或繼之怒罵以爲常此如昨日事耳今不出二十

年友道衰遲新學小生爲文輒自加丹鉛不容忠告或聞指目如見怨敵傷哉余以此益自嘆知陳人之不可以處世也余三人同生嘉靖戊申賀生稱長次周生次余相去不一月余幸叨一命歸彥雲薦乎鄉而伯闇猶然以舉子業與新學小生爭工拙傷哉然伯闇氣益奮著作益雄富歲課至數十百篇戊子秋出二帙一經一書示余曰即不售當屬子序刻之余唯唯吁有才如此豈終爲人下使余不遇知已假寒賤貧

或更甚焉而世之妄庸者飾虛詞穿別徑以取榮名而反目貽伯闇置雌黃者蓋不少也士豈可以成敗論哉然伯闇亦不爲昔日之文矣余叩之曰居今日宜爾也余唯唯遂書其說以質於彥雲

讀楊貞復尚書義

貞復尚書義數篇耳然微而天道明而治法精而心性如數家珍如觀掌果抑何縱橫妙麗也黃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夫文亦然讀此者直下了取貞復可矣丁酉春仲丁祭前一日齋宿南國子東廂書

序張君一制義草

楊子雲卑詞賦以雕蟲韓退之醜宏詞於俳優則經義可例矣問途而至何煩議精粗耶而或者必精求之精求之而精得之甘苦疾徐之妙有臣之子不能喻之臣者而遇合政不必然於是粗者益相扇而爲粗精者或中疑而稍變以比於粗而精者愈絀已余在南雍得士數人庶

幾精求之者雲間張君一其一也戊戌秋余歸武林君一扁舟見訪贄文十餘首蓋精求之而精得之者余謂執此以往必魁南宮已君一庚子辛丑連舉以制策大魁天下而不食經義之報精得之而不精酬之何也或者其中疑而稍變也已讀其鄉會初場良然時君一以內艱歸雲間余往唁之君一頗以爲恨余廣之曰子今以往有館閣之高文大冊在何必爭勝於雕蟲俳優之業哉君一前後所積制義草若干殺青

始竟而問序於余所謂精求之而精得之者具在錄中已觀者能具眼不萬曆辛丑長至前二日還武林道中眞實居士馮夢禎序

題旬日聽雨草

今春多雨晴者此月中旬數日耳十九夜復雨嗣茲連雨幸無事日造家塾課兒曹作經義遂動少年技癢點筆戲爲之浹旬得十九首而雨亦止廹掃墓期且返檇李遂授友人吳生傳之木附舊作一志余之戲題曰旬日聽雨草志其

時也余髮種種而青氈舊障不衰益習心之難怂如此余且志余過豈敢與操觚之士爭道乎戊子二月晦夜眞實居士自題

題許儆菴先生秦中訂士錄

已卯春余以庶吉士告病而南晤許儆菴先生於濟汶間聽先生議論益毅然儒者先生知余好佛出正言攻余之短余不敏懷先生之教至今而不能改也去歲過先生之里偶得先生秦中訂士錄一帙以歸益經義二十首先生之學

精微廣大粹然一出於正此亦可窺其一班矣故屬吳生與余聽雨草并刻之近世舉業大都入於浮冗譎怪而不可卒救此其應病藥也戊子二月晦夜題

題門人稿

眞實居士之門人曰李日華者奇才也從遊五年矣其文每變每奇近則粹然一出於正所謂望之似木雞者德全而神藏矣不可識矣其次曰戴灝其人短小若不勝衣而其文則奔流懸

瀑不可挽截未識面者豈不謂魁梧奇偉人哉然蹇於遇猶難一青衿也餘士楚楚隻羽片鱗往往不乏今歲復得三衢諸生六七輩俱異品也乃括其文若干首題曰馮開之門人稿以附聽雨草之後益余不欲掩諸生之美而非諸生自暴於是乎書戊子二月晦夜眞實居士題

題楊貞復經義近草

吾友楊貞復素究心學問與余舉進士同門比入館又連舍彼此一知一見無不披豁剖目左

戒濟河焚舟至山盡水窮始相視而笑自吳門夜別今四年矣項者書來自陳所悟且徵余所悟謂當下了則定了不然千生萬刼未夢見在斯言也信長安馬上便作無事人豈不大快此編亦貞復所寄益經義十五首貞復悟門微露一班矣故付汪生應選傳之通都令學者知經義中亦有向上一路以爲竅言掠虛之鍼砭云萬曆戊子三月眞實居士題于臨安高氏園居

方衆甫制義引

甲戌冬不佞始遊雲間時雲間生爲壇而盟者十餘曹而衆甫爲之伯援旗執鼓而號之左則左號之右則右不佞挾策而從之惟恐後也則其臭味哉已南宮之役不佞以衆甫餘靈爲舉首而衆甫罷歸力田不如逢年自古慨之矣今歲春衆甫讀書吳山中得制義六十首而解益玄時論益確不佞受而讀之不覺怛然心折也里人有喬雙璧者一千金一五百金而五百金者先售衆甫勉之人且挾千金至矣遂付之剞劂而附諸生課七十首大都同調云己卯秋七月望日檇李病居士書於綺雲館

讀黃貞父稿

夫貞父于博士家言稱神矣乃貞父所自神者無甚是編然世之知貞父者未必以是編也雪山大士已於久遠刼前成道直說雜華妙蓮度上根可耳柰何以聾啞諸人脫珍衣垢與無量方便爲士方以薄伎求知於世世豈無聾啞則雜華妙蓮有時而鈍置吾敢化身爲聲聞弟子

請貞父轉方便法輪也貞父得毋聾啞余乎哉

題黃貞父近稿二編

貞父前刻近稿二十首蓋幾于無上妙義而世俗好之者絕少余謂貞父世尊稱性說華嚴而聾啞聲聞在坐其柰利生何未免再轉法輪圓攝羣機耳貞父領之去已數從貞父於峋嶁山房貞父間示余新作余曰可矣其秋貞父得雋余方衹役桐川登舟之日就貞父言別飲甚懽顏離色亦絕苦中飲貞父示余初場七義首義

佳絕而覽者或亟稱後六義余笑曰子收再轉法輪之功矣所刻近稿二編凡四十首世之知貞父與余之知貞父者具在具眼者請自辨之時辛卯十月既望舟過吳興之碧浪湖

徐生制義序

戊子春三衢徐生可求與其同里諸生六七曹從余遊余甚器之謂此六七曹脫穎者當半而竟不然逢年之難而戰之不足恃可嘆也又二年庚寅徐生且入貲而北謁余言別會余還故

里乃以尺書道意且曰可求幸爲門下所與進兹行也將與四方之士角兹帙其資也且托之副墨以質諸四方而無門下一言可乎余曰唯唯生之文余既許之以吾之好逆天下之有同好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意徐生必見收于北而六七曹者豈終棄於南哉敢弁勗之

序三生草

三生草者蕭山來顏叔鄞趙文叔與顏叔之羣從道之此三人者所著舉子業也戊子春余識顏叔於友人周元孚舟中元孚甚稱之已學使蘇君禹又稱之今觀其文淋漓揮灑如高山出雲羣峰吐濯抑何奇也道之婦爲余婦之姑其才絕可憐令兼存秋實古人豈難到獨未識趙生而顏叔以名豪許之草木臭味當不昧此言矣三生著作日新以富此其一臠耳

序來顏叔歷試卷

來顏叔之時執已刊若干首於三生草中此其歷試卷也顏叔年甚少就試于有司無幾而遇

合如此如歲方春如日始晨其將來豈可量哉而顏叔方採真味空持關戒如老衲此尤少年所難者顏叔所就又不可以文章限也庚寅初冬之十二日書於靜寄軒中

題沈方平一月草

此武林沈生方平一月草也方平名大治美秀而文望之如僊即之如處子其舉業文字所謂露下芙蓉月中楊柳未必盡備四時之氣而世間一段煙火惡習遠之又遠如隔蓬萊弱水矣

以方平之資充之以學詩必爲王摩詰孟襄陽文必漆園吏今以一月草觀方平如雞鳴時看海日先見赤光沖擊海面耳方平其勗諸庚寅小春日書

題聽松集

西安方孟旋其舉子業故奉辭于余羣諸子之同臭味者讀書雲居精舍雲居有松數千章故中峰禪師手植霧濤細籟時時間作坐臥聽之於瑩神濯襟大有助焉昔年曾以松籟署其

文海內鉛槧士知有方生諸子舊矣茲又囊其續著若干首題曰聽松而印之居士夫聲不卽耳耳不就聲二無來往聽機常寂孟旋諸子入是三昧宇宙雖廣未足供其遊戲筆墨何有于舉子業哉時方生將辭諸子應試白下感勝集之不常欣會心之有托請殺青聽松以就正于同方者而居士引其端萬曆癸卯六月既望眞實居士時卧桂舟泊湖心三塔基荷花最勝處晨起書

安雅齋集序

雅之爲言常也正也俗之反也四詩之中雅居其二雖有正變而其體裁無弗合者十三國之詩美刺非不備而辭非不贍且麗也然而君子不謂之雅也翠裘火布衣之奇者也而人不以爲常衣熊膰豹胎食之奇者也而人不以爲常食故布帛菽粟之用獨廣于天下自王公大人以及閭巷小民無勿同也然而語云三代仕宦方會著衣喫飯又若以衣食之能事獨與君子

者豈其所以習而安之者異與故曰君子安雅而其說如此吳江沈生祖量以安雅名其齋所集經生言亦以安雅當之沈生余年家子自其祖及父叔兄弟仕且三世矣其家自三尺以下無不穎秀善屬文而祖量在兄弟間名尤著是豈徒以飲食紈綺稱世家子弟而已者哉集中之文余不及遍觀而識其名氏則皆余所嚴事與比肩而講秇者而余之戲墨亦與焉則是集之爲雅與雅而安也或者其然與祖量索余言

引其端而怨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乃以數語塞其請時庚寅中秋日

文式引

農有畔恭有餉畫有經營物故行之文亦宜然式所從來矣今之時文汗漫無常不知式耳吾友楊貞復少宰蓋深于道而嫻于文者得其文九首益以余戲筆二首新程縣侯者又若干首梓之太學題曰文式諸士式于是而本之六經以培其根參之百氏以暢其趣其庶矣乎

皇明文憲序

我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其一時人文之盛可謂斌斌矣而回視弘正以前不無朱絃疏越之嘆况近世乎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上略成弘之朴下抑隆萬之華而懸斌斌者以示公車法倘亦有荀卿子法後王之意乎蓋是集者以嘉靖追成弘以成弘追六經挽華歸質而登雅道豈非今日之幸哉何子名世選字用夫方以是業張赤幟于東越云庚寅秋八月廿一日

題南雍三課

夫文作者故難鑒尤不易譬之玉與石氣韻夐異而形色微玅每至相亂如以石爲玉以玉爲石則卞氏所爲長號耳余輩品雍士之文雖不敢自許神鑒而進氣韻略形色庶幾近之則諸士之與於玆選者其爲玉不爲石明甚至于連城之賞按劍之疑此自諸生之遇何足以爲文之定價哉因書此以堅諸士之自信

題袁非之制義

非之與弟微之稱雲間二袁才名相埒而非之孝友淳篤擇地而蹈世尤重之兩君俱余布衣交也今歲非之以校史留雞鳴僧舍者三月每相見無所不談亦無所不洽嗟乎令非之早遇合薦目籌天下余當避三舍此時猶治制舉義與兒雛爭工拙其不幸豈獨在非之耶一笑丙申又中秋日書

序項生經義

眞實居士閒居喜從諸生談經義時方趍詭怪而居士語平實無奇相信者甚寡又居士好直往往面摘瑕累不少借故保名之士不樂見即困阨時相依後聲稱稍起遂叛去以爲常然居士之道近孤而居士之意近實故始終臭味者亦不乏人也晚而得項生利賓生丰神韶秀韵度夷然所爲經義甚有當於居士而未甚適合居士亟張之當事者意旦暮脫穎而善病不果

試生作義以韻勝濃淡合度既當於居士益自喜將出其如干首公諸同業以廣居士之好而乞序焉居士曰可也布帛菽粟人之所美也歲荒民饑相聚衣皮毛食草木暫則駭久則習目眩意移謂遂可無布帛菽粟然則生之業能當于居士未必能當于今之人生戀矣穰歲今至俟之可也項生初名光先以夢改今名郡之嘉興人萬曆戊子八月初六中夜序

序閶閣草

吾友吳伯霖閣於西湖三台山之麓而讀書聚徒其中顏之曰閶閣蓋登閶閣而湖山之勝畢收矣余每棹桂舟夷猶鏡中晴雨花月多與伯霖共之平分湖山之勝者數年於今矣茲別余而北能無眷眷伯霖將行手一編示余曰此寻所挾以北者敢丐子一語引之夫舉子業小技而能困賢豪且困伯霖而使之去此而北天乎命矣豈其業之不上哉伯霖茲草大都成於閶閣故曰閶閣草伯霖以彼其才而復得湖山之

助北士其誰不辟易明年秋老木芙蓉盛開時余且艤桂舟閶閣之傍以聽捷書之至而飲滿焉伯霖行矣萬曆壬寅九日前三日眞實居士自苕溪返檇李舟次五里亭序

題黃川社草

黃川者吾友賀知訒之水居在焉知訒有子曰烺稚而才有昂昂千里駒氣色而他子侄亦多英妙羣而聚之水居使業其藝而四方之士亦多從之命曰黃川社今年六月知訒走書余以

社草見示曰先生其以一言勗之夫時義必稟式於先輩取材於六經十餘年來大敝矣野干狐狸白晝而嬉於九逵之衢求師而師然求友而友然甚至秉衡者亦無不然舉世昏昏將安從耶烜孺子而挾妙才六翮初具且摩雲而飛未知翔集何所茲選也吾可以卜烜矣其不詭于六經先輩者蓋十而六七矣弟兄師友其皆琳瑯珠玉耶然則黃川豈徒課文之區將聚星之地已知詡有子也萬曆辛丑長夏之六齋日

題于鬱金堂中

序葛萬悅時義

余始得一帙於萬悅之徒鄭生之槃染指未半躍然起曰世乃有此人耶欣然願見之鄭生曰此吾師也雅自負四方知之者尚寡乃得當於先生乎今來矣已秋盡萬悅果來固請就弟子列盡出其業乞評焉余始難之而案頭光怪激射乃爲石介卿所窺時余將有檇李之行明日出門矣介卿曰萬悅異士相見政不易柰何交臂失去請與萬悅相從舟中而別於數十里外可乎余如之午前自北關登舟陳其業與介卿共賞之當余意者十義而九以故筆落迅于風雨如果人受諸天妙供味味飽滿又如樂邦上士不起于座而承事十方諸佛刹刹周遍不覺晷之移而文亦盡矣始萬悅攻其業甚苦戛戛乎難哉而其究春融氷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天地之大萬物之賾鬼神之幽細若氣微若聲悉受役於筆端而不失其苦疾徐之節使萬悅

得與震澤毘陵諸君子同時並驅中原未測鹿死誰手余故宜避三舍萬悅自言弱冠始青其衿今蘇守右諫李公爲令奇其文待以殊禮曰他日必以文名世見乳駒而得其千里所謂觀天機之深者也難之難者也余欲廣李公之鑒于天下故弁之數語而臚傳之萬曆甲辰初冬日序于驩水宿時過語溪十里

序茅孝若木鴟居甲乙草

孝若謂余於此道如賈胡辨珠大匠削木質所

撰木爲居甲乙草乞一語評而傳之余老矣廉
將軍雖善飯據鞍矍鑠示可用一當武安君惟
有堅壁自固孝若翩翩才少年皆古文辭若詩
不減飢渴飲食業浸浸擅場名家舉子業其緒
餘土苴耳師子筋爲弦一揮則衆弦皆斷彼操
觚者誰不抑首避何有于余夫舉子業視千秋
大業豈不甚細業勉爲之就彼道中金科玉條
以自不少日苦疾徐徽乖其則雖才大氣盛穠
肩艷色無當大雅即詩若古文辭亦然晚近作

者雖復紛紛而質有其文稱日新富有者鳳毛
麟肉未足爲喩噫豈遂無其人耶孝若英年如
日始東極其才情而約之經術將無所不到讀
是編者見其汪洋綺麗如河決而東如春到而
園林皆生氣以爲此足知孝若而不知其修途
之初步也孝若勉之余且拭目待焉

序鄭元夫舉業近草

元夫儒家子而嗜佛與余同而持禁戒甘淡泊
視余少年抑又過焉余甚畏之如法師虞長孺
兄弟俱亟稱之每伊蒲塞之會必招元夫以爲
常而元夫故善舉子業余同年蘇學使胡郡公
俱亟賞之名高數奇尚稽騰躍今之操觚者競
以禪語入文而文病又以文字說禪而禪亦病
若元夫則兩得之矣近草者其一班也以爲不
足以知元夫不可以爲足以盡元夫尤不可時
萬曆乙未舟泊吳之尹山寺前

題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

畫家易貌鬼神難貌狗馬謂其近也四子葢童

而習之矣白首而不知者皆是甲者束于訓詁
如盲人夜行互嗔烈炬高者障於意見如倉客
越海恣惡毀長年彼寧知有目者之足依而道
師之可憑耶董生大意初成中庸示余余業首
肯之今忽走書余則學庸並舉而語孟亦商及
一二矣不束于訓詁不障于意見如老禪捉如
意橫說竪說而不離其宗自今言四子其稱董
生哉余昔業舉子時未嘗一措目講章傳註至
屬文嘿會書旨便足揮灑嘗以空疎自恨董生

賢乎哉董生名懋策會稽人丁酉試南雍余拔副雲間張生益名士且文簡之孫江都之裔其淵源故有自已

序吳養之時義

近時諸生刻時義者必索序貢實居士居士亦時時漫應之然由衷之言十不能一二耳陽羨吳生彥淳字養之以今歲之春介倪博士書稱贊居士遂讀書雲居山中數挾所業進進必加親而業亦日高妙居士亟稱之曰如子刻文吾

當作序而汪生亮明者聞之亟索其文如干首登之刻乞言之書十數至而居士始一酬之居士之不輕於言以爲吳生重者如此吳生之文破庸俗關矣何時破玄妙關耶吳生其勉進之居士舌在豈惜百千妙偈爲吳生稱揚贊嘆也一笑

題眞州李季宣制義

丙子秋余從二三豪俊卒業南雍俱意氣橫溢如穿雲之鵠目無萬里而眞州李季宣與焉其明年余成進士又十五六年而余從山中起分南雍半席易弟子而師易少年而衰艾矣而季宣猶然蓬累行哉此十五六年間季宣嘗一訪余湖上余偶出不及見雖忝儔驪益媿甚而季宣新詩麗牘往來不廢則故人之誼多矣夫以季宣之才十倍余其遇合卽先余過余亦分宜有之而若此命也乃季宣乎如意擊唾壺歌曹公老驥伏櫪詩而益攻其業不少衰嘗因陳生廷策示余一帙曰是可與新少年角乎夫季宣

才高學富爲古文辭若詩久負時名降格爲此莫邪刈草耳近海內負才而滯者如焦弱侯袁坤儀劉玄子之屬俱遇合而弱侯遂魁天下今秋余友賀伯闇亦登順天賢書天意似終贊夙儒矣余安能量季宣哉季宣其勉之

題張符九窻課

往庚子春余識符九于海上其文光彩絢爛刺人目睛余以爲必驟發而符九卽卑之俄變而就沉實余以爲萃色既斂將無離肉眼何其秋

果落羽余謂符九咼不返初步符九不顧退而
益精其藝是秋既罷試錄初場義請政于余余
讀之喜甚益篤實而有光輝矣時余對客湖上
余目符九遇知已當發解不者亦不失二十名
前客或目懾余余曰文有定品作者故難知亦
不易客識之無何撒棘符九名在九今試文業
已行海內矣前符九者豈能折符九而下之哉
符九年甚少氣沉而骨堅極其才力所至將不
可量即以舉子業擅名海內特細事耳勉其大

者可也因題符九窗課而廣之以此萬曆癸卯
長至前一日書

序四子採眞錄

夫壘石爲山以寄丘園之適非不窮工極妍而
終無眞趣爲其非造物所成也即造物所成矣
一樹一石姿態之巧玩之可以解饑劬暢心神
況大此者耶故余之論文以眞爲宗一語之眞
充之啓口皆眞矣一言之眞充之擬體皆眞矣
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直文也
云乎哉夫舉業者童而習之以至成名者也成
名之早晚未可期速者十餘年遲或二三十年
亦有終身無成者即朝焉夕焉養其僞心以至
十餘年數十年之久而不變無論他日成名小
人之禍必及於天下方其操觚搦管時業以淪
于鬼魅而不自知已故余謂返世之僞必從文
始余歸而逢里中諸生論文大都提此一字語
捫而趙生昌期朱生大啓金生九韶項生德弘
則契余言而其相底厲者每成一義必造余而

請焉曰先生視之得無澌於眞不離才力不同
而識趣頗合久之其文成帙命傳之梓而題曰
採眞蓋不徒爲四子矢也萬曆已亥秋日時遊
太湖東山客許氏之松齋

序曹周翰謀野草

去冬余遊虎丘且登舟矣姑西連木齋客有詫
余曹生讀書閣甚勝宜遠眺爲一山之冠從之
已曹生遣人蕭客客幸須臾當與巾出焉從之
已曹生出如素相善余之趾亦不復能前矣留

竟日繼之以夜再信宿始別去曹生復移舟相追訂後期乃返尚依依不釋也余何當於曹生而見好若是曹生爲人如高天列星皎然不欺曹好客而能擇與定交必名下士吾鄉李生玄白亦其一也其才甚大無所不宜所見於舉子業海水一滴耳然已窮高極深盡才人之致自名其業曰謀野草若干篇而示余余按而觀之如餘霞散綺如初花含芳如深谷逶迤如孤峤秀絕如清流瀺灂如遠樹蒙茸如夙將登壇如

老禪秉拂蓋評文家所謂佳者曹生幾盡有之然曹生齒尚未壯也令他日居著作之庭極風雲之思如余者山中老蠹魚又安敢操鼓旗相見哉曹生名申錫字周翰弇州先生里中人最爲先生所賞激曹生每爲余談先生感至出涕曰先生實知我先生歿矣意者其在憑先生余謝不敢當然繼弇州而起者曹生即不可不勉也曹生索余序其謀野草宿諾久之再至虎丘坐閣中書此天下從此知有曹生矣

題周生永年十義

吾友周本音以初秋過湖上即示余從子永年十義乞評數語余置之篋中數月本音歸途道檇李徵前諾焉余始及卒業不覺三嘆技益至此乎夫引商刻羽之于下里巴人三累之上也然而和之者彌高彌寡雙示搏黍明珠兒子必取搏黍姬人必取明珠鑒文亦猶此矣永年持此將安投耶然西湖長辦香今有托矣世有和璧齊憂十座連城不至余方病脾氣息緩緩書

此不覺神王因屬本音授梓以質海內知文者

題吳仲子初場七藝

余甲午秋識吳仲子於秣陵方以文字相知而仲子之兄伯氏故與先太山稱莫逆又新有姻連故仲子之見好特至仲子下幃攻苦如精進頭陀親朋希見其面顧獨數數就余印證所業惟恐後然仲子才高律細即余無能爲役而不能仰其虛懷今年春仲子成進士余因伯氏得讀其初場七義如千里之馬駁以孫陽過都歷

塊直流星一抹雖欲不輿得乎今仲子且登承
明著作之庭國典朝章借鴻筆焉則舉于業又
不足言已因題其初場七義以祈之

擬山東鄉試錄序

今上龍飛萬曆之三十有一年山以東復屆舉
士之期臣與臣某被命往發俊如額弁籍其文
以獻臣當序首簡臣之來也瞻泰山之巖巖覽
東海之巨麗知其靈異之氣鍾於士類而萃于
人文必有非常之才以應上之求而當任使今

茲錄之成亦彬彬已然臣之所以信諸士者言
也有所以言者臣所不能必之諸士者也臣與
諸士相知自今日始愛其始必憂其終臣豈敢
意諸士之終負臣而預憂之而預防之蓋言行
之岐心迹之判卽上世藹然聖人猶曰失之宰
予何有於今日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基厚也江河之流滔滔
萬里潤非不大而終歸之海有以下之其量虛
也彼一山一水之奇非無可觀挹之易盡耳是

以君子去彼取此諸士生海岱之邦仰止穹崇
目極浩瀚誦法先聖思奮明時日夜孳孳進德
修業銖積寸累不見其增有時而大日就月將
不見其損有時而崇丘陵學山以至于山百川
學海以至于海庶幾哉出雲流潤以澤天下其
何快如之然有本焉自一念之不欺始培一念
之不欺以爲基則日培日厚何難造天廓一念
之不欺以爲量則彌廓彌虛何難容地不然者
如飾穢物爲旃檀窣有香氣張瓦礫爲南金難

惑市兒多見其心彌勞而拙彌甚矣諸士有一
於此而臣誤以先資之言信之在今日爲誤收
在他日爲誤用誤收之罪在臣而誤用之禍將
及天下臣將何以自解故不欺一語臣敢兢兢
爲諸士誦之譴臣免臣惟諸士

擬山東試錄後序

夫有司以術籠士而務之乎文淺矣而文且日
敝無道德之澤六藝之腴先民之典刑而逞其
臆說飾以蕪詞剿竺乾之餘瀋以爲玄襲市井

之恢談以爲通言愈肆而愈浮意彌鑿而彌詭雖虞厲申飭再三惟勤而積習已深改途不易臣從臣某自鎖院來蒿目殫心去泰去甚今所登錄庶幾雅馴然臣之所知者文也文而進之臣不知也今日之文洋洋灑灑本之經術矣安知他日不借經術以文姦也今日之文平澹無奇發揮理奧矣安知他日不易淡爲濃反平爲險而流酣世味也今日之文明白正大深切事情矣安知他日不爲不鳴之鳳結舌淸時也今

日之文奇彩濃膚鬱爲國華矣安知他日不以文章貢佞也寂寞投閣者卽尚白草玄之士羨二鳥惜一飽者卽周情孔思之人彼文章鉅公表表當年者猶然若是況中庸之儔耶臣故謂文之離于質久矣上以僞取之則下以僞應之上以眞取之則下飾其眞以應之眞者十七飾者十三疑眞于飾疑飾于眞是非非是毫釐千里治亂因之如淄澠之合非易牙不能甞也如水乳之雜非鵞王不能擇也是故能辨僞則能知眞能知眞則能知文能知文則能知士彼曰爲文於用而後知者何其知士晩也則其所以知文者非也臣於是乎益懼

皇明四書文紀序

我國家以經義取士士非此雖才擅八斗學窮五車未免有操瑟齊門之嘆故雄俊之士不憚降格爲之而委瑣虛庸之輩亦囂囂然飾薄伎以托一時之幸才而得者什五不才而得者什一語云窻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又云不願文

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快哉斯論豈祖宗厝筭將假此以磨礲豪傑銷其骯髒不平之氣而用之乎而爲士者亦遂比之爲敲門磚門一闢卽棄不用故其視舉業也甚輕而其與世推移也甚速余自燥髮習舉業迨成名至今不及三十年而天下之文凡幾變矣一變而爲嘉靖晩年之華靡再變而爲隆萬間之刻畫三變而爲今日之弔詭繆悠歲化月遷一唱百和東下之流旣倒之瀾雖詔旨日下而不能禁也吾友

項庭堅氏憂之捜羅正德以前先輩試文窓課若干加選焉得千餘首名之曰皇明四書文紀而示余曰士熟此庶幾可以挽頹風乎子盍序而傳諸廷堅與余素以筆研相嚶切至彼此遇合各修其業不衰課子授徒與經生無異不以敲門磚棄之而當其執管時嘔心凝神務求作者之意以適于甘苦疾徐之節神情寧厚聲態寧薄要以不愧先輩典刑而止吾兩人之文其不與世推移亦略相似也余闇且劣不敢雁行

事廷堅廷堅之才名方奔走天下此編一出家傳人誦險棘者平夷陋者精深一洗近代之習而登之成弘已前此可以旋至而立有效者廷堅之嘉惠後學其無窮也哉雖然此可為智者道耳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華則啞然而笑世故如此豈敢謂斯編之必有合也然廷堅之用心則已勤矣萬曆己丑上巳日序

題黃野王制義

豫章生七年而後知為中之材不踰年而拱陰覆地矣蓋大材之不易成如此余宦留都晩識黃野王孝廉忠信誠朴擇地而蹈有君子之質至為文詞澤乎道德而藹乎仁義不為飾說虛車以弔流俗之好庶幾君子之文制業義其一班耳不足盡野王也然頗有遇合之憂君子惜之余以天生野王老其才而亨其遇意必有在野王人品文章素與焦太史弱侯臭味即弱侯十年前亦野王耳安知其無弱侯之遇哉請懸

余書秣陵市以俟之丙申初冬日題

題王六息扶搖草

六息往以文謁余白下官舍余器之立期其飛翻乃猶然六月息耶今歲庚子冬過金沙復晤余蔣墅蓋不相見四閱歲矣而其文亦沉深有骨氣不以淪落損其天真即榆枋間安得容此大物天池不遠扶搖在足下矣故題其草曰扶搖而梓之六息名雲鵬金沙人丁酉仲冬六日書於金沙向蔣墅舟中

序徐生選葩經程墨

婁東徐生文任治詩遊南太學爲宛丘李君所賞拔質高氣鋭涉墳典而盛觀摩余知其必爲令器是編即其手選毛詩程若墨也余謂墨家草茅先資之言得自揮灑故天眞常有餘法度常不足程家儒紳衡士之言得自鍛錬故法度常有餘天眞常不足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近法以墨爲程略加刪潤徒爲儒紳藏拙間遭拙筆點金成鐵益令髦士含羞可嘆也余嘗欲取程

自萬曆初浙正始墨自弘德至今日先四子次五經雜選之加精焉以爲後學式懶未暇也而徐生能以毛氏詩先鳴余視先輩治詩者最多名家其所著程墨皆炳烺一時久而彌新徐生謹收之而他所採擷皆先品後工先理後藻以存先輩典刑余有取焉令四子諸經皆得如徐生者任之豈非程墨兩家一大快而余得終余懶姑爲徐生序而傳之丙申秋日書於南大學私署之澄齋

序嚴無知憑虛閣十五義

楚嚴生上知初字惟心余爲改字無知居近忍祖道場而隣於江州界僅二十里嘗執贄李君實司理而蒙其印可其淵源益有自也余屏居謝客獨不謝嚴生而進之談藝汪洋恣肆匠心而出有天風海濤氣色令釋褐而登著作之庭儼然一敵國矣余喜甚恨得嚴生晚而又惜其速別乃序其十五藝而跋之爲他日左券云

序李生豫章篇

李生名棟字隆吉余里中士始余居里中時與其父隣父故賈人余嘗手撫李生孺子畜之不虞其長而善弄筆墨如是又不虞才如李生而蹇一青衿如羊腸九折之難扳也李生之才縱橫奇屈如荆關畫山水全用擘斧皴不事纖巧大都從太史公韓非淮南契入至醖籍沉深千鍛萬錬言不足意有餘使人徘徊三嘆智勇俱瘵必求之檀弓左氏或有當焉李生引其所長攻其所短一日千里何難哉豫章生七年而後

見董澤之蒲再歲而拱把陰垂地矣大小利鈍豈在目前耶余故名其業曰豫章篇而梓之與知李生者共焉已亥初冬日序於語溪道中

序吳無競制義草

吳生無競余同年文仲刺史之子而余門生于中甫之高足其源既潔其師匠又高且禀與資是宜一日千里而揆之俯拾地芥者則有不遇之嘆焉數年來吳生頻以其業尉余余不甚許可吳生困甚今夏遣平頭奴持經書義各二十

首投余願得一言評之而察其竿牘中語如張甚余故自若且冗未及探也比吳生過余時有省侍之役又不及細語以行已余有事苕溪舟行甚暇試窺吳生作數行語氣和平意象超遠喜甚遂盡一帙不知日之移也余吿以悉文質者而意在作評每見之物輒損得如有所愛蓋幾夫吳生吳生今日始可稱文仲兒中甫弟子青深於藍難爲父師矣方今士習矯僞文體浮薄衡文者深憂之間售膚淺之文爲矯枉計何不亟收無競至寶當前而不見乃走重價因三尺豎索之市肆得贋物而十襲藏之獻于宗廟嗟乎三尺豎豈別寶之人徒辱重價爲宗廟羞耳敢出吳生文藉以余言縣之通邑大都世豈遂無賈胡也乙未九月尹山舟中書

題剩技序

經義以取士士業之以應有司之求宜耳馮子謝經生三十年投老西湖片念灰冷何甘乎已陳之芻狗而沾沾縱筆爲馮子曰天下巧生於

習習生於專專有意習無意無意而意生意生而筆到有不知誰之爲之者進乎技矣余何敢當顧或以友朋訓答機觸情生宿習忽現不覺淋漓滿紙殊自喜不忍棄擲鄭生孔肩石生介卿好之謂猶存先輩典刑遴而鋟之余亦不拒目之剩技謂近無當有司之求遠不足副名山之藏姑存之云爾

快雪堂集卷之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送曾舜徵先生歸楚序

佛法西來在仲尼沒千餘年之後時無大聖賢爲之主張以故俗儒紛紛競立門戶莫肯相下竄攻醜詆甚至欲火其書廬其居而後快譬如三家村學究道遇衣冠偉人不暇問姓名修揖讓而避之惟恐不遠絕之惟恐不亟曰吾父兄

子弟或者去我而就彼也始則吠形終則吠聲率天下之人而與佛爲仇自障障他俱就淪溺可嘆也夫法吏入人之死必按其獄詞獄詞之不知而以意輕重之則途之人皆不免矣自唐以來闢佛者多矣而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有能道其一字一義者乎宗家所傳一切功案言句有能當下無疑者乎闢佛而不能知佛之說何異不按獄詞而輕殺人夫佛即自心離之不可而其說亦如日月在天有眼者共覩乃拘儒欲以闢之爲功是猶自抉其眼而曰天上無日月覓心不得而曰我無心也竊謂愚人信佛以迹智人信佛以心中人疑佛之迹而并疑其心世之愚人中人多而智人甚少故佛不甚信於天下余也少知信佛而不能無疑其迹既則并其迹而融之爲心即不敢當智或庶乎進於愚者矣曾舜徵先生楚人也而信佛與余無異初亦兼信玄門余以偏師攻之巢穴立搗而一意於最上乘寓檇李踰月時相從詣楞嚴靜室就

正達觀上人上人益以最上乘誘余者也至是以誘舜徵舜徵之友豫章羅晉明先生雅以儒自固不覺亦豎降旗所謂塗毒鼓聞之無不死者今舜徵行矣舜徵仕爲長洲令大能以實心爲政而竟不及見其成且以調去此其民之不幸舜徵則何有語云逆境如當面箭故易避順境如腦後箭故難避人之所弔余之所賀也此如大火聚中忽投之水其光明寧不益熾哉舜徵勉之矣達觀上人自作懶瓚歌贈舜徵且謂

余亦嘗有言今之士大夫助佛者少而重有賴于舜徵故爲述其意如此乙酉二月八日

檇李馮夢禎撰

送王中丞歸東魯序

中丞王公之蒞浙也余適官陪京不及從二三父老持壺漿迎勞道左瞻顏承誨于棨戟之下然公所以撫浙狀則習聞而心儀之公持身廉儉比於寒畯持重識大體屹如山立遇事以義可否無所阿隨銷遏亂萌在談笑咄嗟間而人

不知今東夷雖欵禍心叵測星穽地沴日形四方之牘饑寒困窮之民將不勝敲朴或鄧其任心於五步之內而吳越間七八大郡俱控帶江海賦稅當天下半最爲要害重地其壓明天子旰食豈細故哉如公之才望故宜十年倚重而一旦以璽書賜免衆共錯愕而公聞命之日懽然自咎每謂所知曰撫臣按臣均有地方之寄上軫匹婦冤赫然震怒至逮治按臣關三木北闕下而臣獨得幸免放歸田野爲聖世之逸民慙負天地臣惟戴聖恩浩蕩至沒齒耳其何辭之與有余聞而賢之夫臣之事君其分義之深至猶子於父母萬物之於天也天無不覆而雨露霜雪或異其施戴雨露而忤霜雪非物之常也父母無不愛而鞠育敎笞或異其施恩鞠育而讐敎笞非孝子之常也我皇上神明睿聖天慈父義與太虛同體衡尺倖用豈有竟日之怒終歲之譴安知今日罪公而他日不召公乎或再假節鉞或遂綰樞管福澤天下揚光竹帛皆

公分宜有之亦我浙父老所共延頸而祝公者雖然余以爲公之歸有甚樂者焉富貴之士無論巳功名之士借富貴以爲籍得之則喜失之而不能無憂至于道德之士則不然進亦可退亦可退而復進亦可至于屢進屢退亦無不可其蕭然林居之日不知有竹帛軒冕也一旦竹帛軒冕其蕭然林居之心自若也山可樵水可漁田可耕子孫可敎六籍之奇文百家之芳潤可以研究其視籌邊海衆兵食寇敵在前議論

在後勞逸嶮夷之數豈但九天之上望九地之下而公一旦去此得彼公之樂何如然公之樂乃吾浙之憂將海內士君子所共憂夫豫章之材生七年而後可見至于爲棟梁則其飽風霜閱歲月深矣人材之成就也亦然今天下鯁亮卓犖之士培養于先朝大自不易又鬻用之日少遺棄之日多喜其進而援之者少樂其退而攻之者多進必以累薦退常以偏辭豈非世道之憂哉公未入浙以前十年所余聞其生平于

同年傳侍御伯俊甚詳知其必不忍以一巳之樂易世道之憂也他日徵書下東魯豈難蚤出以慰海內士君子而副浙父老之祝也哉公將以三月某日受代行諸父老徵余言爲公贈敬敘所懷如此公歸而以余言質之伯俊當不至河漢矣

題臺閣重封圖

臺閣重封圖者余所親吳中甫諸君子授意諸工作之以祝欽令方伯文明府三年奏以去也伯文公車時識余白下伯文博雅工古文辭有研僻囊中佇古研十數枚將易之爲公車費而寶玩者不與焉余得一二在余室中稱上駟矣明年伯文成進士尋以艱歸又三年除欽令欽故巖邑伯文雅操通才未幾政聲鬱起性故好客客多趣之伯文能使人意得又不以客故撓政清不疵物通不傷教百姓歌其愷悌賓客庇其帡幪三年政成且上最天官氏當有及親之恩綸章之賜諸君子素在春風中或以通家或

以年籍不勝踴躍歡喜爲圖以祝名曰臺閣重封臺閣爲清切禁嚴之地其官則御史大夫尚書師保伯文才望德量他日終當至是重封則品高恩侈絲綸之寵將及之三世四世而今日一命之沾實始基之矣馮子既序其意復系之詩三章

北瞻燕薊神京在焉有臺有閣居彼羣仙豈弟君子福履綿綿今始一命旦莫九遷

九遷維何終踐臺閣欽惟棠陰式歌且樂豈弟

君子德行有覺宜贊天子燮調悌愷
悌愷孔嚴福澤其溥如彼山雲普潤八埏爾父
爾祖鸞誥螭聯恩紀重重逮爾他年

賀休寧李大夫三年奏最序

國家考功法外吏視事三年滿則上其治狀中
丞直指使者核其實等之上天官氏達于天子
其最上者天子賜璽書褒嘉得封贈其父母若
妻恩至渥矣而不中情者或十而一二大都上
恩可徼而民心難奪上官之耳目可掩而公論

之是非難逃則最而未必最與不最而蒙最賞
者往往有之於是考功法不足盡恃而民心公
論反得參之以爲重漢中李大夫之治休寧三
年于茲矣余不識李大夫而余之交遊新都人
士特有故李大夫之治狀余即不習而新都人
士類能爲余言之或曰大夫之聽訟也必以情
兩造在前理析而衷諭之可息則息無需對簿可
服則無務鞭笞可宥則無入贖鍰即不可且無
厭三復雖盛氣深奸者久之心折天動叩首輸
誠之不暇矣或曰大夫之行鄉保法也俾一而
不分勸懲扞禦於是乎在其不可化誨強梗非
率者始逮而麗之法舉不逞凛凛境内謐如矣
或曰礦稅二役起中使旁午於道諸附離之者
狐鳴梟張恐嚇諸大家幾至騷動大夫曰無恐
審爲調劑究以安堵或曰邑故稅劵有征一批
根則多浮羨大夫曰解額無歉足矣吾安所取
餘視往所征者十不及二或曰大夫于青衿士
則嚴師帥也季有試月有會講有期日視而教

之以故人人拂拭砥礪文質靡自廢者或曰水
旱不時大夫則損騶降服徒行露禱精誠所格
年穀賴之大都大夫爲政簡靜寬大不爲一切
煩苛惟是矜矜去浮存約息訟安民爲務其大
者如此至他瑣屑未易詳述以故下車不閱月
而民和不閱歲而頌聲作不再期而薦剡上騰
今三年政成矣惟是畿輔郡邑以中丞臨者二
以直指臨者按臺而下鹽屯諸院幾六七而後
爲監司爲郡守倅又不下十數絲牽繩聯耳而

曰之者至多而摘而間之者宜亦不少令翕然而稱曰李大夫才而賢廉而能豈可易得哉以諸中丞直指使者監司郡守倅數十人之口而符于百里内外之口及往來新都武林數千百人之公論又甚合而不異如此則李大夫果才而賢廉而能矣最而最最而蒙拔賞孰曰不宜於是余門生某等乞余一言賀大夫之奏最敬述平日所聞於新都人士者次之如此然余又有進焉余聞大夫生潢中世家以孝友著聞書

稱君陳孝恭施于有政則今日休陽之治行大夫孝友之餘也他日應召自給事侍御至大用福澤天下又休陽之餘也遂受簡書之以爲大夫賀

賀上虞令琴川徐大夫三載奏最序

自古儒林之政事循吏寡文章豈非以兼至之難而天授之不易併耶以余所見今上虞徐大夫廷珍氏其庶幾焉大夫海虞望族故老英孫來芳早歲歌鹿鳴壯齡三上公車始成進士登高望遠賦壓江左弔古悲今氣凌燕趙黄金臺上慨駿骨之難收烏衣巷口傷燕飛之異處所著有南北二遊草吾友王百穀先生爲序其首玄晏佳篇與左思傑作並交相重已然則大夫固文士哉世俗每議評文士爲不諳吏道文士亦多屑戯世路自快胸臆唯簪笏爲朝露之榮委簿書于吏胥之手身毀名滅職此之由大夫不然初至樂清實惟海濱下邑軍民雜處風土獷劣雖形勝有鴈蕩龍湫之奇而習俗無絃歌禮

讓之素大夫下車力任興革有樂成六議一職守二城池三風俗四約保五里役六驛鋪因病製藥中表裏陰陽之宜緣弊設防適高下緩急之序又有兩山議鴈山如議則僧產可以贍賓客而邑無供億之擾玉環如議則曠土可以給屯種而邑有防衛之固上官見信漸就施行而大夫以更賢徙令上虞矣上虞佳山川數東山仙洞不堪與鴈蕩龍湫作奴而民俗刁惡則僅稱樂清伯仲徒以錢穀相較浮二萬之數遂稱

優攺大大治上虞猶樂淸也而加悉焉大夫兩
宰敝邑意在張絃學而入政巧同製錦其始不
無脣裘之謗未幾而與麥秀之謠海濱棘樹盡
爲召伯之棠虞江桐枝行棲黃鶴之鳳或謂大
夫爲吏不避盤錯則虞朝歌之智也訓民以禮
則劉東平之教也庭無留牘則蕭永寧之敏也
摘發奸宄則祭偃師之神也視民如子則卓密
縣之仁也所去見思則召穀陽之良也昔人有
一遂足播馨前史大夫兼美豈不競爽今朝而

兼以華奇高秀之詩雄渾歷落之文既收春粲
復採秋實文苑循良之傳兩借高名游夏路冉
之科雙輝聖典譆若大夫者豈徒文士已哉將
所謂天授非耶大夫以癸卯秋分試浙闈得士
若干而首仁和沈君守正沈君藻彩既凌厲時
髦而其行誼復卓絕梓里人品文品玉潔珠輝
座主門生雙清等潤矣于是大夫治歷三載當
上最之期恩逮二親有榮章之錫沈君義在通
家情均賀客雖鄙文不足以喻高深而寸衷聊
假以陳跼躍云爾謹序

贈大叅咸寧顧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今上之十五年丁亥三月咸寧顧公以刑科都
給事中擢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居官二年寛和
明愼自寮友以逹士民無不翕然稱之今年二
月擢廣東按察使惟公先期以齋捧行矣寮友
大方伯吳公以下且遣信使追賀公於家而徵
一言于不佞禎以爲公贈豈以不佞禎嘗備員
史官今雖廢退宜不忘屬詞之業而又浙人也

縉紳大夫臨浙而其人賢者足重浙之人可使
之無紀與廼受簡而著其說夫吳公輩之於顧
公也以寮寀之分金蘭之契而當去留之時有
感焉有賀焉有勉焉人生天地間風萍耳倏而
聚倏而散或又倏而聚皆不可知而仕宦尤甚
其初四海九州之人也一旦聚于一堂而爲膠
漆爲肝膽已肝膽膠漆之矣而復爲四海九州
羽翼乍分形影長隔撫關河而流涕攬徒御以
增傷人生有情誰能遣此愚所謂有感焉者此

也夫誠愛其人矣則必祝之願之冀其官日尊名日高以爲交遊光寵今顧公業自右參政晉按察使矣按察使之上爲左右方伯方伯之上爲卿寺都御史爲六卿師保循資而得計日而遷不數轉而可以極人臣之貴愚所謂有賀焉者此也然竊聞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誠愛其人矣而徒以尊官高名目前光寵爲祝毋乃爲姑息之愛而君子所薄乎況顧公賢者素以誠心直道備朝廷任使自

州縣而諫省自諫省而藩臬居其位則事其事事其事則心其心今日爲長憲則長憲而已矣今日在東粤則東粤而已矣自此而進焉雖公之厚福深器如執券而取之而公豈有是心耶吳公輩與公以道義相切磋其心必有同然者古詩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其吳公輩之所以祝公者哉愚所謂有勉焉者此也前二爲人之通情而君子所不廢後一則惟君子與君子有之耳遂敘次其說以塞吳公之請而求正於公公其有當乎斯言否

賀大參霍翁劉老公祖考最加恩三代序

公自紹興守擢憲副備兵嘉湖也不佞禎適解南司成綬而歸幸從鄉士大夫數奉公顏色公進而教誨之無倦公故寬然長者而性凝重不泄持三尺甚嚴郡邑屬吏惴惴稟約束以行靡敢不肅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久之獄訟衰息盜賊鮮少部内大治於是中丞直指使者交章薦公可大用擢左參政督糧儲公雖去嘉湖而桀

戢在近我二三士大夫幸不離覆露時進而問公起居無恙於時天子愼官賞銓部疏擬除授輒持不下司道多闕以故公雖去嘉湖而時攝道事間從直指使者行部嘉湖數百里間黄童白叟無不携持擁觀喜相告曰是來者其前備兵劉使君與車輒泥不得行其得民心如此公青之壽光人其先世太子太保大學士文和公以宿儒舊學宣密勿之猷遂爲青齊望族而公之大父處士公潛德勿耀以基顯融篤生商州

刺史龍洋公奮身賢科沈渝州縣屯膏未光顧
僑于遇而昌于詩興到淋漓咳唾珠玉今讀申
少師所撰墓誌與龍洋遺稿不勝慨慕願見其
人龍洋公六子二成進士一登賢書一膺歲薦
而公行在五黃河萬里始于崑崙江出岷山僅
可濫觴終滔滔以紀南國則公今者崇勛茂伐
漸著漸廣以階大用其事業未可量而謂非處
士刺史二公有以厚蓄而深培之耶今歲秋公
以大叅秩滿上績天官氏天官氏最以報天子

恩數如故事於是晉公階中憲大夫而處士公
刺史公二世俱贈如公官妣及妻進淑人錫之
誥命綸章炳煥光映海甸非獨榮閭里侈稽古
已也於是公之僚友左伯深陽史公右伯新安
范公將陳牢醴佈玄黃以昭忠信而鳴踊躍謂
不佞禎自公在嘉湖時即叨覆露事公久必能
習公而言之遂授簡焉不佞禎何敢辭竊念公
誠與才合所向有聞自郡理郎曹以至二千石
開旋藩臬左投左效右投右效民瘼國計如秉

燭臨照不爽毫髮一旦當機有立斷耳我東南
歲漕以實京師雖非細事借公專督猶有餘閒
進之假節鉞專制一面雖黃河安流北虜係頸
公且咄嗟辦之又進之握樞秉銓威懷四夷澄
序萬品位愈尊而績愈高天子嘉之將八命九
命隆錫無已即處士公已上預褒顯焉寧止於
今日之典耶而公于此時有益恭循牆盡瘁職
業以副上恩耳不佞禎忝爲棠陰舊物且與二
三士大夫日矯首而祝之敬序次其言以塞史

公范公之命

賀郡侯車春涵三年考績序

車侯之守吾郡閱歲耳而通前守閩之福州則
已滿三年當考績矣故事二千石考績不自行
則撫按官序次其治狀上于天官氏而殿最之
其最者請于天子進一階父母若妻皆有綸誥
之錫所以重守臣勸司牧所由來尚矣始車侯
解福州而卧楚且八年于今幸其母王太恭人
在養既得吾郡之命依依不忍行太恭人實強

之來而車侯歷官俱不滿考而遷以故太恭人尚未沾一命先是國本肇建覃恩內外吏諸方面大臣自牧守以上有治狀者卽未滿考當得本等恩典則太恭人一命又無侯侯之考績矣侯故郎南禮部余時待罪南司業侯髙才善賦詩相得驩甚無何以福州之擢别去今十餘年而天惠徼福吾郡遂以侯來侯之前守凡二輩皆不良去署事者未免以代庖不能展其志郡事日就頹廢至不可問矯首賢牧之臨不減雲

霓衽席侯始入境父老瞻其狀貌聆其言喜而相告曰是長者當活我而侯果有以藉之前此稱良守者曰不私民一錢而巳曰䘏窮民而巳不知廉特可以善一身廉而外大有事在廉而集事任其廢隳謂守何窮民宜䘏矣而民之富有與昔仕於朝而里居者此則地方之元氣所謂子弟中之賢且巽而培養恐後者也獨從而摧折之豈可謂平乎侯則不然治身甚嚴而治事甚敏待民如子弟而待士如賓友以故朞年之間而政通事舉吏民安堵七邑諸大夫莫不矜精一志以奉侯之德意釋鈎鉅而從寬大獄訟衰息禮教將興寒暑以時三農仰敘且也吾郡在蘇湖之間蘇訟于民而湖訟于士獨吾郡彌稱無事享熙恬之樂而侯得以政暇入而奉巵酒以娛太恭人出而從僚佐鄉紳訪南湖煙雨之勝賦詩乘興以鳴逸豫此可以觀長者之效巳所惜者侯且暮當膺異擢以去而不能久爲吾郡私耳夫以侯之賢在一郡則一郡重在

朝廷則朝廷重從此叅槐棘佐鈞衡福澤益遠寵錫益侈而從二千石始卽吾郡其與有榮哉於時余同年郡丞南陽馬侯徵余言以爲侯賀敬序其說以請政于侯者如此是爲序

賀朱郡公三年奏績序

浙於天下稱首藩而杭于浙又稱首郡挾湖山之麗而帶江海之饒地雄俗侈稱不易治而藩臬大僚泊中丞直指使者又不下十餘輩臨之下上太守日坐堂皇治事無幾卽駕而首觀諸

貴人起居及造請郵傳使客惟謹往返數十里風雨無間復坐而治事嘗至丙夜不休以爲常故非精敏而知大體者不易治辦而朱公其人也歲乙未公自郎署高等出守吾杭而余適解南雍篆而歸西湖得從此中二三父老朝公見公寬然長者無疾言倨色論事鑿鑿中窾而不煩詞退而告人曰杭有賢守矣時稅礦之役煩興中使相望于途且俱建牙於此公調劑其間莫不中適即桀梗者咸格于公之平恕而無敢

譁民以不擾益自公守杭而椽公曹不得爲猾老吏惴惴亡所容口伍伯植立如土偶人有長技而弗克施雉門之外往往草生食肆無所規利或相率徙去臺使中丞以下設有大事往往就公受畫公守杭今三年矣而所上課最百倍於他郡先後所積薦牘復十於他守故事守臣考績不自行而撫按代上其事以受兩薦爲及格得加恩身以上下綸章炳煥被于存沒惟公于格不啻過之於是僚屬士民受知于公而喜

公之得當上恩者莫不爭持羊酒賀公而邀佐霍公郡佐唐公倅韋公致幣于余徵詞焉余應之曰公實有德于杭余以流寓辱公不鄙夷而部士畜之即無三大夫之請其敢無詞以賀況命之耶雖然公之來也吾士民沾沾喜與其德我而今也久于茲至于三年譬如幼稚之依慈母侍賢師弱者立而蒙者開矣所懼者慈母賢師一旦去已而他之也今天官氏且奏公異績天子嘉納下詔徵公或如漢事入爲九卿旦暮

去此吾儕士民將焉所依喜不將轉而爲懼乎三大夫曰子不聞與今撫按兩臺念公之德于杭而杭之士民不能一日釋公使去也業爲請於天子即擢公幸無使去浙天子可其奏下天官氏議矣余曰雖然寧如守之親哉以視他擢則可已即所請必得守而上臬副而已臬副而上藩叅知而已憲使岳伯開府而已此土即于公有緣今公遍歷茲位寧能禁公之終不入爲九卿佐天子運斗杓酌元氣耶三大夫曰吾子

于公可謂愛之至矣未知義也使公恩在一郡不如在一道也在一道不如在一省會也在一省會又不如使公居朝列而恩在天下也公廉静寛和當大事不動聲色有大臣之器旦暮且列于朝吾儕居下僚事公有年飲和佩訓即旦夕不能釋公豈後于此土人士然離合久暫有物制之居則相愛去則相思義如是止矣子柰何必欲久公耶余大笑曰有是哉吾儕小人不知大義知愛公耳退而序其説以爲公賀

賀仁和朱侯奏績序

始朱侯登甲科年才弱冠俊聲滿都下人謂侯必膺中秘選乃竟補邯鄲令邯鄲古趙都民無不彈箏吹竽士慷慨悲歌輕死而重氣今遺風尚在頗稱勁悍難治侯治之幾三歲柔服教化士民安焉中丞直指使者前後來皆以循良薦章凡六七上侯率居首人謂侯旦晚當膺省臺異擢無何遭艱歸服闋謁補闕下時吾浙之仁和令鈌銓司難其人得侯喜曰此故邯鄲令久以才著者也是宜往於是以侯畀仁和侯初下車迄今四閲月耳而奸梗者懾于侯之神明桀悍者保于侯之豈弟士樂膠庠農狎原埜庭不擾而夜不驚百里内外驩呼祝頌曰天乎幸以朱侯賜我其無疾病災沴而常撫吾民乎盍他人所三年九載拮据而不能得者而侯以三四月得之侯真異才也哉亦異人也哉於是逾兩政月日侯當考績矣考功法以郡縣長吏職親民免其付部而兩臺使者核其治狀以聞名在

異等者得給勅命進一階并加恩所生天章焜燿均被存没蓋臣子之殊榮孝思之盛軌也于是鄰邑大夫錢唐劉侯等當持羊酒賀侯而藉手於不佞一言不佞辭不得則反詢于劉侯等曰諸大夫所以賀侯者其指何若咸稱曰侯始至衆相目文弱一書生耳不謂其才思如神縱横恕脱觸途無礙若此吾觀侯于三四月而三年可知已又觀侯於仁和而邯鄲可知已又觀侯於今而他官可知已自此進之侯之官益尊

績益高而天子之加恩亦不貲將所稱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者特旦暮事此固可以賀侯不也余曰是已未盡也夫諸大夫所稱者侯之才也才必與誠合而才始大才大故屢用而不折久屈而必伸登徒剸繁理劇維筦劃萬幾運量天下無不可然才大者其衷未嘗不兢業兢業者誠之著也故有才而常若無才余以銓量千古凡豪傑而聖賢者莫不皆然故才如周公而仲尼猶戒夫驕吝驕吝者又兢業之反也余一再

見侯矣睹表察衷而知其誠有餘也誠有餘則居才用才如丁之牛僚之丸世又安得而困之一試邯鄲再試吾仁和萬分一耳是可以賀侯已諸大夫曰唯唯遂錄其說為侯賀并請政云

賀海寧令靜宇林侯奏績序

故事縣邑符而共屬者每當考績天官氏則隣邑致賀不徒玉帛筐篚之為兢兢必徵文于能言者以序其意而重之禮也于是莆田林侯以名進士令杭之海寧三年矣而仁和劉侯錢唐朱侯以下八大夫修故事授簡不佞禎不佞禎自惟古人贈言之義甚重而後稍易之至于今上者較工拙下者較多寡有無比於俳優擬于鞶帨且也習腴市交以文為鈎餌者紛紛而文逾輕矣不佞禎卽非能言者而不敢以言為林侯市八大夫因以請不佞禎不敢不唯唯按海寧故鹽官之地自貴海以來姦民世擅其利喜攻摽為姦而士大夫習短長說武斷其鄉為兼并愉快令不敢問以故多溺職者無問善去已

林侯故長者貌恂恂溫恭言如不出口而精行神踰不踁而走百里初下車矢其民曰爾吾赤子焉有赤子而詐事其父母者又矢其士大夫曰爾士大夫中上者吾師次亦不失吾友吾切磋所寄焉有師友自為而以詐相後先者請從今日始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各以誠心從事有渝此言明神殛之于是上下灑然聽侯之約束惟謹蓋侯之衷情潔白如明鏡止水而誠以養才妍蚩坐照不爽絲髮以故三年之間良者欣

其樂易而姦者惕其精明才者快其甄陶而不肖者樂其容庇利無不舉弊無不革徵輸無煩鞭笞而獄訟化爲禮讓卽有大姦惡亦有所制而不敢肆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蒸蒸今之海寧非昔之海寧矣今天子富于春秋以精明神聖綜核吏治而天官氏以六計詔天子廢置將遐陬僻壤之吏微長寸善與其瑕疵無不上聞而況吾浙大藩有如林侯循良敻絕卓卓如斯者哉有命自天朱紱方來卽此邦冠帶之倫下及黄

童野叟無不欣欣相告割鮮灑酒爲林侯稱慶而況玆八大夫有同官同僚之誼其喜形于色情見乎辭宜何如者不佞禎請繹八大夫之意而颺言之夫世稱異途同官爲甚有善則惟恐其得名有惡則惟恐其不若陷人而已享其利傾人而已辭其名雖情狀終不可掩名位終不可攘而利源所染皆競爲之今八大夫皆君子也視林侯之善惟恐其不著而政績之不高出已上也其一仕如渡海風波不測而令爲甚今玆諸大夫之相視如共舟然惟恐帆檣篙柁之不固而一人用力之不同也至考績則渡且半矣而出險到岸之慮於林侯尤切切焉不徒喜之而已其二吏者以年勞爲差遷轉有序惟郡理若令高等則有行取之典在今雖暫廢而我皇上一日斷而行之則林侯與諸大夫猶可持勞以待今仁和劉侯且敘遷矣雖與斯舉而能無諸台之感耶其三至林侯之所以答八大夫而塞其意者更自有在林侯出閩之名族父兄

宗黨以宦業有聞者幾欲冠冕海內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林侯以之從此赴徵晉職言路或贊銓衡卽槐棘以上且問津焉養其誠心而措之竹帛在望筬不濟已其可以一方之循吏限林侯哉此又八大夫之所厚爲切磋而引領侯之者已因序次其說以復八大夫而爲林侯賀其無俳優聲悅我否

送似璧洞聞二上人遊方序

昔人有言事窮則矜全之情薄處厚則貪生之

慮深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至哉言乎出家兒披如來衣荷如來法而沈溺熟境增長閨閣習氣欲斷生死趣菩提此如適粤北轅無有是處似壆洞聞二上人一隙逢掖一逃外法俱奇男子然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達觀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無萬里十方諸佛所共讚歎媿余聞道有年而依違世緣尚戀簪笏靑山不返白社久寒侵尋五十思之汗下因感二上人

之有志書此送其行且以自警丁酉冬十月夜漏二十刻眞實居士書

贈守菴專上人遊方序

佛記末法中磨波旬眷屬現沙門身破壞我法今正是時以故所在僧徒多毀棄律儀而從其便雖不公畜妻子而飲酒食肉無異俗人甚則行爲剽劫處爲屠販滔者且胥天下而波焉豈無卓然樹立者而一切厭薄之曰是剽劫徒販流也不然則表緇而中素者也又不然則庸庸者也吁可嘆也夫佛滅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既已毀裂禁戒而僧其衣禿民禿民即投裔亦可至今卓然樹立者槩從厭薄不能安其居修其業有護法之責者能不痛心哉守菴專上人向居淨業堂與余同昕夕者兩月上人淹通義學而持戒尤謹食不過中操行淸苦有如寒雪比掩關武康山中爲山民所侮不自安而出乃復就余拙園上人嘗居天台之華頂修淨土觀三年遂感怯寒疾至是益甚甘火如醍醐食

惟糯粥非新起鍋不堪入口雖體貌羸弱而光暎人有如霽月非所謂卓然樹立者耶今歲春上人且別余而行上人所至當如景星慶雲爭爲禮供况天龍呵護不宜有他然或如武康山民不能有其福田者未可知也乃索余一言爲金湯余感然傷之遂序其說如此上人由此益進將洞明向上事爲人天眼目而世之僧徒聞上人之風俱汗顏剋責勉於持戒令舉世之人知有三寶如皎日在空人人成佛磨波旬宮無

處安立豈不大快上人勉之

讚曹林禪兄住鄧尉緣事

鄧尉山爲吳中最佳處曹林居之如龍藏海虎藏林風雲叱咤百怪震恐足爲吾道生色余往歲得北菽藏經翻以米槓四十皆附楞嚴者以藉師山中翻閱余懶且拙終當拂衣從師菟裘可無營矣師手無一錢修舉廢墜且蘇改觀則給孤祇夜之事余有讚嘆耳

送輪比丘從達觀禪師行腳還日掩關吳

門虎丘空谷禪房序

輪比丘者達觀禪師之最初導師也師云十九歲時自北方至吳門偶投輪輒相引納師一日閱通鑑輪舉達磨手持春秋曰血腥語師不覺慘然抑邁往無前之氣而受慈忍之銜勒一言實啟之矣伍胥復大讐而投瀨水之金淮陰侯既貴而酬漂母之德烈士肝腸故如此況出俗拔苦之恩乎師嘗揭古靈贊師見百丈後歸度受業本師因緣見示曰子知之乎吾終當了此

乙酉秋師將北去誘輪至楞嚴與之剃染而屬藏公無何輪以緣薄自引去又六年至今歲辛卯師將納所書經於晉陽之蘆芽鐵塔春月自金沙啟行闕巳渡河矣時余遊吳中忽報師至以是月之廿一日初更相見於陸墓始知師憶前事倉卒南返竟以慈心方便從當湖朝海菴中得之輪時年巳五十二既相見勢屈辭窮痛哭悔恨如見慈母師携之至吳江之報恩寺於石佛前授以五戒輪作發願文辭甚哀切余戲

謂師今日之事可謂七擒七縱南人不復返矣輪且從師北行約南還之日掩關虎丘空谷禪房三年書法華楞嚴各一部以報父母書梵網經若干部以懺破戒之罪師云吾在南岳夢輪持犬韮來吾手奪之及北上屢夢輪則方袍矣輪當終不負我嗚呼師之精誠即頑石可裂豚魚可感況輪亦聰明男子餘年幾何而不自奮激哉古靈之本師惜逸其名族輪勉之余且握管而續僧寶焉輪族姓金氏崑山人名明覺師

以慧輪字之夏四月之廿一日序

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二上人充住持入院序

古之住持有司以禮迎致十方明眼尊宿彖堂入室俱一時龍象王公折節士庶歸依何其盛也而當其時尚有如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歎況浸淫至於今乎武林五山俱設住持而昭慶處城湖之交最繁最衝以故住持歲易且並用二人非練達世故才行俱優者不能舉其

職今年辛卯楚林葦舟二士實任之將入院謁眞實居士請曰公金湯大法敢乞一言以爲寵居士笑曰二公新充住持吾且願作入室弟子錄葛藤話柄而反從俗士乞言耶爲大笑不止雖然今之時非古之時而敢望今之人爲古之人乎楚林名大楠通儒書言溫氣和律身以法葦舟名淸臻篤實無華爲同祖兄弟德臘相若一寺所推重其能舉任持之職無疑如其因羊沂禮望二公爲古之住持則吾又不能不爲今之時三太息也二公其勉諸萬曆辛卯月旅太簇吉日書於武林別業之遠樹樓

送果上人住玄同序

果上人住玄同過居士乞護居士曰二氏主釋與聃兩家焉如水與火玄同道者居也佛者入焉無乃傷教而敗族乎且上人巳住龍井矣有此何爲上人曰果之先有僧眞志者居之果爲第二世佛菩薩普入一切度苦衆生道者之居不賢於三惡道乎果十九在山十一在城有此

以憇可也且果有上方而棄之去任惟緣豈戀此哉居士曰然子以無心而居余以無言而護遂書此送上人入院時萬曆巳丑六月二十一日也

送桑菴和上人以請大藏入京師序

和上人初任塘棲大善余識之時方飯僧十萬八千巳建本鎭大橋巳造水陸聖像首尾廿年奔走經營無頃刻休止而精神益奮此其心何所爲耶余間諷之住山曰和更有願聞大藏北

板最佳我皇上崇護佛日遠近諸山俱被新賜和今如京師一請之挾藏以歸和則隱矣余阻之曰談何容易去春如法師行氣猛如龍今滯於北藏無影響寧煩益以予耶曰佛法機緣凡情叵測和即往而聽焉可公幸文而送我余每歎任事者見利則進見害則退故十爲而不能一成佛者不然誠心直前見害不退雖以身殉之如棄槁枝故十爲而十成以和上人之精誠蹈水火入金石無不可況諸佛威神實加彼之耶上人往矣金函玉軸之南來吾翹首俟之矣

萬曆辛丑中秋七日

快雪堂集卷之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賀南少司馬敬翁許公考績加恩序

今南少司馬餘溪敬菴許公涖事滿三載于考工法當如京師公時署典留鑰不果行而以疏請天子下之太宰覈公稱職有狀得進階蔭子加恩祖若父如公官綸誥輝煌以彰勞臣之勸禮也於是司屬某等將徵文稱賀而因同年華亭潘君以公意屬簡于余余念沐公教愛餘二十年所至備員南雍公日進之切磋引翼如家人兄弟者三年余懶慢脣瑣負公實多茲舉也微諸君子命之故宜爲役況公意有在業唯唯會余被旨放歸浮沈幾半載而關使金民部以潘君指婁趣之時公轉北盤桓未進余又當爲蒼生勸駕安可以省咎故而緩于諾責耶夫金陵爲高帝豐鎬南北襟喉鎖鑰所寄况東方用兵倭夷未靖天子拊髀勤思頗牧中外戒嚴而

留都爲根本重地陵寢在焉惟是防禦控制爲兢兢而大司馬周公移疾之疏前後六七上公攝部事幾三之二日夜焦心而圖蒿目而籌招來豪傑經營兵食修葺城隍搜羅材武凡桑土綢繆之計無不具辦卽江淮吳浙閩廣半壁之天下倚公爲長城折衝萬里海波晏如此雖諸當事者同心所致而公功不其多與公嘗語余開府閩中時巧用間諜鈎致倭情比至白下而其人自海外間關報命關淸諸酋情形爲余剖

析如數一二別白黑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久矣倘以東事委公結局豈至今日余以此嘆服公眞有用之學也公論學以敬爲宗持身如處女對僕妾如嚴賓又處懷坦夷期物平恕積有由來門墻如春萬彙滋植至觸事機臨利害一語立剖賁育不過蓋以濂洛之蘊籍兼管葛之才略公眞其人矣今南北分岐黨形漸彰相詭相軋且流縉紳之毒而上意難挽相權幾失中使四出所在騷然于此時而居鼎足司喉舌視十年前難易相去不啻萬里公今入朝文武重任天子且虛懷而簡畀焉踟躕四顧遊刃衆虛挽回艱難以登之泰道公必有策余且爲天下賀公之進一留鑰之考績加恩又其細者耳是爲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撫浙九年奏最序

我兩浙稱雄藩于天下西連饒信宣歙萬山之所盤礴東南距海北枕蘇松方幅二千餘里礦鹽諸盜滋蘗其間而不測之強倭負固海表以

乘我之不備故不能弛兵而又歲漕千艘以實京師居恒可幸無事水旱之非時徵求之急肘腋之間禍變且立致其勢必得一大臣有文武材略威重素著者以鎮撫之消氛祲鞏疆隅以釋至尊南顧之憂於是乎在嘉靖至今五十年間來者十五六輩稱職與否班班可睹新安胡司馬尤著胡公當倭事孔亟芟夷而枕藉之縶致巨酋如縛小兒處浙八九年以久海波晏然宜其至今頌功德不衰已胡公後四十餘年而

又得今任丘劉公公自郎銓部有清通簡要之稱上神明察下尤急銓臣前後得譴去者非一甚或空曹逐之惟公以稱職得擢佐奉常寺改僉都御史撫浙未四十也公初至爲有東事徵兵天下公首應詔募萬人往資以餉卒破賊凱旋受上賞久之言利者紛紛上甘其說橫稅二使相繼出天下騷動齊魯秦晉閒先後變起而楚變尤劇至縛緹騎使者委之魚腹中主上旰食易置大吏而後定而吾浙獨安則公所爲

萬目經營其間而坐收曲突之功者不淺已夫內璫亦人耳彼其心雖欲以利媚上兼以自肥而是非利害故自晰也士大夫實以褊心客氣臨之或因以爲名彼始囂然自外而恣其不肖者之爲隄防一決末流無所不至微公將爲浙患即不如楚劇寧在齊秦下哉公爲人寬大詳慎能斷大事處囂愈寂籌筭利害不遺毫髮尤能約束文武吏令靡敢不飭保釐綏定之猷日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蓋爛然東南人具耳目之已至調停中使一節則公之心最苦而功最高近在生靈遠在社稷而人所不知者無論人不知即司勲氏核公勞勩上之天子其及列之乎代言者揚公盛美賁之綸誥其及舉之乎故余嘗謂胡司馬靖倭之功顯顯則知者多劉公調停中使之功隱隱則知者少兩公先後俱有功于吾浙而公之功尤大則隱顯之較也於是公在浙九年矣以僉都御史最者二以副都御史最者一公兩尊人年逾八十天恩之錫申

重無已公念彩衣久虛請告再三而天子嘉公功將大用之屢旨不許公旦暮徵矣吾浙不得更留公矣時按臺吳公與公共有地方之寄以公之慶爲慶而徵余文藉手焉敬爲序次之如此

贈宮諭李君主考應天還朝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甲午之秋宮諭晉江李君以上命來主應天鄉試宮允鄞縣周君副之既竣事惟是南中廷寀皆欣欣望見兩君顏色

而藉其教誨不啻如景星鳳凰乃少宰劉公而下三四輩又以詞林之舊盍簪繼好情尤篤密而余與焉故事兩主考當至大京兆先期徵文以贈其行豫嘉事禮也余不敏當爲李君役夫余於李君之相遭葢多幸焉方癸未春君舉南宮首聲振輦轂下而余時承乏塲屋同事蘇君禹賓得君余得相從披誦其文擊節嘆賞幸一巳君登鼎甲入詞林余得以職事與賓筵之末幸二又九年爲萬曆辛卯君受命典浙試余里

社弟子最有名者三四人俱獲薦余時從同年陸宮諭聯舟往武林遇君于語谿夜過舟中相勞苦且爲三四人獲薦者申謝次年三四人者俱成進士幸三無何余備員南成均所造進英髦最知名者約二十人而君遂拔其半幸四又以守南翰故稱瀛洲會主人自後屢佐賓筵陪嘯咏周君以寧家先行而君又數日留得展其驩洽幸五夫李君行誼文章一時師表天子知其端愼簡侍儲貳旦朝柄用而得以文衡爲南服重又獨非茲土之幸哉余葢先玩君試題巳又披錄序與所錄之文而服君之識卓且遠也今天下士趍譎而文趍靡日甚一日如江河之不返而江南尤甚君所錄必依經守傳純粹雅正者而稍侈焉必抑其名甚且絀之矣品士則進繩尺而下跅弛議學則宗儒先而左百家談政則先根本而後補捄葢以身爲衡而以行爲鐸彬彬然挽浮競而登之大雅始于越迄于吳楚之交俱江南也其先變乎諺云宮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眉四方且覆額夫江南天下之宮中也江南變而天下有不翕然從之者乎余謂李君再出而文體反正視宋代廬陵氏之功不啻多矣又數年君之望益隆而養益厚天子且進君黃扉參密議由茲而想今日南中之役卽一遊歷一題咏一諧謔皆將藉爲故事侈爲美談而余又得以蕪言汚京兆之簡而贈君行豈非幸之幸者歟謹序

贈水部二瞻黃公榷稅還朝序

我國家兼設兩關于杭南稅竹木司空郎主之北稅百貨南度支郎主之俱有定額當事者不敢議多寡以及額爲賢方國家隆盛時商賈輻湊材木菽錢唐而下即以定額求之九牛一毛上可利國而下不至病商雖甚不肖者或以其額之餘自潤亦不稱急也邇年則稍異矣而潔巳奉公之吏又不時有平居無事猶不免有取盈之憂歲一不登則國與商且交病矣而南關爲尤甚蓋竹木之爲用視百貨稍緩民方炊骸

食子何暇治宮室而山林之中亦絕不聞斧斤丁丁之聲使者晨坐堂皇門可羅爵即桑孔持籌安能造無米飯哉則丁亥戊子之交是巳而臨川黃公實蒞之黃公仁者也始至罷不急黜冗胥剔牙蠹清舊逋凡所以恤商者細大之務次第而舉商人初欲亾去者十九得公而復因相顧涕泣曰公吾父母吾不難棄業而難棄公于是商稅稍稍集矣公入則蒿目視事補苴惟謹出見餓者則以胡餅啖之肩輿所向餓夫塡擁全活頗衆南關額稅積三月當得銀四千八百兩公受事半歲所集僅三千一百兩零額虛三之二公於是上疏自劾詳言關稅不能盈額之故幷耳目所歷饑荒死亡情狀曲折一一上聞皇上改容嘉納下大司徒議以三歲帶征報可嗣茲蠲租發粟之令屢下而公一言實啓之余初覽公疏情迫語痛爲掩卷泣數行下則其動至尊沛皇澤宜不偶然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非耶余謂公之忠賢加于潔巳奉公之

上數等而不遇艱難如此時則公亦不過爲潔巳奉公之吏止矣安所彰其忠賢令卓卓若此乎然則成公者時也亦公之不幸也余數從公遊熟公爲人與其議論悃愊平易所稱長者豈有意於加人者哉于是公受代有期商人某等德公甚行爲伐石昭公之烈曰吾儕小人實不能忘公而謂士大夫之知公而能言之者余其一也乃先索余文祖公之行嗟乎萬物不謝榮于春生亦不怨悴于秋殺人臣受命權利能權

有無多寡與年之上下以佐天子恤商惠民耶也何德之見而令人不忘之若是有其任德豈無任怨公行矣其亦以余言爲然而共商之否耶黃公名某萬曆癸未進士江西之臨川人

賀左方伯念翁史公三載奏最序

今天下十三布政司即元行中書省之職而我浙最爲雄藩天下相傳說猶曰十三省堂曰紫薇堂垂簾以聽一方之政此豈徒專轄錢糧出入已哉國初布政使多入爲尚書來者或由侍

郎內外通融體貌隆重而權不分有司畏彈受約束惟謹以故方岳之政修而朝廷尊令則不然左右使夷於三司抑首受成于撫按惟恐不虔入計則伏謁吏部無異羣有司權分體輕雖有賢者不易展布或入爲中丞大夫如登天上循資而轉僅僅京兆卿寺獨考績褒封之典得至三代齒于尚書侍郎差爲異耳嘉隆與萬曆之初方面三品從官多不及考得奏績天官氏而當恩綸者十不能一中葉以來我皇上嘆惜爵賞尤愼大吏天官氏所推多持不下間允其副於資格不足程而吏道壅滯方面大官或至四五年不徙而及考者多矣夫不憾積薪益勤末路惟賢者爲然天下豈盡賢者則壅滯非吏道之幸也然因及考而蒙恩三代豈非人臣之大幸與我溧陽史公登進士與余同籍又同改庶吉士讀書中秘相切磋者幾二年所習其爲溫良愼默金玉君子已出爲給事中能舉其職直聲振于朝循擢副使歷大參憲使至方伯所

到俱有名績天幸徼福浙水而公以左使來自辛丑六月視事至今幾二年所適江西右使俸則滿三年考矣先是冊立皇太子及加上皇太后徽號覃恩內外吏公得封贈三代而奏最之役相後亦不能滿朞蓋公勞于外久矣維時礦稅繁興勅使四出荆楚齊魯間幾至騷動天子爲之旰食而我浙獨安當是食公餘庇而公發所儲前此或數十萬今所存不能十一公斤斤持之量而後出以相支午幸不至匱乏苦心寔

多公自此當遂爲中丞大夫開府要地保釐一面進之司喉舌調元氣以福天下竹帛爛焉此區區浙藩寧足以久勞公哉余又憶從公讀中秘者凡二十八人羣趍玉署不減登仙未幾星散或出或處距今不三十年而在人間者不能半之至現列仕版都崇階者又可指數也公忠厚謙和有大臣之度如名岳大海萬族所托他日遠到可務而俟豈特吾同館之光即吾浙藩爲公過化之地艷公而按其所歷此英英湖山

其借色于公又何如哉於是運倅霍君某府倅汪君某等念備公屬庇於公獨深謁余請曰子於公同年同館必習公微子一言不足爲公賀余唯唯乃受簡書其略以請教于公如此云

賀右藩伯范公奏最序

我皇上神明束下躬覽庶績內外大吏當遷拜以至百司紋轉十八遐除疏上十九停格或間有所下以示不測以故備位一時者無徼倖迓化之心而廉公守法之吏得以久于官而展其用往藩臬大僚自三品以上治行高者多不逮考績而遷今考績者相踵矣其考績及格者得封贈其王父母父母若妻恩沾三代稱最難得今得之易矣皇上欲抑士大夫之進而反以伸賢者之用士大夫苦於進之難而恩反易于及親塞于此而通於彼蓋亦消息之理宜然歟始新都范公之以臬副臨吾浙也其公廉守法之聲業以振于未至而所轄爲杭嚴道杭爲會城物衆地大號最難理前後當事者率以寬養奸

而急之則民又靡所措手足公既視事勤撫摩簡淨凡愼摘發遠請托以無私行無事宜其遊刃而不告勞已擢參政他藩去在他藩久之復擢臬長爲防海使者於吾浙往來駐節會城民望其行騶喜相告曰此故杭嚴使者范公與防海以固吾圉甚善安得遂開府於此爲吾民福尤大而遠耶無幾何公擢右伯右故抗於左然有商確無專成公坐堂臯精神指顧間裨益自大益與左並重云又無幾何公則視篆矣藩政

故靡所不綜統而錢糧出納之役尤大而急當事者或微有所黙染吏緣爲奸一出一入傾民膏脂無筭公故嘗忿懣於此既柄事首加意焉以格爲出入其出也復以格爲先後贏縮上無遥制旁落之累而下無夤緣瓜分之苦一日而頌聲遍會城矣公故廉明公正守三尺惟謹保善嫉惡比于慈母鷹鸇前後在浙逾十年所鄉豪懾伏莫敢出氣而怯懦守文者恃公有以自固嘗憶當湖張藩伯大忠身後羣奴漁其財幾

半而陳可學者尤肆且有隱惡宜膺顯誅而久匿不出公以委新令王立出之坐以重辟人人稱快海昌一貴人欲吞故徽州守故胡別業持僞券從事醒使者受其牒下之錢唐公爲杭嚴時業悉其事意不爲直貴人者奔走兩月沮喪去別業竟無恙此二事余所目擊者其他廉正不撓皆此類已公爲右伯數年屢推京卿不下竟以二品滿三年考奏績司勳氏司勳氏列上公治狀天子嘉之公得再進一階而公之王父

母父母若妻則以辛丑冊立覃恩贈封通奉大夫夫人天章鸞誥輝映存歿矣於是公之屬郡丞汪君某而下感公指使之恩而深慶抃之誼將以束帛羊酒爲公賀廼授簡于余請一言藉手夫余何言哉公之賢會城之民安之矣即全浙之民安之矣安之則惟恐其爲他藩奪與京卿大官奪然而公之治行日積日高右伯之上爲左左右伯之上爲中丞使者開府吾浙已矣過此不能有公也公即私吾浙如昔人之戀桐

鄉也者而天子之詔九卿三事之拜不能拒也夫九卿三事大官也上故難之而不輕拜令槐棘若干座且虛半焉上不無有輕視海內士大夫之心以爲此輩亦不足爲有無者耳使其知有廉明公正愼守三尺如范公其人也者將一歲九遷惟恐後何致停格不下日甚一日如今也哉余願今之士大夫皆勉爲廉明公正愼守三尺使朝廷藩臬間如公者不一二輩而止則上意可回廢官盡可補抑上或有媿心焉即穨

稅二役立可罷已遂授簡書之以請教于公王爲公賀公得無謙讓不居否

賀錢唐朱侯榮擢司封郎北上序

往天下邑令若郡司理治行高者銓部疏名以請得旨召赴闕下既集加選焉上者爲給事中御史次者郎署備大司徒以下屬謂之行取蓋重典也然行取無進而郎銓部者蓋銓部郎以鄉置兩京泊直隸府各二大藩一小藩二而一令各得中正其鄉而總其衡于冢宰由來尚矣

銓郎有闕則去者各以其鄉薦所知合官評于鄉評乃得補有自內徙有從外擢其選途之清不但他郎署所不得齒而且出給舍御史上初入則郎司封或司勳以次歷考功文選而後進副正郎其閱四司亦如之京外官大計則考功正郎主之而文選正郎則尊之曰選君廷推內外大吏選君必預事歷八選而擢爲京卿銀臺四品益其流甚清其職至要且俛仰至大用亦甚華而捷矣邇者皇上神明察吏加慫擢拜停止行取大吏臺諫十虛五六而尤兢兢于銓部一郎官闕令推宜補者四五輩惟上所用或一無所可而再推以示不測此時而得補銓郎所謂難之難者矣我朱侯楚人也楚故多才而侯之才尤大而神筮仕邯鄲不足展其才百之一而邑大治居二年以艱去服除補錢唐錢唐儷仁和當省會之繁委簿書期會參謁應酬大倍他巖邑前此令星出星入搰搰不休至吐餔撥洗沐以爲常希息肩一官如望歲而朱侯不然

朱侯視事見表得裏舉端識歸大事片語立斷公庭之間寅入寅竟酉入酉竟無停宿者而得以餘閒接士大夫必盡其意及課諸生月有常期試文夕入晨出殿最批抹或至數十百言悉中人隱他邑人士以文質者無虛日侯所批抹不減邑士以故人人兢親侯然卒不得有所關說催征無敢逾限有先限輸者令無造比鄉民安堵無候伺敲朴之苦役于官者袖手而已益侯之才卽十錢唐易之居三年治行大著會楚

銓郎闕侯名在五而得旨我皇上眞知人哉夫侯在錢唐鄉士大夫之品格諸生之才行其有逃於侯耳目之外者乎則其在銓部可知銓部於天下人才清濁升沈之關而天下所由治亂者也某故嘗事故太宰陸莊簡公而竊窺之見其所接納甚勤而汲引後進甚切與賢者言嘗至盡日繼之以夜不倦一人也聞其賢必證其所以賢復就而訪其所賢疏名赫蹏出入懷袖叅之伍之不盡不休不用不休如此者自郎署

至大卿自山林至執政四十年如一日此其心何心而其人何人哉愚以爲必如此而後可謂眞銓部亦必如此而後可以報國也巳仁和吳侯等於侯有地方寅舊之契圖所以賀侯者而授簡于某某山林迂朽幸被侯禮進一旦干旄北發方切睽離之感故不能無所矢於侯況諸大夫實命之乎乃爲述銓部之榮與居職之不易而末以陸莊簡之孜孜人才者稱焉以爲侯勗侯倘首肯愚言則重銓衡福國家非淺尠矣

賀於潛王侯三載奏最序

於潛邑于杭辟在萬山中介臨安之西富陽之北主東西天目客至則邑侯必相閒備主賓禮往余丁亥春始作天目遊回翔東之昭明寺西之千丈巖約二旬餘竟不見地主而歸余旣行而於潛某侯始覺怒僧不先報詧之十劇邑畏客闢人逢怒僻邑喜客寓僧坐詧非客有賢愚其地然也余先未仕常願得山縣而治之無簿書應接之勞而有文酒登臨之樂又不管其民

社之尊如於潛令所謂仙吏者非耶余遊天目後十五六年而崑山祥台王侯來令茲邑王侯之大父方伯前山公諸父少京兆華松公朝列念山公俱名卿大夫世以清白相期尚侯故青出于藍又妙于才如干將莫邪即埋土中其光萬丈而況出匣斗大邑何足煩牛刀廼侯下車則慨然深念曰仕患人負地何患地負人於是按邑之故而修之進其子弟而教之誠心所喻而所頒化前此邑民多輕自戕以脅人而市斷

侯曰斷而勸人众得若不斷後竟以衰息前此十年造冊或故爲稽停而弊日滋侯秉至公旬日就緒他如約束礦人調停稅法練丁壯以弭盜捐俸入以補課省勒耗之姦蠲夫役之困祛城社之蠹患政纓下未易指數邑之父老更相謂曰王侯吾父母也我饑我寒侯衣食之諸青衿稱弟子者更相謂曰王侯吾師帥也我蒙我滯侯啓廸之願侯之遠大視侯之康強者百里之間須聲翕如已又相與慶額告曰侯爲吾邑

三年今當考績矣中丞直指上之銓部銓部上之天子天子嘉侯治行異擢垂至吾最爾小邑寧能久淹吾侯耶馮子曰吾於王侯而見今日之有循吏也吾於潛民之德王侯頌之愛之而見民心之淳且厚也始吾居南雍識王侯之從弟協康是少京兆華松先生子因習王侯家世暨其貽謀之清白協康去歲以省王侯過潛便道謁余不及相見投余書以華松先生集一帙乞余作序余卒業焉潛山瑞圃寧滋凡卉哉余他日再遊天日且以通家刺謁王侯擯賓主之歡必不避去續寓僧受咨故事也一笑時縣尉某君廣文某君某君諸生某某等將持束帛爲王侯賀而請手於余言敬爲序次之如此

贈澄所陳使君受代還朝序

木於天地間齒于五材其利民生裕國計至切而爲物至巨長養于山林原隰廣莫之野而聚於通都大邑非商莫能通之通而不受之以節將惟力是視惟便是走機智生而爭亂作而通

者且終于塞先王知其然設關以譏之定額以征之令不得恣往來而聽于官非止利其所入以佐司農水衡一日之急隄防利權陰戢亂萌庶幾常通而不至於塞云爾計天下材木之饒北則集大江而南則集錢唐集大江者居天下十之八九故一稅于荆再稅于蕪湖而于法尤寬其集錢唐者視大江不能五之一稅之杭足矣杭之關二司空郎所主者日南關法俱滿朞而代賢者之恩不能有餘而不肖者之恣不能

不足制實使然然不能奪羣商之是非於心而揜怨咨於口以故君子畏之癸卯夏五月雲間陳使君來雲間去武林三百里鄉士大夫質行易於相聞陳君家風長者又才敏清白未至而羣商跂踵望之曰是必能蘇我陳君既視事政以寬爲劑稅以衷爲率不期取贏商者帖然樂輸恐後木益大集比春至水涸木少或勸議加而君守其寬自若晨起坐堂皇受事曲直和顏聽之黠者不能逞辯吶者亦得伸辭反復勸諭

使人意消即慈母拊赤子不盡於此往往豪民以千章自雄者或阻山百計困商商不能難君受其牒爲移書所轄邇治之豪失其蔽而商不抑往小賈受大賈役者或負其錢逸去不得問自君爲政逸者歸負者償矣往牙儈有所侵負榜責荷木相踵而無改君曰是無以恥之耳令書負且愆期者姓名于籤月朔望掣籤唱名商東牙西廼曲喻負者以限責償季終別其頑善而獎懲之畢償者有銀花朱幣之賞於是翕然改

行以後償爲媿矣往深山之民或伐木作室而仇者以告公差一出膏脂立盡君曰毋伐木作室未嘗通商豈在稅例笞而逐之巳復代爲報稅君笑曰此故伐木作室而仇之者巧爲計耳復笞而逐之自是技窮而伐木作室者安然無恐矣城中水道淺澀如溝舟筏往來多阻君嚴其法令舟無重載魚貫而行木筏停滯有罰水道自此常通矣公署之在水口者廢[illegible]闕與橋之就圮者君皆出俸錢葺之不以煩公家他瑣

屑凡便于商民者無不勸爲之蓋余前後所得於商民之口者大都若此而不足盡陳君于關也關又不足盡陳君也始陳君之入境也以師之師見推首辱于旄馬坐定語心道故寬然長者長者而潔廉治辨誠而合之才其何難於關政哉蓋利權之所在其首善莫若清然易至于苛刻苛刻則下不附持巳以氷霜而庇人以雨露君也兼之故宜商民之依依歸德不忍其去也哉今主上聖明一旦憬悟收回析利中涓海

內曠然保共生聚而又得人如陳君者共操天下之利權民力常寬而不盡以不失先王設關征商之雅意六府修玉燭調不可倚俟乎陳君往矣陳君才器通敏如利劍之割而本之以誠心其何施不可何官不效旆常在焉君其勗諸於是商某等德君無已業貌君像尸而祝之矣復走余乞文贈君之行余故樂青陳君之事使之彰灼令繼陳君而來者賢者式不肖者媿神益關政不細則商民之意又不獨華陳君今日之行也已廼受簡而序之如此

快雪堂集卷之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文

臺山頌

南大冢宰陸公今年滿七十二月朔日為公嶽降之辰公之從子基仁將捧一觴躬拜白下以祝千家未屬受公知最深索一言為藉敬賦臺山頌以獻其辭曰

峩峩臺山峙於西北如五青蓮真冊第一不數岱華終南太乙時現化城純黃金色萬菩薩衆圍繞出沒中有大人名曰善德佛勑住持乘師秉拂法音如雷盲聾不識公時相從遊戲金碧利塵沙界等一願力或天或人現順現逆與慈運悲凡聖莫測嘉靖聖皇利見中國龍飛十年公生南服當湖之陸種族第一少掇巍科長領銓職赤子之愛鷹鸇之擊如鏡斯懸如矢斯直朝推清通士仰冰蘗惟公道大才復激射一節以遯時見時惕安車屢徵以至槐棘公游娑婆

如處淨域利衰毀譽空中鳥跡饑飡渴飲佛事
建立護佛法僧眼目腰脊如韋馱天無有休息
公佐天子余偶木石如雲與泥公書屢及欲文
瀟斷青黄赫奕我不敢當公意淵塞别公至今
三閲春色問公之年已滿七袠上方用公股肱
羽翼將自留都入總庶績公顔如丹公心惟赤
共挽銀河洗天浴日願公住世自百至億爲大
城塹興人利益從了基仁捧觴壽公我頌臺山
以美形容頌聲鏗鏗如撞大鐘如泉湧地如橐
出風萬菩薩聞如空合空歡喜讃歎至於無窮

壽了凡先生七十序

今天下疇不知了凡先生哉先生窮年兀兀手
一編研討不休自青齡至皓首無他嗜好人有
問者倒囊引繩必令心開意解手足舞蹈而後
已故戴酒問字者屨滿戶外則伊吾之士知有
先生先生自少留心用世凡兵戎水利安危大
計考古証今逢人則問有得則記嘗見先生掌
大薄蹄積之囊箱者無算咨詢偶及抽檢指畫
瞭洒不窮故挾策請纓者趾錯庭下則經濟之
士知有先生先生於九流諸家無所不窺尤邃
於醫即點化黄白枕中石函之祕世儒所云捕
風捉影不可希冀萬分一者而先生以爲必有
即試之而敗不較故挾數術者入幕頗多則
方外之士知有先生先生[illegible]早涉洞晚歸竺乾
惟是三藏顯密之旨九[illegible]修證之祕一一精探
之禪誦持日有定課雖服官臨民百冗交集
未嘗廢也雖循廉竹葦世所指目以爲乳民校

刺即入未嘗忽也故巢林入壥者分坐頗衆則
淄黄之士知有先生然此猶方內耳先生嘗乘
傳佐兵事於朝鮮韜略信義爲外夷所服雖中
道罷歸其功不顯而至今故部曲猶能亹亹談
之即海東諸夷亦知有先生所慨天下皆知有
先生而先生竟不爲天下用其仁心惠政僅試
於寶坻一邑而已顔氏之言曰夫子之道大故
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余於先生亦云今海內人士賢先生者無異辭

獨縉紳大夫間似有不齊之口先生竟以此窮於遇儒稱定命佛語宿緣先生且柰之何哉然能窮先生於時不能窮先生於道漢而下道術裂而爲三先生能一之著書監義爲後學所宗盖天將以萬世木鐸寄之先生故嗇其用以就其無用之用則先生嗇不用於人而用於天疇謂先生不大用哉先生家不富而喜施日甚行其仁心而非以博福田利益一歲之間所捐不下數十百石飯僧居其七而族屬親友居其三

先生曰飯僧以續佛慧命吾故急爲或謂是不當後族屬親友耶先生不知也今年先生春秋滿七十矣而十二月之十一日其懸弧之辰也余自庚午附籍先生三十餘年受教爲多余初東教未盡許竺乾氏醯雞之覆先生實發之袖中一瓣香宜爲先生祝願以天寒歲暮憚於遠棹不及手百年之觴從賓遊之末余竊自恕幸因先生族子祚熙輩遠來乞文遂叙其終始如此其張之壁以請正於四方之來者

壽鹿門先生九十序

鹿門先生生前余幾四十年所余垂齠時先生業以才名籍甚宇内即執鞭願之比壯以翰林吉士予告始識先生於湖上時先生解大名備兵使者歸巳二十五六年矣先生狀貌奇偉神氣燁燁爲人樸直通敏洞見底裡喜談文藝亹亹不休余亦自喜得當先生恨相見晚巳余補編修分考癸未禮闈而先生之仲子水部君國縉出余門益自是先生與余稱通家往來無間

矣而余因得習先生云國朝制舉名家推敏震澤毘陵而下三四公先生嗣起名與相埒實旗鼓鉛槧士然先生又工古文辭嘗曰司馬遷而下有歐陽子歐陽子而下有茅子自負益不細巳而天下亦交口許之或謂先生善文未必善吏而先生令青陽丹徒俱有異績其在丹徒時方赤旱隣境相戒閉糴穀涌貴先生檄解之因條上救荒方略大都師朴肇遺法而通以時宜當事亟報可下所屬通行如丹徒令指境内外

所全活甚衆中丞直指疏江南有司救荒異等者以聞先生爲舉首擢郎儀制調吏部之稽勳知先生者且期其旦暮大用銓敘羣品屬貴溪相怒冢宰唐公不附已而逐之并逐唐公所知者於是先生謫判廣平無何量移南車駕調精膳尋擢僉粤西憲時督府應公檟實知先生檄署府江道府江在萬山中與猺獞隣間出刼略横甚至賊陽朔令督府方議大征屬先生兵事先生持不可曰兵南夷莫善雕勦大征爲下雕

勦者師倏出入剪止渠魁而敵不驚如雕之搏兎然大征必多用師師不時集賊易爲備且燎原之火玉石難分多殺以冒功賞仁者不爲爲擘畫利害甚悉應公悟惟先生所爲受事三月而成功先生敘升二級於是先生又以善兵聞矣已先生移節大名爲備兵副使奉新例提兵若干阨倒馬關備虜虜憚先生威名迄無敢犯者然先生爲人坦直終不能事權貴人竟以此蹶其在留都也執政之私人某者啗先生以事

而搆之執政銜先生次骨授意按臣某劾先生離粤西且二歲以微文法論罷掩功爲罪公論惜之而先生意自如先生文章足以炳天壤高不朽子若孫俱賢且才足以嗣竹箭振家聲優游林泉幾五十年而未艾所得顧不多歟先生春秋今且九十矣然烱烱能辨蠅頭細書對客奕爭勝累十數局不告休余近歲候先生於璉水晨起未興而先生悪小奚肩視客者再先生精力強固即不減壯夫寧論壽已先生弧辰在

七月而水部君以使事暫依子舍乃涓吉春仲率子姓兄弟稱觴焉豫嘉事禮也諸壽先生者或稱先生厚德長才小試而大發其有餘者在先生宜壽或又稱先生晚而重聽神明之官僅役其一又時從方外異人授長生之訣宜壽余曰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以壽報之且福其子孫先生丹徒荒政所全活何止千萬計粤右挽大征爲雕勦視多殺冒功所全活又何止千萬計此宜先生百齡不衰而子若孫綿

綿代興也余竊謂造物者厚先生在此不在彼
廼序次其言以質於先生先生幸教之

壽開府劉公四十序

我皇上神明英斷總攬威福遠方尺牘及廷臣
材品如燭照數計不失尺寸故事廷推卿佐及
督撫以上王爵者採公論疏二人名以請上所
點用多屬首名二三年來率正陪雜點以示不
測先是吳浙之民諜而訐攻大家吳興尤甚延
禍儒臣有司不能詰何匹婦之寃上聞皇上赫

然盛怒逮治直指使者而中丞王公亦坐免歸
於是撫浙稱至難矣而劉公以奉常試貟需望
最著廷推公爲副上特簡用公公先郎王爵持
衡不阿諸中人多公鄉曲請托不至門庭如水
有廉直聲先後王爵者俱受譴逐去公獨完且
浙殷崇膴故公望實隆茂有以致之而吾浙尤
幸得公士大夫曰劉公來吾族爲安矣小民曰
劉公來吾生矣郡邑賢有司曰劉公來吾可以
行吾志而無中搖矣下車之日物情欣欣如旱

初雨如滲初霽又如游子久客還鄉乍見父母
葢公未嘗行一事布一令而已然况自今而後
天子或假公歲月未遂奪公以北令公得展其
意之所欲爲將吏必賢兵食必裕方令倭夷效
款海波安瀾萬萬不足勤上慮即如一旦有事
公在浙屹如萬里長城縛名王築京觀可倚而
俟寧足憂哉公受事未踰月親御軺車巡行海
徼往返幾二千里甲仗閒整旗幟精明沿海大
小文武吏荷戈綰銅之倫瞻公德儀服公教令

咸洗心滌慮踴躍以待折衝莫敢不肅故事防
海將領獲一倭船及首虜一級以上功賞如格
王者希功賞不已而夷船貿易者俱挾兵仗自
衛不加詰問即非眞倭輒執錄之無幸免者以
爲常於是溫州獲一夷船生禽且三十人致之
公公先閑譯者他室令譯其語琉球人也公曰
焉有非眞倭而可以冒功賞欺朝廷耶命亟審
且爲之地公眞仁者不忍于無罪之夷而况于
吾民况於吾民中稱士類者耶彼陽示風力收

搏擊名眞非長者是不一輩而民風日刁日薄將至大壞卽如吾浙非公來亟宣上德意與而緝之狂瀾不終倒耶余是以知公之有造于吾浙者最深且大而頌皇上之明不休也公弱冠登仕未四十至開府公之兄復齋先生詞館宿望旦暮爰立兄弟咼貴而兩尊人尚無恙父桂峯先生以河南憲僉勇退逍遥林下餘三十年耳聰目明壽祺未艾去冬復齋先生三品滿考加恩兩尊人而公開府新簡亦同此時綸實在

堂金緋交戶一時父子兄弟可謂極人間之榮矣人稱王峯先生孝友恭謹以此教於家公兄弟最似之鄉閭式服擬於漢萬石君余以詞林末屬事復齋先生久艮然茲又以休沐之便幸望公于棨戟之下氣莊而語和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蓋源遠則流長劉氏福澤與公之勳伐詎可量哉是月之初十日爲公四十岳降之辰鄉大夫某公而下將以一觴祝公而屬其爲之辭遂敘次其說如此公幸進而教之

壽于見素先生六十序

見素先生余門人比部郎中甫之父也先生同生四人兩登進士爲美官先生最長屢上春官不得志數矣鬱鬱不得志而中甫之出余門年始弱冠耳挹披汪玆故有之耶中甫雖少年然性峭直不受汶汶於是非可不一無所借而先生素以長厚聞宜以爲憂余每遺中甫書令少利鋒穎勿爲忤時以憂尊大人戒諭頗至而中甫如勿聞也者余竊疑之先生故善余後以中

甫故善余益至然余實未能窺先生之志也會中甫移疾歸余以庚寅冬扁舟訪先生父子留連數日備聞先生議論而因事先生之志蓋先生辨別君子小人界限甚明而語甚快嘗耳語余曰某人也余甚厚期之意其敗至此其人也余故疑之兒輩不語言竟何如若先生者豈徒以長厚善世而中無决擇者哉黄河萬里始於崑崙有先生故宜有中甫也當今泰道將升君子漸用賢如中甫卽當羽儀淸時爲吾道光先

生之志不得自伸於世伸之子已今年二月某日爲先生六十懸弧之辰中甫且率其弟若子姓以次而觴先生惟時春物漸熙和風拂席接膝簪紱觸目琳瑯先生怡然於上顧不樂歟時余方有桐川之役不能如期綴賀客之末敢因丁生長孫之行附至斯言以代束帛云尓

壽廉石先生八十小序

廉石先生雲間陳仲淳之父仲淳爲諸生時余嘗識婁水相公坐上見其文藻横溢氣韻冲淡

業以異之後乃聞其棄諸生而養父父亦瀟然安其養此豈流俗父子哉夫人情趨榮不減蛾之赴燭苦力不足耳孰有盛年妙才名滿天下而蟬蜕聲華望陰息影者即不可得之於仕宦況經生耶或其身之可勉耳而又使其親之安之無幾微見於顏面屢空宴如吾是以知爲仲淳固難爲之父者尤難也余與仲淳别久矣巳亥夏四月之廿有三日泊舟長蕩菰蘆中與包襲明相值過余啜茗後新岕歡然移日襲明最善仲淳言廉石先生以此月四日春秋八十而仲淳稱觴期乃在又月取增益中重之義予既知仲淳既惠之一言並趣屈筆乃屏紛雜以數語授之倉卒無思不足當仲淳父子一笑也

奉祝桂峯翁劉老先生榮壽八袠序

今開府任丘劉公用齋涖吾浙凡六年所噢咻振刷恩威並用將吏宣力士民欣戴盗賊衰息海波宴如天子嘉公績晉副都御史撫浙如故又二年所而公日夜念其兩尊人不休亟思引

歸承歡膝下有如饑渴至屢勤請告天子不許主爵者以公勞績久著當入爲卿貳廷推至再而明旨不下惟時鑛税諸役與使者旁午我東南民力幾至大困賴公調停鎮攝以有一日之安我東南不可一日少公而天子亦委公以浙欲盡其用不驟召公意蓋兩相成巳公之尊人爲桂峯先生起家進士僉中州臬以歸與其配章淑人偕老無恙明年辛丑且並躋八十正月上日爲先生懸弧之辰於是公心益怦怦動而

公之兄掌詹復齋先生父於三品至九載考績亦詞林故事所無復齋先生之念歸而奉兩尊人歡不滅公也而俱不得然余聞之公家距京師數日程兩尊人戒閒歲一乘安車就復齋先生養於邸舍視公六年違養誠大苦矣於時侍御靈壽馬公宛陵葉公俱以繡衣持斧使者在浙於公有協恭之誼悉公之苦時時慰解公且念通家世契當遥奉一觴於柱峯先生前手疏徵余言以薦余幸以詞林後進事復齋先生而

部民事公已久又重以兩公之命即不足爲先生役其何敢辭竊嘗受公所貺瀛海長春錄而卒業焉海內名縉紳洎能言之士所撰述序頌歌謠長篇短章煥雲霞而中金石至巨麗已時先生初滿七十今進而八十諸君子如椽循在當復有所論著小巫見大巫神氣俱索寧不愧死且所稱引如岡陵松竹靈椿蟠桃之屬語腐而厭聽事詭而拂經余無當焉余竊謂先生自令新建郎度支僉中州臬所在俱有聲績竟以伉直忤時歸優游林下踰三十年位不副望名不賓實人共惜先生之用未竟而造物者陰以兩嗣公之大用報之退乾西北退坤西南而六子用事六子之用非乾坤之用乎今復齋先生業以詞林耆碩旦暮大拜酌調元氣以壽天下而公在江南者保釐之績民無夭札物無疵癘置我江南于壽域以其壽江南壽天下者還而壽兩尊人和順萃於一門而吉祥并於一氏以此稱觴不已侈與然先生所以自壽者又有在

也余聞先生進不欣欣退不戚戚在官則勤其事在鄉則美其俗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約取嗇受以全天和靜而不喧通而不流天損人益俱所不受而章淑人稱茲德此其于壽寧俟熊經鳥申吐納存想而後得哉即由此進而九十進而百齡而兩嗣公同享大年戲綵膝下孫枝繩繩庭階爛然益可倚而俟哉今說者徒以復齋先生洎公同在顯位而及奉八十老親爲先生父子兄弟艷羨矣羨矣遂敘次其說以復馬公

葉公而進觴於先生

壽齊王孫虹津先生五十序

自昔三五親賢並用內藉夾輔外資藩屏盛矣晚近雖禁防少密而朱虛東牟之勛伐向歆父子之文章亦自琠琅寰宇不可磨滅嘗閱趙宋賢書宗姓登名者不下十二當其時亦大得宗賢之用矣夫立賢無方教代芳躅誠不可以天潢抑庶姓何至使睦族聯宗之誼與進賢拔俊之明互奪並妨如今日之於宗藩者可嘆也方

今宗藩遍宇內自親郡王將軍中尉而下率安坐食祿無所事事其間豈乏上才至忠俱以例禁錮不得效一割之用徒老聖世賢者惟有讀書樂善自娛適耳余在南都所聞齊王孫虹津公者誼至高持己端事親孝居父喪哀毀如禮母夫人病齋戒露禱願以身代湯藥糜飲躬調以進不解帶者浹月祀姑孀居迎養於家二十年既卒喪葬備禮除事諸父愷愷庭階撫二幼弟延師課教爲營婚聘娶婦稍植業乃令析居二弟德公事之如父其內行淳備如此公爲人倜儻好義樂親士大夫及下白屋族里單寒者以急投公無不傾囊力濟全活頗衆而不言德自處淡如所居虹橋即先朝賜地累世堂構在爲公闢地爲園藝花種竹築一室坐臥其中觀時鳥變聲游鱗撥剌以爲欣樂客至則洗爵割鮮絲竹雜奏卜夜徹歡或至達旦以故得好客名若公者所稱讀書樂善自娛適者非耶使公生於前代以彼其才必至柄用典兵治郡勛猷

炳然又焉得今日之樂而樂之公之始祖爲高皇帝七皇子其冊若曰小子某受茲青社王爾于齊惟是淄青並海爾實賦之以藩衛帝室敬之哉後雖不能保其封爵以沒而得以樂土貽子孫至于今耕田鑿井與六代遺民沐浴淸化則先世之式穀亦遠矣哉然則公之享有今日之樂未爲不幸特爲國家長計則不如解除禁網使宗室之英比于白屋釋其樂以憂國家之憂比隆三五將在于玆而未敢必也於時虹津

公春秋五十矣是月十有九日爲公縣弧之辰公之次胤尚忠介余友程方平謁請一言藉手祝公壽余觀尚忠恂恂儒雅言動不苟秀眉隆準不愧高帝子孫此足徵公家教又嘉尚忠不遠求神芝靈桃西王母之絳靈以爲親壽而有當于無用之文則其氣品又似有加于儕偶者乃誦公平生爲拈讀書樂善自娛適之旨以請正于公公年始五十由此至百年甫半公之樂善自娛尚未有艾即自古英奇遇合之士以勛

名終克享園亭賓客之樂者屈指無幾而悔吝者皆是以公較之孰得孰失公當自辨之矣

壽淮府儀賓心源呂季公八十序

語溪葢有三呂先生云長太僕丞養心公次泰與令雅山公而心源公其季尚南城郡主稱儀賓于淮府已乃奉例辭祿歸太僕泰興兩公俱慷慨任俠敦交道海內人士過語溪者歸之如流水而季公以謹厚頹然其間三呂先生之名由此起太僕公幼女字余次兒鴳雛時太僕公已七十餘尋捐館舍又十餘年始克成禮余竟未獲躬事太僕公而泰興與季公則時時共杯酒接殷勤之歡無何泰興公亦化爲異物有若園草木無色又十餘年獨季公巋然爲魯靈光耳余每見季公未嘗不嘆想太僕泰興兩公之風烈若存而羨季公之壽康也季公以明歲滿八十而親戚朋舊之情欲舉大慶于今歲豫吉事禮也於是三月廿有七日爲季公縣弧之辰吾兒鴳雛且率其婦稱觴焉而問所以壽季公

于余余曰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靜者難毀一剛一柔而柔者常存人之道一巧一拙而拙者寡弊三呂先生俱盛德懿行爲語溪鄉士冠冕而以其人品心術微細揣量則季公近靜近柔近拙老聃致慨於舌存莊生發嘆於散木良有以也且微獨壽算即以其子嗣之有無多寡難易之間討之季公之遇過其二兄遠矣季公長嗣文學君明三禮積學待舉旦暮翻飛而其仲嗣泰興公孫枝竝茂此故南城主樛木葛藟之

化行以致之而季公刑家胥胤詒厥有自又安可誣哉今季公年垂八十視履神明不衰應酬揖讓千儐价之間不減壯夫余知季公之年當度百歲未艾因錄靜柔拙三語授鵷兒張之壁以正於季公季公慨然相肯否

壽大司禮三河東瀛孫公六十序

三河孫公之以織造臨江南也葢前後十餘年所矣公藉先帝舊勞侍今上潛邸比龍飛以高資晉司禮貴在日月之際旦夕柄用稱第一人

仰贊機務此其勢何能久外而江南人安公即旦夕有不能捨公者迺公亦遂安江南竟忘乎內之需已切而外之不可以久也孳孳奉職且好行其德不休比歲江以南大水油油禾黍盡為波臣之祿民饑死者相望而杭城尤甚公具疏言狀上為動容至允撫臣按臣之請不吝鐲租發粟予元元旦夕之命公實啟之功最大而公意未已也饑者粥之病者藥之死者槥之不及槥者埋之凡可以助有司之不給而廣部使者之仁政無不勸為之如谷出風如海吞流無有疲厭語公所謂仁者非耶不寧惟是凡杭之琳宮勝剎如靈隱淨慈已下仁祠舊跡如岳廟孤山堤已下朝尚瓦礫莫而煥新矣莫尚草萊朝而金碧矣耳目所經心思所及廢者舉頹者葺錙銖之俸不以自私而亦未嘗有德色于山川之靈蓋公之好施謙讓不伐類如此今年五月之某日為公六十縣弧之辰大方伯吳公傳公按察使蔡公欲舉一觴祝公而徵言于不佞

豈以不佞嘗承乏載筆今雖跧伏中林或能修舊業以揚公盛美乎謝未能也雖然公之所以德此一方民與此一方民之所以德公而歌呼稱頌願公之壽千百而未已者則熟聞之矣況三大夫授之簡而敢嘿嘿乎竊計君子之壽公與小人異而人之壽公與公之自壽又異小人見目前易為德耳曰公實好我吾儕小人飲食必祝願公嘗居此美哉湖山足以娛公舉觴觴公願公無捨我去君子則否曰公賢者宜輔大

政織造一職江南一方何足以煩公況公年已六十春秋高矣上即及時用公豈可謂早耶然觴觴公頌公偉七加食侯之而巳人之壽公者不出前二種至公之自壽則不然上恩無涯吾力有限吾頂踵皆上所陶鑄上即不我棄內外惟命況有形必盡即千萬年無恙而猶夫蚩蚩之生何以壽爲然則聖賢之所謂壽者蓋有道焉而公知之矣是公之所以自壽者也敢因三大夫以請正於公公其以爲然乎否

壽勅使東瀛孫公榮壽七袠序

昔覩史天宮有大悲菩薩過去世時巳親近十方微塵數諸佛諸漏巳盡得無生忍洞觀十方國土衆生猶如掌中觀菴摩羅果悉知悉見拔苦與樂誓願無盡與虛空等應身無數有如月輪影現世間於是菩薩應身之一在支那國東海中有仙嶼焉名曰瀛洲與蓬萊方丈貫相映帶黃金爲堂白玉爲階諸莊嚴具悉是七寶其地常春不寒不熱其人常壽不饑不老琪樹珍禽在在充滿飛行坐臥游戲自在此仙人者雖處仙樂常在禪定猶如蓮華不著水際羣仙所宗推之爲長此仙人者復有應身之一在東震旦生於幽燕長于宮掖厥職司禮絲綸所出厥號東瀛居士以宿願力雖處王宮不染榮貴以大方便救濟衆苦成就功德猶如虛空無有疲厭震旦國中東南海際有地曰杭曰蘇及常湖等七郡實爲樂土山川秀美財賦所聚琳宮佛宇充滿其中公于此地有大因緣今上萬曆飛

龍之初公奉勅督理織造始來江南又數年天子思公召還無何復念織造事重而善厥職竟無有如公者於是公再奉勅行公視江南如家視七郡之民如赤子視七郡大小吏如兄弟手足視七郡錢穀如身膏血樽節愛養無所不至令足辦上供而止而又以其暇日登眺湖山斥其餘俸點綴佳勝琳宮佛宇金碧一新所在僧徒瞻依彌切蓋不減給孤秖夜矣二三年間上念財用艱難思闢天地之藏廣市舶之稅中使

之出歲不下十人而吾浙二一焉微公苦心蕭目與當事諸大吏委曲調停將肘腋之變叵測安得宴然食土之毛耶而三吳稅務上郎以煩公公經畫便宜與民休息三吳之間不知有稅務令荊楚齊魯未免騷然至勤當宁憂念而後知江南之民之幸也蓋江南之民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算至于千萬而常娛樂于江南江南之僧徒佛民亦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算至于千萬而常獲大法江南之縉紳先生亦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算至于千萬而常得同事以共分天子之憂然則公壽寧有窮耶眞實居士曰公宿因深厚願力廣大即此土一應身中利益有情無窮無盡而緣在江南水清月現一隅之事耳至公偷嶼之身天宮之身所謂不動道場與剎那際而遍歷河沙剎土大作佛事此其勝利海墨書而不盡豈一隅之智所能測識耶於是莫不驚怖其言猶河漢無極而德園居士緯眞道人獨信之以爲眞實語命次其言爲序附以詩歌而

觴公焉

壽沈志寰尊太翁六十序

人之所期於世而囂然與造物爭者三富貴壽考子孫貧則期富富而不免于賤則又期貴富矣貴矣而或奪于算不延于子若孫即富貴何爲故又期于壽考子孫期而得則樂期而失則憂兼期而兼得則樂兼期而不兼得則憂無論不兼得或盡失之則又大憂然是數者得之數常十一失之數常十九至于兼得則千萬人中或有一焉則樂者常少而憂者常多其樂而不能兼者則樂之日常少而憂之日又常多舉世役役焉如是而已矣即千萬年以生亦所謂天之戮民況不及百年耶余嘗以此評天下而知眞能壽之難也吾聖人不云乎貧而樂富而好禮夫貧而樂則其樂不在聲色玉帛可知富而好禮則勢利濃郁必其所不好以此示子孫子孫必賢以此享壽考則爲仁者而不爲得失憂樂所經縛如此人者逍遙于一世而其中曠然

無所期富貴不爲幸貧賤無不可此所謂眞能壽者歟而長溪沈翁志堂先生其人也先生余年家父行而余仲女實婦先生之諸孫鳳以年以親契莫加焉今年先生春秋六十矣而仲冬之廿有六日其懸弧之辰也鳳且乞余言藉手百年之觴爲先生祝余事先生幾三十年所知先生特深先生承父兄之緒享素封之業讀書好古不聞門外事有子而才幾奮飛者再矣而奪于意外人咸爲先生不平而先生怡然自若

是非以不兼致憾于造物而與之爭者益樂且好禮之說先生固早聞于父若兄而服習之者素矣其眞能自壽而超于常情得失憂樂之外者歟先生之壽自今進之七十八十而躋百年無難人定勝天先生之子若孫綏當聯翩霄漢稱觴膝下無已而鳳與焉余也岡陵竹柏之頌自今日始矣敬序次其語屬鳳張諸先生之壁

壽表姨夫唐君致和五十序

余自壬申歲納繼室于杭至今二十餘年蓋居杭者十之六七以故於杭之姻戚最爲狎杭俗習日繁華悅親戚往來之禮甚溥而可繼相見歡然余之安于杭豈徒以湖山哉余婦中表董氏爲盛董氏姑姊妹如干人而余婦所故善者無如適唐氏姨姨年稍長余婦姊事之不減同氣其未適唐氏前每相過必留止同寢相對飲食治女紅或至半月十日以爲常歡娛憂戚此兩人無不互知之余婦在長安邸中與姨相隔絕者歷歲而始聞其歸唐所天仲氏名致和會

余請告歸此兩人復相見歡好如初而余因得從仲氏游處仲氏善余蓋不減姨之善余婦也而姨每過余婦仲氏必趣之亟歸無已則一宿而止不能同寢食無間如昔年矣仲氏亨素封而爲人質朴義豐貌古與之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里族稱其篤行前室所生子事母各煦煦溫謹不異親出所娶婦事姑亦如之一門之内和氣藹然余婦每過唐氏歸必讃賞爾日固姨之慈令有以致之而仲氏之能禔身刑家可以

想見余甚重之於是仲氏始滿五十而祈正之
三日爲其縣弧之辰余方守官南都不能從親
黨後捧百年之觴爲仲氏祝此中所有惟鍾山
雲氣與大江之波濤差爲巨麗又不堪似人餘
物則仲氏所有其何以壽仲氏乃就婦謀之婦
曰仲氏夫婦所最欲得者子之一言今將行矣
子何不早命墨卿而濡忍爲余歎仲氏夫婦家
溫子孝善積慶餘其福履益未有艾今始五十
年耳後五十年唐氏子孫必且纍纍金紫稱杭

之衣冠名族而仲氏與姨伉儷無恙坐而享之
余夫婦庶或見焉豈不有厚幸哉請張余言以
侯之

壽敖封翁年伯八十序

蓋敖翁有子曰檢討君與不佞禎同舉萬曆丁
丑進士試禮部政俱受詔讀書翰林無何不佞
禎予告歸而檢討君方以文學高等備法從直
史館又三年而不佞禎始出從檢討君游也檢
討君既服官於朝而敖翁亦以上恩被一命于
鄉稱敖封君矣檢討君性眞素遂名理卽一時
謔浪語若轉丸析薪莫可致詰而獨不佞禎或
時出偏師攻之各以堅白鳴勿下也檢討君於
其鄉先輩最重新建鄧公服其議論每謂不佞
禎曰吾自見鄧公而始知有性命之學鄧公實
教我吾每思鄧公則媿幾欲汗下吾見天下人
不能多顧師則若人友或吾子矣不佞禎汗漫
無當且虞以大瓠受嗤于世而檢討君獨不我
鄙引爲臭味卽不佞禎且欣欣于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而自解于世人則儌寵檢討君矣且
也性命何物夫蓋謂之天輿謂之地燭謂之日
月形者形色者色生且死于大塊間者謂之萬
物而人在其中各自私其生而自遂其好不歸
利厚則歸名高汩汩百年息肩坏土如是止矣
驟而語性命誰爲聽之而檢討君獨能甘無味
聽無聲屈舉世自私自遂之習而求之性命勤
勤焉且擇師若友而遍其學此其人視以六尺
爲桎梏百年爲蒿矢而終不悟者賢不肖何如

哉於是不佞禎與檢討君相昕夕者且滿歲會
夏四月天子修故事冊封宗藩擇文學侍從之
臣持節以往而檢討君次當行得楚之岷藩行
有日矣乃過不佞禎而言別且請曰某有父年
七十八矣某幸竣使事當得請假卧里中又二
年家大人滿八袠且稱觴焉惟吾子知某實深
願乞一言之惠以藉手於是不佞禎曰而翁卽
吾翁況吾子有命敢以不文辭夫人子之身親
所出也故身貴親顯身賤親晦今吾子之貴幸

而及親卽海內薦紳大夫與吾子錯趾于朝者
莫不知有封翁榮名不脛而走況封翁通德獨
行爲鄉閭所稱卽大布脫粟有以自貴培根濬
源以有吾子吾子今者厭承明懷故土錦衣持
節而就子舍衣斑爛拜舞膝前手一觴敬問尊
大人無恙可不謂極榮上願哉吾子勉之矣于
是檢討君起而謝曰以某得幸于吾子吾子貺
之一言以壽老親而不出世俗人之口吻卽爲
覩相知深哉某也不敢聞教願吾子之進之也

不佞禎笑曰吾何言哉吾何言哉夫世之善祝
者至詩人止矣乃所謂竹苞松茂日升月恒如
岡如陵云云者皆形容之語咫尺之辭率未有
蹈乎大方得其實際者吾子誠不欲以世俗之
壽壽其親則一觴爲贅吾且爲吾子進之夫富
貴何之乎百年已耳榮名何之乎千秋萬歲已
耳吾子試反而求之靈明不壞之心亦何始何
終乎夫靈明不壞之心眞心也悟之則賢證之
則聖已爲聖賢且成其親爲聖賢之父如尼山

之于鄹大夫豈不善哉吾子清機深器而此其
歸且得朝夕請益鄧公卽切磋究之大悟不難
吾子勉之矣于是檢討君蹶然起曰某不敏願
奉吾子之教遂錄其說授檢討君以爲封翁壽

壽甘年伯封公六十序

先生有子曰甘子開與不佞同讀中祕書相得
驩甚不佞齒視子開稍長子開才致非不佞所
敢望計子開必留爲文學侍從之臣無疑會時
宰奪情事起子開及沈君典二三輩非之至慷

慨流涕子開疏且具屬鄒爾瞻疏先入以後事托子開子開乃止而周旋爾瞻之事徼天幸爾瞻得不死而其事遂稍于時宰已君典不佞相繼請告子開亦出爲御史爲御史耕年遷福建按察司僉事以病乞歸歸再歲時宰死公論白爾瞻自戍伍超拜諫官而海內自此有廿子開矣又數年子開用薦起補吾浙之按察僉事時不佞以先人艱居里甫復除而子開至至數月始相見西湖之上計別子開時爲已卯春迄今

巳八改歲不佞兩鬢如雪者半子開鬚鬢視昔稍多神明瀟灑不減而其氣則益堅且沈矣各相慰藉久之因起問太公無恙子開因請曰不肖之得從吾子遊且有今日之見家尊人之教也家尊人明歲滿六十而不肖卑棲海東不能躬一觴爲壽願徼寵吾子之一言矣不佞于子開誼良厚而翁吾翁安得以不文辭葢先生父曰惠州守晚而得先生先生少慧七歲能通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大義比長聞致良

知之說于鄒文莊漸有悟入爲諸生甚有聲而試于鄉三輒不售惠州以清白遺先生而同祖子姓有二豎者僞爲券爭先世遺產有司燭其詐且加之法先生頓首請二豎誠詐然甚貧願稍捐資助之有司賢其言二豎亦愧悔罷訟會御兒者爲二豎之家所搆殺人謂先生且乘此報復先生嘆曰吾御兒實自經也命具畚鍤自瘞之人以此益多先生稱先生長者其他篤行大都稱是葢有子開故宜有先生也先生雖服

國章瀟然布素晚營菟裘左圖右書雜植花卉歲不一二出生平尤好兩司馬文李杜詩意所甚適輒手錄之至所撰詠自出新意不襲古人所謂修詞立誠者耶先生之配歐陽孺人早卒遂不再娶曰吾不忍負逝者而困兩兒先生以獻歲仲春滿六十而其所生母林亦八十有三白頭母子爲庭帷之瑞而子開嚮用方始由此歷光要光竹素以廣先生之教而爲先生榮先生且賦柳之詩而爲子開終一觴也

卷一終

快雪堂集卷之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序

壽鄒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夫鄒君之得歸而奉太夫人稱觴也豈可謂非天哉方鄒君伏闕時豈靳有太夫人即太夫人豈靳有鄒君迺今則太夫人有鄒君鄒君有太夫人矣夫太夫人不靳有鄒君而今有鄒君鄒君不靳有

太夫人而今有太夫人是天以鄒君太夫人交相賜也故曰天也甘應溥云鄒君弱冠而舉於鄉未及計偕而慈父見背以太夫人教有今日太夫人可謂有子矣而鄒君可謂能子矣予聞之記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故禮孝子不服闇不登危在醜不爭不許友以死蓋其愼也而曾參啓手則幸之子春傷足則憂之至今以為美譚迺鄒君出萬死不顧一生而重為太夫人憂夫乃與之言也左乎是不然言固各有當也夫不曰戰陣無勇事君不忠非孝乎故李令伯不可謂不孝也而僞朝一言學者至今羞稱之言固各有當也夫何足以病鄒君即如依回突梯以叨升斗甚而效嗚吠之伎逞搏擊之能以當重人而染指卿相烜赫矣而更佐之以喬松之術俾千萬年無死而嘗奉其親烏覩能子父母而子若子亦烏覩有子迺所云身體髮膚豈徒塊然者耶必有所以君之莊生

所謂君形者是已故叔山申屠之屬兀者也而曾尼鄭僑無難北面禮之則有尊足者存也尊足者存即弗毀傷矣故世之人以塊然者奉親而鄒君以尊足者奉親其為毀傷與否何啻霄淵隔耶比如

上意且不測而鄒君者從逢于之屬遊于地下不害能子而于太夫人亦不害有子也矧天實相之而鄒君者不于地下而于戍不從逢于之屬而從太夫人稱觴耶予于是為太夫

人幸又爲鄒君幸而嘆
聖恩之無涯也或曰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
事迺鄒君卽忠無乃以常人而議非常之人
以常事而律非常之事乎是大不然夫殷辛
獨夫耳牧野之役太公實佐之豈不稱應天
順人哉而伯夷有叩馬之諫比迹伊尹廢賀
立宣霍將軍之忠固揭日月也而嚴延年有
大不道之說而自當時至于今皆未嘗非之
予謂

主上神聖其無難屈綱常之說以留輔臣或果
爲社稷計耶而諸君子相繼批鱗以伸綱常
之說卽無論能諫輔臣之心與否而亦不可
謂非爲社稷計也萬世之下或亦不能非之
也諸君子抗 疏者吳趙二太史艾沈二比
部四君子方同日受杖而鄒君疏上越二日
受杖又半月而留都朱御史張中丞疏至凡
七人其言或婉或直得罪或輕或重於是鄒
君且行戍會太夫人壽六十謀所以壽之而
因甘應溥曾于健以請曰非子誰敢爲罪人
申一言余故不得辭也遂著太夫人有子及
鄒君能子狀而漫記時事於後云

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羅太夫人者余同年吉安鄒爾瞻之母也丁丑
九月江陵相奪情事起諸言者方受杖闕下爾
瞻疏繼入分必死已受杖遣戍視沈艾二比部
幸不死其年某月日太夫人始滿六十謀所以
稱觴者乃因曾于健甘子開索余文以去又數

年江陵相諸專恣不法狀漸聞于上會其病死
不及行天誅乃下詔悉召還諸言事被譴者而
盡反其行事於是爾瞻至京拜吏科給事中天
下莫不誦上神聖如日月暫晦而後明置爾瞻
諫垣樂聞諫諍而爾瞻言論風采尤爲天下所
拭目謂旦暮大用佐致太平俛仰閒已居久之
爾瞻後以屢犯忌諱忤上意謫南刑部照磨入
郎吏部復不得留再調南刑部是時諸同時召
還者或在朝或去且死咸至大官宴然九列獨

爾贍一人爲郎自若海內薦紳大夫咸爲爾贍嘆惜不平而新進少年以氣節自喜者爭附離爾贍爲名高曰爾贍不用時宰意也時宰實憚爾贍剛直婁倡黨論不便己會爾贍言事觸忌遂爲蜚語聞上上怒甚幾陷不測爾贍既謫南京上疏爾贍等姓名于屏風示不復用其事祕或然或不未可知卽有之彼樹詐者亦巧且嶮哉爾贍方在南余適賜環少司成幸與爾贍共事數月熟察爾贍氣益平學益粹無幾微不平

懊喪之色獨念太夫人春秋高未沾一命無論而尚未抱孫誠得一丈夫子爲太夫人娛雖布衣没齒可也余因扣太夫人氣力何似日食飲幾何爾贍爲余具言之知太夫人尚健七箸日操作親米鹽如壯盛時此其壽祺尚未有艾竊爲爾贍喜已爾贍以爲郎滿三年當赴部考績先奉太夫人歸豫章遂以病請有司題覆不報於是爾贍得依子舍日奉太夫人歡又五年所矣自爾贍南徙及請告至今諸大臣省[illegible]及散曹敢言者凡言起廢必先爾贍先後不下數十章輒寢不報或得嚴旨銓曹推用亦不下十餘疏或不報或間用副者豈疏名屏風之說果眞耶抑聖意一定十餘年猶未解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虧損日月阻抑善良使泰道幾成而復斁楚詞傷心於謡諑小雅發憤於投畀良有以也方今時事艱危主上東顧拊髀賢豪如爾贍者宜備禁中頗牧有如上一日悔悟下詔首徵爾贍待以不次之擢拔茅連茹必能補裨缺失

增輝泰清此自社稷之福爾贍於何有余蓋與海內薦紳日顒顒俟焉今歲丁酉某月日太夫人春秋滿八十豫章諸君子謀稱觴者復徵文於余余念與爾贍二十年石交此二十年中烟雲變化何所不有而余得徼寵于爾贍兩以緻帚爲太夫人役豈不幸甚遂計爾贍稱觴之日太夫人必曰老婦念二十年前事不覺心悸豈虞子母相保有今日之安恬也哉受觴而喜可知已

壽山福海圖賛

此圖吳人陳白陽所寫丁亥八月余滿四袞海鹽朱茂才良叔致此爲壽以其名筆頗加珍惜去秋八月年母陳太夫人七十轉以壽之且爲之頌曰

巍巍仙山齊州之東大海環之萬流所宗山非頑石惟金剛聚水非臨流琉璃之地世眼不見天人遊戲白陽山人夢遊其間覺而肆筆墨花灑然我記得之丁亥之年山曰壽山海曰福海

想見畫時盤礴歡喜我不敢有以歸陳母惟我陳母婺女之精子爲侍御厥配中丞昭明顯融世無與京年高七十骨堅神清且見而子金緋在庭抱持曾玄玉樹葱青我獻頌言信而有徵

壽劉母趙安人八十序

余癸巳年備員南少司成時陵使覇州劉公新涖事是年八月余徙掌南翰而蘭溪陸敬承以南大司成至次年春敬承改大司成且北以上陵之便拉張中丞偉叔洎余同登鍾山公實穪主人山峻徑澁公命從者持布韋挽升降洽易既登巔縱觀山川高文皇羽仰高祖之謨烈弔六代之丘墟不勝盛衰之感其年冬余北轉歸閭又明年乙未余擢南大司成余官相知星散而劉公猶在事又三年戊戌公請于余曰余母安人趙以明年正月滿八十惟是覊于任使不得稱觴膝前爲壽今荷諸縉紳先生不棄惠之詩若歌長篇短章珠玉盈冊足爲庭闈之光以用之辱知于先生最久得賜一言弁首幸甚無

何余中讒免歸聽勘而劉公亦坐微細罷職去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余居武林既閱歲而公遺書相存正厚且申前請益力是烏得無言余謂趙安人以儒家子婦儒家其淑涵禮訓而佩服仁義不問可知廼其篤生佳胤依光日月傅先帝于藩邸至登皇極備有忠勞璘玉輝耀宣勤中外歸慶慈闈頌聲滿路此亦人子之極榮而福祥之所歸已公即曁遠膝下亶勤孝思安知雨露之不再濡而帝城之不再入即過里朝

安人問起居而進材脆亦在眉睫間耳此時諸縉紳好公而揄揚諷詠以聲一時之盛而爲安人賀者當更十倍于此冊矣余請券而修之

壽周母黃太安人開九袠序

數始於一滿於十二者袠也蓋削竹爲籌如數而殺之歲取一焉以紀人之壽遇一日開若干袠遇十日滿若干袠至於八十又一則九袠矣去百齡近矣而余同年南司封郎周繼元之母黃太安人之壽適當之太安人年二十歸於周

所天曰訓導公訓導公有古心至行太安人能成之事姑以恭順聞生三子季獨顯上賢即繼元也繼元生十四而孤太安人實撫而教之以至成立太安人性儉素拮据米鹽自奉甚薄至賓祭即務爲豐腆又好施與撫臧獲以恩不令一人有失所者母儀婦順蓋兩得焉繼元稟太夫人之教恬淡寡營一官任其升沉初仕爲郎齟齬二十年仍爲郎即且南也其人可知矣繼元性超穎於百家衆技靡不探尋得其要領善奕碁稱國手尤嗜學佛與余同而超放直截以了悟息心爲宗則所謂奔軼絕塵而余瞠乎後矣繼元爲人樂易寬大誘接氣類暖焉如春氣到萌動解膠釋縛得大自在不欺之力形爲切磋意苦而言深余甚欽伏之而以駑懶自恕負繼元實多有媿汗耳余同年兄弟中遇合尊顯者不下數十人而胷中自能度世瀟然名位之外如吾繼元者殆未易指數以太夫人爲母旣壽且康而有子若此即啜菽飲水有餘榮焉封

章輝賁特細事耳余因憶母孺人背余已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甘苦升沈無所不有賴二三知已如吾繼元者時提撕之幸不至甚墮落而終不能令母氏見之輒自悲痛不已繼元長余一歲今年始滿五十而猶得在子舍奉太安人歡戲綵捧觴優悠膝下可不謂幸之幸者與然則太夫人之壽而得以子繼元與繼元之賢而得以事太安人俱人世希覯者也於是五月十有七日爲太安人設帨之辰繼元之寮友蔡君而

下將詸祝焉謂余知繼元最深索一言藉手敬爲序次其說如此

壽陳母韓太淑人八十序

韓太淑人爲中丞抑菴年伯之配侍御孟文之母余於孟文同庚午鄉舉同釋褐丁丑鄉舉後又同讀書天長僧舍而釋褐後余半居武林其間二十餘年與孟文或出或處踪跡同者七八情以父縶遂結婚姻之好而中丞公無恙日亦時時進余飲食而教誨之是余於太淑人猶母

也孟文爲人溫謹坦夷洞見情愫遇事無大小不動聲色而不失機宜自中舍陟御史稱使者視鹺江淮及按豫章俱有聲績舉劾無濫柱臺中前輩俱以老鍊目之人謂孟文旦旦暮大用而孟文思及太淑人愀然動容曰吾豈以三旌易一日養耶蓋中丞公三子而孟文長獨出自太淑人會有新例有兄弟而不同母者不礙侍養以故孟文得陳情歸時太淑人年已七十餘萊衣書槳潞輿春暎庭滋玉樹室有鳴琴侍奉之暇則葛巾蠟屐蕭然湖山間不減飛天仙人之樂如是者幾十年而太淑人且登八袠矣夫婦人之福莫大於有子有子而賢鬱爲國華天下之人願望其出如祥麟瑞鳳吾孟文有之人子之所願於親而籲天以祈之者莫大于壽彼三十鍾不洎有余歎焉吾孟文以向用之才際承歡之日即由此至百齡欣然樂而忘世可知今之八袠蓋如日始中耳鄉者太淑人滿七袠時孟文方按豫章余持壽山福海圖爲頌以獻

又踰年而孟文始得請孟文歸而余出出又八年而歸歸又一年而際太淑人大慶於是年家子姓之在武林者授簡於余曰以吾子之言爲子勉之序余以猶子事太淑人其敢以固陋辭綏山之桃西極之棗三危之露緱山之笙願吾余謂入瓟獨受于天蓋有綏緝凝固之道焉余聞太淑人慈儉惜福自同布素大帶之織澗蘋之采雖有諸婦必躬必親孟文每進甘毳太淑人曰兒以中丞公之教得有今日老婦何忍獨

事輒爲廢匕筯對親戚之貧者僕妾之下者必虔必莊不知身之貴而分之尊也盖常有以自下者其一叚和平挹損之心必爲天之所福而神之所保將陳氏自今振振秩秩螽斯麟趾之祥俱太淑人一念有以發之寧獨其身之壽康已耶太淑人且進孟文而訓之以忠今時務多艱臺省盡闕孟文才諳久爲蒼生所須即心戀庭闈委簡書而不顧太淑人當以義遣之曰兒姑應朝命經營四方二十年歸而以百歲之觴

觴我可已

壽顧母王恭人六十序

恭人有子曰顧生起元其才如千將莫邪水斷蛟龍陸剸犀兕無不靡者以選貢入京師則首廷試已入南太學屢試則又輒首其儕偶今歲丁酉舉應天鄉試名在十二都人士則又相顧竊歎以不得顧生作解首爲惜余謂如顧生才即南宮詞館且虛左焉於一鄉何有蓋造物者欲養其全名厚發之耳時余以狗馬疾揭告水報方杜門謝賓客而顧生之友李生自華等伺余書室固請曰顧生之母王恭人以來十月滿六十諸同舉者謀稱觴焉以先生知顧生最深敢乞一言藉手余唯唯因叩李生恭人所以母顧氏狀對曰恭人家世有隱德幼端慧父母愛憐之甚難所字得副憲公以歸時副憲公爲博士弟子食貧兩尊人在堂日拮据生事無損四壁立恭人早夜紡績以佐兩尊人甘脆及副憲公學副憲公無内顧憂學成芥拾青紫恭人之

以恭人天性慈孝儉勤事舅姑若繼姑溫溫色養無間言既貴而手不替組紃之事躬不釋澣濯之衣施于老若幼不倦棗脯滫瀡之惠以故不越閫而閨壼翕然生四丈夫子愛而能誨燕私之間若嚴君然起元而下即以媟見不敢也副憲公歷仕有能聲恭人必與俱多所匡贊既失副憲公恭人實能提衡四子以相其家諸子若婦日雍雍穆穆奉恭人匕箸退而無違言攜忘知千足然數年一日巳此豈可以借聲沃數

僞而取哉蓋忠實誠心所浸被深矣今者大惠徼福于顧氏之先不泯其宗祊實憑依起元使得藉先生之教以有聞于世而恭人之賢而能教因以彰灼彤管有煒豈不休哉蓋李生述其所習聞者如此余嘆曰賢哉恭人其孝事二尊人而卒能佐副憲公以有立是謂能婦其於四子均養一教令不隳家聲而益大之是謂能母以此表于家而風于世即四始所歌更生所述何以尚焉茲者玉衡指亥玄英伊始而月之十

二日爲恭人六十設帨之辰蘭肴初薦桂酒方馨起元率諸弟其婦率諸婦捧萬年之觴以進恭人爲盡一爵不亦樂哉恭人春秋今始六十神明視履不減少壯即進此至百年當未艾而起元與諸弱弟當相繼而起聯翩赤霄共振鴻業使天下述異聞紀盛事者爲恭人首屈一指曰誰哉嫗生子若此是又在起元倡之矣

壽賀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賀母張太孺人其子則吾友伯闇大行也始伯闇未燥髮與周彥雲洎余三人者同時補博士弟子員稍自喜爲名高遇諸長年青衿不肯下或得嗤罵不顧益深相結三人齒同伯闇生月日稍前兄事之比一再試有司彥雲稍得意而伯闇余不前衆方指目姍笑比余登庚午鄉薦彥雲癸酉繼之而物情頓異矣時督學使者洎諸監司守令已爭知伯闇無何余以南宮首名讀書中祕官詞林而彥雲伯闇名益重伯闇嘗移牘京邸勸誡余累數千言時四明屠長卿稱

當代才子偶過余從案頭探得伯闇書讀之笑詫曰有才如此猶然蓬累行耶即日走書伯闇因余相聞於是伯闇之名一日振於都下其藉甚鄉闇無論已然伯闇技益精數益奇七試浙闈不售最後以選貢就順天試遂連登進士而官行人於是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無不擊節喜而又以不得金馬石渠爲伯闇惜也伯闇事母太孺人至孝而家貧甚賴稱諸生祭酒束脯爭集其門甘旨幸無乏即不繼必多方佐之愉愉

色養又善撫二弟母子兄弟間忘其貧巳晚而娶楊孺人至賢事老姑處妯娌與伯闇同心一家之人共安之而竟不得慭遺太孺人以此戚戚鮮歡又膝下未有孫急勸伯闇納繼而伯闇不可余則左袒伯闇謂伯闇當生子何必繼出且未繼而太孺人思楊媳則可繼矣而太孺人益思楊媳爲伯闇者不更難乎令伯闇以子職兼婦拮据家庭艮苦即納繼而不得其苦更倍天下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可巳伯闇甚然

余說久之太孺人亦少安於是太孺人春秋滿七十某月日其設帨之辰也諸善伯闇而毋事太孺人者將謀稱觴焉就余徵其說余事伯闇幾四十年而母吾母是宜有言夫太孺人壯涉艱運晚蹈亨衢慈祥慷慨有丈夫之氣步履仙仙其壽始進有子如伯闇文章氣義爲東南人士冠冕偕二弟戲綵膝下遂舉萬年之觴此亦人間之至娛極歡巳或者以伯闇官尚八品恩章未備冠帔之榮猶待他日且庭階蕭條寡謝家之玉樹四壁僅立無洛陽之負郭房帷闃寂鈌伯鸞之齊眉以此爲伯闇及太夫人憾余甚不然夫賢且才如伯闇即終身布衣爲之母者不妨菽水之樂況榮達方新竹帛在望仁者有後桑榆可收今日之不足定卜他日之有餘至不納繼則伯闇所安而貧之難逐又伯闇與太孺人所共安者今天下簪弁之流或結髮而登朝或解褐而巨萬子孫滿目賓從如雲人以爲至快矣而自伯闇視之則九地之下望九天之

上也太孺人聰明通達辨古今賢否如秉燭而照必且曰老婦即生此曹兒不如無兒則今日子伯闇而母之即至貧困有餘榮焉且也彥雲及余俱不勝風木之痛視伯闇五十而奉太孺人豈非至幸乃知造物之難齊而天倫之足娛也伯闇可賀巳伯闇可賀巳是爲序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碑記

雲棲蘭若志

蓋杭之諸山最高者曰五雲登其巔則南北兩高峯如兒孫矣山勢西南行而江東北折而會之扶輿靈淑之氣鍾于才賢而不盡當必有出世之傑乘願利生者出焉而吾蓮池師是矣先是山之得名以五色瑞雲盤旋山頂已飛集西

塢經時不散又名塢曰雲棲其有蘭若則自宋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馴伏人號伏虎禪師初築室五雲頂天禧中賜額貞際院兼闢雲棲天池二院爲三剎而雲棲最號幽絕中峯東西岡傍近有名泉三曰青龍曰聖義曰金液而最東岡則爲壁觀峯皆有寺後所名其徑自梵村入十里溪山窈窕草樹蒙密夐隔人境此眞阿練若正修行處而逢公之後居之者絕少四百餘年而有師師諱袾宏號蓮池杭之沈氏子先業儒有聲黌校閒藉甚宿緣所追塵網遂裂乃作辭世歌薙髮爲僧飽叅諸方息肩于此繼東林之社闢西返之津一時緇白翕然宗之初至单丁草屋若將終身已祝虎虎不傷人禱雨雨應道風不脛而走肩材木荷鋤钁至者無虛日也曰師幸福吾民而止此且遺址損礎吾先世所植香火之緣在焉而忍棄之不以安師耶于是蘭若不日成矣有法堂以奉經律有禪堂以安僧凡叢林所宜有日增月益而又定爲十約

若金科玉條以繩衆而守之晝夜六時蓮漏不撤聖凡七衆海會無虛雲棲之名幾欲與北代之淸涼南海之普陀埒矣或有疑焉師不紹達摩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敎

袾宏曰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公子權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未言幸與海内大德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固無害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

教于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朱鷺曰予初訪雲棲師問念佛叅禪可融通得師荅若是兩佛用得融通着快哉此語今復書此不知可了眞寳居士未了語不若了得并了却雲棲師躍如一語也

眞寳居士乙巳夏挈予西湖上竟日微言予問先生道力熟未荅曰于迫矣只守西方公案去是冬果遂化予以此知居士亦雲棲師指嘿自

攝持不向人刺刺也

龍井寺復先朝賜田記

武林之龍井有二舊龍井在封篁嶺之西泉石幽奇迥隔人境蓋辨才老人退院所闢山頂産茶特佳相傳盛時曾居千衆東坡少遊先後訪辨才于此而坡公蹤跡尤數辨才送客例不出寺門一日送坡公閙談信步遂過封篁嶺坡公笑曰遠公復過虎溪耶後人仰其風流作過溪亭其處今俱堙廢矣新龍井則今寺是也正踞封篁嶺疑亦辨才別院寺左奇石如林有宋人題識十餘處俱小篆八分書特精妙而不留款余每徘徊其間不能捨去惜以屋蔽之至寳不盡露也寺有賜田十餘頃嘉隆間寺中廢田没于佃戸而僧食貧僧眞果蓋中興此山者篤實精悍能于荆榛瓦礫間起爲寳坊余甚嘉之又能訪求賜田之在海寧三十二都十啚之方家圩十一啚之唐家湖者凡一百六十四畝久爲佃戸陸喬朱仕等所據訟之官而還之官斷畝

除糧差外歲給租二斗以爲常自萬曆十二年爲始歲得三十二石零可贍十僧此諸護法宰官之寵靈而果之力也嘗憶壬午秋果重繭如京師謁余邸中乞當道書精神如此欲勿興得乎顧寺田迷失者尚多今日所還一成一旅耳然非果則不能復使果之後有果繼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齋魚轟轟千衆聚飯以進其道業而復辨才之舊亦可待也果恐無記將遂湮没再三懇余余亦再三諾之而竟不及償者凡数

年此日果遣其徒詣臼下守催乃援筆叙其顛末如此以告天世守者是爲記

崇德縣西寺重建藏經閣及僧堂碑記

自縣治而西百武曰崇福禪寺又曰西寺故爲常樂禪院相傳文喜禪師始居之師故邑人初在臺山作飯頭見文殊大士乘師子現飯氣中師叱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從此諸方尊之爲大善知識去今千年英風可挹也蓋法道盛時圓頂之徒日以叅方嗣法爲事氣吞宇

宙安問居止利養王公貴人信根純熟趍風問道惟恐不得前安事護持今之僧家其房而子孫其徒矣日營生業或作姦犯科與齊民無異而今之王公貴人亦競以齊民役屬之非世之賤僧而僧自賤已而附郭之寺爲尤甚有志者能無奮乎今寺僧宗仁有志者也仁之前曰完曰熾奮而造藏經曰恩奮而構藏閣經櫝仁起其後奮曰經雖具無人展閱如經何于是倡閱藏期併飯十方僧之過于斯者願力如山信施雲集得以餘力闢前堂兩廡齋庫庖湢凡叢林所宜有無不整辦仁曰可已吾其去此而叅方乎先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曰此吾喜公最初一段因緣也既歸復領堂事籍其器物經帙若干曰吾將擇能者授之轉轉相授爲十方禪院無若今之子孫其徒而家其房也質諸眞實居士曰居士爲我記之我即去而得人焉守之以爲十方粥飯主人我樂焉若仁公可謂有志而能自奮者巳使居此者皆勉而若仁公使仁公去

此勉而發明大事遂若喜公佛法其有寄而僧且日尊王公貴人折節而從之恐後矣萬曆庚子末秋之廿有九日自苕溪返檇李舟中和南記

吳江平望鎭殊勝寺飯僧田碑記

佛言一切功德飯十方僧功德第一蓋以十方僧能續諸佛慧命故也今之僧非古之僧矣而十方賢聖出沒于大悲海中現順現逆豈可以凡情測量乎哉但法衰福薄之世衆生視一米

一麥與頭目腦髓等而市魚肉悅妻子賣田宅娛倡優則相勸爲之其顛倒如此寧惜夫爲法忘軀之士流離道路耶善男子某等與大慈悲捐自受用置田百畝捨殊勝寺歲收其息飯十方僧寺在平望鎭蘇秀之交方僧往來之中路也某等業以請于官給帖二一付某等一付主僧爲世守之計而因僧仁廣告眞實居士乞文記其事以欣十方之同是願者居士方點筆時蕭山來斯行從旁鼓贊而爲之頌曰

衆生剃頭　即名佛子　吃飯受供
不識佛字　肚飽則行　肚饑則住
檀越脂膏　豈是容易　一粒不消
便墮阿鼻　南無佛陀　願力所至
不吝身體　供諸一切　我不見佛
何食佛體　佛亦在水　佛亦在米
殊勝之田　種佛無數　一佛二佛
以至萬億　食我佛糧　證第一義

爾時居士聞是頌已重宣前義而說偈言

一切功德　飯僧第一　續佛慧燈
使無窮極　莫謂今僧　薄劣可忽
大悲海中　賢聖出沒　現逆現順
凡情難測　惜哉衆生　顛倒慳嗇
與腦髓等　一米一麥　惟市魚肉
而貪酒色　法流饑餓　恬不知恤
以此輪廻　無有了日　唯善男子
作大饒益　施田百畝　節身口食
歲取其租　飯僧不息　蘇秀之交

平望古驛　寺曰殊勝　功德所集
給帖立戶　世守不失　記其事者
居士眞實　蕭山來生　助我點筆
踴躍作頌　同勒諸石　以上功德
諸佛能悉

法華菴普門精舍記

法華菴普門精舍者新都吳君勉學之所構也始吳君生時父方移家吾浙名之曰浙胤已出後世父易今名既婚以艱于嗣蓋羣望無不禱

焉而絕無應一夕忽夢白衣比丘授以尺函屬之曰鏤板施千卷當得貝嗣其明日果有持梵筴至者則白衣觀音經呪也喜甚立捐貲鏤板印施千卷如其言更祝云異日有子願構精舍充大士香火以荅靈貺已遂舉首胤長春其年移居金陵會長干寺法華菴僧正智欲建大士菴于後山隙地緣久不就遂欣然任其役舉鍤之日得一洪武寶錢背有浙字與幼名符異矣工始壬辰冬某月日訖于次年冬某月日費若干緡又明年甲午復夢前比丘抱送一男而生

次胤陽春又逾二年生三胤逢春然其懷孕或以二十四月或以十九月有異于常兒者或疑大士眞慈圓攝一切法界衆生作一子想何私于吳君而數數然且其初時未嘗有常念恭敬之力大士何爲而卒應之彼水清月現機感相投之說非耶余曰不然大士觀根拔苦與樂懸鏡宿因萬劫歷然而不出刹那際安知吳君過去世中非大士法眷耶抑其常念恭敬之力有至者耶柰何以思議心格不思議事余嘗作偈云脫却天衣換白衣慈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叅破此偈許其人能具隻眼乃因吳君之請名其精舍曰普門而記其緣起如此時萬曆丁酉冬十月廿一日戊寅夜漏二十刻

漏澤寺新建金湯室記

一切有爲法成必有壞或壞而復成皆屬之時節因緣所謂天也而人叅焉或者以其壞而復

成也專推功于人而尸祝與焉葢世間法盡然而佛者亦不廢金湯室所由來矣余春波故宅最邇漏澤寺相傳爲陳舜俞捨宅舜俞即私之子孫歷宋元至今三四百年安得常在謂舜俞巧于存宅亦可而捨之功自在故舜俞之祀與寺終始可也嘉靖中寺燬于火左右民居櫛比利之者多而胡司馬劉郡公之像實庇護之以待興復無論有捍災禦患之功其祀故宜仍也寺之廢也僅餘故殿殿之右所謂西靜室者實

賴遺僧道梅捐貲而得之折復寺額惟時郡守
則龔公勉鄉士則袁公黄有主張護持之力而
梅不有歸之十方其功不細是宜從龔袁並祀
者也蓋西靜室遂爲此寺一成一旅以至今日
可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拓地立碑者邑侯
鄭公振先也益寺之東爲官房數十間租歸之
官而歲耗其入官欲召佃豪民不無心動余董
洎包沈二孝廉倡議願佃以歸之寺鄭侯損直
以聽于時協出佃直者故杞令王公儒布衣韓

某爲厚自此遞減然俱不可沒也即贖人而受
吽謝余亦不敢自異矣今議于寺之乾陬爲室
三楹中仍肖胡劉二公像而配以龔鄭左一室
則首舜俞而附余三姓右一室則施財效力者
皆與焉以王韓爲首而顏之曰金湯室過此者
慨因緣之不偶思弘護之有屬纘前功綿後緒
則三室之祀益充而茲寺且永存無毁矣

長興縣石城山重建清凉禪院碑記

去吳興郡治五十里而西有山最高大下瞰羣
峯如兒孫羅列者曰石城山在長興縣界頂四
方而平周五里相傳新莽時居民避赤眉之亂
壘石爲城得名始此上有清凉寺唐武德中建
其後或稱菴或稱禪院嬴縮不一而清凉之名
不改我朝景泰間有無礙禪師居之法席大盛
緇素雲集師以山峻登者難焉遂于山之西南
麓剏寺名曰法海師道聲益振朝廷賜額由是
清凉法海遂爲海内名刹後漸衰替廢爲民業
瓦屋數椽殘僧一二其不鞠爲茂州者無幾矣

吳江周母優婆夷薛氏以丁亥九月坐脫遺命
擇有三寶處塔焉幸而得此遂捐資造正殿像
設十新禪堂齋堂庵湢等室凡叢林所宜有者
一切畢具經始于戊子三月落成于今歲五月
其材木甎瓦之直以金計者三伯匠役以工計
者萬金碧鱗次儼如天宫化城矣千年舊刹廢
而復興而其緣托始于周母之塔豈亦有數耶
昔秦大夫樗里曰自卜葬地而曰後世當有帝
王之宫夾吾墓竟如其言周母之塔于此山此

山此寺因周毋而興豈可謂非數耶因仍舊額
題曰清凉禪院施田三十畝資給僧衆曰清凉
禪院常住田而屬余記之余究得名清凉所自
五臺山一名清凉唐武后時觀國師居此演華
嚴疏鈔當時尊之曰清凉國師豈清凉法化嘗
被此與抑清凉之徒居之與今不可考矣然清
凉者熱惱之對離熱惱求清凉未免拈一放一
法無轉變無餘剩豈其然哉因記禪院廢興顛
末漫爲及此十方賢聖登此山者其爲酬之是

役也主其事者常熟居士繆希雍字仲淳董其
事者比丘如定仁運相地者豐城山人熊兆吉
字允復捐資者周氏兄弟禎字伯庠之琦字仲
大祖字叔宗祝字季華祇字子安樂成而經紀
其終者比丘道開作記者眞實居士馮夢禎字
開之法得並書云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己巳
之吉謹記

重修紫陽菴記

武林諸山脉自天目龍飛鳳舞挾江湖海之巨
麗而盡于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石山志稱其
秀石玲瓏巖竇窈窱寒泉滴瀝滙爲澄泓清幽
徹骨空翠撲肌盡實錄也而紫陽菴者又擅瑞
石之勝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始建集慶堂
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之改今名其徒丁野
崔者棄俗棲眞屏居于此將化之日召其妻王
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
逆兩俱忘虛空鎭長寂遂抱膝逝端坐如生漆
蛻尚在野崔所證蓋得北眞之道者而紫陽則

張平叔別號又南眞也南眞修形神俱妙之術
北眞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豈其師南
而徒北耶然不可考矣菴久廢正統甲子羽士
范致虛重興之作玉虛望江二樓聶大年爲之
記然菴踞直指臺之上招呼可及以故頗禁登
陟遊人鮮少香火寥寂自正統迄今凡百五十
年又不知經幾廢興矣今左使溧陽史公遊其
地而樂之曰美哉斯境蓋仙眞之所宅靈淑之
所會而頹圮若此令崇奉靡托瞻慼無所其何

以助登高之傑思豁望遠之冲眸此地主事也乃議新之菴東故有會眞堂平屋三楹因而樓之側樓四楹輔之殿倚山山故有遂恭閣三楹其址僅存因而亭之金碧輝映旦暮改觀山若闢而壯泉若濬而澄左右江湖若滌而寬數百里山川遠近獻狀于咫尺之下若廓而新無論居者遊者驩然樂康歌仁風而沐玄化惟是野寉諸仙靈雖嬉遊閶闔往來蓬島或者旦暮陟降于斯能不欣欣動色絳霄中耶公莅此兩閱

歲矣遠猷宿望簡在當宁即日且有開府專閫之寄此地公所不能久有者然非公他日棠陰耶余且從羽流煙客念公歌思于此無已時已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工費凡若干而屬余記之公名某字應之與余俱丁丑進士改庶吉士

嘉興精嚴寺重建鍾樓碑

去秀水學宮東南若干步有寺焉曰精嚴寺故有鍾樓高出雲表鍾聲訇轟起于巽維而學宮應其祥百餘年來誕育英賢華膴相繼至萬曆初元不佞禎始冠南省沈茂仁高步石渠人文赫奕雄視海内又十年而陳孟常繼之三詞館同出一學宮幾與四明之鄞八閩之晉江稱鼎足至以元魁前後登鄉書者更僕未暇數已自時鍾樓故無恙無何寺僧患其將圮撤而新之方鳩工聚材而寺之南爲兵使者公署或有議其不便者當事者疑之遂命停工寺無鍾樓且十年所矣而邑之人文亦遂衰歇不振至有撤

棘不錄一士即錄矣而譴罰隨之者豈氣運自有汙隆與抑果鍾樓之爲也歲庚子陽羨陳侯以中原令長異等更蒞吾邑始下車問民疾苦湔滌煩細元元欣欣咸樂厥生時詣學宮進諸生徒諏所以廣勵之策厥路何繇諸生對曰明府所以獎誘諸生意甚盛諸生駑下懼無以稱明德惟是精嚴鍾樓久廢或者人文遏佚職此之故願因明府寵靈一新之侯笑曰一鍾樓而司命全邑之人文有是哉無論天人相參理數

或然姑以此作諸生之氣可耳遂慨然上其事于郡時郡守車公方以豈弟作士是陳侯首捐俸三十金倡之陳侯捐如車公僚屬士民下逮賤冗各欣然如力議捐以稱車公陳侯雅意鍾樓成于不日矣先是兵使者缺歲餘銓部疏名以請至再不報至是撫按具疏以車公請大意謂浙西海防甚急兵使者不宜久缺就近調補莫如車守賢疏下部車公轉兵使者而故事晨昏擊鍾數必至一百八聲車公旣視事則奉其

太夫人入居署中太夫人春秋高車公恐鍾聲訇轟不已或驚太夫人安寢命暫改百八爲十八精嚴鍾聲之數獨異于他寺自車公始釋氏謂事無小大其各各成就時與緣實制之時之未逢緣之未合雖聖如堯禹力如賁育無可柰何鍾樓之成則以遇陳侯車公然車公豈期身坐兵使者公署而飽聽精嚴鍾聲哉記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自今吾邑士之雲蒸龍變未必假靈于鍾樓而鍾樓之成

適會其時又豈可謂非休符嘉兆哉余老矣惟是拭目湖山間以觀吾邑士之聯翩雲霄而無負吾陳侯車公作興鼓舞之至意而已矣若鍾樓之成檀波之福具如彼教余未暇論記其緣起如此是役也經始于未春落成于中夏物料若干工費若干學師則江君文明李君曉楊君維綱諸生勤其事者錢明選沈德先嚴可卿包鴻逵等而捐當倡導爲民望者孝廉沈士龍勸募有勞者僧文周也得並書云

休寧仰山伽藍碑

余遊商山吳帶河刖駕爲余談仰山之勝余意勃勃問途五十里而遥山徑崎嶇遂中止而仰山僧性覺者餉余山所產新茶力請余一言爲之記余返自黃山暫止溪南覺上人重繭而來請益力覺故汊口程氏子仲權之族仲權嘗爲草記余因稍爲芟潤付之其辭曰仰山者山如蓮華開敷故又名蓮華山上有龍泓夏秋之間旱熯致禱輒得甘澍故爲寶公祠莫詳其始相

傳聽空中十二時歌因祠云祠僅四楹香火寥
落蒙翳菁棘間耤臨溪十九都去汊口差近故
汊口人士護持稍力初比丘如暄者居宋少師
程公某所建龍山菴少師即汊口程氏祖暄持
苦行結侶薰修遂新其宇久爲人所虔信環仰
山之麓而村者凡三著姓曰畢程吳聚族而謀
曰仰山靈蹟久廢欲新之非暄公不可隆慶中
三氏敦請以往暄乃挾二徒性玉性覺剪棘誅
茅手披足蹴肩承背荷與蛇虎雜居并日脫粟

粥十五佐以橡栗蒯衲不掩脛夜則就鬼燐分
照耳然六時唄誦虔不少懈無何佛力加被檀
信欣仰道場漸闢矣久之暄恐龍山就荒歸主
茲事而委仰山于玉覺二上座戒律精嚴道風
益煽刀泉布粟不募而集于是易叢祠爲精藍
除蕪穢爲嚴淨矣按郡志仰山去縣治南五十
里五十里至汊口耳由汊口遵珮水東行十里
至方山更進卧里爲凹上又五里爲茶園望仰
山高半由旬登者如猱升木石壁陡絕任趾不

任踵直不可逕則繞折蛇行號十八盤進憩白
牛亭前虔剪刀門捫石爲固支杖以防雖稍夷
可輿輿不十數步則汗喘難前矣既及絕頂稍
東折下數十百武始從林隙窺見殿角鴟吻寺
辰峰而南面水田數十頃嘉穀時成決渠活活
東注于池下洩以激碓磨縣流合龍泓衝石決
壁而出石幢標其上入三門方塘逾畝中飼文
魚拾級升寶公殿殿六楹寶公像減塑後爲大
雄殿亦六楹瓦甓榱桷檻楯之屬錯金塗碧眩

目駴心中奉佛三尊範良金而就相好殊妙殿
垣東偏爲樓四達皆四楹初進爲齋堂次貯大
藏藏雖未遑造志樓以待次爲僧寮最後禪堂
樓以外庖湢若干楹又外拓從屋若干以棲樵
蘇筍蕨之屬殿垣西偏廳四楹以待客樓四楹
宿客地軒而爽泉甘而冽垣繚而堅簷翼而翥
美箭陰涼嘉樹如沐塵垢不入蚤蝱不聲雖冠
山而宮峰巒廻合非聞鍾磬不知有上方信新
安之最勝叢林也嘗讀天台止觀謂修習三昧

必於深山僻遠放牧聲絕之處乃易成就仰山足當之予嘗欲覓同志十數輩修法華懺負志二十年而未遂初患得地今始患得人耳殿基外連山共十畝喧及玉覺二上座竭力所置田若干畝則商山吳垣如居士所捨三上人基剏經營之功十方諸佛所共讚嘆而自施一椽一瓦以上隨願獲福歷劫不盡而予亦與焉何其幸歟喧字守靜俗姓汪石垣人玉字見原俗姓程崑圩人覺字本原于歙汪司馬肇林道場從度門師薙髮受具者是爲記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剎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師說楞嚴于此感天雨花之瑞故名寺嘉靖間郡有倭變修火具于此寺災焉時巨室吳氏請佃爲別業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外置小房以舍倡伎數百年佛地一旦化爲聲色之場矣達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弔之有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聞者傷焉無幾何而吳氏廢高臺傾曲池平而般若之光息而復熖豈非天哉豫章密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方墮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足宜勉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殿計其資當二千餘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卒無所即安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五臺陸公副使瑞溪包

公與師爲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擇以甲申秋七月始事爲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爲旃檀林又前爲旦過堂左右各一室副之禪堂之右爲厨堂其前爲齋堂其後爲庫司又後爲浴室廁室至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塏儼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于人也乃謀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于此不能不仰于十方子其爲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爲

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脛而走踰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奸民秉之造爲飛語曰楞嚴工實不利于縣治遂暫爲停止夫艮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侯爲政循艮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爲楞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柰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功待後之有福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于是師方欲

仗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廼持一帙示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略楞嚴與所以守之者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略甚詳而爲慮甚遠其綱凡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今則有戶籍之民耳柰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之于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既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不欺其志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死者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其有禪堂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毋使斯堂爲告朔之羊也哉

快雪堂集卷之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碑記

鉛山縣重修儒學碑記

鉛山為信名邑其人材物產之饒載在乘志前代無論已國朝弘德以來文憲公某以鼎元登台輔文章功業卓然為一代名臣而鉛山益重邑故有儒學其大成殿建于洪武初元而新于景泰之季時費氏祖諱鎮者以義聞于鄉實董

其役捐穀二百石助其成功而費氏子孫因以大顯大成殿後為明倫堂嘉靖初邑侯某病其隘攺剏于殿左百年來傾圮斯甚師生講授未免有風雨飄颻之憂會西蜀唐侯某始蒞事奮曰學校為邑中首善今聽其敗壞若此即何以聯師儒美敎化其議所以新之迺謀于費氏子孫太僕唐衢先生仍移明倫堂于大成殿後存舊址也時太僕公捐貲獨多無何堂成而大成殿傾圮亦如之太僕公謂唐侯殿以妥先聖神靈視明倫堂尤重而急緩之以費大可乎計其直先得二百金迺足始事太僕公檢藏俸可二百金立捐之會山陰馮公以直指按部諸生上其事助贖鍰若干唐侯亦捐令俸若干益以士民樂助幷重門兩廡鄉賢名宦二祠俱次第一新之是役也不費官帑不煩民脂而功成不日人不告勞則唐侯之拮据經始太僕公之捐貲倡義其庸為多自今邑之諸生弦于斯頌于斯考德業于斯經術事功彬彬日盛甲豫章而冠

天下則唐侯孳孳作興之意實有以豫養而厚培之而太僕公之子若孫且繼文憲公而起家聲益光大葢可以券徵巳明倫堂功始于丁酉春成于秋時撫臣則平湖陸公按臣則涇縣葉公督學則海寧查公郡守則會稽陶公而學博則臨江張正蒙古田陳應稷常山涂烇也大成殿功始于巳亥秋成于庚子春時撫臣則廣德夏公按臣則山陰馮公汾州喬公督學則四明王公守道則新安方公巡道則長泰戴公前署

守道則黃梅汪公郡守則平湖陳公而學博則無錫吳善徵滇南趙鎧也通計其費凡若干金而好義捐施者皆得附其姓名及所施之數于碑陰云是爲記

滸墅重修宋范文正公祠堂碑記

宋范文正公學術則爲純儒立朝事業則爲純臣垂範子孫則爲賢祖宗而師表百世則爲殊絕人物公故吳人也少遭閔凶流移轉徙以致顯達故京汴齊魯間多有公名跡旣貴復歸吳

故公廟祠遍于南北吳中尤盛公之一言一行遺風餘烈無論士大夫爭爲傳述卽婦人女子具能言之故其廟祀所在卽至衰歇化爲荒烟野火而士大夫好古嗜義者輒能飾而新之以樹世教葢不獨愛人思樹秉彝好德之心不可泯沒而公之風烈精神實有以鼓之矣公嘗讀書濟南之長白山中其卧起遊歷處至今遺踪彷彿可睹民部郎榷滸墅關稅王公者濟南之新城人也少嘗挈子弟讀書其處稟仰風流追玩遺踪依依不能釋去旣貴宦遊又得莅公之里其于公似有夙緣以故樂新公祠滸墅公署隔水廣福菴之左故有文正公祠王公初至修謁見其堂宇頹然堦下雜沓心動而未敢言會同年學使范長倩相見道及祠之所以頹紊狀詞色慘然而以重修爲託王公唯唯其明年乙巳迺偕承祀范生允恒按行其處則知爲守祠宗人彥倫者挈其內姻沈某同居沈又挈其姻黨擅造私房橫塞神路其他匹居而羣處者尚

纍纍也王公繩以三尺逐之他徙還者民二董役始新正堂添造兩廡繪公遺跡又添儀門以分內外杜塞旁竇外爲大門門之左右以居奉香火者餘俱嚴禁凡以工計者若干爲費若干祠旣成當樹之碑以識成功詒不朽而范生允恒者故嘗與余有筆硯之舊乃令爲介以記請夫古之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以余所聞王公初至念近歲取民無藝所征船料額外例溢加一亟令損之及額而止關以南蘇松杭嘉

湖五郡興販小商船叩關者向入科稅令一切蠲除商民咸德之積有羨餘貯以待公用報之兩臺使者不入私槖葢王公之所以成民者至矣而後斥其餘力以飭先賢祠宇合萬族之雝以申馨香之薦文正公在天之靈寧不亟享之故吾謂惟有王公之稱職而其崇祠先賢爲可稱也若其職業之隳棄民力之不存私槖之是營而欲以媚神瀆祀托先賢以文其短神之聰明正直寧不吐之何以稱焉又嘗論之君子之

澤及子孫者雖至遠不過五世十世而其風之被于天下及後世者每至于無窮卽如文正之祠圮之毁之廼其典香火之子孫而修復飭新者則風馬牛不相及之齊魯縉紳也是故君子之修身善世亦慎其所以風之者而已至以先祠爲急白之當道以綿其世澤如長倩學使及允恒者亦范氏之賢子孫也因弁記之若長白山祠堂則今少師申相國記之其文之高古典則足光盛舉又遠非鄙陋所及姑以承王公雅意云爾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莊簡陸公遺愛碑記

國朝二百年吾郡士官至尚書者不下十人尚書而吏部者二人公其一也公諱某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郡之平湖人登嘉靖丁未進士自濬令徙南曹郎尋徙儀制改銓部歷考功文選屢躋而前以至九列長吏部不踰年罷歸年七十七而終公之勞勤備在歷官而大者在吏部平生留心人材如飢食渴飲孜孜靡倦一士偶

接必疏其名片語偶聞亦收其益妍媸畢察大小兼容自少壯至白首如一日若有至味深趣以迫其衷而不能已者使公得久于官盡發舒其生平君子必盡用小人必盡斥萬曆之治且肩宣弘之上而惜其驟歸耳然公不獨留心人材政理急於公家卽居鄉曲處交知忠厚委曲疏于財而篤於義自親而疏自近而遠以急告無不周也以寃告無不白也公先世饒于貲自公好施而幾耗其半陶夫人以勤嗇佐之而猶

不足至稱貸以繼之而公行其意自若又性喜佞佛諸浮屠師依公如赤子之依慈母而公亦曲爲匡護凡有興作傾囊倡之晩而益甚公嘗對余憂貧余始不信後廉得其實非虛也公所行于鄉如義米約田其最巨者蓋人人蒙公之恩而公亦忘其恩自巳出矣公弱齡牽組七十懸車中間且仕且隱逾五十年爲人短小儉朴脫粟大布僕御蕭然見之者殆不知其爲顯貴人歸自冢宰少示嚮默年數造請不復似當時

之便便矣卒之日端坐整容而瞑內無參商之語外無鼠雀之交里哭巷泣百里縞素不獨受恩者然此可以觀公厚德之感矣公歷仕聲績自有鴻筆書之藏之蘭臺石室以炳燿千古余何敢贅一詞至實惠餘芬施于鄉曲而結于人心自有不容泯默者鄭子產歿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余于公亦云乃受鄉老某等之商而記之於是公下世三年矣

衛水部德政碑記

杭襟帶江海西南控甌婺睦歙等郡及豫章閩粤諸雄藩財貨竹木之饒蔽江而下杭爲之委而輸之四方蓋東南一大都會也國朝並建兩關南則司空郎主之稅竹木北則南度支郎主之稅財貨舟車歲一更其于通商恤民抑末裕國之計至深遠矣二百年來稱王人擁麾蓋往來於兹土者不下數十百輩惟是廉貪得失之林灼灼在人耳目可覩記巳余自巳卯予告至今居杭者十之六所接關使蓋十餘易去冬自

留都徙秩歸一時在事者南則衛侯而北則余門生陳公衡俱稱得人清譽翕然衛侯吳人當巳丑成進士時文藻風流爲時輩所屬目幾入詞林館矣而以相國鄉人竟不得間者惜之時友人樂生子晉客侯所從侯觴咏酬酢幾歲餘侯蓋寬仁長者口恂恂無所譏彈而淄澠涇渭井井于中事親孝取予義家享素封之業而奉御甚薄不加布素爲文辭馳騁古今斂以巳意不拘繩約而淋漓恣肆天真爛然樂生爲余言

如此余欣慕侯甚積四五年始相見于杭盜嚴
其晩已屬侯聞其尊人有疾日夜憂思將謁告
杜門月餘已徵聞有間乃復出應牘辱余門者
再三會余亦以引疾杜門不得擁彗備賓主禮
而侯殊寬假不爲意無何侯以哭尊人行矣而
陳公衙者亦先以遷秩去兩關俱得賢使者甚
盛不一月間兩失之豈非商民之重不幸耶而
衛侯在事稍久尤爲商人所安於是商人某等
因所知謁余而請曰衛侯廉吾曹德侯無以申

報願得明公一言勒貞珉而識吾曹之感也余
叩侯所以德若曹狀若何矣同聲曰自侯在事
而仁吾商惟一也點裝以時倉堆無淹期也舟
桴必清中流無梗塞也南北裝載朝發而暮收
也月槩之盡蠲而本山之盡免也左右之人斤
斤無敢爲奸也此皆吾曹之所以德侯而子子
孫孫所不能忘者也余向知侯之能文而至是
又知侯之能政蓋廉生明明生公公生威威生
治治生寬持此以往雖相天下可也何有於一
職一事哉殛受簡書其事令嗣侯至者有所式
馬侯名勳檢吾其別號云

仁和縣劉侯去思碑

夫令職親民耳故必致所以親民者于民而後
民亦親之上下交相親如腹心手足之依庇故
居則愛去則思古之循良大抵然矣晩近不然
令之精神大半奪于奉上官飭交遊及其所謂
親民者而仇民即以稱職擢而民且胡越人視
之甚者疾之如鷹鸇得去爲快思于何有余以

是知上官之耳目可蔽交遊之口可移而民各
有心不可以虛聲借也余乃今于仁和劉侯之
去有異焉始劉侯之來從自嚴之建德中丞劉
公實請之仁和儷錢塘稱省會自兩臺而下藩
臬諸司及他貴人持節旁午士大夫之東西行
稱過賓者趾相錯于路而民事之煩委又五六
倍他縣令戴星坐堂皇至丙夜不休以爲常猶
患不給而俱不足以難劉侯劉侯始至數月其
治嚴甚士民惴惴奉法如立嚴師之傍而聽約

東無敢怠易已而漸安之久且悅之而侯亦漸降顏而親賢士大夫問民疾苦務令得盡首尾五年民且帖然習侯之寬而惟恐其不久矣侯警斂有威能斷大事善應卒意有所持三軍莫奪故事撫臺之牙旗及引旗之繩繩以雜彩歲必一易侯之始至曹吏以告侯曰吾且視之視之而曰旗與繩俱未敝滌而新之可也卒不易劉公聞狀喜曰是必能令終當不負吾舉於是君子兩賢之稅事起一日市民鼓噪欲犯中貴

人幾釀大變侯輕車就之諭以利害不數言輒散去中貴人從此德侯戢威繩下以有一日之安侯力也前後臺使者報命天子上侯治行不啻三四俱在異等即如故事召至闕下論其勞勩授以臺諫銓曹要職亦分所宜有而格于近例僅轉南繕部郎不稱明天子優厚循良之意人或意侯望侯曰受命牧養小民常虞不稱發斥甘之今得優游閒署幸矣而士民之安侯者不忍侯之去百計圖所以留之不得乃就余而謀曰先生惇史也劉侯德于吾邑吾儕不能不聽其去而又不能自戢其思願以先生之筆為吾儕之舌勒之貞珉以彰不朽可乎余曰可哉夫以仁和之劇且大也而侯治之五年以嚴始而以寬成即上官之檢察過客之月旦吾不知其凡幾侯以至平調其至變而卒未嘗奪其親民之精神非至才且賢不宜有是即以當畏壘之尸祝胡不可歟余自投林樂親魚鳥希居城市即劉侯之賢余愛而企之然不能數數相見

而侯且去矣余為侯故不能無言而况重以士民之惓惓耶故為之記并系之詩曰

侯之來治用嚴肅風雷法豪姦風雷駛天澄鮮
吹萬同民安恬與學校勸課先陶人文格兇頑
賦役均靜不喧侯之去官于南民悲戀扳車轅
庚再來旌翩翩棠之陰春晝妍勿剪伐萬斯年

陸冢宰莊簡公菁山祠堂記

浙吳興西南四十里而遙有山焉曰菁山當湖陸比部晉峰先生之墓在焉是為冢宰莊簡公

父余憶往歲嘗從莊簡公泛舟苕溪自埭溪即陸登金山之巔往返皆居停菁山宿陸氏冢舍覽山川之秀麗懷英耆之典刑爲低回久之不能發葢形家者言有菁山如走馬世代出公侯之吟故卜地者爭奔走馬胥峰先生盖擇而取之其是非未可知廼莊簡公實不信形家言徒以先人一丘寄焉千秋萬歲魂魄所依每春秋展祭不勝松楸霜露之感嘗曰當湖距此二百里而遥吾子孫安能時時來此我死必葬我先

公之旁死而有知幸不失定省吾安焉顧謂少子基志爾識之今公已定葬當湖墓有宿草矣基志曰公意屬菁山而當湖也雖公神在天蕭然往來無所不可然小子實識公語忽諸廼奉公爪髪衣冠葬于胥峰先生墓旁相去若干步曰爪髪遺帨衣冠體魄所憑此猶先公也因治其生母某夫人生壙于此百歲後先公養于地下有人矣又建祠堂三楹中肖胥峰先生像公居昭位父子相依子孫歲時上食春蒿悽愴如

或見之庶幾其先公志而遺訓之不隕越然基志實貧不能具土木之費取足于市產釀金僅克將事亦賢矣哉公生平難進易退晚登冢宰不盡其用性喜扶植善類如飢如渴或云某善士即折節定交談對移晷不倦有事咨請降色誘納必窮其底裡如圖巳事余自癸未後數數侍公于水邊林下測公之徽而睹公之大即地滋萬類海涵衆流何以加茲今安得起若人于九原而依歸之因記公菁山祠堂歲月懷公生

平不覺屡嘆時萬曆庚子長夏旣望

桐鄉烈婦某氏碑記

余憶辛卯秋吳閶舟中友人朱生玉汝爲余談桐鄉鮑氏婦某以烈死事首尾甚詳時婁東陸大行少白同舟擊節賞嘆余即筆其事湯錄中許爲製文豎碑墓旁以旌其烈大行捐貲倡衆而屬朱生任其經營今三年矣此日朱生遊白下數數督逋廼理舊聞爲之記烈婦姓某氏桐鄉縣某都啚人小姓子微甚幼字鮑文化文化

長病瘍遂稱篤疾父母懷貳且以女俾豪族闞
於縣庭令濮陽君探女曰鮑郎癃疾若此豈若
良配從父母貳不亦可乎女痛哭以死自誓令
悲傷撫慰之遂爲文化婦文化寠甚業刻字爲
活僦居數楹僅蔽風雨婦日夜歛身執紝以佐
之鄰里不聞其聲伉儷甚篤會歲荒文化病瘧
死婦哭之盡哀夫族利婦改嫁可得微貲徐以
謂之婦嘿然不謂不可而密紉其中外衣夜詣
水邊時大旱水底揚塵顧視蹄涔中勺水宛然

遂俯身浸面而斃見且聞者無不悲傷其死而
高其節庠士某等具牒有司給錢殯殮聞之部
使者請于朝而旌異之禮也烈婦墓在縣治之
某門外若干步夢禎故爲史官敬以丹管記其
事且系之贊曰

嗟嗟烈婦女士之特桃李其姿氷霜其骨地穢
處微貨親名跡誰曰不然而偶戚施夫病不棄
夫死不改隕命蹄涔何其慷慨易盡者形不毀
者心樹此貞砥以耀古今

秀水縣重修儒學碑

吾秀于江以南稱名邑而學稱名庠相傳踞地
最勝自嘉靖中地師某者用四壬寅月日闢鳴
陽門于甲方而科目益盛自後掄魁于鄉及禮
闈者相踵矣近代官翰林者尤盛幾與南直之
崑山華亭閩之晉江吾浙之鄞相埒雖余之不
肖亦濫竽諸君子之後豈非地氣使然耶而十
數年來至無有一人登名鄉書者抑盛衰有時
與或有待與萬曆辛卯春東魯李侯以名進士

來令玆邑上丁釋菜先師于時璜宇圮敝殿堂
門廡幾不蔽風雨侯露冕卒事又明年休寧汪
君某以乙榜署學政至則寄靑氈于天寧佛閣
侯瞿然勿安乃議新之而苦于積歉民之勿圖
學於何有不得已出俸錢捐贖鍰補綴萬方始
易漂搖而輪奐侯之用心良勤矣侯生齊魯于
文學自其天性下車迄今以經術緣飾吏治補
偏剔蠹庇良法奸百里之內安于覆盂其政事
之卓卓者未易指數修學故政之大在侯則細

節也于是汪君介李生秉純走書白下徵以麗
牲之石見屬余安敢辭余念十七充邑諸生維
時講誦何書游息何處與事何師羣何友朋氏
族面貌究然記憶如昨日事耳然徵間近者膠
庠間禮教揖讓少衰于昔新學小生至與先生
抗坐不偶行不隨最下者倡優爲偶而酒食爲
囮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有朱絃疏
越之嘆矣余願遊于斯者寧拙無華寧固無佞
力修其根本以無負李侯作興雅意則善之善

者至特地靈徵寵榮儒者所薄余不願爲諸士
述也是爲記

通州重建潞河驛碑

上五年御史大夫王公下教兵大夫王公兵大
夫王公下教通州守張公略言朝鮮等國貢夷
所至每慨北民舍車馬紛沓街市非所以尊國
體柔遠人不便其議築館弁闢墻廠房令容車
馬并物料工直以聞于是張公具報如兩公指
復言潞河驛當孔道業以圮毀隆慶中被火圻
存僅數椽諸持節往來者給廚傳浮屠寺仍宜
弁修支所節傳罰餘金及所貯官房價等金或
佐以它額若而鍰役胥靡泊所募民夫皂隸等
若而人足就事於懷夷狄仁賓客便遂移文諸
監司監司俱報可迺以是年秋七月之三日興
工因舊址臨潞河爲驛驛之西爲總會鋪其內
丞衙也丞衙之後爲監房驛之東爲來賓館館
朝鮮陪臣驛之後爲撫夷館館各衛夷人圈墻
若干畝中列廠房具如兩王公教云其址以丈

計者從四十七廣二十二其大小廳事及東西
廂門樓等以金計者若干起秋迄冬僅百十有
餘日而告成民不疲而財不耗亦神矣公故夢
禎博士師也今歲春以移疾道通公出勞苦境
上遂留旬日暇因從公遊步其處則見其門闕
駿駛堂皇軒峻曲房窈窕階除爽塏沈沈乎楚
楚乎巍巍之壯觀也而扁額名義俱公所意裁
如曰四方攸同如曰渙號如曰綸音如曰不皇
如曰來賓如曰歸心如曰向化其語約其旨微

即歌皇華獻楛矢者遊居寢臥其下觸而思焉其問爰之慮頌聖之衷寧不益篤而徼惠于公訓無窮也哉雖然澤門招尤于版築廚傳見抑于元康以古揆今有不然者則何以解也蓋公東魯人生洙泗之鄉而探河洛之秘澤于道德而波及于吏事其令三河及守通即無不釐然舉者詎一賓政爾也然則公之所以能用民而當上意固有本哉固有本哉是爲記

高淳縣重濬天生橋河碑

我聖祖初定鼎金陵時京口尚未開通陸運者起雲陽而水運則由江陰出大江泝波濤五六百里或跆不測聖祖閔之乃令開溧陽之廣通壩置閘啓閉而鑿溧水胭脂岡二十里成河即今高淳天生橋河是自有此河而吳浙之運皆由固城等三湖直達秦淮稱便計巳後成祖定鼎燕京開京口置閘通吳浙運道而言水利者祖單諤蘇軾成畫仍築伍堰以成吳浙陸海之饒于是宣歙諸溪及三湖之水皆不得入太湖而逆達之江于是高淳等五縣之腴田半爲蛟龍之宅矣而尤賴天生橋河一線之流可以殺湖水入江之勢而不大至于横決則此河之開塞其關係高淳等縣之利害益尤要巳萬曆丁亥夏大水而所謂胭脂岡者崩裂數百尺填塞河流湖水大涌而五邑僅存圩田皆以廣陽侯之居可嘆也於是五邑有司以濬河請不啻如拯溺救焚即五邑之民不憚征繕以待上命而文移往來動成寢閣又五六年而丁侯至初下

車進父老問民疾苦僉曰無如濬天生橋河之急侯曰然遂條上便宜兩臺時撫臣朱公是侯議檄侯以高淳之賦首事而當塗直水衝利害共之量助工十之三侯奉命星馳相度成筭在胸謂民貲不可急料也假官帑編銀以寬之謂苦役不可法繩也選耆良大姓以督之謂財力有限不可令侵冒也委勤恪丞或以監制之始事于今歲二月某日休工于四月某日爲費僅六百三十金有奇而大役巳迄河流復通報成

于撫臺朱公大喜嘆其神速下教褒美仍令立碑示旁近居民有擅盤剝之利而竊下土石壅河流者罪如律而聖祖之遠謨五邑之永利庶幾弗壞然非丁侯之精敏與朱公之委信則其功終不成余以此嘆任事者之難而任任事者尤難之難已丁侯治淳如隆學校正風俗緩征斂清獄訟諸治行無不卓卓而其最大者在茲役遂以韓生仲雍等之請而記其事益不徒張丁侯之功且以為他日任事者勸焉

少師申公新置吳縣十一都下扇六啚役田碑

前少師大學士申公吳人也輔政十有五年總揆居半繼江陵嚴苛之後壹意敦大簡易與天下休息公雖謙謙不言勛伐而四時成歲功歸亭毒有不可掩者上方信任公不衰而公懪然念止足之分堅請骸骨上遣中使諭留再三不可乃遂公請公歸未幾而天下亦少多事矣公時年未六十神明安閒步履輕捷如少壯人園而居栽花蒔果不進布衣知舊談說生平咨校疾苦每至移日或相過從故所遊歷處以寄其嘯咏閒適之樂佛廬道宮村莊里社轍跡幾遍公蕭然巾屐僮奴不譁人或不知為公益公平易忠厚為鄉閭所親安如此公歷清華至元輔垂三十年祿賜累鉅萬給衣食施與外輒買田曰吾不敢靡上恩計公歸田僅若干頃公籍吳縣十一都下扇三十二啚而所置田歸并本區六啚歲輸官稅必先以為衆勸又念旱澇非時

賦役繁重長賦者將不勝賠累而官戶獨完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慨然割腴田二頃為役田收其息派為四三以給長賦者而一以分給書總諸役凡出兌差解一切經費倚辦寬然而有餘蓋公之大者施于天下而緒餘以潤一鄉其用心厚而事可紀者尚多此其一也昔有宋范希文先生既為相置義田贍族錢公輔記之吳人至今以為美談希文後五百年有公役田贍及一里視族公且廣焉余嘗歎江南士大夫名位

如公而田產僮奴數十倍者不乏獨以義舉遜公何耶公以廉慎謙厚持身裕後二子武庫君孝廉君皆擇地而蹈甚有家法僮奴斤斤無扞文罔無論十五年宰相即一命以上有是乎余在公門墻自丁丑迄今十有九年而吳浙相去僅百餘里耳目所漸知公最詳受命記役田事因略及公生平以勸鄉之有位者且附錢公輔之後云是爲記

重修漁梁壩碑

王者建國置郡則水利其首務哉溝渠之制坊于前古隄防之政詳于漢代或以宣其壅滯或以阨其末流使其有餘不足相通相濟而不爲民患則財利興焉風氣固焉水利之重也如是余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治具邀余汎舟溪水順流而下至一巨防壘石所爲如城如墻水過其上縣流湯湯疾雷忽作素練飛翔滔滔汨汨達于錢塘此何爲者號曰漁梁蓋漁梁之築也久矣而近始修復禹廟相連崇基偉製屬以層樓憑欄四望萬山在目晨煙夕霏頃刻異狀蓋一方之壯觀已是夜樂而忘歸次日别方明府爲白岳之行遂登黃山窮海子之勝返乎溪南則有青衿生陳其志等九輩贄而請曰曩者漁梁之遊先生樂之而不知其關乎郡治者大也今幸吾郡邑大夫協謀士民同力以克修舉敢徼寵先生惠之一言記其成功謹再拜以請余徵其説曰漁梁之始剏也不知何時嘉靖間郡守段公修之則編戶日富生齒日繁許文穆公

是年登選歷詞館大拜自後人文彬彬稱盛邇者榷稅之役起姦渠挾巨璫爲市覬新安不啻金穴前驅入境閭閻若掃賴吾郡邑大夫萬目補救不至大壞然亦困矣即賓興仕宦視昔亦少衰而梁壩之圮適會其時咎將誰任哉蓋紫陽爲郡治主山其水合於大溪非漁梁則水瀉不收故漁梁不可一日廢已余曰止是乎夫山之液流而爲溪小溪合爲大溪茲溪自黃山而來合小溪何啻千百詎惟紫陽一溪建瓴于高

山而入江𢌞海箭流不足擬其駛數百里之內耕于斯汲于斯惟水是依而不爲蓄其流格其瀦屆閘之去無涯山下之出不繼如民命何故隄防之設聖人裁成天地補贊造化於是乎在利國利民兼濟之術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崇伯堙洪則彝倫攸斁禹錫玄而告成功則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故水治則五材六府無所不治否亦無所不壞水政之大如此而隄防其一也郡邑大夫之所甚急

也若以編戶生齒一時之盈縮科目一時之多寡紫陽一水之紆直而使漁梁任其功咎則今日之漁梁僅爲堪輿設也乎哉堪輿小術君子固不道也是役也爲費若干官以贖鍰先之而閭右繼之各任其半凡若干月日而畢工是爲記

快雪堂集卷之又八

快雪堂集卷之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迨公而三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樂足埒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

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敭歷次序及一言一行之懿又備載年譜余小子即有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公雅不報客謁一旦施于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托未可知乃不辭而摭公生平尤卓卓者爲張恭懿傳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公幼卓犖敏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于鄉爲嘉靖甲午明年成進士歷兩京郎署郡守潘臬而

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至老循循宦途者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後以南工部尚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銳精吏治而江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一跡洗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寛和一時良二千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烝烝爲一時之盛無幾何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公而江陵相自以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徼上中旨屬公諭留而公

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疏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爲綱常左袒者公雖歸而名重于九鼎大呂公之賢寧俟蓋棺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爲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暎發雙眸烱烱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重采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手少擅丹青晚盡弃之詩律在建安大暦間文取經世不經藻繢書法大令智永最喜爲人書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歷宦祿入無私臨終檢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覩公廉矣史臣某曰余初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長星出而奪情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賢者不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

職不廢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以前頗能虛己畢公之用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江陵識世變存公評云

吳明卿先生傳

余知楚有吳明卿先生凡三十年近歲辛卯始得謁先生于吳門舟次是夜維舟寒山寺傷離飲幾微曙臨別先生顧余語甚悲曰吾七十老翁難再涉此恐無相見期鶴首再拜珍重而別又一年先生訃至矣先生故宜有傳惜余非其

人而先生之子士良請益堅乃採摭先生行事
尤著者次之云爾先生姓吳氏諱國倫明卿其
字先世籍嘉興爲余同里其始遷楚而家興國
自賢忠公五傳至先生兄弟四人先生最少先
一夕鄰人夢神人乘雲黃袱荷書下其家明旦
舉先生先生神宇朗發慧解非常性豪爽不喜
問家人業而下帷讀不休方治博士家言即陰
治古文辭及詩間出一二作已英英耀世矣嘉
靖己酉舉湖廣鄉試首名明年庚戌成進士又

明年辛亥授中書舍人司誥勑故事中舍直兩
房者俱委瑣雜流内閣大臣頤使之如佐史然
先生以特例選入不少爲屈是時吳中王元美
歷下李于鱗主盟文章門庭高峻而先生與長
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等往來文
酒靡間號六子社名高毀集公卿以下側目焉
相嚴雖意忌先生而陽好之且冀其爲己用拜
兵給諫德之而先生所論列自若一不規相嚴
意會楊忠愍以曹郎言事醜詆相嚴論死爾偈

爲奔哭賻贈作詩輓之且經紀其喪者皆六子
之屬先生所作輓詩六章猶稱悲憤飛語既聞
相嚴大恚曰吾故疑吳生非長者果然時以星
變察吏謫先生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
康推官先生優游白鹿匡廬間意氣自若有古
來薄命婦不自悔蛾眉之句然相嚴意終未已
且以京察罷黜先生徐文貞力解得以推官調
河南歸德居無何自免歸相嚴敗就家起先生
福建建寧同知擢守邵武鐲煩滌苛治尚寬平

狹滿課最恩綸寵逮已復坐毀奪三階謫知廣
東之高州治尚威猛吏墨詐盜者民豪舍盜者
俱論治如法會流倭犯城三先生擊却之三軍
府上功賜金褒賞亦三高人德其保境完民立
生祠尸祝之初先生聞倭至倉卒議城守先生
鼓衆登陴畫地而守人人自堅先生入訣妻子
探一書囊授蒼頭奴曰即不諱爾投吳謁王長
公以此付之蓋藏稿也其臨事慷慨如此此豈
徒屑屑以文雄世取令名云爾哉先生自謫籍

歷郡守藩臬所到俱有聲最後為河南參政先
是江陵相在翰林與先生雅故後稱元輔當國
禮絕僚舊而先生故態自若剡欲不加時以入
賀至遂中論劾解組歸先生以兩忤權相起而
復折竟不至大用時論惜之然而名益高天下
能言之士不東走吳則西入楚蓋六子之屬稱
長年者惟婁東與先生中原相見足稱敵國客
亦循當云先生歷官二十年橐無餘財初州城
創宅盜入遺火僅餘瓦礫再搆文木閣尋輒鬻

他姓最後得地于北郭外師山之陽湖水環之
先生曰可矣導湖為池疊石為山下為瓻甀洞
雜苻卉木而題曰北園先生日與賓客遊咏其
中酒酣起舞溲娑童子從旁雜奏笳鼓望之者
以為神仙中人蓋州有園自先生始人謂園勝
州吳公勝園知言矣王元美先生卒先生自楚
入吳哭之盡哀歸楚無何亦卒年七十海內文
章運失兩先生歲在龍蛇亦厄運使然哉先生
所著有瓻甀洞稿續稿凡五十四卷行世其黃
秋之符耶史臣曰自楚宋下楚才何其修耶明
卿先生起嘉隆間嗣響李何齊鳴五子甚且超
乘而上豈不戛戛乎難哉至其緣儒飭吏寬猛
適宜牧守監司悉善其職尤足為文士吐氣惜
其不大用令以瓻甀終也然其著書表見遂與
弇州伯仲采詩國朝者吳楚其大風也哉

于長公傳

于長公蓋余門人玉立字中甫之父諱明照字
元晉別號見素其先在宋自汴南徙遂為金壇

人入國朝稱著姓代有顯者而契玄素齋最著
素齋生勵菴諱未舉鄉薦行在儒俠之間生丈
夫子六長公其冢嫡也白皙魁岸美丰姿語聲
如鐘望之翩翩如仙少辭祖蔭以力學顯登順
天丙子鄉薦時兩弟叔某季某業前長公先後
舉于兩京兄弟三人同計偕者再歲庚辰叔季
成進士而長公發于子仲癸未亦成進士于是
長公㦬然懼曰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
承之遺書規仲甚切久之引例乞恩遥授南京

都察院都事歸而闢園郊南因下爲池散植荷柳龍山之陰時竹萬竿從昆季朋知日娛其間風雨不阻或勸以小殖生計笑曰雲水淪漣竹樹蔥蒨怡然此中寧嘆不足耶中甫性耿介不阿又佩長公訓勉爲忠貞所居閩曹寡務益結納名流紬繹天下大事得其要領抗疏言得失觸忤大臣幾陷不測人情洶洶爲長公危或有所刺譏而長公談笑自若曰此吾意也然中甫竟無恙人益多長公識長公雅稱玄世味淡如

異人閭希言李徹度從長公遊甚習然而不非佛達觀可禪師至長公首迎之因戒殺且遣中甫從遊人或咄長公有子而才不勉之仕進令習無生此何異適粵北其轅哉長公嘆曰是非而曹所知兒生高門成名早宜置之枯淡中以折其驕萌養其福氣其識度深遠如此長公孝友忠篤知大體而善斷勵菴公身後頗多事非長公鎮靜內固根本外致綢繆則于氏幾殆叔季宦遊家事一乘于長公率後已而先弟教諸子慈叅僕內外肅然撫兩弱弟如子其平居一言一動惟恐失兄弟驩老而彌篤小有外侮輒身當之未嘗遺弟以難以故兄弟間最相友愛實長公倡之也與虞太安人居四十餘年相莊至白首未嘗以私喜怒傷伉儷之重晚廣嬪御馭之以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教諸子嚴甚諸子進見皆屏息不敢仰視小有過輒撻之實朋在前不避或曰父不當爲子隱耶笑曰不然過之大者當爲子隱今小過耳如其不恥隱之適

以成其不肖如其恥之媿之可以杜其將來族既廣好惡多有乖違輒取平于長公長公旣恩禮素洽又臨發中微咸意解心折去至有大不得已輒損已以平之故宗黨翕然推服長公無二隆慶中吳民承用事貴人風旨齮諸大家訟牒紛然攘臂詬辱無何用事貴人罷去後來者盡反前政豪家或簒言前事以規利報怨而長公不然鄉民唐姓者嘗挾長公十二金而懼禍因鬻其子女償前挾長公大爲感愴還之金併

還其子女因徧召諸嘗挾金者盟而遣之曰貧民得錢隨手散去必徵之將重困去之財而輕人命吾忍耶於是諸挾金者皆感泣散去其他市義立然諾脫人之阨存人之孤事甚夥詳具誌若狀中長公于文好蘇長公于詩好陶淵明邵康節曰此不當以聲律求之水聲林影間試一研誦便覺天機激觸萬慮都捐耳嗚呼長公行節長者至其胸次實有天風海濤氣色明而未融以昌其後所謂抱彼注茲豈可量哉太史

氏曰嘗讀漢史至于公治獄寬平知其後有興者而預高其門以俟之後果有廷尉定國天之可信若是長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厚也吾聞于氏戔戔一脉則芮太夫人始以內行培之海為百川之會自崑崙而尾閭非一日已然培之難剝之易後長公者其慎所培哉

張御史傳

張御史者諱應揚字以言徽之休寧人其遠祖為漢文成公貞子孫自夾川徙居硃里父曰宣母吳而公生于倪公性至孝喪母倪及小祥會學使行部或欣公曰禮嫡母在不喪生母子宜出試以慰尊公公毅然不可年二十五始籍為諸生貧無以養糊口鄉塾諸生凌晨造館見有虎踞師席甚怖啼而後知為公傳告驚異壬午登鄉舉成癸未進士謁選當為令得吾浙之蘭溪俗侈遣女女生多溺死公下車即禁溺女全活頗衆壽昌令某有寵于執政欲飛田稅于蘭公履畝定界迄不能侵歲苦旱公步禱盤山之

龍湫雲一縷隨公後應時沾足且置社倉廣積穀設法賑濟以故比歲不登而民不苦饑己丑召入擢南京浙江道御史即日改貴州道蓋異數也在臺慷慨建白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庚寅巡京倉宿弊釐革殆盡癸巳按山東丁吳太孺人艱望闕號踊徒跣五十里而至喪次依苫塊三年無越禮有請謁者謝不與通丙申復除雲南道是時上厭言者章奏入一切置勿省而公抗疏請補臺省惜人才重銓衡親批決數事侃

侃千言事雖不行而直聲振于朝尋出按滇滇去輦轂萬里民夷錯雜部使者或以荒遠故溺職而公獨矢心莅事不爲具文屬順寧代侯二酋構兵焚滄漾二橋勢張甚公從容鎭定不爲窮兵後上錄公功賜金褒美往恤刑有專使是特上屬按臣公得盡心省豁冤濫方獻西迤揄城則久瘐而晴及獄汛海則久滯而蘇活人感天其應如響任滇三年得代改按閩先是公署爲稅使所跼公預檄出之既至裁省不急以紓

民力時閩有規爲不靖者公剪其渠魁而已餘置不問冒暑行部入漳覺神氣不振調攝逾月扶病發疏跪不能起猶奮筆出冤繫十數人未終牘手振不能書遂困至形囈語無非爲地方計僚屬入視强加冠紳言不及私而寘庚子六月十七日也檢其橐惟圖書數卷公天性孝友父視伯氏而子視叔氏之孤生平無私殖居官幾廿載囊無羸資或勸公爲子孫計答曰士處世若蓮依水在汙泥之中而不染足矣公非徒言之亦允蹈之善屬文奏疏愷切條暢有賈生陸贄風調他文亦善所著有星軺草等春秋五十有一子成斐有儁才擇交遊稱公佳胤云舊史氏曰萬曆中葉上薄言官甚言官亦索然自廢骨鯁退而罷茸進矣新安張御史體貌魁梧矜大節自爲令至入臺兩按雄藩俱有聲績然身沒僅存圖書至不能庇子孫非錚錚者乎相傳公卒後稅璫入閩旋風忽起火其奠章稅璫辟易下拜公之靈爽故如在耶余至新安叩其

事于所知良信因論次其行事爲張御史傳云

呂先生傳

呂先生諱煥字堯文養心其別號也先是其弟泰與公與予善予以泰與公故得膺先生且有姻連既沒而其子元啟以泰與公命屬不佞傳先生行事不佞不敢以不文辭滅先生芬芳不揚也于是作呂先生傳先生其上世居汴建炎中有繼祖者官崇德以兵故不得歸籍崇德因世居崇德云自以寧公而後凡數世而後有洊

陽公沔陽公伯子爲先生生而有異徵十六舉博士弟子員不售輒歎曰丈夫當雄飛吾惡能低首越雞隊中遂棄去隸籍太學已而復不售而先生遂謁天官選授廣東靈山丞稟職惟謹採珠之役黃金不靡而民稱便上官稱才焉乙巳遷贛州經歷去時靈山合浦諸父老子弟無不攀車轂涕泗交頤者居贛多異續復擢宰保定先生不以催科期會爲急直指使者故聞先生賢行邑輒問馬價幾何先生時未集也

日且下舂矣先生出召耆民謂曰吾旦日且空手當直指氏呵督寧戀戀一進賢冠而鞭箠使爾耶耆民感泣赴內老幼肩踵日未曙而馬價畢集矣驗無左直指氏能之遂薦循良第一庚戌北虜薄都城保定空然草野耳無藩籬者先生曰不有城是血我赤子而予虜共壞也城之便請兩臺兩臺如先生議而先生周省于軺馬舂甬車輦間者夜如日盡越月而城壘如矣於是薦剡交上得判辰州辰州故楚劇邑而穀粟繁重苗且屢警先生贊開府公多計畫者沅州城故圮開府公廉先生能檄城焉而先生督辦如保定時沅由是用休丙辰擢山西行太僕寺寺丞聞道省沔陽公牽裾不忍行勉就職終以親老上天子書得解歸沔陽公雅好賓客先生日具尊彝卮酒奉諸賓客驩假以驩沔陽公太夫人晚事佛先生亦佹事之若受戒弟子然其言承志父母如此史氏曰語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呂先生疆毅敏果以

彼其才餘于淬刃矣而位不三旌祿不千鍾堇露穎末所謂嗛嗛者非邪乃其置祀田振疏戚爲[illegible]宗族者又何廩廩款款也嗚呼什一行于官什伯行于家呂先生之志慊矣

卓澂甫傳

嘉隆間弇州王長公執文章衡故號召天下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得一字之驩一語之獎欣欣然如享太牢登春臺日中逐已爲無千古矣當是時浙士最著者蘭溪胡應麟元瑞仁和卓光

祿徵甫蓋儼然以附庸自命云兩君子之著作具在其工拙不可掩然文章道喪久矣與其逃之毋寧附爲吾取兩君子徵甫以去歲六月卒于京師而其子爾康爾昌故從余遊爲作卓徵甫傳徵甫諱明卿其先遂安人遠祖復初忠貞公從弟忠貞殉節革除君復初避地奉化轉徙山陰仁和贅宋子孫冒其氏復初七傳至徵甫始復稱卓氏初徵甫與伯兄俱業儒而性豪舉不樂抑首伊吾乃從父策從而之賈受賈踰年

業已精其術忽嘆曰丈夫亦欲畧知仁義使長者撤及門耳寧能以賈豎終耶遂發憤下帷盡取古人書讀之而尤嗜詩二十五補南太學生詩名已籍籍都下國子先生待以異等歲辛酉伯兄舉于鄉徵甫喜甚吾父一命有托吾可優游爲千秋計矣已而伯兄夭徵甫始大憂念無以慰尊人乃從選闕下以例得光祿監事需次一年復歸而奉尊人七箸是時徵甫詩名益進[illegible]遊傾天下歲戊寅始謁弇州先生先生亟揚

之徵甫益自得高步濶視性又好雌黃自快高青天而下黃泉仇口闇作或相引避去而徵甫終無纖介肝膽矗矗如洗久之謂薄者歸厚矣疑表裏果衷矣徵甫有至性先後居母若父喪哀毀過介終制不御酒肉既免父喪赴闕補良醞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諸奸竊其中出入莫可究詰而典簿總寺事稱至難徵甫治事自若初若相詬病久之相謂曰夫夫一無染指吾曹何爲一宫人久物故而傭藉

自如廉其實將奏治之監官叩頭引罪卒除其籍劉天裕者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緣爲奸以僞篆支光祿司空畫工歲餉若干事覺下典簿訊緹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徵甫徐以他語鉤之其人感悟出弟底法而已得末減爲鬼薪都人大服時卿王公意在節縮而徵甫能引大體爭之匡正良多官譽翕然寺倉圯衆議新之百金徵甫欲倍之卒如其議又欲減諸郎日給肉亦以徵甫一言止王公嘉徵甫

練達不阿每事咨訪焉已遷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事者才澂甫將羅之史局而銓衡又欲以大邪司馬惜之其年六月一疾卒時年六十先是元旦有惡夢而同官范守署初昏時見披髮者疾呼曰五人當之三嘆而滅蓋以此疾隕者四待澂甫而五澂甫于書無不窺于才無不宜于事無不練于小道曲藝無不精曉少有大志勉就貲郎以一割自奮結髮論交至老死海內知名士無不與遊者至布衣詞客與名一技者望其門若

歸矣饒酒德觥籌達丙夜明旦客被酒臥謀家事畢衣冠就客起居矣施予至慎然赴義如渴不恪傾囊初至京邸時李奉者逋官錢將鬻女行哭哀甚立予十金女得不鬻買任城妌以其姿類已中表女立遣之不追其直又熱腸徇士不必識面鍾生懋者奇士而稱能詩册被祟雉經婦姑素勃谿宗人訟之歸罪于生坐死係德清獄澂甫故善令陳一日請于令視生禁所日暮故不出令遣人趣之出報曰世有孝子蒙異冤而力不能爲之白寧與俱係耳令感悟立請于當道得減死論戍然于生非素交也即古稱俠烈何以尚茲詩法中唐近步歷下稱能品兩都名勝吳越山水題咏幾盡矣所著有卓氏藻林唐詩類苑卓澂甫文集詩集續集北遊稿數十卷行世子三爾康爾昌爾臧俱文彩能世其家太史氏曰澂甫翩翩俊流執鞭大雅其行誼凛凛有賢豪長者之風而不得以科目顯君子惜之然世所稱科目者或齷齪無所比數儕于

市人獨蘇氏婦所詫位高多金耳以此視澂甫何如哉即貲郎何辱矣

包孝子傳

孝子姓包氏名世熙字某太學生世居嘉興縣德化一都副憲樫芳長子余婚家也幼有至性事副憲公及母曹恭人曲盡誠孝或有疾痛私與婦屠對泣比復而後驩然也萬曆庚辰副憲公遘病幾死世熙露禱哀號至嘗糞以辨甘苦始病迄痊五十餘日未嘗一解帶臥居久之遘

從表兄諸澄甫茁拜城隍之神各詢父年壽所至神謂諸曰爾父壽六十三次謂世熙曰爾父壽止六十爾父子多口過宜切戒之既覺汗流驚懼甚至辛卯四月諸父翻卒官年果六十三訃至大恐既不敢言之人又不敢聞之父日夜憂怖密室閉窻流涙不已若傾刻大變來者時武林如法師寓錫東增通達佛乘就而謀之且曰吾聞古人有減算延親者遂商定一疏密書之洎日潔齋禱于佛前願損已十齡續父餘齒

抗詞宣懇涙隨聲注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然其事祕獨一二緇流知之耳其年應試歸自南都不一月暴下卒異哉先是副憲公偶過僧房徼聞其事意亦誕之絕不語人子既死雖復哀痛亦以爲適然之數故不之異也蓋副憲公年始五十有九未至六十且虞妖夢是踐而今且過其二矣豈眞爲子所延耶抑偶然耶今歲七月過余池齋因話其事適如法師在坐從而證之遂屬余爲之傳余因嘆一切世界因果年壽短長皆因心建立心無彼此故因果可以改易年壽可以相通異類猶然況於父子武王告文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武王九十三而終父可與子子獨不可以延父乎而道書又載暗中神明察人罪惡輕則奪算重則奪紀既可奪也亦可予也心力轉移猛於排山速於屈伸臂此豈凡情所能測量乎哉乃世熙不難以身代父卽修短無論矣因作包孝子傳令行於世以待夫修郡乘者採焉

峩嵋山別傳老人傳

峩嵋山世傳銀色世界普賢大士領千二百菩薩住持處也往達觀師之遊余恨不能從有峩嵋今夜雪誰伴佛前燈之句顧不知彼中有別傳老人今年八月得達觀師棲霞問寄老人事跡幷陳太史所撰塔銘一通於是始知有別傳老人以達觀師意爲之立傳老人諱慧宗別傳其字湖廣德安府雲夢縣汪氏子生而凝寂不樂世相七歲投白雀寺僧通徹薙髮九歲師亡

有王居士者引之入蜀至重慶府綦江縣永興里海印石門寺依僧宗寶受具戒嘉靖甲午登峩嵋頂禮佛次時雲氣乍斂杲日當空見一異士金色小舟歷銅塔崖而沒述於得法師謙公謙曰爾大有緣此菩薩示現也自此以荷擔山門爲事矣居山四十年自白水至山巔樓觀像設之屬無不鼎新充拓儼如天宮化城遠近瞻仰嘖嘖稱嘆隆慶巳巳始出山遊京師萬曆甲戌渡海禮觀音大士戊寅遊五臺再如京師返

五臺有終焉之志師生平嚴持戒律不喜作紙墨文字曰三藏教典亦是糟粕更饒舌何爲先示寂三日忽云將西歸澡浴更衣結跏澄息誦佛號不輟至期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日不能無言因唱偈曰生本無所生死亦何所有這個臭皮囊今朝成腐朽弟子鳴鐘鐘止忽開目續唱云云安然而逝世壽八十一僧臘七十五塔在四會亭下師生平靈異最多嘗至新津興化寺鍊排之不勝勞苦白板首求退遂往

富民某氏之門趺坐七晝夜乞若干緡齋僧主人初不樂施至夜光明徹屋驚異跡之光從師坐處起始皈敬焉又往漢州金堂縣擊魚募化其聲所應不定東擊西聞西擊東聞一夕大雨師不出戶魚聲亦遍田野村民物色之師但安坐神祠而巳其渡海也見白衣大士坐金色蓮花冉冉雲氣中同舟九十人獨師與一成都僧見之弟子鎮滄未薙髮時從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十里復問答如前不

少惰乃于雙飛橋爲滄祝髮憐其愚令炷香跪大士前頂水盂誦祝聰明呪一百過歷年至白水猶如此一日寺災滄跪請師休去師數而罵之滄於是作入水想祝空曰殿宇既空願保庫司無恙遂歸庫房默坐頂水宛然火至自滅乃知師生平造就弟子皆此類也論曰別傳老人踐履純白以莊嚴道場爲佛事其向上一著予雖不聞其曾見何人嗣何家宗派要之乘願輪而來不可以凡情測者也不然何其臨終之際

如脫敝衣言句超洒有若此乎余傳老人事轉在雪川道中新雨初收山川如沐老人常寂光中其一解顏不

素菴法師傳

師諱某某襄陽鍾氏子壯歲棄儒遍訪知識至南陽留山寺禮泯菴休和尚祝髮飄然一盔歷伏牛清凉受具戒于京師依秀法師習經論凡十一載精其業南禮補陀過白下白下名流鈷芥自合以攝山講席留師道聲大振師亦樂茲

山幽邃誅茅築室棲遲十年一日扶杖將行留偈淨業堂云自入棲霞已十年東修西補未曾閒掀翻瓦礫成禪院除剪荆榛作菜園每煉蔬羹供海衆恒宣大教繼先賢如斯匪爲兒孫業留與冏袍萬古傳其氣韻可想矣已而爲衆復留會殷宗伯邀送瑯琊大士真儀到山郎于寺右卓菴供奉于時宗英朝𡨚鄉紳緇舊僉服道風萬里一契或捐金像或題扁額競磨頂踵爭出資財金碧參差烟霞輝映地因人重信不誣

已乙酉冬大士殿不戒于火金軀無恙會聖母慈旨宣賜金縷袈裟大士畫像且勑建多寶墖法運益隆大工隨舉明年殿成師身長幾七尺頭顱方直面目有光隆顙豐頤音聲如鐘生平踐履如水雪隨所酬應春溫日旭人自意消說法直截簡易不爲峻語而格頑導迷遠近欽悅凡講華嚴大鈔若干座法華楞嚴若干座諸大乘經論又若干座以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後夜示寂一月前火疾作端坐說偈策進諸弟

子令勿爲哀麻哭泣期至沐浴跏趺結手印念佛千聲回向畢大聲說偈云云遂化三日中夜火滿山若列炬世壽七十五法臘五十師生平瑞迹甚多初至攝山演華嚴至入法界品搶放五色寶光又一日講法華至寶墖品見空中光相儼然汪司馬道昆爲作銘記司馬公兩舉無遮大會于新安焦山皆師主之其在焦山見異人數十曹伏師前以脫苦謝司馬見亦如之丙戌大饑僧衆絕食而蕪陰郝氏裹百斛米至初

登殿禮佛驚謂曰是夢中教我賑米佛也辛卯冬講法華于婁東之淮雲至從地涌出品毫光繚繞法座下經久不散次年應蕪湖講期度江風浪大作師呪觀音力應聲寂然其他毛舉未易悉數馮夢禎曰余初識素菴師于吳閶見其道儀和睟應接詳閒余固欽異之而管登之先生至以其品當與達師上下蓋達觀師深心載物猛氣直前如獅子遊行萬里無侶而素老則迂頹刓落渾無際涯雖雜之凡人嫗孺將無擇焉而其一段利生真切之力謂之不媿吾達師可也

快雪堂集卷之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語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又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吾甚服膺此言今世貫心參禪者絕少而又不能一念皈依淨土臘月三十夜到來未免手忙脚亂隨業受生長淪苦海痛哉余感吳江周母往生事爲之立傳令丈夫學道者勸焉周母姓薛氏吾郡之嘉善人宦家子其母夢長庚墮懷而生寔嘉靖庚寅五月五日也十七嫁吳江周某爲繼室尚書恭肅公子以孝謹聞二十八寡居遂有意淨業初掃室供觀音大士異香經日不散香烟上蒸爲脂幻成蓮花枝葉分明數日而滅癸酉歲夢感觀音大士警策遂斷葷血委家事諸婦專修淨業自此始諸子俱向善不扶而直方外淨侶凡過吳江者無不受齋周

氏遠近佛宇像設凡有興建無不受施周氏他如築橋甃衢義田義倉一切善事無不勸爲之以故周氏昆弟大爲叢林所尸祝而母薛之名愈彰薛生平好誦法華華嚴金剛般若等經及行慈悲懺法晚歲益精進加課圓覺日五百言掩關而居子若婦問訊圓光門外頂刻而退畧不及世俗語丁亥五月病胸膈脹諸子請弛關延醫醫謂血枯當服牛羊乳及藥酒薛不可曰吾十五年啖菜根柰何戀此色身破戒乎遂毅

然拒之自此專持佛號畧進藥餌至八月疾益甚戒諸子勿進藥善護吾念吾西方緣熟矣至十九日戒毋進粥諸子强之粥呵曰而輩以此爲孝乎此世間情耳欲離生死直須打破情關而輩素談此理到此了無干涉吾十五年向佛懺悔求生西方今日期至而欲却之乎而輩但稱佛號助我往生足矣幸無溺我九月初六日啟懺摩道場曰但爲我懺罪業不得祈我住世是日有兩蟲撲面不去曰兩蟲在寢帷中三月

矣是吾夙業任其啖食吾惟以慈悲心待之於是益高聲念佛蟲啖右頤良久復啖臂時佛聲至陀字蟲觸口氣遂滅初九日語諸子曰懺法圓滿吾事畢矣吾讀圓覺知四大假合了無身執一切痛苦棲泊不上但報緣已滿不復住世而輩沐浴更衣齊聲稱佛助我化後無令不淨人近我仍令佛聲不絕吉服送我入龕迎至川堂供一佛二菩薩龕安西向閉龕之後服衰麻設幕中堂以盡世禮龕前香花爲供上食用平

時菜果宗族親黨傳吾意不煩虛費奠享初十日索香水淨身念甘露呪言三遍蓮花香忽然滿室著淨布衣戴誌公帽安詳徐步跪彌陀前念香偈焚香已念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佛三拜跪拈數珠念佛一百八遍起面彌陀坐所淨禪椅捏金剛拳念佛千聲日午跏趺以數珠盤左臂結彌陀印而化如入禪定鼻液墜尺許徧身俱寒頂獨溫踰時反熱至莫漸寒鼻汗如珠色澤光明矑喜自在儼然具丈夫相左右之人俱

聞蓮花香自絕粒至化三七日神氣清爽其念佛聲時而悲婉時而猛厲時而和雅無所不有但無有女人聲耳畔時聞魚子聲經聲佛聲絡繹不斷問之左右不知也三七日中口不離佛睡眠絕少間有昏沉即猛著精彩如一人與多人敵毫無滲漏其持念如此十二日日午入龕遠近緇素然香頂禮至數千百人世壽五十八諸子遵遺命塔全身吳與石城山清凉禪院之右嗚呼善哉諸子祖祝祈最著善余尤善達觀

師窮藏師兄師子窟中故無凡兒也贊曰

惟善女人厥氏薛作嬪于周婦道竭夙種善根事諸佛掃室焚香蓮花結大士感夢受記莂從此長齋斷葷血節身口具利一切掩關靜居洞生滅法華華嚴左右列晚課圓覺日五百四大非有悟顯訣十方虛空悉迸裂預知時至坐而脫彌陀觀音互迎接身登蓮臺閱空劫春秋五十益以八塔于城山不爲穴道俗讚嘆無休歇我作伽陀妙言說見者聞者心怡悅世世佛種不斷絕

董夫人傳

董夫人者楚人吾友周元孚之繼室也元孚前室汪宜人甚賢中外稱之生五男一女而逝擇繼甚難其人夫人有堂妹爲元孚某侄婦夫人閨譽夙著周氏故知之而意未之及方遣媒如某氏未報其夜元孚夢汪宜人謂已曰勿議某氏女某氏女傲勿宜吾子女某侄有堂姨賢淑女也盍委禽焉且曰即勿聽吾語悔晚矣元孚

既寤急白父夢若此立謝某氏而議夫人夫人之母熊太孺人者賢母也亦夢汪宜人入室視其女明日媒至大異之曰是故當爲婚於是遂歸周氏五子者長未冠幼方在襁褓交禮之夕列坐夫人之旁夫人一一審惻之既廟見召諸乳媼問子女起居狀甚細父若兄聞之喜曰新婦新來便能念子女甚善元孚亦喜曰吾有婦令子女有歸足矣安敢望如前室之儉勤以佐吾貧也惟時綸命側室署家事而賓夫人夫人

曰中饋婦職婦女子時嘗學於母甚習其敢以煩庶姑且先宜人之成法在遂悉召舊所役使若而人令各執其事而身綜理焉曰先宜人之舊吾不忍更也未踰月家政井井而諸子女益安夫人日牽裾繞膝不異親出內外親黨咸爲元孚賀新婦賢能若此子又得高枕矣夫人事翁甚孝事少魯先生如翁翁與少魯先生亟稱之無何賢聲遍宗族且滿薦紳之耳矣夫人居常道汪宜人不去口衣汪宜人舊衣無所拘忌

汪宜人生辰若忌則設酒殽召子女奠哭之母視汪宜人母而兄視汪宜人弟汪宜人母或使來乞衣卽無有從身上解付之曰宜人在母不得衣無憾今不得母且悲感念其女吾不欲以一衣傷人母也其委曲善人意大率類此夫人聰慧絕倫喜讀書一二遍卽成誦初嫁時識之千字耳比元孚命諸子屬對間從旁代屬一二語甚明麗元孚曰若當善爲詩遂從元孚學詩讀唐人詩若干首又進讀三百篇及史漢諸子書凡元孚所嗜幾涉其半試爲五七言詩及小詞率有韻致元孚曰子勉爲之他日成集爲子托諸木夫人笑曰妾不幸爲君婦何以詩爲元孚曰子爲予婦何不幸耶曰君才名滿天下妾卽有佳句人且謂假手於君或潤色成之耳以故隨作隨毀不多流傳元孚才識議論今之賈生陸贄每以抗直忤時兩遭貶謫跼蹐十年間關萬里皆與夫人共之方貶鴈門道靈丘廣昌間其日風沙蔽天舍逆旅市米夜炊三鼓尚枵

腹婢僕欷歔悲嘆夫人談笑自如也居鴈門苦病手書般若心經法華諸偈焚香蔬食而誦之自鴈門量移栝蒼道彭蠡湖風浪大作舟幾覆夫人神色自若但口詠唐子方平生仗忠信句而已夫人神氣淸羸噉飯甚寡至栝蒼踰年竟以羸病死時年二十九死猶念幼子屬老婢曰兒多飯卽病汝善視之幼子卽汪宜人最後出者夫人實無子訣時元孚以爲言夫人曰妾幸無子有子卽牽腸綴心妾不瞑矣索遺稿僅得

數十篇多鴈門時所作元孚序而刻之語甚哀酸夫人以庚辰適元孚迄丁亥凡八年舊史氏曰去年春余晤元孚于此留連信宿元孚從容爲余言其嫂夫人能詩且舉其佳句不一而足余笑謂元孚嫂卽能詩君或小為潤色令之閨閤寧有如此人哉元孚云云則董夫人之所謂不幸者也因嘆羨久之歸而誇諸婦同爲豔慕未及歲而夫人之訃至矣傷哉比再見元孚語及夫人元孚嗚咽不自勝因贈余夫人存稿一

帙索余爲之立傳嗟乎以夫人之賢得爲同元孚婦故當不朽況其文釆之麗又炳炳若此乎媿余拙筆何能少佐夫人萬一姑以元孚交情論次之云爾

吳烈婦汪氏傳

吳生賔廷有婦曰汪氏序班汝相之次女也歸吳郎十三載孝謹婉順内外無間言賔廷字覲倩淸羸善病且成瘵矣而諱之恐爲父母憂今歲春疾甚呼汪語之吾卽不起若當柰何汪泣曰夫存與存夫亡與亡更何言賔廷復詰之婦人夫亡而無嗣者世不能縷指寧必盡死耶汪曰人生在世七十者希妾年近三十半世已過卽偷生不過再活三十年止耳孰與從君地下之爲快況又無子他無縈念死賢于生于是乞夫襯體一繡帶懷之次日賔廷卒遂絶食賔廷斂具皆汪手自檢閱斂畢一哭盡哀迎王姑及姑再拜曰吾爲吳門婦止今日耳奉舅有叔在奉姑有叔姒在吾當從吾夫地下姑已上再三

慰藉之又拜叔姒自今奉舅姑而職矣聲與淚俱在旁婢嫗無不淚下比汪母至淚泣守之從容謂曰吳郎家故饒若嗣一男稱未亡人至白首亦不負吳郎矣何以死爲汪曰節與孝豈能兩全吾今非吾母女矣母抱之號泣晝夜不絶聲汪畧無動容毋稍惓遣婢更番護視不得間至四更守者疲則從所乞繡帶雉經于卧榻矣既斂面如生焉春秋二十有八嗚呼烈哉舊史氏曰賔廷之父如德字潤卿故太學生也居武

林與余往還甚善余知其哭子也而傷之已又知其婦汪之殉夫也而賀之烈婦與忠臣孝子同爲國家上瑞所謂死而不死神燁燁者有婦汪之烈竇廷亦不死矣自今吳氏之慶將忠孝廉節并集其門而烈婦實倡之矣余過溪南乃親詣烈婦靈幃下拜且爲作傳以俟旌典云

吳母凌碩人傳

凌碩人者吳江故孝廉吳公承廉之配而太學生嘉徵瑞徵之母也凌故婁江名族碩人出應

天府丞某及笄嫁孝廉公孝廉公曾大父洪大父山官南北大司寇家族鼎盛而孝廉公出後諸父中河公某中河公配王而母沈當孝廉公出後時兩夫人俱在堂而沈夫人稱難事孝廉公晨起偕碩人拜牀下問起居佯不視即視亦無所命之反顧左右語刺刺不休欲以是激怒之而碩人久立愈莊色愈和既退遺人伺其後言終不得於是沈夫人意解始命碩人坐以婦禮畜之而中外亦嘖嘖稱孝婦孝廉公性澖大

好結客諸錢穀苛細一不問而稟成于碩人無所不治辦客至則走爨下理盤飡不倦致腆而後出客餼未徹雖夜分靡敢即安然自御衣食甚薄比于下妾或客至無時則撤已所餼餼客以爲常一日孝廉公入內見諸御案有餘篹而碩人獨枰飡蕭瑟驚問得其故以此益賢碩人孝廉公內寵頗多碩人無論纖芥則視所寵而愛之或飾所屬目者以進有私相妒者曲爲平解曰若貴幸無逾我我尚夷然若曹反不能相

忍耶以故終孝廉公世嬪御肅穆無間言則碩人之訓也碩人性慈儉知大體綜理家政特精密僮奴千指即幼稚皆有常課無飽而嬉者以故能修業而息之過其先授之產又好行其德不休始吳氏收租私量比公量登一焉碩人親事乃令平之租石歲減以百計孝廉公好施凡所厚善伏臘歲時必有常惠或他往則碩人封識以待至則行之多寡豐殺俱如意指以故孝廉公得好施名而碩人實贊助之已孝廉公善

食酒性又卞急僮奴奉侍稍不謹輒大怒欲苦之碩人佯怒徐徐請自治俟酒醒怒解竟得寬釋孝廉公賴以無酒過他韋弦相成大率類此矣碩人無子撫其側所出兩子嘉徵瑞徵如巳出嘗親課之既失孝廉公哀痛特甚至欲自裁以從巳而摩二子頂曰吾姑爲爾曹作吳氏老寡婦耳巳二子皆授室曰今而後老婦無事矣即掃除一室移孝廉公柩與居朝夕焚香誦經足不履戶外家僮希見其面有病不藥不禱聽

其自愈曰吾二子巳成立吾得下從吾夫幸矣萬曆癸巳春秋五十有六而卒卒之日命二子啟某所某篋案所言行事則凡附于身者亡不經紀署置手澤宛然考其歲月乃移柩別室時所識也碩人生平無疾言倨色侍姬僮奴詢詈不加何論箠撻然和而能莊羣下自肅二子既冠未嘗以褻見晚迎本生繼姑陳事之不異王夫人問安上食或立侍于傍恂恂婦道也子舍見禮之如客族屬先後宛若中外牽連之親下

逮疏遠無不得其意閭里之鰥連無告者時有所給養百里之內甃衢梁飭梵宇必倚施碩人卒之日縉紳士庶無不唏嘘有流涕者曰三吳喪母儀矣嗚呼賢哉司成氏曰劉子政傳列女大都以不妒爲首自漢迄明年代綿邈其可以嗣關雎耀彤管者雖不乏人然豈易得哉以余所聞則吳江之淩碩人庶幾近之卒能啟二子茂孫枝以大吳氏宜也樛木葛藟之庇其遠矣哉

丁母孝淑汪碩人傳

汪碩人者海仙丁翁之配而余友南羽之母也丁翁諱瓚家海陽世業兒醫丁翁益精其業巧發奇中甚夥然爲人拓弛喜結客所入立盡又有嗜古僻喜聚古鼎彝先代窑器洎法書名畫之屬然不足以質錢不少係吝故亦鮮存者自號海仙汪司馬爲作海仙傳以故不具論論汪碩人以訓天下之爲人女若婦若母者碩人系出休邑北鄉下坑之汪汪翁無子有女二碩人

其長家頗豐給翁客楚碩人始髫擯家政斬斬
族昆弟利翁久客侵其田碩人躬詣田所聚族
畫界而反其侵族昆弟無以難碩人一弱女子
而有丈夫之略無不嘖嘖嘆及笄未字翁故難
其配語媼曰吾夫婦百歲後家產屬他人無論
其能保先人一丘及吾兩人遺蛻者此女足賴
已後竟歸丁翁丁翁五歲失父母育于叔氏及
長好大言不事生產然所交游多長者汪翁物
色得之曰此吾快婿通其意叔氏乃委禽焉碩

人既歸丁日夜恪勤婦職惟謹客日益進碩人
不敢私其橐橐垂竭矣乃諷翁曰婦觀夫子才
具足倚柰何不治家產而徒以客自困請改慮
可乎翁笑答曰吾提一藥囊足自給汝無過計
好客自若取之醫不足則碩人曲爲支吾不令
敗翁意碩人初舉一女次舉伯又次舉仲即南
羽也而碩人則念翁孤立欲廣其嗣爲進二朱
舉一男一女已碩人再舉叔及一女更進二童
舉一女及二季翁豪爽澗大待諸子甚寛而碩
人以嚴課諸子及婦肅若朝典然威而不怒內
外甚安之翁年踰六十卒碩人稱未亡人二十
餘年碩人性慈淑不妒有關雎樛木之德視貳
如己視貳出如己子童所生男中痘碩人躬護
視隨其卧起至殤哀痛若喪己出翁沒後視兩
貳尤極友順童所出二男名五者八齡名六者
才週歲碩人視寒煖分甘毳悉同諸子兩貳奄
忽辦喪事盡哀不減妯娌里中曹偶或非之而
不顧嘗誡諸子曰汝父寛厚能忍垢辱汝曹性

剛喜直多發人過不及而父多矣其愼諸南羽
居貧而好客客日進碩人則羹藜藿炊脫粟不
倦曰而能似而父是能悅我諸孫負笈四方計
程遺之脯果無乏居常勗諸子婦及諸孫不離
典訓嘗曰吾爲而家婦而翁常居外舍吾一婦
人形影相弔以支朝夕今幸年耋計身所出目
前內外孫曾四世百十人吾何憾汪氏翁媼即
世碩人每歲寒食一掃除其墓灑泣而返然碩
人素不善輿輿則頭岑岑然率曳杖徒步往至

八十時爲樹墓碣再爲封土一號聲振林木曰女年摧頹奉父母地下不久自此不再來矣南羽將客閩中具巵酒爲碩人壽碩人愀然作色破涕言曰汝硯田足自給垂白遠遊非久計又知其不可奪勉爲慰籍無久客弁道曩時仇家某某以機中而父而父置勿報令其子孫替業不可名舉而識之省之南羽居閩二月而訃至碩人精修西方廿年淨業成就時時語人曰我世緣盡矣了無粘帶將逝之朞歷諸婦房訊安

不夜半無疾吉祥而逝壽八十有七子六雲鶚雲鵬雲鶴雲鴻雲龍雲騏雲鵬最賢精繪事人物山水得顧陸遺法工漢魏古體詩及擬李長吉詩名蓋以畫掩文士俱習之眞實居士論曰嗚呼碩人聰明强毅識畧過人爲女子時咄嗟而返侵田已見一班矣至翁嫗身後每歲寒食徒步上冢終爲樹碣以實其父能保遺蜕之言卽古之孝友何以尚諸其婦丁翁有內助之勳逮下之澤卒能繁厥胤祚諸孫且數十人淑女之福貽于方來寧可量哉因私謚碩人曰孝淑并撰其行事使與海仙傳並稱云

王母曾碩人小傳

碩人閩清流王相如名若之母而處士某之妻也姓曾氏大田儒家女十三嫁處士居無何卽爲處士置貳曰家世单寂吾欲廣其嗣不敢廢小星樛木然而卒生二子者碩人也碩人事處士十餘年而寡相如始周弟顓未出腹先是處士母于徐而生于張三歲失父徐張手撫之至

壯而驟失之姑婦三人相向哭俱不欲生矣而碩人起慰二姑曰婦義當死然不敢死也婦死誰撫二姑誰爲姑養者于是二姑安之又十年姑徐卒張亦繼之喪葬于碩人如禮方姑徐之逮養也徐黨爭攫貲裝家人忿欲拒之碩人不可曰姑死謂何而爭長物耶傾囊分給之處士有姊寡而依女碩人迎與共居養之二十年至死復買田屬壻氏職其祭其厚于親黨事皆類此相如爲諸生有文采而好俠知交遍海內識

余吳中當代諸名公傳碩人行事者多矣而不
釋余一言敦乞至再三余言不足重碩人而能
已于相如哉馮子曰碩人明大義不以從死易
毓孤然卒能養其二姑撫若兄弟以亢其宗而
家益振足當寡婦淸之賢英主所亟爲築臺旌
之者若復能昌其文樹交游令母之名彰灼于
天下是稱兩賢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汪雅堂座師合葬志銘

余座師新安汪雅堂先生才識通敏足寄大用
而扼于時官終戶部郎壽僅餘六十傷哉顧能
極當年之樂以死所居曰遂園不盈數畝而花
木蓊翳堂室邃朗佳客麗人揮觴接麈有時浩
歌長嘯傍若無人嘗曰生于我乎樂死于我乎
葬也遂營生壙定終制嗚呼達哉先生之葬也
銘其墓者少傳大學士許公表之者給諫祝公
而余爲之狀所以不朽先生者備矣先生沒後
七年而元配江安人卒孫衍祺等匍匐武林以
合葬誌銘請余不敢不唯唯先生諱在前字立
伯別號雅堂汪故歙名族高祖熹曾祖榮富祖
景槐世有隱德父炎仕爲平湖丞後以先生貴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王氏安人先生治
尚書能精其業弱冠補邑諸生又十餘年領應

天鄉薦明年戊辰成進士釋褐吾郡司理先是平湖公爲劉尉所搆守徐頗持之先生儒衣冠伏謁求解徐不爲禮平湖公遂去官無何先生以司理至守徐郊迎劉尉扶服請死先生故不較然民間傳說以爲奇談士故不易皮相哉先生爲司理廉肅稱職兩署邑篆俱有賢聲庚午受事棘中舉士數人余幸出門下先生尤器余在官三年四被薦剡格當有異擢已而中飛語僅擢南比部郎去益守徐自敗疑先生下石而

巧中之然先生實無心亦不置辨先生竟以此不振司理可耳何必嘉興既耀俗眸亦虧遠到豈有命焉不可逃耶配江氏所生亦歙名族以先生南比部郎考滿封安人父善母曹及笄歸先生事平湖公王安人以孝謹聞性柔愿有卓識嘉興司理報至蹙然曰平湖于邑嘉屬也廼翁去丞無幾而丞子以書生儼然冠冕臨佐其郡尊卑恩怨之間寧無齟齬耶其先見如此先生故貧士去官又早且好客有聲色之奉黽勉

有無翳安人是賴人稱其能先生二子二女安人出金鉉金礪側室唐出金和二女安人式穀均養有尸鳩之德焉鉉礪俱儁才相繼夭折安人哭之哀先生曰修短命也奈何以死者病生者對客歡自若先生之沒猶有和在而安人并哭和至於大故惟三孫莅喪葬耳傷哉先生與安人同生嘉靖癸巳先生生十二月廿二日卒萬曆丙申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安人生十一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正月廿四日享年

七十有一先生仁心爲質引義慷慨爲吏廉嚴于一介衛善食酒興到一石不醉性通脫無城府官之顯晦家之盈絀子之壽夭賢不肖皆不足以攖其懷而累其志庶幾古之達生者安人初以孝謹佐先生養繼以勤愼佐先生仕後以節約佐先生樂晩稱未亡人蕭然布素虔奉太士以終其身稱並德已三子金鉉金礪金和二女孫男三衍祺鉉出衍祀礪出衍禎和出孫女一亦礪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生也吾園死也吾墓生前一杯吾樂吾素懿玆
昔婦先見足稱雙玉存瘞萬禩攸憑

馬郡丞墓志銘

萬曆癸卯夏六月嘉興府同知莘野馬公卒於
官其子諸生之騏等扶廣柳蹩躠二千里歸而
以公不朽見托余與公同籍幾三十年又有部
民之誼知公宜無先余者何敢不唯唯已之騏
遣使以日月告余謹按之騏所撰狀整齊其語
爲之誌公諱化龍字雲卿別號在田河南之莘

野人裔出漢伏波將軍援初著籍涇陽高祖恭
行賈莘野樂其地居焉恭生玘玘生文經公父
也以公守常淮滿考贈中憲大夫實有隱德母
劉封太恭人公幼穎秀不羣日記數千言十八
充諸生爲屬文試輒屈其曹偶二十二以春秋
魁庚午鄉試丁丑成進士起家長治令長治爲
晉劇邑附潞安郭郎古上黨地瀰瀰國其中王
故賢而道者或以非法常侵民田若干畝爲園
民供田課自若又舍其衛卒不充警而役街民
公力爭之王王稱有先朝旨公笑曰焉有先朝
旨不可見者王語塞廼得論革如故於是一時
稚強項令必首及長治而奸民亦相戒守三尺
無敢輕犯公者邑中大治民有棄母勿養其妻
私質盤盂易米供朝飧者子歸反搤其妻母恚
自經死子窘以妻逆告坐囚卌三年公一掬立
釋之有鬻者紿其稚弟取紬而以殺僕誣之實
自殺僕弟抵死年十三耳公視獄笑曰十三兒
何知即有之同居弟殺兄僕當從家長殺雇工

人論寧至死耶況殺僕者實非弟也立破械遣
之於是競稱長治令能出冤獄鄰境有冤獄上
官輒以屬公多所平反前後出冤獄無算潞士
習記誦爲文濫惡公羣髦俊教之已而得雋者
衆文體翕然一變處邑六年薦剡凡八上治行
爲三晉首屬司理某者以小隙屢中公飛語竟
不果徵用壬午量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久之轉
員外郎屬郎中病公視司篆時蒲坂楊公以左
侍郎攝部事多公才識頗有意大用公稍轉車

駕郎中曾職方司郎中以憂去已決意用公而
御史大夫某者爲其鄉人地竟不果已丑正月
擢知常州府常爲江以南名郡而俗特澆甚千
金之子不羞爲勢家奴魚肉良善羣不逞習摑
擊代人報睚眦名曰打行黠胥詷刺官府短長
而隱中之前守竟以此去名曰窩訪公下車即
欲得當一振刷之會有徽人某負宦家奴母錢
者奴率其黨毆之而沒其貲某訴于公公捕奴
箠卌追所沒貲并黨與爲巨械械之市又丹陽

宦家奴竊主貲走匿常宦家其奴曹實主之丹陽
宦偵得狀遣幹奴以書謁常宦索逃者曹閉之
有優人在傍稍爲緩頰曹怒立毆殺優人而繫
幹奴園亭中丹陽宦急走白公公立遣健隷數
輩出不意從園亭中解放幹奴并捕曹及其黨
至大創之坐以殺優人抵死奸民姚才卽以窩
訪爲業而誣前守者公捕得并黨與數人俱斃
之枷下於是豪彊股栗打行窩訪之徒皆星散
亡匿他郡常以大治歲大祲公多方振卹爲粥

餓者爲局收養幼者以故饑而不害故事郡守
俸滿十月始得列薦公以七月得之御史疏尾
曰常守治狀迥異難以常格拘也居常歲餘廉
明強幹之聲震動江以南會以贈中憲公憂去
癸巳補淮安守淮瘠于常而衝劇倍之舟車之
使相望于道歲又大祲公撫摩振卹勞績大著
屬淮泗水大作憂在陵寢總河大臣與科臣謀
將開武家墩以殺水勢武家墩淮所治山陽境
也公力爭之不可謂無益于泗而淮揚將瀦焉

時總漕褚公議與公合總河謂公異已微憾之
已武家墩開水故不減總河與科臣復謀大舉
以塞責於是分黃之役起而錢糧工料悉以屬
淮守公嘆曰勞瘁誠不敢辭但水勢終不可逆
而帑金百萬與數十萬生靈棄之爲可惜耳廼
爲五難之議議復與褚公合褚卽援公議具疏
而總河之憾遂不可解公於金錢出入俱有籍
吏善發摘吏胥無敢侵牟武弁數輩市薪米者
張其價以償公復獻百金曰是餘金宜爲公壽

公曰金盡則止安所得餘且若價非實也立裁其浮之數舟餘金責令易米充額其料埋許容不可欺類如此總河雖慽公而猶重公才欲相倚以竟河事移文吏部乞久任公而公竟以積資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天津去總河意益不可解而樊某以南郎受總河辟爲海口分司其人故贛榆令也私贛榆舊昵者金屬公爲免海船稅公不可又薄其人屢謁不報其人慚恚乃逢總河意日短公又前守淮者以謫去而屬

公善視小史公殊漫然又妬公功名出己上時亦分署河事復秉閒中公公方莅天津未數月而總河之參疏至矣其所指斥諸不法事悉子虛烏有行勘皆無事實而猶以微罪謫公公悠優家食數年益無仕宦意而蒲坂楊公方被上眷以大司徒攝銓部移文勸駕謂廟堂悉察公冤重公奈何不思自效而汲汲草野爲公於是強起就謫以己亥二月補臨洮通判實駐肅餉事肅古酒泉郡羌胡雜居孤懸天末公一以誠

心拊循無不受戴屬監司缺兩歲秋防俱公任之烽火寂然辛丑量移嘉興府同知時公先以受濕得脚氣疾或以時發則瑟縮不成步又心戀太恭人雅不欲入浙而太恭人故強之之官居一年所疾益深已復感脾疾竟不起嗚呼傷哉公居心粹白置人腹中才思揮霍善處煩劇律己甚廉一室劇邑兩典大郡橐囊蕭然尤留心邊務凡虜族姓名與情形虛實地勢險夷宜守宜戰悉知其曲折與人談亹亹不休使公得

盡其用于疆埸腹中甲兵足任寧虜哉奈何以謫籍終耶公在嘉興時余幸以同籍兄弟常得省公於私署公時扶掖相對子弟列侍從容談笑精神烱烱不倦或至夜分謂公必能自振功名今止此命也公性孝友內行淳備詳具狀中未暇殫述述其尤大者公生以嘉靖某年月日卒以萬曆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娶王氏累封恭人丈夫子二長之騏邑庠生大有才名娶張氏次之駿聘田氏女子二長適襄陽王建

勳次適邑庠生黃元氣二壻俱早卒之駢等卜葬公某山之原以某月日而余爲之銘銘曰

公起中原製錦三晉入郎縉雲再典劇郡臣轍所經功名藉甚如何一跌終不復振公才有餘而命不競貴公以銘公後宜奮

應天府六合縣教諭致仕方濠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别號方濠先生其先自徽之婺源徙嘉善再徙嘉興邵武教授忍菴先生

諱某其祖沔陽學正象齋先生諱某其父皆以儒素起家有至行爲鄉閭所稱象齋先生娶某氏生二子公居長幼明慧所誦習一過不忘髫年籍爲諸生有文譽十九廪于學言動依尺度文質所底稱碩儒里中右族爲子弟擇師爭延致公而是時家益落賴修脯以給公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訪醫診治夜必席藁牀下小鬪聲欠即警立調漿糜進以爲常竟卒毀瘠踰禮歲庚午應貢其秋次公舉于鄉公意澹如謁選爲寧國訓導正身軌士謝絶修脯郡守陳重公文學行誼每事必咨公無何次公成進士而公亦以掌教高等擢六合學正其表率諸生一如寧國尋挂冠歸公性清嚴取予一介不苟次公禀公教兩令巖邑郎南吏部贊内外計典俱以廉明著聲其在嘉定也公以客邇桑梓私嫌易起戒束之尤至邑有太學生某偪妻死當坐陰托寧國故人啗公厚利公毅然謝却之其以大義成子大率類此象齋先生享上壽而歿公哭

之慟居喪哀瘠不減壯齡里人嘖嘖曰善夫朱封君之居喪也者時公業已受郎章稱封君矣後父公擢憲僉督江西學政治豸繡爲公壽公受而函之吾郎封而郎服何豸繡爲公世篤清謹家四壁立或質敝衣易兼辰之費然半面片刺不交公門郡邑大夫重公扳公鄉飲公不得已一赴之後絶不往曰此朝廷巨典吾不堪也以讓賢者御下極寬有過未嘗輕呵責曰彼亦人子里中兒戲擲石堂中以嘗公公色自若人

曰胡不聞之有司公曰士貴恐人所不能恐此細故笑而置之又有惡言加公者公徐曰恕字終身可行令益信賈十一者宦家孫也以餒願身爲糞掃奴公心憐之曰賈公居鄉無大過奈何有此遂釀金置一弓之田給之終身公生平憂人之憂急人之急至捐私錢質器物無所吝亦終不責其償人有過或容加切責而廣坐中未嘗白發其事人以此益多公厚德云歲癸巳次公官南大理丞而余爲國子司業相從甚密

會公哭季子書聞次公憂之甚恐傷公意於是公滿七衮親賓將謀觴公而公固不可匿避僧寺尋得疾以閏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正寢將瞑呼孫謂曰世有富貴而無後者我何啻過之爾實知我善視而子以亢吾宗遂無語配某氏生子三長某次某南京大理寺寺丞次某庠生先公卒孫男三東孚東孝某出東純庠生某出孫女四曾孫男一肇坤女一俱純出次公卜以今年乙未之十二月某日葬公嘉善發字圩新阡而屬余爲之銘公生平不喜玄釋不信巫醫以知足之心處不兢之地清而容物儉而利人雖至于貴自奉如寒畯不能置宅力行古道表正鄉閭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余與次公同舉于鄉同成進士同官南京朝夕相切礲者幾三十年素以父執事公則銘公安可辭銘曰

胡威有言臣之清惟恐人不知臣父之清惟恐人知是父是子暗然不淄千載而下吾里之朱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公之名與此石俱

翰林院檢討崔城高公洎配楊孺人墓志銘

公姓高氏諱承祚字元錫崔城其別號華亭人世家于東禪寺傍自悅清始著再傳爲梅軒贅于楊編修珙生子博始以文學顯舉成化癸卯鄉薦仕爲武岡州學正生國容膺歲薦以伯子某貴封吏部驗封司主事季子名年卽公父是爲南泉公後以公貴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好

行其德至老不衰人稱長者配周太孺人御史
適齋公孫女有賢行生三丈夫子公其季也公
初名承禪生之前一夕母夢風雨自西來老僧
持一羅漢自雲中下授之覺而生公公少小不
喜誦讀然其氣矯矯不類凡兒贈公以前夢獨
心異之舞象之歲一旦開悟微詞奧義迎目即
解下筆滔滔數千百言同社辟易丙子補邑諸
生巳卯督學試拔之二名其秋舉于應天是時
試目爲舜亦以命禹方拆卷主試者見公名與

題合嫌之欲易者再大京兆内江陰公力持之
曰柰何以一名而錮士令改今名中式四上春
官不售公氣益奮業益精與楊彦履太史相切
磋甚善壬辰試畢念垂白在堂一騎馳而南抵
家捷至贈公笑謂何不少待衣繡歸乎公跪曰
繡衣不若班衣鮮也乙未成進士詔選改庶吉
士二十餘人公爲首命始下以贈公艱歸服闋
肆業翰林如初時首揆爲蘭溪趙公次南昌張
公與今四明沈公而教習則任丘劉公臨武曾

公洎大宗伯臨朐馮公座師編修公安袁公咸
以公輔期公更相推轂名噪起都下庚子散館
授檢討辛丑二月分校禮闈稱得士五月册封
潞王公爲正使歸壽太孺人于堂下三月以東
宫覃恩進公階文林郎贈父如公官母周太孺
人是時公已病矣强起上太孺人壽焚黄贈公
墓所退而泫然曰柰何令先君子不身遘也巳
病日進更數醫不効竟卒噫所謂駕騏驥行萬
里出門而蹶步者耶公豐頤廣額軀幹奇偉進

止有度望之如巨岳喬林見人氣温色和言吶
吶不出口徐叩之議論俱中窾于人無所雌黄
非意相干俛首微哂而已以故人人喜親愛公
事贈公周太孺人温凊甘旨惟謹作世壽堂于
家時召賓客以娱贈公居喪哀毁仇酒肉之味
三年事伯兄文學君莊甚家政悉推讓爲主宗
黨姻戚以緩急告者赴之如嚮自登科至成進
士官翰林歷二十餘年田不加畝屋不改椽臧
獲粗足使令堂無俗客門無囂聲楗戶讀書蕭

然永日花辰月夕期二三相知汎小艇於泖間
嘯咏夷猶卒然遇之不知其爲貴人也性周慎
居平減裁卷牘啟閉箱篋熨帖衣服咸自經手
寸絲尺楮餘膏賸馥不令暴殄至合施藥餌修
治橋梁優恤故舊又傾困倒囊無所吝綺歲舉
業之暇即喜吟哦賦小詩雋永已與蔡山人幼
公馮孝廉咸甫楊太史彥履結詩社倡和迭出
爲時所珍比入木天益肆其力近體五言秀整
七言高華絕句雄邁歌行更跳盪有致文似曾

王自運機局不相襲祖儼然名家所著有古堂
槀石室餘論藏笥中公素豪飲健飯自使歸七
飭日損壬寅四月力疾之京口上疏請告遣長
安諸君子書精釆猶奕奕滿大宅歸途忽暴下
遂不支臨終神色不亂公貢再來人徵于太孺
人羅漢之夢矣元配楊氏以公貴贈孺人謝宅
闗人父文學某母張少孤爲養媳于高時贈公
産中落太孺人性莊難事孺人日脩容侍左右
纖微必告擇勞而作靡不當太孺人指退而紡
績以佐太史膏火鉛槧太史得專于學以迨顯
庸孺人有勳焉初艱于子輒飾媵進之既得子
撫之勝已出嚴以毖家政井井如也闈以內雍
雍如也先太史若干年卒繼娶顧氏封孺人丈
夫子四長秉藻貳顧出次秉蓁顧孺人出秉蘂
貳楊出秉蕖貳路出女三嗚呼如公之才品學
術詞臣少儷使久其年當至大用裨益國家匪
細而不及五十以死傷哉蔡山人幼公介其子
秉藻等謁余湖上以公墓中之石請又二年始

克終諸公行畧幼公所撰也公葬附隆興橋祖
塋穆位與楊孺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煒煒高公詞館名馳禮闈分鑒藩邸析珪美業
易就前路甚夷繁華坐歇濛吧難追公生有自
何爲其出僅僅若斯雙玉共瘞鬱乎纍纍我作
銘詩惋矣其悲

陳封君洎配胡安人墓志銘 陳洽道 陳九韶父

公姓陳氏諱某字安甫別號觀湖先生今比部
員外郎某之父也其先有彥良者始居常湖里

隸海鹽後析縣遂爲平湖人彥良生日彰顧直好義有長者風今含雲石梁其手刱也後子孫克嗣堂構人稱望雲陳氏日彰三傳爲友恭公雅讀書鼓琹有嚴棲處士之行友恭生桂峰公某則公父也公四兄弟長即松江同知觀山公余同年伯符之祖公居次公少有大志以伯兄業儒勉就賈且代父任家督初公賈時族人有引之遊冶者正色拒之人莫不憚其莊後尋棄賈歸侍桂峰公伯兄公既舉于鄉丁口日繁議

析烟而望雲舊業頗隘公以讓伯兄而自卜南郊之方邸僅刱數椽身課耕妻課織淡泊勤儉家日益起時觀山公已仕綰銅墨或微勸公公搰搰治生寧如省而兄于官耶公掩其口曰伯兄廉奈何以我故汙之且汙我後觀山公倅松江與里中僅咫尺公竟不行人以此益多公守云比部君少穎惠異常兒公令負笈城中旦暮就視靡間居恒諭以居心厚道動師古人勿爲世俗儒語意刻切比部君恒感動流涕卒成令

名公之教也比部既顯公益淡如布素無改衣不敝不易入城市不張蓋安步獨行自混儔伍賓朋來者一蔬相對務極相洽有嗤之者公曰崇儉惜福我先世家法忍至我而屑越之耶比部君間遺公俸金治甘脆公遺書戒曰養志養口體孰多願汝爲清白吏無念我也旁郡邑大夫多比部君同年厚善公不與交一刺即屢招亦卻不往邑以鄉賓固請十餘年間僅一再赴盡公潔伉自喜恥爲卑屈其天性固然非矯也

公爲人孝友謙厚不欺獨知中歲涉歷艱苦識精守定操行如玉人與譚事肝膈立盡或不當意不爲阿隨然中無纖芥有犯之者婉言理諭卒令媿服未嘗借熖郡邑以傷雅道時時勗子弟無忤禮法無溷公庭行年八十神明不衰雅操彌厲所稱通德長者非耶配胡氏同邑望族及笄歸公性雅澹柔謹不悅紛華公既代庖家督而安人尤約身內助閨譽翕然姑王素嚴寡所適意見安人輒爲解顏曰新婦類我安人出

富室資裝頗饒每出以應公家之急無少吝翁曰吾終爾償謝無爲念卒置不問已翁姑相繼卽世公從觀山公共襄大事力苦不給安人叓佐以奩資先人有所遺財聽均賦若爲不知也者是年歲儉斗米數百錢人相食而能捐已有且不私親所遺卽丈夫嗜義難之矣公之徙方邨也工役農務旁午安人不廢織而兼綜理諸子若女又環而啼索哺也安人立程限課僮婢日夜拮据不休以基殷阜蓋內助之勤茹荼非

苦矣安人性警敏識大體公嘗言伯兄居官時既謝觀遊者而微以試安人安人曰丈夫不能自樹而家于遊不可公爲斂袵安人又爲公置貳得子女撫之如已出此尤人所難者安人貌癯瘠而耐勞安淡泊惡濃豔頗與公同德約已恤人先寒治布絮先暑治絺綌紉鍼綴緝稗僮幼女無不厚完身屏紈綺一布襦必再三洗濯龜裂而後易日討諸婦而訓之曰人福有限惜之乃久濃豔人所競趨我獨非人情耶以遺爾

子若孫聊自抑耳汝曹識之其言明且清矣賢哉安人先公十五年卒權厝宅西北今北部君卜吉壤于縣治東湖習字圩將以今年丙申某月日迎公與安人之柩合葬焉先期躬造白下官邸乞爲之銘銘曰

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人致其德子孫享焉穆穆陳公潛德勿耀配以安人勤儉能教曾厚其施而不食其報宜爾後昆彌穀彌肖習字新阡土肥水甘公與安人一丘托

焉千秋萬祀永矢勿諼

吏科左給事中鹿吳葉公墓志銘

癸未春余以尚書分校禮闈晚得一卷清華蘊藉當爲本房冠當事者與萬和甫卷兩持之卒得二十名則吾鄉武塘葉君繼美也既相見勉之修詞之業以期館選葉君曰丈夫當佩銅墨縣百里起樹尺寸耳安用齷齪轅下駒爲已名三甲竟不就館試補金谿令在官有强項聲循以母憂解任將釋服又有封公之變家食幾六

年蓋君性通敏濶大不喜爲小謹接人絶無婞
阿態杯酒相得便傾心腹遇事立斷不顧利害
余既從君里中益相習謂君曰吾初得子之文
今得子之心矣他日終吏績其爲良諫官乎已
起補蕪湖令强項自若余爲司業南都手書相
聞每以通謹規君不顧司理戴者與君相失齮
君坐是初失薦會其自敗而君爲操江蔡中丞
所知首薦君名譽益起無何召入而蔡以少宰
掌銓事君拜刑科給事中志意益發舒彈射不

避權貴有眞給事稱甲午典楚試返過南都余
得相見郭外謂君時事如此君孰何爲策君曰
自分削籍耳余笑曰可矣遂別明年奉使冊封
荆藩丙申復命晉吏科左署科事益諤諤無所
諱竟以疏阻東封削籍後東事敗本兵束手一
如君言君既歸杜門謝請託課農教子居林下
十年而終君在諫垣疏幾盈百如救行人高攀
龍及請建儲停鑛税無慮章奏無非言者語語
切直晚抗辨東封不可狀尤爲不盡而竟不得

豪曲突之賞令金溪時邑有東西二鄉東腴賦
重西瘠賦輕鄉士有官銓部者家于東倡議均
賦撫按監司俱首鼠君持不可僉其家人悉長
賦吏抗上官指不爲立棹楔豈有究獄二就讞
二載矣君廉得其詳立爲平反是時久旱忽大
雨如注民歌之曰天近天近葉公平獄白日起
陣其在蕪湖也地爲南北孔道商民雜居治之
尤難于金溪而君易之如定雇役而民不苦于
夫禁徵索而民不苦于鋪行却税銀而民不苦

于宿逋新漕[illegible]在宜蕪二邑之介鄉豪某希鱉
之以自利君申文正法而二邑不苦于水此其
尤卓卓者林居尤好爲德或不平有動于心不
憚扶抑徐節婦者貞而賢以寠故爲秉乘者所
翻賴君爲申雪故詞臣斯養某者以貲雄里中
其子且入貲齒于衣冠君爲白之當道竟褫其
章以敗其睹奬窮困而耕强圉多此類也君兩
偏邑章則功德在地方入爲給諫則忠亦在朝
廷典鄉舉則楚材入國用雖壯大之志畧酬而

君子之用未盡位格于七品年屈于下壽七十林
惜之君沒萬曆甲辰某月日距生嘉靖巳酉某
月日春秋五十有六葉之先以封邑爲氏代有
聞人入國朝有諱臻者籍平湖以任俠聞好施
予三傳至廷桂以功曹仕爲廉吏執法甦冤獄
與太守廷抗免官廷桂生艮君之大父也跅弛
不羈喜樹德生平無二色重味之奉惟是拯人
困厄如救頭然晚自當湖徙嘉善之胥五都力
田自給爲善更加于初里中某負稅囊三木欲
鬻妻若女輸官銀艮倒橐代償無德色人稱長
者娶沈生五子最少曰穀生君三兄私無子君
後之後以君貴兄弟俱封文林郎母孺人君字
章舍別號鹿吳娶夏氏丈夫子三培忠培恕俱
邑庠生貳徐出培志貳金出女一夏出適沈萬
鏇孫男二似玉似珍孫女一俱忠出銘曰
吁嗟葉君遽止于斯譬如干將莫邪方爲世用
遂匣而藏之泥後千百年覩此銘詩

淮府儀賓心源呂公墓志銘

公姓呂氏諱熿字南甫別號心源其先汴人有
繼祖者尉崇德阻兵不歸因占籍焉十傳至淇
封武畧將軍淇生相沔陽州判官沔陽公三子
長行太僕寺丞煥次泰興知縣烱季郎公沔陽
公始爲鄱陽薄會淮莊王爲其女選婚得公喜
甚曰是凝重異常兒遂委禽焉無何簿以例調
甌寧尋擢判沔陽州致仕又數歲奉旨畢婚主
封南城郡公爲儀賓中奉大夫于是公年十八
矣謙和守禮斤斤如老成人自王以下無不嚴
重之淮邸距浙二千里公歲一歸起居父若母
遂以爲常主數舉子不育屢進其媵亦寡宜子
者遂從吏公置貳于家于是沈碩人進而元學
生矣肅皇數起大工大司農金錢不支公以歲
辛酉辭祿四百石助工有司上其事特荷褒許
無何以哭沔陽公歸還邸泣對主曰爲人子不
得侍湯藥含斂其親罪莫大焉父巳矣猶有母
在計惟有陳情歸養可贖萬分一耳于是主亦
請辭歲祿乞恩偕還上下禮部議時宗室姻屬

繁盛歲祿不繼有司稍欲通情法便公私得疏嘉甚立爲覆奏報可時隆慶五年辛未也本朝尚主辭祿得借還奉其私親者自公始邑里榮之公莊事太僕泰與二兄事無鉅細俱受成焉旣已析產爲三矣所私置產約直千金沔陽公之喪四方賓客輻輳費不貲伯仲憂之公立出私產所入藉以佐公用竟亦三析之至母淩之喪公獨任費不以累二兄族有螯伯仲者雖不涉公公曰彼坐貧耳吾兄弟一體也立捐二百

金解其紛至螯公則挺身當之竟白不以溷伯仲伯兄卒公不勝悲而事仲踰恭仲交游廣晚苦不支多所負公陰爲代償其篤倫輕財天性然也公在淮邸有燕人女幼失怙恃收養之如已出長爲具裝嫁之宗室今舉子且及封矣故夫人者主生母也莊王捐國時迎養邸中義不得隨還則資給之預築幽宅訃聞馳往襄事如禮庚寅主不祿公雪涕曰微主之賢吾安得有子與養其私親哉遂不近媵妾公生平不結客

亦不謝客肝膽相照不問升沈以故弁紳樂其坦夷而閭閻悅其款曲舍後開圃數百弓額曰蔭芳美日集知舊其中留連日夕即不善飲正襟危坐了無倦容竟席不談人過人咸稱公長者自沔陽公沒婚喪賦役相踵重以意外又施子無算以故生產日耗而公嗜義自若學使者檄郡邑勸民出義田贍貧無應者公慨然割田四十餘畝籍于學宮陳廣文謀廣其齋居因生徒持直易公郊西空屋公曰屋而空孰與廓廣

文齋也即撤贈却其直其他宗黨戚屬貧困而濡沫于公者不可勝數公施已即忘未嘗責報或受德而負已乃見訾訾而復稱貸者公亦抑情應之不以亡爲解公少好奕晚年棄去每旦蚤起焚香宴坐胸不掛一塵歲事粢盛必躬必潔訓子姓讀書勤儉服食稍華即苦戒之馭臧獲恩常掩義邑舉鄉飲推公祭酒公僅一應而已己亥公年七十九令陳侯過其門而觴之曰公明年杖于朝矣敢預祝上壽子姓懿親及四

方之客觴且祝者繼之贈言滿四壁明年庚子元學登鄉書于京闈娛公末年又明年公始厭世積善餘慶公之謂巳余幸以次雛壻太僕公女早登公堂侍公色笑自巳卯迄今垂二十餘年習公至德而又羨公完福志而銘公所不敢辭郭舜舉狀公謂公愿朴自將胸中空洞絕無機心機事孝友植之天性廉讓紀之王史德義誦之鄉評無論少長貴賤一以虛襟和色接之未嘗以齒德名位加于人眞篤論哉公生正德

辛巳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初十日春秋八十有一丈夫子二長元學庚子舉人沈出娶福建鹽運副使郭公某女卽舜舉妹次元肇國學生唐出出後泰興公女五一適某處按察使沈公宏子嵘邑庠生一適光祿署丞鄱陽劉公泳子槃邑庠生一適兵部武選司主事仁和俞公守道子肇祉邑庠生俱唐出一適冠縣知縣姚公汝欽子元桂貢生一適國學生仁和丁君太紀子汝駒邑庠生俱沈出孫男三大良聘秀水庠生朱君大啟女茂良聘嘉興舉人包君世杰女孫女三一字海寧舉人裴君紹中子應暘一字刑部主事金公枝子某一字邑庠生吳君子某元學卜以今歲壬寅之某月日奉公柩葬于官村之阡與南城郡主合銘曰

呂氏三良公得其淳少尚南城爲王室賓雙龢入百歸而奉親舊無其例惟公一人孝友謙恭以福其身壽踰八十子姓振振其中空洞葛天之民埋玉官村時冬歲寅敬作銘詩壽之貞珉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豐陽馮公墓志銘

公諱臯謨字禹卿別號養白姓馮氏世爲海鹽之梅園里人梅園在豐山之陽故學者又稱豐陽先生曾祖諱璿初爲武德衛經歷有軍功得封父母支半俸亦異數也祖諱金生三子長諱乾卽公父後封刑部郎公生有瑞徵儀表奇偉五歲刑部君口授大學中庸于膝上悉成誦十五通周易十八以尚書籍爲縣諸生有聲舉嘉靖己酉鄉薦明年庚戌成進士官刑部郎三年

銓司賢公疏公姓名攺河南道御史報罷人攺尚寶丞復報罷蓋同鄉某呢于分宜相銜公不一顧陰阻之丙辰恤刑江西多所平反丁巳擢江西按察僉事初登分宜相之堂堂南面設虛席而坐客東西向公不可立命撤虛席自踞南面坐分宜相已不平會舍人子者橫里中莫敢問公受牒捕笞之荷校通衢者全月分宜相陽致書謝而內銜公刺骨時倭事起諸狠士兵從調者所過若掃民間患苦之不減倭將至九江

屬公攝道令列市如故而門必貯水無恐兵方道渴既至得水喜甚感謝去人服公算公在官踰年解紛剔蠹政聲赫然而秉銓大老及曹司俱公鄉人知公人謂公必得美擢而公竟從廣東左叅議守惠潮道駐潮州地既多瘴而是時逆賊張璉據饒平西聯大埔蕭雪峰程鄉林朝曦號爲三王流劫閩廣戕殺憲臣而外與倭夷及海寇通逃相犄角分宜相謂此足以困公矣時督臣鄭恒怯無意用兵公知其不可諫業而

守道故事又不得主兵公至姑彌縫盜源爲內固計今所行條鞭投櫃法公所創也公在潮經年賊形勢與用兵方畧已了然日中而進賢張公臬者賢豪大夫也方起家代鄭見公即詢制禦之策公曰璉等與倭若寇合則兵不易戢今莫若先赦海寇使得自效與同力逐倭倭遁然後會兵大征一舉而璉等可禽也張公然其言亟表公行副使事盡以兵事委公于是海寇許朝光林道乾王伯宣者悉爲公效命而倭連挫

伯宣者南洋人機智雄海上呼吸可召千人林許等俱畏憎之倭與官兵相持三河日久公密出手書招伯宣立功伯宣素孚公威信聞命即至公喜降階慰勞立賜卮酒授以旗牌所將精兵千詭爲倭粧夜駕輕舠百艘至三河先伯鐵烏菱令死士數人從山後登遂踞高嶺發哨吹蘆倭以爲從天而下倉皇驚竄盡觸烏菱角扶傷而戰自辰迄午死者過半遂解三河之圍自伯宣用而倭稍辟易可一意事璉等矣歲甲子

四月集水陸師十萬于廣州分哨五合和平詔安二哨為七公以烏槎哨居中兼制六哨尅期向饒平師渡程鄉山行七日食日盡賊兵守隘師不得過公與數十騎奮而前賊憚公威名亟引去師乃得前而軍中汹汹言食盡且甘心督餉遂逸去公聞之騎迂道至一村落大呼我馮使君也天兵臨賊旦莫且破而乏食若輩能相濟乎村民熟公德競捐私帑得米數百石羊豕百頭公分遣健卒立賦各哨士心大安已公復

從三河督餉數百艘蔽江下而賊夾水發火箭火光燭天衆譁曰事去矣公曰無恐遂更服從漁舠絕流先登屬一人偽為總兵官持黃紙鳴橈伐鼓向兩准賊呼曰跪聽赦賊羅跪爭獻牛酒犒師餉遂得達五月丁亥圍饒平軍于大埔南諸將請攻璉公曰不可攻暇則堅者瑕先襲蕭雪峰禽之璉窘乞撫公偽許之而陰勒大兵迭進遂禽璉得故元金印廿條共所斬馘甚夥歸報張公于潮而璉所署偽閣老都督某等倡

言朝廷意叵測聚衆數千屯據象頭寨其地綿亘諸山百餘里四絕中坦有田可耕樹木森邃險不可下官兵相持日久張公言非公不能了此公曰諾兼程至饒平集諸大家給招安旗八令往諭之從者三之二其黠悍者登山投石詬官兵無能為公督各哨兵奪其嶺斬馘千餘巢穴遂清捷聞公但實陞副使而已初議饒平大埔旋師即揭程鄉而師老不堪用于是林朝曦奔陰那山設備甚固公乃偽發家屬還省若不

以程鄉為意者令新撫民牽舟行舟出賊中二百里將逼賊巢于是朝曦方擁麗人飲帳中公偽疾且止密遣所信致賊酋二人謂曰若知兵屯境上之故乎為朝曦耳若取朝曦來吾官若立解兵盡貸若曹死二酋曰唯唯以是夜五更縛朝曦及麗人至三穴盡平是役也公醞釀三年出入萬死賴天子威靈督府專任會其成功論賞當以公為最不聞茅土褒錫而讒毀垂至至公所用王伯宣者竟以前罪與璉等俱論死

公嘗曰寘寘之中吾負此人痛哉功成之次年二月公以入賀行道遷福建左叅政旣竣事本兵楊公就見公邸稱公廣事且問年齒默然者久之曰開府閩中虛席待矣蓋初擬公南贛或謂公未四十而止楊公甚悔之無何公以外艱歸而某御史摭廣事論公無功奪職閑住是時公年且五十尚無子角巾野服寄情烟霞進諸英彥談道論文戶外屨常滿無幾何連舉二子優游林下幾三十年部院省臺以邊才薦公前

後二十餘疏公如不聞也者公身長七尺步履端凝聲如洪鐘每臨大事安徐自若轉禍爲福智算百出使公寄鎖鑰握樞管豈令狂虜黠倭得意以讒見抑大志未展悲夫公爲郎時頗留意藝文與徐子與梁公實輩遊甚洽已而徙之于學至江西首謁念菴太史日從鄒聶諸先生論學靑原山中滋滋不休公在廣日對大敵死生之際神色如常已而脫屣聲利寵辱不驚得深養固此足驗矣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朱氏封安人子二長春暘縣庠生側室蔡出早卒次春暉國子生側室彭出女三孫男孫女各一俱春暉出公無恙時營園于宅東管山之陽名曰白窪又爲書院其左列以家祠葢公精神所常寄也春暉卜以白窪爲墳葬公而因朱生元弼乞銘于余銘曰

梅里馮公勞著粵東屢瀕于死卒成大功功大數奇讒人間之屢薦不起蕭然嚴棲公身可屈公道則申積厚報餘庇爾後人管山之陽土肥

泉香我公一坏與天地長

快雪堂集卷之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前大名知府姚叔卿先生墓志銘

歲甲午余鄉僧覺者發願倡期修補南大藏于報恩寺而延鄉達李如眞先生與二三名衲任校讎之役余時待罪南掌翰務寡意勝月必一再出于是識姚鳳麓先生蓋先生如眞社友也余將出則先生先期見待焚香餼伊蒲清言靡

靡日晡告返以爲常然先生登何年甲科歷何官以何事歸休余竟懵然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耶比余再玷南雍亦一再晤先生無何先生病久之死矣傷哉先生無子子猶子昺春于是昺春介如眞先生蒲伏于門以先生不朽請余不忍辭按如眞先生所爲狀先生諱汝循字叔卿初名理後以字行別號鳳麓以家近鳳皇臺故姓姚氏與虞陳胡俱有嬀之後其先藉吾浙之武康元末有名順者避地婺之永康國

初徙富戶實京師順名在徙中遂占上元籍順子金玉有女選入掖庭當子官辭不拜令省籍錦衣衛金玉再傳至林爲先生高祖林生昇昇生慶慶生鎬號曰隱泉則先生父也六世俱有隱德聚食數百指家傳孝謹里宗義門至隱泉公中衰佐以賈擅什一之饒而家益大隱泉公娶梁安人生先生而卒繼以朱安人先生幼警穎授之書一過成誦洞了大義弱冠出應京兆試以高等籍諸生遂領乙卯鄉薦明年丙辰登

進士蓋列青衿僅一月初令河南杞縣侍二尊人以往杞故劇而先生御之以靜政譽翕然簿書之暇間從賓客唱和咳唾珠玉故復有詩譽在杞膺七薦格當入臺省以年不及例僅補南刑部主事省究係法奸僧都人頌之滿考應異才舉擢知大名府大名畿輔重地受衛漳之衝而城僅累土無百雉之壯水一溢則民魚而城立圮先生至首策之請于當事者出官帑陶土伐石孳孳畚鍤無何工竟濶容三軌高倍于昔

峻然金城水至不能齧于是郡民歌太守之功
建祠尸祝之至今郡故土風驍悍多盜有蔡伯
貫者從橫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先生傳檄鄰郡
縣并力捕得之伯貫受法羣盜股慄盡徙去境
內晏如通判某鄉人也而蒙垢直指使者逮
治先生適謁直指既辭行一驛矣而聞狀還車
白救直指難先生竟得釋其慷慨任事徇人之
急大率類此守大名三年凡八薦旦暮膺異擢
屬宦族子坐人命諸不法事直指檄府會勘得

賣遂抵法一時翕然稱快而其黨憾先生甚流
謗京師圖中傷之隆慶改元京察先生竟以南
刑部主事降調人無不爲先生稱寃者杜門十
餘著屏居集蕭然榮利之外矣而當事諸公重
惜之起先生于家補楚之桂陽州同知量移知
蜀之嘉定州州故衝煩善訟稱遠惡不易臥治
先生下車卽禽治數人首惡俗爲一變時越嶲
方用兵轉餉千石苦瘴癘道殣相望先生畫屬
吏持金往糴充數而費大減全活甚衆徵糧初

行投匱法後遂因之先生在州不兩月而飭學
校省寃滯節里甲調驛傳諸所宜爲條流粗舉
而薦剡亦相屬會當入計直指假先生驛符時
江陵相方飭驛禁冒者五十有七人江陵相摘
五人置之理四人降級而先生獨褫官相傳有
搆之者蓋先生性簡任不能曲事人至此然此
行往返湘潭長沙度三峽登峩眉全蜀奇踪略
涉其槩弔古紀勝奇藻浡發照映縹素顧不多
歟先生爲人醇厚孝友兩厄于官而歸復兩遭

艱喪葬兼禮家故饒而安于儉素然能推其餘
與宗姻之貧者共一歲中哺饑絮寒歛僵贖係
諸費歲分所入之半性簡傲不爲請托摛文賦
詩語冲致鬱盡洗險棘之弊書法宗歐陽詢亦
善章草蕭古法帖名書畫甚多余嘗欲坐先生
齋閣悠探珍玩而竟未之逮也先生晚年益究
心性宗旨參訪名緇研習禪觀白黑之月茹素
幾半近世儒釋頗有任心意遺修證者先生大
非之以淨業爲實際謂格物即克己終始疏記

其言鑿鑿二家宗徒不能奪也初先生中歲鰥于子乞從兄璋次子景春而養之爲之冠婚生子女疾革召宗姻及交遊厚善者畢集告先祠而立之付以家政諸宗人受分各有差又三日卒先生始終之際明矣所著有錦石山齋諸稿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春秋六十有三元配王先卒子一景春太學生娶龔孫男一世昌孫女一景春卜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宣義鄉龍山之原從新兆也嗚呼若先生者庶幾所稱通人

雅士故宜有銘銘曰

神明後氏從姚家戚里隱德遥有君子歷三朝守雄郡除奸豪築堅城障洪濤民尸祝薦耆蒿中廢弃甘寂寥晦復明夢三刀巫峽險巖嶺高收靈奇攄鬱陶宦雖拙名則饒弃軒冕怡林皋六十三解天弢鬱佳城神逍遥萬子孫奠蘭椒

簡齋倪公墓志銘 倪壯猷

歲庚午余與江浦君同舉于鄉雅相善也每上公車兩家邸舍相去步武比罷歸則同舟而南前後共起居昕夕不隔者幾數百日以故受君之敎特至而知君亦深君氣温蓄粹器深廣不可涯涘余每以遠且大期之乃數奇竟以乙科格僊仕余無似歷南司業至祭酒而君令江浦相去一衣帶水每以公事過都必訪余邸舍陳杯酒語夙昔欣然樂也君治行卓卓爲畿輔首以司封法得加恩存沒而父簡齋先生始稱贈公于是贈公下世十四年矣乃狀其行事請銘于余余實知君猶子之誼又何敢辭按狀贈公

諱某姓倪氏字文卿別號簡齋其先在唐有若水者官侍御始居恒州子孫自恒徙汴已從宋南渡徙錢塘世有聞人元末諱保一者以避兵再徙海鹽之清溪里曰清溪公洪武庚戌詔天下與更始欽給良義家半字勘合戸帖清溪倪氏與焉宣德中割海鹽半爲平湖遂爲平湖人公去清溪公凡十二世祖曰守愚公諱某父曰直軒公諱楫母曰劉公生十歲能文十五爲邑諸生有聲黌序間師友俱一時名士屢應鄉舉

不售士論惜之而公夷然自若父直軒公業儒
有田二十頃貲蓄頗厚顧鍾情側室及其女公
即代經紀田事而藏鏹一不問其侍父疾也躬
湯藥籲告願以身代不解帶者踰月既瞑檢篋
中得千金是宜歸公公泣曰父死謂何敢以爲
利況無遺命付我請歸父所鍾情者族黨義之
所謂側室女者許字姻家子沈沈患尫其母欲
停昏公曰不可逆之家捐數十金購毉起之女
竟歸沈公有德焉公爲人磊落矜氣義好施予

視人患苦如在其身輒爲之營護而其人不知
見義必赴已諾必信有古節俠之風而内行凛
凛尤爲淳備子弟不肅而成公之教也公之懿
行最夥難具論論其尤較著者公有同母女弟
二一適劉者蚤夭遺女一及笄未字公爲擇善
配贅之家數年俾稍殖產而後歸之一適嚴者
甥曰而泰從幼收養與諸子同寢食研席至爲
諸生始遣歸就昏已女許[illegible]沈弘道而其家中
落至不能任課讀公收而飲食訓教之會女逝

眄睞更篤未幾爲諸生矣其恤孤幼急親昵不
以死生二心大都若此清溪公祖塋祭田如干
畝鬻長房世守而失之春日拜掃公怪祭品不
稱心疑之得狀遂倡義贖歸四世祖介菴公諱
輔者以進士爲天官選部郎累官大叅所在稱
循良業已列鄉賢祀學宫矣而本宗無專祠公
曰是當待我擇地剏祠募僧職香火皆出公力
所謂見義必爲者耶嘉靖中倭變作議建邑城
簡大戶如干任其役公在選中或難之曰是當

破千緡獨不爲先世膏血地耶公徐應曰是吾
所以托吾先業者也城成賊知吾有備必他徙
所全活豈獨吾一家不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吾能保吾先業耶城成賊果不至又明年賊聚
清溪里大兵至燬其巢穴公之先廬燼焉公未
皇爲家室計而邑大夫顧因春汛欲葺雉堞以
咨公公慨然獨任不扳他戶又費百餘金匝月
就緒公既以重役破家益陶然自喜謂人曰吾
每思賊至危急時乃今日得爲太平民即蓆門

蔬食甘之矣公四子俱異母出有從公短某甲者公正色謂兒兄弟間不媿姜肱吾甚慰勿多言叱之去以故諸子友愛日篤兵燹之餘先構書室數椽禮聘名士與諸子遊處以進其業曰錢財特身外物吾視之蔑如所惓惓者欲令書種不絕耳公可謂善教子孫知大體者矣江浦君既舉于鄉公喜并召諸子謂之曰而父生平力學無成即不敢云非戰之罪亦時命使然今老矣竹帛勛名付之後人吾且逸吾老爾等勉

之于是結屋溪上植蔬藝竹顏曰東溪草堂日讀老子壇經數行或從親知對奕不交俗務人以神仙目之大故之前公少瘠然精神無恙忽呼諸子謂曰吾生平未嘗染指嗜利三十後不免俗累公門歲可一到最後三十年即城市且絕迹矣今老且疾委順大化身名其可保乎爾曹幸承清白家風其勉之翼日整衣冠端坐正寢談笑自若俄而瞑若委蛻然此非生平踐履純至寧有是耶公嘗舉道書云常自見巳過于道即相當我僅僅不見世間過耳其日用踐履可知矣公生平不欺其意喜急人忘人之仇或反以德報之里中林奇倪佛壽誤爲犯白蓮禁者波及逮至當立斃杖下二人自分必死公憫其無辜潛捐數十金出之獄族有一二不率者公勿校一人偶爲直指所廉公以被害當證之其人具牛酒爲公壽曰公能活我當以厚貲自贖惟所命公慼然曰若在難吏爲下石豈長者所爲若亟去勿復言邑大夫謝嚴于催科公持

鍰金飾二詣椒商葉某所質白金完官葉誤與金值奴子利其誤也勸公勿贖公不可朞年具子錢贖歸不發一語後奴子間語葉以爲巳功葉始悟謂公長者不可及自後里中有約信者曰不煩券但得簡齋公一諾足矣其爲鄉閭信服如此公即世之明日有張奇朱良楊秀數人奠生芻再拜唁弔哭甚哀諸子出謝則未嘗識面者叩之云某等昔遭難賴先公揮金力救以免不然墓木拱矣如此類尚多噫此可以觀公

爲人矣壽七十有二元配張氏先公卒繼丁氏四子長壯行郡增廣生次壯猷卽江浦君次壯懷次壯觀出後叔炯五女十孫鍾玄鍾奇鍾彥壯行出鍾貞鍾淑鍾岳鍾陽壯猷出鍾秀壯懷出鍾毓鍾朴壯觀出貞岳俱郡諸生六孫女所婚嫁俱名族銘曰

我聞倪氏自汴而杭再徙淸溪基祚始荒至于贈公儒心俠腸揮金肥庶破產築城好行其德誾辭其名晚歲淸枯老子壇經常見已過踐履

淳淸故其臨終委蛻以征公有厚德宜食其報爾子爾孫式穀惟肖泉甘土香日吉辰良公魄藏焉萬年無央我作銘詩以諗熾昌

長樂知縣江陰郁文叔墓志銘

余友江陰郁文叔解長樂令而歸未至家二百餘里客死崇德道中蓋萬曆丙申十二月之五日其明年冬葬有期子廷芝等以狀乞銘余念庚辰六月爲江陰令客始獲交文叔此後武林白門一再把臂情好彌篤是烏敢辭按狀文叔諱某其先山西之高平人自太子校書郎廷琳徙吳之常熟子孫多顯者元季有子良者獨身避亂江陰之安豐里樂其風土遂家焉子良生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稼隱公芹芹生西橋公寶寶生順湖公體乾是爲文叔之父娶徐氏先舉三女晚而得文叔愛憐之甚文叔幼警秀倜儻兩舅氏鳴玉鳴鳳皆宗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間爲文叔演晰輒領會其旨趣舅氏大賞異之屬文有奇穎學書得褚米筆法間及繪

事亦楚楚有意或鼓琴自娛他如弄丸擊劍走馬鬬雞諸毫舉愉快事皆一濡首尤好賓客日擊鮮刺肥歌呼卜夜不休蓋自弱冠時業風流自命所在慕義矣已乃折節下帷一意攻本業會倭變作縣起諸大繇順湖公力屈告哀于當道忤旨幾隕杖下文叔泣曰兒何忍逸已而勞吾父乃代父受役艱難萬狀幸免棰辱然家日落不支矣由是感憤益下帷攻苦以就其業服旣闋屢試有司文譽鬱起丙子登應天鄉薦方

順湖公捐館時公私蝟集外侮内訌靡有寧日里中覘文叔如鷇卵然而文叔應之以無競曰士不困烏能激乎郁氏故力田世有陰德至文叔舉于鄉人人色喜而文叔滋益恭勉為自樹卽向者下石含沙之輩匪直不校反因而德之或脫之阨其人媿謝于是遠近益稱文叔長者文叔雅曠達不樂仕進會内子㚑物故悼亡之溺不欲居帷中始決意一出乙未謁選得閩之長樂令邑斗大濵海號難治文叔旣下車則與

利飭法杜飛詭黜羨餘平穀價覈軍實新政濯濯可觀于是邑苦旱文叔率父老暴禱赤日中三日雨大澍民歌神君雨乃首請賑貸故事行賑者以飽吏胥而文叔手自籍記身越層巒民蒙實惠矣大盜張利榮所至行劫火民居無算文叔密捕置之法通邑為快時有議闢曠土佐軍興者一舉鍾則豪家擅其利而小民疲于役文叔乃籍前令蔣君所刱湖規載在邑乘者條上便宜遂報罷湖湄之民至今尸祝之邑治枕

首石面鰲山有山水之致地產荔子後熟而佳五六月間四望燁燁如火珠萬樹吏散鵶啼不廢嘯咏儼然稱仙吏矣而中丞直指及諸監司莫不交口才長樂令檄受他郡邑獄訟文叔應時剖決無淹晷焉以故名日益起而精亦日耗病作遂解印綬歸部使者惜文叔之去令以微罪行不妨薄謫豈虞其竟不起耶卒之日棺殮之具率取之質劵其所為長樂有者惟紅蕉朱竹建蘭數本而已文叔為人坦易無他腸一見

傾倒洞見底裡其中判若白黑而口不為雌黃公車落拓垂二十年曰通塞時也未嘗一見憔悴不平之色人或導之求田問舍則舉扇自障其面至闢書齋華屋曲池左圖右史紛列几案則津津勸為之生平篤于大義卽薄遊燕笑或語及倫紀未嘗不聳意動容痛順湖公之歿歲時設祭淚淫淫不休曰安得自樹榮親以章服耶事兩姊為之誅茅卜居佐㞕㞕之急令卒歲有庇焉兩弟在襁褓煦嚅卵翼擇師敎之擇名

族婚之以至保有成業皆文叔之以其大者如
修世譜新家廟于以合離萃渙復搆念祖堂爲
文記之別暨亭河干顏曰觀稼以示不忘前人
之烈親朋故舊之貧不能存者每加意周卹歲
月問遺趾相錯于道也尤喜從文士名緇留連
山水酬對名理一歲中强半客吳門與文壽承
伯仲彭嘉周公瑕爲忘年友所最善爲王百谷
穉登性不嗜酒而儲美酒娛客前代豪于酒如
劉伯倫杜仲康則立石表其墓其高標雅韻可

想見矣嗟乎文叔蒞長樂雖未及朞年而其所
建明施設可當循吏和親睦族施及鄉閭忘人
之仇報之以德可當長者內行斬斬厚植人倫
彈琹讀書可當儒林捐金結客千里慕義可當
遊俠是故宜有銘娶夏氏先文叔卒子男三庭
芝邑諸生庭葵布政司都事庭蓀邑諸生孫男
六人印徵德徵恩徵俱庭芝出祖徵庭葵出奎
徵福徵庭蓀出孫女十人四庭芝出一庭葵出
五庭蓀出所嫁娶聘字俱名族墓在某都圖位

祖塋之昭銘曰
名則揚舉于鄉令長樂稱循良蹈儒行具俠腸
從爾祖嵬宜康爾子孫其熾昌

莆田縣歸安嚴君洎配陸孺人合葬墓志
銘

莆田君有妻曰陸孺人先君三年暴卒湖人言
狀互異然孺人內行實無他而莆田君之歸也
勢不可問狀不得已托聲酒自汗久之亦暴卒
卒之後逾年而有司稍稍得其情以快公論可

悲已君姓嚴氏諱廷儀字君羽登萬曆壬辰進
士初治莆田有聲績自聞妻訃宦情益怠無何
以應調歸里君白晳美丰姿幼奇穎讀書目數
行下方伯陸公某擇壻得君喜故孺人歸焉孺
人美而警敏姑愼春秋高閒委莞鑰察甚媟怨
集搆竟以此失姑意卒不可解君之官莆田也
孺人不偕往比走書相迎書竟浮湛已曲達一
緘孺人喜曰君殆不忘我禍遂作傷哉君湖之
歸安人曾大父賔壻前丘之吳始去菱瀨家前

丘太父介仕爲福建布政司理問父汝麟嘉靖乙丑進士仕終雄府長史母愼封太孺人長史公四子君其仲也君死且葬長史公太孺人尚無恙一子其宗娶吳氏前南駕部郎仕詮孫女駕部君賓狀君夫婦而乞銘于余君少年登科官止畢綬未展其才夫婦稱兩美戕生肘掖不獲修齡有足悲者非銘其何以快諸地下其宗卜葬君孺人于錦峰山背之原而日爲六月巳丑是歲萬曆廿九年辛丑也銘曰

合而離乎生也多憂離而合乎死也一丘傷哉莆田才餘而齒不脩孺人幷命其娛諸幽

涉縣知縣栗菴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某字字定別號栗菴恭簡公長子而字泰太史兄也其先吉州判官春之系自江州徙金壇遂爲金壇人入國朝福二公孝叩登聞鼓請代兄死歷謙恭崇三世出粟萬石賑饑奉詔旌表曰孝義之門高祖諱鎭恩授承直郎曾祖諱瀚封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祖諱臬正德庚辰進士嘗諫毅皇南巡被逮杖闕下幾死直聲震天下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祠鄉賢世所稱遲菴先生者恭簡公諱樵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謚是爲方麓先生我東南巨儒宿學無兩其行事詳具志銘中妣曰虞夫人公生而明惠恭簡公坐之膝上敎之字過目不忘五歲就外傅十歲能文意度豁如不屑章句天才睽發下筆滾滾千言十七補邑諸生弱冠就學使者試麻城耿公拔置之

首遂廪于學官自後累試輒首而數不利京兆試公亦安命怡然自如恭簡公宗紫陽三尺廪廪而公疏通出入百家稗官小說師春蠡簡靡不貫穿尤喜天竺先生書恭簡公亦不備繩也以貢入京廷試高等不願入國學請就敎所司才公而畀其年不可奪得平湖訓導學舍清冷囊粟斗酒俱取諸家士非問奇謝不見有簡貴聲貧而才者饒之饘宮旁舍親敎之其潔身育士如此戊子試浙闈幾入彀而以廣文見格中

丞直指先後薦公宜在六館僅陞漳州府教授公出恭簡公所著經術諸書與漳士之有志者共爲闡繹閩中始知有王氏學公儀觀修偉動人胸無城府推誠接物薦紳大夫無不獎重處漳數年薦牘屢上而大中丞許敬菴公欲奏補公漳司理屬以察吏事公微聞之曰柰何以文學掌故驟膺事寄力辭得免會涉縣之命下遂俶裝歸省恭簡公虞夫人于留都少司寇署請曰明經官十年可止矣願無去膝下恭簡公不

可乃蒞涉邑在河北萬山中東接磁洺西則上黨門戶其民獷悍尚武力呼盧縱飲醉則鬭爭殺人諸不逞者至椎埋爲奸公下車曰此非柔道不可化也頗爲講辭鄉約與相期勉不求速化而漸就感格父子兄弟夫妻之訟不卽爲剖諭令退思或付三老處分杖以下罪當輸金錢者貰不問冬月造庭憐其寒令無去帽往往不終訟辭去嚴舉保甲法民生齒業作洎客子技兒所經由按籍可驗百里外呼一人應期至無

違者盜發卽獲獲卽論竟不逞者無所容皆引去芟除酒壚立行沽法里不得過三壚飲者挈壺往不得過二壺夜聚飲者抵罪民始不便旣而樂其省費亟稱便焉南山中地甚腴不蓄水棄爲草萊公敎以因庳鑿池建閘啟閉如江南法其地漸開爲水田依時耕穫歲收稻數千斛而民大悅征科主緩曰令赤子剝膚而官得上考我不能然竟亦不大逋公性通脫喜娛文史交遊不屑塊然與吏胥伍居歲餘邑邑不樂聞

進涉士之秀者敎之文其人亦遂有聲河北然終不大快往恭簡公在南都平安之問數月一至乙未謝政路益紆歲不能再至公益不安每發家牘函封裹皆淚痕沾漬詣上官乞歸自丙申冬至丁酉秋始得之瀕發士民涕泣遮留者以千計爲辦香勺水禱于佛宮者又以千計追抵家而裹糧重趼走數千里來寧者又時相接也其得民如此公兄弟四人極相友愛嘗家食時日聚首無間至是日率諸弟若子定省恭簡

公虞夫人退而治酒殽陶陶永夜顧影笑曰不仕宦安知家食之驩也公素強無疾侍恭簡公疾始疾患痿咳唾五色不一月卒又四十日而恭簡公卽世年五十有四公天性粹白絕無世間蹊徑篤于孝友與人交落落難合不可得親疎然望而知其爲琢君子迄無相怨者爲文章若不經意而明白條鬯情事都盡所著有武湖虆漳南虆仕學篇柴菴日曆等藏于家性喜禪宗伊吾五燈會元四家語錄正法眼藏俱上口

每休止名藍則怡悅不忍去晚節遂爲頭陀行熏染持木槵尤惡殺生在平湖日過武湖見網罟縱橫數十艘取其所得魚投湖中歸質衣一襲償其直尤不喜講學謂二子曰士貴信心而行行而不東雖甚名高吾不取也公脩幹巨目紫氣鬱然容儀仙仙不事矯飾善食酒量至寬一日無客輒不樂不營生產故久而益貧公可謂古之任眞人矣配賀氏子男二長懋錕癸卯舉人娶姜次懋鋙縣學生娶蔡女四孫男二長彥湞府學生次彥泓俱懋錕出孫女八俱懋鋙出往歲余過金沙時懋錕尚未舉鄉薦以公志銘請久之卜今歲乙巳十二月二日壬寅之吉附葬公九曜祖塋三昭之位懋錕親過武林手公行畧以請乃節其語爲公志且銘之銘曰

懿哉長公人貌而天秉鐸閩浙分符中原不嚴而化庶幾古賢沒先而父葬從而祖祿素歸全九曜之土

定番州同知葛府君墓志銘

府君之孫孝廉應秋去歲遊于武林以文贄余余甚嘉賞之引爲氣類別而之吳中逼歲除始還新安今歲春杪余遊新安遣使通孝廉君則以府君病侍醫藥不得間久之余自黃山返孝廉君訪余溪南則儼然衰絰府君逝踰月矣請曰以某之得幸于先生也惟是府君墓中之石敢徼寵一言不朽余唯唯按狀府君姓葛氏諱邦宗字維翰世徽之績溪人少藉爲諸生屢試不售入貲爲國子生終不售府君自少負奇軀

斡脩偉坐立無跛倚凝然有大人之器人無不
厚期之父母蚤亡事大父至孝昧爽候視起居
進甘旨無乏曰令吾父在事翁寧詎止此每憶
父遺訓揭之屋壁動必道之父遺一妾事之如
母大父病侍湯藥不解帶三月嘗扶翼大父大
父曰異日爾必得孝子順孫之報大父歿居喪
京毀骨立既葬居廬中日上食如生大父有遺
妾事之如大母一日從廬中蚤歸道有物礙其
足則遺裝百金嘿俟道左久之一人號泣奔而

來則屠人某也府君詳詰裝中物何狀啟之而
合立還之其人願酬以半府君曰吾不愛百反
愛半耶其人泣謝去萬曆癸未補湖廣布政司
理問有檢校某者領官緡貢辦欲侵其金以授
鎔者鎔者匿其市銅之驗以爲巳利金大減直
某怒捕問鎔者鎔者亦持銅驗抗之方伯怒甚
欲下之獄衆僚乞免乃下府君案之某父子三
人中夜入府君署泣獻三百金府君嚴卻之復
前跪曰一官不足惜此六尺以委公耳府君曰

諾竟却其金而案鎔者罪事解某别爲具府君
曰此前物易形者耳堅辭不受楚當入輸楮幣
二萬金方伯諉諸當事者曰重矣往時解者每
以染指債事纍繫京師經年不得竣事今諸屬
請者紛紛獨某官嘿然耳謂府君也當事者竟
以委府君官給衣廩例二千金府君復辭其半
府君行數月部劄至事竣矣丙戌徙雲南都司
經歷有摧稅之委府君約取之僅而及額廉聲
大起滇中城市故黔國所營金陵之新豐也街

故有馬廊頻年殷盛廬舍塡隘黔國下令屬府
君撤出故廊府君曰動則煩民或生他變且君
侯出前驅後乗尚有餘地勿撤便黔國乃止在
滇二年以入賀行擢貴州定番州同知致仕府
君歷官滇楚若干年奉職不撓却金行惠所在
感德往在楚市楮蘄州去郭百里見老嫗方饁
問先驅此何官曰布政司某官某嫗蒲伏前曰
吾兒賴公生全叩首而去越數十里又有釋畚
鍤伏謝道周者府君皆不知孰誰其爲人所德

如此家居築別業日親魚鳥或課諸孫其中削跡郡縣自號豐泉居士性簡淡無城府待交遊呴呴遜讓不爲凌物親戚往來每居其厚生平無宿諾僕妾詿誤多得自容疾篤時見諸兒孫不解衣席地臥逾月無怠意嘆曰吾大父嘗謂我當受孝順之報今果然易簀之前一日曰人死時多言鬼神我一無所見我氣盡時毋遽哭恐驚吾神勿作佛事其明日乃逝今歲乙巳三月初十日也春秋七十有六子二懋學懋覺孫

男某某應秋登庚子鄉舉懋學等卜以某月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葛公克孝克終却金布德誦義無窮厄于卑位其施未融山致其高雲雨必豐葛公之後十世其隆

錢季梁墓志銘

余憶癸未禮闈今次輔少保四明沈公以諭德首分校得季梁初場奇之傳示諸同事者咸嘖嘖嘆沈公得人計必魁天下而索末場不得自主司以下無不人人悵恨于是季梁一日名燥長安邸中又三年僅成進士竟不得魁天下海內人士咸爲季梁惜謁天官選又不得郎署出知六安州初至旱魃爲災跣而禱于神甘霖隨注六以有年在六五載釋宄獄鋤豪强尊耆碩興學校政教斐然六人德之不減怙恃爲起生祠徙刑部員外郎未到官而謗作調知福寧州季梁治福如治六尤斷斷舞文者然竟卒于福傷哉季梁幼奇穎長而白晳舉止瀟洒望之如

神仙自癸未後文譽大振然名不稱才位不稱望齒不稱德士林無不惜之按狀季梁姓錢氏諱士鰲季梁其字晚而自號存菴武肅王之後裔出會稽郡王景臻尚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賜邸于台其後越國公愕自台徙山陰入國朝叅政循齋公述又自山陰徙杭始占籍仁和之似蘭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玉玉生濂贈奉直大夫娶孫氏封太宜人生四子最少爲季梁季梁受易于仲兄某某舉鄉科仕爲某官季梁天

性孝友禀仲約束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至成立皆然贈公早逝哀慕終身事孫太宜人怡怡色養强年戲綵不減嬰孺性恬淡屢空晏如不問家人作業長兄蚤世事丘嫂如母族嫂孫婺而貧給養之終身諸猶子貧者婚予資學予修游予裝死予櫬葬予壙無纖毫靳而家之有無不知也亦不言居平喜獨處雖遠宦蕭然一身讀書脫落章句直會神理山水之間得趣便往發爲詩文直寫性靈不問工拙或脫草輒棄之

最善鑒文余友陸敬承典應天試號得人然半倚重季梁汪解元鳴鸞郎季梁首卷也敬承從容詢六士于季梁屈指曰某某已俱登錄生平嗜司馬太史蘇端明之文所著述甚富有似僧草榆榆集薄遊稿童子問釋擔志庚子辛卯雜著等十餘種行世春秋僅五十娶鄭氏封宜人子男一兆禎國子生娶淩氏繼張氏女一男三彭春彭緒彭信兆禎卜以今歲庚子某月日葬季梁于某山因余友吳君之鯨乞銘于余銘曰

卓哉季梁邃于文章兩佩州符施而未光孝友恬淡詢邦之良誰埋玉樹于此崇岡把彼注茲爾後宜昌

五臺山舊路嶺龍泉寺開山斧會首塔銘

五臺山爲曼殊室利領萬菩薩住處震旦第一叢林衲子輻湊而舊路嶺爲之咽喉甚苦盜賊蟠聚山半畫地爲界號南北大王淵官兵莫敢捕過客葸縮相戒非聚百衆鳴金持械莫得前者嘉靖中有斧會首者實現金剛力士身盡殲

盜賊而創爲叢林十方淨衆往來無狗吠之警五十餘年矣其寺請額曰龍泉寺第三世住持爲京師明因寺某今年秋慈聖太后遣名僧賜大藏於天下名山某與龍華寺某當往天台萬年寺价達觀禪師尺一謁某于武林某因得詳聞斧會首事合掌稱佛讚嘆久之會首歸寂今十四年矣塔于寺之西峰尚未有銘某以達觀師命勉爲受簡師諱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潞安郃氏子貌奇偉兩眸如電性傲蕩不樂俗務

依某寺某師剃髮理會本分事有省詣臺山遍
叅耆舊禮大士像於南頂遂發願飯僧十萬八
千千日滿願茎菜粒米必躬親之人服其誠篤
師力藝絶人能兼數十人執作又言行質直無
文以故競呼爲莽會首聲震叢林所至人遮留
之答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不顧行至舊路嶺
結茅聚衆以居盜怯師名而伺之甚密一日師
出菴破既歸殘僧三四人持師泣幸徙菴避之
師奮曰不可死生有命賊何爲者尋且滅之言

巳賊大至師手無兵器乃碎水缸擊賊無所中
賊知師無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接
其鎗踢賊仆地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戶檢視傷
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固持鎗出戶厲
聲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邪賊怯不敢前
但持亂石遥擊師中額顱會龍泉關兵統鄭某
者與師善意師創盜潛以兵護之兵到盜散去
遍山覔師不得逮曉見深澗中僵臥一血人細
視之師也鄭號哭曰天乎柰何喪此英雄人耶

舁歸捫其胸尚温喜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扶
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視百日平復即辭
鄭去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除殘暴
建立佛法即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
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至是遍謁
之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帥府督府期一舉滅賊
咸壯許之盜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其姓名住處
卒以兵相臨數日間無不就擒斬巢穴遂空時
師年二十八歲矣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

粥飯以雜華爲定課兼行一切佛事或修淨業
或習禪觀或閱藏典歷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
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速請城上宗主師
來諸方謂京師爲城上宗主師諱明因寺全公
與師同殲盜賊者也全公習講律廢選爲傳戒
宗師衆稱宗主師故師亦如此呼之既至付以
住持事剃髮沐浴徧禮聖像詣龕端坐大衆悲
號聲振巖谷謂師曰柰何不少住爲七衆屛翰
耶師曰無勞悲戀但念世界空花苦樂夢幻即

見我已慎勿作去來想衆復哀留繪像師振威喝曰咄豎子此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何用此幻妄爲遂端然化去時萬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瘞全身于山之西峰越兩月雷轟瘞處杭僧止堂者竊窺師相鬚髮已長寸許顏色如生銘曰

大人出世或逆或順摩尼雨寶青黄不定彼勝熱身無厭足王提吹毛劍殺人無量不犯絲毫脫體承當目睛一貶大地刀鋸毫釐之間魚目

珠玉巍巍定老眞精進幢住處不易易處不住誰敢攖之如金剛杵吾今爲師搊開頂門放大慈光照耀古今惟萬菩薩爲作證盟

快雪堂集卷之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上林錄事少岳項長公墓志銘 項元洪

余憶從先居士謁項子瞻先生于桃花里之墳舍蓋其所從廬墓處也先生進予授食命酒驩若平生笑語移日此後屢侍先生追憶疇曩有如越宿而先生沒已三十年矣余自幼稚入衰艾閱世滋久老成益彫思先生之賢近世不可

得在里中尤不可得而幸先生始克葬也喜之復悲之先生文彩高潔足當吾鄉聞人乃其所遭多故有難言者宜托大手筆如琅邪新都以傳而其人已不可作柰何以敝帚代庖耶然式瞻名流追念世誼感慨係之亦何可嘿乃雜采叅議公狀洎叔子德裕行畧而志之且爲之銘先生諱元洪字子瞻別號少岳贈吏部郎銓之長子母曰陳宜人而其兩弟叅議篤壽太學元汴則顏宜人所出先生幼奇穎大父長葛令某

最憐之口授毛詩即時成誦已補諸生尋遊南太學俱有令譽陳宜人自舉先生而育之業謝内政屏處而先生與之俱所支仰或不給毋子怡然不問也既終陳宜人喪謁選得上林録事雅非其好然交遊日侈無何仲成進士奉使歸侍贈公其明年贈公不起而所遺貲頗厚先生聞變邸中會奉玄禁封逾冬始克奔赴而贈公業就殯矣先生痛不得視含殮號哭奔詣殯所廬焉至先人所遺多寡一不問既免喪投牒

請老謝遣家事屏居祖塋別業以文史翰墨自娛親賓或從之遊不拒也暇則命舟載酒村宇僧廬所在留滯口不談生産子母之事不妄取人一錢鄉民有爲不善者畏使先生知季嘗鬻贋米萬餘石而爲其人所訟琅邪王先生以叅政守嘉湖道當聽之宿高先生行喜爲之德援指有司聞之先生先生不可以書報龔令曰余不能庇弱昴柰何乘其危而利之耶龔義之聞于王公曰俗吏汙高士耳事遂寢先生終不言

倭之入寇也議城嘉善諸當城者利其居址咸規俾免先生址當西門立捐之不受直大司空陳公道基時爲令義先生而暴其名循入臺後先生名藉甚諸公間陳公力也先生爲古文辭時過秦漢詩更雋永早歲纖縟漸歸大雅錯出奇麗季嘗鏤板行之未盡也好臨摹古法書小楷嚴整尤工草聖方在京邸稍喜爲名高游納頗廣而善遠權勢姻黨有柄事者屢見推轂先生卒遜謝不往人益高之居恒陸沉無所可否

至談鋒所觸勁氣奇節時時嗚露老驥伺難千里哉余謂先生高節獨行兼以文采風流即在古人中自不易得況風靡敎替之日而有若人豈非猛焰中一掬清泉耶然璠璵之質彫磨益光松柏之姿凌寒加翠則先生之所遭亦有助焉先生之久沒而不葬也則以待陳宜人事具琅邪先生志中今又十五年而始舉先生之葬傷哉貧乎可悲已先生卒以隆慶壬申某月日距生正德庚申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三娶范氏

舉人欽女繼王氏中書如女子男四長德基荆
府紀善娶李氏僉事儒烈女次恒岳郡諸生娶
張氏諸生榛女俱側室馬出次德裕邑諸生娶
屠氏封兵部員外郎孟玄女次道民國子生娶
陶氏國子生訥女俱王出女一適國子生郁大
同亦馬出孫男七人弘鼎弘鼐德基出鼎揚鼎
振鼎操鼎授德裕出慶生郡諸生道民出孫女
三所娶嫁聘字俱名族諸子或詩或書俱能世
先生家法道民最才而夭至先生得就窀穸則

裕有勞焉銘曰
懿哉先生夷扎之儔才高坎壈寔命不猶仲乎
季乎富貴多憂豈若先生蕭然無求無求無喪
後宜蒙休千秋萬歲保此一丘

貴州銅仁府經歷馮季公墓志銘

季公諱嘉議字猷卿別號季白姓馮氏福建左
叅政諱臯謨之季弟也世居海鹽之梅原鄉梅
原之馮至叅政而大家世詳余所著叅政志中
初封公食貧兄弟俱以尚書教授當湖又數年
叅政公始顯公試于鄉一不得意弃去遊南太
學文譽益起知交爭下之再試應天復不得意
慨然曰丈夫能以一命自見何必科名耶時叅
政公宦業益隆而公偕仲叔封公養于家久之
謁選天官得銅仁經歷公單騎從兩奴子走五
千里赴之郡在萬山中民夷雜處田于山椒以
雨爲命雨不時至率聽其槁落公爲相便宜築
陂障水自高而下遞相灌注時跨馬田間董勸
農事若家督然郡自此有田可耕矣民與苗市

互得窳物贋價而利歸市魁公設法平之苗感
德呼公慈父苗嘗掠良民數十去大帥貪功啖
以利令反掠者苗若干護之入境中道伏起盡
殲焉而以首功上苗恚甚後大舉萬人壓境郡
兵僅三千積弱無鬭志兵使者吳興張公某才
公且爲苗所信遣使諭解公先爲尺書張朝廷
威德徐以單騎入軍中苗見公卽羅拜公謂之
曰吾視若皆赤子故止張公兵且無動而躬諭
若禍福若聽我今日不聽我卽殺我亦今日吾

不能還見張公矣于是苗朋角號泣向公曰惟公命公吾父必不欺我即日散去一城以全張公大喜曰我得馮君賢于十萬師且疏薦公與擢可待而公感夢心動遂致仕歸民夷遮道哭送公纍纍百餘里卽監司守倅得民未有若公者既抵家果有內人張之變又二年卒公爲人剛腸嫉惡見義必爲不受淄垢而好行其德不休貧交有望于公傾囊周給終不責報而豪少年借交爲暴公必挫之不難以身爲市參政公

官嶺南有軍事公從訪之一懦將畏當敵欲因公求脫昏夜投公千金一寶劒公叱之去卒勸罷將此人臨別參政公解十金爲贈公曰吾以絲纊易犀象息錢十倍何煩兄爲立却之既歸則親黨之餒者飽寒者絮喪久暴者葬息錢立盡矣公五十無子置貳莊生振宗生之日公方治具爲鄉里貧寒解一大獄爲善之報如此振宗長而能文與余遊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元配張氏處士某女子男一卽振

宗莊出太學生娶徐氏太學生繼美女女二長適儒士陸雲程次適諸生朱正學張出公卒後八年某年月日振宗得吉壤于某鄉始克葬公而余爲之銘銘曰

山有陂水湯湯季在銅杭稻香十萬師一使當士而才雖處囊何必賢能科從王季與伯寧讓良多爲義後宜昌

上林苑監署丞秦君墓志銘

余年十七充青衿生時錫秦公虹洲先生爲督

學使者後公歷方伯終于家而余克以公之餘教舉制科官史局往來于錫必式公之廬因得托契于公之諸子公四子中舍君與署丞君最卓朗雙稱白眉往東海屠隆長卿負才名中讒罷官貧不能歸中舍君無一面之識立捐數百金助之聲名一日振都下於是天下士咸知有秦仲子矣而署丞君之才華意氣與仲子畧相當今署丞君死矣仲子以狀屬君之子諸生爾佳走白下索余一言爲之銘余安敢辭按狀君

方伯公第三子諱焯字季華宋淮海先生觀之後世居錫之玄文里高祖永乎以孝旌曾祖鎰弘治甲子鄉貢士都察院都事祖瀚以方伯公貴封通政司叅議父方伯公諱梁母陳封宜人君生于南昌理刑公署幼聰慧絶人方伯公居諫垣與吳太史澤峯先生友善見君知非凡器以愛女字焉稍長能屬文籍爲諸生大有時譽然而善病又屢蹶于塲屋方伯公陳宜人故憐愛君欲少休之因令遊南太學已居方伯公喪

益毀瘠而陳宜人病痛風幾絶者數矣君扶病從兄中舍焜奔走醫藥夜則假卧榻前省侍惟謹凡三月而陳宜人始起然君亦憊矣君性孝友事兄爕及中舍焜曲盡恭順有無必相通爕先君物故君方垂髫而嫂談惟一女無子欲得君爲後請于堂上許之于是君事嫂若母君既婚多子方伯公謂弟後兄不順遂以君第三子後之是時談方推其橐厚所親君一不問而所生女已適顧氏君益推厚之如丈夫子會嫂卒

君籍嫂篋藏及腴田千畝令嗣子與適顧氏女均有之餘金若干復授顧甥曰以此助甥聘婦君之孝友不私其財大都類此已丑歲荒時有司議富戶量出粟報官損價惠民以抑騰踴君首應議出粟獨多先是戊子歲舉家病疫死者十五六君亦奄奄枕藉日者謂君病當愈若歲在卯恐不利能散千金可禳也會開例君入貲授上林苑監署丞以侍陳宜人養未赴官而辛卯果疾作先是不戒于火驚陳宜人而中舍兄

又遠處京師未得侍養君憂悸不進食者彌月遂移書中舍兄永訣其言曰生平酷慕孝義僅得鄉里稱善人天雖不假以年死猶瞑目但高堂母在諸兒未睹成人吾嘗擇魁儒厚館脯孜孜寒燠豈一朝乘化吾何以堪賴吾婦勤于操作得姑氏心復能贊吾不逮他日當以母儀終令譽毋使諸兒墮業又三日乃卒傷哉君春秋四十有三配吳氏宫諭澤峯先生女子四爾達爾佳庠生爾載卽嗣兄爕者爾基女一字南京

兵部主事周公子文子某爾佳等奉陳宜人命卜以今年癸巳十二月某日葬君五牧新阡銘曰

方伯之子中舍之弟與善徒云君也早世君之諸雛能讀君書庶幾飛翻食君之餘五牧之阡泉香土腴君之樂此萬年其居

孝廉曹君墓志銘

蓋孝廉君爲曹生重甫之父重甫家青浦往歲余同年眘長卿作令會余在告時赴扁舟之期

因識重甫重甫恂恂儒生而善讀書治生所著五言綽有秀句多長者游余愛之輒居停其家後十餘年余從山中起佐南雍而重甫尚以諸生卒業又明年秋九月重甫手其尊人孝廉君狀叩首請余銘其墓余多重甫之誼且雅故孝廉君之賢故習聞之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孝廉君諱世龍字子見別號見溪先生世居上海之十八保至竹泉公者徙縣東數傳爲南溪公蘖以高貲聞輸財助邊授指揮使南溪公徙家

澱湖之西曰槑村所娶曰閔碩人子三長世祿次某季卽孝廉君君生九月孤二兄僅垂髫贅壻顧淳者業以南溪公遺命撫諸孤而反利之遂盡有其田廬亦亡而逐諸孤別居世祿奮挈二弟僮奴扶柩置所居設靈幕受弔唁親黨壯之皆不之顧而之曹矣淳意不自安且慮曹氏終軋已乃搆與大訟孝廉君始勝衣卽隨二兄詣訟庭以至成長時上海令閩人鄭洛書年始十九廉明吏也詢得其情庭詰淳而壻曹受遺

植孤寡而反呑噬之耶淳悚服具以狀白直指直指直諸孤責笞淳四十論爲城旦而田廬盡返曹氏又責償遺貲三千緡淳故有拳力巧訟訟牽連不得解凡歷三直指十五年各破產業厭訟而鄭令奇孝廉君狀貌謂世祿等曰而弟非凡兒終當大而氏其善護教之毋令久溷胥徒間也世祿感悟輸領三千緡虛牒于是立罷訟孝廉君受書時年已十五六而伯兄急其成立嚴督課之屢加榎楚孝廉益感奮晝夜伊吾

不絕聲遂善舉子業尤博士弟子凡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無不研覽窮其旨趣蓋學成而家益落矣嘉靖己酉孝廉君領鄉薦時閔碩人年七十餘病依牀褥而爲孝廉君强起受七箸伯兄尤驩甚曰鄭令語吾弟當大吾家果然孝廉君天性孝友內行淳備事閔碩人雖居貧必營進旨甘敎色養之愛有疾躬調藥餌不解衣而寢居喪盡哀至胥立歲時祀先必大慟累日不怡與二兄同財共居者三十年無幾微相忤人以

爲難君感伯兄敎誨至于成立終身父事之析家後一味之甘未嘗獨享有吉凶大事必推伯氏爲主而已佐之豐儉依禮遠近式焉兄困于踐更君捐役田三頃助里中役以爲常兄乃得休息家漸起兄弟相友愛終身蓋君之孝友大節可指數者如此君才高數奇屢上春官報罷年四十有九而卒大業不遂中壽不登惜哉君之懿行茂績在里中者最多里人樂稱之嘉靖辛酉東南大水家去郭十里而近圩田約千餘

頃君鼓率丁壯作巨防護之田不受災所全活萬計君不喜泛交至于義故輒披衷見赤或有異同必曲爲開解無詭無隱族屬親黨或有急多方濟之賴以舉火者若而人而終不責報人以此益多君閭中被倭前令鄭君之家燬焉其子避地雲間君德鄭令割腴田如干畝業其子曰以此爲公祭田且倡同邑好義者競輸田鄭氏子孫至今往來雲間食稅不替故鄭令之能樹德曹氏有以居之而君之高義亦足多矣哉

三娶兩王氏顧氏子男一志伊重甫其字太學生女一適謝允承孫男女八人先是松江割華亭爲青浦君居在割中青浦廢仍籍上海今重甫復爲青浦人孝廉君墓在青浦某都某圖去所居若干里孝廉君沒凡三十年而余始克爲之銘銘曰

孝廉英英始困而興非鄭令不能庇其家非伯兄不能就其名投我木瓜報之瓊玖我思古人君庶無媿鬱鬱芊芊孝廉之原錫之銘詩以矢

勿諼

光祿寺署丞志棠沈公洎配王孺人合葬

墓志銘

丁丑南宫之試余幸與沈茂仁同舉比又同讀中祕書先後列史局時觀察霓川翁尚無恙而光祿公稱鴈行余俱嚴事之沈氏自東園翁以忠厚素封起家至石雲霓川兩世益培而大之光祿公席父兄之華析居南滙與北宅角立鼎盛子姓彬彬有搏風入雲氣色無何太史且嚮

用而物故觀察繼之志棠翁哭侄哭兄太史卒後次子鳳婚于余甫弱冠而夭又哭侄孫北宅零替僅一諸生支其衰而南宅之盛自若光祿公故有痔疾每發則臥治逾月或旬餘而復每厭參芪逾于粱肉十倍以爲常自孫鳳物故感傷之餘氣血大耗每發輒加重去秋秒余尚視公榻前公猶能强起舉手謝對坐良久而別自後則日深矣二子自邰自郇先巳析居俱有聲太學自邰幾登籍而以嫌斥者再人尤惜之公竟以仲冬不起明年二子匍匐至武林以墓中之石乞靈于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公姓沈氏諱某字道明别號志棠晩年稱巢雲子亦稱澄源居士沈氏自汴從宋南渡家會稽洪武中有庭芝者自會稽徙松江七保又徙遷善鄉宣德中割遷善隸吾郡之嘉善庭芝生瑾贅居秀水思賢鄉之長蕩遂籍秀水瑾生璹璹生淵是爲竹隱公累世皆以孝弟力田起家竹隱公丈夫子五次度曰怡菊公能大前人之業而好行其德

鄉人迄今頌之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復卽東園公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謐舉嘉靖巳丑進士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元配勑贈孺人盛無子繼誥封恭人盛十年而後舉觀察公又十年始進二潘碩人而公生矣公自少頴異白晳豐下聲如鍾石雲公甚奇愛之甫二齡卽爲締婚比部一山王公女王故宿儒而師觀察公者公四歲觀察公舉于鄉賀客塡擁公以幼孺與賓客揖讓如成人稍長從塾師授章句

時石雲公好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公從旁竊聽無倦八歲從官江右所過山水輒有品題石雲公每奇之年十一喪石雲公從觀察公哭踊無逾禮既免喪學亦大就十五補諸生有聲黌校十八王孺人歸是年觀察公成進士留邸舍公弱冠攝家政并如臧獲無敢棼者盛恭人潘孺人亦兩宜之二十遊南太學應試不售歸益發憤攻苦三年再試其氣甚銳會觀察公以郎署分考京闈格不入試公曰進退命也怡然歸

且以慰母潘曰兒典試進多士與兒一人之進孰多況更有不可必者于是母子俱釋然盛恭人從觀察公入蜀以脾疾卒官舍公聞訃大慟且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櫬歸執喪哀毀如喪石雲公服闋與觀察公詩酒酬和數載而莊事加謹每讌集不敢與鈞禮已而觀察公歷魯藩秦臬三事在望而茂仁翺翔玉署銜詔冊封便道歸省光寵赫奕照映閭里公曰盛矣盛而虞衰可不戒乎無何觀察公中忌歸謂公曰悔不

早用仲言是時公業息意進取乃入貲拜大官丞非其好也公於書無所不窺書登北海之堂詩進大曆以上晚尤工堪輿喜木講師九星三元飛白之說每治家宅與諸地師上下議論而斷以巳意人莫能難觀察公之葬也竟違公意已而多凶沓至公益恨其言而中矣公天性孝友宅心仁厚事關義故損巳不卹項氏姑捨其城居而改卜諸鄉潘孺人以謀公公割義溪故址居之時地師謂此地良可業後嗣無輕擲公

叱曰女弟居卽吾居況出母氏指耶立檢地券授之推予旁利勿問直爲潘孺人營兆域其陽有水法當塞土豪某持之或欲理之官公不可啗之厚利厭其欲而始塞有叔與公少同學相驩後以汗萊相售昂其直數百金三議加而未已時以非禮至公輒具卮酒延鄉三老開說事理且爲驩然道故叔亦降心遂復舊好去老僕某者其嗣爲諸生而家頗厚傲倪不遜至舉詞揭子弟輩欲正其罪公念老僕夙著勞勩聊示

蒲懲令得挾餘貲稱素封于他境巨豪某與公構隙舊矣會臺使者行部陰檄邑長吏密以部中奸豪主名聞於是邑令朱召屬公曰此若仇也若必悉豪骫法事共疏列以聞公曰豪某扞罔故應罪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竟獲免里有爭田者既質成於龔郡公而觀察公則龔鄉闈座師也方習靜不聞外事而共不直者輒托女巫乞靈錢恭人要公緩頰既得請持百金爲恭人壽恭人析其半酬公公謝不受既而召某甲

前曰吾所以不吝齒牙者重丘嫂命耳豈爲若曹且事宜有反覆卒不名其一錢其後受抑者果得伸於臺盡反侵田時人服公介并服公識市魁某某負公粟直過期不償或謂公損觀察或太史三指剌立致之耳公掩耳曰三指剌可常恃耶亟焚券此視調粥麋振饑者等耳致之何爲公之存心篤行大率類此公生平不善食酒至留客飲欲傾家釀所談說俱中名理馭下嚴而恕教二子慈於衷而莊於色臨逝衣冠儼

如嗚呼若公者可不謂鄉之通德國之善士哉元配王孺人比部郎愛之女也母曰賀孺人其先自大同籍嘉興代有隱德自徐聞令始顯徐聞比部父也孺人十七歸光祿公兩宜盛恭人潘恭人盛恭人語人曰人謂我憐仲固也匪徒憐仲憐仲婦耳孺人不好爲容華嘗衣大練或謂家故饒柰何服此曰吾豈乏諸于繡鬌哉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儉也聚羣婦一室陳絲枲而躬課之曰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勤也公有女弟

二歸項與盛孺人爲奩具千金無所恡盛姑既嫠居請并其二孤歸養之曰轂之不哺而俟其覆巢不已晚乎潘孺人悟首肯立歸之女字周者既請期矣而公方落羽歸奩奩之未具欲更其期孺人曰具矣視嫁二姑者公由是愈賢孺人蓋孺人明潔有才畧凡祭祀羞享靡不精辦妯娌愉愉臧獲器使而能恤先公若干年卒公春秋六十有二子男二自部自邠女四孫男五純祐純某自部出純祉純禧自邠出自部卜以

今歲乙巳某月日葬公艮宇圩之新阡而以王孺人配公所自卜也銘曰

次公幼成淑愼爾身當盛慮衰爾識足珍家成嗣賢小屈大伸艮宇新阡翳此玉人賢婉相從娛爾雙神

許次公然明墓志銘

余自隆萬間娶今孺人遂依外氏家武林外王父棹亭先生以文學掌故仕楚藩爲莊王所知時已歸臥能讀書自娛多長者遊暇日余因問

武林士大夫能讀書治古文辭爲誰曰有二許先生者一爲方伯茗山公一爲比部石屋公俱有集皆不在矣比部有子平與余友也而茗山幼子某跛而能文余識之已而平與屢過沈氏余得與酬往一再滔滔腹笥殆未易測然而著作絕少俄而物故又久之始得與然明論交因然明得盡交武林名士如黃貞甫吳伯霖張仲初諸君子是已余入仕三十年强半里居而居武林者十之八花朝月夕偕然明者又幾十之六七又嘗附余五湖舟品泉揮麈相昕夕者至於再三蓋然明不善治產又好客客常滿座然不善飲微濡之即面赭欲頹乃淋漓豪宕之趣每輟宵旦諸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勃勃未已金錯到手即盡妻困于家不得不以遊佐之閩楚燕齊數千里外歲一遊或一歲再遊嘗裹數十百金而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最後應某貴人召北遊過吾檇李墮水中獲拯而返自是不復出矣以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卒于家年

五十六耳所著作甚富詩勝文詞又勝詩而其性情之眞素與趣之超遠又有不盡于著述者公諱次紓然明其字最喜莊周又自號南華有米氏石癖雖極貧猶貯奇石數十方百金不與易其人可知已許之先出于四岳徙自燕東安至然明六世然明兄弟四人母曰包宜人四齡失母張夫人實字之然明天性孝友自童稚稟張夫人之敎伺夫人喜慍甚微夫人生叔子某愛然明甚于叔而然明事伯兄某甚嚴凡事必

稟成侍坐終日無惰容友愛叔季人不知其異母出也然明死而許氏之美幾盡惟兗州別駕令慈在耳令慈爲石星公次子平輿公弟與余善名家有賢子孫甚難吾於然明之死不獨惜良友尤爲許氏惜云然明娶平氏先然明三十年卒生子兆男邑諸生銘曰

許氏二難方伯比部其嗣俱賢鳳毛翠羽賢哉然明志潔行芳貧不治產客常滿堂晚而好遊聊以徜徉其身則困其名則彰我作銘詩楮墨

爲香

善人徐翁墓志銘

徐氏故與余外氏有葭莩之親而翁之子梁與余友海虞繆仲淳最善仲淳歲主余常數月梁來最數以是善余余視梁眞無懷葛天之民也使人人如是豈煩置官長而治仲淳笑曰君獨未見其父耳於是余心仰徐翁甚丁亥之夏仲淳與吳人樂子晉遊天目翁忽發興褰裳從之子晉亦余好友而性號清癖不樂與人偕至是與翁同臥起者幾旬日既返余問徐翁何如子晉云翁臥不解衣四鼓輒起坐口喃喃至旦不休則誦彌陀普門金剛般若等經呪而俗傳水府三元經亦與焉盥櫛竟跪稱佛菩薩及尊神名號僕僕數十拜餘時則默坐嘻嘻怡怡而已余戲曰了睡魔爲徐翁所逼迫將無遁去乎相與大笑不止翁生平不甚出門有田十餘畝在秀水歲取租一往晚年因仲淳子晉得至天目此翁生平一段奇事也翁淳朴無他嗜好衣食

之餘輒推以食僧僧至擁篲迎款有如活佛食僧之餘以施貧乞病苦不令囊有餘錢密藏師未薙髮時嘗以乞食過翁翁識其有異留款數日師亦安翁自後數飯其家翁父子得善仲淳因藏師也去歲翁年六十有一里中父老及諸文學服翁善行言有司以衣冠旌翁而翁病矣至沒神氣如常念佛不輟翁其往生安養者耶翁諱洓字彥東別號南泉居士其先汴人宋建炎中從杭之江干再徙城十傳至翁祖曰旻號

州知州昇之弟父曰良臣母沈氏兄弟七人翁最少六歲失母繼李育之長出贅錢氏南京戶部郎中俊之孫女生一子即棨娶宋氏孫男二長文燧聘庠生宋某女次文燦未聘孫女三棨新卜地于錢唐西山舊龍井之原將以今歲己丑某月日葬翁而乞銘於余銘曰

嗚呼徐翁生戊子沒戊子六十一年為善而已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消古稱溫伯雪子而翁其侶震丹國中減一念佛誦經之善人

極樂剎中增一聽法行道之開士翁神已超翁魄寧死翁悅永藏龍井之里銘翁者誰國之舊史

快雪堂集卷之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楊兆開墓誌銘

楊生兆開與聞生子將鄒生孟陽俱西安方孟旋高足也余得方生于南雍比歸西湖益相親二生者因方生納贄咨問文藝去春孟旋假館靈鷲聚所知五六輩為濟河焚舟計而徐生孺子忽病死於子將家孟旋遂以柩歸而兆開者子將姊壻也七歲而孤十一為聞氏養壻與子

將輔車相依以切磋其學術人品有幾二十年今歲文課楊生獨猛進余厚期焉至冬十一月一疾不起方生自西安赴哭之信宿而去以書相聞余始知之一歲之間隕徐生復隕楊生而孟旋子將兼預其戚豈非斯文之厄耶然子將之痛楊生尤深已按子將所為狀生諱啓元字兆開漢太尉震之後歷唐宋代有顯人誥敕具載譜牒中其先華陰人後遷閩復遷四明曾祖

儦始遷武林定居焉祖仲富好行其德人負千金不責償號爲長者父世華讀書未遂三世俱有隱德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日數行下七歲失父母繼之哭踊如成人依于祖祖爲納聘聞氏無何祖又歿外舅憫之收歸與子將共塾而學生事外舅若姑猶父母也而弟畜子將一家無不宜之生自幼明悟堅忍有大志或憂楊氏家瘁不堪習儒勸外氏入貲爲藩司椽生不可泣曰吾父讀書半生攻苦未遂兒蕲述其業少

酬之柰何甘爲人役耶遂令竟學以勤瘁得嘔血疾十三試爲文雄快喜遷史好臧否古今人物稍長豪于酒高視闊步不可一世亦多忤物甲午試有司不利益下帷發憤得怔忡疾自此學益粹文益老而名亦益起庚子就試縱橫數千言邑大夫劉公大奇之是年始籍爲諸生又四年竟以青衿歿傷哉生近歲留心性命之學儒先理窟日夕研討屏絕嗜慾忍人所不能忍淸羸多病頗問津衛生家言間入筆記步趨談笑斤斤老成一變其傲睨雄豪之習矣生自幼孤苦成于外家故視子將如手足稱最相善朋友則鄭瑞卿鄒孟陽開化張懋良後又得嚴印持忍公季方三昆季他無雜交昕夕切劘長善救失不憚深切諸君子畏而親之所師事惟方孟旋與余生性至仁孝遇父祖忌日茹素戒飲未祭不先食事外父母忠謹更效規益持身嚴密不苟嘻笑雖閨閫間亦無墮色嘗語子將曰吾無父母而有父母無兄弟而有兄弟擬終身

無栟居以終此樂然爲楊氏烝嘗計未免別立堂構柰何因哽咽泣下然居甫就而疔發不及遷以歿物疔作不知其爲疔也觸犯禁忌遂不可救豈非命耶春秋二十八娶聞氏子二女一俱尚幼銘曰

嗚呼楊生始豪卒馴屢變屢上其文其人孝弟忠謹天之所仲未壯而天回也則仁孰促其算而亨之名我作銘詩耀之千春

有明處隱馮季公墓誌銘

季公諱某姓馮氏字忠卿別號季山晚而築室苦吟顏曰塵隱遂稱塵隱云公之先居海鹽大易鄉宣德間析縣爲平湖人高祖某徙京師祖某由順天鄉舉仕爲遂平令又徙平湖生給諫公某以抗直外謫不竟厥施而以忠厚孝謹昌其後長子太僕公某以三品滿考贈遂平令以下如其官家聲益赫赫大公之前有仲早夭公爲少子生于常熟官邸父夢神人手褎衣生授之而孕及生子以爲貴徵公幼清羸又失恃給諫公憐之甚不欲其苦伊吾而公益勤髫歲卒業經書善屬文出其流輩十六補邑諸生一應鄉試不售乃遊南太學益肆力于文名高數奇凡四應應天試終不售有將登名而失之者益竟以褎衣終矣公自幼有至性十歲哭母居哀毁如成人而事繼母徐如其母或示之間莊語謝之終不言間者媿止卒以孝聞給諫公家居獨季在子舍侍養曲盡誠欵給諫公安之其給諫公好施與極盛賓客公一一供辦先意以待

又於郊外飭池館蒔花木從給諫公嘯詠其間給諫公每對所親曰榮我者長子逸我者季也如是者二十年比太僕公以終養歸念老親甘毳獨須季將割奉歲佐其半而公不可曰養而償謂子何仲之夭也從父命以次子禋沒之所遺田宅僮奴法當入沒者公爲禋受五之一餘推與太僕公均有之人多其讓太僕公物故里中豪少年齮齕其孤禮公捍衛之甚力身自對簿請于直指使者卽窮治有狀願以身坐旣抵豪少年法而公又請寬之曰寬之或薄孤禮怨耳人以此益服公長者先是邑有漢塘自西郊屬之郡延袤四十里水齧塘善崩給諫公歲繕之不廢行路誦德而齮齕者反以爲詞指德爲怨乃公益務施已責爲德不休曰先大夫之志也自族屬親友迨一面薄識鄉閭道路之人婚嫁喪葬一切有急無不赴之如嚮貧子母不能償者立焚其劵惟恐傷其意他如掩骸骼甃道梁施茗粥耳目所及無不勸爲之義居之廢於

族人者復之巳從太僕公置義田贍族矣又割
巳田若干畝人給之一山東人客湖與妻女俱
溺歿公棺斂資道里費歸之葢千里誦義矣公
所新古忠賢廟貌甚彩而浮屠老子居僅十之
一人問之曰吾自用吾家法耳公形癯神挺額
蹙蹙如有憂然氣和語莊進止皆有恒度而胸
次灑然與人交終身無亢色亦無媟語閨門之
內斬斬如也自少留意詩律晩遭多事吟咏益
盛步趨王摩詰劉文房居然入室所遊遠不過

金陵錢塘而興寄留連弔古貌物新語勃發所
著小有集若干卷藏家塾卒年五十有七太史
華亭董君狀公行事而咨嗟反復於公之孝云
親見公於父母忌日必設像祭嗚咽不成聲赤
腫承睫若始居喪時又于給諫公所御几杖圖
書廚寸木片紙雖極朽壞謹襲而藏之無恙其
病咯血得之苦塊問公諸嫩行皆從孝生宜從
貞曜淵穎之例私謚公孝憑季子允哉嗚呼以
公之篤行而籍未脫諸生年未登中壽遇不酬
德惜哉子四長伯禎次伯禋郎出後仲氏者次
夢曰殤又次慶孫殤女五禎禋自幼文學斐然
俱受經於余又俱嘗割股截指訓冀以進希愈
親之疾能世其孝葢給諫公之家教遠矣沈孺
人舊葬縣之德化二都呂家圩不吉遺命改葬
得兆于某都某圩今歲乙未某月日禎禋等將
合二尊人之葬乞銘焉銘曰
惟孝憑季惟民之式親安其養族懷其德胄羅
墳典手揮珠璧宜紆青紫而老逢掖宜躋耄耋

而餘五十挹彼注茲君子之澤于千斯年視此
銘石

處士懷耕許君墓誌銘

吳中最勝處爲洞庭兩山其人民淳朴習賈而
好客賈迹遍天下而遊跂亦來四方余遊兩山
主東山許生志問其父懷耕翁年且八十而視
船趾安風貌甚古余甚敬之年八十一而逝余
方婚仲子未及弔翁之喪而志問匍匐西湖乞
銘翁墓嗚呼翁孝友忠篤有先民之遺行是宜

得銘按湯孝廉狀翁諱某字完之別號懷畊世居東山曾祖安祖行父必能母顧家世積善以至于翁垂髫侍父賈金陵卽稱心計冠而孤棄賈養母以孝聞母不樂厚費翁屬族人忠謹者以餽進母日享甘脆而不知出于翁如是十餘年母卒毀瘠如禮歲時伏臘必懸兩尊人像中堂前二子道說艱難誨之成立言與淚俱家世善賈族人能賈者任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業以益饒翁性坦直與人交洞見底裡不侵然諾

狥人之急解人之爭人卒負之不形于色尤好施與有求于翁無不量力周給不傷人意法海靈祐封山諸浮屠下逮津梁道路力可治者悉出重貲修葺積而能散翁寔有焉性善飲或對客達旦雖沈酣無酒過壯歲喜讀書能通大義至古人興廢感慨道說靡靡可聽人樂親之晚年構亭榭聯耆舊結社其中日歌呼樂飲不倦人謂翁壯而能勤老而能逸孝以事親義以教子孫其信然乎翁之將卽世也先一月呼伯子屬治後事且命伯子往留都謁謝顯者伯子有難色徐曰汝往吾尚未遽戕半月返如之歸之六日呼諸孫環坐共飲已沐浴就寢晨起扶杖至書室囑其子家事百許語少選坐中堂呼子子至而逝翁生平未嘗學道其臨終一段光明如此抑何奇耶從儒者之談亦所謂得正而斃者矣子二志問志聞孫四明輔明寅明臣一未名志問等將以明年辛卯仲春之某日葬翁新兆于祖塋相望也銘曰

生於斯死于斯葬于斯使莫發如珪具區塵飛許翁一丘秦山四維有如皦日我此銘詞

吳諸生陸元星墓誌銘

元星吳人諸生陸介吉先之父吉先從余遊才美義高吳人尚之謂有父風余以故知元星元星諱拱辰元星其字故亦爲諸生聲藉甚已去之從俠遊輿到飲酒無算而平居若不勝杯酌喜作詩嬉笑怒罵皆以詩篇什甚富亦甚工嘗從友人五遊撈伽山飲于後夜得詩云天上餘

孤月峰頭聚五星爲人所傳誦吉先欲築久成
集而未及也元星内行最修父性嚴重凡事之
甚得其驩心繼母周少元星一歲元星事之謹
父没益恭鄉人稱焉親交不過數輩垂髫至白
首意氣彌敦性好直言不容人過人或愠之不
爲動後無不感悦歿之日弔哭盡哀此可以觀
元星爲人矣其先居閶門外之下塘國初諱憲
宗者遷楓橋之江村憲宗生文漢文漢生震震
生新新娶呂氏生元星子一郎介卜以四月二

十日丁酉葬元星竹塢翁帽山之麓先輩管登
之所讓地也乃屬樂晉作狀某作銘銘曰
竹塢之山如翁笠出巳入亥惟吉宅左顧右盤
中鬱鬱前臨太湖窅莫測陸生嗜酒氣超忽弓
藏劍韜白日匿土中埋玉眞可惜不在其身後
宜出衣冠繩繩瞻墓室高山可[illegible]可寶此墓
此銘永無極

明九州翁君墓誌銘

余一再至洞庭東山聞翁君名而不及見翁君
葢有巖穴處士之行而隱於賈者耶翁君旣没
而其子啓隆价友人沈生樂生以誌銘請嗟乎
鄉閭之善有足述者烏可令坳坳也按狀君姓
翁氏諱某字實甫别號九州系出周昭王庶子
其先大梁人建炎南渡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
至吳樂東山風土家焉子姓曼延遂稱巨族承
事至君十有八世父諱某是爲梅林公母席氏
兄弟三人君爲次少英敏讀書能了大義家世
習賈君旣長不欲以勞遺梅林公乃棄章句挾

貲遊清源清源爲齊魯燕趙之衝萬貨所聚而
君以心計課其出入不爽毫髮於兄弟間獨稱
善賈又矜然諾好行其德人益多之遼客以數
百金市亡失廿餘金君曰爾金止是乎曰然君
曰試較之較之始知亡失廿餘金矣出而還之
欲酬其半君曰不可吾利其半何不全匿之客
感謝去鄰舍遭火主人遑遽無所出君立出錢
數十緡召衆集水滅之主人償錢固辭不受里
人客清源者甚夥會疫作歿者卒無所厝君首

倡建義阡客襯自此歸矣君性倣儻好義出於天性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澤枯潤虛之事灼灼在人耳目者不可勝紀大率皆此類也君事父母甚孝起居甘脆必曲當其意意或不怡多方娛之悟解而止梅林公没君自旅邸奔歸喪葬如禮與兄若弟處友愛如一人或勸之分煙君曰兄弟手足寧忍割乎卒與同財者二十餘年其篤于天倫如此君中歲家益裕子姓彬彬成行憣然曰人生貴適志耳悉籍其貲屬之

子若姪亟束裝歸築別室舍傍雜樹佳木名花日置酒與兄弟相娛樂客至必留飲笑竟日美日招邀朋舊登山臨水必極其興如此者近十年而卒夫人生一世隙光電影壯而不竭力奉養以勞遺親悠悠以生是謂不仁老而不尊生樂志代子孫勞忽忽以死是謂不智不仁不智是謂人禽翁君於是乎賢矣人或以不得下壽爲翁君惜余謂不然彼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雖活千百歲豈可謂壽耶銘曰

懿茲翁君賈服而儒孝恭慈和表于鄉閭五十之前君也則勞五十之後君笑以敖勞以寧親逸以尊已一張一弛先民之矩鬱鬱新阡水深土厚君乎居之天長地久

兀齋幻齋二比丘塔銘

兀齋幻齋二比丘俱出襄陽鍾氏爲同祖兄弟同師櫑山素菴法師稱高足素菴兀齋於俗父行也兀齋諱如慧母汪腹之時父已投南陽留山寺出家寺卽唐丹霞禪師道場也慧三歲不

語一日父歸省其祖一見喜曰我父子同出家吾家人異之五歲失母養於伯母江卽幻齋之母也慧幼習世典略通大意會素菴師習講京師請于叔氏北省父遂祝髮時年十三歲耳初聽講楞嚴至徵心辨見破五陰魔處愕然自失乃登壇受具晝夜六時除聽講外卽跏趺習定兀然如槁木者三年同學呼爲兀齋以此一日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虛空出定嘆曰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自是內外典籍

寓目即了無滯義矣素菴師住攝山棲霞賴以
輔弼叢林晚得幻齋諱如念爲人温厚老成嗜
學經論如渴二人同心執侍如阿難難陀以故
棲霞法席爲江南最慧念二師俱善達觀禪師
觀方佩南宗心印勘辨諸方而二師與之出入
議論時蒙許可其人可知矣乙酉閏月觀將歷
五臺登峨嵋臨別謂二師曰吾與而輩交以法
義非以情識今而後以游泳教誨爲妄想以寂
靜輕安爲昏沈有緣即晤俱以所造爲証據於

是念師獨送觀渡江而慧師掩關不語閱宗鏡
諸書妙悟益發其年十一月本菴不戒于火且
[illegible]慧師不動曰身如幻化且定業難逃併焚
[illegible]訖火滅而念師是時講法華埤城法雲
[illegible]道火災特遣行人往詢異哉慧師嘗
[illegible]咒及伏蛇虎呪於梵僧遊太岳山忽
[illegible]手而來寄持前呪虎即馴伏嘗偕法
[illegible]感縣某寺訪同參秋潭其夜盜直
刀冥加盜覺有千萬僧不敢犯遁去

慧師神異皆此類也丙戌十一月初七日慧師
忻然謂弟子曰我願畢將去矣遂七日不食而
精神挺然至十三日端坐將逝弟子請曰暫憩
麼衣好曰不干他遂逝是日冬至也其夕達觀
師在京師之潭柘夢慧掉臂西行而無侶呼之
不荅訃至方驗其異慧化後色如生十九日荼
毘遠近致香供以香代薪法弟如定等收靈骨
還攝山塔於龍化菴之後是月二十八日也又
三年戊子十一月十三日慧師方大祥而念師

忽嘆曰我更十日逝矣至期果逝與慧師同塔
慧師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化萬曆丙戌某月日
世壽四十四僧臘二十二念師生嘉靖辛亥某
月日化萬曆戊子某月日世壽三十八僧臘二
十五方今叢林衰替二師俱精進光明幢使不
奪其年庶幾哉爲大法梁棟而竟爲報緣所局
未終下壽遂棄人天傷哉時達觀禪師在棲霞
走書某乞銘其塔遂敘次其事而係之銘曰
襄陽鍾氏佛生其家應眞從之如粟似麻北學

經論揚於棲霞父子兄弟同根共花慧也阿難念也難陀左提右挈倒囊縣河如彼大樹兩枝相扶青葱蟠鬱蔭庇孔多惟達觀師持不二印爾慧爾念曾蒙與進移書南來吾斯之信一字加褒豈敢以吝

楞嚴寺了然關主塔銘

了然師吾密藏開禪兄之薙髮師也師素與達觀師善藏兄以師故得事達觀師萬曆癸未師閉關東塔達觀師與藏兄時棲止焉一夕茶話

偶及德山托鉢因緣達觀師示偈云托鉢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師疑益甚無何達觀師藏兄相繼北遊會楞嚴新復迎師關于東靜室達觀師故居也師體貌淸羸神氣和粹最喜誘接人少年研精講業久之知非叅雲谷和尚看無字話間有發明而不自肯然從此教義益徹每拈經論旨趣示人直截明快聞者無不警節師生平多病所至輒掩關人以關主稱之藏兄之禁足臺山能翻石也忽夢五齒落掌上血

跡宛然閱數日得師書備相誨切中及托鉢因緣自道所得因請達觀師印訣藏兄以師所見頭過尾不過不相肯也報書旣達師遂遷化藏兄聞訃于東昌時達觀師過夏靈巖夢雙幢一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藏兄至以師訃及臺山無邊老宿之訃告師之化也合掌呼達觀師垂光攝我至于三四無邊亦然一念感通萬里不隔水月交光針石相引寧爲異哉師諱能弘字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鎭欣氏子生嘉靖

癸卯某月日化萬曆戊子四月某日世壽四十六僧臘三十晩蒙聖母千佛袈裟之賜藏兄將奉師靈骨塔於楞嚴方丈後而某爲之銘銘四十字曰

師骨嶢嶢師神蕭蕭逃講入禪出谷遷喬半生掩關不踏塵囂楞嚴再興如日之朝師塔在焉其永勿搖

妙峰覺法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峰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枏

園從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深談一心三觀之旨灑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不可攖觸於時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即世傷哉師諱眞覺別號妙峰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

鉢而師始生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遊杭州遂投鍋子山僧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一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戒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措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半而師至苦爲聽衆所柳雲菴道元師時首衆憐之爲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罷講之明歲即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赴天台請至會稽得喉疾夢緋衣神人持大刀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奮妙辯一掃空之皆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衆自甲子至巳丑廿六年歲無虛席遠近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峰法師所講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玄一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臨終

作刹那三省知師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僧臘三十二師宗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台何從哉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之傍眞實居士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峰覺法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以塔爲舌其聲若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明眼人離是非非是

羽童墓誌銘

羽童者鶴也巳卯冬都閫鄧子龍所惠厖然一

雛身灰色鳴不成聲畜之挹秀莊使莊丁孫老主其食羽童徘徊湖上飲啄得所辛巳春余返檇李挹秀莊亦歸他氏會先君營拙園成乃居羽童拙園五月至七月余從道侶結制于此羽童者頗得聞經梵之聲施食臺齋飯亦羽童盡之顧不能厭魚腥如湖上時矣賴余婦遣給經旬一飽然其處空闊草木蓊翳有池半畝優悠其中毛羽漸長而聲漸高是年秋遂汎頂赤如火齊亦漸能舞翩翩就人余及先君子甚愛之

先君子復置他鶴二與羽童共處不甚相協父客某媒而歸之項氏以易道書羽童爲雄後得一雌送之拙園謂羽童且婦畜之矣而竟不可遂歸之天寧銘上人豈羽童好孤處耶或曰配鶴者置雌雄令隔垣彼此鳴聲相和則偶初不令相見鶴以聲交理當有之余爲羽童賽修而違其習宜其相距耳一笑因嘆世人之苟合者胃鶴之勿若也畜一鶴月費米若麥二三斗魚鮮不與焉歲計之費當不貲貧家勿堪非羽童

靈黠可愛若此則久栽之矣羽童初來畜竹竿巷寓余婦親噉食之踰月比至拙園或歲餘不見見輒鳴舞就之齗衣投懷或反喙向胃而齧余婦曰是識我求食耳故最喜爲羽童營食余至亦然努唇向之作聲則長鳴相應聲徹雲表或久不至則飛鳴追逐徘徊顧盼若甚喜者數至則又不然人有窺園或闌入輙高鳴以警守者遇童豎則追影而啄之或傷額盧流血被面大人則否故童豎甚患苦之先君子病中羽童

忽亡去後數月復來則爲鄰家所執刪其翼俟翼長而來耳後再失之知爲某監生所獲遺賄其僕乃入余刺羽童復還余不才爲時所棄羽童者故是山中佳件山居一定當亟迎羽童每與婦言之而僕夫誤聽謂余及婦欲迎羽童至武林去歲余兩至拙園羽童無恙比九月此僕夫者竟與園丁成謀以羽童行縛而固之中道竟死余及婦聞狀悵嘆不已羽童以巳卯至處拙園七年湖上一年乃收其骨瘞之先人

墓側表曰羽童墓羽童有知其翩翩鳴舞而媚先人于泉室乎然自是無煩余孺人營食矣銘曰

爾翼穿霄爾聲徹雲爾有異質何為糜于稻粱而以聲色媚人嗟嗟羽童我為爾主八年于今縞衣玄裳載舞載鳴不以事余其以事余先人

快雪堂集卷之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鄒母羅安人墓志銘

嗟乎余安忍銘吾羅安人哉安人之子為余同年進士安福鄒爾瞻元標丁丑末秋江陵相奪情事起諸君子執綱常之說直之而不得方同日受杖闕下而爾瞻之疏上又二日受杖戍都匀戍五年而天地廓清正人彙進爾瞻召拜吏

科給事中天下想望手采謂太平可立致諸君子驟至大官上者為尚書司喉舌下亦不失侍郎都御史獨爾瞻以直忤時再逐再徙僅至南刑曹郎家食士林無不扼腕嘆而羅安人春秋且八十幸有子為直臣名滿天下然生平未嘗一日釋憂患僅以爾瞻南刑曹郎秩滿身後得一命之贈亦可悲已嗟乎余又安忍不銘吾羅安人哉按狀安人姓羅氏諱其安福之同水鄉人少保左都御史迂齋公五世孫也曾祖才順

祖厥凱父宸及笄而歸贈公贈公儒而蹇館穀他郡邑歲杪一歸夫妻相守僅數日而又半爲親賓所奪安人總家政奉尊章擘畫有無無不治辦内外賢之爾瞻登鄉舉之歲失贈公安人稱未亡人又三年爾瞻成進士人方爲安人賀豈虞半生憂患自茲日始耶爾瞻之戌也母子不能割遂奉以往既不任跋踄中道而返倚門灑淚望夜郎之天不知凡幾晨夕比賜環母子相見而喜可知已爾瞻拜給事中奉安人在京

師爾瞻南謫奉安人在南京爾瞻自南曹徙郎吏部驗封奉安人歸故里而單車入朝明年以告奉安人於家又五年爾瞻再起驗封忽得旨南調又奉安人在南京癸巳爾瞻當考績如京師忽有歸志以白安人安人喜曰吾豈需一命榮耶幸與汝偕隱歸而母子相守者又六年巳亥春竟以哭江安人致疾不起傷哉安人性慈儉敬禮賓客爾瞻交知遍天下安人委曲將迎務盡客之歡蓋不減陶母風規已人有以窮迫告者極力振之不愛貲其教戒爾瞻必朝夕矢之曰母多言毋道人短長爾瞻之在諫省也最後有所糾二大臣天偶大雪安人問二大臣歸攜家乎爾瞻曰有母怫然曰天寒途遠何不竢春和而憂人母爲又數日同年曾御史乾亨以言事譴安人從罏頭歎曰雨雪霏霏曾御史可念言訖淚下其感事激衷用意忠厚類如此安人老而康視聽步履如少壯人壬辰癸巳間余官南京與爾瞻往來甚密知安人尚未釋米鹽

冗務也其卒也以醫誤爾瞻哀恨再三念爲人子不可不知醫孝子之哀亦何窮已春秋八十子二長元梅娶某氏次即爾瞻娶江氏封安人孫爌爾瞻卜以某年月日奉安人柩葬於折桂鄉皂坪山而某爲之銘銘曰

爲臣死忠何母之顧忠而不死母也可賀阽險艱難有母足欣況也周旋十有六春一命非榮八十非壽是母是子天長地久

沈母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諱某叅政俸之女世居吾邑之閩溪嫁沈氏爲修撰自邠之配修撰公父曰副使某副使公父曰叅議某累世冑貴僮奴數千指江以南名家屈指長溪沈氏而王自叅政公始以進士起家與副使公先後登朝邸宅相望十里而近以故最相善孺人又早慧擅閨譽遂委禽焉及笄歸修撰公修撰公弱冠成進士首選讀中祕書名高天下然文羸不任勞内外事俱倚辦孺人癸未夏修撰公持節歸而孺人業以單恩受封勑冠帔而拜兩尊人又諸孫俱生邸中至是相見兩尊人爲一解顏其明年還京邸戊子修撰公覯危病而副使公亦病千家孺人侍修撰公經月不解帶至封股以進僅乃得安又卤憂副使公比聞小間遂力勸修撰公圖歸奈何以榮名易一日養既歸父子相見皆從瀕死得生慰喜之甚是時修撰公地望淸重柄簡非进内外四尊人俱以金緋在堂諸子如玉英英膝下又享素封之饒閨閤際遇人無不豔稱孺人

矣明年已丑秋修撰公即世孺人欲下從所天則謂老親諸孤何遂抑志而御粥糜不三年繼哭二尊人及叅政公夫婦又先後殤幼子長女神理慘酷世所未有孺人以煢煢一身撫二孤而支素封門戶茹荼飲蓼何足喻矣余季女字孺人仲子在修撰公身後丁酉甫十五聞孺人病勉爲成禮入門數日而孺人下世夭乎何遽奪孺人之速不以庇諸孤耶孺人少有慧性通書史作字有楷法刺繡紉製無不工妙事父母

舅姑曲盡孝謹姑錢恭人性莊稱難事旋亦喻其精誠執所天翁姑三喪自卒哭至大襄事無不如禮事修撰公終始相莊無惰容忤色撫子若女慈而能誨庭下肅然諸僮僕以莊見憚然均勞佚別勤惰雖大紀綱家素封者無敢不唯唯聽命族黨姻舊歲時推恩悉如先世故事而加腆焉性儉而樂施雖處華腴不減布素然喜植善因有求必應孺人明達世故善持家政知大體晚遭逆豎之變必致討焉雖靡金錢不惜

也自修撰公父子相繼卽世人情萬端豪奴悍婢陰懷窺伺家柄漸就夌夷非孺人一振肅之沈氏幾殆今二孤已長家聲有托孺人可暝矣孺人春秋四十有二丈夫子二麟禎鳳祥女二長字黃承吳將嫁而殤次適項與銘孫一豹孫鳳祥出孫女二麟禎出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明智婦人耶麟禎卜以今歲己亥四月之某日奉孺人柩啟火字圩新阡修撰公墓合葬焉而余爲之銘銘曰

己丑以前一孺人也如春之榮也己丑之後又一孺人也如秋之零也夫存能助其名夫死能支其傾誕生鳳麟以嗣家聲是可以銘

黃母陸恭人墓誌銘

陸恭人者故中憲大夫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諱鍊之繼配也副使公始娶葉恭人生三丈夫子長正色次洪憲俱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侍御史通顯于朝稱黃氏令子然自兩君爲諸生時葉恭人業已先逝而嗣爲之母者陸恭人也自古及今爲繼母者率仇視前室子其視前室子不爲仇而比于子數式穀均養者十不能一也至身沒之後爲之子者思葉不忘語及輙泫然欲淚者百不能一也豈惟百不能一卽千萬不能一也以十百千萬中不能得一者而獨得之陸恭人吾以此信恭人之賢而黃氏諸子之孝也恭人之先爲淮之潁上人元季有勝二者避亂武塘因家焉入國朝傳數世爲彥英彥英生耘耘生畦以輸粟助官旌生二子曰鶴曰

鵰鶴生三子曰垠莊垚鵰生中丞埒號贊齋先生爲嘉靖間名臣而垚以太學生爲新建主簿娶徐氏生三女而恭人爲之長以乙卯歲歸副使公爲繼室恭人至而子三子一女如子也事其姑張太恭人如母也其明年丙辰副使公成進士張太恭人喜曰吾兒屢蹶公車陸氏婦一入門而成進士其何福如之矣無何三子俱成立相繼娶婦恭人與三婦俱相待如賓無幾微見于顏色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者伯仲相繼登

朝一切資斧俱取給于家副使公以儉訓頗嚴之恭人曰先世幸有負郭而二子不欲家于官曷不往遺之以成其廉副使公勉從之副使公筮仕武部至守皖臬楚恭人皆從晚調貴州不行遂請老尋終于家恭人稱未亡人者二十年側室相依守節終身無間言生平勤儉嘗躬紡績一錢一縷不爲妄費二子所致絫錢或羡儲以助孫曾婚嫁無論子姓即臧獲賤冗待之有恩或有失意不加譙呵以故人人懷德焉伯子

正色初以丁卯詿誤幾不免矣而得白人且弁髦之會副使公老厭事遂任以家督米鹽瑣屑無不問焉伯子良苦恭人從容曰男子志在四方兒願讀書成名奈何煩以歲[illegible]筦鑰副使公感悟立遣就學癸酉舉于順天丁丑成進士恭人曰今日所就視米鹽瑣屑孰多伯子每對人言之不覺涕泗之汎瀾也恭人春秋六十有一無子子前室子三正色福建按察司副使娶陶氏封安人次洪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娶沈氏累封恭人次正憲太學生娶朱氏女三孫男五正色出者承乾庚子舉人娶于氏承蒼聘陸氏洪憲出者承玄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娶居氏封宜人承臯郡庠生娶沈氏正憲出者承幬聘沈氏孫女九曾孫女四正色卜以明歲壬寅某月日葬恭人于夏墓之新阡從副使公兆禮也銘曰

母而繼也繼而賢也賢而思也可以爲難矣銘而傳之永勿刊矣

繆母周孺人墓誌銘

吾友常熟繆仲淳之所生母曰周孺人仲淳義俠自喜狥人之急不顧其身及家孺人已年七十餘而數千里從豫章徐先生於西北贊開田之畫竟不及視孺人含殮傷哉按狀孺人姓周氏少孤依兄嫂適故漢陽府通判諱某府君爲次室漢陽元配曰孫孺人無子孺人以良族女德見選卒生仲淳而漢陽老矣漢陽爲吏清白比罷歸太孺人沈猶在堂甘脆或不以時進孺

人亟脫簪珥躬紡績以佐之太孺人安其養者凡二十年又能以禮下孫孺人飲食必致豐潔曰無令以子女非已出故而傷其意孫孺人安之甚至死無間言漢陽物故仲淳始年十三孺人擇師傅教之甚嚴既長負氣喜任俠孺人呵之曰而父以明經起家爲清白吏兒不能從先生長者遊勉嗣父業乃與俠少年伍是奚賴耶仲淳始痛自抑謝去諸俠少年折節下先生長者儒人之教也仲淳交遊幾半天下尤厚密者

華亭徐文卿康孟修金壇于中甫吳江周氏叔季及余十數人而已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干將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達觀可禪師有所開發始盡悔其少習而知已縱談或酒後則狂奴故態猶在詎可不謂列士哉其北游也屬孺人於康孟修賴以棺殮孺人臨沒所惓惓者憂無孫耳時萬曆丙戌四月十八日也距生正德甲戌五月廿二日年七十有三嗚呼爲列士母可以無憾矣孺人事姑及嫡以孝謹聞訓子義撫下慈於宗族親姻曲盡恩禮薄自奉而好施忘人之怨不忘人之恩孺人之賢又有不待子之賢而顯者子一希雍即仲淳娶朱氏女一適同邑秦達善早寡仲淳擇地葬孺人幾徧浙以西山水而卒定於宜興其山之原南去漢陽孫孺人之墓不數里銘曰

嗚呼孺人下嫡以禮養姑致孝有子而賢宜食其報陽羨之原土潔泉甘賢母之宅鬱鬱芊芊惟夫與嫡不遠而南千秋萬歲魂魄其安

徐婦封孺人白氏墓誌銘

萬曆戊子夏某月日十九日吾友華亭徐文卿之配封孺人白氏卒于臨淸之舟中文卿卜以冬十二月十八日葬孺人於湖州之趙村而乞銘于余文卿爲侍郎達齋先生諱某之第三子最賢其當宦權璫不能難孺人爲賢者妻宜銘文卿所與交俱一代名士余最闒劣辱收習孺人之賢況命之乎余宜銘孺人孺人所以賢宜銘者八儒人歸徐未一月達齋先生捐館事姑

稍久姑安之姑患足瘍甚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踰月臨没破肉戒引爲已咎誓三年蔬食贖之是其孝宜銘一姑遺簪珥當分孺人讓上下咸讓積歲月不果分讓自孺人倡之其他能讓類此宜銘二文卿少喜俠不爲家座客常滿中更事變遺業垂盡且盡孺人簪珥服御無吝容德色其度寛廣宜銘三文卿石交數人稱異姓兄弟生死不倍者心敬焉不減文卿每至供酒肴問所須惟謹不煩咄嗟能知友道宜銘

四文卿艱於子捐已貲納妾陸撫之如同氣而陸顑數忤孺人文卿怒誓絶之孺人曲爲譬勸至詣佛前懺解度中不可化更爲納田納朱田疾爲調湯藥死哭之甚哀飲食輒停箸曰恨不得與田共之朱當産子稍艱孺人色變心悸手嗣子元讓遍禱家先及神精誠所孚子應禱下孺人待姬妾關雎葛藟無遜匪直不妒而已宜銘五元讓者文卿仲兄季子嗣元讓亦孺人意憐愛之甚既幼子生憐愛如元讓雙珠日明掌

中舊疾漸減乃以十六日間兩奪之奈何能不死慈而殉宜銘六孺人生平無論妯娌已上歡洽無間即族若親稍疎遠者務好結之有急量爲周助貸或不償終不索亦不言家人願移金起息者謝不應察其有疾病死喪則損息勉應之償日復損息之半婢或有過而訶訶已旋悔旋慰以飲食誘遣自新其睦親厚下曲有恩義大都若此宜銘七孺人清羸多疾而嗜佛三年蔬食期滿感異夢遂終身不近葷血持佛號誦

經日有定課精虔如苦行頭陀笥中巨細物稱爲籍記病亟授鎖鑰而已呼婢出斂服一一嚴辨戒文卿及家人無哭哭則亂吾神吾且生西方淨土無苦忽又泣下曰亡兒當從吾葬文卿以慧業開警之額唯唯肩端豁如臨没之晨高聲稱佛若無病苦者入戌兩手上下似結印而盡從容生死之際雖丈夫學佛者未免退舍宜銘八孺人諱某常之武進人光祿少卿仰菴先生某之次女與文卿俱生京邸先四日兩父故

相善遂定盟焉孺人生嘉靖癸丑某月日距卒年三十有六事文卿十有九年文卿名琰今官上林苑監丞銘曰

嗚呼孺人女毘陵婦華亭生燕京卒臨清葬吳興時姑洗日丙申歲戊子月嘉平後癸前丁隣於太師文貞鬱佳城永勿崩我司彤管敢嗣爾聲

明陳母誥封沈宜人墓誌銘

沈宜人者爲封刑部郎中陳公某之配而陝西

叅議夢庚繕部員外嗣元之母也封公籍華亭三娶而儷宜人於是宜人二十二矣封公儒而才然食貧不問生產十九在外宜人躬井臼機杼日暮操作不休而叅議公與其妹爲孫宜人所遺俱幼宜人衣食其饑寒而撫摩其疾苦夜紡績未中程趣起視之去而復回至于三四叅母之甚已出而二幼亦忘其非宜人遺體也叅議公稍長能學封公督之學甚苦欲迫而成之宜人中格之曰兒倦矣公幸無過督而移語之曰兒無苦而翁過督昔人有以斷機勵者兒勉之又私予之緡錢益市楮墨書籍叅議公感泣從此益奮封公富交遊旦夕相過高談滿座間有以隱事供抵掌者宜人從壁後聞之托故趣封公入曰誰哉爲敗德語也者慎勿和之公色變心懲嗟服宜人眞閨中益友哉尊中酒不繼客脫簪珥副之不使封公知嘉靖甲寅倭患起中倭處虔劉淫汚所不忍言宜人以死自分誓無汚賊一日羽書至闤闠騷然封公倉卒從衆

買舟挈家避之小崑山未浹旬或傳倭至且擾鄉譌言不一宜人輒欲投清流封公固止之曰見賊而死未晚答曰見賊卽辱矣暮夜乘封公懈急起推蓬窓老嫗覺而呼封公急抱持之還延五六日得入城幸無死其輕生完節如此初叅議公艱于子謀爲納貳已復舉女則再爲謀凡三納貳而舉兩子閨房緝睦俱宜人正憚溫調之以甲子宜人舉嗣元命參議公子之時叅議公已登鄉舉無何成進士門庭改觀其卵翼

弱弟而誨督之甚于已子宜人朝夕舉籍兒寵
而卒敗者其其教誡之曰爾慎毋忘而兄之誨
也宜人性儉勤老而靡倦身先女奴績不休參
議先守湖洲又二十年元捧使權關稅于浙兩
奉宜人行而紡績具亦從曰老婦樂此不疲也
善綜家政秤薪數米郎少羨不輟曰吾念吾之
窘日耳然不吝施捨封公及二子交知有急無
所不應蓋宜人識見深遠濶大有丈夫之畧雖
錙銖積之而不欲錙銖用之封公將終數月歎

曰吾年近八十死固其分兒倖已成名賔客吊
唁者且踵至惜無一堂爲正寢耳時參議公宦
遊京邸繕部方舞象莫之任也宜人曰吾庾中
所節約日食之糧已得數百斛總任積之入又
聚得若干緡無以不給慮謀諸親之厚者與僕
之諳者鳩工餝材不兩月而封公逝費金錢三
百餘鍰出宜人經營者十之七宜人兩膺綸誥
冠帔婆娑而卑躬約己無異貧日且厚自挹損
若不克終者而諄諄二子惟訓廉訓慎訓以力

行方便參議吳興之政平恕不苛至今人歌思
之而繕部在浙尤務寛厚其去也商民刻石頌
德皆宜人之教也宜人操家尤謹毖者祀事歲
時蒸嘗竭脩誠悃自五世祖妣而下凡遇忌日
必豫潔修瀡奉爲虔告封公或出稍遠歸不及
豫則詫曰吾不先期告故耳責在主婦語未既
而粢盛東躬已錯陳几案矣封公初儷唐孫僎
不久宜人每祭輒欷歔系時曰此猶吾姊而忍
薄之二姓弟若侄與之有恩唐宜人淺土久不

克合葬出紡績之資封而樹之屋而垣之曰此
而父志爾速成之幸及吾目孫宜人之意也語
參議公曰而父貧斂必薄今爲治槨必力無少
靳其厚於兩前婦如此祖宗丘壟時時遣人葺
治必問松楸無恙始卽安墓旁田求售者不吝
厚直收之隣有朱某者貧若洗垂涎厚直托所
親以告願徙先骸骨而歸地宜人憮然語二子
曰其貧矣能再瘞父母乎是我水火之也無已
則用之乎廼厚周之竟不納其請宜人仁心爲

質自親迨疎無所不加厚女之嫁張者困於盜來歸給養終身又嫁其二女侄女歸黃者貧甚竭力周之已其壻從異途得官喜曰從此可藉升斗活矣囑二子曰爾兄弟其極力噓植之令以丁官安汝之姊以安而母封公時與其叔父二人不相諧見輒悉自匿會仲疾卒季一日以好過臧獲猶吐舌憚之宜人曰此叔父行也侄之婦當以禮見寧自外乎延之入內舍正席飲之視其衣之敝垢也出笥中一縑願以備大人

澣濯欣然納之從此愧悔而益篤和好比死喪之如禮不惟惇倫且以已怨其識丈夫不如矣晚年奉佛持齋素虔且久每戒家之人不輕宰殺大漸無昏逾亦無楚痛言不及家惟少子在朝以微念之已而曰身為朝廷用何暇顧其私乎慎勿發長安書頃之安祥而逝繕部在邸亦心動會得家報請急不二旬俞旨下又二旬力疾抵家後宜人含殮三日矣宜人先封安人次受今封生嘉靖己丑五月四日卒萬曆乙巳六

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封公宗系具其公所撰墓誌中宜人本姓薛氏以耕織世其家大父某贅沈因蒙其姓居城南之濠有隱德父曰菊馨公亮繼娶於顧生一男一女一女即宜人宜人生時父母感異夢故憐女甚于男難其擇配故及笄未嫁曰必得儒而才者菊馨公死顧與子雲居貧甚宜人曰吾母子之手足無恙願拮据為米鹽薪水計兄但支戶外事可耳久之家漸溫蓋其閫處時即能以勤苦振外氏矣丈夫子

二長夢庚甲戌進士歷仕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娶莫氏封宜人先卒次嗣元戊戌進士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娶高氏吏部某官南州公某女封安人女二孫男三庚出者汝弼汝霖元出者汝睿邑庠生孫女六庚卜以今歲乙巳十二月二十某日將奉宜人柩葬于封公墓側先期兩月參議公兄弟駕輕舟馳武林請所以不朽宜人者於余余于參議公雅故而繕部公之座師陳公衡又余癸未禮闈所舉士也師以及師故

在武林時事余尤篤不忍却其請廼節約叅議公所著行述誌宜人之墓且系之銘曰

爲婦不難而難於繼爲繼之難難於子之前後不能並視雖有賢母能勉於大而不能不露於其細宜人一之又能衷之終感其子兄而父之弟而子之兄鳴於前弟克和之母也宜之我銘其幽世世保之

明節婦吳母潘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孫曰諸生彥淳向從余學治舉子業余

才之知其大母潘孺人之以節顯而未詳也已余官白下而孺人物故彥淳以余同年兄安節侍御之狀乞銘焉余不敢辭按狀孺人姓潘氏世居宜興廟下里生而貞淑有姿首年十六歸學憲頤山公時公致仕返里中矣以艱于嗣納孺人居四年而子生學憲公喜甚曰弄兒掌上謂可以大吾氏無何遘疾孺人扶侍湯藥勞瘁備至竟不起則引刀截髮以死自誓王嫡曰杜宜人諭之曰若即死誰爲撫孤且令先君有從死之妾其徐思之孺人乃止會家爨作勢且岌岌孺人壓於嫡計無可誰何獨有護視幼孤以待其定惕裏苦腸即至親左右有不及知者久之公論明奸黨戢而孝廉君亦稍長能治經應舉稱佳子弟矣孝廉君舉癸酉鄉薦孺人喜甚曰撫孤教子此老婦職不足多顧今日稍有以慰先公地下兒益勉之孝廉君唯唯益肆其力於文章竟以數奇屢蹶且先孺人逝孺人哭之慟曰老婦所以生者爲此一塊肉耳而今已矣

雖諸孫滿前家聲有寄而孺人哀痛自若居數年亦逝孺人失學憲公時年僅二十而大節皎然以至白首式穀之訓延於再世孝廉君雖明而未融而諸孫英英曰暮飛翻以光學憲君前烈孺人實擁而培之詎不稱賢矣哉至其恪勤儉素惜福貽謀在孺人特爲細行未足煩彤管已生丈夫子一即亂泉君其彥淳卜以某月日葬孺人某里成先志也銘曰

有子而死死而安已爲子而生生又賢已生以

撫子死以哭子命則然已死而不朽其頼余言已

誥封馮母曹淑人墓誌銘

曹淑人者吾宗贈大僕卿山東左叅政小山之元配而太學生伯禮之母也太僕爲吾鄉才臣歷仕倶有聲績能任事不撓可否尤長于治河勞勩在徐淮間最著後阻膠河議忤權相歸再起從故官佐漕竟以勤事死朝廷錄前後致贈予誥蓋異數也而猶以不至大用爲公憾琅邪

太原二先生文章命代傳表其墓於公不朽侈矣其後十四年而曹淑人卒時余祭酒南太學伯禮致書且錄淑人生平以志銘請蓋伯禮以舉子業事余稱門牆士者也志曰淑人姓曹氏爲平湖巨族父曰鶴塘公某以通德慱聞名里中晩膺歲薦爲諸王教授淑人其長女而太僕之父給諫公與公少相善也遂以淑人字焉淑人生而穎秀動止有威自弱年已爲外家僕妾所憚比歸馮年始十六明慧知大體不輕怒笑

坐立進止勁挺如山尤兢兢名分自淑人婦而馮氏知有上下嫡庶無敢溷者馮氏逮乎給諫再世清白吏姑屠淑人以勤嗇佐之而僅給乃曹則陳陳相因矣淑人曰奈何令大人憂而新婦餘遂出資裝盡爲公家費屠淑人賢之始安意從給諫之官而留太僕夫婦任居守時有堂構織委之事淑人繩之裕如家人無譁此豈少婦才識所易辦哉屠淑人子三而太僕長屠淑人死二叔尚總角淑人嫂而母之比徐淑人來

稱姑而兩叔氏亦以次受室淑人齒宿而嚴事少姑給諫公内不自安欲議析而淑人難之曰婦承姑分也奚論齒且兩叔娶而家分人且并議二媳姑徐之又三年而析淑人前後居二姑喪倶哀毀如禮太僕公筮仕禮部祠祭司主事進主客員外郎中在部五年而兩受制勅戊辰出補江西叅議駐節九江庚午轉徐州兵備副使有功於河三載遷河南叅政阻泇河議已復改山東而膠河之議起凡五任淑人皆從蓋太

僕才大善揮霍淑人佐以鎭靜琴瑟韋賢贊畀爲多太僕夫婦歸自山東而給諫公業以病篤猶及含歛淑人從太僕公共襄大事哀毁秉禮如喪二姑時人稱其孝已太僕公再起原官佐漕中間家食僅十載而曹氏連遭三喪血胤中絕素封之業僅存什一淑人謀之太僕公與其宗老爲置嗣置墓墓田與所爲久其墓者蓋苦心極矣太僕公之最後卒於官也淑人聞訃於家泣謂伯禮曰而父居徐淮間最久忠勤在官惠愛在民而宜速奉喪歸無久留留則以喪爲市如而父生平何伯禮唯唯喪既歸淮之人欲追伯禮予賻伯禮欲無往淑人曰往往乃得辭賻而父在九江嘗捐俸置渡艘鄱湖中活人萬計今度可爲淮民利者以而父賻爲之旣勿玷而父清聲而又可廣而父死不忘民至意不其多歟伯禮乃往却賻以葺淮安舊城癸巳甲辰歲編民蜂起而讐大姓始於吳與而波於檇李於是給諫太僕再世爲鄉人德者反爲刁逆口實而以寡母弱子當之非淑人平日鎭重應機卒辦立爲魚肉矣蓋淑人爲人端靜純一遇事能斷有丈夫之操不私其財宗姻遠近劑量周給不失其衷紀綱之僕屏息受約束惟謹毋敢恣淑人之教也淑人以痰疾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二子一即伯禮太學生娶吳氏叅議紹女繼娶查氏郡丞某女女一孫男一洪景聘包氏鄉進士世杰女世杰母淑人之姑也伯禮美才積學飛翮可待當有以慰淑人地下矣先是淑

人命伯禮爲太僕公卜葬地得吉壤於武林徐村將治兆淑人曰須之至丁酉秋趣家人急治兆諏日日者以今歲戊戌冬十一月四日乙酉報淑人忻然今遂爲合葬期銘曰

生乎享夫之榮也死乎從夫之兆也三年待而一日合何其巧也幽明唱隨式相保也徐村之山麗而峭也左江右溪潛光燿也東望檇李神往來也玄宮鬱鬱永勿摧也銘之者誰宗人開之也

胡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者前雲南按察司僉事餘姚胡君時麟母也胡君癸未成進士余時分典禮部試出余門雅知胡君有兩尊人在省侍無恙胡君性沈毅善讀書腹飽萬卷下筆爲古文辭爾雅具西京風骨然嶽嶽强項不善詭隨卒以此忤世翰林不可出爲給事給事不可出爲僉憲僉憲不可屏之遠方遠方不可竟歸矣然胡君所以立自在通塞命也謂胡君何於時胡君新喪其母

孺人葬期迫甚遺書乞銘於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孺人姓范氏慈溪鳴崔鄉人笄而歸梅源先生爲繼室事舅樂園公與繼姑陳陳性卞急不色假孺人曲事之婦順丕著梅源先生治經生業甚苦名高而家落孺人拮据佐之事親或兼珍而身不免饑寒矣辛勤數十年竟胡君顯無恙言德色人稱曰賢初胡君讀書翰林梅源先生尚在與孺人俱就養京邸寓舍庳隘會暑熱孺人取涼臥地濕入膚冬又大寒納火衾中以臥已手足按火處皆成痏漸潰噎其左食指小指久十載胡君在雲南居大理衙舍室人偶出噎指胡君見之泫然淚下將具牒乞歸而吏議隨及未至餘姚一舍家童來迎知孺人病且不起舍舟僦騎夜歸幸拜孺人牀下又數日而瞑壽七十三嗚呼以孺人之賢胡君之孝而竟未及沾一命以死報慊於德君子惜之二子長即時麟娶龔繼包次時鳳娶岑七孫以本年秋七月二十六日丁酉葬於龍泉鄉竹山之朱家灣

與梅源先生同兆銘曰

嗚呼孺人生於范適於胡所天積學蘊而未估有子鵲起青瑣石渠如矢如弦一節以趨嗚呼孺人生也拮据一命未沾天爵有餘龍泉之鄉孝從而夫土腴泉甘萬年其居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吳母孫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友吳伯霖之母也伯霖高才生與黃孝廉貞甫名相伯仲篤氣義工文章以騷雅自命姿狀秀偉雖偏明而神照獨發映奪流輩余居武林晩交黃吳山水探奇齋閣雅談兩君未嘗不在伯霖又善飲習吳語淸言竟日傾釀秉燭其常也今歳春三月伯霖母氏春秋滿六十伯霖捧觴上壽罄梵膏之資佐以生徒修脯治十日酒娛樂賀客余甚壯之蓋未幾何而母氏物故伯霖儼然衰絰矣賀者在門弔者在廬豈虛哉伯霖手母氏狀因貞甫乞銘於余余安敢辭碩人姓孫氏諱婉言世居錢塘之江干稱著姓父古塘君恩母趙生碩人最長而賢將謀適而難其配孫吳故隣居相習也中洲君為吳氏仲子諱銳生孱弱善病年二十六始卜婚且家

世賈服業又中隳且年齒十年以長戒妁氏無過孫而古塘君居恒多中洲君孝友醇篤心獨許之授意妁氏遂委禽焉碩人孩幼卽閑禮法性純孝母趙早世事繼母徐如父善徐所出妹若弟如同生而徐育碩人亦不減巳女碩人幼不習女紅獨工書筭好觀史善知古今成敗旣適吳事舅若姑如父母事中洲君交相敬如賓吳旣業隳所居僅一椽碩人出簪珥爲置新居稍廠方爲理生計不三年中洲君之長兄南洲君鑑物故婦陳嫠居藐孤纔三齡又三年姑逝又三年翁逝中洲君以脆質經多故未四十而病轉劇奄奄一息耳碩人外秉筦鑰馭臧獲謀生計而內調粥糜視醫藥翼護中洲君惟謹稍健飯居中洲君於吳山道宮家僮日十往返問起居劑嗇味歷三年中洲君始復故而資斧亦告罄矣於是謀鬻新居與叔氏瓜分之而以祖遺一椽屬三歳孤乃挾微資奉中洲君東遊華亭中洲君病後不任煩劇生計一以委碩人碩

人心計手擘指揮紀綱之僕業用烝烝起凡居華亭十五年而所治產足支昕夕碩人曰可以歸矣吾不忍以錐刀易首丘也即點檢生業器物藉而命向所撫三歲孤者掌之而歸營宅於杭既落成召親賓歡飲咸賀中洲君曰君夫人笄而丈夫者是年秋中洲君與碩人俱病痁中洲君竟不起碩人年四十五稱未亡人所生子女六存者惟長女少男少男即伯霖也碩人御子女嚴侍食兢兢不敢迕視稍跳躍正色呵讓

不少假伯霖少有慧性能綴文讀古書丈人行多樂與之遊碩人日擊鮮治酒盛為供張令遍遊諸名士在華亭武林皆然課讀必至丙夜經師校藝必索觀批詞小不當輒加誚讓何不日進乃退耶以故伯霖益奮於學壬午補郡諸生乙酉食廩學使者試輒高等四方脯修日至戶外屨滿碩人喜且悲曰恨不令而父見而冠側注作經生祭酒也於是伯霖名益高賓客日益進而家日益耗碩人日拮据不休去歲甲午伯霖蓋四舉不售慷慨跪請願以身督家政無遺母氏憂碩人涕淚不止曰吾為而家婦以十六年侍而父病有生死之憂以三十年課而學有成毀之憂以二十八年嫁而姊有離合之憂吾日履悲愁中以老豈欲自苦吾視而廓落有志政不欲以細務相溷庶幾見而樹立慰而父地下耳伯霖固請則以室中事付媍經紀而身率先僮僕勞苦如平時曰吾自習此耳碩人生平守禮法知大體處人馭下真誠坦素不為貌飾

苛求尤好施與遇人有恩故人咸樂就之其在華亭待以舉火率數百千指咸陶然得所既還故里日迎母徐及姑姊妹於家去則以甘脆餽遺殆無虛日姻黨或貧窘自匿而招來周恤獨至護人困阨如身被創惟恐其不早立也或得方物海珍必分餉親黨務令周洽終不以一甘自私伯霖兩娶婦必擇儒家女人有以奩資餌者悉謝絕雅不喜尼師晚年齋居課佛稍進一二愿朴者然其慈儉惜福居心平等則天性故

然非以佞佛希福田者賢矣碩人豐頤彊質睛色烱烱法應享上壽而竟止於六十有子如此而戹於遇合竟不及沾一命爲孝子終天之痛傷哉子一之鯨伯霖其字府學生娶鄭氏王氏女一歸夏汝洲之鯨卜以某月日葬碩人某山之原而其爲之銘銘曰

懿慈碩人婦德無愆翼夫於病興家於遷有子則賢而一命之未沾嗚呼生既酬首丘之志死宜卜萬家之阡

任母葉碩人墓誌銘

任子元忠伯方故松江之青龍里人父雄於貲以避役徙居錢塘著籍焉而伯方遂登壬午鄉薦雲間困於產而杭困於坐食伯方兩承其敝以故自富趨貧即稱孝廉而無解於貧蓋雲間寡孝廉稱貧者初伯方領薦上冢故里里中羣兒爭入券願爲舍人舟車導從甚都歲餘悉散去伯方好修杜機足稱雅流使之挾交課子母何異使馬捕鼠爲孝廉十有七年而貧自若即居雲間何益然余之重伯方以此伯方之父墓茗水茅順甫先生嘗銘之而母銘問余余既重伯方遂不得謝按狀碩人姓葉氏吳江人見川公諱室之繼婦也碩人之大父昇與見川公之父會川公穆俱娶於陳碩人以姊之女孫適姊之子不爲嫌者以父養自他姓故碩人少見川公十有七歲性明達能心計善佐見川公什一家日起積產至千金已困於役遂徙杭千金之產日耗家用不足碩人脫簪珥繼之而又不足

遂大困會伯方以諸生應鄉舉歌鹿鳴而歸時兩尊人尚無恙喜可知已歲辛卯見川公卒又六年而碩人亦卒竟不迨伯方一日之祿養傷哉見川公性莊家人無敢忤而碩人以和易濟之委蛇曲折調之於平即有小嫌隱忍以全大體伯方兄弟同居始終無間碩人之教也碩人內外諸孫男女幾四十人饑劬痒痌用恩如一有均養式穀之義焉碩人夫性慈恕最信釋氏罪福因果之說晚歲修持益虔日課佛名以十

藥數無何卧病遂斷葷血凡二十日而終春秋六十有四子三長元忠初名矩覲舉人娶葛氏次修觀娶陸氏繼胡氏次玄覲娶張氏女三適陸鳳鳴張兆科許秉鐸獨季在耳孫男十一人孫女十所娶嫁聘字俱名族元忠卜以今歲巳亥二月某日奉碩人柩啟父壙合葬焉而司成氏爲之銘銘曰

母於任生於葉自雲間徙杭越始素封至折閲紛變態惟一節生令子釆芳潔月桂峯藏爾魄朱芾來貢同穴作之銘垂不滅司成氏筆爲舌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子曰中書舍人彥登於余有門墻之契孺人之賢而宜其家余故習之孺人之卒自甲午至今九年而始議葬彥登躬謁余于武林乞銘焉余不敢辭會余有遷葬先人之役奔丞若溪山中累月彥登索之亟曰日月迫矣吾子其無廢諸余唯唯按狀孺人姓鄒氏爲餘姚甲族其父太醫院判練籍於京師而生孺人孺人年及笄歸澹菴公其時澹菴公郎刑曹才孺人以家政屬焉已澹菴公四綰郡符周旋藩臬庭轍幾半天下孺人皆從澹菴公以爲非孺人莫能宜我而孺人則非特能宜澹菴公兼能宜澹菴公上下以故內與戚𡙡起人無閒言澹菴公先娶鄧安人黃宜人所生凡六子而孺人所出獨彥登人謂澹菴公必愛憐之有所私而孺人勸以退讓居讓其祖址之合墍與法者產取其磽瘠者澹菴公以此益心賢孺人澹菴公雖處素封而孺人特儉朴衣不純帛課女奚績紡不休常以身先之有餘則以飭道路橋梁道釋之居不吝傾橐誨彥登及三女最嚴婚嫁之資出自銖積自辛卯失澹菴公即絕葷血屏居齋誦以終春秋四十有三彥登娶餘姚中書舍人謝用樞女女長適餘姚庠生鄒明俊次適金壇庠生于玉全次適武進太學生唐鼒娶若嫁在餘姚者半孺人之志也

周母王宜人墓誌銘

周母王宜人先馬湖府同知東巖先生諱某之配而余仲女成之姑也仲女歸周時宜人春秋已滿七十余以婿家慶請見宜人問起居宜人先病脚軟間從扶掖而出不能拜起然舉止靜裕神明不衰應對謦欬無煩辭余心敬之宜人自失陳氏婦復秉家政親米鹽拮据無少休仲女惟朝夕寒温侍匕箸而已宜人居恒事佛晨起必焚香瞻禮祝讚踰時然不及私及老益甚暑能勝酒夜必坐子婦其旁盡一壺或至夜分

語其少壯至今所歷苦心事亹亹不休余謂仲女汝年尚穉而周郎大志未就不免以家政憂老姑如天之福老姑長年幸甚豈謂宜人之遂棄而子婦耶仲女事宜人自丁亥春二月至己丑秋七月首尾三年耳傷哉於是宜人葬有日諸孤紹祚等述宜人生平以不朽之事請余不敏然豈敢辭按狀周氏之先泰州人佐高皇有軍功受剖符之賞徙留都再徙錢唐嘗蒙讁於文皇故其事不欲傳錢唐之周氏至馬湖公六

世矣馬湖公為人俶儻有大志行在儒俠之閒而扼於位其詳載陳方伯先生誌中不敢重述述其配王宜人宜人為昭信校尉王公諱某之女諱某母仲氏生四男七女宜人最長七歲失仲依諸母性嚴重不苟訾笑以故不為諸女所憐愛與其同出弟洪獨單寒當議婚時諸母或陰屬媒氏惟恐宜人得善婿以周氏貧馬湖公二十未有立故宜人字焉又四年馬湖公舉丁酉鄉薦其明年成禮時舅一峰公繼姑黃在堂

俱稱難事姑王遺一叔一姑皆幼叔又殘疾宜人事士尊人飲食必躬調晨昏問安不惟謹即有不堪怡色承之益恭而善字叔及姑曰嫂是母也馬湖公喜交遊不問生產裘馬休休恒若貴介公子宜人所為事舅姑酸醎曲折之狀或微知之而故不問宜人竟不言益心敬焉舅氏亡佐馬湖公喪之如禮獨奉繼姑以居府歲儉叔死姑嫁稱多事而馬湖公在京師宜人殯之嫁之曰不厭糠粃而搆甘旨進繼姑繼姑初心

疑微覘之信感悅終身馬湖公艱於子先舉一
子一女俱不育乃爲置二偏未幾宜人舉丈夫
子即祚後三年偏舉胤宜人視之如已出親收
養之分臂兩兒卧不得死轉爭相乳有傷痕馬
湖公六上公車不售謁選得新興令以宜人行
十年當上計會父王公至官舍遂以宜人及二
子歸王至廣信倉卒病死宜人捐私槖百方搆
莫得舍歛如禮以歸其明年馬湖公之官宜人
辭不行冉置偏以往又當大計而舉箕抵家始

彌月宜人迎見喜甚畜之如胤馬湖公擢守潁
州以宜人行最後轉馬湖念蜀道險遠委宜人
三子而身之官時祚九歲胤六歲宜人教之坐
立拜起令從嚴師同舍生必擇溫謹者勿令與
里兒羣馬湖公罷歸宜人手祚胤前曰君命我
教子今何如馬湖公曰幸甚馬湖公歷官幾千
金俸以好施喜事不十年畧盡至爲祚胤娶婦
強半倚宜人私槖後娶箕婦亦然馬湖公營新
居斯如里供張器用甚設一夕燬家自此絀而

樂施如故宜人盡以所積息錢佐之宜人狀貌
甚偉面如滿月孝慈節儉出於天性慷慨有大
節父王公每恨其不爲丈夫子馬湖公或有大
事就宜人畫井井無失計御妾媵嚴而有恩愛
子孫不爲姑息以勤與儉率家人有隙地尺必
令種蔬菽織紝浣濯必身先之不及事姑王遇
忌日設祭必盡誠敬哀思不已至於下淚以爲
常翁沒設祭亦然性不喜綺羅御布素不異里
婦有市珠玉錦繡奇巧物者謝遠之曰老婦不

習也非春秋展墓足不履西湖兒子輩或出遊
必詰其所與遊何人得良朋勝流則喜不則怒
切誡再三所施二黨之親必先夫族待而舉火
者十餘家姑王之母死貧殯之有姪爲之娶生
子名曰承宗以延姑之宗也姑所出小姑嫁朱
氏者遭事失所而多子女馬湖公周給有差而
宜人復從中餽致米鹽雜物無吝容德色弟洪
之婦早世遺一女歸郁氏其家始巨萬十餘年
忽貧不能自存宜人亟資遺之不以獨累弟伯

母楊老而孤寒錄養之家同起居者十年其施遺三族皆此類也所居豐寧里宅隣火所震笥金百爲内親某者竊去得實將聞之官宜人亟止之曰其大母善育我以報之遂不問馬湖公令新興時盜起治兵宜人積薪庭中曰敗即焚我幸而勝馬湖公晚年得末疾素逋者迎門宜人棄千金產抵償之曰不以重息累兒輩其慷慨知義而能斷如此比歲大祲宜人率家人啜粥祚跪請母老矣家即貧奈何令母粥曰彼亦

人子甘苦共之尚有不能粥者安之無逆天意嗚呼若宜人者可不謂賢智婦人哉宜人後馬湖公七年春秋七十有二某年月日與馬湖公合葬某山之原子男三紹祚巳卯舉人娶陳氏馮氏紹胤府學生肖娶賈氏翁氏紹箕娶朱氏孫男三孫女六所聘字俱名族銘曰

嗚呼宜人行潔志芳事舅姑久瘢相夫惟良教子義方七十二年既壽且康一丘之藏某山之旁從而夫相羊山鬱而蒼木華泉香爾子孫其昌

江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者諱某江生錬鎦鏞彩之母而逝艱先生諱某之配也孺人稱未亡人者十年所而能訓四子皆彬彬有立而孺人之賢益彰余故識四子於西湖放生社巳而執業於余一再評其文知爲江氏千里駒無疑無何張孺人没四子儼然衰絰中矣會余有故里之役四子乃介其再從兄中丞公尺一追余於鴛鴦湖中再拜

稽首以母孺人不朽請余於中丞公同年兄弟也又憐四子之孝不敢不唯唯按狀張氏之先爲洛陽人仕宋護蹕而南占籍錢塘錢塘之張至冢宰恭懿公而大顯孺人實與恭懿共祖誠齋公綬父應禂再娶蔣氏而生孺人實季女也孺人幼柔惠習家訓選配字芝麓公六齡時父避禍寄帑他氏他氏婢幼孺人發篋竊金孺人故了了然不言或問之曰寄食於人而明其婢之竊非厚道也其警敏如此十三失母哭盡哀

隣人不戒於火勢且及或呼之丞孺人曰母柩在堂將安丞也寧俱燼耳俄而風反火滅年十六歸江氏時倭患作奩具盡失父謀更置孺人亟止之曰兒以荊布行奚不可而憂大人耶患不能婦耳於是翁祠部公姑劉宜人俱在堂治家以肅稱難事而孺人兩宜之事芝麓公雖燕見如賓焉自奉甚薄而上食尊章必致其豐潔時享宴賓客為具必躬必親以昭忠信中外嘖嘖稱為賢婦祠部公沒事劉宜人益謹無何芝

麓公即世屢欲自裁以殉所天劉宜人曰子亡養我育諸孫恃有爾在奈何效小節而遺老婦憂於是孺人抆淚而視甘毳撫孤幼如常時比劉宜人以天年終四子咸青其衿且相繼婚娶孺人喜曰老婦今者可以見先夫地下矣孺人素善病自稱未亡人即却藥餌不服諸子或勉進醫則據牀起曰未亡人以亡為幸不亡非吾意且吾婦人而今男子診吾脉吾念古人斷臂之義能自安耶強之再四終不能奪以至于死

孺人天性孝友事兩尊人養生送死曲盡誠敬日操作以佐芝麓公讀書不給即脫簪珥無吝中饋之外不與外事然無不了了壬午之役狂民逞於道人相驚避孺人曰此屬將自斃且吾婦人足不踰閾將安避也俄而相戒曰冦至矣孺人笑曰賊豈入寒士之門幸無動已果然城中相驚以黑眚夜擊鉦鼓相守孺人令靜臥終無他其明識如此處妯娌以和尤善解紛孺人在即人人歡悅愛猶子如已子即猶子愛其孀

如母也治家無嚴聲厲色而僕妾憚之甚於威刑閉影壼内非大事不窺中堂小人受役于門庭者或數十年不但希見其面即聲高下不習也晚年嗜佛嘗默坐一室時令家人贖放魚鳥曰吾非貪生天福憐其無罪就死地耳四子入蓮池老人放生社亦孺人意然孺人雖嗜佛而巫祝師尼未嘗窺其戶與人無高下處以謙和而于媪女伎之流不妄延之入其嚴正又如此嗚呼賢哉春秋六十有二子四長錬娶鄭氏衡

府長史其女繼鍾氏次鐕娶錢氏俱郡庠生次鏞娶孫氏次釤娶李氏繼李氏俱邑庠生女三孫男三世善士泰世安俱鍊之子鍊等擇以其年月日奉孺人柩葬于其山之原銘曰

女於張襲芬芳婦於江孝爲章生四子名則揚作銘詩識不忘

陳母張碩人墓誌銘

故河間守海鹽陳大夫晩生慧男子五夭其長自昌懋而下俱師事余最幼爲昌明昌應母曰

張京口人也在家以婉淑聞笄而事大夫大夫諱所學自夕郎拜二千石守河間甚勤其官忤直指使者罷歸自傷中讒促其遠馭作一笑生傳以鳴其奇其詳具其公所爲志中碩人性高潔通書史尤嗜佛書度禮誦喜施舍事大夫二十年琴瑟甚諧生二男二女生平甘淡泊寡言笑坐臥一小樓聲不出戶外佐大夫剸家政內外井如臧獲有過軟語誨諭未嘗呵罵督昌明學頗嚴後大夫一年卒昌應尚在襁褓卒之前夢大夫呼已又髣髴見金色巨人導而前遂面西坐逝萬曆其年月日也春秋若干子昌明庠生娶海寧居少卿守女昌應庠生娶同邑王舉人其女女二孫男一孫女二碩人卒後若干年始克葬銘曰

嗟碩人族京口躬窈窕事陳守產雙珠昌爾後善爾歸佛授手錫之銘永不朽

程母葉孺人墓誌銘

葉孺人者今餘杭令新安程侯之母也程侯顯而母孺人沒久矣程侯顯而母孺人之教始彰

母孺人之教既彰而程侯之痛彌深傷哉乎孝子之心也余既獲交于程侯又傷程侯之不及祿養爲志孺人墓曰按狀母姓葉氏諱其出雲莊葉氏父曰前山公其孺人生而婉孌端靜通孝經內則長學于里中江氏烈女益閑禮度自少不苟燕處無褻容十九歸程贈公其夫巳氏當戶甚新婦艮甫一月即令析爨以難孺人孺人勿難也俗彌月出謁宗長者必卜吉夫巳氏

故爲擇月之晦與辰之破贈公不敢不唯唯若勿省也者孺人亦若勿省也者而安之當是時王舅王姑俱蚤世而當戶儼然稱舅姑者則庶汪與二庶長伯也孺人不違靜好曲體贈公之意而加之以共葢若不知汪之非姑與兩伯氏之非舅也者詬誶煩寃此伏彼起聞者猶不堪況身當之久之勃谿者平反辱者媿懟分者復合更交口而譽孺人才且賢矣孺人旣調錯汪之人情而安之復以餘力安贈公于讀誦已贈

公藉爲諸生禱於文昌生程侯分娩報捷四十日而安贈公坐是違試期兒諸生藉贈公少負奇攻苦謂靑紫可立掇至是失意怏怏孺人從容勸曰窮通命也且斥不以文何害指懷中兒曰繼君志者其在此乎因更名侯曰汝繼程侯嘗云憶七歲時憑几讀書戲毀几簾孺人大怒破盂相警謂萌芽之勿剪他日尋斧柯矣于是侯日就馴謹以至成立孺人脫粟大帛終身不厭至祭享賓筵與侯長而文會徵逐見者不知

其非素封程侯初婚汪嗣婚詹吉凶禮俱裁于孺人贈公晚歲多病溫涼饑飽非孺人劑之不安葢宵衣侍者幾十年所贈公之逝也孺人一慟絕而甦者三幾從之矣悟曰昔人謂死易立孤難吾爲程氏婦亦勉爲其難者遂強起治喪如禮然綛以積勞成癱瘓疾程侯之未顯也郡守山東徐公其實知之延之家塾程侯念孺人疾難之孺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士非名山之遊則胸中俗氣不汰吾尚健七箸若勉行無慮我

程侯始行不踰年告歸省侍孺人尚無恙自是三四歲以藥餌牀褥俱後竟不起孺人女德純備復明晰事幾宗有大疑大紛無不就孺人取平者常爲兩宗人寢一事所全活四人終不令兩家知噫孺人其并而丈夫者耶孺人沒九年而侯舉丁酉鄉薦又四年成進士治餘杭有惠政享年六十有三子一卽程侯娶汪繼詹女一適詹明經孫男二長學心邑諸生娶汪次得心娶詹孫女二長字葉鳳翀前山公之裔次字俞

弘熈曾孫男一履絅孺人以甲午葬兇隴之新
阡而婦汪附又十二年始有銘銘曰
子之良也母之成也子之顯也母之聲也祿之
不逭也天之爲也程之昌也母之爲也兇隴新
阡姑婦從也錫之銘詩耀無窮也

吳母孫孺人墓誌銘

吳孝廉士熈有母曰孫孺人賢母也孝廉之父
石山公始自海陽歸徙居武林而孝廉以六館
生徒出余門以故習孺人之賢而慕焉今歲長

夏孺人以壽終余往弔之又月餘孝廉介其族
兄邦楨長跪請曰母氏窀穸有日願先生惠之
銘以賁地下余唯唯按孝廉狀孺人錢唐隱君
子孫秀之女母洪生而婉靜不妄言笑少失父
養娶母以孝謹聞及笄歸石山公石山公業室
汪孺人於海陽矣而賈於杭内政悉委之孺人
且命諸子母之孺人撫以恩禮諸子帖帖受教
令靡敢不莊臧獲無譁中外肅然石山公用是
得一意賈事以裕其家石山公行賈於越隣有
火孺人獨持書契一篋行曰有此足矣他物易
辦耳石山公歸嘆孺人有識其從石山公歸省
也姑氏洎汪孺人甚安之孺人曰吾必留此奈
何以老姑獨勤汪孺人留數月汪孺人強之行
乃行歲時問遺相屬于道每對諸子念姑氏汪
孺人不休至於墮淚以爲常石山公課諸子嚴
甚每督過伯子孺人見色不怡輒從旁長跪謝
教訓無狀至意解乃已伯子服食令加諸子數
等所須必給曰此家督豈同常兒伯子至今言

之輒流涕石山公疽發于故里孺人心動亟馳
之未到一日而訃孺人毀不欲生已而悟曰我
死汪孺人必繼之誰事老姑撫諸子尨家事數
百里外者公不瞑矣於是進諸子矢之曰我所
不能從而父地下徒以兒輩兒輩不能成名克
家吾他日地下何以見而父宜各勉之於是挾
諸子還武林時諸子俱幼長者僅弱冠吞聲豪
垂涎橐中金將起大役困之孺人傾貲竭智以
捍之其謀始寢吳氏得安枕諸子目幾

人之以也蓋石山公性卞孺人每濟以寬收韋絃之益至課敎諸子特嚴稍不度厲色譙呵繼之視業有加溫言獎誘敎敎至已晚見士熙登鄉薦喜曰吾忍死以待今日然孺子益勉之吾所望以慰而父地下不止此耳孺人爲人慈仁明慧識大體石山公晚年喜賓客好施予孺人實從臾之或不足脫簪珥棄貪飾以助成其意自奉甚薄無兼珍重絲稍有餘積必輦致故里爲姑氏汪孺人壽姑氏汪孺人相繼卒哀毀喪

葬如禮歲時享祀必致豐潔諸子女相繼婚嫁炊費蕭然強奴乾沒家稍稍絀孺人不以屑意曰貧何足患患諸子不立耳人有小善津津喜談至聞人過掩耳不入常以此戒諸子可謂賢已春秋七十有二石山公七子士學士皡士彥士英爲汪孺人出而孺人所出三子士熙娶汪氏士章娶馬氏士鵾娶郭氏女二孫男十一孫女十四士熙等卜以其月日奉孺人柩葬錢塘縣某山之原銘曰

母而賢以子聲子而賢以母成惟孫孺人既淑且明以保爾後生宜錫之銘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五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表

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府江功

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旋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七八年宅憂薄謫居四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其奇方駸駸用事而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五十年文章埒于作者晚見仲子縉登甲科藺秀玉茁于庭階躋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覯巳公之生平業巳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爲誌中宏詞茂賞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縉復以表請余於縉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習公特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巳也公自筮仕即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謗所由作謫之不巳屏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所以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歲大旱饑甚而徐沛巳北稍登閉糴穀涌貴公檄爭之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金及督富家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蠲公曰蠲之德

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留而於公家無損上官皆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徒飽里胥之腹且聚饑者于城邑騈死者多而仰活者少又據見藉流亡不沾一粟而公不然單車按行封内遞予粟若粥遍而不擾旬月之間所全活以萬八千計丹徒田半枕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而山田稿矣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加賦是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

尢甚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
令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
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入
骨尋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而公
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尤險正
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侵
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之時方議大
征而制臺應公檟才公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
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兵未集而謀洩賊

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以良民充數費多而
功寡不若雕勦雕勦者如雕之搏兎然匿於無
形徐起而攻其不備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
應公稱善於是退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
中下三隊日飽而習技射或束甲出賊駭爲備
則以校獵歸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
間募人入賊中圖其山川扼塞聚砂指畫了如
目睹於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
函符方畧按道里時日啟函無得先洩師去鬼

子砦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砦者卽日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
萬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罪其各自完
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望我師旗幟滿
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語相顧膽落伏不
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戰其地亦不測我師
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砦鬼子砦懸崖窞
箐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
生擒三百八十七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算返民

田萬餘頃不費一矢斗儲而雪覆師狀令之恥
竟以五千兵成功 天子嘉之下 詔褒美應
公晉兵部尚書而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
也天且雨公念將士深入崖箐艮苦爲焚香露
禱俄而霽已度捷且至啟轅門坐武帳中令曰
急鳴鼓左右愕不省跪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
等砦破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
左右無不縮舌惴恐蓋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
之耳目至是始慴伏邐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

如此使不驟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典樞密寧憂强倭勁虜哉嘉靖間東南中倭績溪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間卒成大功以靜海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邸報策東西二役勝負久近往往如指掌兵家信有别才巳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於公之吏績武功特詳焉公爲人拓落推心置人腹中與人交有終始嗜義如渴初不問生産其享素封之業則姚孺人實有助焉孺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

明剛果治家嚴内謹筦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桑紡績子女婚嫁絶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著述以成其名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啟子姓以亢而宗郎以稱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著集白華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長千餘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虚言哉公長子翁積才而中夭故識余仲縉季維俱能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備矣感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眇然痛老成之凋謝追

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無言之難宣其辭曰

乃祖三茅分治華陽仙源遠啟華谿近昌懿茲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炎公顧郎凉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其樂洋洋挹彼注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兼有文章厥配惟姚淑慎齋莊博求窈窕用廣嬪嬙無非無儀以翌其良士行女德萬禩馨香詔爾子孫式斯無忘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按察司僉事舜原楊公墓表

嘉靖季年文武大臣上所倚重係中外安危稱宫保兵部尚書楊公博晚改吏部進孤卿功名益盛卒謚襄毅學士大夫至今誦説之不衰而究其所自生則四川僉事舜原公也公山西蒲州人起乙科筮仕河南之扶溝縣丁外艱起補陝西之扶風有惠政至今尸祝之選授御史有直聲忤權貴調大理評事遷寺副出爲四川按

察僉事分巡川北道駐節保寧尤勤厥職其所興建一以利民不屑屑浮費卒忤臺使者中公以言當從調遂堅臥不出竟以襄毅三品考績詔封公通議大夫如襄毅官明年乙卯卒春秋六十五與田太淑人合葬州城東之王莊村叅政裴公紳狀其行事以授學憲馮公惟訥志其墓而銘之矣又五十年所尚書之幼子某以水部郎榷吾浙南關稅務余以鄉紳幸事水部公一日以幣請曰吾大父舜原公功德巍巍實敵

尚書公而大之諸不朽之事有狀若誌銘在而墓表尚缺非所以揚祖烈成先志敢請諸下執事余一再辭不獲乃敢唯唯按狀公諱聰字叔後舜原其別號也舉正德乙卯鄉薦嘉靖己丑襄毅公成進士而公以父命選授扶溝令到官三日父憂去職改令扶風值歲饑受上官檄賑貸多方規畫縣民無一莩者明年又大旱飛蝗滿野公禱于神一夕大雨如注蝗則死盡時縣有巨盜張甚公禽數人杖殺之梟于市曰敢盜

一粒罪如之先是公過武功康太史海謂三月可報政康微哂已而道不拾遺數之果三月康大服製詞以頌過平涼韓王問弭盜之術公曰官不盜而後民從之王亟稱善縣士久無登科者公建崇正書院羣士業其中親爲講授嘗以夜偵視別其勤惰自是登名者相繼善課農桑夜出聞紡績聲輒喜犒以薪水民故益奮致大饒鄰訟不決多質于公公爲剖析數語立定治行最關中臺使者文章薦召赴闕下扳號萬人

立祠祝公王太史九思及康公俱有文勒石至京授貴州道監察御史首言薛文清倡明理學宜從祀孔廟尋受命按江北時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奉旨江行既至真州忽議從陸公不可乃止初從行諸閹所在驛騷吏人引以白公公厲色叱之諸閹熟視曰是止由陸楊御史不可犯也亟去之其以直見憚如此壽州三面臨水每決輒壞城廬公作石隄三十丈捍之閱月告成州守劉某怙勢貪暴公首按其罪一夕解即

綏去指揮蘇綱執政夏至戚公離京時當面囑焉其人每過江北當路者望風省候公既不往又不入其謁其人恐亟如京白執政果大恚調公評事徙寺副辛丑出爲四川僉事分巡川北駐劄保寧保寧爲秦蜀襟喉公度得要害數處乃城鎮覇關巴峪以拒巴中乃關七盤關朝天關梅嶺以界川陝以立劒門外戶保寧城圮公伐石甃之一如壽州時公所在勇于興作但其擘畫詳而善勸率民不告勞事暇羣諸生講解

不倦學校興起癸卯保寧舉者八人錦屏書院將相堂遂寧樂至二縣廟學皆公繕治舍館梁驛煥然一新某御史按蜀輒信飛語殺人公多所救正御史後以酷敗代者忌公騰謗于朝例當調官浩然東歸絕口不談世務日課子孫讀書暇則徜徉條山之下日哦不輟卒受褒敎三品恩封以沒著書甚富有諸經億評錄十二卷羣書類要二十卷雜著三卷詩文集三十六卷奏議二卷傳于家公性至孝每値父忌素衣蔬食事太淑人承顏順意備隆色養事蒙師韓軛甚謹旣卒爲表其墓同年中書王珂卒京邸遺孤崇雅方稚公弔哭盡哀舉酒酹曰願以弱息字令子後攜崇雅宦所親爲教育巳酉發解三晉士林頌之公嫉惡大嚴每面折人非至急人之難周人之困成人之美惟恐不及有古烈士肝腸卒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咨嗟隕涕曰遺直亡矣公博通五經尤精易理及門之士稱名儒登科目者甚衆嗚呼有公而有襃毅公襃毅公

則黃河萬里公則崑崙星宿也褒毅公則江漢滔滔公則汶山嶓冢也因表公之墓曰明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僉事舜原楊公之墓而著其生平行事之尤卓卓者令後之人士過而式焉

故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藎菴陳公墓表

公以崁池等七州郡備兵使者擢雲南大叅未赴任以疾卒于家逾年戴恭人繼之嗣子經世等業爲卜地窀穸有期而大中丞金公學曾爲

之誌其墓而銘之矣經世等又介余戚屬以表
請夫銘者名也藏于墓中欲其名之彰于後世
也表者標也標其行事之尤卓卓者于纚牲之
石使行道之人皆知之非徒以詔子孫也銘而
復表之備矣乃公則果惡乎修耶按誌公姓陳
氏諱王庭字惟獻別號蓋菴仁和之如松里人
其先世有隱德公生而奇穎讀書目數行下才
思浡發弱冠補諸生甲子登鄉書又十年成進
士謁選爲貴溪令遭贈公艱服闋補金谿令擢

兵部武選司主事乙酉乞差歸省丁亥遭曹恭
人艱庚寅服闋復補武選明年轉車駕員外郎
又明年陞武庫郎中奉命給薊鎮餉大司馬方
倚任公而公以嫌故力請外出知興化府在官
六年多異政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備池陽兵所
轄七州郡爲畿輔要鎮公至首建重根本八議
約束文武吏惟謹而劑其寬嚴江道以安時礦
稅事起中人挾上旨金穴宣歙諸郡暴横甚公
曰激則滋亂且不可以虛詞救也乃議積羨代

礦設處代稅中人不能奪民無譁焉而京陵地
脉不傷公之力居多池陽伍籍有募兵民兵民
兵餉減募兵三之一公曰勞均而餉異何以責
其死力請均之兵心感悅安慶司理某者險人
也當事者爲所煬偏任之釋憾于郡倅衛使坐
以侵漕糧萬八千石獄移四司理皆駁還當事
者疑其黨庇持之急衛士憤甚榜其奸私通衢
欲甘心焉公夜召諸弁密諭之曰若輩忘世勳
而修憤足一動禍無日矣皆感悟亟爲調戢微

公將復有劉汝國俞夢星之事曲突徙薪功不
細矣公在池幾三年杜奸銷萌剛柔迭用大都
若此公素神王寡疾病在池以盡瘁憂讒忽感
氣疾思歸甚亟會滇南之命下公喜曰吾志遂
矣歸無何疾甚竟不起傷哉公兩宰劇邑再佐
本兵一領海郡一鎮畿輔所至皆有聲績物望
歸重旦暮開府以至大用其止于此天也公律
身廉謹遇事不撓其在金谿時有聶生素豪舉
修郄者誣以殺人大僚主之獄具矣公復勘得

情力白其寃得不坐辠生德公因公上計投公千金公峻却之曰我活汝汝反欲死我于風波盜賊耶當事者欲殺劉光祿臺以快時宰藉公竟其獄公以疾辭趣之甚力終不往指天爲誓是可欺耶其在興化也有舶工與邏卒共誣估客以劫公廉其誣也立出二十人于死無幾舶工邏卒咸自敗營卒邵以浮胔誣伍長殺其弟公按兵狩驗尸非是卒詞窮首服其弟久乃從他所至歲晏慮囚期而遣之已悉自歸一偷垂

死曰寧歸獄耳不忍負公部將與守備競將鼓營卒爲亂公夜得牒卽单騎款營門片言而定公自爲令至郡守監司神明豈弟應機卒發勞勩甚多不具書書其尤較著者公爲人天性孝友與人無城府尤篤于故舊哀死者而恤生者親戚宗黨待公而舉火者數十百人傷昔人之旣逝痛典刑之莫追爰著斯文勒之玄石使過者瞻焉其詞曰

皇皇陳公太丘之裔鍾靈湖山鬱爲時瑞兩宰劇邑勞心撫字擢佐司馬明習故事司馬倚重樞機將畀一麾出守閩邦之莅與故中倭防禦孔亟公上便宜其凡十四次第舉行海波無沸水旱不時露禱勤瘁祈晴得晴祈雨雨至輿人歌之太守之賜在興六年夜犬不吠備兵池陽七郡歌吹公肅紀綱飭文武吏政舉弊清盜消人謐中人夯午礦稅如熾公有石畫賴以不恣公也大才心純無僞故左右投無不如意大用可期而公溘逝居家孝友居鄉慈惠邦良縣摧

典刑莫企勒之貞珉以詔後世

墨川徐公洎配繆碩人合葬墓表

蓋墨川公有賢孫曰侍御元正公故以節俠顯名于吳配繆碩人尤茂于內德夫婦俱享遐算晚見孫貴公年八十五碩人年九十二吳士以人瑞目之嘖嘖稱艷碩人沒後公八年侍御君聞訃請急歸護喪事將以今歲丁酉涓吉合葬于某山之原某官某業志其墓而銘之矣又以纚牲之石不可無紀盍表諸遂因介弟太學生

元節貽書以請余唯唯乃按狀撫其行事尤卓
卓者叙次之公諱某字子愼曌川其別號生而
奇敏貌魁梧豐下異常兒父南康公器之曰是
兒必大吾門既長藉累世之業故雄于貲負氣
倜儻有大度性恬曠高簡厭薄世氛覦競門倖
羶若浼一遊太學遂自免歸或勸之仕不應徐
曰吾侍兩尊人優游丘園顧不多與公生平屈
首藝林積書甚夥不減鄴架尤愛諸名人書畫
殘楮朽素必收及周秦彝器鼎簋尊罍之屬隨

力所至輒購藏之以充清玩所交俱一時名士
若文徵仲父子王履吉兄弟王祿之陸子傳彭
孔加湯子重其最著者嘗因歲祲民饑寓賑濟
于土木闢地開園壘石引流極丘壑之致既落
成以東雅名堂曰孟嘗之客俠而不文梁園之
客文而未雅吾願與大雅君子俱其趣操可覩
矣他富人所沉酣惟阿堵物持籌不休而公進
之市義族人在海虞直塘者向隷太倉歲苦煩
役嘉靖間割隷郡城公捐金置田賦一二大姓

賠役業以滿千畮里中有田者益願損直就公
大姓以告輒應之無難色一日汎舟松陵人有
貧甚負公田租將鬻妻若妹以償公惻然憐之
反畀五十金返其妻具貧裝嫁其妹于族人之
未子者公懿行如此者甚多未易指數繆碩人
故名族女父潤之善南康公貲誼相埒遂委禽
焉母周腹碩人時夢有異祥既舉女愛憐之甚
及笄歸徐尊章妯娌無所不宜閨譽翕然南康
公與尤孺人相繼卒碩人肩闔內外政力贊喪

事歲時之祭躬爲滌器薦新物惟謹致其哀思
人曰知禮家政故劇出入勾稽任諸娣以管鑰
而身總其成尤廣樛木之愛晚舉季子以少故
更憐之撫育周悉人以爲難年九十餘視聽無
爽間事纅績一夕病作雞鳴盥漱誦佛而瞑余
念自應公車迄今屢遊吳中嘗從知交歷公所
築山園登東雅之堂相與詢公生平徘徊嘆慨
以爲古朱家季次之倫行在儒俠之間所重公
不獨以賢子孫也公系出南州高士十二世徙

海虞又十三世徙吳徙吳者爲公曾祖諱淵淵生朴是爲尋樂公始昌徐氏自尋樂而世有隱德生焴及燿焴仕南康府幕生三子公其仲也公亦生三子伯諒仲簡叔謙仲簡卽侍御之父封文林郎諸孫自侍御外尚多英奇其譜牒源委及子若孫婚嫁氏族具在志中茲不詳述

有道崔洲居士墓表

崔洲居士者余友人黃貞父孝廉之父貞父才且賢知交傾一時而余謬爲其所愛以故得數

奉居士起居時居士年逾七十老且病矣貞父純孝戀庭幃切甚其赴公車也迫居士命枚淚而行比罷歸而四方同志以館穀延貞父者踵相至一切報謝而諸同志不相捨就貞父於靈鷲山中以便其定省貞父始從之去歲貞父以哭少司寇吳公至白下余因得款一飯於南雍署中問居士起居無恙亦以念居士遄歸歸未幾而居士訃至矣傷哉又數月貞父遺書乞一言表居士墓余安得辭按狀居士諱裳字了重

別號崔洲先世越人入國朝有福壽公者以匠徙籍錢唐居左橋里再傳爲承事公承事公生質菴公信信生逸山公榮卽居士父也兄弟六人居士最少黃氏世有隱德而貲故雄逸山公末衰析諸子伯受儒而仲叔俱受賈居士年甫十三巳廢佔俾從兄入市心動嘆曰丈夫柰何賈服耶因棄而受儒小窘益厲至引錐自刺弱冠業成補邑博士弟子名譽赫然起而諸兄賈者輒窘逸山公夫婦甘膬反給於居士朿脯且

引諸窘者與居衣食之終身又迎養其外母李老寡而無依者居士以一貧儒事二尊人曲盡孝謹喪葬如禮無論卽奉諸兄及外母恩紀始終人無間言亦艱且苦矣居士爲人恭謹退然不勝衣然操義獨急其友東昌司理汪公死于官居士素車白馬與其子千里挾之歸諸有紛難就居士片言批解各厭心去有憐居士貧稍稍贈貽之居士謝不受曰吾不忘在溝壑居士精于易以易教授爲文沃實造雅無外艷諸弟

子以其餘靈登科甲者不下六七輩居士故宜雄飛而卒以一青衿老死里閭閭力田而不逢年可慨也伯子汝高有雋才弱冠補弟子員居士心屬之而以放曠嘔血死次即貞父時方垂髫居士卵而翼之學成則以聲名滿四方之屐貞父稱衆甫居士稱衆甫父容接靡勸顧精人倫鑒非其友戒貞父勿友辛卯貞父始得雋居士戒益嚴貞士益凜凜砥于行唯謹亦善爲嬰兒戲弄雛娛居士居士乃得逸其老儴與諸老

人徜徉湖山間識者謂居士宜百年食貞父報有餘而曾不得伸其五釜之養傷孝子之懷結壯夫之恨更可慨也雖然士貴于世豈必名爵令之搢紳大夫都顯膴而軼名檢至鄉閭羞鄙妻子厭薄者豈少哉而居士唯孝友于兄弟貧不受憐交不易態百行淳朴章章如是即稱于一鄉曰篤躬君子其又奚媿辟如玉韞石珠藏淵雖輝光未耀而至寶自若豈以潛隱貶直哉況有子如貞父立身揚名以隆大孝可券而俟也洪河之流始于崑崙其于不朽居士多矣而居士所自爲不朽者又卓卓若彼其何賴余言姑以貞父之意表居士之墓曰有明有道隹洲居士之墓以示黄氏子孫且令過者式焉

峽雲堂集卷之十七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行狀

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見衡李公洎配誥

贈郭夫人行狀

公諱丞式字敬甫別號見衡雲中人也其先在前古以官氏子孫顯漢晉周隋間爲隴西著姓至唐以天潢散處江南北宋有毘陵福五公者以邑丞解官居江淮間曰泰與李洪武中諱信

者官山西忻州同知以薦人才不稱坐免家于代之龍門遷雲中曰雲州李忻州公五傳曰英世隱于農居城東北八里燕家莊又曰燕家莊李英生四子其四曰滿滿即公父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是爲南麓公南麓公少業儒以兄奎稍饒于貲廢業代兄董農事居鄉淳謹稱爲長者兄奎遇之嚴公家稅輸不以時催科吏至南麓公慨代比隻受訶譴無愠色人有從旁間者曰此吾弟職勿多言娶衛宜人而生丈

夫子四萊潤公某居三而公居四俱令業儒食貧自若而伯奎三子俱進姻代藩車馬出入甚都人諷南麓公曷不爲二子地拒勿應已而萊潤公舉嘉靖丙午山西鄉試官新安廣文數年壬子公復舉山西鄉試丙辰成進士伯奎始冀服弟能教子有識吾不如公才識英敏尤長吏事摘發如神人不能欺遇事當否其見已定雖賁育不能奪故再爲縣令俱著聲績而亦以媒忌其初仕錢塘也稱至繁劇而公遊刃有餘節

縮寬適善讞疑獄先後用循良薦幾四十餘牘時東南中倭朝廷委之督府少保胡公軍書旁午錢塘隸首郡多所徵調而公不困一日諭錢塘製軍士袴三萬具吏白駁無措公令取布散民間人製一具俄而報命少保悅服才公期大用後以執法忤醝使者意論公執拗調令深澤公論惜之其在深澤也邑有大猾陳光宙者善持官吏短長令朝拂其意而飛語夕騰于上官矣前後陷賢守令無數公至廉其實呼至庭下

詰問不報密遣括其家所藏筆札俱文致郡邑官長及大姓陰事遂股革遠近稱神未幾丁內艱公艱服闋補固安令受事八日丁衛宜人艱服闋赴部公論惜其淹滯陞南京工部主事督蘆課力持三尺不假勲貴侵欲立清會虜謀入薊門以邊才改北武選贊畫少司馬帶川劉公防虜通州上禦虜八事一曰嚴節制以禦强虜二曰革家丁以重選鋒三曰多火砮以持長技四曰備糗糧以壯士氣五曰重將權以振委靡

六曰定責成以杜欺弊七曰專信任以責實效八曰廣延訪以收將才大意慨邊備廢弛將士恇愒欲大破常格振積弱之勢責成督撫監司不得與將帥同功罪尤其大者得旨施行尋擢職方郎中公素留心軍政一旦受事外剤督撫內贊大司馬肇畫簡除如轉丸批窾案無留牘而權要請托一切格不行又議復朶顏三衛蓋三衛實神京肩背其陰導虜以撓我者屬夷也復之則遼陽接山後一帶如引繩省乘鄣修邊

費歲可十數萬計甚便于是畫戰守策其略謂薊兵主客餘十六萬選精者九萬分爲三軍軍置一帥九裨將督撫監司各督一軍一從潮河川一從喜峰口一從擡頭營三路並出正兵結陣而行奇兵搜山谷更選次者三萬運糧餉萬人修斥堠治餉道俱隨三軍以進而留三萬人守內邊備不虞仍令宣遼各練精兵爲犄角遏逃竄防外援并復後建鎮置營屯戍之法犁然甚備可按策施用當事者難之退而著爲樵牧

野談乃卒以招忌屬北虜索互市鐵鍋公持不可予及逮治僨帥馬芳事連忤江陵相譚大司馬公資望當內轉遂自求外以副使備兵榆林榆林故朔方地虜素桀驁入見邊臣頗不以禮公至申明戒索虜望見股栗入環拜階下無敢仰視有求索正詞折之虜皆嗑指去朔方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刱圓機營陣圖說大要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魚貫鴈行觸處爲首奇正環相生變化無窮而
躬自訓練指麾一時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
要語著爲弢鈐集要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
知兵遂爲諸邊冠少司馬吳公兌閱軍關中一
見驚服曰此眞節制之兵矣疏薦公壯猷第一
詔陞俸一級賜白鏹先是開府張公某行法稍
峻幾有脫巾之變賴公調停迄無事比開府公
病劇以公爲軍心所歸疏薦公自代政府本兵
竟以前郤寢不報尋陞河南參政分守開歸二

府是時朝廷急盜嚴爲令盜不得守若令坐奪
官而境內多大盜公督所司嚴巡徼開以出首
自新之路于是盜發者少即發無能逸去安境
土保屬吏功甚大公于貪墨無假而惜才品振
淹滯意尤惓惓鄭州守張君允濟南陽推王君
見賓皆違衆獨舉後俱以才望至開府公視事
數年前後直指使者俱首薦會江陵奔喪途中
監司參謁俱勒長跪過中州公洎僚梅君某當
入見梅問入見當何如公曰長揖耳冠可掛此

膝必不可屈遂偕入長揖江陵相微哂而已既
出陰囑奴尤七問主長揖者誰公答曰大梁道
某是年陞浙江按察使明年夏以馳驛波及奪
三官然公馳驛在未奉嚴旨前蓋山東列[illegible]驛
者姓名數十私請于江陵相初無公公姓名江
陵所授也壬午江陵相館起補隴右參議未至
陞河南副使主河道是時河上無事後署驛傳
爲通融河工銀千兩協濟驛遞疲累獲甦未幾
陞四川參政守川北道甫視事陞湖廣按察使

嚴飭吏弊平反冤獄甚衆是時楚府中涓郭承
奉者挾功黷貨自恣恃害一老承奉有護衛卒
自投井死誣以箠殺文致成獄撫按知其冤未
及雪公自讞之得冤狀立爲開豁已陞陝西右
布政使居數月以微疾動蓴鱸之思撫按交留
不可强爲代請下吏部覆公才望素優設施未
竟俟病痊撫按舉用報可家居五年會倭犯朝
鮮南北臺省交章薦公邊才起補山東右布政
使備兵遼東開原公意不欲出而本兵石公總

督顧公急欲得公出以全遼付之並移文漕撫
軍門下揚州府立趣之不得已就道將至臨諸
當事者聞和議非之稍言倭可取狀諸公意已
決別去至開原受事開原在遼鎮極東北隅孤
縣屬夷中其西南即舊遼陽爲福寧衛夷人駐
牧所每陰導土蠻犯遼陽迤東諸處武備单弛
公日訓練軍士請撫臺贖鍰二百金爲製火炮
士氣稍壯先是鎮西守堡官某以講市力阻虜
求索虜誘殺之關上事聞本兵檄守臣勘久不

報公謂虜擅戕守堡官至無狀不宜縱婁勤虜
令縛殺人者贖罪虜譌輸服遷延弗獻已乃令
數騎詐降入鎮西堡夜縱火燒百餘家而突以
三千騎犯關欲因亂襲我屬公廵至界開原兵
頗集倉卒以寡擊衆殺酋長一人部下二人虜
哭擁酋長屍去逾數日復犯賴鐵嶺遊營兵集
借力擊之斬獲八十九級虜號哭退雪舊恥伸
國威一時稱快然非撫臺意驗級之日獨不賞
猶詒云年終類聞已乃併年終之奏寢之矣嗣

以清查占役稽覈屯地復不便武臣家撫臣數
移書勸止公嘆曰一路尚不可爲即付我全遼
何裨尺寸哉遂決意求退當事者知不能挽也
陞公福建左布政使以歸次潞河自投劾乞休
甚力冢宰孫立亭公少宰劉浚川公雅知公欲
留大用却其疏不奏公再强之弗克不得已放
舟南還抵舍悉遣還閩役迎候者爲書謝藩臬
諸公復馳疏于朝則格不得奏尋爲中傷以年
致仕公喜不煩疏而成吾志甚善遂謝客居田

閒後以册立東宮覃恩進階資政大夫公居廣
陵無他產惟是高寶濵湖汙萊田若干頃供饘
粥而一切歲時伏臘婚嫁所需俱給其中自奉
甚儉然澹泊亦其天性懸車十年築一室湖上
扁舟來往明農課讀足不履城市公一日偶過
湖西登土山四眺愛其秀特徐察結聚有情曰
我生平愛湖居死葬我湖上甚願也遂買土山
之麓十數畝植松栢其上甲辰秋自相視擇丙
向建堂其前曰死而享我于此堂矣先有微疾

旋作旋巳乙巳春農事起奴輩禀命猶一料理至二月十四日薄暮忽問明日支干以巳未對曰吾正忌此日十五日之酉時痰忽上壅遂卒而所建之堂亦垂成若先知者異哉公生丈夫子九登科目者四人植最顯字汝培余同讀中秘書官御史首擊權璫以成皇上清明之治漸見柄用而亦以伉直賈忌屢進屢退今以遼東巡撫家居大用蓋有待云元配郭夫人生與公同里父處士某有女德不輕字見公弱冠有聲

黌序遂以歸公公起農家甘淡泊夫人以勤儉佐之精女紅多資公讀公壯歲成名夫人有內助焉事舅姑尤孝謹姑患手戰不便盥洗夫人朝夕依侍不離寸晷躬進甘旨諸子或在側輒自攝之使避恐姑念孫而分甘也公有愛女謹奉之不異同胞公初仕錢塘二尊人以道遠不能就養夫人代爲之養者三年視居平尤加意二尊人安之公以此無內顧憂得安于宦同生子女五人躬自乳哺子就外傅夜歸必問程稍

不中程輒厲色督過不少貸訓兩女女紅不下訓子嚴性冲簡不喜紛華居常布素三浣不更寡珠玉紈綺之飾言笑舉止一禀內則處妯娌以和撫臧獲以恩睦族黨姻親以禮戒諸子若婦勿忘艱難年力方壯以哭郭太宜人過傷未半年遺危疾不起三被綸誥俱在身後存未沾一命中丞公每哀慕不已公生嘉靖戊子五月十一日卒萬曆乙巳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八郭夫人生嘉靖辛卯十月初八日卒嘉靖丙寅

四月十一日享年三十六繼閻夫人江都鄉進士閻公傳女先以公貴誥封宜人後進淑人又進夫人而郭夫人蒙贈亦如之蓋公爲人沉毅不輕發遇事勇于擔當然寛大舒徐曾無攘袂先人態性伉直不依違故往往與當道忤諸生時卽留心經濟尤長于邊事宦轍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去後多遺思尤析義利之界去錢塘行至姑蘇有叩舟者自言錢塘民賴公雪其寃德公願以三百金壽公曰吾知雪寃耳爾姓名吾

不復憶致望報耶亟去勿多言其人感泣去任
中州榆林湖廣稍久去任時各餘贖鍰若干吏
白公不取亦入後人槖公謝一不染指自開原
歸諸子無隨侍者圖書藥餌衣襆之類俱河南
武生楊志遇司管鑰毫無長物行至濟上始得
山東俸金百餘兩攜歸志遇每向仕宦者稱說
不已歷宦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以此爲南北薦
紳所推服公閒居博覽經史及本朝典故每與
人論事輒引古今折難不爲臆談旁及天文地

理奇門太乙方術諸書皆得其要領九邊地形
要害扼塞戰守方略議論鑿鑿老將在旁無不
嘆詫公眞有文武材用在職方時諸邊兵力較
今稍强財賦猶易給如得賢政府本兵主持于
上用公戰守策三衛可唾手復惜哉不遇僅周
旋藩臬以老竟不至大用如郎職方與備兵開
原僅僅小試譬如武庫之戈甲瓌林大盈之寶
賄山積海聚不可窺測者俱隨公地下而不資
國家一日用付之惋嘆而已公居家御子孫甚

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諸子以下侍側正容莊
語恂恂相對子若孫一言一動恪守家訓少有
失厲色督過至晚年不易以故中丞公已下俱
勉爲修謹立朝居鄉不媿萬石君家子弟公之
教也初南麓公在時值虜入迫燕家莊母衛宜
人從族父母輩避匿窖中族人被執者欲自脫
以窖中人白虜且誘而出之呼曰虜去矣前後
出數人皆被害復紿衛宜人出公及萊澗公則
熟臥襁褓中而衛宜人亦心動竟不出久之虜

信匿皆盡乃舍去南麓公夫妻父子俱免識者
已占其後之必昌矣無幾公生公少小時見母
宜人悼前事泣數行下誓欲吞虜因曰此地薄
虜那可久居兩尊人曰是在子矣後兩尊人相
繼沒公由中州擢浙始定居廣陵子孫衆多姻
戚叅南北遂稱江都李云公居父母喪哀毀備
易戚卜兆于釆掠山祖塋前數十武合葬偕兄
萊澗公屏居燕家莊舊廬不通賓客親履田塍
課耕獲先後凡六年初公師事萊澗公執弟道

惟謹至歷仕每相見加肅歲時在遠不忘問遺及歿以中州齎捧便取道歸哭襄葬事爲給諸從子嫁娶耕讀費後由湖廣入覲畢復歸掃祖墓蓋取巳所置田與兄遺産析付兄子仲儒官模叔廩生檟爲世業而挈季太醫吏目拱晝室南與諸子同居衣食之寸縑粒米不私巳子而遺兄子孝友之聲雲中廣陵交頌云公居鄉歷宦振人窮乏出人患難多盛德事上自士類下迨輿臺口碑嘖嘖未易指數使公得大用其福

澤沾溉豈但一路一鄉而巳哉公總憲吾浙時夢禎幸以猶子事公公體貌魁梧議論才識揮霍有餘謂必極人臣功業赫奕而以藩伯終公私無不惋惜嗚呼公巳矣中丞兄忠悃誠篤上所簡在功業未可量而客部與孝廉諸君相繼雀起竭忠孝大節稱名臣以展公未盡之用把彼注茲爰必在公一身哉然公悠游山林十餘年壽幾耄耋諸子及内外諸孫幾三十人半居冠弁亦足稱完人完福矣丈夫子九人長植丁

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歷官右僉都御史廵撫遼東郭夫人出娶兵部右侍郎蔣公應奎孫女繼娶太醫院吏目王公佩女俱贈封孺人梃廩生郭夫人出娶右侍郎蔣公應奎孫女蚤卒杜丙戌進士歷官禮部主客司郎中贈安人王出娶副憲薛公綸女柄癸卯順天舉人陸出娶蒲州知州高公淪孫女楫戊子山西舉人郭夫人出娶僉憲馬公豸女繼國子郭公勲女樓監生客部君同母娶湖州府通判卞公埜女

槔揚州府庠生柄同母娶鴻臚序班楊公守益女標揚州府庠生余出樞蕭出聘魏國勲衛徐公某女女四二郭夫人出一適代藩儀賓高公某長子巨門堡守備謙一適代藩儀賓孫公望季子大同府庠生統一閻夫人出適太醫院吏目薛公纓長子江都庠生維璣一樞同母幼未聘孫男十植出二元佑監生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元德聘禮部郎中張公世才女樞出一元亨娶鴻臚序班劉公宣女杜出一元辰柄

出二元素聘詹事府主簿史公秉公女元介揖出一元愷樓出一元寵揚州府庠生娶國子史公宗蕃女㮶出二元熙聘南京戶部員外張公肖孫孫女元杰孫女十三人植出六一適永生洲署都指揮僉事卜公成功長子揚州府庠生日東一適兩廣總督右都御史陳公大科季子通州庠生遂一字金壇國子于公樹勳子某一字戶部員外郝公道行季子某一字國子郝公時習長子某一字癸卯應天解元王公納諫長

子某梃出一適江西興安知縣陳公人龍次子揚州府庠生駿昴杜出二一適河南布政司檢校許公位長子必升一適丁酉陝西解元何公龍圖季子江都庠生廓然柄出二一適陝西寧州同知江公應祚次子有源一適南京後府經歷王公汝立長子儀眞庠生朝宰楫出二一適揚州府庠生張公啟勳長子夢尹棹出一適國子王公贊元長子碩彥重孫玉湛淳滌元亨出淳聘副憲張公某孫女濂洛元佑出濂聘禮部員外于公孔兼孫女重孫女五一元亨出二元佑出一字山東萊州府知府閻公士選孫某二元寵出植等卜今年乙巳十二月某日葬公于山新阡以郭夫人配而先期三月客部某孝廉某躬至武林以兄中丞公書乞狀于夢禎夢禎故嘗事公于總憲時服公教誨望公旦暮大用不得者又忝中丞館誼幾三十年其敢以不文辭乃受中丞公所撰行述節而錄之爲公狀以備名筆採存爲之銘若表以不朽公云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葵暘黃公行狀

嘉靖季年文靡甚矣隆慶初一變爲純正古雅漸還先進之舊則黃先生首建旗鼓而倡之先生嘗見余庚午初場義嘆曰此吾鄉人歟終當魁天下丙子冬余從袁坤儀以所業請正于先生先生孳孳評教之引爲氣類明年春余果以南宮舉首從先生徊翔金馬石渠間私自幸不負先生魁天下之許然余不得久侍先生于長安邸嘗互爲進退切磋之日淺比先生告歸而

余亦以南宫休舍武林距故鄉一衣帶水青山白社欣與先生共之而先生逝矣嗚呼以先生之賢且才遭時奮身歷官禁近海内弁紳莫不屈指卜其大用中遭嫌疑暫從遵養公論且白而先生竟不待已傷哉然先生所以不朽者自在海内立言君子且握如椽候之矣余不慧敬以叅政君命取其所手條先生行事稍加潤色而爲之狀備採擇焉狀曰先生諱某字懋忠別號葵賜裔出江夏文彊後徙豫章子姓

蕃衍散處江右國初諱某者起新淦從軍後從宜春侯戍鷹揚武雄洪武九年隷蘇州衛守禦嘉興千戶所遂爲嘉興人世有隱德高祖諱鑑曾祖諱盛仕爲禮部司務祖諱鶴年贈中憲大夫直隷安慶府知府父諱錝嘉靖丙辰進士歷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致仕娶葉恭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先生幼岐嶷五歲就外傳日誦千言目數行下一過不忘試以對偶應聲而出爲之師者無以難十歲能文十五業大就而葉恭

人卒先生居喪哀毀幾至成瘵丁巳服闋補郡庠生文譽鵲起時副使公宦遊京師而先生從昆弟下帷里中自相師友足不履戶外副使公雅以儉訓先生橐無子母之畜其配沈恭人躬織紝以佐薪水不給至脫簪珥絕不令先生知先生得肆力于文以就其名恭人有助焉先生素抱羸疾勞過則齒血如涌而爲文必冥目枯坐極深沉之思雖太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不知也文成始欣躍鼓舞以爲常有時齒血涌出

楮且殷矣但呼水漱滌搦管自若其攻苦如此嘉靖辛酉甲子時義益趨浮靡屠沽兒誦套文千篇便可得意場屋而先生不屑也抱玉自如寧甘再刖丁卯歲莊皇帝改元有詔釐正文體先生遂發解制義一出都人士洒然易慮以從所在爲之紙貴戊辰會試以犯忌不終場辛未遂以尚書掄魁蓋新建鄧先生居首而先生次之俱人望也廷試名在二甲十三選授翰林庶吉士又以古文辭屈其曹偶癸酉授編修甲戌

補內書堂授中涓書丙子同修大明會典直起
居注丁丑禮闈先生宜爲分考而伯兄當入試
先生意如有所避者乃持父書力辭之當事者
當事者不無有所恨而伯兄果以其年成進士
四月冊封諸藩先生得大梁以歸尋丁外艱辛
巳服闋補原官修會典直起居如故壬午皇長
子生賜先生玉帶麒麟服充正使頒詔朝鮮享
覿有加禮先生悉封藉授承旨歸之是時朝鮮
政衰溺文墨所疎武畧先生曰是非北薄虜東

薄倭者耶一旦不支我外蔽撤巳乃備咨其國
都山川形勢成一編曰輶軒錄越十年而果有
釜山之役先生先見之矣是年秋叅政君舉于
順天癸未余幸從先生職禮闈分考先生主三
禮得人最多甲申先生充經筵展書官尋掌誥
勑乙酉始命京朝官自詞林以下充各省考試
官而先生得福建所舉多名士還朝考九年滿
陞侍讀丙戌叅政君成進士而先生亦以是歲
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先生陞右春坊

右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戊子先生與盛
公訥同典順天鄉試舉婁江王衡爲首其他名
士甚夥而言者以爲先生私宰相子競起攻之
至他所引繩批根者俱涉影嚮無事實所指摘
凡七人上命集公卿廷試之文俱及格于是上
絀言者而先生以明年巳丑陞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掌院事仍充經筵日講官然先生竟以言
者故意悒悒不自得屢疏以病請朝廷留之不
得乃予告給道里費馳驛歸歸而葺先人舊廬

顏其堂曰碩寬日攤書盤薄其中幼子承吳長
孫申錫先後充諸生先生每索其課親評教之
諸執經門下者日益夥先生孜孜接引戶外屨
常滿暇則進諸朋舊對奕飛觴談諧送日至丙
夜不休有語及時事者呼太白浮之先生爲人
愼密于人物寡所臧否酒後耳熱間感慨時事
偶及新貴人陰客居酒間得先生語謁見新貴
人輒奉以爲贄其得謗多以此屏居十年絕意
輦下而人猶有不釋然者晚年自放于聲伎示

不復起然非其好也先生先病瘍誤服寒藥傷脾庚子秋遊武林疾作驟下遂喑不語時呼筆書所欲吐大抵多詢故人門生進取狀而不及私抵家而易簀春秋六十生嘉靖辛丑九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八月某日娶沈氏先封孺人以子叅政君貴進封恭人子二承玄即叅政君娶屠氏廣州知府屠公謙女封恭人次承昊郡庠生娶給事中海寧沈公淳女女五一適太學生周應懿一適刑部主事陸錫恩一適郡庠生吳

顯科一字太學生李懋端早夭俱沈恭人出一適邑庠生吕元敔側室沈氏出孫男二申錫邑庠生娶禮部郎中董公嗣成女卯錫娶太學生項君某女孫女三一字御史吳公弘濟子庠生兆鰲一字職方郎中申公用懋子某一字太學生吳君端徵子恪俱承玄出叅政君卜以明年壬寅之正月初三日奉先生柩厝于思二都藏字圩之新阡嗚呼先生著作原本六經而取裁左馬詩擬初唐排偶之文汰唐之靡宗宋之典程士諸錄則博通古今汪洋恣肆而歸之經術歸田後有秀水邑志已稍次生平所撰述爲碧山學士集及蒐輯國朝作者曰皇明文憲成一家言未竟殺青而沒先生初以博士業皆聲其談博士業至宇宙之寥廓鬼神之幽深人事政務之紛挐俚言巷語之猥褻無所不滲入聽者或不省獨先生精心饒爲之輿到謅管老而不已居平好獎借後學以成其名鄉曲荒聾單寒之士賴先生噓引後登仕籍者不可以指數先

生沒一年所而婁江王君以會魁鼎甲官翰林先生其欣欣地下乎哉余與長公同年進士而叅政君始爲諸生時于余又有門牆之舊況重以生平知已則先生不朽之事固余所願爲先驅者也謹狀

沈茂仁行狀

嗟乎傷哉余何忍狀吾茂仁耶吾鄉丁丑與館選者四人茂仁最少爲選首後四人者俱留補史官亦前後異數也今十餘年間公亮與余歸

林壑而茂仁爲異物獨陸生一人尊顯無恙耳美好者不祥之器豈不信然茂仁之尊人存石先生厚德君子也茂仁在時已樂閒靜不親外事所生惟茂仁乃令其垂白哭子哭子之後又哭錢恭人哭幼孫慘毒備至天何忍于茂仁又何忍于存石先生也傷哉江南沈最盛而茂仁所出爲長溪沈氏其先故汴人宋南渡後居會稽尋徙華亭之七保元季有庭芝者自華亭徙嘉興遷善鄉庭芝生瑾字子厚始贅秀水思賢

鄉之長溪遂爲長溪沈氏之祖子厚生大用公璠大用生竹隱公淵竹隱生怡筠公度是爲茂仁高祖曾祖東園公諱某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祖石雲公諱某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湖廣布政司參議父存石先生名某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母錢封恭人長溪之沈至東園公始大稱望族自石雲公而下至茂仁起家進士三世矣茂仁諱自邠茂仁其字別號几軒初錢恭人艱于子比壯妊茂仁

夢神人謂曰須風雨當抱送娩身之夕果大風雨妊十一月而生其年東南倭亂茂仁生未彌月卽攜之奔避甫五旬寄乳于外親陸氏茂仁自幼嚴重簡默不爲嬉戲旣就外傅屈首受業如成人不視俳優八九歲能作斗大書漸通篆隸比長屬文淸典不爲鉤棘險怪之體爲五字詩遂入格律十八充邑諸生學使者滕公某賞其文首拔之其年領鄉薦次年上春官不售而存石先生補少參山東奉錢恭人之任因登泰

山鄒嶧超然有凌霄漢遺塵俗之志自是交道益廣爲詩若文益工丁丑以尚書掄魁入辭館春秋閣試屢得首名聲光赫赫爲一時辭臣之最片紙隻字得之者無不殷重珍惜己卯秋授翰林檢討以先年上兩宮徽號恩進階徵仕郎與修大明會典癸未充會試同考所錄士俱海內名流其夏持節冊封德營二藩例有餽贐悉卻不受丁亥會典成遷修撰充內書堂教習未幾充經筵展書兼纂誥勅浸浸嚮用矣戊子存

石先生病于家而茂仁病于京邸病俱甚幾不得相見已而各有間茂仁乃亟謀歸省時當被命典省試力辭不赴曰吾忍以得士易吾親一日之養耶以其年冬十月歸在道凡三月有述征詩若文綿麗深厚在辭林著作之上初發都亭屬劇病後氣血未復途中復苦酬應以故抵家宿疾間作次年初夏以哭撫臺滕公一至武林即癸酉歲爲督學拔茂仁首名者其秋又一至武塘當湖時存石先生略健七箸方擬奉之

泛舟吳中歷諸名勝爲樂而茂仁病矣病以脾遂沈篤醫藥禱祀萬方終無効兩月而殞傷哉臨沒神氣不亂前二日猶索筆作草書累紙大意以高堂不能終養爲恨字畫糢糊不能深辨嗚呼傷哉茂仁生嘉靖甲寅四月十五日卒萬曆己丑九月三十日春秋三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江西布政司參政倖之女子男三長麟禎聘國子博士陳公泰來女次鳳禎次鸞禎殤女二一字少詹事黃公洪憲次子某一字工部主事項公德禎長子鼎鉉茂仁貌不愉中人脊瘦清羸若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口與人交和而不隨性孝友恬素雖家温早達官禁近奉養不異寒畯生平無疾言遽色足不履狹邪于書無所不窺爲文辭援筆立就不事搜討而精意疊疊深中尺度詩不名一家沖夷雅俊類其爲人著作甚富先梓傳者歸省述征及豈遊廢詠二編嘗指可以識鼎味矣使天與之年究其施用豈特以文章爲國華也哉萬里之行木半

而車敗馬摧深可嘆也余生平疏濶而茂仁温謹宜其相乖而最荷草木臭味之知丁丑秋江陵公奪情事起茂仁在同館兄弟間頗能扼腕私憂非憤憤者而癸未禮闈余實同事或以疑似引繩批根則余之寸亦可爲茂仁剖也傷哉茂仁歸省之閏月會陸敬承典試江西還朝余追送之潞于平望時茂仁在舟中三人相見甚驩洽其明日訪茂仁于家一宿而別自此永訣矣傷哉茂仁以華妙之才居著作之庭無浮湘

賦鵩之感而有晝錦斑斕之樂可謂遇時矣而壯圖屈于短算長駕促于頹齡使白頭之親淚盡青春之婦影孤神理痛酷非可云喻所恃以慰于地下者藐諸孤之奮飛而表于後世者大君子之褒借耳敢陳梗概伏俟採存謹狀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包瑞溪先生

洎配曹宜人行狀

包先生之解官歸也以忤新鄭相年始三十有八人謂先生才器未展十之一宜復用而先生

竟優悠林下二十餘年以沒余得交先生最晚最爲先生所知命其長子世熙以女字余幼兒既成言而世熙死又數年而先生與其配曹宜人相繼没先是余赴官白下匆匆過舊里先生夜半過余舟款叙而別別未三月訃聞嗟乎天何不憖遺善人而奪之速耶居久之孝廉襲明次先生與曹宜人生平屬余爲狀余安敢辭先生諱桯芳字子柳別號瑞溪世爲郡之嘉興人自唐何佶以詩名顯而宋孝肅以忠直稱名臣包氏遂爲海内甲族入國朝簪纓益盛高祖俊封南京禮部郎中曾祖鼎池州知府祖憑贈湖廣按察使司僉事父汴四川布政司參議母張封宜人先生幼警敏讀書一再過成誦九歲喪母哭踊如成人伯父御史吳石公以小曾閔目之既爲諸生讀書東埨僧舍虀鹽自怡一鐙丙夜誦讀不休甫弱冠與參議公同舉于鄉明年丙辰成進士授魏縣令人謂先生少年治邑必露材穎乃先生下車滌煩苛行平恕尤好崇奬孝義勸課學校邑中翕然顧化在任四載擢刑

部主事每受事精意求情參酌比擬務從寬減休衛則取故案未結者細閱之或有生路卽白大司寇立爲平反與同舍郎約五日一會參詳律文上下勿令有害易活人而交遊宴集一槩謝絶曰無以此溷乃公也世廟時大臣言官得罪係者甚多先生疏救言官沈束戇直可恕不報後束竟遇赦歸錦衣衛鞫囚榜笞隨斃始送法司意在箝口以爲故事先生請付刑曹參詳

者毋先入錦衣死局中從之囚多獲生矣婁東
王中丞華亭楊給事之死先生實監刑時怵柄
臣戚兩家妻孥飲泣次且不敢前吐一語先生
密勑左右毋得恐喝令從容面訣又親爲經紀
其喪津助婺弱聞者爲先生咋舌甲子徙儀制
郎中新鄭相時爲宗伯邑有歲貢缺語先生移
書令以所厚某充賦先生從容言科貢賢途當
持至公侵有司壞法紀不便新鄭面發赤反復
言之卒不可忤意而出送先生不下階先生正

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
自某始新鄭愈怒勉送之下階自此必欲以法
中先生矣未幾先生擢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
以去會新鄭在政府已巳以首揆署銓乃追詆
先生不任儀制譎判揚州轉運到官甫六日量
移同知邵武府時民有黨斗者倡亂先生密爲
部署三月就禽兩臺使者且圖上先生功而先
生竟中外計以運判逐矣先生自儀制出再經
內外計例不得更追論而新鄭不顧行之先生
既歸叅議公猶在蜀新鄭怒未已會有搆之者
遂署致仕顧視吏曰誰令若生崛强兒抗我父
子相見于家先生泣曰柰何以兒故累大人父
曰吾家世清白今吾汝幸非墨敗而以權貴人
他日可以見先人地下矣先生性至孝事叅議
公張宜人曲得其驩心病則躬侍湯藥不解帶
不交睫以爲常居喪哭泣過傷哀感行路時享
忌祭悲同始喪布衣蔬食淚常盈睫或親賓嘉
會一語及二親即潸然罷七箸至老亦然其篤

孝如此先生爲人好恢諧談笑而敦氣義立然
諾濟人緩急解人紛難施而不有功而不居有
古篤行長者之風初入仕時即捐米賑宗黨有
差自後歲行之積四十年所捐不下數萬石又
置宅一區以居族若親故數十家荒則粥之病
則藥之死則櫬之寃苦則伸之自親故里閭以
逮耳目所及約前後全活幾以國量族妹嫁董
氏早寡遺三歲孤先生憫其清苦歲捐金助之
且訓其孤至成立曹一琴者婦從弟也病且死

嘆曰安得長者如包公而托之孤吾瞑矣先生
聞立馳視之家爲辦護後事揚王官諸學博二
女兄倩也二女兄早世先生與兩倩親厚如同
氣終身其子若孫恩撫之如已出張首峰者張
宜人弟先生貴且老侍張公傍若有問必起拱
立以對調護疴癢視爲兒時不異黄生者張公
壻力學不遇先生助入貲充成均生已而失偶
不能續復爲營娶諸生張嘉昌者故主政張清
源親弟積逋國稅坐法解撫院當笞且囊木遺

先生徐語撫院此子之兄與老父同年郎公同
之弟也撫院悟立釋之鄰人某者與先生鄰二
十年矣僕竊財而逃其妻縊僕及妻父母欲中
以大辟合爲詐局某惶遽亦擬自縊先生聞狀
曰鄰我二十年而不聞姓名安分可知立白其
寃一日入城聞道傍啼聲甚悲召問之云母死
不能殮貸鄰家物將以質金而遭盜先生語于
官急掩捕得盜而質物已去其人謝且泣曰竟
無以殮也先生立償之甥屠某召客飲陸某與

焉夜醉亡酒溺死屠坐重論先生白其寃于撫
院駁如先生指後竟得白松有沈孝子者某訟
之張郡丞某故丞史沈乞書先生夜秉燭相對
勞苦遣人護其行且助資斧又手批一扎令人
陰爲之解其人竟得直里有二女以貞孝聞先
生具白郡守旌其廬又親顧之歲助薪米偶見
吳中陳生文賞之力薦之郡邑遂爲諸生其父
持金爲先生壽笑謝去山塘陸翁孫貧而好學
每試先生必薦之甚則轉相引托如子姓然或

疑而廉之則貧書生耳乃悦服先生在吳中嘗
入一敝廬詢之則祝京兆故居也祝故清介久
没不及祀典先生乃爲言直指得祀于鄉華亭
張昉年七十有隱操窮老無家挈其子托道官
耳室先生每至必訪之助薪米終其身先生見
義必爲一善不遺大率皆此類也包氏之先有
贅華亭者族姓繁衍與嘉興埒而兩御史蒙泉
節吳　在世宗朝俱有直聲其子孫能世其
家然兩御史没後三十餘年而學宮俎豆未舉

先生爲請之當事者始得與海忠介公一時並祀而先生每歲必之雲間瘳弔賓祭扁舟往來無間也先生晩歲喜遊遇佳山水輒止而在吳中尤多棲遲洞庭樂而忘歸亦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永嘉半歲歸而爲余敘其所歷余以當臥遊矣先生之遊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樸被從之便可旬月千里以故雖瞓徑鳥道俱及扳躋又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往往有之諸所歷聞先生歸無不洒泣送別至有追送

數百里者山中父老咸曰他人遊不過領略風月如包公遊乃是種福田耳在家則掃一室左右圖書日娛其中未嘗置牙籌及寶玉玩好性不嗜酒客至烹葵剪蔬談說亹亹有園濱南湖風日晴美操小舟從之菰蒲相接水鳥飛鳴泠然得趣已垂老手不釋卷聞有異書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尤喜佛家因果之說一切逆境處之欣如嘗遊周莊寺遇醉人狂詈眷頭以先生止之詈益甚且持大石爲相犯狀先生時閱楞嚴目不一瞬其人媿出吳門道中兩舟相觸先生舟適過篙誤及先生額先生默自若同舟者詰先生笑曰爾時恐僕夫報復寧忍痛耳此可以窺先生度量矣生平未嘗失信于人不欺幼雖不憚遠道聞人一善嗟嘆不已聞人之過噤不出聲論古人成敗曰不可輕責人以死每教人惜福曰食祿有盡教人安分曰缺陷世界又曰凡人避嫌謗者非眞爲善也凡爲善使子孫知及他人知者亦非眞爲善也俱名言云所

著古辨僅成一卷藏于家配曹宜人名族女生平湖新帶鎭父越山公來毋沈越山公之仲兄禾爲給諫從子光爲御史臺省赫奕宗黨趣之若赴而越山公恬素自如宜人其長女愛之踰于男欲得名倩先是越山公與叅議公同窻友善故有意先生時猶在襁褓遂以宜人字焉嘗戲拍叅議公肩曰此襁中兒成名君鳳將鶵矣相與大笑後果成識宜人十八歸包祖姑性卞急操下如束濕姑每勿堪宜人中調之兩得其

驩是時家中落姑婦析處而隔一垣姑常以不聞新婦爲與先生令魏至郎署宜人皆從其在魏也姑患瘍甚動止須人宜人扶掖惟謹甘飴必手調以進姑安其孝先生爲刑部主事滿考始封安人進宜人時已生二子而先生自儀郎擢貴州督學憚遠且憐二子幼與先生約曰君爲國任一方多士妾爲君任兩兒可乎于是先生單車行已謫維揚擢丞邵武宜人復從無何計報至邵武人德先生爭爲詩歌謠頌衖之市

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宜人笑謂曰此登丞相所能爲哉欣然御先生歸宜人性孝友事舅若姑滌器調羹曲伸敬潔姑老患風疾諸婢環立不堪給使非新婦手進截脯弗甘也即宜人自以爲不在姑側弗娛也先生有孽弟宜人視如已出娶同胞妹沈室之叔埒兒媦埒媳云仲叔姒三待之俱有恩禮愛弟某者屢扞罔擯死而宜人出槖金百計庇之先生雖重拂宜人意而少損襟抱亦由此矣先生擴落不問家人作業宜人躬操家秉肅若朝典無論吉凶大故即一切筐篚米鹽井井中程度闔以內斬如平生無妄施眩飾淡泊自持獨能成先生之志好行其德不休晩歲徬佛喜樓居時誦經咒自懺少壯語業即僮婢呵譴彌寡矣先是宜人以脾傷不嗜飲食支吾四閱月醫巫技殫而先生徤自若元宵前一夕月大明先生散步中庭洒然對僮僕夜且半矣忽稱疾入室未安而逝不旬日宜人亦逝傷哉先生生嘉靖十三年甲午某月日

卒萬曆丙申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宜人生嘉靖十四年乙未某月日卒萬曆丙申正月某日年六十二宜人生二子一女長世熙太學生先卒性至孝未死數年前感異夢禱于神願減已算延父壽備載余所作包孝子傳次世杰壬午舉人出後某女適諸生項德棻世熙娶太學生屠君叔章女生子一鶴齡縣庠生娶行人楊公應時女女長字余幼子辟邪次未字世杰娶太學生金君滕女子二長鴻逵秀水庠生娶工部主

事項公承芳女金出次幼未名側室龐出女四長字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朱公國祚子大猷次未字次字太學生馮君伯禮子洪景次字行人陸公彥章子景象俱金出曾孫女二鴻逵出先生年五十時二子巳析產先生手記諭敎之甚至具載孝廉君行實中馮夢禎曰以包先生之才宜試之萬里長途乃出門未幾而車馬摧敗傷其遠到則權貴人之以惜哉然先生居林下二十五年種德累仁能行其意子姓彬彬足

當庭階玉樹孝廉君且畜極而光爲淸時瑞挹彼注茲天道自可信也每憶癸未讀禮時屬楞嚴再興名僧至止先生與陸太宰實肩匡護之事晚乃挈余法喜禪悅之外兼及世事班荊揮麈匪日伊月去今僅餘十年所而兩先生相繼化爲異物老成凋謝典刑可思不覺泫然矣乃按孝廉君所著行實作包先生夫婦狀惟立言君子採存焉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快雪堂集卷之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行狀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洎配勅贈孺人施氏行狀

嗟乎吾友朱汝虞卒于南都官邸貧不能殮賴同年同鄉二三大夫醵金殮而歸之并䘏其孤吕克襄大事今墓有宿草矣而墓中之石尚有待也夢禎于汝虞同鄉舉同薦禮闈又同里閈

最爲汝虞所知愛晚同官于南京者數年尤爲篤密汝虞爲人淸苦取予甚嚴而喜施捨體氣羸弱如不勝衣而遇事能斷三軍不可奪居官守職不可撓以私兩令劇邑一郎南考功典大計一督江西學政三歷卿寺俱有淸謹聲旦莫且膺顯擢大用而竟不離五品以死死無以庇其家子孫貧窶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傷哉狀曰公姓朱氏諱廷益字汝虞別號虞封其先派于紫陽千一公者自婺源徙嘉善之思賢鄉好行

陰德凡若干傳至公曾祖忍菴公諱鳳祖象齋
公諱某父方濠公諱建侯三世俱爲黄文以世
載其德而方濠公以公貴覃恩封文林郎方濠
公娶張太孺人生三子仲即公公生而面骨稜
稜起高準豐顴音吐洪亮頴慧不羣七歲作蝴
蝶詩里中奇之父以公孩幼未令夜讀公每匿
火幃中伺父熟卧即出火擁被而坐潛精文典
三餘靡怠十四補郡庠生試輙先其儕偶時已
知章句外自有别學不欲以俗儒自命而竊有

契于王文成致良知之旨嘗書忠孝二聯座右
大父象齋公私喜曰此子足亢吾宗矣會郵刑
使者蕭公某執弟子禮謁象齋公而鄉人有願
借一言末減其大辟者象齋公故可以謁公公
毅然曰吾家世清白柰何喪之象齋公喜曰吾
以嘗汝耳自此每事必呼公籌可否庚午舉于
鄉儕偶或飾僕從治裘馬而公歛迹蕭寺誦讀
自如或欵公巵酒坐有聲妓即拂袖起其莊正
如此丁丑成進士補閩之漳浦令奉張太孺人

以行下車問民疾苦一切供需常例俱謝不用
歲比不登捐俸六十金賑饑徒跣野外手調粥
糜躬自散給全活甚衆他如築城塹之頹圮者
新馬道之湫隘者凡是墮廢悉就修舉而民不
告勞圩江羅近溪先生主盟理學慕公善政千
里命駕論學五晝夜相得甚驩大書清白人家
四字遺公而别漳守曽公某病革公往視相斂
并經紀其喪不遺餘力在邑數年惠政甚夥而
竟以賑冊稽遲被論降級行時士民遮道留公

贈言成帙扳號至五百里外癸未赴闕補連州
判官未任補令嘉定時饑疫相仍公蒿目棘心
勞瘁萬狀四閱月不雨公宿齋七日步禱于郊
壇與神約三日不雨下吏且與神共焚精誠所
孚大雨滂霪邑又苦漕兌公懇請于大司農改
折二十萬石歲省民財以五萬計又疲于征布
哀控監司少馳其期其他滌川源闢蕪田釐賦
冊稽納由丁以防剔奸蠹功數倍于漳邑去攜
李三百餘里而家耗不通三歲外家以久曠縣

情置尺書便羽公立火之堂丙戌冬癸最將行曹椽以公費請公麾之去单騎入都有叩于逆旅者曰小臣未覲天子何敢私交托疾不見即常贊亦槩不行天子揄其治行上上且有銓曹之擢而公依依二親遂得南儀部行過吳門嘉之人扳轅哀戀以旃檀肖公而尸祝之去思碑文出大宗伯泰室徐公手而鄉民復建生祠于婁塘孫大史栢潭題詩祠中有面有憂民萬年色天知報國一生心之句此足槩公生平矣公

在儀部闡發易義數萬言直探玄指故事禮曹設晏費公出伶官公悉屏去未幾徙南文選遷考功郎丁亥大計實公秉鑒一私不溷少宰海忠介公深相笑許引為同志己丑擢僉事督江西學甄叙至公千請屏絕首訪先賢徐孺子陸象山謝疊山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公瑾魏公冕後裔以禮優錄復訪布衣章潢黃托躬詣其廬聘主白鹿洞教席有諭士至言射禮儀節二書行于南州公在信當道有越禁飛札

者公不納責遣其人比至建武益王餽古琴公受而檄諸學宮曰此琴貯文廟以彰賢王崇儒雅意翌日以妃弟囑公公婉謝曰校閱時何由私識且執法所以敬王也及發卷果在劣等公凡校閱日有常課不惜勞瘁二載再周十三郡銓叙不爽最為青衿所服辛卯冬擢南光祿少卿次年秋抵任居無何南大理丞缺司銓者以鄒爾瞻請公副之公蒙點用公上疏以疾辭新命而力薦爾瞻大畧謂臣元標孤忠未白拔擢

宜新柰何以駑乘先之上不可再疏復不可乃就職每訊一獄殫精以求生路按之典故多所駁勘夜則誦易不休或以勞瘁諫者公曰聖賢學問多從人事上磨鍊出來天行健不行息矣癸巳歲都御史李漸菴公侍郎趙定宇公相繼去位公上疏言邪說易搖老成當惜侃侃千言留中不報是冬哭方濠公歸哀毀踰禮家食數年每至絕糧則朗吟康節詩慰太孺人曰人之受用自有劑量于此不足于彼有餘毋以目前

爲介介適有門人遠餽十金者不啟緘擲還之或以居間請拒不應侍御唐公某按浙薦公云温恭則金和玉粹孤介則古栢蒼松掄文夙號道德文宗讀禮雅稱廉靖孝子盎肖公一班矣戊戌太孺人以家貧促公北上行至雲陽嘆曰母老矣官非祿仕之官可輕進耶因趙開府某以中途患病陳乞未報秋起南通政司叅議己亥春親導母輿之任其時通政使楊公止菴以入最行公秉篆凊晨視事省呈詞慎批發盡絕

弊竇時論稱之江右一友謁公歡然道故次日遣僕上書稍以事涉即枷示于門一繳人鬻婦以償國稅外家具牒呈司公憫之捐金完稅婦得無鬻銀臺舊無志公按古今手自編摩越月而成志官署日就傾圮計無復之乃謀之少宰李公捐俸鳩工起建中堂後房各五楹書室三楹顏其堂曰觀省而自爲之記目擊礦稅橫行多所株逮上疏言奸黨蠱惑未已重地騷動可虞要在正本清源而歸之法祖不報庚子春推

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再推太僕少卿命未下是秋當以五品秩報滿貧不堪治行猶豫久之遂病痢十餘日稱篤家人請遺命緘口不言索筆書曰辛苦一生惟傷母田園烏有尚攜孫正襟袖手而逝先是初夏有夢公駕雲霧而上天樂洪空者先一夕復見巨星如斗洪光燭天墜于室中哲人云萎此其兆歟公律身以正持家以儉筮仕至卒二十四年茹苦安貧食無兼味衣無重采半刺不交公門一介不入私槖天

性至孝方濠公沒後事張太孺人尤謹太孺人性廣大公即至貧必具甘脆備使令曲爲娛悅其意惟恐有失公自居封公憂時即輔質余故廬以居聲問密邇以故知之特詳公坐立言笑儼然純儒平生無大喜嘗抱身世之憂獨獎與後進推心引薦及便民利物之事盡言贊成不令人知不受人報端居喜著書掇拾遺文存者語錄一卷疏稿一卷雜詠百首總名之曰世清堂遺稿公沒後數月邑侯鄭君首倡公議請于

學使洪公祀公鄉賢輿論悅服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斯人與公娶施氏贈孺人從公仕閩而卒繼吳江汝氏施孺人吾郡望族父諱晉太學生出後穆塘公某娶陳氏而生孺人早歲明慧父母與穆塘公最憐愛之重所字一日穆塘公笑謂家人曰得壻矣朱氏子他日當爲五品京卿遂以字公其言竟驗孺人生三歲而孤事寡母孝謹長通曲禮內則列女傳諸書時摘要語錄置座右以收韋弦之益十六歸于

朱處尊章上下無所不宜施氏故饒孺人奩具頗盛時出以佐公讀若二尊人甘脆及公成進士猶存其半後佐公仕而始盡耳公嘗謂余言之淚滛滛下孺人卒于漳浦署中先是孺人思其母夫人甚篤會得家書則叔氏報其母之訃者誤以爲其母也一慟幾絕已乃知其非復起此病腹堅如石和之訇然閱月而卒時東純甫十許歲未卒時前手一箋謂公曰請襲此備兒婚遂瞑傷哉公生于嘉靖丙午某月日卒于萬曆庚子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五施孺人生于嘉靖庚戌某月日卒于萬曆辛巳正月二十五日春秋三十有二子一即東純邑庠生娶馬氏比部郎當湖馬公應圖女孫一肇坤邑庠生孫女二未字公葬嘉善縣爲字圩震山之原施孺人配葬以某月日謹以文學君所述行畧稍加芟潤爲狀以請于當世立言君子其惠之銘以光不朽幸甚謹狀

雲南楚雄府知府常公暨配敕封孺人濮氏行狀 常文烇

余之舉隆慶庚午鄉薦也與楚雄公洎平湖馬心易應圖同出歙汪師立伯之門余齒稍稚兄事公公才甚高又鍊習世故而余簡傲多所忽遺公匡余不逮甚多萬曆丁丑余與心易成進士又六年癸未公以乙科首授太倉州學正到官日進州士課之却脩脯勤董率恤貧弱扶寃抑修廢嘹州士嚴而父戴之州有鉅公兩王先生者時俱里居兩先生文章氣節奔走海以內

其所推轂片言脫口不脛而走萬里亦最知公以故公名益起無不翹首願公成進士至大用者在州六年兩與計偕故事廣文與計偕無兩者有之自癸未乙科始而公最後計偕由貴陽衡士往星馳萬八千里比至京後試期數日竟不得成進士以博士高等擢國子博士轉國子丞又轉南大理評事進右寺正俱能勤其職公之丞南國子也余適自山中起補少司成與公同事四閱月而公徙余尋轉南翰長擢祭酒

從公留都者凡五年無旬日不相見受公忠益良多戊戌秋余中言者且歸而公有楚雄之擢公平日喜談祿命余亦粲指每相過袖中出生干支七政所麗宫宿圖訂其歲月運限休咎余先期謂公余大限傷官剋度太歲激之得歸幸矣乃公當轉官無何俱驗然公時支逢劫而大限天官剋度不遙不利遠宦計不能阻公行益私憂之而公宜濮孺人生平無經年別茲以多病不能從公念之甚篤對親賓語及輒淚下不

止乃以長子聿超自侍念未有孫爲置貳金從而少子聿起侍母去往之悲聞者悽斷公蒞楚雄有惠政居歲餘疾作爲庚子四月至八月卽世先是新曆至公于八月某日下硃書巳未丙時四字竟以其日時易簀先是公大父濂官思恩幕而父贈公禾從父子相繼沒于官邸僅越一宿公病甚謂聿超曰常氏迨我三世客死蓋有數焉亦何憾惜不及訣汝母幸汝妾有孕得生男慰吾地下足矣吾入仕十八年汝未嘗去

吾側萬里歸柩今又累汝汝歸致吾治命汝母及汝弟妹其各自愛無過慟并勗汝弟讀書無忘箕裘遂瞑公沒後聿超貳果生男而聿起亦舉一男于家同時錫公二孫可謂善人之報柰何不令公生存時見之天故未易詰巳辛丑四月公柩至自楚雄在道逾半歲間關水陸艱苦萬狀殯于城西三里北與龍淵三塔相直以待吉卜濮孺人故多病以哭公益甚後公二年卒狀曰公諱文烇字叔明別號仰坡世爲秀水人

常氏之先黄帝相後遠祖縱爲太上師漢至南北朝惠忠爽稱名公卿唐迄宋登進士者八十五人河南公褒敏節公安民忠毅公同其最著者忠毅自蜀徙鹽官其後有尚書楙國學進士世卿有聲當時楙祀學宮鄉賢十一傳入國朝爲雷州知府士昌士昌徙秀水遂著籍焉士昌生縉贈職方員外郎縉生麟歷禮部侍郎麟弟龍壽州知州龍生濂思恩府經歷濂生禾嫺于經術而無年以公最南大理贈文林郎配張贈

孺人三子仲爲公贈公訃至自思恩邸公始五齡爲孺子泣稍長事張孺人定省如禮歲時之祭痛不逮贈公偕母氏毅毅隕涕以爲常比就外傳警敏端靜異常兒屬對天成塾師避席九歲即善屬文受經故御史戚公于國吏部郎鄭公一儒負出藍之譽十五補邑諸生二十二廪于學宮公在黌校大有時名每試輒冠其儕偶執經請益之徒踵至賴其修贄爲張孺人養并資給伯某季某不問出入人咸服公孝友公舉

于鄉年三十四矣先時鄉舉者榜一啟炎徙塡湊扳援姻戚或挾有司之知辜較金錢無卓錐者非久問之則田連阡陌矣公端介自持一無所染以故舉後十餘年至入仕貧自若性又喜賓客日張筵秉燭接納不休薄來厚報至舉責以給公爲人寬大誠篤與人交有終始自親屬迫疎遠以急告必助其籌畫始不告勞後不任德人卒負之或加之怨公亦不辨且不較也以故遠近服公高義其掌教婁東也同官滇人張

某從一子一僕困踣艮劇公督諸生歲時存問惟謹張得不大落莫諸生中有以酒食小過幾釀不測凡六輩得公而事尋解者有爲人後其先諱前後牴牾公爲白其故者有貢不及格公憐其老貧破格居間後得司教山陰者有類試落名公力推挽至入棘而乙酉戊子各登賢書者其他推解振拔無算分校貴陽事竣道逢張顧二里人哀乞于前張爲項金吾家幹依所親之甲仕者所親沒遂至流落覲故鄉不啻天上

公惻然挐之俱返既至則張之妻以歲儉不能存活將改適夜其吉期也而張適以日午至遂爲夫婦如初兩家至今尸祝公既去婁東諸生德公不已乃共伐石樹去思碑于學宮前琅琊先生作記況公胡安定孫泰山陽司業博士碑去思自公始公在兩國學六館士習公先聲卽素頑梗者無不帖帖畏而愛之然公能持大體不撓貴勢左貂猶子蔣策馬前過公公曰此有所恃公立欲具疏連劾左貂左貂恐重引咎而

請于公以敎刑懲其猶子刑曹郎馬誤笞一冑子六館士洶洶欲甘心焉徼公諭解幾爲變而少司寇沈誤以旁睨恚公後知館士散去賓公之以乃造公謝而大不直馬郎馬郎請告去公久于南大理多所平反刑曹諸君或不平公曰吾秩卽卑麗于三法司平反吾職也徇同官喜怒碌碌溺職吾則不敢行意自若公前後所平反如林逢時洪仕王思聰宋科時等凡二十餘曹可指數已丙申秋滿所司列公考上上有粹

白一私不染平明兩造無冤不忝高門有聲法局等語得予階文林郎贈封如制勅詞出華亭董太史手人爲公華之公在楚雄雖不久然治行已卓卓始至卽大書行所無事去其大甚八言于座右獎孝行法猾胥嚴保甲課茂異簡其科條而時其勸率至誠所感旬月顧化囹圄寥寂京庚流衍臺使者同安劉公某嘉公治行擬首薦公以未得代先疏公稍穀浮數贖鍰無私事二請下戶部紀錄移文旌賚如格播事起順大

東西煽亂羽書旁午公爲調材官轉餉無乏儳然長城之寄矣他郡邑有獄不能決轉屬公者公出片言沉滯立剖愍慎哀矜視棘寺有加焉鹽官人鄭某官姚安幕赴任逾限當罰公力請免之甫五月暴卒守檢其橐貝二十索耳馳書聞公公立捐俸斂且賻之復編爲請賻其子若弟洎二僕始得以喪歸鹽井大使陳耄矣公故憐之已乃知爲鄉人降階慰藉已鹽井滷淡虧課千金公爲量減之而討竈戶之應償者積逋

者符其額陳得逃罪而正首丘張孺人之先原籍大理以故総知公功世嘉與千夫長而族人在故里者尚多公召致其族諸生愈恭欵洽旬日捐俸資之裝東同官張巳物故子在鶴慶距公治所半月程公召致厚贈之去公歷官政績卓卓可紀及私所樹德大都若此矣公自爲青衿鄉舉時矜名行篤倫理酌施報愼取予名燁燁動鄉閭一商挾厚聘謂必能致公公以親爲解力却之而就薄者嘗赴館慶蔣家橋有遺槖

金者立呼僮追其主付之不告姓氏其人感泣叩頭去公與王孝廉道厚善王病亟召公屬以後事噤不能言公顧其家若洗幽爲具棺歛并經紀其家同年胡臯暴卒而無子公徒跣哭之哀歲時存問其室不使不滅于伯高家居杜門却掃郡邑諸大夫自旅見外絶無造請有以私干者婉謝之至廉得其枉抑狀輒委曲赴救有事解而其人終不知者如王孝廉弟道成居停媪中以姦術門生徐應彰妻黨搆之苦兩人者幾不免虎口而公脫之他如此類未易指數尚書洎國學進士兩公墓俱在横山樵牧于鄰氏日久公白之郡守李公盡復馬鬣之故隧石宛然巳卯丁張孺人艱哭踊如禮迨得宅兆念思恩公而下子孫數百指不忍私敀窆思恩公而贈公夫婦附及虞紱紱廬墓噃號中野此近世所希行者從弟㷳没解衣質母錢治歛無何兄燁亦病醫誤投劑危在呼吸間公急延老醫陳往副以西賓知醫者沈互訂方藥沉疴立起公

即至貧宅舍不具而親戚友朋待而舉火者常十數家余嘗以貧孟嘗戲之公修幹豐頤目光烱烱居鄉有通德長者之稱蒞官有迎刃調弦之技嚴以自律寛以處人無我負人寧人負我物物庇其廣厦在在想其春風雖不登甲科躋三事而器有餘于身慶足貽于後矣濮孺人吾邑望族世有隱德青其衿者常十數無顯者父曰秋江先生諱某材畧過人淹通經史皆倪氏生二男三女季爲孺人孺人生而莊惠稍長從

父受內則孝經列女傳世範家訓諸書能解大義作字有楷法幼嘗夢觀音大士拊其背曰若相貴而夭惜福可延以故孺人特虔事大士仁儉自持雖臧獲下賤不輕訴誶秋江先生富于家而用侈無何喪其二丈夫子女遺者二膝下所憐惟季必欲配快壻會從子雲鴻與公同補諸生相善亟譽公賢故孺人歸于公以甲寅某月成禮公弱冠即教授鄉里孺人受委養姑恪勤婉慎善得張孺人意而以其餘隙爲公抄錄

程課及他書籍手女紅佯公夜讀常至丙夜不休于是外內翕然稱常氏得賢婦云又念外氏無後慫恿秋江先生置貳後果得男秋江先生德孺人喜曰吾今不爲若敖氏之鬼矣秋江先生沒生平所暱昵交臂起解紛植孤收合餘燼孺人夫婦實金湯之公生平不問米鹽而好客好施予比貴益甚孺人拮据有無咄嗟而辦四十餘年如一日人以爲難張孺人之病且卒也湯藥含斂相視惟謹暑月將事曾不告罷自癸未迄戊戌歷任皆從婚三男遣二女備極勞瘁閨門之內相嚴如賓密規微詞宵旦防微生平所御惟粗糲布素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寧有登枝而忘其本爾曹存之既納長婦入而見孺人所以事姑者如是心爲懍如居家綜理詳密內外斬斬暇則誦普門品以爲常課然尼師巫媼屏之戶外曰此輩那可親其持身閑家爲慮遠矣公之赴楚雄也孺人欲從而病作返自武林五寄楚雄家牘牘必蠅頭細書亹亹千言無

非規厲嗚呼賢哉公生以嘉靖丁酉某月日卒以萬曆庚子某月日壽六十有四孺人生以嘉靖甲午四月十三日卒萬曆癸卯三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丈夫子三長聿超南京禮部儒士娶沈氏邑諸生大遇女次某先公卒娶顏氏次聿起邑諸生娶沈氏太學生希冲女女二長壻太學生陳以修子邑諸生夢暘先卒次壻太學生沈士立子太學生豫昌孫男二聿超子一某聿起子一某俱幼未聘孫女六聿超四長字太學

生張問仁子景韶先卒次字諸生徐邦寧子豫徵次字刑部主事郁公某孫太學生嘉慶子之驥俱沈出次尚孫金出在一字醫官顧聯輝子邑諸生廷佐聿起一尚幼聿超等卜得吉壤于某縣某都畐將以某月日起公柩殯所葬焉而濮孺人配夢禎忝公同年同邑同門同官知公特深乃不辭聿超兄弟之請因洪君邦基所撰行略洎聿超自撰濮孺人述整齋之爲狀惟立言大君子採焉謹狀

呂先生行狀

呂先生故善病萬曆甲申病久死矣久之復愈乃築生壙與五柳莊相近先生徜徉處也遂欲爲生志曰昔人有譔自祭文者生志不亦可乎諸親故雅知先生者競述所聞以進屬郭舜舉臧爲行述不啻詳矣而未有所授嘗慕今婁東王大先生文章行誼一時師表欲因所知請之而先生病亟不待矣先生無子子弟之子尚幼從子元學爲家督有三壻俱讀書好修敦半子之誼而李生者不佞通家兄弟行也元學因李生謁不佞曰願得子狀婁東先生志而死不朽矣不佞憐許之先生既卒乃後先介紹兩生于婁東先生所而請焉亦憐許之幸有以報死者乃參諸君子之言整齋之爲呂先生狀先生諱炯字心文別號雅山其先汴人宋建炎中有繼祖者尉崇德家焉遂爲呂氏始祖八傳至祥祥生以寧寧生淇先生祖也淇生相歷仕河陽州判是爲種雲先生娶于趙生子三長山西行太

僕寺丞煥季淮府儀賓熯中郎先生呂氏世受賈家故饒至河陽公善什一力田治本業家乃大饒益務行其義賢聲蓋一邑故吾郡推轂義富稱崇德呂氏而以文學顯則始先生生而穎異至性過人十七補邑諸生于書無所不覽究爲文辭灑灑道古以不合累黍屢見抑于有司乃卒業太學爲涇野呂公內方童公所知聲譽鬱起嘉靖乙卯遂以第七人舉順天鄉試當是時倭患方起邑有築城役半屬河陽公遂大困

城潰賊入家用蕩盡衆侮交作睚眦者乘之而起先生倉卒囊書而北卽不獲薦將遂無呂氏矣先生性警敏習事能寬忍策可否而沔陽公質直峻整不阿取予事有相齟齬重拂衆議及先生意而必不可已者先生輒出私槖佐之期于彼我兩無憾而後已不令沔陽公知之雖兄弟間不聞也佐軍興及南水門之役爲費二千金又行金錢謝里中貴人搆己者雜以他費半倚辦私槖前後損先生私槖積數千金久之沔

陽公廉知之曰兒爲公家損己槖乎兒休矣乃公償之然亦不知爲數千金也沔陽公疾革呼取家籍欲均其費于伯季計償先生可二千金沈孺人亦趣先生自明毋爲終身累先生不可竟不持籍去先生體羸善病自沔陽公卽世哀毁骨立復從堪輿擇葬地數更易不已遂以積勞致疾趙太孺人繼沒毁瘠亦如之而疾益甚歲輒發則下血如黑梅狀五上春官或中道返或抵試不入先生曰命也吾頭顱如許終不以

儒冠見先人地下歲丁丑謁選得揚之泰興令嚴邑也阻江海饒魚鹽多盜先生下車不一月當事者交才之事疑且重者輒檄泰興文牒滿案而先生起坐堂皇須臾立盡削浮苛布寬簡翕治一二積猾境內肅然有議改運道由常州徑泰興出揚子橋者費鉅萬計而泰興之累十六七先生力言其不可議遂寢先生性高曠不樂仕會沈孺人卒于邸益忽忽不自得遂封府庫投劾自訟曰令奉職無狀且病篤不堪民事

願乞骸骨兩臺已下温言譬挽檄日三四下而泰興民亦百方遮留先生終不顧從間道歸矣故事令邸中供張責辦民間不下數百金物令去以從而先生悉籍之以屬吏曰以待新令一歲兩供民不堪也誤持一幞卽封還泰興民懐思先生歲時羸糧問安否不絕此可以觀得民矣自下車迄挂冠不下兩月人曰官簿耶才不足耶上官不知耶先生曰吁不然漆園托志于文犧步兵全神于麯糵晏倩罷免于百石徵君

自謝亍五斗吾敢當古人哉亦各有爲耳因賦罷官詩五章以見意有園一區去舍不數武曰友芳以伯李也有亭有池雜蒔卉木修竹蔌帶清風翳然所居樓曰瞻雲以父也法書名畫鼎彝之屬充滿其中日宴坐焚香讀老易離騷或從昆弟親賓婆娑嘯咏不及俗事四方才人墨士至者迎之花下割鮮釃酒佐以淸言留連信宿至者忘返間命舟過郊西所稱五柳莊者擷蔬網鯉岸幘高歌或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問禾

黍居然柴桑之致焉先生爲人外和內莊不可干以非義尤篤孝友事二尊人生死如禮事太僕公如事父以家政聽焉太僕公莊毅先生左右以寬和終身無間言太僕公沒子幼母老外侮且作先生周旋覆翼卒賴以安儀賓公早遊戚里晚歸友愛彌篤小鮮斗酒必共門戸之費先生獨任之不以分伯季槖太僕公臨終握先生手曰吾生賴弟死累弟聞者莫不酸鼻而兩賢之太僕之女字余幼兒故盡得其詳如此呂氏族大有祖祠甚隘先生爲卜爽塏捐負郭二十畝爲祭田傾以裔孫一聘名士脩世譜更始祖而下墓地不協堪輿者而其費皆仰于先生與同堂兄弟六七人居終身雍雍無疾言倨色有急輒徇之子姓聰慧而貧者資遣之學歲有常給族弟某者負官錢巨萬無以償法當逮親屬親屬鬻產且盡償亦不足人謂非沔陽公莫能援者而沔陽公業以代償數十百金先生從旁從臾曰某故不才脫不得出將爲先人辱父

幸多方爲援母爲兒輩與日憂也沔陽公然之勉爲輸足卒賴以全族弟某某偕沒京邸旅櫬數千里外貧不能歸葬先生涕泗言曰吾兄弟平居時接壓連席非有故不暫離寧渠忍生死異域耶即出資厚給之歸葬又厚恤其遺孤焉弟某謁選京師得遠官遭誣係獄以文憑質鄉人金得脫遂不能之任先生立捐數十金贖付之乃得之任又以違限謫調遂留滯不能歸先生復遣人資給之歸仲氏姊負公家稅積至四

十金幼子入獄先生憂其斃也亟質金完官勿責其贖里人聞先生敦睦之風各相戒曰愼勿閱牆而令呂次公知也先生少年喜節俠輕財好施亦稍飾服御有遊閒公子之稱中歲益務爲醇謹然好施自若先生所施先宗族次母族次外姻姑姊妹之家次邑里次道路耳目所及生者待以舉火死者待以卽土緩急者待以解紛不下數十家先生歲應之不厭間有負德至相訾而復來謁者先生亦不拒也人或德先生

先生曰不然此家尊人意也以故終沔陽之世薄取厚予人無怨者沔陽公沒後先生行之如初然家益落故人親戚負先生金累數百千而先生所積逋幾亦稱是執券者相踵會沈孺人沒先生乃損孺人所積盡償之而故人親戚負先生者先生絕口不言也自先生未嘗戶知交已廣所交盡海內知名士歸田後客益進無論文士墨卿日滿四座卽至星相雜流趾相錯于庭先生無不人人資藉之質子錢不足計且變

秫田人謂先生且貧矣李何猶作原嘗事先生曰施不緣富性耳馬遷傳游俠而首序季次原憲豈以萬鍾舍仁義而計豐約非君子之言也卒行其德如初先生計偕時嘗渡寶應湖中渡風作羣舟盡沒先生舟幸免盡出其裝買小舟渡溺者全活甚衆不告姓名而去一士人官留都欲以五百金私其妾子密遣其僕賫寄先生所士人死其僕求分以滅口先生正容拒之召諸子均授焉有倉使者北人負倉儲于杭且鬻

其女先生憐其無辜爲代輸若干金女得不鬻邑胥張相以孝聞病于京師且死先生覔醫活之以歸衣食之終身又憫其遺孤而托之子壻徐生俞通判者沔陽公之通家其長子死先生倡義給其寡妻而季子負虛稅不能償先生卒代輸以脫其箠楚潘承學者傭書自給四十無妻先生念其篤實爲之經理令有妻今且有子矣蘭溪人方大立以日者謁先生奇其貌叩之才也勉使改業業儒且資遺之令就名師學不

二年歸補諸生食廩矣武林諸生某者受誣奪諸生先生寃其事密白守復之先生不以語人即某亦不自知其由先生復諸生也先生之爲德不擇微賤不間存沒務自快其熱腸而止大率多此類也先生知交半天下或至貴顯用事先生則引避不與通即其人或念先生亦無由樹德侍郎徐公某先生布衣交也徐公撫浙經年不通一刺及代去表其門曰孝友敦義實雅重先生云先生非元朔不入公門片札不交邑

大夫踵門迎先生就鄉飲先生以冠裳酬酢非柴桑令葛巾漉酒事不得已一往後竟不往也邑大夫某公雅敬先生怪先生無一言關白一當罪者力可辦百金遣吏與俱來索一牘曰願以此爲先生酒資先生卒却之其介如此前後邑大夫俱欣慕先生時就先生談讌先生未嘗及私閭閻疾苦時稱說焉邑大夫以下若丞尉若學博士先生待之送往事居曲有恩禮邑大夫李公某卒於官求美櫬不得先生捐五十金

購得之以殮郡守龔公某廉知狀檄縣償金丞匿勿與巳而丞免去人諷先生索之曰檄在先生笑曰殮死令與資生丞等耳竟不問杭守某公廉吏也以移疾歸卒於家貧不能葬先生千里外倡義賻之始得馬鬣封其用情於郡邑大夫不間存沒如此邑素苦里役先生倡置役田歲輸米百餘石量役之重輕助之自是長賦者寛而不累及有徵發先生則又首任其重者曰奈何擇輕而累人子耶邑南門外故有堰而

潰於元邑大夫蔡公某念此堰不復則水直走而損文欲聞之當事者而難其費先生首捐百金堰成而邑士之預賔興者多矣此又先生嘉惠及一邑者也先生晚益甘淡泊衣不重采食不厚味以多病頗留意中黃之術始習梵書晨起必茹素焚香作西方常課閉關謝世事然里社義舉及飯僧掩骼之類猶兢爲之先生處閨門肅若朝典與沈孺人相對無狎色戲言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好施孺人好積然時能出所藏

佐先生市義而名歸先生孺人先先生九年卒先生老而無子而太僕公舉一子最晩及儀賓公再舉子喜曰吾有子矣遂子之乙酉冬先生病甚度不起遂籍家事授儀賓公曰善守之以待嗣子儀賓公痡哭受命儀賓公事先生存沒甚善亦若先生之事太僕公也然先生業巳貧無他長物即爲醫藥後事計幾欲易秫田矣會屬纊不果卒之日呂氏宗族及中表親屬哭諸門曰天乎柰何死善人爲吾族若親災也邑之

父老子弟千百人哭諸里曰天乎柰何死善人爲吾民災也咨嗟歎息道路塡壅至不可行嗟乎此豈可以聲取色求哉先生雅有尚平五岳之志不難輕去其家以伯季所藉故和光渾世然胸中烟霞眼底泉石不減宗少文臥遊也先生多構書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無所不精究所爲詩文多雄麗超逸晩而歸於大雅善書家八法具體趙吳興又好蓄古丹青法書金石奇器聊以適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經解

山林漫言藝苑目錄友芳園雜詠素心居集藏於家餘多散逸先生生於正德巳卯六月十日卒於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嗣子元肇聘憲副純菴沈公女女四長適憲副少崖許公子太學生三錫蚤卒次適理問葑湖徐公子邑諸生國賢次適太學生甘原徐公子太學生元朋次適太學生承泉李公子邑諸生東純諸壻女性至孝先生有疾必以身禱有緩急必盡脫簪珥以待先生有所須則皆赧然

辭之未嘗以日侍先生有所私也故先生雖無子而處之常泰然　年　月　日儀賓公將率嗣子奉先生之柩葬於傳字圩之新阡先生所自營以葬沈孺人者嗟乎先生不可作矣論先生者謂結客少年五陵裘馬似豪傾身借客千金鴻毛似俠丙舍不虛孔尊常滿似通玄樓高臥佫駕屢廻似亢一官三月去如脫躧似隱慈物哺人見聞施舍似釋嗇精保身息機習靜似玄先生蓋異才也而位不過黃綬年不

及上算又以無子終傷哉所賴以慰先生地下者有墓中之石在敢錄先生生平以請謹狀

吕南城郡主行狀

萬曆庚寅秋七月初九日南城郡主薨於崇德之吕氏其子諸生元學述主生平乞余狀之將籍以請銘焉余於吕氏姻戚中名位稱卑冗豈無烜　者示之乞元學之業尚似有在也況主之賢余故習聞之夫安敢辭按主淮莊王之長女夫人胡出自幼端凝有至性嫡妃吳繼妃周

皆尊愛之當選婚會吕氏種雲府君諱某官鄱陽簿有賢聲王習之子某年與主相若主出入其名籍中王喜曰是鄱陽簿子耶得人矣力辭不得乃受命種雲府君以例改簿既寧無何擢沔陽州判致仕又數歲偕趙孺人女淮邸請婚朝廷修故事冊王女南城郡主某儀賓中奉大夫是時主年十有九耳然事舅姑諧夫子御臧獲恩禮不失尺寸種雲夫婦大喜過望曰王姬反勝民間女子耶故事主不得從舅姑居非久種雲夫婦辭歸里主大感念曰有舅姑而不能侍養奚婦之為儀賓公歲一歸省主親為戒裝勉以孝思不雜燕昵起居之使交於道路浙距淮邸千里而遥別必數月或至歲餘主無幾微難色惟慎扃鑰督女工而已主初舉一子夭後舉一女復夭遂為廣嗣計潛畜媵妾數輩使侍儀賓公辭曰主方盛年何事汲汲為此主曰不然時難得勿失君其勿辭諸妾生子若女數人子俱勿育主曰所置妾無宜子者君盍置里中

良家子於家事二親分理家政君歸省不廢中饋而可以廣嗣其便非一且尊人吾之尊人子吾之子而家亦吾之家安所用疑忌為儀賓公內自計媵妾巳多復置偏室於千里之外嫌釁易積主意故厚誰則信之意猶豫未決主察其意解二指環授之曰君歸見二尊人具述吾意有如此環矣於是種雲夫婦為感嘆泣下世乃有如此人為妙擇里中得舊族沈氏女時年十四即元學之母也當是時主賢聲巳遍淮浙而

間有疑其心者無何儀賓公返淮館報命且具述沈賢能狀羣婢子環侍覘主意色恐其不懌而主顧歡然自如曰置貳得人吾無憂矣環侍者莫不嘖嘖嘆服後數歲沈從儀賓公至淮館主一見甚優愛之呼與共飲食羣媵不敢望焉及孕元學主日夜存視惟謹比生大喜躬爲沈調湯藥視元學加于所生即元學稍長亦忘其爲他母出也元學七歲當種雲府君八十而縢前無孫亟欲見元學於是元學從儀賓公及生

母東歸元學每謂人曰爾時與主别益兩難之牽衣悲戀之狀至今猶在目也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種雲府君既下世儀賓公以不及視含斂飲痛倍至主泣曰吾不能婦又累君不能子如罔極何幸有姑在計莫如陳情歸養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或不難破格以美風化豈不幸歟故事郡主儀賓嘗祿八百石世皇時大工起司農金錢告匱儀賓公辭已祿四百助工有司上其事詔許之有辭祿好禮之獎至是主亦辭其祿四百乞恩同歸豫王初難之固以請曰此事度不諧姑以塞乃公意耳下長史議議略曰當乏財之時而辭祿已見體國之忠遵自便之條而乞歸又見養姑之孝情辭可哀事理無礙如議轉聞于朝下禮部議當事者方憂宗胤日繁姻屬日夥縣官廪祿不能繼欲稍通融其法以便公私得疏大悦立爲覆奏略曰郡主儀賓名位頗重八百嘗秩龍利已多孰肯輸一念之誠盡行辭免南城郡主以王姬之貴願奉

其姑儀賓呂某棄戚畹之榮恩養其母非惟孝敬可嘉抑且恬靜足尚相應褒許以風天下便制曰可實隆慶五年辛未歲也明興二百餘年尚主而回籍者呂季公一人耳時趙凌兩孺人尚無恙皓首綵衣舉貴主之觴觀者榮之於是主垂涕語儀賓公曰自今君有母吾無母矣蓋胡夫人就養邸舍三十餘年比東歸悲不自勝留一妾副以奴婢田廬及他借養節以事之豫營幽宅屬潘歲時享祀無絕其不以義故廢恩

又如此儀賓公二兄長太僕丞某次泰與令某主事郭沈二姒惟謙惟和如家人禮趙凌二姑沒主持服守禮惟謹且躬督喪冗不令妯娌獨勞家務米鹽已上俱畀沈爲分理而已綜其大勿嫌逼已性勤儉而慈不以貴驕人居常服澣濯之衣簪珥無珍奇之飾稍暇則手治絲枲御僮僕極其撫恤每食畢徹所餘以次賦之必周遍厭沃始快族婦里婦或以時相接俱曲被款洽人人以爲主親厚以故自主歸呂氏而族頌

孝里頌賢家衆頌豈弟所謂内外無間言者耶主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嗚呼賢哉史官馮某曰南城主之賢其他可能也至以不妒啓後如元學所述卽烈丈夫猶難之况婦人而出自宗室者乎余以此知祖宗修身齊家之化發源深而流潤廣也卒能感動宸極歸里養姑助孝治之化豈徒曰呂氏之光也哉

叅軍汪長公行狀

予少時往來省會間省會人數爲予言新都汪長公任俠喜客類鄭莊今去淛居廣陵予悔未之見也及余在史舘謁白岳來新都得交左司馬伯玉長公寶司馬從弟云爾後長公子稚川雅與余習最久今年春季余挾鵷兒來遊黃山過千秋里見長公季子延淸問長公無恙乎季斂手對曰幸甚賴先生寵靈生父四百八十又甲子矣猶時時視聽不衰以茲仲冬覽揆初度願乞先生一言爲酌者先矣余曰諾旣越秋孟

余謝病湖西使者持一書至發其緘則稚川延淸以長公訃告也其言曰孤不孝不能承先君志意以怡娛其天年又不能視斂含以承信於大事乃今草土餘生奄然一息所不卽塡溝壑者恃先生之華衮其辭能爲先君垂不朽世世耳矧先生之諾也在敢惟先生是圖余曰然吾聞之君子不失口于人言足信也雖昔以慶今以弔吾將信吾言矣按汪之先著于魯至漢中葉徙江南隋之季曰華者以兵歸唐高祖領歙

州刺史封越國公其支屬衍于唐模猶周之豐鎬也自唐模下析爲十六族松明居一焉長公家松明曾祖埧祖玄齡兩世皆長得稱其家宗子父良榕字文盛與從兄文贊文林咸以甲子生三人者特達魁梧爲閭里望文贊公即司馬父贈如司馬者也故司馬爲文盛公傳號世叔語具傳中不具載長公名道淇奎卿其字宅中有黃羅峯南列最爲一郡秀出因別號峯南先生長公爲文盛公冢子生而稜稜骨起知慧過

人少司馬一歲自童稚以迄幼學居同塾步同趨食同盆業同詩書雖兩人亦不自知其異産矣當是時文盛公以獨子當戶修先世鹽監之業賈頤括家頗饒不欲長公事呫嗶文盛公未五十歸老于家挈資斧以授長公爲政然僅僅數千緡耳長公在事益發紓父祖未盡之策謂鹽監利無奇羨乃悉出其金錢以什五治鹽什五治鹽筴又能察遐輸緩急贏縮賤取貴與數歲中贏得過于鹽監數倍文盛公喜謂孺子能

治生乃長公之言曰淛雖瀕海其地狹小歲出鹽監不足以當淮揚什三淮揚爲南北之衝北走齊梁燕趙南走三楚其中具五民舟車輻輳江淮之間一都會也趨名於朝趨利於市廣陵天下朝市吾將舍淛而之淮矣先是文盛公從季曰文材從公廢舉業亦豐裕泣不欲從長公乃留三之一以佐從叔居淛自挈其二入淮淛有某甲者願以貲附長公長公勿卻初入淮南北轉徙煩勞會文盛公考居室故里歲取給長

公不貲公自虞財力幾匱適有天幸擇人任時有完物無息幣幣乃大贏于是入貲爲郎將就選人者而母吳氏孺人以丁卯卒不果行文盛公既失元配爲二子分著曰來爾曄爾屈首授書非爾兄力不及此今薄授爾貲視先人所畀我者厚矣爾愼諸毋忘先德道曄敬諾後十三年己卯文盛公亦卒長公居廣陵喜通賓客所至連車騎交守相法苑孔子雍容而淮揚又最爲冠蓋騈集交遊視淛滋廣年五十稍倦勤乃

歸某甲子母錢倍蓰其餘金悉以付任事者而公構別圃廣陵蒔花藥甲其地日儻徉郊園不問生業歲會月要總其成而已久之任事者竊利權寖㓕昔産更爲諸子分授財賄曰吾無陸賈裝爾三子月給吾酒食供具畢吾生焉足矣歲辛丑復喪配吳孺人乃嘆曰吾聞君子宗廟爲先居室爲後祭器爲先用器爲後吾老矣請事先世烝嘗爰作室三楹祀曾祖考以下及于其身四世曰是爲小宗之宗禮也先此議築室

季子渭以時紬舉贏固爭不可公必欲其肩任庚室甫成二子皆不在側以乙巳夏仲之中旬微示疾每旦猶晨起盥櫛不廢常珍至廿三日日下舂呼渭名者再不及他語及次之旦雞三號合和長逝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得年八十云公家世孝弟力田初公與司馬同學雖家人亦盡知有耕稼耳獨從大父守庸公每日攝兩人曰大兒國器小兒家寶吾先世遵何德令二兒比肩振吾族哉厥後司馬貴長公素封一如公語至今貢人倫鑒者必由守庸公矣

公性戇直無少曲當其意則呴噓不當意則嫚罵雖貴人不避也歙令四明陳公嘗與公布衣交始涖事來弔司馬太夫人于里閭遂過公第將入門公揖令曰人言歙難治治歙不難苦無廉吏耳誠得如武陵姚公治歙歙何難哉聽者皆嚙指公言事意氣自若令亦察公無他腸虛己聽受其無所忌諱類如此中歲子姓甚繁晚多夭析今惟二子一源一渭在所稱習余于虎

林千秋里中者也渭同母兄二人一鴻一藩弟一人一濛皆先死鴻更名超超與濛皆稱節俠丈夫以義聲聞鄉里公于二子之死未嘗不慨然而獨于華之夭每暢然對賓客時而喟然曰令若兒在何憂不亢吾宗哉蓋華夙以慧著尤得當公心吾嘗叙其文謂爲奔逸絕塵也者余子姓孫曾林林玉立寧必無若華也以慰公之望乎然公不及于身見之矣嗚呼惜也因并著于編以俟傳誌者采焉

卷之十九終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家乘外族附

馮氏高祖已下像贊十一首各有小序

嗚呼此我高祖遜之處士遺像也我馮氏始祖曰添祥再世曰彥珪彥榮三世曰宗敬諱謙實生高祖高祖已前遺像無存者夢禎十九時得二世祖母梁氏像一幀于從曾叔祖昂卽彥榮之配先君子沒荒亂中竟失去故所奉自高祖

而下高祖諱恭遜之其字夢禎爲童子時嘗侍仲祖東溪公伯祖一峯公從容諮請祖先遺跡云遜之時家已耗頗能安貧滑稽自適或戲占詩句嘲人人畏其口以高年給衣冠榮身配楊氏生三女二男生正統十四年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夢禎生晚不及其音容像似否未可知然熙熙然春融衣冠古拙可以想見先民之風矣贊曰

猗與高祖厥字遜之七十七年鼓腹淸府滑稽安貧克昌而後耳孫肖之以筆爲口

高祖母楊氏壽最高祖母夏氏事之二十餘年頗能言其事大都近于不識不知此其所以壽也嘗言楊歿曾祖哭而呼之曰吾母半世畏姑半世畏婦曾祖母慍而許語生景泰五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十五日享年九十遺像白襦黃裙手執數珠贊曰

惟高祖母人貌而天白衣持珠遺像儼然不識

不知以九十其年乃知識知道家所刪

曾祖諱經字大材懷芹其別號也家世籍于冬官爲匠歲七八月畜麻治組來春與漕艘爲市百金母得息可三四十金至曾祖勤苦經營家漸饒裕祖居之南北各拓一宅配居氏生三男長良次震次坤晚年分三子各二百金宅一區我馮氏之堂構立矣亦以高年給衣冠榮身生成化八年壬辰五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遺像手

神瀟灑可掬然其衣冠視高祖稍華矣贊曰
貌冲而揚儀靜而莊宜爾壽而康宜爾子孫熾
而昌噫是成化之遺民耆神而葆光者乎
我曾祖母居氏能以嚴肅爲懷芹處士內助時
家漸裕不少臧獲而三子婦必相次直廚少不
如意呵誚隨之祖母夏氏爲夢禎言如此居氏
外家丁產巳空有墳三塚在北坂坊祖居隔水
東北數十武歲久隣家侵占幾爲墟矣夢禎理
得之以水東腴田七畝授弟國禎世典其祀亦

曾祖母在天之靈所樂聞也生成化七年辛卯
四月初八日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二十
四日享年七十有四贊曰
端而凝豐而碩精神奕奕佐我曾祖辛勤拮据
五十年如一日噫其女士之特
我仲祖東溪處士諱震字汝威東溪其別號無
子先君子三歲而孤子養之夢禎既生處士夫
婦喜甚恩撫勤至至年六七歲亦不知更有本
生也處士善飲夜必盡一壺夢禎必侍嘗曰吾
得見汝作秀才而死足矣夢禎輒自誓爲大言
嘉靖甲子夢禎籍爲諸生喜甚每入試則支筇
臨試所迎勞之無論有今日令處士得見夢禎
舉鄉薦當作何狀喜也先君子無別弟遂不能
棄本宗今以恩以義兩承之奉處士曰仲祖配
賈氏曰仲祖母處士生弘治八年乙卯二月初
一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一日享
年七十有二白皙美須髯談論亹亹五十後患
足瘍遂爲痼疾不能釋杖以老夫婦像俱五六

十時所傳處士幅巾衣深衣恣態生動頗得其
髣髴贊曰
撫弟之孤及孤之子成我之恩生我等耳予爲
諸生公也色喜賴公之教幸有今日而公巳死
仙耶非耶翩翩者誰耶是其爲余之仲祖而子
子孫孫永勿諼者耶
仲祖初娶曰某氏以不婦去慈祖母賈氏始践
正室甚能持家內外井井予最爲所愛一味之
甘必留啖余有疾則奔走巫祝惟恐後復而後

即安祖母姿貌豐碩有如滿月細步甚遲夙興晚卧老而不倦卒以是成家生弘治七年甲寅五月三十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三贊曰

嫗憐我勝掌珠我奉嫗無多時披素練如見之肅拜起涕交頤

我祖諱坤字汝厚年三十二而歿余從先君子育于仲氏記七八歲時先君子召畫工畫祖像余問先君子此何人先君子笑不荅審諸傍人

始得其眞一日仲祖訶余余曰爾非我親祖父奈何見訶仲祖爲不怡者累日此如昨日事耳所畫像即此是也先時有像盈尺後從一童子婁姿樹下祖母云不甚似故先君子易之我祖生弘治十四年辛酉七月七日卒嘉靖十一年壬辰二月十一日贊曰

傷哉我祖壯齡棄世幸存遺孤以衍吾氏余幼無知謂此年少是何人耶先君不答而旁人道其眞黃河萬里始于崑崙余安敢忽我祖而不存

我祖母夏氏稱未亡人甫廿九耳余舉鄉薦時尚未滿七十謀白有司旌祖母之節而祖母固不可曰未亡人有子有孫何旌耶計其費當數金祖母曰未亡人益一婢子日織賣錢僅踰十文空數歲之藏以買名吾不爲也遂巳之祖母終身蔬食余三歲從祖母寢起十五始就外傳故受恩最深夜一燈祖母課女紅而余讀書余成進士去祖母之卒僅兩歲耳傷哉生弘治十

七年甲子五月八日卒萬曆三年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二其像揭白又非國手故不能責似有其意而已贊曰

傷哉祖母廿九而稱未亡人口不嘗葷血之味足不踐羅綺之塵大節皎皎如雪如氷至七十以老而不求旌于有司曰吾有子有孫易寫者白髮難描者素心公嫗之像一老一少如婆從孫我子孫其式欽

先君豁谷居士像鄞唐生所寫葢名筆也壬午

秋余自京師奔喪痛定瞻遺像初疑不似二弟謂甚似曰大哥別後父須髮盡白而貌加肰至病久始覺枯瘁此病時容耳自拜別至大故僅一年四月而形容變異如此爲人子者奈何可一日輕去其親之側耶先君少時患腮漏一夕夢披髮神人以面親患處遂忽愈疑爲眞武神故終身虔奉之不衰像右腮作暗黑碎文乃舊瘢也先君諱某字次公以壬午秋勑封翰林院編修我馮氏蒙國恩自先君始生嘉靖九年庚

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贊曰

謂天下皆可必乎或拙餘而巧不足謂天下皆不可必乎吾又未見種苗而得粟吾父生乎不課子不治生人見其蹙堂搆于中歲而沐恩光于晚齡以爲若有天幸而不知其胸中熙然益然如春之融如酒之醇噫是其所以困而亨終

嗟乎人生不幸失父不幸之甚失母余十九而後家門之變無所不有大都不可言令母在余則熙熙至今耳先時母病亟召畫工寫像猶扶病裝而出畫服飾如之時病久骨立懸想舊容點筆終不似也余幸叨一命母得追贈孺人遂更其像加冠帔易緋余骨相類母畫工以余面參舊像成之然亦不能甚似母姓沈氏生嘉靖十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贊曰

母白兒蒼母瘦兒肥兒幸似母母胡棄兒母亾之後家日以非象服峩峩不及母之生時我心

傷悲

先室贈孺人石氏生一女二十三而沒時余舉鄉薦一年矣像揭白故不能似後更爲之亦不甚似姑存之云爾贊曰

爾爲余婦余能顯爾而爾不能待爾命何苦不能返爾之魂又不能肖爾之形峩峩象服不知何人傷哉

自贊小像

眞實居士此像萬曆乙酉冬鄞唐生某所寫先

是達觀禪師北行以白衲爲贈親作白衲歌詩督深切語尤雄快即詞人操筆未必能爾以故居士常披白衲而像如之戴斗笠手捉青玉麈尾行且笑儼然居士也時年三十八又三年戊子正月二十六夜燈下自爲之贊曰

爾何人耶不愛葳蕤進賢而愛竹笠不愛文繡而愛布衲不愛載筆而愛麈尾是謂眞實居士爾行何之亦何所笑人以爲拙天以爲巧是宜置之一丘一壑以老

沈孺人小像贊二首

余寫戴笠披衲像時亦爲孺人寫此像長二尺許俱唐生筆故能彷彿而近莊但頷顱不似爾黃襦竹根青裙尚之以茄花半臂葢燕居服飾也時年三十一贊曰

余居朝爾不欣欣余投林爾不戚戚閒靜疏通宜文宜質銖衣繡裳臨風獨立是文通學士之遠孫而眞實居士之繼室

又

乙酉夏孺人歸寧武林俞生某爲寫此像盈尺耳顧甚似而小腴從兩婢子長者持紈扇小者持麈尾引師子猫樹亞挂鸚鵡二物俱孺人所昵也贊曰

爾生于武林長于荆楚嫁于檇李葢嘗從余宦遊京師今復居武林而尚未知老于何所青山白雲與汝共之外有求羊之客而內有萊氏之妻余其庶幾

先祖妣安節夏氏墓誌銘

先祖妣夏氏家世秀水縣人父曰某贅于柴場灣之謝氏生三男三女祖母其一也爲先祖諱坤字汝厚之配先祖年三十二卒祖母撫先君孀居時仲氏祖無子同育先君賴以成立祖母守節四十餘年惟咬菜根非十指所作勿用用常有餘夢禎生三歲即侍祖母寢惜油常不許夜讀尚及抱驥子以及驥子夢禎長男也夢禎鄉薦後屢欲白旌祖母之節必不可曰婦人守節固分況有子有孫何以旌爲遂不敢言私謚

安節祖母生弘治甲子五月初八日卒萬曆丙子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即先君諱第封翰林院編修娶沈氏贈孺人孫男三長即不肖夢禎娶石氏贈孺人繼娶沈氏封孺人次胤禎娶許氏次國禎娶黄氏曾孫男五驥子鵷雛山子鵬雛辟邪先祖葬城西祖塋稍位地師以發辞所自不宜輕動故不敢奉祖母祔丙戌冬葬德清之金鵞山不吉遷于錢塘虎跑之前山乘庚脉卯向實萬曆甲午十二月某日銘曰

傷哉祖母稱未亡人四十五年長齋如僧守節婦職柰何求旌我誦此言甚明且清謚曰安節以培世經速朽者形不滅者銘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谿谷居士先妣贈孺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我馮氏自國朝爲嘉興府秀水縣人世居嘉興縣北板坊高祖諱恭曾祖諱經先祖諱坤先祖二兒艮震行三再娶祖母夏生先考諱某字次公晚年自號谿谷居士取老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之意二歲而孤仲祖震無子子育先考先考生嘉靖庚寅七月二十五日終萬曆癸未六月十五日年五十四先妣沈氏嘉興縣人亦世居北板坊外祖諱儒外祖母顧先妣年十五歸先考先先考十八年卒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終嘉靖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先考妣以不孝入仕封翰林院編修贈孺人子三長不孝次胤禎國禎孫男五驥子鵷雛山子鵬雛辟邪孫女六近世士大夫俱以揚親爲孝親

沒必借重名高諸君子爲誌銘表傳以托不朽即少飭以欺天下後世不恤不孝最恥之柰何敢以所恥事先人故于先考妣合葬自作誌銘世系生卒外附子系姻屬不敢加一字以誣先人墓在杭州府錢唐縣五雲山之支麓葬以今年己丑九月十七日辛酉先是葬先考排山塢先妣德清縣金鵞山不吉而改卜得今地遂合之其銘曰

兒二九哭母四九哭父哀哀蒼天兒命何苦初

葬而分再遷而合父母之靈或願同穴峨峨五
雲麓坦而平浙水朝之靈其永寧

前室贈孺人石氏墓誌銘

余前室贈孺人石氏縣之伏二十九都人父諱
梧有田數百畝稱富人婦少余一歲以嘉靖丙
寅春二月五日成禮時年十八先一年先慈病
日嘔血廪不起亟欲納婦病有間而婦至頗不
甚喜私語余曰婦相不宜堂上人時先仲祖東
溪公及嫗賈俱無恙踰半歲與先慈相繼卒堂

上遂虛其半而家亦耗矣婦初至即憂貧余少
年崛強頗不悍指案上書曰吾有此寧久困耶
婦嘿然先慈既沒家變紛起婦益不自得而家
益貧遂市所居屋晨起不能具盥水有之隆慶
庚午余領鄉薦辛未上春官不售歸而婦病矣
病半載卒其病為單腹脹久時身寸裂裂處出
水沾漬衾褥或云有他故余所不忍言也時年
二十三生女二長瑶光適海鹽國子生沈紹元
江西按察司副使奎之次孫次未名先母殤婦
沒後十二年壬午余官翰林以恩得贈孺人又
四年丙戌葬婦德清金鵞山從王姑其地不吉
遷于某縣某山令從王姑孺人性質實無欵曲
堂上親俱不善得其意獨王姑夏少憐愛之爲
婦六年開顏之日無幾余領鄉薦歸家人尊卑
無不驩喜迎見孺人獨不怡召之良久乃出竟
以抑鬱久生嘉靖己酉四月朔日卒隆慶辛未
八月二十八日葬萬曆己丑某月日銘曰
嗚呼余婦爾生也富爾嫁也貧不年而夭不男

而女不封而贈豈其命耶葬爾不待爾夫從爾
王姑爾夫銘爾爾其保此玄都

戊子春正月稿己丑夏五月竄數十句

亾女大姑傳

亾女爲沈郎孝升婦葢先孺人石所出憶女生
時先孺人以產難昏暈余腹之經夕時月光滿
樓因名之月而字瑶光女四歲余舉鄉薦是冬
受海鹽沈氏聘五歲先孺人病[illegible]所避性女先
大母痛憐之與之共卧起六歲余繼娶沈孺人

于杭而女從之先是沈孺人夢一峩冠神人引二婦一長一少少者携一女授之曰此吾女令爲爾女矣比女至孺人驚謂余女狀儼然夢中所見也二婦得非前室與先姑耶相對疑訝不已以故視女如已出女黠慧善談說語事首尾貫串無遺一日余與孺人相對女與太宜撙翁共語女敍余閨中事有太史公筆鋒孺人顧余大笑七歲習學女紅九歲從女師姚媪受孝經列女傳能通大義年十六而歸沈郎事舅玉田

丞姑姚甚孝誕生二子俱殤自後凡十年不孕乙未冬余往南京女送至吳閶而別次年忽聞女孕余洎孺人以下無不爲女幸秋八月生一男奴來報喜余洎孺人以下無不欣躍九月孺人與兩兒暫歸武林十月返過郡城忽報女失所生兒余亟命兩兒疾馳海上視之鵓兒先到則娣已病病革開目曰是吾次弟耶吾大弟何以不至吾得見吾次弟猶吾父母也携手遍身撫摩謂鵓兒曰弟爲吾語父母願相珍重遂瞑

傷哉女以得男喜竟以失男亾耶女亾一日而驥兒至得臨女尸三日而孺人至得臨女棺又旬餘孺人兩兒還邸始聞女訃不覺老淚之横集也前室所生惟一女女死而無出一絲斬然良可傷痛

姬桂名字說

廣志云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焉入藥則爲百藥長徵珮則與椒蘭雁行其材

又中舟車宮室之用所稱桂舟桂楫桂棟桂柱者是嵇南方嘉木之最而吳人以木犀當之殊可笑余舊吳姬名桂其家之人不過曰木犀云爾事余五年柔慧機警日月以異余漸變之乃括其名義而字之曰延佇蓋取楚辭結桂枝兮延佇也夫延佇者待也所謂不待帷帳則芳香不發姬待而遇余可以慰矣遂書其說似之

明故迪功郎楚府典寶正樟亭沈公洎配董孺人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大亨字正叔別號樟亭先生世爲杭之錢塘人自唐歷宋多顯者而文通學士文章行業尤著墓在龍居塢王荆公撰誌銘公其嫡裔也族姓居江干者最盛有諱士寧者出贅城中李氏是爲城中沈氏祖三傳至公公父某母柳氏公未弱冠而孤性警敏通贍籍爲諸生有聲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立發而不喜治舉子業以故艱于遇合中歲益厭棄遂游京師賓客甚盛時華亭徐文貞公當國以舊弟子才公

欲留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公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居此遂入貲得典寶正之楚府時昭王春秋方茂雅志墳典得公大喜置之帷幙孜孜講論昕夕無倦或接遇賢士大夫商略今古辯若懸河咸驚異謂河間陳思復出而公之輔導功因以彰灼于搢紳間昭王嘗語人曰沈某余之師也國事大小必以咨公公亦矢心彌縫靡有缺失景府以天子介弟就藩中涓挾其勢肆甚楚府莊田橫被侵據若干頃昭王以公爲使白諸朝得直莊田歸楚衆亦多公將昭王春秋漸高艱于子一日引公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公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致奉教昭王咨嗟歎息愈欽重焉丁母柳憂奉柩歸葬服闋仍補楚藩又數年致政歸而昭王亦遂薨逝公每從容爲余談說昭王時事未嘗不流涕也余居甥館時以大父行事公而公尚强健噉食如年三四十人喜賓客談笑慷慨一

坐盡傾暇則進余談文談詩間爲唱和孜孜不已公于詩不喜杜陵而余最所左袒公曰若能醉心六朝諸名家吾言當不至河漢余漸悟入則公之教也余與公周旋十八年兩從余京師朝夕匡誘惟恐不盡余性超脫不喜世故公最憂之余卽終不能改而感公至矣公晚年喜道家言間試容成之術無效不止姑以自娛又好持籌課子母所畜近千緡然言利者易進不甚核實輒一試之以故所畜子母輒亾去公亦不

悔公性喜動不善株守居楚時一工人藉其改所居門至三十餘次居杭亦然他可知矣公精神挺拔見事風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如此人奈何以王官見奇哉華亭公嘗語客曰沈正叔有用之才客曰公知其有用何不留之令就王官去耶華亭公語塞公生正德乙亥六月初四日卒萬曆己丑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配董孺人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及笄歸沈樟亭先生少年喜治游百方紿孺人孺人必廉得

其狀所籍記或爲隱語孺人必射而知之雖龍尾羊裘之奧無所逃馬事姑柳最孝性柔婉而能斷大事姑柳易簀時樟亭先生方爲使上疏京師未返宗室有畜美婢者曰惟所用不必議直孺人不可脫簪珥歸直而後用之其識大體如此晚年妾生一女孺人撫而嫁之如己出焉去年三月孺人春秋滿八十婦翁率子姓及親黨稱觴上壽至冬婦翁病亟去孺人屬纊期僅旬日耳承諱之日猶及舉杖披麻衣而坐非不幸中之幸哉孺人生正德甲戌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樟亭先生稱並德云子一某娶高氏女一庶出適蕭山諸生來斯行孫男三起儁起佑起儔樟亭先生先葬龍居塢祖塋五年矣今將以某月日奉孺人柩合葬焉銘曰

惟沈正叔有用之才相君知之而楚游之輒卒不可回公遇昭王如魚得水明而未融命故如此惟董孺人並德于公同居同穴生死相從龍

居之阡土肥泉甘翁嫗居之子孫萬年

明故處士芝暘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宜先字尚行別號芝暘子家世錢唐人譜系詳具樟亭先生志中公生而警敏脩潔裘馬休休善談論議事當否確有證據雌黃月旦巧得其眞或與共事後稍令鋪敘首尾洋洋灑灑百不失一即令讀書知古今雖談天雕龍輩當之寧免濟河焚舟哉爲人情至哀樂過人壯歲從樟亭先生遊楚日謁昭王曳裾御醴

出入愉快十餘年比還故里方築室買田爲終焉之計而貲用稍絀不能如居楚時揮霍自在矣且突喪壯子無伯道之兒有中郎之女艱難酸楚又十餘年與善不虛良亂再降雙珠欣其在掌瓊萼宛矣盈懷一疾不起實惟萬曆癸巳十二月初三日距生嘉靖辛卯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三傷哉公與先君游甚善方公反楚余適斷絃遂以愛女繼余之室時余貧甚不能納禮公闕甥館延余居之與余同甘苦者三十

餘年而今已矣余飄搖仕宦定省屢乖公爲余凡兩至京師兩至留都殷勤篤密視余猶子別公以去歲十月二十四日方轉眄家書而訃音忽至傷哉公娶高氏子三長起儁高出娶董氏不幸早世次起佑六歲次起儔四歲俱側室王出女二長即余婦次適桂陽令張公一陽子諸生兆登今將以四月之二十六日奉公柩殯於芝塢舊阡以俟吉卜銘曰

生而多憂歿也則休喪子有子無替箕裘爾壻爾銘萬年斯丘

太學沈生超宗墓志銘

生諱鳳字超宗余同年沈茂仁翰撰次子也母曰王孺人生子五二幼殤于京既予告歸復傷季僅存伯兒麟禎與鳳爲二先是杭有諂貴人某者豔沈氏之盛挈其子親過長溪強以孫女求字茂仁不得已謀之副憲公姑以季委之諂貴人歸甚喜每指示人曰此翰林媳婦後季傷而仲尚未有議副憲公具書遣媒通某氏願以

仲續前好時媒者先過余余微止之不得竟以母命堅拒其年余女遂字鳳矣自後鳳與兒屢過余鳳始十餘歲膚清韻上手揮大字在兩家兄弟間見者無不屬目又五六年成禮于留都別館余女始十五在館三日而歸歸又三日而王孺人卒又一年所長男豹孫生于家會余得旨放歸往來長溪視鳳夫婦與豹甥甚密豹甥之周晬也鳳擊鮮張樂爲十日酒娛客費百金余戒其太奢且非所以爲兒福鳳性資清慧而

失學不樂攻苦頗有好古之癖客有持法書名畫舊陶玉器求市不難高價得之間售僞者久之輒能自辨廼返僞者直客遂相戒莫如長溪已而復好聲伎或從優伶當場串習爲娛伊吾傳奇記諸畫夜不休間試六博及黃白之術亦不至大損近歲益務爲節儉日月會計甚細壬寅春挈室僦居武林與余共兩山西湖之樂踰歲而實以節家居允食及他雜費將就試白下屢易期而不果廼定以七月八日行先一日別

余湖上余治具候之日西而至次日果行益永別于此日矣傷哉九月初稍聞鳳病鳳素清羸觸勞即病病一二日趣已多不過旬日以故家人不爲深念豈知其一病不起哉初三夜余已臥聞急信驚而起女復孕數月慮有傷強慰之既行北關猶未啓五鼓得從輕舟一晝夜馳至長溪則鳳抵家三日矣病勢雖危而受藥周旋信宿猶有生望忽張目視余曰吾太山也當以誌銘相累狀吾者其吾兄乎語雖模糊而可辨

竟以初八日長逝長溪俗信鬼沈氏尤甚鳳病至卒祈禱宰殺無算師巫之聲聒耳費幾二百金初余及女恐不及訣竟有數日周旋又不欲道路而歿于家骨肉團聚遺腹至十一月竟得男是皆不幸中之幸也鳳沒後一月餘而伯兄自北歸又二年所服且闋伯兄議移弟柩攸殯於孰字圩祖塋之丙舍鳳生萬曆辛巳某月日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春秋二十有三子二長大詹聘西華令李君日華女次當戶卽遺腹聘

包孝廉世杰子文學鴻逵女沈氏世系俱載家乘中故不叙銘曰

鳳兮鳳兮文而未炳疇厚厥生而速其隕孰字舊阡營魄暫依吉壤非遙待爾子而移爾有遺言酬爾銘詩

外曾祖沈公柳孺人像贊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若祖吾祖若翁吾翁泝而上之以及于公不攬筆而心記錙銖不讀書而雍容步趨盜衣冠之器不爲龍而爲魚公壽六

十客歿番禺龍華鍾者生平善公實能想像爲公之容巧心妙手神與之通馮生作贊敢誇乘龍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母杭人也生于海門以其父歿于武昌以其子母能算能書日覽史傳默記無遺能持家政如刀切物厚薄均齊半世相夫半世相子一門之中雍雍濟濟稱女丈夫其亦無媿

明故沈母高碩人墓誌銘

余婦翁沈尚行府君之垂絕也手二子起佑起儔呼高碩人泣而授之曰吾不圖連舉子而不及視其成以累若碩人泣曰唯唯碩人故善病先是婦翁從余京邸以妾王歸時碩人年餘四十即徙處樓中謂王曰吾有兒不及壯而歿沈氏一脉未有寄子勉之釋吾治吾病可耳遂絕葷血朝夕精苦事佛如頭陀者餘十年所至婦翁歿不得已再親家政非其好也婦翁無恙時微有貲蓄余婦略悉之至歿後蕭然無有此其故或可致詰而碩人一不問曰吾有此兩兒足矣時婦翁業市新居而力不克營徙碩人曰吾旦暮人耳寧可令諸姑以壻氏營徙耶于是竭力營徙而家遂困碩人明決周悉曲體物情親戚往來親施之禮雖貧不失尺寸比歲爲佑儔聘親吉儒納婦家益大耗不支簪珥盡且質衣矣然碩人神日瘁而體日腴或以爲賀婦每鄂余竊憂之曰吾母非腴瘀耳以故得預爲營美椑以歸去歲碩人瘀壅上不知人汗下如雨食

頃始甦歸奔視起居即起坐指撝如嘗矣自是輒發即易之竟以今歲壬寅二月十七日之夜一發而隕余與婦俱不及訣傷哉其日午後碩人呼余家知事僕檢括文券故藉手付妾王曰汝謹視鎖鑰俟二子長而授之又出終壽衣手自檢視曰某物當綴履上亟綴之余幼子辟邪黃昏入揖曰汝讀書吾舍半月吾今夕見汝汝歸爲我謝汝父母及汝生母輩盎儼然訣別之語又語豎子我瞑後或呼汝汝必速應無後中

夜如之豎子啓門而妾王亟披衣入遂死其手佛家預知時至久脩者所難而碩人易之豈所謂得正而斃者歟始婦翁棄二孤時大者五歲小者三歲碩人撫之首尾十年碩人死俱能病哭盡哀如成人此可以卜其成立碩人令而後從婦翁地下可矣碩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初七日距死春秋六十有八碩人姓高故右族父曰嚴母倪父早世家疲于官碩人從母育于嚴氏年始七歲嚴翁厚資遣之一姊長碩人十餘歲適錢氏中丞之裔貧替無後碩人子一起儁

娶董俱先卒妾王子二起佑聘太學生吳邦楨女起儔聘太學生毛恩女女二長余婦封孺人次適張兆登府庠生養子一吉孺娶沈氏碩人爲人端謹強毅知大體遇事能斷識度過人僕妾無敢狎視骨肉親戚間雖至微者處之曲盡因禮修脯旨蓄每手調以備賓客之需靡不精腆即客沈氏者去後不能忘其大者可知矣余壻沈氏今三十年碩人視余猶子余性通脫不

爲仕宦討碩人輒深憂之致其忠規或閨門小婦子姓薄故碩人食飲不甘矣傷哉余婦曰吾王父母父子皆銘之能靳于吾母乎余唯唯乃抆淚追述碩人懿行而銘之虞不盡無形飾也閏月初七庚子奉碩人柩權厝于孤山之陰坐向以待吉卜而從婦翁銘曰

人婦之賢賢而婦也碩人之賢賢而丈夫也樓居避新嘉然有子不已明乎手撫二孤鞠躬盡瘁不已忠乎死生去來處之蕭然不已超乎嗚呼碩人豈曰女而丈夫卽丈夫難之矣是可以

銘矣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徐少師文

天眷皇朝誕生喆輔作帝股肱舟楫霖雨惟公
弱冠致身青雲魁三尺五掞藻摛文繼批龍鱗
盤桓浙水竟回帝眷大用伊邇惟公閎度玄鏡
潛機能柔大奸令不見疑大奸既斥帝眷益篤
居中調燮皇路惟肅肅廟大漸公念大忠遺詔

一下涕泣山東肅能正終穆能虔始功在社稷
惟公誰侶乃拔巖穴乃甦瘡痍滌煩疏滯以登
清夷公勳則高公心則小捉髮吐哺毋捨我老
公之持軸二十餘年功成身退優游林泉公之
福澤逢涌鬱積始自嘉隆波及萬曆上之十載
公滿八旬禮官上請存問惟勤梁木忽頹白日
西匿天子曰咨喪我良弼祭葬易名恩禮有加
生榮死哀於公何嗟况公後嗣鳳毛麟趾繩繩
帝廷家聲鬱起吾儕後進夙範光儀奪我耆鑑
同情共悲何以贍公列星有爛敬酹椒漿公庶
其鑒

祭陸平翁宗伯文

嗚呼先生四朝遺老明時上端存問特典公平
兩被英嗣晚毓青雲蚤致乞身歸養彩衣戉地
庭階翩翩孫枝鱗萃賀客滿堂祝公百歲公健
七筋翰墨遊戲述抑之詩無耄我棄朝野願公
靈光獨歸何不憖遺一老云逝公性恬淡去盈
去翹雖登八座半處林泉白衣尚書火食神僊

太平丘壑九十七年聞公將化登堂易衣端坐
拱手氣息漸微公真天人蓮出淤泥出沒三界
如兒娛嬉媿余小子玉堂後輩謁公於家諄諄
我誨一再侍公有示必記黃髮無戀何待詞費
欲以靜拙儀公一二公不可作憶公隕淚凡今
之人奬競遺恬鳩鵲在囿鸞鶴棄捐公在此時
雅操誰傳庶幾無悶永懷昔賢嗚呼公生盛際
完名備福木稱喬松花艷寒菊凌霜獨茂經冬
逾綠使公爲相必有不足惟曲則全枉下知之

公神在天其肯余詞

祭陸臺翁冢宰文

天祚國家誕生名臣或開其泰或亨其屯顯允陸公海嶽降神手握日月胸羅星辰弱冠牽絲以迨抽簪五十年中力障世氛屢進屢退不淄不磷孳孳求才妍媸不昬如彼朗鑒萬形自分晩總銓政簡登正人運霹靂手整頓乾坤不盡公用咄嗟乞身乞身歸來清涼是遵萬菩薩衆圍繞欣欣歸而淵嘿與道爲儕天不憖遺俄聞

上賔生荷隆知棄瓶採眞拂拭靑黃折而復伸感恩知巳有淚淫淫嗚呼公在朝廷舟楫霖雨而於佛法金城寶杵無剎不現無求不與乘大願王驅天龍鬼疲於津梁而今巳矣天人哀傷波旬驩喜我之哭公非以吾私爲蒼生痛爲大法悲來以緣集去以緣離公於死生如脫垢衣千里之情絮酒隻雞公神在乎庶哉鑒之

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

嗚呼嘉隆之間文章道亨瑯琊新都代主夏盟遠近攀附鼓吹休明朝叅笑語暮集大名我生也晩兩叨賞激歲月幾何典刑雙匿有識含渡吾黨增慟如彼迷方而失斗極我昔西來公神政腴食我誨我金石不渝嗣吊婁水酹於西湖二仲同臨飽我靑蔬我仕留都忽聞公訃迨今十年公尚未塟殯於太函草棲神路絮酒隻雞用托情素嗚呼自古文人厚終者希位壽榮名子姓雄飛物或忌完道有成虧惟公遭際九列金緋逍遙林泉陶鑄今古讀公遺文雕龍繡虎

年逾六袠庭階楚楚旦暮翻騰踵公之武公何在乎修文帝居握手哲弟憶公嗟吁使公而在尚未期頤梁木興歌泫矣其悲

祭茅鹿門先生文

嗚呼公起苕霅擅譽文壇史遷歐陽逸氣後先公所自許誰曰不然余昔童穉讀公著述謂公天人追攀莫及不圖當年忝附膠漆惟公筮仕著績循良嗣由郎署佐臬遐方決策雕勦卒膺天狼公也兼才文事武備惜哉中讒未展其志

白華偃仰益昌其藝自古文士玷缺其常至有貧困不厭糟糠公享素封壽而且康有賢子孫景星鳳凰公之仲子余忝門墻二十餘年屢登公堂辛丑孟秋公滿九袠先期稱觴衣冠接膝高文大章焜耀四壁公也婆娑揖讓其間執禮無失人謂曰傒百齡在望奈何不延所可幸者仲君南仕請急而歸公遂有此先時仲君戀戀於公公勉之出敦譬從容孝在養志無守而翁仲山公牘余勸勉從至於今日始賦厥衷所遺

憾者公最憐季季才尤高尚阻謁帝咫尺雲霄而公不覩嗚呼造物多違人事難齊公也八九爲天所私在文士中公稱龐眉金緋九十宇內所稀我采芳蘋以薦清卮公神在天一笑熈怡

祭陸敬承文

嗚呼敬承遂罹斯酷耶始傳病甚或謂且死道路之言甲乙彼此胸中耿耿如懷棘枳遂歷弦望猶幸君起豈知大謬竟悲逝水乙未之夏余憩湖上時君適來徘徊共賞君戀親舍抗疏於朝南山佛廬息駕以遨余華叨陪飛羽揮毫醉醒語嘿無非逍遙日暮余返醉僧還驢厥明相語大笑軒渠無何君歸寢苫臥廬隔濶三年時得君書一疾不起天道可疑又憶南都迭居璧水同籍數人驩呼爾汝桃蹊梅埒交珂錯趾君也將發遍歷諸峰攝山牛頭惟余得從攝山之遊將軍作主笳吹競作君欲洗耳時從余者長兒驥子奮欲造巔崇朝其雨至遊牛首君亦攜雛既臻雙闕而日已晡羣峰大江煙雨虛無相

對僧榻同飽齋蔬君嗣尤朴布被青裯歸而語婦可藥華腴其他名剎天界靈谷鍾山之巔清涼之麓或憩蒼松或哦翠竹或送飛鴻或狎馴鹿君既鵬騫余亦貂續天壤之間有對無獨自余再至興消意俗山川非改逸駕難逐又憶丁丑公車共對余媿驪前自甘避退君實獎余倂不終棄君靣團團心非憒憒能斷大事濶畧細碎文章浩蕩奔濤湧沫惟君之才曹丕十倍珠玉在側誰不形穢嗚呼生才實難世實須才使

君而在必握風雷從容談笑舟楫鹽梅而今巳矣淒涼夜臺天之奪君不遐而速豈其棄民而貽之毒公私之情付之痛哭余且拂衣還從白雲人之云逝良悲索羣郢人正容匠石揮斤鍾期既徃伯牙破琴惟余與爾庶幾古人一觴奉酹想見欣欣尚饗

祭黃懋忠宫詹文

嗚呼嘉靖之季文運衰靡靡極而振誰建鼓旗隆慶改元日月再輝公起浙右天下從之片紙

隳地不踁而馳金馬玉堂優悠論思奉使唐藩頒詔高麗諸侯負弩鑾王抠衣咳唾珠玉晃耀華夷兩典文衡八闈京畿賢書既出名士纍纍錄成公手正正奇奇懸之國門一字莫移名以之高謗以之隨帝曰胡傷進公講幃旦莫宜厤舟楫鹽梅公不可留衡門蹔棲堂標碩寬樂而忘饑妒猶未息誰惜蛾眉余始偕計謁公京師進而教我意常孜孜廿年之間或合或離河山雖隔音書莫違謂公物望終攬國維如何一疾而誤於醫嗚呼論公文章雄視一世而舉南宫不爲首論公才品貫冠詞林而卿列僅四品庶幾以期厭慰公而又止中壽詎以微力命之相左而造物之難齊也嗚呼紫駒易邁薤露易晞於其中間纇晦稱譏其經已甚達人所嗤公起世胄入等宏詞父子兄弟踵武金緋宫詹翰學位亦不卑青山白社兄弟怡怡何所不可而戚戚自摧日月不延窀穸有期扁舟送公咨嗟涕洟其鑒芬芳颷然來斯

祭于見素文

嗚呼公中丞孫世爲冢嫡善積慶餘嗣宜大出公嗣多奇仲也白眉少年脫穎鴻漸天逵爲郎爽鳩抗疏忤時歸而侍公彩衣晝披公昔丙子登名賢書鴈行四人兩舉宏詞仲于飛翻郎罷公車物忌多取道乃集虛仲投蓮社遠公是師公獨深信愚或見譏厚德如公必踐期頤不滿七十天道可疑福流子孫挹彼注茲憶歲丙子初式公廬偕公兩弟闘橋是邀北征遇公殷勤

路偶癸未禮闈余忝分考啓卷得仲欣出意表
自兹徃來益綿世好廿年之間再登公堂承公
起居悅豫且康子姓振振朴茂矜莊仁者有後
公其足當歲非龍蛇哲人云亡聞訃驚悼涕泗
其滂金沙秣陵一葦可航擬拜几筵躬酹一觴
守官於斯末由出疆乃遣哀詞佐以薄將公神
何之逍遥帝鄉飈然其來鑒此芬芳

祭李年伯見衡文

嗚呼公起雲代遷於廣陵積仁累世至公廼興

邑符早綰藩伯晚登如公才望三事宜升四十
餘年如一絛氷公飽經綸尤長邊計其郎職方
已見端緒備兵開原小試一二用公之策唾手
三衛惜哉貰忌有志不遂公在中州權相道經
藩臬大僚屈膝郊迎公作揖客守其硜硜公嘗
馳驛嚴旨未行權相銜公波及姓名遂鐫三官
公意自若臣節必申臣秩可削江陵死後遄移
陝洛再陟楚憲洗冤求瘼忽憶蓴鱸五臥林壑
南北交章薦公邊才本兵督臣側席虛懷公非
和議卒忤撫臺開原不可況全遼哉當事惜公
公堅不回轉公開藩全公出處吏議尋及以年
致仕公曰胡傷聞報色喜冊立進階公臥已矣
高寶瀕湖宜田宜墅扁舟徃來課讀課耕松竹
可友鷗鷺可盟足不入市口不言兵英英衆雛
凡寄家聲長公最顯客部繼鳴孝廉文學聯翩
而起公之報國何必以巳三紀周行十年林處
自卜土山龍穴秀美我樂湖居死必埋此築堂
始畢旋亦上賓公盖先知志氣如神官至二品

壽幾八旬孫支内外倍於右軍生死榮哀全福
全人中丞書來狀公行事公昔蒞浙予盻予庇
廿年若飛倏爾長逝握筆銘公當俟名世製詞
不文聊寫哀意

祭方衆甫學使

嗚呼公產雲間才高行修自登賢書余卽同游
奇文欣賞疑義與搜山川非阻臭味長投余也
先登公再落魄癸未禮闈華相物色一易一書
兩慰經術豈敢貪天喜公奔軼宦轍相左廿年

飛蓬三佩州符一贊兵戎尋擢外臺觀學觀風尺書時來跡遠神從最後入閩甲乙髦士美登武夷兼食荔子忽聞卧病奄然不起廣柳扶將傷哉羅綺余今解龜逍遙湖山追憶舊遊扁舟雲間徘徊丘隴宿草斑斑炙雞絮酒有涕沈瀾念公多情而未聞道死生去來如夢幻泡所恨違離靡從早告公如有知相視一笑

祭陸以寧

嗚呼雲間羣龍公最聞道同官舊京切磋笑傲

死生之故目存心了如燈取物如谷呼鳥曾未幾何公忽云亡公之別我使車皇皇余時病店祖送未追嗣病燕邸俄返其鄉又明年春宗伯九十周旋朝使相禮無失公素體腴忽焉立骨易賀爲吊傷我宗伯惟余洎公廿載交知早望脫穎晚乃遇時我之門士公之座師公每退讓余時戲之死生之說如環首尾何短何脩公已契此豈如世人拖泥帶水公何之乎乘箕御尾不腆溪毛聊以薦公禪悅法喜一笑相從

祭大中丞南掌院方麓王公文

嗚呼惟公世之眞儒邦之司直白首窮經富於著述自南總憲迴郎爽鳩五十餘年一節不偷自公之暇一編在手研精覃神千古師友公所論著周禮春秋尤邃于書膏腴畢收公昔持節分憲浙右諸生屢進嘗被公誘嗣交太史通家往來晚玷南雍公也掌臺公年彌高而氣彌厲恪勤政事著述不廢迨公懸車余一造廬杖屨蕭然貌瘠神腴謂公之壽必迨衛武賦抑之詩

無耄捨我如何一別公忽遊僊人誰不死公乎德全況也紛紛庭階芝蕙太史而下後生可畏有終者壽不朽者言誰傳儒林公名不刊寒雲其滋氣肅天高公神何之鑒此溪毛

祭馬在田郡丞文

萬曆癸卯夏六月哉生明郡丞在田馬公以病卒於官邸又三日訃聞武林又六日其同年弟兼部民馮某謹以清酌庶羞率男諸生驥子鵷雛壻太學生沈鳳哭且祭之又爲文呼公而告

之曰嗚呼憶公始臨辛丑之冬余時將雛就吳乘龍謁公彩鷁醉之梵宮各出兒壻侍坐虔恭旣欣聚星亦感飄蓬夜闌秉燭彼此禿翁公生中原才高氣雄兩典劇郡民和政通淮海毘陵棠陰蘢蓯天子嘉之擢公治戎憲節金緋樽俎折衝宜公直上天門九重如何折翼手扳在躬始謫塞北量移江東吾邦何幸福星載逢佐郡兩年半在病中間出視事遊刃於空吏才旣贍文翰尤豐喜對賓客唱和雕蟲余數過里魚服

相從公必強起延坐從容二子在侍賓友或同有時投轄厭厭夜鐘叩公經濟淋漓滿胸尤長邊計指畫不窮公息六月旦晚搏風天何不弔遂逢鞠凶初見公病杞憂忡忡欲勸公去攝生雲峰囁嚅不吐余卽負公公寔梗柟何不喬松同籍五六宿草蒙茸公尤耆舊吾情所鍾憶別未幾訃聞如夢公之二子蘭茁桂叢翻飛可待公門其隆生必有死如環始終所以至人能契其宗牛山可鄙漆園何工公之明悟寧戚厥衷吾子吾壻公視猶子率以哭公公神臨此

祭袁太冲先生文

德靖遺老寥寥晨星先生久壽足備典刑余識先生二季是因非之微之雙玉並珍余時攀附投社入林卅年之間或飛或沈乘車戴笠義炳丹青未壯事公忽迫衰齡嗚呼先生國之老成成名甚早涉世何迍初郎爽鳩中歷風塵晚從王官禍起寺人垂老被逮伶俜苦辛于時二季聞難赴京蹩躠寒驢執別友生先生何傷詔獄

鬼薪俄而南歸百折不磷先生之學淹博多聞先生之才鞭撻風霆先生之譚縣流屑瓊先生之貧四海一身東西南北終歲踆踆有子而才命亦不辰微之晚輟投筆從軍南栖在堂北訃亦眞何況身後視融相侵幸出烈焰就穸靑本吉凶禍福糾纆難尋公困再世孫枝忽芬仁者有後此豈虛云庶以慰公屬纊欣欣余忝通家哭公宜早竟以事羈傷哉宿草絮酒炙雞酎公于兆公庶來歆颯然雲表

公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華亭徐公文

嗚呼惟公昴宿降祥嵩嶽孕靈應期命世翼我皇明嘉靖之季壬人竊柄孤忠默挽回天悟聖運屬鼎革攺父爲難公草遺詔天下翕然公在政府先後二紀不激不隨用襄上理格猜以信激濁以清惟公之功彰矣難名昔在肅廟國本幾殆且議南巡欲發者再黃臺絕咏白雲罷謡社稷毋聳僉曰公勞爰自嘉隆至今萬曆士安

逢掖農安稼穡公身雖退公澤尚存三朝元老四海達尊壬午之秋公滿八袠有司上言禮問方及公庶加七爲抑之風天子割祖蒲輪迎公如何昊天不憖一老公勿可追列星皎皎訃聞之日天子輟朝公卿以下莫不哀號祭葬易名恩禮有侈生死榮哀於公已矣況公庭階玉樹葳蕤慶餘善積惟公是貽某等不佞幸從公後懷公典刑以庶不忝公功在人公神在天敬酎椒漿以告几筵

祭徐大來太僕洎配董恭人文

嗚呼太僕南州之裔自虞遷吳蟬聯富貴公幼秀朗爲明時瑞壯登甲科以階膴仕初郎司空尋加冏貳壽宮之役公有勞勤天子嘉之增秩賜金雲霧忽起公乃投林計然之策末效其一廼用于家錙銖纖嗇乃營園林乃治宮室選色徵歌卜夜繼日公之戲耳聊寫吾鬱懿茲恭人女士之特來自苕谿送車盈百靜一端莊其儀不忒富而能儉貴而能抑樛木廣愛小星咏德

寶婺雖潛明珠繼出公于此時破涕爲娛月日未幾忽報公徂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吉凶倚伏理故難拘嗚呼公才宜爲世用如師子兒惡靜喜動時方急士柰何棄公無裨于國使豐其宮我之于公周旋甚久知公甚深惜公無已三十年來屢登公堂縱橫名理切磋文章久而益敬樂而多方室家相見停舟命觴感今追往有涕浪浪公身後事賴有佳婿納言宗英輔車之勢存孤禦侮死生靡二公庶欣欣含笑入地不腆

溪毛佐以椒漿雙神何之肅然在傍

祭故行太僕寺寺丞語溪養心呂公文

嗚呼先生即世五易歲矣不孝與先生生幸同郡幣教相聞又竊曾執鞭于先生之仲氏泰興公益習先生爲人謂先生質直淳謹有道德長者之風遂不揣微寵于蹇修氏以次兒鵷雛爲先生令女壻甫及成言而先生病且死矣痛哉已嘗一再登先生之堂瞻仰先生遺像撫先生幼孤因泰興公國賓公叩先生踐履想見先生

爲人益欷歔不能已即受命泰興公以敝帚爲先生役媿不能揄揚盛美百一爲先生羞所幸鵷雛漸長能從扁舟親省郭安人起居與先生令嗣嬉戲翩翩繞膝足慰安人晚景而先生竟不及見也痛哉即他日儌天之福以克成禮子姓振振不隳閥閱詎惟賤門之光即先生寧不欣欣地下哉歲三月之七日爲先生窀穸之辰敬陳一觴爲先生酎嗚呼生存華屋忽焉山丘聖賢皆死誰挽迅流人之云淑庶其千秋公神在乎絳宮瀛洲

祭鍾西星文

嗚呼惟公弱冠登朝黑頭典郡折而復起盤桓不進如公才器何所不宜精詳敬慎允矣吾師公在桐汭余亦薄謫公弟畜我如膠投漆周旋三月誼乃千秋時公乏嗣控神以求相別未幾余忝雍席公郎奕鳩相望南北書來款款慰我渴飢喜公生雛神既在茲公有通才而起謫籍謂公旦暮金緋熊軾曾是積薪躓於屢推一病

不起命實爲之以公清望宜至公卿而終郎秩以公厚德宜享期頤而未六十誰扶廣柳至自帝鄉藐焉二孤衰絰在旁路人酸辛親戚悲傷惟余駑劣忝公末契青山始歸公喪適至何以酬心惟一掬淚嗚呼去去華膴歸來一丘奕鳩何樂牛山何憂有如旦暮喻之浮漚以公宿慧當必了此絳宮蓬萊神乎至止我作是言一笑相許

快雪堂集卷之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嗚呼惟我汪師與自新安父丞當湖甲位多艱公猶贊校出訟父寃太守揶揄是何草野日月未幾爲郡司理太守郊迎變化何駛士庶難相夕死朝榮公于斯時寵辱不驚安人之智先識禍萌公在檇李神明豈弟士安其敎民誦其恕

四登薦剡僅陟南署始踐亨途亦履危機太守罣敗乃公是疑知公之才不至金緋歸築遂園蕭然宴處佳客麗人揮觴接壘人壽幾何請看逝水遂營生壙死便我埋家貧不問子死不哀生平之樂惟有酒杯安人賢明出自令族相夫勤愼馭下慈肅睨佐公娛遍勉旨蓄公沒未幾安人繼之雙玉同埋宿草棲棲千秋萬歲樂此園池伊昔吾師浙闈分考所薦三人余更年少公曰汗血早當雄飛果踐斯言公喜可知憶在南都得公手示爲我作傳以覺來世遂聞公訃狀公銘公未及奔哭十易靑龍公身難贖公恩未報酬公溪毛公神鑒照

祭封編修陸公文

嗚呼令子與余等奕兄弟而翁吾翁在彼猶此公興于麥族望淸綺上襲華構下開令子振藻園橋播芳梓里孰是令德宜享遐齡七十五年怡怡視履令子曰諾吾父老矣拂袖歸來屢召不起萬鍾何爲寸陰足喜天奬孝衷果及送公

我殮我含必親必躬子情無憾天壽有終余聞公訃自感塡胸每憶送琴丁丑之冬相見道途婆娑兩翁生後沒先久背音容又傷奔哭抱痛靡窮嗚呼同爲人親修短無定同爲人子有幸不幸公雖告殂而積深慶白雲亭亭凉風在楹遠托蘋藻以寫哀情公神在天是鑒是聽

祭楚雄守常公文

嗟乎余與公生同邑也長而同膠庠也鄉同舉也舉而同出新安汪師雅堂之門也仕而同南

雍也余忝為之長而公屬也公徙官而不離乎南也數載周旋腹心而道誼也余歸而君楚雄也握手離亭傷遠別也公去而嫂氏留病不能俱也公生兩雛長侍行也餘六十而始一孫也公去兩年音書絕也天末依依望公覲歸而握手也訃音忽聞心驚疑也旅櫬來歸經萬里也嗚呼公為人忠信廉潔才猷揮霍為人謀竭盡心力終不告勞有君子長者之風一青氈三十年晚陟二千石未展其用客死萬里外名不登

甲科年不至上壽身沒之後家業蕭然寡妻弱子未免有衣食之憂亦可悲已余也追惟宿昔之驩深痛死生之隔敬申一哀而叙其意如此公神在天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吳壽宇太翁洎配凌碩人文

嗚呼惟吳之先承兩司寇公以昔孫鍾靈孕秀出後中河克嗣堂構配凌碩人鷙德並茂卒柔嚴姑琵琴並奏割田平曷裁濫塞竇公與碩人一先一後用登其家陪于先授公才甚大僅舉于鄉公車屢躓施而未光碩人之賢薦淑無傷貫魚以寵獲雄果雙是夫是婦宜壽宜康天何不弔潛神掩芒公隕癸未二孤尚稚食之教之阿母是視既立既婚曰吾已矣掃除一室奉柩而棲焚香誦經病不禱醫先定終制藏之篋笥臨終授子啟而行之去公十年而喪母儀令子仲庚與吾鶵驥幸聯婚姻高大非儷仰公及媼日月之際昔在淺土悠悠年歲今從吉卜將埋雙蛻乃陳生芻乃潔牲幣率子若孫就位而祭

惟鑒芬芳幸無我棄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嗚呼惟公之先館閣蟬聯公少多才作賦草玄五車四庫無不窮研發為文章囊倒河懸才高數奇不逢何媿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綸章錫公人為公喜公襲衣冠塵蒙不啟與天為徒不交俗侶名山遊目清泉洗耳仲子肖公文彩風流跡淹簿書心醉墳丘家庭之間揮洒唱酬諸孫林林捧觴奉羞如公之樂人間鮮儔胡不駐顏

忽嘆藏舟頳與仲子金蘭膠漆仕臨吾鄉舉同
吾籍近聯葭莩遠托親戚聞公之訃有涕橫集
哭公不時乃以事羇敬陳椒醑侑以蕪詞公不
可起公神何之其鑒芬芳颯然來斯

祭項少溪文

嗚呼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之才具足康世而僅
忝乎列藩先生之文章足以華國而不登乎詞
垣所以攄先生蘊藉而展先生生平者庶幾職
方之一試而隨以投閒先生之子虞之庭堅予

忝夙契道義金蘭方奏捷于禮闈而先生病痔
漸以纏綿予時賀先生于臥内形神雖倦而應
對便便為述佳夢頗有歘類豈意伯氏錦還之
日而遂為先生埋玉之年嗟乎先生名高行潔
器閎識圓朝想良彥鄉推大賢雖百身其願贖
而胡為乎一疾之不延遠近太息親知泫然予
雖孱劣服先生之教而懷先生之惠已銘心而
戢肝技淚陳詞永矢勿諼

祭袁六微之

嗚呼雲間社中君才且少與兄非之齊名與訓
吾縶先後霄途連翩二難同滯君獨路邊氏栝
王門擊筑燕市班筆易投蘇裘終敝君更多情
留連酒家歌殘蒯緱淚洒琵琶有時一擲百萬
立盡白首不移以至大困室愁青鬂異堂虛綵衣
君皆不顧聽人是非君豈無心猖狂自放巨魚
失水終期破浪晚遭奇窮改服即戎執鞭為之
以詭一逢天高莫問定命難侵猿臂不侯夸父
鄧林邯鄲南柯無小無大烈士徇名焉論成敗

歸葬余丘與父相望地下起居其喜洋洋我之
別君方哭先子君也見弔揮淚相慰二十餘年
空悲逝水哭君以詞呼君不起

祭彭欽之

余昔羈窮君最念我授飡置壁義高今古羣彥
如雲余才最駑賴君餘輝首玷圭組從此海內
知有馮生羣彥繼之共振英聲君雖不遇亦享
大名至于末路艱苦伶俜越石被刑冶長縲絏
君亦何辜久乃昭雪昭雪未幾一疾奄忽天干

善人何其酷烈君之少也裘馬休休結客擁金片言山丘中歲偃蹇志在千秋力不抗命屢空長愁嗚呼有才如君胡為蓬蓽篤行如君壽止六十天道悠悠孰云可必憶丁酉秋君應鄉闈據鞍矍鑠余及見之而今巳矣薤露可悲我之哭君炙鷄絮酒車過腹痛雖戲而厚仰德懷人昔者吾友

祭姚伯道文

嗚呼伯道其人如玉生于名家丹山鸑鷟媿余晚交飲淳挹馥地產名茶君也多蓄白下武林歲遺相續余返家山君乎我期虎丘明月我至君歸再期湖上桃花始飛出門而阻從此長違一晤之緣天且靳之況其大者實命不齊傷哉伯道幸有兩兒清標玉映麗藻珠輝賓客滿前歌舞後隨法書名畫傾囊不辭孰謂君死死而名馳商飈始勁黃花滿籬我乘一葉于彼畫溪何以伸情絮酒炙鷄呼君不起涕泣漣而

祭曹鳳陽孝廉文

嗚呼孝廉侍御之孫老鳳將鶵待時飛翻胸羅五車筆揮萬言俱老公車何命之屯癸未之冬憶始識公常葵同遊矣語從容又十餘年而交公子片言投合遂成知己樽酒論文甲乙彼此或來武林或泛婁水退述相思淋漓滿紙公聞其狀為之色喜小兒何知得幸太史余在白下公也遭艱歲月無幾復悲逝川聞公之訃于今一年乃子煢煢門戶獨肩內外公私苦心萬千書來云云余為潸然乃子高才履困益堅霄途非遠咫尺騰騫不腆芳菊以獻几筵公庶鑒之乘雲而前

祭王逸季文

嗚呼逸季弇州少子才如干將莫可迫視精心舉業參玄去滓捉麈相向開心傾耳竹箭之交東南之美余每相見弇州不死續集巨麗富于前編君任校刻至廢腴田剞劂初落君亦不延捧讀增慨泣下潸然人傳君夢其言頗悉聖者在前坐而呵責君跪受教懺罪甚力甦而斷暈

抑遠聲色知君多生應眞接席師友之間提警篤密月日無幾忽報君疾因而破戒以至于卒寡妻可念矧無兒息傷哉逸季胡至于斯弁州箕裘伯也獨支蒙莊有言彭殤可齊君雖無年亦胡足悲以君宿慧豈涉昏逵弁州在天復益佳兒不腆溪毛聊寫吾私冀君來歆乘雲而嬉

祭沈志崇文

嗚呼公產華胄家于水鄉父兄三世赤霄遊翔公處其間飡英沐芳余因太史始登公堂公才

有餘不屑祿仕第五之名豈減驃騎濬冲竹林仲長樂志況有佳兒文章宏肆南北再斥而名益彰近滋蘭孫庭階馨香旦暮天定玉署明光何不慭遺白日西藏維余幼女事公諸孫成禮幾何芝枯蕙焚嗟此孤寡伊誰撫存呼公不起銜公深恩吾倩云亡先公一歲公屢過存相對揮涕春蔬夜杯輕舟時繫而今已矣幽明忽異嗚呼公壽登七不爲無年兩子多孫美宅良田堂構有托書香有傳薦公溪毛公庶欣然

祭沈超宗壻文

嗟乎吾與爾父石渠膠漆爾兄爾弟俱生京國戊子南歸里門赫奕父母夫婦金緋褕翟賀客滿堂英雛繞膝人曰德門餘慶無斁如何一旦道消勢易太史溘先觀察嗣失晚殲爾母門庭淒寂爾與爾兄煢煢呱泣爾父身後忝結婣戚高大非偶爾祖降擇爾屢我顧冲齡茂質揮酒大字適人咄咄必爲令器綿爾世澤我在南雍爾至就室成禮即行母疾孔亟姑婦相見首尾

三日次年仲秋余歸爾逆望日得雄報我喜色我時就爾作湯餅客周晬再行歌吹鼎沸武林長溪一水猶隔爾更就我買鄰僦宅湖山勝處花月佳集少長俱從爾常在側爾質奇穎寡嗜紙筆我以爲憂而爾不力名優歌舞古罍遺蹟晚更好奇小試黃白意匠所寄匪云其溺以爾之才回觥筒策輔以良友何所不入惜也夭折慮其秀質爾之別我去年七夕兩月之間生死異域爾病還歸尚分危急輕舟奔赴惟恐不及

瘠軀失故聲音非昔再三托我文我墓石彷彿可辨誰不酸鼻勉進藥餌猶支數日幸爾到家骨肉無析爾亡三月又添次息爾有遺言果信無忒爾兄北歸形影單隻哀纏手足痛割琴瑟屢欲作文悲哽思戢月日不居周歲行卽念爾始死崩摧胸臆薄陳絮酒寫我悲戚素幃蕭蕭凉風淅淅爾神何之怳其來格

祭蔡太學文

余昔擇地余溪往還識君父子倒屣邀驩父也

叅軍先澤綿綿君遊北雍六館名傳宜振家聲克中青錢如何不篤命之不延君之仲子任女姻連吉凶慶弔情非漫焉余仕南國四年之間交臂相失宿草芊芊笑語不聞素幃寂然寡妻悰結愛子悲填況也老親抱影闃天滿架詩書負郭桑田庭階之下森森芝蘭人誰不死君死也安不彫不琢乃純乃全彭殤可齊誰非大年君神何之怳在余前敬薦溪毛侑以哀篇

祭吳仲虛文同黃貞甫虞長孺

嗚呼仲虛多情嗜義于吾三人足稱臭味去歲別君以葬伯兄窀穸未幾疾病忽攖朱夏訃聞人倫傷悼而況吾黨交非以貌雙雛尚幼誰支素封寡妻猶子輔車相從始君哭兄情悲意激金石之文吾輩握筆曾未再朞倏而哭君孰是敝帚忍爲君文以君忠朴好行其德宜登大年而不五十爽鳩之樂牛山之哀古今一揆大悟孰開君于三寶給孤戰勝一滴在海窮劫無竟我信君神必越霄途殺蒸桂酒屢舞婆娑君庶

我歆其來徐徐

祭黃端甫長公文

嗚呼公副憲元子學士喆兄竝爲國華益振家聲每憶丁丑公車同業學士捐南公任確切俄而同舉遂玷石渠公亦高騫徘徊鳳池尋擢栢臺自南而北劾始于公出按南粵霜威所向部內肅清品流無濫苞苴不行如公才望雅操冰雪臨事若驚憐交如熱宜登三事其用始盡胡爲閩臬邅迴不進公曰命也林居可樂學士同

時亦趨紫閣蕭我兄弟集我賓朋教伎徵歌鼓琴吹笙余老西湖客視故鄉至必訪公臨連杯觴公或出遊顧余湖曲必載聲歌驩呼達旭學士捐館先公五年人壽幾何樂者爲賢公性眞素謙冲自牧自困而亨進退維谷開口而笑歲月幾何經時不面以哭代歌公之令子余之門生咫尺霄途旦暮勃興公何不待而即長夜羨公暮齡猶添玉樹長君能兄公亦何憂雙枝並秀慰公山丘同籍故舊彫落入九余忝霧光朝

露何有餞公之行有淚如繩絮酒炙雞以娛公神

祭葉章含給諫文

嗚呼余昔癸未分校禮闈頗稱得士君名寂馳初閱君卷才氣奔佚首薦不能竟置二十鄉會同名數或宜然庶幾詞館顯君如椽君更有志雕蟲是恥竟不入試願宰百里初試金谿再莅蕪湖不畏強圉惟工撫摩媒妒司理謗書非一君曰有命竟爾得直天子召君置之諫垣權姦斂戢避君直言更以才名司衡楚試羽毛齒角悉爲國器晚議東事由突無功君籍可削君名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厈君一疾不起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予林壑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偶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忽侵豈知下石昔稱斷金一炊一生交情乃見翟公所書古今何憾白日易匿長夜悠悠哀君就殯行即山丘敬託短素寫我長愁君何之乎

有淚沾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嗟嗟太君壯失所天篤生令子爲國擊姦三仕三巳直節如弦所傷聖善一命未沾況未舉孫寥寥膝前是母是子天壤之間其名則侈其福未全余于令子幸爲同年兄弟之契膠漆椒蘭而母吾母休戚共焉爾瞻南仕再辱周旋問母

起居步屧仙仙猶秉家政出入米鹽八十大慶余作壽篇百斯千斯語短情綿曾未幾何訃音忽傳姑媳弃命令子悲纏方今運否拯救惟賢朝野喁喁首屬爾瞻雷霆霽怒雨露且覃億兆浴嗟傷母不延嗚呼人命如電芭蕉匪堅漚起漚滅何後何先古稱不朽立德功言令子庶幾母也並妍蓬萊絳宮乘雲往還絮酒隻雞千里告虔太君有神鑒此芳荃

祭鄧太夫人文

惟母之賢海內所欽宜婦宜母式儉式勤既壽且康而晚見孫伯兮仲兮捧觴欣欣胡不千齡吊者在門某等始竿詞館尋側南雍幸居仲後式範飧風仲欣亦欣仲戚亦戚母訃遥聞心驚涕出嗚呼哀哉仙耶夢耶百年暫戲生死哀榮惟母則備母壽有終母名無巳涼風既生白雲英英繐幃颯然母神如存薦羞陳辭母庶來歆

祭屠母趙太君文

於惟太君女士之英少茹荼苦晚逮榮亨有子

六人惟季也才華搖星斗名走風雷才高數奇遂逢謡諑握有鴻寶囊無金錯綵衣媚影菽水含春是母是子陶然天眞惟余駑乘令子同舉傾蓋投分一笑心許令子領邑余旋歸里偏舟聿從倡予和汝起居太君溫然色喜若母吾母視余猶子每憶庚辰太君抱孫余偕君典千里及門喜瞰湯餅戲訂姻婚沈姬免身天惠得女緘書清溪願諧宿許余忝謇修宛陵是征一段奇事千古交情爲歲幾何而我三士或死或生

或出或處浮雲列鈇須臾轉徙白髮素心東海樵李人壽七十古云希有而况太君九十又九以望百齡旬朔之間海內知舊徵詩綴篇賀客塡擁將在新年如何殘臘委蛻而仙所可喜者沈女初歸銀河畢渡寶婺藏輝易笑而號更賀以吊凡我同心千里共悼蔓禎小子守官陪京不能赴哭我心怦怦不腆之儀緘以蕪詞太君有神其式臨之

祭予母虞太安人中甫母也

嗚呼太君戢耀玄冬首春而訃我懷忡忡太君之生虞實望族出嬪高門夫賢子淑子淑且多仲也白眉癸未禮闈余幸舉之惟昔叅軍亦忝交籍是父是子廿年膠漆歲非龍蛇殲我叅軍太君繼之喪禍孔棘我聞仲病病甚幾死一息僅屬奈何堪此仲喜而喜仲悲而悲蒲伏千里呑嗟涕洟仲旣聞道當一死生藏山非固逝川不停要言玄論親必熟聞譬如久假欣返其眞况于太君死而不死玉樹靑葱庭階具美善積

慶餘後當鵲起窀穸相從亦何憾巳我之來思夏雲始滋敬薦溪毛緘以哀詞太君有靈式降于斯

祭丁母李太君文

嗚呼太君長孺之母賢子賢夫雲霄接武楩楠在山蛟龍出淵源潔流淸於理則然每憶巳卯請告而南始識長孺弱冠之年喜其開敏期其飛翻果克有立爲時豪賢制策夕奏抗疏朝傳首犯忌諱指斥神姦憂時賈生懇惻陸宣章雖寢閣淸論歸妍旋從喪疚歸臥霅川太君安養彩衣仙仙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乃順世論將毋而比謁選中舍鳳池翺翔太君忽病醫禱萬方終不能起廣柳扶將擗踊哭泣哀感路傍嗚呼太君閨譽夙彰宜婦宜母慈儉溫良譬蕤旃檀表裡皆香况有令胤助其聲光余忝通家廿年世誼守官陪京不獲躬祭乃獻溪毛佐以荒詞太君之神宜無不之赤霄絳雲恍鑒于斯

祭李淑人文顧元菴司馬元配

天佑國家而生賢佐必生英媛陰敎是輔於惟淑人作嬪高門巍巍司馬位高望尊淑人治内沼沚蘋蘩天子曰咨綸綍宣恩淑人有子雙闕詩禮況衍孫枝瓊瑤濟濟司馬東山物望攸寄蒲輪方來婺星先逝莊氏鼓盆潸生悼亡司馬多情哀至則傷況也淑人淑慎端良天胡不憖失此孟光日居月諸窀穸倏忽同穴之誼大痛難抑余於司馬忝附石交淑人之賢通家所高雖限江海一幕非勞乃不能前遠寄溪毛淑人

之神玄宮絳霄倘鑒斯文忽下靈鏕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嗚呼陳母淑且莊兮從子于官壽而康兮子爲淸郎容滿堂兮被服仁義椒蘭芳兮有甘有脆慰母慈兮含飴弄孫時娛嬉兮年滿八十步仙佃兮千秋萬歲賀觴前兮如何一朝忽長歸兮賀者未集吊者隨兮吉凶糾纒信無倪兮而子脫穎出余門兮歲踰十五離合紛兮萍聚白下如肉骨兮同憂共喜捐形跡兮樂母之壽悲其逝兮而子傷摧寧忍睹兮閭天遥遥秋風厲兮素旐翩翩廣柳邁兮路人含酸矧氣類兮溪蘋沚毛寓一哀兮惟母有神颯然來兮

祭王母朱夫人文

嗚呼名臣名媛相待而生世道之幸家道之亨台星婺宿雙照斐木夫人師相一彼一此峩峩夫人笄而嬪王以迨白首靜一端莊孝孚七箸仁洽烝嘗親賓僕御上下肅將師相生平怡情寥廓世故家事多所遺落夫人相之拮据斟酌

家衆千指悉禀畫諾師相在朝一德格天至于勇退東山宴然實賴夫人琴瑟韋弦如何一疾大命不延天於夫人既隆其匹胡薄其筭褒不滿七天於師相既遺之佚胡奪其配衰年毀瘠吉凶之故巧曆難齊所以達人鼓盆而嘻何況夫人生榮死哀有女而仙有子而才森森玉樹長于庭階前因深植後福未涯豈涉冥途必踐蓮臺上真接引鸞崔往來夢禎小子門牆二紀恩兼生成情通憂喜不腆芳菊緘以蕪詞涕豈

無從殉貧賦莊斯

祭沈母王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歿寒暑再周生存華屋忽焉山丘人道何促玄塗何修哀哀子婦聚哭松楸僕御胥嘆親戚涕流稱未亡人八歷春秋攢眉蒿目宵旦以愁于今合并魂魄嬉遊况從尊章定省非悠人間永隔地下相求二雛有才克紹箕裘佳孫襁褓氣可食牛孺人後福如川東流余忝年籍太史厚收矧連昏姻共喜同憂敬申薄祭

清醴庶羞溪毛雖微可薦諸幽神無不之恍即斯陬

祭張母文

夫人有聞以子君一君一之才南金少匹余昔南雍校藝相得喜魁大廷承明載筆母訃忽聞縶縶纒戚賀者在門吊者在室母之於子何必巳出美疢滋毒生我必石何况慈幃惟順無逆君一有成翳母之錫朱芾方來白日遂匿生死榮哀食報靡極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懿哉太君封公之配篤生令子英英國器令子君實特妙文章余忝切磋喜其名揚如何一跌尚淹花署別親三年南雲婁顧母故多病藥餌尚支如何一旦生死別離令子辭歸朔風淒緊父子相見聲吞淚盡而翁之𠙁備嘗艱辛太君相之宿著勞勣子顯而顯褕翟初錫宜享百年天不可必令子有女字我沈甥吉夢是踐欣然締盟沈甥忽孤悲纒令子千里緘詞唁生勞死

禍福糾纒兩姓共之通字之誼不勝淒其太君之壽已踰七帙有子而貴如東之日再命三命華母于幽母也何憾翛然山丘

祭沈親母

嗚呼孺人吾女之姑義以教子勤以佐夫禔身率下閨譽日孚胡不百年而即玄廬傷哉親翁需次京邸哀書忽聞痛纒故里兩雛兩婦視殮視含秋風掩涕夜月懷酸曾母儀之勿待何朝露而溘先嗟乎惟死與生如夜與晝賢聖凶愚

何怛何就孺人有子俱才且賢夫稱盛德不愧
所天善積慶餘瓜瓞綿綿孺人有知其必欣然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奉議之配令德令儀宜外宜内愛而
能教儉而能施生有嘉聞沒有餘思余之仲女
宜人長媳白髮青裙曾瞻顏色日月幾何窀穸
已及玄冬初啟舊殺既沒猶深子姉哀纏親戚
玄旂搖搖素車轔轔華屋日遠泉臺日親我肴
既馨我酒既清泫然出涕以祖其行嗚呼宜人

夫賢子好人誰不死宜人壽考況從奉議一丘
共保宜人有知一笑雲表

祭亡女文

貞實居士歸自白下其明年已亥三月之晦始
克造海上即吾亡女之殯宮呼其神而祭之於
是吾女之亡三年矣傷哉嗚呼謂汝眞死音容
死爾謂汝不死呼之不起汝傷汝痛命胡止此
汝母早亡所生惟汝汝又無兒汝亡已矣吾首
舉汝時猶弱齡汝母產暈幾殞厥生吾實腹汝
自夕至明惟時既望春樓月盈吾戲指月錫汝
幼名月之晦朔窮于三旬汝筭應之厥兆已成
自汝生後吾逢百罹幸登鄉薦陽和始回汝字
高門繞膝娛嬉明年落羽八月喪妻汝纔五歲
覔棗與梨賴曾王母晨夕提攜其又明年娶汝
後母就室于杭將汝共處先時沒母忽夢婦姑
一壯一少挈一女雛曰此而女而善撫摩及既
見汝始悟夢事形容長短儼然肖似吾母吾妻
降鑒于是以故後母視爾彌至其又五年吾始

登仕或返柴荊或娛帝里吾女必俱且挾二子
憶昨嫁汝壬午上春忽踐燕路汝留海濱秉燭
有篇聊寫苦辛明年吾歸以哭先人爰迨罹謗
青山食貧十年之間多居武林海上徃來跋涉
勞勤吾憂共憂吾欣共欣吾既賜環佐鐸南國
汝從所天卒業樸棫入奉起居出娛琴瑟平生
愉快此其一日吾再南擢汝送至吳別時感泣
語絮情[illegible]踰年而陟幽塗璧碎珠殘蘭凋
蕙枯汝之亡也以哭愛子母子并命四日首尾

先時汝母將弟暫歸忽兆神讖骨肉當離亟行
過里聞汝失兒知汝情至宿病難支速遣二弟
往護視之仲弟先至汝已瀕危執手訣別語委
神悽父母之念䙡縷其詞傷哉吾女何爲至斯
吾在官署兩夢墮齒先哭爾叔嗣又哭爾不自
殞滅延禍無已竊念吾女生而明智孝經女訓
略舉大義精曉絲桐傍迨曲藝裁縫織紉特其
餘事篤孝尊章敬禮夫壻晩遭舅病割股和劑
淑愼其身終溫且惠先妻淳篤而汝頴利芝草

無根孰云母氣乃俱短折㓗無遺類吾既衰老
雪鬢霜髭又以無用爲世所遺惟骨肉間可以
自怡奪我慧女誰庇癡兒母氏多憂九折遂遹
酬量酸醎誰與共之吾女方逝小妹及笄出閣
未幾忽生佳兒歸寧往來念汝益悲我來海上
歷汝房幃想汝生存語笑歡愉而今已矣魂其
何之人耶天耶道亦多歧生既英敏死必有知
酎汝芳醪佐以哀詞其脫苦趣翱翔天衢

哭荃兒文

荃兒海鹽沈氏子余長女所出小名狗狗余易
之荃兒家人呼熟仍曰狗狗生丙戌四月戊子
死戊子正月乙巳其死以痘首尾三歲計在世
六百一十八日耳傷哉余亡婦早世所生惟嫁
沈氏一女女惟此兒又多病再能生育與否未
可知是余亡婦遺種惟此一塊肉耳奈何可死
荃兒初生余至海上視之抱置膝上令鑷工淨
髮骨氣清堅啼聲有力甚喜歸告余婦謂必易
養後余女兩攜之至杭初至右耳生毒流膿面

色清瘦顧神氣無恙住兩月餘易乳母而去比
再至則甚黠能伺人嗔喜爲去就能呼娘及爹
稍久能呼外婆呼余亦曰爹初見余攝冠帶則
驚喜相視余與外氏並居外氏兩世俱在堂亦
漸能以尊行呼迭目動頤倏忽會意闔門大小
無不人人憐愛之兒不畏生賓客至者亦不避
或相傳抱持以爲笑樂與之酒則喜能盡一小
杯兒太露精彩亦疑其難養察其所生支干甚
吉兩目炯炯射人周身骨相無一合難養法者

獨坐好盤膝類僧人跏趺余婦曾一言之然愛憐之甚萬萬不慮有此也舊歲秋冬杭城痘疹盛行而全活甚少荃兒在甚爲之懼竟無恙以十一月廿二日歸余適有事檇李先一日出門不及送荃兒母子歸問荃兒去時作何狀婦曰荃兒出門矣復入中門返顧而去蓋戀戀云荃兒喜弄猫及乳狗牽尾曳足惟兒意聞沈氏亦有乳狗恐母護子或驚荃兒戒乳母及婢謹視之勿令近乳狗如居杭時也荃兒在此尚不能

獨步人扶之則行如飛比歸遂能行且能言日對母道說居杭時事計荃兒別去兩月耳頃十九日忽聞其出痘余夫婦倉皇驚問得其狀甚凶巳九日矣急遣奴子視之比至兒遂斷氣又二日奴子還聞荃兒訃傷哉是余婦訣兒於中門返顧之時而余則又先一日矣其日余忽忽出門不及再三撫弄兒豈知其爲死別哉哭荃兒因念其母方居杭時兒或跳蹶母聞啼聲倉皇驚悸呼婢詬責雙淚欲落一旦失掌珍其痛楚崩裂不知何狀相去兩月程不能飛往視之念荃兒母子因痛亡婦遺種眇然不知此後尚能衍此一脉否傷哉昔唐顧況哭亾子甚痛作詩云云亡子地下聞之請于司命者再生爲顧氏兒即非熊也吾壻女於荃兒哀酸思念之情不減顧況荃兒有知或再生爲沈氏兒以大其門未可知也乃遣老婢賫山楮一束金銀錠五百至瘞兒所焚而告之且述余哀情如此其詞曰

有兒而死不如無兒黠慧而死不如愚癡嗚呼荃兒爾生兩周而居杭者半載於茲爾父母愛爾如眼中珠想爾跳地爲笑爲憎親我就我百態千奇爲爾設榻乳母共棲爾歸兩月榻猶未移豈知生別遂爲死離泉臺無骨肉爾皇皇乎欲何之死者可生爾何不請於司命如顧氏兒再生沈氏富貴期頤爾既能言當解余詞爾豈能悠悠地下聽爾父母之號痛而崩摧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策

問易稱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君臣亦然三五尚矣漢唐而降治不逮古亂亡相繼豈其君臣未嘗交與抑所謂交者非也本朝高帝開基列聖纘緒二百年來熏爲太和夫亦同心同德之臣是賴其所謂交者亦能揚厲其萬一與

皇上踐祚崇禮儒碩躬親講幄又間行召對之典宮府一體中外謐寧盍交之效已邇歲朝講久虛章疏寢閣中外大僚或缺不補大臣請告縻不聽去議者有錮賢廢事之歎堂簾之分日遠釜鬵之形已成不交甚矣其將何道以通之與雖曰神聖莫及然萬機獨運得無煩且勞與茲欲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必何術而可諸士槪于中素矣其遂颺言之君與臣勢相隔也然而道相成也相隔則君疑于孤臣疑于卑而相成則君不得臣無以分其猷臣不得君無以行其志臣無以行其志則山林之中何不得焉而君無以分其猷則豈能以一手一足獨運天下而安其尊哉故君之求臣急于臣之求君知此則知交之義已天地之交不交而否泰異焉君臣之交不交而治亂分焉其始之離合在幾微念慮之間終之醞釀極四海九州之大故君若臣不幸而至於不交則爲臣者故宜兢兢于下積誠以爲感通之漸而爲君者又何忍不慄

慄于上以天下爲恣雎而輕士也哉愚觀唐虞之時堯舜以至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四岳九官之徒都俞吁咈于下明良喜起之風千載可歌已降而夏商又降而成周其佐理之盛雖未足比隆唐虞而詩書所稱亦可以雄視百代下此則漢唐宋矣其君僅雜伯雜夷之主其臣亦功名富貴之儔當其盛時上一心以盡下下一心以媚上如高之於三傑也光之於雲臺諸臣也太宗之於房杜而玄之於姚宋也藝祖之於普

而仁之於韓富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亦各一
時之懿詎可謂不交也特其所以交者不以道
而以功不以德而以力故其君臣之間始終之
際多不能盡善以追三五之隆有由來矣洪惟
我朝太祖以神武開基列聖以守文纘緒其間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或宣猷廊廟或殫力邊
疆或竭節于天造草昧之時或攄盡於重熙累
洽之日師師濟濟炳耀後先所稱同心同德之
臣非耶然豈諸臣之獨賢亦太祖列聖所以盡

其用而結其心者有以先之也交之本也我皇
上躬神聖之資闢彙征之路臨御以來孜孜理
道賢無遠而不登言無疎而不入寄腹心于耆
碩付公論于外庭以故大法小廉内寧外謐庶
幾哉稱泰交之盛邁迹三五而漢唐宋諸君遠
在下風矣乃私憂過計之臣輒謂堂簾之分日
遠斧鬲之形已成何耶此其故有五焉人主臨
御如日在天常處泱宮雲霧掩蔽天下何由瞻
仰故形廷之御不宜久虛也六經諸史洎祖宗

訓錄開人識見細旃之上優游啟沃弘益自多
況見賢士大夫惟此一時而忍令隔絶故金華
之席不宜久輟也二三大臣邃於學問老於世
故鬱忠赤于胸懷以待咨詢久矣故召對之舉
不宜久廢也防口如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
況集思可以廣忠何忍置之故公車文牘不宜
停閣不報也古者官修其方一官缺則一事廢
但不及私昵可耳先虞其必私昵之及而縣其
闕不補是懲噎而廢食也故推用之章不宜一

槩罷也皇上神聖羣臣莫及即所稱五者豈遂
不關聖慮以爲故事冗員有無不足爲損益萬
幾雖彩獨操獨運足矣安所見煩且勞也豈知
天下大器受之祖宗受之皇天獨智不能操獨
力不能運故必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故唐虞之
時門曰四門聰曰四聰目曰四目恐一隅或塞也
聰曰四聰目曰四目恐一方之見聞或壅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耄期猶勤而禹益之徒猶相與箴規不已上之
勑下曰汝無面從而有後言下之告上曰無若

月朱儆夫舜之無傲而禹皐之無面從卽三尺
賢子猶辨之況其君臣之問哉噫此所以爲聖
人之心而交之至也皇上誠遠法堯舜近法祖
宗於以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何難焉敢以
此爲芹曝之獻

問今天下所急而苦無必然之畫者莫甚
黃河南連淮泗北接惠通一有溢徙不
㖇漕則驚陵寢兼利爲難蓋臣謀士蒿
目而籌之不出塞與疏二者果孰得與

前此河臣嘗築高堰矣塞黃固口矣雖
暫嚮其利而害亦隨之褒賞未幾斥罰
隨至受事首鼠迄無成筭或謂雖有神
禹終無錫圭之日然與否與或又謂前
者後之籍方效其忠勤不幸受罰或始
受事而卒會其成功如此者比比而是
故河臣之功罪難明也其然與山東瀕
河州縣之苦河工甚矣監司守令露宿
于外凡五閱月靡木衡錢無筭而成功
猶未可全與將何以善其後與先後言
治河者無過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
埽捲四策而已豈盡然與禹之治水亥
功最詳而今昔異宜開塞殊趣諸生必
有概于中矣其試言之毋同同勦

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衡乎功罪之當
而後河臣可任也何也河自積石西來九折而
入中國其勢勁悍湍急挾泥沙而下河日流而
泥沙日停歲久則河身漸高勢不得不溢而他

徙也或者因而障之河身益高而猶隄防之是
議是止兒啼而以土塞其口也於是不得不轉
而議疏議塞者濟事之權利害半之而議疏者
無事之智何不利焉顧以多寡權利害之中則
疏之利常多而遠又無害塞之利少而近害或
不旋踵此之不可不晰胣者河臣嘗築新堤於
徐淮間矣此亦不可謂非十年之利然以迅疾
萬里之黃流而一淮受之淮黃合流淜湃千里
而一隄東之不待智者知其不久今隄高于地

幾及丈餘夏秋水漲河與隄並隄寧足恃哉故
決之上則潰通灣天妃諸閘而患在漕決之下
則灌鳳泗而患在陵寢漕爲國命所寄而陵寢
尤王氣所鍾此二者寧堪受患哉故前代治河
單去其害本朝治河兼資其利故曰晰乎利害
之宜而後河可治也禹之治水也八年而後有
錫圭之功前此則鑿龍門闢伊闕聽之而巳疏
之瀹之決之排之聽之而巳舜固不從中制而
益稷以下諸臣佐之亦不旁撓其權虛巳以觀

其成和衷以贊其績考之當時有緜隄而無禹
隄則禹之功惟因勢利導而巳故曰行所無事
何嘗襲堙洪之覆徹耶卽今日有神禹在廟堂
之上能假之便宜至數年之久不一問狀乎諸
臣共事者能保其議論心術之相合而無所撓
乎言官不彈射乎錢糧出入終能恣之乎掣弄
之肘而責之命中縛騏驥之足而課之千里愚
知其無能爲巳故曰雖有神禹終無錫圭之日
也愚尤于今日河臣之功罪有慨焉夫賞以旌

有功罰以懲有罪固也然賞行而適會其成功
則勞非巳出也罰行而適會其償事卽孽非自
致也以易決易徙之黃河而關漕渠陵寢之大
計以多凶多懼之地位而無九年三考之責成
則治今日之河非難而任今日之河誠爲難也
故便宜假而後可以議事任事任專而後可以
議賞罰賞罰定而後可以責成功故曰衡乎賞
罰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大概今日言治河者
其策有四開支河也濬海口也築遙堤也勤埽

捲也夫河身未甚高可分支河以殺其勢今河
淤且與岸等益分益引且奪正道而甚其淤矣
海口之濬爲下流計耳往者建堤自東安至雲
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巳逾於昔其故
豈專在海口也縷堤束水慮其溢耳新堤之建
不可謂不遠且有齧鑿之患更欲議遙堤將安
窮耶埽捲之說可施於事前今患在朝夕將愈
埽捲而愈不勝其淤矣是四策者善用之無不
可也不善之無一可也爲今日計意者其修復

老黃河故道之說爲少優乎蓋聽河之自決而不可支不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國初陳平江始開惠通此實正河今起桃源三義鎮屬之瓦子灘約九十里河形尚存者三十里且其地皆平莽壓井無寄修其舊而復之有利無害至便計也而或者以爲道遠費巨夫故道不復即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雖費多而必獲其利利獲則費可支害遺則費尚無已此兩策者至易

決也曰然則故道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必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乎而後卒奪之害也愚安知夫後之終不奪也要之故道復而有以善其後權所云四策者而時修之則二患可以無虞不然則利害半也顧今日之計無長于此者愚東土也瀕河州縣之苦于工作而成功之未盡見蓋目擊而心嘗之素矣敢因執事之問而吐其區區豈敢自許石畫惟執事者教焉

問學術文章未嘗二也學術爲文章之根文章爲學術之華眞則俱眞僞則俱僞故觀其文章而學術可知也今之講學綴文二家無乃太別門戶與方其高自標榜直以爲洞明心性上接六經而程朱之格言韓歐之著作棄之如涯至核其實豈盡然與又一彼一此互相非薄亦各中其病與抑能相救否也今之學術文章益敝極矣即極二家之趨而聽其所至將安底與夫文章學術關乎人

心通乎氣運有世道之寄者可云坐視不救兹欲揭孟氏反經之說以挽既倒之瀾必何策而可

古者學術文章出于一後世學術文章出于二夫學術所以治心文章之根也文章者心之所發學術之華也未有學術正而文章敝者也亦未有文章敝而學術不壞者也文章學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或者岐之右學術者目文章爲剩技主文章者詆理學爲空談春花與秋實

相背馳何以成歲功腹心與肢體相乖忤安能立人道哉愚謂是兩者合則盛離則衰者也是世道人心之大關鈕也然而得其救則離者可復合而衰者可復盛也是又主張世道人心之大機括也所謂救奈何救學術之衰無如正文體而救文章之衰又無如明學術然文體可以顯正而學術但可以陰扶則正文體尤今日所以挽世道人心之大權衡也請得而究言之夫學術何從來也自堯舜始洩一中而洙泗述之

顔曾思孟之徒翼之學術之正如二曜之中天矣厥後火于秦黄老于漢浮屠于晉宋齊梁之間而正者稍汨于邪非濂洛關閩諸名儒輩出而辭闢之不將如宵途之未旦乎奈何今之好奇也謂儒先之著述爲庸腐不足學而逃之虚空以爲高不知得之心性失之倫常如欲超萬仞之上而反墮重淵之下是學術之敝也文章何從來也自羲皇始畫八卦而羣經伍之諸子百家翼之文章之鵠如五岳之緯地矣厥後縱

横于戰國靡于魏晉綺麗于齊梁隋唐之間而鵠者益雜于輕艶非韓柳歐蘇諸宗匠輩起而大變之不將如風舟之無柁乎奈何今之喜詭也謂古人之造撰爲平淡不足學而騖之險怪以爲高不知得之鬼神失之狗馬如巳度羊腸之巔而反躓于康莊之下是文章之敝也學術敝而綴文之士益沬其心而輕之謂彼故跡也而堯禹其步趨何也文章敝而講學之士益玩其貌而侮之謂彼即虎也而羊其質何也彼此

之互相非薄病其能表而不能衷一也各鋤其表而衷之亦相救之術也惜乎其不能而徒以相諷也蓋自宋巳然而今日尤甚夫學術腹心也文章肢體也腹心在内肢體在外而後稱成人文章春華也學術秋實也敷華于前結實于後而後成歲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久矣夫分道而馳也濂洛關閩之不可爲韓柳歐蘇也猶韓柳歐蘇之不可爲濂洛關閩也時爲之也然而學堯舜周孔者濂洛關閩其近鵠也驟而

語堯舜周孔是猶嬰孺而妄意室家也學六經語孟者韓柳歐蘇亦其指南也驟而語六經語孟是見彈而妄意鴞炙也何也濂洛關閩之爲學與韓柳歐蘇之爲文猶二之者也由此而堯舜周孔爲六經語孟焉則一之矣而無奈今之好奇喜詭者之愈趨愈下也愚知其不爲鬼魅不正也然謂人心何謂世道何故識者不得已而議救學術之敝於僞也有眞文章則可救文章之敝於僞也有眞學術則可救然或者謂學

術僅可以陰扶文體則可以顯正故今日云救之術正文體尤其最急者今日之文章敝矣而科舉之又其敝之尤者欲正文體愚請從科舉之文始夫科舉之文童而習之至于釋褐中間一二十年久者或數十年最速者亦不下十餘年夫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眞無不眞者矣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僞無不僞者矣眞僞之畜于方寸甚微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愚故曰科舉之文宜先正也正

者使之習眞而去僞也僞去眞存足矣何體之云體者式也如一身之間耳目四肢各有其位而不相越如一家之間父子夫婦各有其分而不相僭又如一國之間君臣上下都鄙郊野各有其章而不相亂有體卽純無體則雜有體則雅無體則俚有體則貴無體則賤故體者眞之域也文之節也愚今而知祖宗養士之善範士之正而取士之恕也上耳目心志易于旁溢故四子一經通鑑性理律令之外無異書可讀習

焉安焉師以此敎弟子以此學下以此求上以此取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養之善也範之正也以爲學術文章如是是足以服官而庇民矣取之恕也嘗見前輩道說其曹偶某某每遇小試或入棘一見試文便可預定其名次曰某當先某某當讓某可以劵索十不失一二三十年前十猶可得二三今則如飄風長河之振蕩不可方物已爲今日文體計非盡削浮冗而返之眞不可返之眞則學術文章合一正人心以回

世道孟氏所謂反經者意葢如此世有歐陽脩
何難焉
問志稱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三年報政
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太公治齊尊賢而
尚功三月報政周公曰齊自此強矣然
後世必有篡逆之臣後卒如其言何其
明與魯之弱也雖以吾夫子之聖羣賢
爲佐亦嘗登司寇攝相事毅然欲一振
之略見端諸而竟不終其用齊之強也

雖積衰之後桓公管仲一脩其遺教國
富兵強成九合之勛挽左衽之耻豈管
子之才用出吾夫子上與抑齊魯強弱
之勢使然不可強與管子伯齊尊周吾
夫子於春秋著其功於魯論稱其仁而
又小其器何與吾夫子得魯柄其所成
就其又出于尊周攘夷上與他日許二
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則
吾夫子施爲緩急其胸中故素定也可

得而窺測與今天下貧而兵日弱即富
強之效不得薄視也姑無論吾夫子之
作用使管子生今時秉今事呼吸變化
必有可觀可得而言與諸士齊魯人也
齊魯之故討之熟矣其詳言之
善制國者在因勢而定其尚尚一定而後之孰
利孰敝可懸斷也善救國者在因時而通其變
變一通而前之偏輕偏重可默調也夫初有國
者制之在我如負器汲水者然水無定形方圓

在器繼世則不然吾察其敝之所在而謹修之
而已矣吾察其偏之所在而亟反之而已矣知
此而齊魯立國之強弱與變齊變魯之說可通
也志稱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
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夫
魯豈素弱哉而尊尊親親之敎有以獎其柔而
鋤吾氣其不得不弱者勢也然而篡弒之臣
則利故在也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周公
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齊自此強

矣夫齊豈素強哉而舉賢尚功之政有以激其衷而作其氣其不得不強者亦勢也然而多篡弑之臣則強之流毒而利害互存矣蓋尚之爲說始于至隱至微而終于至顯至巨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又如金之就冶土之就型無心而自成也使伯禽以太公之治治魯魯亦齊矣使太公以伯禽之治治齊齊亦魯矣魯非定弱而齊非定強也政教爲之而強弱爲附即伯禽太公制之而伯禽太公亦聽之矣夫

伯禽太公之明見數千百年之久也豈在周公下哉曰吾無賢子孫也則已矣吾有賢子孫則變而通之弱者豈終敝于弱而強者豈終敝于強哉夫子嘗言變齊魯矣蓋語國勢即齊之強于魯數倍而語變而之于道即魯之易于齊亦數倍故夫子轍環天下而於魯特惓惓焉當其時爲司寇矣攝相事矣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去其妻三都隳少正卯誅齊人歸田呼吸變化有雷厲風飛之景象焉使女樂不歸膰

肉早至張魯以維周俛仰間耳故魯之終敝于弱也非其國勢使然而吾夫子之不遇也吾夫子雖不遇而其施爲緩急胸中故素定也夫子曰此忠信禮教之國也一旦舉國柄聽我公室立強私家立弱討齊之弑君者以號令天下天下其誰不翕然從我而尊周哉夫尊周攘夷前此管敬仲行之矣吾夫子錄其功稱其仁而器小譏焉又何說也管仲攘夷夫子亦攘夷管仲尊周夫子亦尊周安見夫子之聖而孟氏所云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耶蓋當是時周天下之共主也東遷以來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楚以蠻夷實盡漢陽諸姬而爭盟上國稱王問鼎其目中已無周室故夫子於桓文之伯有取焉此春秋之所爲作也令夫子得志能舍尊周攘夷之事別出機軸哉顧尊周是已吾未卜尊周之心也攘夷是已吾未卜攘夷之心也蓋管子之心寔以尊周攘夷爲遷廬而姑托之也其事然而心未必然故曰假之也管子以爲吾

之功名如是是足以報仲父之稱而不負鮑叔牙之薦矣是夫子器小之旨也愚嘗讀管氏書如所云經言區言牧民山高乘馬之屬雖或踳駁不淳而其間發揮性術敷陳理道精者褻黃老之清淨粗者兼申韓之綜核真天下才而伊呂之儔也惜乎桓公用之小也用之小而取小效以報之是夫子之所不爲也夫子之作用卽罄之當時如雲行雨施萬國來王將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豈愚生所能窺測哉獨喜天下之有

仲也今天下且日貧而兵且日弱矣仲之書固對病之藥也愼積貯用鹽筴貧可立富也作內政寓軍實弱可立強也又惜今天下雖有仲而不能用也用仲者一搖仲之用者十樂仲之用而喜其成者一妒仲之用而毀其成者千百不止也仲亦奈之何哉先儒不云乎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惟聖天子加之意而已加之意而如仲者臚列矣寧詎奏富強之績耶

問今方內乂寧邊垂清宴甚盛虜啖我王爵三世稱藩此前古所未有然所部實繁時順時逆順則羈逆則絕廟謨豈不遠哉然邊臣首鼠上下相蒙順亦羈陽順而陰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略見一旦橫決何以待之嘉靖中江以南嘗中倭矣用兵十數年始克殲之今朝鮮之難亟矣朝廷不得已有東征之師羣策紛然不離乎封勦棄戍終

未卜勝筭所在勞師數年幸平酋之死而結局今患猶未弭也其何以善後與或謂倭犯東南猶與虜隔一旦朝鮮折而入倭咫尺遼海卽倭虜合而難我我何以制之或謂今日之勢宜縻虜而專事倭然與否與登萊迫海與遼左僅隔一潮卽倭虜豈獨遼患哉守戰之脩威懷之略何以策之抑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今日蕭牆之可患得無有甚於

倭虜者在與諸士其縱談無諱
善馭夷狄者在審其勢而執其權故我常有以制敵而勝常在我夫有一隅之勢有天下之勢善謀國者若升高四望以窮其勢之所在而緩急輕重之權皆制於我而不制於敵故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以盡銳於彼也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其所甚害也彼討不先定而力有時窮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固以一隅為局而不識天下之大勢故也今天下患若倭虜

久矣虜三世縻我王爵安我撫賞我幸其無遠志也而弛備不修者三十年即其部落或有時跳梁而邊臣首鼠而上下相順亦羈陰逆而陽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亦見矣若欲如廟謨所云順則羈逆則絕必有備迺可而今何如也嘉靖中東南嘗中倭矣然非盡眞倭也我沿海奸民實導之犯浙直犯閩廣用兵十餘年而後定雖醜類盡殲而耗竭多矣今又以朝鮮故而與東征之師老師費財迄無完局幸

平酋之死而息肩耳而善後之策竟不知何如也愚以為欲權倭虜之備當先權天下之勢與敵之情形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鎮重若幽燕則薊遼宣大重此獨以虜論耳合倭虜並論諸鎮則遼左獨重西北諸邊嘗中虜矣然未若遼之兼虞倭也內地濱海之處嘗中倭矣然未若遼之兼虞虜也諸邊所當之虜或順逆強弱相半而遼之虜獨強又最逆近始一受縻耳其心故叵測也而況倭為之繼也諸邊或

全或實或虛實半而遼最虛即不堪受虜而況兼受倭也然則安危之大計可識矣愚以為欲固京師當重遼左重遼左在縻虜而專事倭夫倭虜之情形何如哉倭不強于虜而黠于虜虜分部擁衆勢不相下倭則一檄而各島之兵雲集是離合之勢不及也虜貪漢物耳平酋狡焉啟疆即不死恐震鄰未已是緩急之勢不及也虜言掠則掠言款則款非有不可測之深情而倭難知如鬼神倏言戰倏言和未有能得其要

領者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勢不及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諜知之易備若小寇則閉門可却彼客主之勢然耳今遠救朝鮮我反爲客彼得避我銳而乘我懈令我進退皆無功是遠近之勢不及也虜庚戌入犯京師戒嚴而天下無變者則以倭患止銈東南未與虜合也今北地精強半柔全慶政爲虜方安我款耳小過弗忍大寇將至若倭虜合舉遼左動搖其何以護京師是動靜之勢不及也愚故

曰縻虜而專事倭便也夫所謂縻虜者吾見情示弱惟恐不和則權制于虜雖和不久厲兵繕城若不得已而和則權制于我而和反堅故已縻者無令啟釁未縻者陰畜其意待彼事機而勿令先露以驕虜則計貴密也虜雖與我出入惟利是視倭往者多用間金啗海上諸酋給耳洲島此其故智必將復用於虜夫虜豈其懷我恩信却倭利若遺者然倭欲通虜必揚帆出遼[illegible]則備貴周也愚故曰縻虜而專事倭且防其

合於虜便也然所謂專事倭者非再遣東征之師也東征之師非惟不能剏倭反以誘倭也非惟不能保朝鮮反以殘朝鮮也是爲我則代朝鮮受倭而爲彼則再受倭地棄之戍之俱不可也或封或戰俱非策也其先自治乎乃所謂自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欲重遼左必先重京營夫京營耗脈極矣內邊師嚴練習汰老弱廣召募勵其材武而消其悍氣令指臂相使緩急可用而京營重矣遼左以孤鎮當虜衝幾若累

卵矣愚謂莫若分其地屬兩將軍而督臣握重兵其間開元廣寧專職禦虜金復海盖專職禦倭聲勢聯絡自戰其地而遼左重矣然推轂既遣干城是寄則將權宜假也南北殊技瑕瑜弗掩則用人宜器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宜覈也復開中實塞上則屯鹽之法宜修也他如定勾戍以便南北也速郵傳以防欺蔽也修登萊之守而嚴天津永平之防也腹心肩背內外相維彼將曰我有人焉且奉琛修貢之不暇

而況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在今日內治之要可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計無先於罷鑛稅二役者矣不然雖北虜東倭日稽顙闕下無益也況其窺伺也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子皇帝御名謹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家國之禎莫大于昌後帝王之孝尤急于尊親用申億兆之懽心再舉殊常之令典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德配乾始道合坤元相我先皇主六年之陰敎保予冲子見十禩之太平受多祉以及孫枝誕一索而爲男子應臣民萬口之祝實宗社無疆之休睠此發祥允惟貽慶易罄揄揚之美難酬高厚之恩雖四字之尊稱已加於昔而一人之微悃未極於今欲贊深慈詢千言而莫盡粤稽故事俱二字以漸加爰采公言式彰國典玆某月某日恭率文武臣工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伏願仁恩益遠慈壽無涯穆穆皇皇而宜君王永緜曆服振振秩秩而啓孫子下見雲仍臣等云云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某官夫人妾某氏等恭遇　皇第一子生恭上仁聖皇太后徽號謹奉表稱賀者妾某氏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坤元錫福衍子孫之慶于無疆母道宅尊崇顯令之聲而勿替神人交賀中外同忻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靜一安貞含弘光大伉儷　先皇而壼範克舉擁護　今上而母儀益光同任姒之與周似塗山之肇夏睠惟積善實賴貽謀萬國

騰生孫之慶九重切報本之情爰集羣言再稱重禮洪慈浩蕩雖累言未罄其揄揚大典尊嚴由兩字漸加于千百光生寶冊上干奎璧之纒喜動天顔下播臣民之頌妾某氏等素服內職樂觀盛儀斂五福而裕後昆含飴長樂配三光而熙鴻號願祝華封妾等云云

乙未正月請告疏

原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臣馮某一本爲望淺招尤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給假在籍調理以全微命以謝人言事臣今年四十八歲由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十一年七月丁父憂回籍萬曆十五年京察浮譟降用萬曆十九年四月間赴補廣德州判官歷升今職萬曆二十二年十月間接得邸報奉　聖旨馮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正史館副總裁兼　侍班官欽此臣郎於次月初一日離任暫回原籍候咨赴京緣臣夙有痰火等疾遇勞輒發十二月間爲遷葬祖

母山中積勞舊疾陡作頭目昏眩胷膈喘急日夜吐痰數升間嘔鮮血尸居餘氣殆將不保方欲上乞骸之疏以逼歲除未發嗣于本年正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某等一本儒臣貪位可羞等事始知臣愚不才亦在彈射之數臣病中不勝戰兢慚惶以頭搶地願求速劾皇上罪譴科臣坐以屢次激擾與告　君失體不專爲攻臣等一事雖　天怒稍過臣無庸預喙竊念臣至愚不才而仰蒙　皇上目以善類

勅以供職棒讀　天語感激涕零至于科臣論臣寂寥數語毫無指實　天語斷以含糊不明臣復何辨臣竊自惟通仕籍幾二十年近　天顏止三四載無爭而得謗未老而先衰兩鬢如霜四壁僅立公卿絕尺書之及鄉曲無片字之借伶仃十年待盡一窮不悶　天鑒曲被下愚拔之廢棄之中進之師儒之列四年之間遂備五品宮庶清秩修史重務萬萬非臣薄劣所堪福過災生宜見彈射某于臣非有半面之分臣

之賢不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過得之採聽出自揣摩以　陛下用臣太過轉臣太速恐進用匪人以傷　聖化耳不知詞林遷轉酌量資俸先後有序不容躐次臣歷俸雖少積資已久縱經罪謫而昭雪之後或應一體敘遷閣臣酌題取自　聖斷非私臣也某據此詈臣爲鮮恥加臣以貪位公論在傷　聖鑒在上凛不可欺況經處分臣復何辨但臣聞之君子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鮮恥貪位之言達于　聖聰傳于天下臣而復進濫史局之先玷副裁之後將何以袞鉞人物鼓吹　休明稱一代信史哉臣固宜退且臣疾患日進月深步履艱難氣息僅屬奄奄餘生豈能跋涉長道再趨　北闕伏乞　天慈矜臣之愚鑒臣之悃准臣在籍調理上以廣　天覆之仁下以全言官之體倘臣一息賴此尚延歌咏太平沐浴清化臣之上願也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隆儒優士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一本爲隆儒優士以崇教本以廣　聖化事臣切念　國家並建兩雍以養賢才樹首善而南雍尤爲　高皇帝開天作人根本重地以故百爲未暇而經畫獨周列聖相承作興益至自品流漸雜賢關遂卑學規漸頹士習大壞任職者以非久遷擢或多苟且之心肄業者以非久敘撥遂同傳舍之視人才不振職此之由臣以菲才叨備師席待罪以來一年于今惟是夙夜兢兢期稱任使臣職業

可行者無庸輕瀆　聖聰外謹參酌時宜條爲
八事臣愚昧不敢自謂一一中理惟　聖明採
擇下該部酌議施行則于今日監體人才不爲
無裨矣　計開
一曰加制額以拔優異　兩監鄉試中式定額
一百三十五名南監以人才不敷往往不及額
自選貢之法行而兩監俱充矣先該萬曆二十
二年天下選貢生咸留北監科舉約一千二百
餘人　皇上採科部議加額二十名南監選貢

以不及百名不在加額之列然北監以選貢中
式者五分之四是二十人而中一人南監以選
貢中式居三分之一是三十人而中一人南更
有餘北更不足非選貢有優劣人數有多寡也
以實較之北雖蒙加額之恩而選貢病矣其年
科舉後北監選貢紛紛改南者不下七百餘人
今以南監所收選貢以未撥歷及方來者通計
明歲由應天科舉大約千數之外是選貢者昔
聚于北今聚于南矣　皇上加額之恩昔施于

北者今獨不可施于南乎臣切念選貢者諸生
拔之學校共選已精即三十人而中一人尤有
遺佚之嘆若不加額則選貢在南者將四五十
人而中一人而援例非最才秀者不能與選貢
爭進且八九十人而中一人是選貢與援例交
病而選貢爲尤病矣拔之于天下而困于太學
因循數年精華銷鑠永無科目之望是充實太
學者乃所以廢錮之也無論選貢　皇上育才
不遺管蒯令　大工甫興且開輸粟之例以誘

致髦士而塞其向進之路有才質者咸却步而
不前而闒茸競進太學益穢矣非長養人才之
策也請比萬曆二十二年北監事例加額二十
名則賢途不滯英俊畢登伏惟　聖裁
二曰清久曠以核實效　國初監規嚴肅生徒
彬彬無敢曠廢今日監體陵夷人情怠肆至有
二三十年在曠而不復班者此其人非入鬼錄
則已衰老或改廕入仕或緣事革斥而猶掛名
監冑歲登報冊大非事體　請自今而後嚴立

程限一應告出告曠不許過三年之外除丁憂者俱叅送問究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徑自除名仍　勑各該地方有司每歳終造清查監生書冊二本開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名目一送南京禮部一送本監以便稽查則實數可核一洗苟且之習矣伏惟　聖裁

三曰嚴序撥以隆流品　祖宗時積分序選之典甚善而今不易復舉矣　請于撥歷補示甄別新例監生往往多白丁銅臭一槩序撥驟得

入仕使居民上有不倒行逆施者自今　請于新例已成才者以兩次季考優等或兩次科舉終場爲及格聽撥正歷不及格與季考不成材俱撥雜歷品流一分人心思奮此亦鼓舞人才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

四曰優禮遇以作士氣　援例監生大都有餘之家地方差役或所不免而州縣長吏以白丁銅臭視之不復甄別伍伯追呼公庭蒲伏無事而蒙囚服無辜而被箠楚貪墨者至以爲奇貨誅求鍜鍊無所不至破家亾身往往有之是一列胄監生則上不得擬于生員下不得齊于民庶亦可悲矣臣切以爲　國家既以入其資而進之生徒之列矣卽白丁銅臭自貽伊戚或不足矜惜謂有志者何謂太學之體何自今請勑地方有司監生或有重罪身被告發干証已眞仍移文本監知會然後拘問其稍輕聽家人對理則士氣得伸監體益重矣伏惟　聖裁

五曰催取舉人入監以抑情學　舉人會試畢

順天府給引分隷兩監肄業事例相沿已久但人情酌于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内不及入監輒從地方有司起文會試及試期已逼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間行稽查旋就廢閣而入監遂爲虛文矣其來者大都爲日暮途窮之計英才至十無二三且坐班之期止于四月去來如驕公子此非所以淑世而作人也以故一列賢書卽如不係之舟不馭之馬甚者市恩官府叢議鄉曲或有朝離黌學暮埒素封者此其人

未嘗一日出身莅官而守已敗非盡收之太學未有別路可爲之檢制者也　請令舉人給引一年外不到監者非有事故不准收班非在班三月不准給文會試　勅部于會試年分查無兩監公文不得朦朧聽其入試則法立敎尊舉人日循習于矩度之中矣伏惟　聖裁

六曰酌久任以圖實效　祖宗如采納陳敬宗等久任責成且有政事卽監丞以下亦有九年考滿加銜管事者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有敎

化之實師道立而善人多抑有由矣今久者一二年速者半歲少有至考滿者雖有行取公典以優博助等官部文到日每以資俸不及格而止又何怪其虛文塞責如官視傳舍哉且在外敎職撫按廉其賢且能者而列之薦牘上者曰可充六館之選其次曰可充有司之選今兩雍博助等官業已居六館矣而復轉有司是倒置而矛盾者也自今請　勅吏部查臣等歲報季終所定賢否揭內簡留稍異者以俟行取及擢京職而不輕爲外補則風勵有術而師屬爭奮敎之與可計日待矣伏惟　聖裁

七曰補師屬以專敎習　南監助敎正錄等十員分隷六堂率修西堂各一謂之單堂余堂各二初任者俱從廣業始遞升至率性堂夫積分之法廢生徒既不敍升而堂獨升久者半年速者數月使弟子與師交臂相失欲望功令舉而士習循此又不得之數也　請十員之外酌補二員則無虛堂帶攝專有責成之藉矣伏惟

聖裁

八曰隆接見以全監體　今日兩監屬臣惟監丞得列上見而博士以下尤沿中見之舊等于雜職屢經題　請未蒙改正臣切以爲博助等官分任師屬之職俱清流本應優假且行取年分博士助教資俸相應者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一體擢補科道要職則待之不薄矣今日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上見乎中見乎或以爲品卑則司務及部院照磨檢校等官與博助正錄等品

同上見也今兩監屬比于部院之首領不亦可乎或以爲部院體尊而國子監翰林院則小卿也屬官體應小降臣又以爲不然翰林職列侍從兩監職司敎化故　祖宗以來體貌甚隆編校七品官且班于京堂六品之右講讀與北監司業俱占光祿寺少卿如臣夢禎叨任今職則班于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上以　累朝通例無敢爭者品同則不讓通大屬官品同乃獨讓部院通大之首領而沿于中見度長潔大實所難通請　勑下部院酌議改博助等官與監丞一體俱爲上見以優師儒扶監體伏惟　聖裁已上八事者所以振逖才秀之氣扶將中庸之流養矯翮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塗而自廢刷才藪使閒夫在宥之化豈容其挂藉而無關且重儒官使之知所以自重愛胄子使之知所以自愛德意新而文教幃如朝旭優令布而士心渙若淸風二百年之精神可一日而醒數十載之頹靡可一念而興將使忠貞接武於

天子之庠豈徒科名不讓于鄉邑之塾此臣早夜之所拮据夙昔之所搆想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施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以來聲煩而體亦偷迨乎近葉始極頹波其高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孤涎入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

甲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門石棘闈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刊文多至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墻者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幾息其黔而補其劓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醨茲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荊棘實吾門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願多士乍離乍合實心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人沈生稱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醵金而任剞劂之勞非止傳義中之利傳檄而冒水陸之險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弁書勳宜首錄云爾謹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

役南匠轉輸工力費倍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既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役徐俟其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

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寄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朔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旦雨中眞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窗下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峩眉山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眞丹三大道場峩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灧澦之險陸則梁楚跋涉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包君鴻逵德門令器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大願欲自遵麓迦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即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塡海虛空有盡頁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日眞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寄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肅鐘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於檇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乃寄藏上人遵逕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然歟上人薙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衡投老白社賓主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

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彌偏徠遠徵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菩䭾擁護在在處處峰頂渾而不辭刹刹塵塵化金錢而不盡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士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為高寸許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沸油鐺於前雜念一起即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進之光即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即墨未足以喻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既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為余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為安樂方丈昔聖僧際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螄者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螄皆無尾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品證知此品為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所追耶余既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拚耳一笑丁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為南京國子祭酒年五十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文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

大內非

勑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余往幸以請告餘日遍為隨喜獨在焦山者稱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失蠹損幾百之一

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亡而背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枕崖卑濕又屡經厨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

檀越卜爽塏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淸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槖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眞實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輒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既不可求而男女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

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即普門之説佛豈有誑語而末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謗造罪如入寶山而扶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説令諸闡提聚彌戾車可乎摇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脱却天衣

換白衣婆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子能洗眼靜坐三年猛參觀音大士當現身與汝説破丁亥三月上巳日眞實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縁疏

文

吾檇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説法處也璿公得法於瑯邪覺爲臨濟兒孫受勑演教政如武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即天花下瑞雲合豈足多哉而至今傳之以爲美談然余讀楞嚴疏未免向賢首清涼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年廢爲巨室别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有林下風氣嘗枯坐海上參德山托鉢因縁百日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子吼接臨濟已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百千杓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

肯之不上人蒞事滿歳而禪堂成大都倣古叢林遺式次當有事三門大殿上人方且於一毫頭上建寶王刹無論十方檀信望風樂施即此檇李城中男女無數豈少布金長者哉敢書此以爲勸其共成之乙酉春三月六日眞實居士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縁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单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刊

定記等書柳何詳且贍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眞如塔之南銀杏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缸對合啟之跏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修拓一日招余遊眞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贍如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恣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爲雖然漚不離海翳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眞不立與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眞謐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謐爲人温篤有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妬同衣仆之者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眞實居士

某撰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文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面太湖香弁諸名山廻抱左右其顛有僧居十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

宜幽棲聞袁文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實誠者因袁文求見且云寺圯願新之遂出國子先生臧文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文白下時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動余既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文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豈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眞實居士書于菰蒲野渚中

語溪福嚴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嚴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嚴以題疏請因叩福嚴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字御書葢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草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卽蒼松十萬韵風結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皆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其貌古而志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拏攫爲叢林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問從知巳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生平如此而檇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半寺址頗擬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

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佛所共讃歎況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令令與余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足名耶乃知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冑則勇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卽因而加毀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況倂建禪堂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塼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刹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慊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龍頒晨香夕燈齋魚旬轟幾與大叢林等追惟草畧藍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自金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讚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魏魏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笊籬擊文殊　十方讚希有　葉落歸本根
兹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十方諸有緣　幸捨有漏財　成就勝功德
自多至於寡　各各隨心願　功德不思議
我發眞實言　六種皆震動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刱於唐世龍象頻來堂構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住持之始即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寶藏須極巍峩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餘

之長物大眼觀大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數遊而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竹樹森沉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訇轟如聽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眞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塢發蛟水大至佛宇僧寮傾圮幾半沙彌廣源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

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即布金長者取諸里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徃成而居更掃片石該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眞實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蕚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較之不滿十之一辟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代紫栢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栢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清涼菴且展剧姆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備也計功當

得白鏹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嗟可辦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幷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瀕湖諸刹湖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峯最勝地枕慧日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嶔岈徘徊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人者幼躭五字檀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

稱祠返錫本山留心堂攝念湖南佛法始自壽師況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尸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廼撤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圓照樓而其下卽爲壽公影堂一舉可備雙美奈獨力絀貧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

使余輩有所憩息其公唯唯自此湖南萬峰之勝增數倍矣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丞香火甲天下卽如一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卽如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茲然不信耳嗟乎大士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贅女云身是新市覺海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汙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一女人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菩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自與我蓋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仗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懾惴惴焉如雷霆之不敢褻者惟眞武與王爲然今玄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斷我相人相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况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其何知焉此日爲萬曆己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具悉宛然記憶上人恭别不肖三年矣歸且延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衆百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乃是活句縱繞舌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告南方善信即身肉國城不吝况僧衣等物數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眞悟安慶人也與其二女俱出家居西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

繫之有西山看梅記卽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手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但覺淸涼余因西僧識悟循姿疑然戒行淸白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園感慨久之於是悟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二部西方三聖旃檀

像各一軀躬送至淸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領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拙園還武林偶小病杜門頗淸暇方同內子斂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臾遂點筆序其事而綴以伽佗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勅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而況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氷　剝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衆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既成就
廼臻淸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莂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頗甚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葢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爲逐客夫將自逐而況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目爲始兩天目爲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屐鮮至前與周甥中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目偕客吳人樂生子晉至期中父忽病痔不能起樂生亦還吳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與陳生自代遂從和尚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中父亦強起捉髮矣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即步至松毛塲登輕舟且行且飯一二里許雨疏疏不絕四山如晦良久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苕水外僅丈餘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墻出城登輿傍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暎逼林岫廻望青山若芙蓉遙插留連緩矚殆至昏黑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賫燭炬惟聞溪聲潺湲蒼頭俱後獨中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中父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敞

戒夜餞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晉一室中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千烟處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橋奏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身居三馬地口呑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鬪想象月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顚石鏡者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袞冕因以爲名山形如螺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

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并序鎭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葢納土後掩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寺倚功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顚有塔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頽垣敗屋僧衣青衣治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嘆臨安縣治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郭茅茨頽然門如土竇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訪既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藪澤因笑指天目兩

尖示之伯遠亦爽然自消是日大熱廿六日遊九折巖卽玲瓏山上有琴大士墓在西墅西南十里許九折而上故以爲名石間大書九折巖東坡先生筆甚奇有宋元人留題半不可辨又有東坡醉眠石路盡得平坦處佛殿三間一僧居之主人治午飯于此索琴大士墓僧指殿左覓路水衝沙活步履甚艱約二百步見草木蓊然處僧云是也其墓數年前爲人所發得金觀音像金數珠百八顆金一條重一兩上刻十分

金三字一面刻申字擴石書琴大士墓山谷筆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卽其爲尼後住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筏往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愼御史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天目隱隱雲際過胡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植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途中景物大

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
留三人荷擔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
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
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
大道怡然平行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
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
憇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
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
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卽所謂且止亭者也自
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
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聒耳又數里至臨流
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
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
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
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延平漫而
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再轉百步許見兩崖間
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眞瀑布也據亞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
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日
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
王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卽皷能池雲雨
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
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暎帶蒼翠溢
目名藥奇冉隨地而芳决非是人境僧數人執
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
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居之寺肖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
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
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
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倂羅漢十八尊俱國初
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
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
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
一掬卽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
雙眼忽盲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壽路而降得奇

石嵌空飛突其下陰崖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
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
始得橫道而返騁目尚未痡欲休足力爲明日
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樓二余占
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
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
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廠臺上三
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
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
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
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
寒加綿迴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
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
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煑茗飲而下
下數十步見大石纍纍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
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
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

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
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三十日雨四月一日
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
奇下見雲氣倏忽倏滅乍濃乍淡妙不可言初
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
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
人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
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
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
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
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
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
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
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
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
龍湫興雲雨見形留之遡此爲寶珠峰無奇僧
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泝溪僧云其上爲

大龍因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夐絶人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流亂石上踮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流漶瀰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因選石題云最勝泉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即響鑪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囦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畝龍池起霧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歛復至一點則入此池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十步湍流中數石纍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甫涓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一石斜當路子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爲王劒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大如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劒齒痕數十隱隱下注作回漩而去僧津津詑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鬧人證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泝此而上爲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寛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厓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憩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illegible]佳返昭明寺日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二其左出者滙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劒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滙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即大仙峰罕有登者况嚮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傖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厠而曰誤入卿内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伯遠業同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寺三日陰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目之勝遂勃勃意中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亭而别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見暮

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稱奇既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貧甚有瘠田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掛搭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僧之金堅不受所産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減笋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菜腹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晋申甫自命酒人旦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絶此行伴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晋申甫酒癖季象香癖茶癖子晋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松暎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臨安至東目廳事前必設一横几飲客必用漿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厠必共室熱行勞倦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晋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詷東目之勝觀止已矣丁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取間道予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一憇十餘憇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而返（其家母女共居毋出遂不得茶予僧欲自乞余呵叱尼止之）遂行數折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予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予潭深不可測土人云以舫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灧澦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憇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精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

千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佳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栢

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
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絜
之得六圍蔭映道左與香撲鼻升越一亭尋石
蹬而下即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
峰祖師於此參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
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厓罨屋層累而上
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
張公谷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
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衍可以築菴即獅子巖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
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
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
圍外爲眞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
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
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
四圍又東爲斷崖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
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
蓬萊亟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

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
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
眞印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石畔
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
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
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
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夐絕人境後一
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環空俯瞰者題曰
懸厓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鐸
如獸如劍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
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
既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
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illegible]行百餘武乃知其
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
菴著衣亭亭結搆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
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眞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
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廢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厓塔院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横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眞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即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横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既至惟俗屋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髠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遥見山園叢樹如簇即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蔭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同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厓

間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幽占堆雲處於石巳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憩而下薄暮高百三十六丈送酒肴及未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𡸣空高映眉睫菴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善結屋窓牖陁塞頗損眞境然款客甚篤香爐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浪大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初開𤸎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凝乍飛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欲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鬱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飯減復現奇雲如赤珠砂班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嬾絲白雲
如推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鬬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眞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汲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
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
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
步踰風𡶓嶺遥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役
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上凡數里地忽平竹
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
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
衍深窅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
以聖師記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也願以此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
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
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廚貯南本大藏而
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廚貯
殿後僧指此處進士所手理蓋長孺也又戒余
此布石處下爲藏經埋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
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
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妙喜
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

掌禮訖乃至僧房憩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人
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
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餓酣熟撼之不動
僧方理廚饌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
霄峰者山之絕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
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
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晨往
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
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叢

篠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
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
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
百許步乃爲絕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
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
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
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
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
門烟火城郭葢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
望久之乃返憩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
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
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項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菖
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二里至傳衣菴月亭
法師所搆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憩久之乃
從菖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
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饌待久矣因
誇凌霄之勝於二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擠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
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憩息處從
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
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石忽離立分
爲二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
葢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
雞冢國一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赴召哀鳴
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
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露扈以烟雲甚可豁目元叟生于元季即楚石
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
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
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
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
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
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廻合似無
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
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

般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晨爲洞霄行矣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樹根榦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蕋放者十二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茶具有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即噉一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噉三餅幾欲嘔衆爲大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峰淸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戛

瑟然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熙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婿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日也眞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

塲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五里登岓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憇三方廟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亍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欵坐之僧當時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岓距龍居約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亍有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卽亍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巳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翁巳如約至西溪亍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中丞陸敬承祭酒張膺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約于中甫比部徂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榼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淸輝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花放者巳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

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既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余坐墖下頃之睿甫至同往方丈憩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睿甫尚欠一往耳飯罷睿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睿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白嶽記

白嶽即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眞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柟一樹甚奇祠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益上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闤闠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扆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即無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即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甓爲門曰西關此

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鴂兒鼓輿欲往余以不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帝歷諸勝登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爲玄君降凡四遠進香者塡塞道廬連三日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遝可厭余故避之以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訂遊湖中清虛于翠微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玄致先兄訪寓廬故答其意其石道含北華整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拾財所刱也既下山郡丞凌元孚以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鴂雛友人潘景升金太初黃問琴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近若[illegible]上首太初名祖善嫻象望氣問琴名敷南岀爲江南繼枝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巖鎮如溪南館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速雨未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卽入山溪葱蒨間化城足樂而況寶所蓋黃山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開弁異同不敢臆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里外卽可望間騖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阜立雲際者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奥畢陳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逷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進步余從西徑既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汪文學尋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臥鷄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鷄雛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鷄兒就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裕菁里許而出既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鷄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劈從斷處下窺不測其外諸峰昡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

之以充盆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咨嗟久之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漏恐其遂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暾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迺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屢頓而憩巳

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為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

余與鵷兒既從輿隔山遥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黄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黄白礬為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勑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黄問琹自武林潘景升自巖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升子弼子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于衹中者吴用卿別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一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祜塔影鍾聲句他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石際郭璞墓水最泓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為筒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楊子江心水為第一泉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扣為不能酬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朮兵過失去

韓蘄王料兀朮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朮果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朮墜馬躍上得脫去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彌者發心寫補弁刱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臾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自留翰内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候啓閘因約遊金山既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已稱耆舊趣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冥色客部倦坐余洎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妙高臺臺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

水月樓更之江月脊兼葷素肴及名酒客部所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亭圮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淼渺亭在浮屠前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偪體下徒始安樓左一堂尸祝李汝培中丞以骨中涓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妙高臺見一官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

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客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絶仕進今歳九月又訪余西湖其人葢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返迴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午前已渡江矣高臺所見艮是復見渡之金山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是遊也李客部爲政沈伯宏從史余初無意也客部曰使金山帳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既至如久客乍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果上人寫藏縁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至滸墅二十里追憶爲記

醉石齋記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齋安小兒當時艮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葢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産絶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南都則聞程别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

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略其玄黄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歳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閲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

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愼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

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已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昔四陵本朝置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日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拆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追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績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理北達廡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廡齋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僅倍之塼不足佐以土坍壁及承塵遂蓧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益舉事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鄰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鶴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椀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側啓東窓翠色歷歷滌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撤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東鄰屋角未免障塞召而好言安慰令拆去而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横陳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鑿地設欄中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埒桃李梅杏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内外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兒請曰此既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遍不甚消夏乃通精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俱常在不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徧楮二章布葉于霄即岡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頗似之且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即行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

巳敬承復遣報恩僧相邀遂集輿人行出門時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逕未甚濕將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坦相半僧云有辟支佛墖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蓋左峰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遙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余余輿人亦云凡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蓋輿

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窗外修竹萬竿雨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餖飣數百人雜沓清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榦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途中樹影俱倒挂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搨也其餘名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既飯遂爲祖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即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真前殿亦塼甃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

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真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䭾跋陀師永嘉大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俱得其真以迫行僅索觀數幅而巳至娘娘墳即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啜麪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頹圮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圮朱碧狼籍墳屋尚無恙歲從陝右調一戶侯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巳至易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即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巳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

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橐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即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憩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入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嶢岩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稍平鋪氈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岩肖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

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妥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題名甚多隱苔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叩塔一申瞻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盛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淸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即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

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斷風歷䰟之勢定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力衰耳入城易冠服遂别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生又東為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

新搆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獨婦翁徙樓居奪後軒為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舘江西地師建音滿耳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拓桐花之左為一室室後連二間為軒窓臨東北二面既不見南隣屋角而高柳照映尤宜月出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木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寅十月朔為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觴之更賀其始為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聲眞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璩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倏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釣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釣之魚有時掣斷釣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

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覩而警焉且以自壽也伯玉千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知命學易亦自堂邇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鬆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生孫又埒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暎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廿肘縱半之庖湢附焉前亦爲廣庭埒梅三其一幾稿而甦蓊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廼以湖淤令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幹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數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架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

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鶴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廼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螭舫往來青髹油壁乍盈乍虚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刱閣山巔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々未迨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二視

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眞實居士記於自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尨礫幾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墻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甃剔之水寒冽以烹槃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眞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

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苕溪凌玄房失毋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訃誼當赴吊初議冬月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以避生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卽渡江恐冬月丹陽上下簗壩遂定計先苕溪江都之吊而後兩山卽迫歲暮俟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褒甫書時太

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橘枝珍厥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日早雨旋止西北風發苕溪之棹停北郊時雲開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婺女二甥并晤沈景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侁姤十六日如凌氏吊蔣宜人之喪於別宅玄房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粵西以賀萬壽事畢歸道粵西事頗詳夜深登舟悉上人見過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七日午前悉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餅余舟數里同至悉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曰且止悉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闇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其得粵西王羽卿總戎書郎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修以壬寅赴粵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逮其難而達老訪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訪卿亦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

江涇易舟看長蕩婺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閶矣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澼墅本音同別去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

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滸墅主政劉元定見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有詩名約歸途相欵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無錫西關遺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吳閶有驗余在南雍借本音兄弟見訪留署中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即得意長安中又得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最後爲陰君其中子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即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别去在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是日作李年伯狀途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

旦撰雲間陳毋沈宜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二君明早先過江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日猶未午廿八日過閘候放閘更盡至江都宿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别廿九日陰雨竟日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絕有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字大年知爲文汝培設肉麪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日揚守朱君餉隸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閘汝培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蒔竹軒前富牡丹芍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客二三從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慫恿不已乃遣奴從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輿行濘中數百步許伯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晡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酌而別約仲修晤於滸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干中甫潤甫褱甫中甫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致王伯槖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棹竿時臥中驚而醒速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泊日西逹滸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設席舟中相款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

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邂逅沈從先與能始約晚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閶門欲相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士魯報吳仲庚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

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田廬風雪凄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别本音從小舟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長溪看募女既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璉溪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茅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卿孝若各設席相款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龗天龍法上聚令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别入舟余宿孝若齋十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别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見訪葉氏二生乞墓誌既午為長溪之行几軒太史

以次日寅時遷葬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任㩦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横鼻直去年得同參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子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旨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覓文愈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逕雖文之遊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言乃作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眞實居士贊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真精進是眞法供養如來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亡而況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即辱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頒禮

僧伽求雜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親若古之某某者某婦惑於巫巫言曰歸大早耶尚須三日曰去住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毋摩頂至足徧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某所先是霪雨爲灾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證廣額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既曰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偷心之鏌鋣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猪齒臼化佛贊

猪齒臼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

恣肆如風鼓槖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皮栗汗出淚下即逞似逵觀密藏二師俱踴躍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戲而眛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令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熱惱衆生頂門一針也無咎嘗參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剩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

刋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畫蛇添足然亦諸佛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十書

猪齒臼化佛贊附

猪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獮犬得其棄首骨卸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壯齒臼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爲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欣然曰佛菩薩拯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臠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隨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昔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卸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頌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我岩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涓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刹刹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眞道場
峩嵋銀色界　淸凉洛伽三　普賢等住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往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脩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薙髮恩　同力酬前願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眞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無有邊　諸罪悉令滅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于成佛　不出一刹那
眞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佗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

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項以故人呼之鐵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憇寒山寺因友人戚生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項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眞精進是眞法供養如來適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况發眞實願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燿金碧劫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鎭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嚴賢聖僧雲集四事諸
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
摶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兎我今幸隨
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
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刼復至刼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剃染而明毀戒律寇
冕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
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麈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虀
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堙廢已久沙
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眞實居士
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
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
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
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
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莫輕
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即空雪浪作記
眞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峩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幷序

別傳禪師行履脩載今大學士王壘陳公所撰
塔志銘而余亦以逹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
成即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既不能憶僧
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
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俟數月誓必得
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大峩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
曰普賢列聖圍繞跏靑蓮大願不捨遊人覩現
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住持白水四
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
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
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
斤光芊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愼勿秘藏滋善緣
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毿毿坐金船大鍾無足
連山顚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

記一二警愚頑弟子鎮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勿偏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叱罵心茫然忽爾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焉鉗鎚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

頌曰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掌曰虛明妙好第一大士應身徧十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愼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苦厄雖童子戲眞實功德佛記是人成佛已畢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眞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滃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樞忠信而愼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侯贊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主輔車左右飛也同心力扶顚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侯鎭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亾遷都避銳瞞也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侯産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秉燭達旦絕倫逸羣爲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繼塵

西僧元怛乇釋携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自竺乾師元怛乇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換忽今携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覩茲旛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繼之并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嶅日天龍鬼神擁護而行屆申背項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綵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

而夢禎爲之贊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列娑婆極樂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横截世尊金口所宜說十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損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莂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方

楚僧無外狹小黃崔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陀叅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真於石梁方廣因鄧蔚山王索眞實居士一言紹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巳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碑漢碣誇聞見傅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

受攜手同行居士豈難吝放筆頭光明一爲紹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山王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眞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之初九日杭州上天竺

新鑄大鐘佛弟子馮其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禺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旬蟲
息衆若警聾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賛

目如明星舌如雷光手提玉塵意氣莫當渾毫
則麗藻雄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
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賛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賛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
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三事之尊飽晉史有
經生之博雅排紛難早辨士之縱横頋神道釋
之境混跡湖山之濵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
平

劉生懋賢父讃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遊戲順逆面目不同或露
消息於其臨終刹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
被衮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
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瞶聾
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兜率是君故宮君不
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非青即色即空是甘露門
覿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賛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
蓬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
居士歟

邵文學翰卿賛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麯車而流涎如
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
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
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賛

望之春融即之謙沖探之嚴密經緯在中葢公

之大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搆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倏兩周星公體
如雀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蛻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賭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爾皙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荊庭春茂
蘭階晚妍如斯人兮名實俱㙮既豐其德何必
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
逮德行克肖衷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葢公之緒
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
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眞實居士一
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名其字其樂山其別號贊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
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
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
不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刻經約文

藏師刻經大願起因此地而結期於清凉集大緣南北四十分分歲捐白金十年滿行就緒矣而此地不與焉爲善信者不亦難乎今蒙梅村居士發起某等協力共擔一分于大緣四十之一于小緣則四百之一也一滴水不足稱全海

然拒一滴水則全海不成法華一稱佛名乃至小低頭童子戲俱已成佛吾儕今日之願豈徒爲此地生色哉謹書此授藏師其以告于諸佛菩薩萬曆已丑四月廿八日拜書于郡城之楞嚴寺

白衣觀音經咒引

菩薩大悲於一切衆生作一子想故循聲救苦如疾痛在身方便拯拔無所不至衆生不然身之外獨憐愛其子耳至于無子則悲愁怨咜亦無所不至有人焉願效其術使之有子則驩喜踴躍而從之唯恐後雖仇讐之人固于膠漆矣菩薩大智于一切衆生心想悉知悉見能施善巧方便神力拔其所苦而與之以樂此白衣經咒之所以傳與夫人即兇頑殘刻一旦五體投地祈哀懺悔于悲尊之前口頌伽陀而心希感應無論他時後日即此現前一念于大悲心體絲毫不隔然則此經咒行世豈徒令人有子已哉劉生塙刊布流通當亦見其然矣書此以叩

之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諸經之王書寫之者當獲殊勝功德即不妨庸札況名流妙筆片紙落地萬戶驚傳者耶長公此石當與蘇端明趙魏國兩本競傳無疑而余得以數字塵其後法門書苑雙結勝緣其何以如之

題首楞嚴集註

注家之於經如羣盲摸象非不得象之一體而

謂之全象可乎首楞嚴惟般剌密諦一譯而又潤文于房相國融簡與精博妙得佛旨宋以來註釋紛然今所傳者惟孤山而下數十家或括之爲義海爲會解精英已盡他如溫陵要解稱詳核覺範合論稱直截其最著者此坦法師集註則余所未睹亦不知坦師何代人然欲精研是經者得此本而存之隻鱗片羽當不乏也余嘗欲掩關青山取是經讀之窮參極思俟有真得而復筆之爲書一掃支離影響之習爲此經吐氣而作數十家鑽故紙阿師忠臣今方留滯簪笏歲月易失不知可得償此願不象先居士捐貲刻坦師集註索余一言弁首遂題之如此

題法華抒海

法華爲世尊究竟極談讀誦書寫獲福無量而況爲人演說顧演說之者如探巨海採神珠始于望洋終于飄墮如公抒海則不然能以三千餘言括盡一經大旨初懸一光示法界之同體次詳諸品如子母之相生持綱而衆目森然引鏡而萬形畢察黃面瞿曇之伎倆于斯已窮天下老和尚之舌根不覺自拄所謂全珠即海全海即珠不煩有抒而亦不妨一抒者與噫妙矣

題正心論

吳大帝問三教優劣於闞澤對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喻至平可以息爭矣而後世紛紛操戈相向闢佛者至欲人其人火其書而後快而後儒遂以功不在孟子下許之隨流揚波至今未已柰之何能使學佛者無言哉澄公正心論十一篇大都直明心性本旨以破儒家意度之非其言不啻詳矣愚謂儒家言心言性支離汗漫則誠有之然豈仲尼之本旨哉兄若弟一父母所生年壯有妻子析煙而居或相往來犬必迎吠者門戶異也彼主人之兄弟赫然怒而欲擊之豈若徐俟主人之出而一笑哉澄公雙名鎮澄號空印燕人出家廣應寺

刻淨土三經緣始

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去語之以淨

業則喜而從之莫或異也得無以下里巴人爲淨業累乎余謂不然參禪固難淨業亦未嘗易里父有鋸柴積豆以斗斛課佛者晨起口喃喃至莫不已而其心之馳于妻子財利者甚于常人聞者鄙之今之修靜業者大率類此古德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稱念一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刀刃臨頭愛子死而心不動若然者今之人能之乎吾故以爲淨業之難與參禪等也余辛巳

夏嘗與淨侶結制拙園扁其堂曰淨業一事一念之失必至佛前籍而記之以驗功夫之進退用心之疏密目之曰淨土資糧佩之胸前出入卧起必俱然精進勤勇才數月耳其後漸怠漸棄幷冊子亦不知何在忽忽八年矣吾郡季居士某篤信淨業旣佩所謂淨土資糧結淨侶修持無替矣而又刻淨土三經如余同年傅伯俊所刻吳中禪誦之式以與修淨業者共之其氣甚銳若瀑泉湧于高山不可挽截余見之慚愧汗下而又憂其或終于怠且棄如余今日也乃因其索題三經緣始而深談淨業之難以邀進之三經者謂佛說阿彌佗經觀無量壽佛經與大阿彌陀經是也大阿彌佗經乃龍舒居士王古參衆譯而成者余謂其文龐雜故以大寶積經中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別行代之若三經之旨以待誦者自得余不贅云

因明入正理論疏引

諸法本源曰正理徹諸法本源曰正智卽是因

明因明爲能入正理爲所入菩薩證眞現量眞比量故有眞能立眞能破以果照因以自悟他故曰因明入正理苟非證眞之人則一開口而三十三過隨之立量豈易乎哉譬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拱手聽命而天下治自諸侯大夫出則四夷交侵民無所措其手足矣閱此論者如客兒閱帝王世譜雖知昭穆次序而不能胃神明之胄又如盡識三千律條而身非刑官遂欲加之有罪其誰服之然則學者所急務

在證眞哉務在證眞哉遂書此以引幻余界公造疏之意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時避暑吳興峴山寺滴翠軒

題經直畫一

佛法難值雖單言片字直得捨全身以求至國城妻子貨財不足言矣今幸大法刋刻成書明窓淨几時抽一卷無論菩提正因卽披研妙義心開目朗豈減南面百城之樂而所損財直又甚無幾吾以此知倡刻流通之功塵沙諸佛所

共贊嘆今以防欺護善故酌紙藉刷印裝潢工費之中定爲常直不得低昂名曰經直畫一以便遵守經肆在嘉興郡郭楞嚴寺萬曆乙未三月旣望遊雲水書

書刻藏緣起後

南宗上人以中涓出家棄紅雲珮鞾之榮而希心空及第比歲居天目偶遊湖上余得邂逅于淨慈僧寮氣沈志雄眞人中師子也憫南方刻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讚嘆已因令叔宗居士書刻藏緣起一通贈其行而綴以數語夫晉鄙之師老矣非信陵安能集五國之師破秦而解邯鄲之圍南宗勉之矣珊函縹帙將旦暮入手照耀心目喜可言耶敢與諸勝流立俟之乙未孟蘭盆齋日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元徵與余爲布衣之交旣貴而留心般若親近衲子又與余爲方外交今歲初冬金陵僧如學齎示元徵所撰甘露寺藏經閣碑記其筆頭光

明幾欲爍破大千此可以覷元徵近時所養矣余又嘆經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徵作記吾兩人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跋楞嚴造殿疏後

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先之不可後之亦不可始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衆謂大殿之工可尅日舉竟徘徊紆阻垂二十年此疏之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遊霞表而幻余任事今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大殿之興今政

是時必有成藏公幻余之志者展疏讀之愀然興感敬跋其後以告十方檀越時萬曆辛丑冬十月既望書于松陵道中

跋自書飯僧疏

此余校經金澤時所書後七年庚寅秋八月十二日余自故鄉返武林晚泊塘棲河上人迎余過其禪居啜余紫芋胡餅門人升之兩兒子從無不厭飽上人示余此冊方悟往事上人竟不住大善時上人飯僧已七萬數矣上人俗姓秦

錫之田族少年傷目出家法名性河號柔菴不知書而天資誠篤所行合道事余如天人師之乍至也余甚愧之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出家兒當直下了取自已如壯士持刀入百萬軍中取大將首級如入無人之境何暇盤桓路岐留連光景向人誇秀媚精進耶故詩非禪者本色而本色人則不妨游戲于詩資生產業與實不相違背況詩耶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禪未免帶六朝鉛華氣習中歲知非逃入珍五齋而甘無味之味有同心焉悅公住牛山幾十年所始與余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俱帶氷雪已示余四十自祝偈余讀一過則如水流花開自然成色有寒山之真率而稍雅有石室之瀟灑而稍工真本色人語或以詩人三尺求之劍去久矣至讀恩公一跋歷叙苦辛思深語激有戒心焉吾又知此兩人者終能相成也已癸卯長夏日跋于鬱金堂中時霖雨未解凉氣如秋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法華為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為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

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洲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統素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巳丑十二年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烏程縣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始完帙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

兵火此經幸爲龍神所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歸武康三橋埠普濟菴二百年來崇奉無替寺僧濟乾懼法寶之凋缺憫王氏等手澤之僅存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旦暮就矣復囊經謁余請一言爲之跋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載經舟中乘暇恣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磨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不解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精誠所感猶使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葺遺漏暨大法幖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我輩聰明男子慧業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留連花鳥娛悅晝夜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多生鴟梟布衫未曾脫去即于弘護之事輕心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真可愧也因書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萬曆乙未秋八月之十二日中日分舟過大毛鎮書

跋吳中石佛因緣

今歲辛卯四月二十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伽陀贊之以示眞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跏趺衣折大異安得有已師置辦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之又明日繆仲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石佛還仲淳曰非也其日師先往開元又明日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

非但相視一笑而已悟後大都景象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梁簡文帝紛江文通詩附寫江詩數字爲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爲一卷入師北行裝中亦一段佳事也二十五日跋于寒山寺之舍香林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爲而當時靈雞白兎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

智反出雞兎下耶老人云功高報曉勇益傷之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最盛先妙喜余丁亥初夏反自天目曾一宿此山明月堂中聞已牧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起八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珍重辛卯夏四月之二十六日梅雨方作舟次吳門之上新橋書

書寶幢居士遺集

昔人論書謂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詩文亦然居士深于禪故其書畫文章一味妙悟濟而有餘韻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也雖然居士已坐蓮花寶臺與諸上善人遊處其尋常四威儀中流出無量微妙言句滿十方界有人會得水鳥樹林皆居士筆又何暇鼓揚其科斗時事耶讀是編者能具此眼始爲不負居士萬曆己丑七月既望書遺居士之子司訓君某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末法修行惟淨土一門直截穩當如彭祖觀井

圖決無墜失之理然愚夫愚婦所易而士人所難專與不專也去歲吳轀翁左轄致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一帙始悉居士往生顛末其撒手一著多少精彩多少自在豈非專之效耶嘗欲採近世往生事迹顯著者彙爲一集當以居士壓卷有志未就且承轀翁之意次序居士遺稿鏤板浙中亦宿諾年餘余之嬾漫大都若此昔年亦嘗課淨業于拙園三兩月之後輒厭倦棄去今年加老而絕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視居

士豈非九萬里之上哉居士前身當是畫師詞客游戲筆墨超出町畦大有幽人之致惜未見其畫快讀遺稿喜不能捨百川中月便是天上月勿謂此不足以得居士也居士子博士君三致書乞余跋語及挽詩時有東昌之命使者索報甚急漫跋數語復之挽詩之責卽不能償待余蓮花土中面償居士耳一笑庚寅冬十月書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

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於家裡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鬪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寧令野狐外道羣起爲妖辭哉此覺範著書意也其言曰祖宗門風辟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途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係辭卽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氏欲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孔氏之道至今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歲之下猶有聞而死者覺範之功豈可誣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風不絕如髮達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息魔外今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藏開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侯務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予同年進士嘗師管登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種子深矣刻既

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卽宗門事如盲人摸象安能有言獨謂握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唯悟心人覺範得法于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示人如庖丁解牛無不湊泊所謂兵隨將轉符到令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捧喝機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借寇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意也讀覺範書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先務悟心哉

元板傳燈錄跋
宗門不立文字乃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蓄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過茗姻家凌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焉檢卷末知其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爲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

以勉玄房

付法圖跋
此宗家付法圖也自迦葉拈花訖江西馬祖應三十五今沂之前共得十七裂其半矣每圖尾各書授受因緣有趙宋諦字其爲北宋物無疑道貌凝寂衣摺簡古掩映樹石雲水間一段目受心與氣色千載如見噫其龍眠梵隆之變筆耶當今法道凌夷至閃電光一著子久矣絕響覩此圖不覺三嘆眞賞居士盥手書于孤山之

晛研堂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予以丙戌正月爲此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爲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予能爲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舊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爲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爲吳氏先

人懺罪也伯度識此則金碧土木之役當不惜傾膏血先之而余又何難易筆爲方便門耶維時丙申長夏伯度遣書秣陵官署請于余曰如約余亦曰如約距立碑時一紀矣伯度維貞字也

跋王右丞霽雪卷
吳崑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携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門或云漆布竹筒揺之似有聲一日

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翻閲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戸焚香屏絶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眞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靡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閲無聲出戸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眞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之寄樂亭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閲數篇猶有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見訪叔祥故博雅節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犙犙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讎之難古人喻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𤦺叔祥其字海鹽人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跋

書監徵錄後

此日偶呼驥兒校坡集至趙清獻神道碑公二子長曰屼次亦曰屼當有一誤所畜二本俱然會同年黄端甫侍御按領南問至函中得監徵

錄一帙載循吏二十人事而清獻與焉亟檢之子二人長屼次屼遂呼驥兒改正以此知校書之難而事亦有適然者庚寅正月三日識

書李長者傳後

馮子曰語云山致其高雲雨與焉水致其深蛟龍藏焉其然乎李長者一布衣勉爲善去今餘百四十年而子孫繁衍簪纓累世不絕彼固有所以致其高深者在也況以王公而藉土地人民之重者乎其隆施何可勝道哉此后稷公劉

之所以造周也長者之裔孫懋檜出示長者傳感而書此以勵爲善者癸巳閏月六日書于公署之紫薇堂

讀李克蒼先生堂廡箴銘

古人戶牖盤盂皆施箴銘不憚切言苦辭以自危惕或不忘憂患或垂戒方來其意眞懇絕無緣識故足多也今之人然乎哉古以之自警今以之自文矣李克蒼先生摘古今傳記中單言片事幾五萬言曰堂廡箴銘余讀數十條俱先輩典刑言得其一二佩之身心而發之事業如神龍借滴水便是潤入荒澤萬物寧假繁稱哉余懼世之自文者藉口自警而以斯編爲說鈴也則克蒼先生之意荒矣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

本朝成弘間如歲之春政和氣麗一時先正俱渾厚博大材兼數器而不競于名如吾鄉董文簡公其一也公幼年以神童稱嘗在中丞席上作胡桃詩取況太極剛柔而歸之仁儼然醇儒

語董氏子孫又合公初釋褐時小像與諸公詩歌跋語爲一巨冊襲而藏之余因公裔孫懋業得手閱一過夫晚成夙惠往往分途而公兼之令公得至三事其事業豈在華容洛陽下惜其以少宰終也又歎董氏子孫胡不藉公自少至老諸像而獨存其少使後人不得窺公儀形之全也然嘗拍識味落葉知秋公之盛德令儀賴是冊而存者顧不多歟豈獨董氏子孫所宜寶之耶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覿仲益手牘數條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晩年書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

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跋豐吏部論書眞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李生子初出此帖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頗以暇日摩臨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哉姑跋數語以塞子初之請萬曆巳丑春分日

跋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柬之爲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眞跡絕少昔年曾見蘭亭詩五首于項子京宅書法絕似定武本禊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氣若新精彩飛動大是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宇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余寶之數年矣余倩沈超宗雅好法書從余借觀余不能靳癸卯秋攜至白下得疾而歸遂及大故哀痛之餘不忍搜其故簏未卜在不或有言巳失者將立賞格求之未果因循歲餘頃以弔喪過長

蕩因得覩癸女二甥詣信宿會吳城薛氏索孫過庭孝經書蹟于沈余爲癸女代搜忽得柬之蘭亭詩至寶復歸懽喜無量諺云張公飲酒李公醉信然亦足占得失之有數有時矣因紀其歲月于舟中萬曆乙巳新春八日書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蘭亭眞本巳殉昭陵定武石本如第二月薛紹彭巳後他石本雜行則第三月又化爲百川之月矣然宋石本精者頗多即五字損本未必定

武原物此本吳用卿所藏當是宋本之精者後附趙松雪文衡山臨本宋以後書法首推魏公本朝則屈指衡山其推尊蘭亭而極臨摹之功如此然騰千里馬骨而以兩驊騮主者將安寵耶一笑乙巳夏四月十二日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幷秘方眞蹟

此趙魏國晚歲養閑書也錄華氏中藏經四十七條首尾俱不完爲二卷而後附秘方六十道別爲一卷分而復合喜爲潤卿所有筆法蕭散

閑肆無意意多弇州先生王百穀董玄宰跋之詳矣而愼卿復乞余一轉語余觀古人以文章書畫名後世者類不肯虛其暇日至於晚歲娛老養閑此意不廢相傳魏公日課萬字佛道聖典人間秘書隨意攜灑不脛而走天下况此三卷二萬餘言爲秘論名方足活人壽世而希傳者耶晴牕雨軒隨拈一卷焚香披閱便可永日愼卿其寶之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道家大洞玉經三千餘字趙魏國楷書魏國書品藏秀勁于圓熟如縣裡著針鋒鋩歛藏近世雖戶學優孟學楚相得其形容謦欬終非眞也魏公寫道釋書日課萬字俱流傳人間此其大海一滴耳安得張彌天之網盡羅致之爲天壤一家瑯林大盈耶用卿其寶此以俟

跋李昇蕭湘煙雨圖

李昇蕭湘烟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

措大薄福不能並蓄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驤兒囊致二卷其一卽李昇烟雨圖也余喜超發視如臨瀟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凝膺之物豁然

跋孫虔禮千文眞蹟

孫虔禮千文眞蹟吳騫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

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黄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處禮書法有名于唐所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覩千文眞蹟出入規矩恣態横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桓字作㣲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眞蹟倘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謇叔名

士謂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或曰人生世上如百花開敷隨風飄舉或墮錦茵或落泥沙風與花兩無心故無心而相遭不得不爾所謂命也至我天人師迺推本其説而歸之因昔作而今受現種而後獲如形與影兩相循故以至無窮而不離其本故萬里之人非有葭莩之素睚眦之微或一見而相歡遂爲腹心或一見而相怒遂至仇殺其有先之者矣此因之説也命之説勝將爲善者阻爲惡者勸而世道日壽于非因之説勝則爲善益力爲惡益惰而世道有賴故因之説吾有取焉吾鄉鄭梅屋先生視身善世擇地而蹈而遇不盡才亨不勝吝長樂之讒詔獄之慘摧折良多生還之後發心書寫華嚴聖典五年爲期屢空宴如不交俗轍豈有當于因之説而後爲植耶然則玆集也先生益錄其生平以自鑒自修云爾若曰爲

善于巳責報于天一不得而怨尤隨之則淺夫之衡命者宜然先生境界未夢見在

跋周雙谿先生手跡

雙谿先生余年友周繼元之父雙谿先生爲靜海嘗廣文詳慎也繼元十齡隨任今踰五十而近慕不忘保持是牘有如尊人復信於其上片楮之不忘況敢屑越其遺體耶繼元契最上一乘之指余鈍根甚賴其切磋別余白下今三年矣忽相見湖上對餒伊蒲有如旅人乍逢親戚

喜可知已繼元出示此卷乃其跋而歸之萬曆己亥末春既望書于鬱金堂中時漏下二十刻

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二章後

吳人徐季恒名忠余父客自負賞鑒家晉唐以來諸書名畫一過其目眞贗了然旁引曲證雖巧市贗者不能惑余初聽季恒說亦懵然如道日光于生盲人前今亦漸有契入矣季恒嘗挾其目遊京師頗得意所入金錢即付酒家故老

而貧自若余嘗勉之再至京師貲裝垂就而復散如是者數四今益老且困而不能下人不合輒掉臂去至酬恩感知則一片有心人也白下朱元介太史亦進季恒與之遊太史文章書法妙天下不輕與俗人片紙而爲季恒書所作松濤至荷珠七言雜咏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目中有千古法書此可徵季恒之賢而余非私好已己亥秋日書時舟泊吳之封門徐園松岡下

書西吳完節後

吳興諸生周子完之母以節顯鄉先生陳茅兩公銘之表之他名公詩若文滿帙業有聞矣復索余一言殿之自乙酉至今五年而益力且因妻大父沈翁以請余安敢以續貂辭子完艱於嗣六十餘始舉一男夫其或者鑒周母之節而演其一脉耶使余書周母之節無以加諸君子爲書入此一事亦周母所爲含笑於地下者乃以塞子完之請萬曆己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

書時居武林四年矣

書許生乞銘刺後

囊空廩空十餘日矣老婦多方補掇憂形於色僕且咏少陵長貧任婦愁之句以自寬也此日雨中無聊許君枉駕三百里以此物乞銘其父嗟乎許君實生我庚寅十月十五日識

題何主臣符章冊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

十面俱奇古有致實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歿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滁金歗之歸其柩今遂無祝瓣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皮產遊吳中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硃文白文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非精不能久傳況其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之于其子真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曆乙巳夏

日遊黃山雨中題

題吳季長小幅樹石

余嘗云諸工巧技藝皆與第一義相應而不能無假于學習其有不習而能者則俗習深矣吳生序字季長學佛于達觀禪師而學舉子業於余及湯若士余知其善楷法不以畫聞也今年夏偶袖樹石小幅十示余俱有深致濃淡有無極影帶之妙而生實未嘗習畫卽少進何難與大癡黃鶴比肩余益信右丞前身畫師之語嘗不余誣是可實已萬曆戊戌秋朔旦題

跋尚友堂詩集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筮仕爲令歷曹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幸兩得之士民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嗅咻之不啻親子弟然益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爲詩歷壯強且艾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士張君者裒錄之爲集者六曰遊學曰筮仕曰里居曰

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檇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集蓋超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於矩度之外者也夫強笑不樂強哭不哀飭婦人鬚髯則不韻傳男子以粉黛則不莊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常習聲律工文辭哉而其率然自鳴之語反見采于史氏陳于先王至於今尊之曰經而後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illegible]人女子所易而文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illegible]詩而本之

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寧待安排布置耶龔先生爲詩不務詭奇大都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淸夷簡遠類其爲人亦類其爲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夜光識者望而知其爲代寶不佞可無辨故獨拈性情之說以請正于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題楊貞復制義

余謂積習生好好生誠誠生無窮無窮生遊戲遊戲生天通乎此說始識貞復之舉業弁識貞復之學貞復莫謂余饒舌不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聖世右文崇南北師儒之選淸朝使過錄江湖迂散之臣深媿愚蒙猥從牽復竊念某賦才不敏覯命多奇幼習雕蟲偶竊典墳之餘潤長遊金馬驟聯著作之華班初緣抱疹而投林嗣以宅憂而去國進寸退尺福過災生無朽木枯株之先容樹功何自有鑠金銷骨之多口得罪難

明悵四十以無聞盡消壯志悲三千之不泊已外榮名自非坱圠之私安得扶搖之便恭遇老師閣下身扶昌運手斡化機一氣鳶魚咸遂飛沉之性衆材楩柟各安大小之宜俯憐樗櫟之微曾濫門牆之舊曲垂提獎再與甄收惟太學乃賢士之關而司業爲祭酒之副兩都並重敎胄子以直溫一歲三遷單腐儒之忝竊豈哀其懲創已久不致怙終而察其愚悃有餘或堪化

競但南中議論易起弱質難支況舊時膺隼猶存驚魂未定非仗洪慈之遠庇寧逃末路之多艱某敢不益勵初心務明正學扶其善逞其過使上下之分常明精于勤毁于惰俾生徒之學日進誓竭桑榆之效少酬高厚之恩某曷勝感激馳仰之至謹啓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某自上公車時即荷門下與進嗣徼天幸讀書中秘得以銜門末屬事門下辱推念枌榆嘘盻

篤密且視爲氣類時提誨焉感恩知己可謂兼之此後故相奪情事起斥逐諸君子幾盡運屬道消時當遵養即大君子亦不能違而水落石出天根乃見從此歷亨途秉衡要如持左券矣某違顏六閏齒髮變衰福過災生旋罹顯斥益夙奉教於君子不能以根抵求容而性難諧乎俗人遂終以單微蒙擯重荷門下升爨材于琴瑟文溝斷以青黄拔之山林枯槁之中置之師儒嚴重之列勤職思而補過敢不勉焉策朽劣以酬恩是何年也即日春氣漸和恭諗茂膺新祉如日初升不勝欣慰敢勤狀申候弁布謝悰仰惟爲社稷蒼生珍護

上張洪陽先生啓

庚寅冬唐茂才還豫章附致一牘次年唐生與薦赴公車道浙遂奉門下報箋時猶未聞爰立之命也濶焉至今又歷半閏恭諗輔政以來幾務日康品流日清由此究門下設施宣弘盛際豈難再見敢日望之某不才賴門下曲垂嘘植

青氊復還仰惟門下昔常輟講帷蒞此守門下之舊秩居門下之舊官典型在望不勝步武之難惟門下有以教之此間幸時從鄧定宇先生敘同年鄒比部遊大有切磋之益但濶遠門牆有乖請益爲懸懸耳春氣漸佳惟爲道爲國加護以綏新祉

上趙定宇先生啓

辛卯兩至海虞僅一問起居于榻前至冬初祗役桐汭言門下行色遲速不一竟不及相聞遂

忽忽至此恭諗門下德望日隆爲明主所信爰立允命近在旦暮卽踈逖之士莫不加額祝望况孱在與進者乎夔東相之入也意似在收拾人心以補東隅之缺門下素爲渠所敬憚願和光挫銳以待之卽意見有不合亦望委曲調劑收默移之效社稷蒼生幸甚沈純甫先生濟世宏才一失意于關隴遂欲堅卧惟門下調停令其速出江李同功一體之人一用一舍亦屬未公今海內正人以門下爲宗主意所抑揚便分

隆替惟門下留神南雍門下過化之地溥劣承乏仰懇誨示以爲指南伏惟爲國加護以綏新祉

南翰林院掌院到任謝執政啓

伏以虎觀新銜方接談經之席鰲峯舊署遂班視草之階揣分何堪感恩有日伏念某家徒四壁書止一囊發迹賢科濫叨詞館初以病而歸里繼以喪而解官兩度居朝僅逾三載一遭擯野將過半生當衡衰摧隕之餘正負謗省循之日投身有所欲倚滿徑之椒蘭報國無時顧侯他生之葵藿寧期鶩蹇再荷甄收夜月桐川略識薄書之味春風璧水競誇儒術之榮講席未温除書巳下惟茲南翰實貳北扉有山水以助其文章無職業以困其情性信是優游之地宜居博大之儒顧愚何人亦塵茲選恭遇老師閣下鍾五百年之間氣贊一二日之萬幾正色立朝虛懷接下斷斷彥聖華通恢恢庸愚僉受甄其舊物曾齒門牆照以末光頓生羽翼某敢不

雕捜頑質策勵下材居南宋諸賢之舊巢敢忘步武拾高文列聖之遺事將繼編摩緬懷高厚之恩少竭涓涘之報

與衙門前輩啓

春初奉候台屢甚媿率略仰荷鑒存惠報殷殷獎誘若以爲氣類而與之進者雖諛劣無所比數豈敢自棄以忝明誨恭諗閣下間世奇標康時深略邃學徹天人之秘高文抉今古之華朝廷典章盡歸其刊定環海士類半屬其陶鎔行

將執斗樞而運四時豈徒觀人文以化天下小子夙在下風茲承餘庇復叨今轉有山水之適無職事之煩向處名流豈居凡品不揆忝竊實賴吹噓敢肅短箋少申謝悃

賀河南沈相公啓

伏審登庸正人晉參大政司馬之相中國夷虜革心謝公之起東山蒼生拭目輝騰牛斗慶溢枌榆恭惟相公閣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金溫玉粹嶷然臺閣之姿地負海涵綽有社稷之器

方今海內之艱虞未靖驕公主上之眷倚特深拔自讀禮之餘置諸調元之列賚傅說之啓沃歲大旱以作霖賴周公之綢繆天未陰而徹土合羣策羣力之助稱同心同德之臣蓋公必自有非常之功而人以觀有用之學某樂聞大拜喜竊餘榮限遙遙之南天方借台星之庇托盈盈之一水如迎仙鷁之來忻頌有加名言莫罄某曷勝踊躍馳賀之至

與羅康洲大宗伯啓

某檇李椎儒逢年奮身遂玷玉堂之署仰惟門下推念桑梓引而進之依光華而咀道德十有七年於今矣惟是粟列星之精鍾稽山之秀名以掄魁而始大望以歷試而益崇行且諧夢卜而弼一人豈徒秉寅清而典三禮某學荒行鄙福薄數奇甘為幾下之材永作溝中之斷豈期門下力為拂拭被以青黃旬月之間遂蒙牽復但南國師儒之位稱塞甚難而舊時狂戇之懷變更不易非仗鴻慈之曲庇豈逃末路之多艱

惟門下鑒其朴愚匡其缺失始終奬植而成全之幸甚

南國子監祭酒到任上執政啓

某凡劣謬悠不堪清時驅策惟是尊慈曲憐門墻舊物拂拭青黃恩紀有加焉某自惟起謫籍佐南雍歷留翰擢史館鬢膚未效涯分已踰果致人言深切自咎又自惟生平無以及人惟恬退一端差可自信敢以衰遲上負知己春初請告實乃赤衷所安未蒙憐察又不敢抗明旨嗣

爲激賫遷延過夏而南司成之命又下矣恩寵益厚省循益愧念此官久虛在人士得師爲急且南都伊邇卽貧者移家不難又曾副師席稍習功令雖曰不能或可陳力謹以十月中旬就道此月初三日底任訖望中台之有㦨誓答眷知徵末路之多艱心希培植茲遣歲報役敬候起居并以爲謝仰惟爲國珍護以迓新祉某無任翹勤瞻仰之至

與余雲衢少宗伯同年

春首歲報役回得丈數字示慰今遂朱明伏想起居如宜日暮宣麻以快知已弟自去秋一病精神至今未復欲疏請告惟丈爲弟一面閣翁得票擬放歸藏拙故山誠大幸也陸葵日年兄以三月廿二日不起病來半歲鼻中生息肉如筋或下或收痛不可言冬盡誤聽一僧以藥去之自後鼻血及嘔血不止遂至大故弟三月盡微聞消息四月中始得其眞傷哉吾館中手足又割其一想丈與諸兄弟聞之當共爲哀痛耳

答季少司成

某人陳行穢無當于時徒以坦衷無紆過爲大君子所賞藉坐卧芝蘭之室首尾周星別去半年蓋無日不想鍾山翠色也某擁腫鞅掌於詞林一時眞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當六翮而私衷頗溺林壑武林湖山爲東南首而西溪一曲去都城僅一舍有十里梅花修竹櫓欒充山塞麓當春籜龍出土渭濱千畝頗罷饞腹于時而議葳蕤頭上冠豈但九牛毛不相及耶君平棄

世世亦棄君平故其宜矣門下好我不減嗜痂故敢一爲宜吐門下亦許之否得手書焚香盥讀感不可言又聞請告而中沮豈秣陵酒惡不如步兵厨耶一笑潘生許報書渠尚未致知沐及烏之愛矣七省試錄如數領南雍士聯舉者不多朱生乃得大魁差爲生色計門下尚共此愉快耳南院各役門下寬其奔走又勞之何曲體物情如此役還占報并以爲謝惟有依依

答夏仁寰公祖

門下棠陰蔭覆全浙者稱最深廣而某薄謫幸借桐汭一枝門下加厚桑梓推及部士殷殷道誼骨肉之愛矣乙未冬初某將祗役留都會于旄過武林幸得一遂把握彼此倥偬殊多缺然于從者至今又兩易寒暑矣某愚鄙疎拙但合居丘壑中仕路本非所長而爲鍾山秀色姑從留滯頃者狗馬疾請告未蒙允察不得已抗顏再出非其好也恭惟門下碩德遠略久處方岳即今宇內多艱主上側席豈復更淹豫章耶令

侄之將孝廉此名門千里駒果符期許脫穎秋闈更望其破得意春宮步門下後塵耳

與張睿甫少叅

再到南都吾同年兄弟零星二三人惟周司封爲遺種之叟春秒楊貞復至夏初王恒叔至始不寂寞東事變動有據而主上是本兵初議兩阻封者爲仇雷霆屢下臺省空無人又堅寢行瑕之奏不知世事將何所終足下嗽荔子江珧柱于無諸之鄉不可謂非福也此等時即林壑間未必非燕幕流行坎止姑且聽之造物耳弟嚼精芥已踰月然必惠泉烹點色香始全水郵即兼貴甘之宋人重建茶不知其絕佳者視此何如弟不能食酒而茶僻遂專寄示足下以博數千里外一笑持書者爲陳生天賛莆人頗有詩譽于江湖與弟爲舊識近日此輩道非尼父而頗有削跡伐樹之累弟以爲亦天地所生不宜過虐當令其得生活可耳以故不吝使陳生作寄書郵足下以爲何如一笑

與董玄宰太史

三楚掄才想得士爲多歸途經秣陵而不得物色一晤眞人紫氣故不易識也憶昔追隨湖山浪跡倏忽五六年僕媿如昔於足下玄詣當倍倍增進恨滯留此中不能從扁舟相邀于吳閶道中一探祕密藏耳榮名富貴轉眼成空足下超朗僕所服膺彼此俱未離障染須猛著精彩異時相見互爲偪拶共作透網金鱗豈不快甚同館及他弁紳中遇有骨氣人惟曲垂接引必

得栽根終受切磋之益非小緣也還朝想在嘉平初敝門生陽羨楊孝廉于陛行敬附此訊孝廉雅品有昂霄之幹惟足下進而教之嘗冀得足下佳畫一小幀充書室祕玩足下亦嘗見許敢爲申請希不忘

與陳孟嘗太史

門下在里中時一相聞距還朝遂闊焉良久伏想起居勝嘗榮問益振甚休甚休今秋外省掄才不以煩衡鑒則禮闈首借無疑治書士人得

良主司無不彈冠相慶矣陽羨楊生于陛在僕門下有年最稱奇穎思遊高門沾一言之教其人雅士又非同經不在引嫌之例故敢資之八行幸不吝接誘

朱翰撰蘭與

去冬檇李一晤猶屈指西湖鷄黍比得信于北關使知已返白下之棹爲悵怏者久之今春借重入棘闈中許君遂充桃李足爲得士慶柰何吝傳衣鉢令抑而入四七之選耶一笑張君一

繼足下而起老子亦借以生色足下同袍之喜更當何如顧太初近有書來病後稍能靜攝且留心佛乘靈根一培福氣必大良可喜也金馬玉堂吾知契且聯翩而進老子寧不快然丘壑中耶敝里吳生名東字啟明以丹青遊四方即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頃館于僕兩閱月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與顧太初太史

恭喜太魁南宮嗣登鼎甲大慰宿期詎勝欣抃然丈夫事業方自此始區區科名未敢以爲足下多也僕久玷敎錄罪過山積去秋一病幾殆雖奉旨勉出而氣血衰耗食飲漸減今復加目疾纏綿累月將成内障不勝性命之憂茲具疏請告如得放歸山林廟廊遂與足下分岐矣役便敬此布候并申賀悰

上蓮池師

放生嘉會幾廢而復合羣情宗仰惟在吾師儻法體須調或祁寒酷暑暫從遵養餘時必望辱臨如規條未盡不妨因時損益衆生難調日昔嘆之仰賴大慈曲施方便至禱至禱

與林玄江

足下翩翩俠骨九死靡移黃金雖空美人猶在此去長安吹簫乘鸞大足寄傲何言貧也足下云不復再從江湖艮爲得計但不佞遠棲青山無由對食頻婆果耳道此不覺悵然欲作一章

言別而碌碌對客遂廢揮毫信云足下見待石門催迫甚急不得已以舊作呈教大都亦言心之詩惟足下存之溽暑征途敬祝加護

與林父母

明府高才遠韻不佞蓋從李仁卿田子秇二先生所習聞之不佞自揆于此道襪線鉛刀不足當明府鞭箠使然心嚮往焉不佞檇李人而居武林去明府栽花署僅三百里頃爲先人選一丘往來苕霅歲不下四五以顧渚石門之勝又得明府爲地主敢忘扁舟之期乎周太學叔宗不佞石交其母夫人牛眠之卜幸托貴治謹修部民之禮于明府而介紹李仁卿文之一言叔宗名家子博通內外書其臨池之工直窺晉人堂奧詩情酒德俱叅上流以此爲明府客知有地矣

與董玄宰

足下除前還闕至今缺焉聞問頃周叔宗書至云諸相知謀僕出處而足下與焉諸相知之謀

僕勝于僕之自謀然我輩自可胸中度世寧賴官爵足下必賞僕此言耳貴座師葵老一病不起哲人其萎不覺傷慟此公天資超卓惜其見處未免籠桶耳

與趙少虹

春間李聆磬款于瑞翁齋中時遄往武林不及登堂專拜仰荷下存又不得擁篲稱主人罪也何如放逐之人方以青山爲娛而年荒盜多戒心時有坐是頗廢遊屐此中諸生間從談秇如

水之門賴以少分寂寞近刻聽雨草謹奉二帙又門人稿一部請正大雅且以爲候

與包心弦

親家來得手牘知道體病寒新愈幻漏之軀有如芭蕉非得金剛妙智鑄之安能堅也足下以爲何如年荒盜多道路且虞梗塞足下上公車當在何時卽日有金壇之行當過梓里定覓晤足下親家行急不及作報茲付小力惟爲道珍愛

與管登之

近山先生來略承動定又旬日僧至始獲手教聞所未聞胸懷若洗守戒一語敢不服膺所云聖師者見形耶夢感耶卽夢感巳耶人耶水陸大會極願隨喜期前齋戒趨命又聞足下頃者頗爲諸生持公論其仇家甚齮足下見伺頗密豈弟君子神明所扶萬萬不至他虞但自今法門一切事務宜加謹以護人善根亦初行菩薩用心也惟足下勉之杭城米價騰貴疫癘復起積屍彌望道路爲塞劫運至此無可救拔大菩薩鉗鎚爐鞴愚昧小民安能測之近山先生自許實悟持眞體見眞性三極六用等種種惡見如須彌山不可動搖如金剛杵欲壞一切顚倒如此復欲徵鄙文爲序以信天下傳後世蔽錮難開但能爲之竊笑私憂而巳於其行敬布此紙幸勿以示渠

與楊仲堅

連日從地師入山是以久稽大作茲敢率愚見

評隲奉返攻玉之意不覺過直惟高明存之呂氏葬期不知果于何日乞示之墓表屬草將定一二日間呈求郢削

與徐孺東先生

江浙之荒極矣米價一石至銀一兩七錢餓殍載道幾有孑遺之痛近聞太湖中有聚衆者盜賊生心紀綱盡廢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貴地雖荒當不至此門下掩關消息近更何如此事使不得聰明須是歷歷親見始得然須覷見善

知識來縱有一知半見俱是鬼家活計某爲先人一丘自去冬迄今未免有登涉之苦仲淳兄亦同之賴貴鄉熊存吾丈始有定論而機緣未湊當少待之了此及二子之婚某便是五岳閒身尚期一瓢一笠從門下了多生大事耳門下向示云當於吾浙擇丘壑最幽勝者爲二三知已結社之所近得密藏師兄書已定餘杭之徑山檢對藏經此山爲吳越叢林第一仲淳東中已修言其勝某可無再述誠得杖屨間歲一臨

四方法伴無敢不集非徒山水之勝緣亦熏聞之真樂也惟門下圖之存吾丈行時送之江干留道從門下他日相過自當擊節此言存吾丈之勝果此地亦武林絕境遊人罕至甚可以淹期八月至此某與仲淳葬事方待此兄萬一愆期惟門下一督促之至感

與徐文卿

仲淳兄來得手敎且悉仁兄向來精進狀弟且喜且畏十日前周夢醒來復得手敎戊寅之說當徐圖之承諭索兩同年尺一即草付使者仲淳欲兼言吉甫故並薦之比熱甚日倮體令童子揮扇汗不肯止以故稍停一二日微凉即出門就仁兄仲淳于海虞仁兄遭嫂氏郎君之痛尚稽赴唁當亮我于形外耳

與張洪陽先生

去冬幸奉起居於江干半日而別不能披寸衷一二以此爲歉門下達海內之望暫從青山於門下得矣其如蒼生何定宇先生數相見否能

趨朝命否撐持宇宙全賴二三鐵石肝腸人若俱引避天下何賴見孺子入井而不救殆非仁人之所能矣門下以爲何如某空疎無當動獲過咎時方見棄而門下獨以爲可教氣類畜之杜門省責之餘竊以自廣近爲先人一丘從孫熊兩君走武林茗霅諸山中幾陟其半始有定論而機緣未能即得未免待之去歲晤時曾見諭明秋遊屐當及吳越能果此期否密藏禪師長安問至云且莫爾來訂檢藏之期與處而甚

有意於餘杭之雙徑此山爲南方叢林上首國一欽大慧杲輩八十一人善知識住持處也儻杖履及此首願借重一臨以爲法道之助能存吾行便敬爲布此以申景仰時熱惟爲道珍重

與張尚齋

金門聚首如昨日事而忽爲飄風已十年矣可嘆弟癸未哭先人歸遂與諸相知隔絶後遭廢斥且謂不祥姓名不宜聞于長安貴人也功名得失自有定數弟雖不敏頗浮雲視之所不能

忘情者同館諸兄弟耳仁丈在蘭省已久積資當得督學使者可能惠臨浙水否弟年來白髮益繁雖朱顏無改而不識者輒目弟爲五十歲人年荒民饑又未免有饘粥妻子之累若秋成無恙便可飽食而弄溪雲山月矣雲間袁生微之弟同社友才名冠于一時茲以赴試北敬爲布此

與馬慎卿門生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者行取之選何爲在諸公之後豈爾時尚未及格耶去歲金生南歸具道惓惓推及睽隔至今忽六載矣風萍聚散世間常事不足爲道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黜亦非無因同館陸敬承太史書來云丈夫不能再辱獲我心矣五湖三畝足供歲寒日下年荒粟貴未免暫憂饘粥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不啻陶朱猗頓豈敢復求多于造物耶得罪之故同門萬和甫于中甫孫子貽姚善長潘去華

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學道甚媿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雖不敢謂如太虛浮雲而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慚也去年聞山東饑荒今詢使者知東三郡無恙甚爲足下喜讀足下給由考語冊子幷詢來使知足下所以治淄川狀端肅家聲將因足下而益光大矣遠勤割俸幷惠梨膏瓊玉膏俱精品感不可言使者以前月廿三日至因待印得士錄故

未得即遣今寄如數僕近頗以舉子業敎授鄉里春初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亦寄四冊以博一笑儻可式士祈爲刊行之外草書筆弁湖綿少將遠意會晤不知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晃耀寒廬耳

與馮鑒之

私心甚念憐足下顧綿力無能翼足下于雲霄耳且徐圖之功名有數所貴君子寧以力命自困哉幸勉旃自愛

與陸自齋

近得手敎隨附報札計久徹記室矣茲白令親康生季修於門下爲年家卑行久客小署其詩篇淸麗足當後來之秀豈機雲里中故自多才耶將以春初探梅孤山遂拜謁門下敬資之八行惟門下一拂拭之令其聲價與西湖爭勝此亦鄉邦山斗事也何如何如

報陸少白

按察君且見省以館中舊誼不可不一待之畢此便可從足下入山不敢的約何日二作佳甚非眞心憂國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涕淚子晉痁亦良已山中可同行矣

與陸臺翁

白下張近山先生自少留心三敎今八十餘矣自許有悟著書甚詳某似不甚解然其曆數之學與吳中陳莘川互相發明雖僧一行郭守敬復出當斂襟服矣且其爲人篤實如淳酒春風不復知世間有欺詭機械等事亦某生平所未

見也渠與管登之善某蓋從登之所識之自初晤迄今亦十年矣其歸也欲因登之某二人紹介一見長者敬爲布此使通都大邑所在俱有若此一二人便足培植氣運豈憂荒歉哉

與何士抑

不奉顏色五六年矣不佞弟才劣福過自貽伊戚且喜靑山白雲不相鄙外雖饘粥僅供而樂事不乏此可以爲故人道也足下比動止何似禮闈廷試大魁社中道徵與弟各有其一喜之

者願以祝足下惟力勉之令弟士推英齡妙才儳爾埋玉誠可傷惻有遺胤否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於炊玉不得已以青鳥赤霆之術糊口四方羼走雲間布此惟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矣新刻聽雨草及門人稿各寄一帙夙業所牽復有此等伎倆知可發足下一鼓掌耳

與焦弱侯

數日前京兆齋試錄人回得門下手問兼順天錄之惠其人僅索一名刺奉報顧門下有裏言乃爲進圖說之事僕曾于友人前鼓贊速進不意此言遂聞于門下門下能取芻蕘一得致貽書見謝門下他日作相風度可卜矣敢不爲吾道幸僕近秋中犬馬疾幾殆奮然思投簪務而明旨見留又不敢悻悻業于前月視事姑俟明春再爲計耳楊孝廉于陛陽羨名士在僕門下久識趣超朗著作尖新渠素仰門下於其行敬附一箋道地誘接幷報前書仰惟涵存

與周寅所宮庶

南都兩歲周旋備受教益別來忽忽長至矣計此時門下將底長安館僚驪聚良是一快能無念三千里外故人耶某八月病瘧月餘五十衰年頗有首丘之想遂決意請告而明旨未許姑爲勉出俟明春更爲計耳此訊附貴門生楊孝廉于陛此生亦久在某門不徒文藻而兼有氣品某敬而愛之門下於門生故不能無情如楊生者尤望曲加培養以就其名他日爲桃李生色某徽寵亦非淺矣

與陳孟嘗

春初李茂承來得手示茂承雅流畫師詞客乃是宿習陸沉冷曹賴此生活耳數日前敝門生徐溧水見過又得手示幷會試錄之惠丈尚書名家乃主周易所得士宜昂然無前乃在十名外豈留此他日傳尚書衣鉢耶一笑某宿疾頻發又加目眚經月不愈篤思家山遂具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西湖漁磯足支餘年也伯闇去歲

稱王人於此某方在牀褥僅於書室中一再相叙會周彥雲孝廉作客遂同舟而歸追憶少年共事眞一夢耳伯闇前月已渡楊子春初喪偶從太夫人行良苦以足下情至故爲悉此

又

佳刻已完捧觀喜甚從此洛陽紙貴豈臧左生三都但言尚未攡管因所居熱甚日夕如坐甑中不堪鞭策腹腸是以緩比遂無一字背撰不然豈敢得罪期在旬日内課寄工拙則不及謀

矣一笑蓋夫升之賴庇幸俱與試差不辱噓借曹生爲足下妹壻而師資乃及不佞舍近求遠豈以足下爲東家丘乎一笑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具悉所苦佛慧綿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足下弟乾家所製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不能多也天目弟乾今歲未及買他種頗有恐不堪充貢故不敢進一切痛苦無非夙業足下幸以慧力懺除少差便當覓晤以盡紆積

報李玄白

序方搆思復以對客截斷完即馳上跋語不妨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并告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猥見省存推卹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倶叅伯樂之馭他日同致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

矣丘孝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獎情隆語謙感媿何已又知愚徒君實亦附華宗又添通家一脉此君篤實而文邅回仕路近又以内艱歸視郎署如天上大是可憐丘君佳士亦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爲拂拭一靑其衿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與李君實

寄到十日稿文益純正此秋高薦無疑自今惟熟玩嘉靖以前名家程式文字以助其格律散

碎文字束置高閣可也篇中尚有雜用子史句調處可極力陶洗之務令淨盡一從經傳爲佳至祝學道已得直指薦悠悠之語眞可笑也來稿爲周申甫借觀且未批評故不得付升之當置後信陳孟旹爲此中名家可一拜之

答李旭山中丞

老丈在齊魯時偶因羽便兩通記室生平之誼山川風露之感亦何能悉也一嘆老丈開府淮揚廟堂簡任甚篤控扼吳楚逆鎖海氛於是焉

在適拜使問知已下車喜不可言南都距節下一江之隔而摳趍莫展脉脉之欵亦托之清風朗月耳以老丈宿望大才尺水寸波便足霖雨天下雖衙門創設兵单餉薄在老丈持籌自有妙用卽有事留京吳會與淮揚相表裏金湯在焉可恃以無恐矣弟無狀專南雍垂三年今以宿疴驟發兼目眚踰時職業瘝廢遂上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藏拙湖山間亦飲河至願也惟老丈教之

報來夢得

展手教如聽梧桐夜雨蕭瑟之甚傷哉貧也柰何人間遇合不過朝露之榮達人宏度寧足惱胸次耶願足下以此自廣耳聽雨草江都新刻益十首弁楊貞復袁許爲四先生稿今奉一帙

與姚伯道

久嚮足下高誼無因緣得遂把握至今缺然足下所居爲吳興山水奇絕處足下以高才嘯咏其間海內才士墨卿無不知有足下西嚮而納

贄焉人披朝霞尊開夜月何其麗也不佞近爲先人選一丘頗有意茗雪間靑門白社或遂從諸君子未可知不佞迂愚陟世悔吝隨之誠無足比數而白雲之情或不爲諸君子所棄以此爲足下鞭箠使可乎友人周叔宗行敬附數字且以爲艮覿介紹耳

與袁微之

六年之別幸有此日之晤晤數日而別別又不知幾年人生信風萍哉江南之荒極矣人心思

亂恐不可安於青山昨與議中原之策甚長以語仲淳仲淳亦擊節足下幸爲我祕之今日見尊大人云卽日歸就足下敬爲布此

與甘子開

去春竟不及一面而別悵然至今數月前閱邸報見足下有解州新命爲足下策之家有老親豈能以青山老耶但此身一出須要拚命盡力做一番師子王搏兎如搏象所謂不欺之力惟足下勉之南北災荒民窮盜起此等時何處賣

乖打諢若此心發不盡便宜閉影青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亦君子所許弟則三復斯言矣足下以爲何如會稽白大行揮汗布此新刻圓覺經敬奉一冊以助玄覽

報林尚炅

承餉蘭芬香鬱然暎奪一室此大惠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顧實甫

九日佳節不能從諸君汎菊乃杜門了館課此千古悶人事粗箋辱珍翰卽紙敘墨渝永不敢歌秋風矣

荅馬廓菴

貓一頭奉畜此貓純黑光可鑒目炬烱烱羣中

最雄者家細君甚惜之第重嫂孺人命不敢悋也約鼠盡日或奉使而南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報陶比部

向與足下面約十六乃移十七是日弟作主人不能聞命然足下寔負我耳

報陸敬承

昨夕寒熱陡作日中方起步履猶在雲霧中也

報陸敬承

足下置酒高會烏可無馮生不病卽步武千里

何論勝騎無勤使人

報陳伯符

薄寒中人遂作數日惡尚未平也朝夕恃粥爾

報楊公亮

不佞臥病兩日矣即不能任巾屐何論從高陽侶邪

與沈茂仁

背符護胸二事出家細君手製今遺令郎君祈郎君服之與福并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

不佞雅不善病今爾爾豈衣冠祟我邪

招佘博士 博士通醫

先生處東偏不佞處西偏風馬牛不相及三月所矣念之頃不佞抱寒疾歷四晝夜不解憂其爲瘧今騎迎先生先生幸來是不佞病已之晨也

楊公亮見招

不佞四晝夜寒熱不已今且汪然成瘧骨岑岑立矣足下烏得作檄辭當枚生七發耶人間世嘲謔馬而馬牛而牛奚擇而不佞惡王子年語恩觧免耶詞令小藻即不妨屬纊況未及此足下知之

與徐伯魯

七律大佳第悵望二字稍露欲易作勞夢寐如何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并語足下快我憒憒

與比部管登之

僕病寒熱五日矣憩且成瘧甚憂之幸爲僕謝太史民部昨蘭谿趙太史書來屬致聲足下寧上人僕病後尚未見過蒐藏文出足下手定是當行明早佇教

與李給事冲涵

狗馬病未已不獲與丈把臂爲別邑邑可言丈行矣前途遙遙努力自愛嶺南古名臣息翼之地常憶蘇子瞻詩云日飲荔枝三百個不妨常作嶺南人古人胸懷灑灑若此拙詩一律奉贈

侑以微物病人語不能工也通守張君精圖書之理道便不妨一叩之

與陳伯符

昨枉騎從見問感感某編方籍以慰病骨足下何忍奪我昨夕𤄃中更劇人間世如火宅不佞當之矣

與沈茂仁

昨辱足下過存時屬發寒遂不得面體中復增咳嗽日可二三百聲且慮成瘵人生何可常旬

日前溺然壯夫乃爾便作老翁竊自嘲也見顧實甫乞致聲

沈箕仲謝酒

不佞病寒熱六晝夜矣重以欬嗽日可數百聲且與鬼爲鄰安能逐諸君子爲釣天樂耶使人無勤

報沈茂仁

兩日間寒熱間發下午發寒寒後發熱熱發汗汗後凉次復爾爾咳嗽日夜幾千聲喉間迫急干燥甚苦醫者又云非瘧豈瘵邪辱足下問甚感情至

報陸敬承

一病幾殆今稍能啜粥有生氣矣第咳嗽尚如昔爾足下吾所欲見即來當爲強起也

報楊貞復

一病神氣俱盡幾不能生數日間始能食粥浸浸乎生機續矣第胷中有痰悶悶爲飲食障柰之何辱足下見存謹謝侍者譚山人書領悉

與楊楚亭

丈所善醫者幸爲弟致之昨辱顧得聞諸論病骨爲清謹謝侍者

報顧實甫

不佞一病幾殆亦以不得晤足下爲恨足下詢公亮敬承當知不佞病狀矣

與程年兄

月餘不得奉教歉然狗馬病至今未有間日下正圖于告言別有期矣玄珠四十冊領悉工價

前日奉上弟所須者不欲裝釘惟散篇成卷者爲佳謹二十冊乞市之俟新正或天氣稍溫時爲弟另印二十冊甚善

與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聞有借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敘別童子謝借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印完謹上十冊足下當補工直銀數日不得聞問念之

與馬龍河

彼此臥病不能晤對懷哉懷哉臘茶一鐔奉上謂不可無此味爾玉體比何似何日可出不佞已得請于當事者矣子告當有期也法界圖一幅附往

與甘應溥

數日不晤念之遲旬日便當遠別春言聲教愴神如何

上張鈞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數煩臺餽重累淸德謹辭諸庖廩

與楊復所

寶坻苑君神鋒遒上志識虛朗大是國器久欽下風願得北面足下一印正舉子業謹爲道地足下幸啓寶藏示之敢先諸掌記

與萬年兄

不謂有此別令人依依貽我佳章鼓枻時吟足當次面徼寵多矣敬謝掌記

報陳伯符

不佞行矣足下忍無一語幸即命墨卿更祈一趣惟寅行之二丈足下玉質致如桃李勿復輕試道旁珍重珍重屠長卿遺不佞幘囊足下袖歸幸發來

與費國聘

每手足下十絕作曼聲歌之翔翔乎喜欲狂矣足下異日便當爲此道長城今于鱗元美而下皆作傖父面目足下勉之乎謝姚少宰書敢徼惠玉趾

通州報李宛平

丁丑冬耳門下遺沈君典書令人感慨髮上穿冠去春且紹介陳寶雞先生一造門下有成言矣屬大國多事而寶雞就邑是以未得請于閤人嗣兹臥病微悰莫啓眷言令德傾注可言奴事甚細偶因惟寅轉白逦遠勤手牘深自引謝門下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令僕爲小人也半月前買此奴不及致詳遂煩爾爾僕之罪也門下第謹三尺僕得不失原直徼惠多矣謹謝不

敏

報楊公亮

時對客譚適長鬚持牘至辱惠扇頭高文妙翰每一把玩心開目明長途欣賞炙于面也二十四日解維故人遠矣我勞如何援筆氣結

報陸葵日

適楊家長鬚至承惠手記扇頭見惠泱泱乎大風哉歸途把玩如侍嘯咏卽紙敝墨渝不去千手永以爲好爾言笑毋相忘也

與劉年兄

僕夙欽下風以狗馬病竟乖良晤可爲恨恨兹行矣友人周夢醒寓都城東偏其人高士玄脩有年僕所敬事者念其孤居啓侮敢因陳兄屬之門下倘荷記存卽周君長城也不揣輕瀆悚仄可言

報陳伯符

數時不奉叩足下遂登詞壇令人驚怖扇頭把玩不能去手復爲細君所嗤當歸示長卿共爲

雄快也五湖三泖不佞且與長卿共之廼不能有吾伯符眞令人短氣大作足當西子嫫母當屬不佞遂不敢吐一語有俛首南爾昨得家問鵁兒痘幸無恙數月遲此一朝得之喜不可言因念足下遲弄璋問今至不後問幸相示二十六日挂颿矣惟寅行之贈言何不再索之卽不及馬大行劉大行四月行勿爽寄也

報屠長卿

不佞乞歸狀且問纇上吏得致不此日猶次潞

河二十六日揚帆矣得足下問良苦此中東南瘠邑多以宅科貢遷客而足下以治行調守當事者似欲足下稍振緝之耦上舊政當屬遂廬矣嚴次公云秀盛苗穢何可不鉏願足下仁心爲質佐以威嚴因病議藥烏得薄催科也

與何鳳亭

徐生奄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挂帆矣遲旬日門下亦作南行客遊魂旅櫬何時返故鄉也倘累一爲之處不欲門下獨爲君子謹助二金

與沈几軒

兩日前得家問鷀兒幸無恙細君念此晝夜攢眉乃今釋然此書寧詎抵萬金耶因念別時郎君病脾今佳未陸伯成在此追隨旬日頗益譚笑別去悵然念此君貧昨語刺史公少資之矣恨不能多也吾眼中無足下忽忽三旬此日挂帆東天上故人何時晤對勞心可言八絕大是佳竟恨薄劣不能一和此道中足下遂獨往乎抵家晤伯闇士雲當出示之共爲相思耳茂仁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遲令譽

天津詒馬心易大行

今日乃見使者之榮不佞即不爲阮嗣宗何能不怏怏也滯此七易晦明矣精爽幸動此中諸大夫日下或可望挂席爾病夫不能懷刺詣朝良晤足下爲政矣

與李臨清

不佞自去秋得脾病病數月不解尪然骨立也幸爲當事者所憐遂得予告登舟幾二旬矣途中艱滯日搖尾向人良苦遲見丈真以日爲歲波臣在蕩濡沫皆恩知丈情至不煩費辭專力叩頭不一

汪潛齋

道此亦欲一覯雅流澆我塵抱昨偶物色鄭山人類書遂得儌惠半面竊聆咳吐煥若開雲雄快何已詰朝解維恨不能信宿津途一窺園亭爲花鳥生色也賦此馳蒼頭代申區區并錄上秋海玄珠一部賢嗣定佳物它日當備鼎峙爾

晩香亭詩嘗遲寄不敢負弟乏餐英之調恐唐突此君或點清賞如何如何鄙懷縷縷

朱何城

歸舟時雞三號矣如聞鈞天而蘇迄今營魂未靖謹遲老丈促膝一語即揚帆矣

甘應溥

片帆乘風冉冉春盡良朋云遠我勞如何遲數日且渡黃河屈指故鄉親賓相勞苦當不妨解纜也

與張二哥

未至南旺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即驚起問故得遭盜狀良苦昨莫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創不害否能自消息否老師清白聲即鼎鐺能辨何以不信于若曹乎聞所居大曠故宜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為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通州問宜小諱恐直吐重為師母憂爾大哥停停淵詣此秋必當騫騰吾弟暫息天池扶搖有待幸勿介意不佞此行仰累老師實多遲數日且渡黃河端陽前作故鄉人矣青山可耳何必金門第念都門聚首時不能無風萍之慘耳勉矣自愛後晤未期賦此不覺氣沮

朱任菴

別來旬又半耳遂渡黃河雪濤烟嵐寓目成興追惟情款我夢如何欲作一詩道意為他責所迫不果然終期不負耳舊作數章遂汚扇頭今寄送外寄汪潛蓀太學書一通拜扇二握晩香亭詩一幅幸命使者致之臨風氣結不盡區區

周河間

具故城問後聞錢直指行部且近奮致一書籍其力遂得問津齊魯且出境復晤曹使者波臣不復號斗升矣此日遂涉黃河長風怒濤寓目入唇事事不惡第悵然良晤增忉怛耳董使君考績序勉成之殊寡致可為藏拙乎負母詩嘗遲後信他責多遂爾然不敢負也急足便馳此此急足隸通州憐其途遠幸賚之一驢臨風不任縷縷

朱東阿

晤張秋作伎夜飲擊楫書談意氣可知也遂爲風萍乎念之此日已涉黃河遲旬日且與邑大夫相見當致手書共爲相思耳向云故人者雅客也能言彼土山川諸奇甚悉更懷其一飯甚德之不意不諧孔懷遂扞世罔吾丈已許不佞庇之矣幸毋寒息壤也于先生此歸遂作碧山學士吾丈可以邑乘屬之急足便附布一問槐亭詩陳思王墓碑文及新茶當附後信弟遲阿

膠最上者尤急耳不具

與諸工部

發潞河數日得都中問知令親同行念在通家欲求一見諗亦抱疾未果時屬蒼頭省視分甘問苦聞令妹在舟荆人頗爲屬念媿不能一通殷勤爲恨恨耳此日已涉黃河旬餘可寧家勿煩遠念也大馬軀頗力醫藥此小快寓目濤聲山色差足成趣未緣晤對懷哉可言風便馳此惟冀爲時節寶光儀不復具

與張邳州

早發下邳濤激岍移倏忽二百許里雄快哉急欲與丈一晤傾吐積私病未能也賦此馳蒼頭代候亮之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載道發硎之刃固無全牛也第恐棲棘之鸞旦莫遇之耳縷縷未悉

與張邳州

青陽謝候朱明啓節每一相思髣髴濯纓亭話別時也此日已渡淮水故鄉僅隔一江金門歲

星何如碧山學士耶道左遇君家蒼頭賦此道意胸中諸奇不能吐一二也諸館丈泊箕仲伯符乞爲致聲咄哉故人勉旃眠食弗復多敘維揚道上

與方衆父

與足下爲九月約月且中矣而猶未聞命得無浮沈乎遂不能止林君之行足下幸善自爲計啓南中牘我社中兄弟何没没也天乎瑟琴不調必解而張之幸爲我致聲諸君子可詳味此

言又白

與林生

菲儀何辱推却如不獲命卽十往返不聞也方明齋書附上乞椷封致之龔子負恩不佞每見賢父子如負芒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林生

邂逅清揚適我可知矣此日敢飭盤飧於湖上少佐清言敢因行之以請

與鄧將軍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卽不能飲不辱此酒矣六橋煙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與朱秀水

里人有娶婦而爲人所訐者遂致相離其情良苦倘能再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二人是已一笑不佞憐一故人以此爲助幸垂恩焉

與鄧將軍

不面將軍兩日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渠有凌霄之姿柰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眞知言也羽翮既就不佞且乘之去爲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耶敬謝

與周行之

日者面相結以此日寓目吳山之巔柰何浮沈也晏坐對妻子不覺怦怦心動焉七言寡和不滅白雪容勉圖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兩日遂闕追隨如何如何

答包親家心韋

親家英資冲度如利錐處囊洪流未決周旋雖近頗窺一二矣承留心法道欲助鏤板大是勝因卽日或返拙園當叅校藏本擇其急當流通者送上經板式樣須照吳江新刻成惟識論其板現在楞嚴寺印施乞請一部觀之書樣數紙一紙稍合亦未盡善俟不佞面商何如

與屠長卿

西湖之遊詢樂乃不能與足下共之夫不能與共之卽又奚樂也不得從足下且願從嘉則先

生聞其客王京兆何時歸來儻得湖上樸居背葛領引南屏領一湖之勝三五之夜汎舟西泠沿六橋來孤山入段家橋而歸喜不能寐行且客先生於斯焉而仲父事之幸爲我道地先生匆他之也不佞數日後且歸檇李寧家尊人已乃入苕霅汎五湖出姑蘇然後之雲間訪故社中諸子與足下會卽與嘉則先生同歸循蒼天以爲證當不渝也不佞與足下交情卽管鮑不及人間世竿牘往來卽朋而不心者率能之卽

先後奚當數數言之足下有蓬之心矣方生遊李孝廉北上孝廉聞訃當同歸近不得其聞問所奉足下約者遂浮沈至此剞劂工給事署中如何新刻幸卽寄我

與周行之

寄敉座主陳老師書一通書儀一封內銀五兩寄丁郡理書一通漢銅器一事二件畫一幅寄朱彰甫書一通綿紬一疋以累從者欲作送足下詩卽不難爲一故人倚馬顧不能柰何卽今日未行詰朝當追送江滸或有以報未可知也足下過此不佞不能館卽它日訴無禮曹其首乎敢蚤自貳惟足下原之

與孫吏部

此秋入錢塘晤周寧宇年兄有才如此豈可任其淪落足下居要津一言重九鼎大呂幸爲之地非敢爲渠遊說知足下憐才熱腸當不在不佞後爾此日得輟館聞豫章甘雨出爲御史此君吾以上人足下幸交之匆匆賦此不及相思

與金伯韶

向宿際公房蒼頭將牘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項卽屬轉約足下相見鴛鴦湖上迺足下竟以玄都之驢負我足下其何有於不佞獨不念不佞遲見君子眞以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項不似足下負我子夜踏歌興自不淺卽何賴足下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事足下爲政矣

蓮池師

夙欽大德欲得膝行而前一拜下風聞大德此日有五臺之行道必經姑蘇管志道先生其人通華嚴宗某石交也敢徼寵于管先生而一聆振錫其何幸如之二十二日發檇李矣敢因周道以請惟吾大德幸許焉

與劉監官

昨奉門下今日約顧令日爲秦柱之遊輒留連不已且欲一見海月門下有意共之乎來約願以詰旦

與金伯韶

至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汐往來便欲一吸盡之此數日胸中何能一日遣金郎去也至秦山謁始皇帝祠見金郎題詩處翩翩乎見金郎矣此日已返鴛湖金郎第戒行李詰旦且鼓行逐金郎方衆父至否則與俱來勿失也

與徐箇菴

病歸尚稽修覲閩門下買山陽羨不佞素存此懷卽不鄙當先卜隣矣張風鑑者向未識其人卽何從有手書江湖間有此亦非恠事然緣此坐繳高鴻于青漢之上則何幸如之謹謝下執事日下且詣姑胥或遂有陽羨之輿更祈爲不佞通一語于山靈也

與賀伯闇

吾與足下詎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詎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闇何以爲

馮開之足下卽不肯吾吾不難引過吾卽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萬郎

是日鴛湖夜語遂成別乎伯遠家訃至甚念足下足下與于三哥偕甚佳不佞歸自武林時當小春馮先生彈鋏而歌無以爲家家于水上時時從金伯韶孝廉項君山兄弟朱彥吉諸君遊或變名姓爲酒人窅然喪其天下矣天下事有

足下輩任之巢林飲河自同燕爵不佞何不得
平君山項四也于三哥知不佞于布衣時懷之
特深欲治一牘爲問卒卒未間幸先爲致聲北
地多寒珍攝是祝

與屠長卿

至檇李數日而家君自清溪回具言足下所以
款遇甚厚無何且遊海陵謁王館師先生王京
兆兄弟此日再文姑胥得家問婦免身一女且
不育急欲返錢塘一視之而平頭適至惠物領

悉隹刻乃及鄙言陶鑄不淺萬一離妻子眇馬
睬之得無以魚目爲明月累乎嘉則聞已行不
佞且追之湖上爲十日飲然後就足下縣齋爲
家君稱謝且與足下面語所私天下事即全牛
當必有遊刃地今不佞且提刀而立足下當有
以進我也

與劉誠意

眞州幸奉光儀兼荷教督即何敢忘之此日入
錢唐六橋煙月直是宜人吳翁爲八月期尚在
想望即翩翩而集常不自私也君侯種靑門下
之瓜可爾何乃復扞世罔凛秋戒寒勉旃眠食
自愛

鄧將軍

此日遂歸檇李不及與將軍別昨致書宣城沈
太史爲道將軍及相慕狀太史來歲二月有西
湖之約即將軍未遂移鎮當有一會大快事也
失盜事甚細以爲軍吏憂累無辜幸罷勿復論

與李大

兩詣齋頭而足下俱以衰絰見向來積悰未能
傾一二懸心如何故人羅文學玄叔與伯闇洎
不佞所謂共擔纆薪菜者足下故當具之不煩
曹輩遊揚也今歲小著眉宇戶外之屨滿矣館
穀之謀且乘順風渠故未嘗屬不佞而不佞則
有心於足下敢以代伯闇何如渠生事能自抑
節不類伯闇撝霍修儀即小減亦可惟足下念
之

與李二

至姑胥方與管登之相見蒼頭持家問至細君免身一女女子亦不育念其羸憊急欲馳歸䠞之詰朝發西水矣相見時足下當爲梅花主人也

與袁六

君家兄弟乃復青衿乎得白下問髣髴昨歲秦淮酒家慷慨悲歌時也丈夫舌在乎勿復憂不遇幸勉旃力田六郎少年或不能抑情從理此亦何害顧問六郎此日仍從酒家兒呼白此何

爲者脫有之願六郎亟取之曩侍尊人泖湖頗以爲念爲人子柰何憂其親乃爾分在肺腑不敢不言

與屠長卿

嘉則先生尚在署中乎不佞意先生旦暮且道檇李且從先生而西坐欲急䠞細君無及矣當飭館湖上以待敢因足下言之東南諸大夫所不以覲行者獨蘇松兩郡而足下在其中歲寒之盟天寔相之矣有懷面吐不言

與鄧將軍

是日面相約今日與將軍會湖上將軍出舟不佞出酒日中相見并一約侯將軍

與沈大

此日湖上游樂乎急欲從足下足下那能無意幸即駕青雀勿枯我雙瞳也十六日得見君家從子出手書相示知足下在語溪柰何以百里勞故人乎爲晝眷人故自佳足下眞知我念足下老矣夜卧誰爲搔背痒也蒼頭回六日書想

已致故不細言

與友人

不佞與足下黃金臺作別差池至今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柰何間吾兩人驪也歲莫滯武林遂不能出戶時載酒西湖之上飛履兩高之巔坡公蘇小時作伴侶此間饒于風物啬于人倫即不佞超然爲雄伯足下輩得無以扶餘國王易我乎不佞遲見諸君眞以日爲歲元宵後當不失命棹爾數字寄心擲筆意咽

與項四

隴上梅花且發過數日當爛熳願從足下一賞之勿辜我歲寒雙眼也前暮宿湖上次早大雪此生平未睹恨不能與足下共之耳大士像遺三哥乞爲致聲

與李伯遠

歲暮滯武林湖上樓居差足散懷登眺之樂亦自楚楚遠念心知不能晤對爲勞勞爾足下家事宜善爲調停氣求平勿求硬是足下之福也

侍在肺腑不敢爲曲語以媚足下足下深思之白米十石領悉陶朱公手段乃爾小耶過此當益小呵呵梅花後當與足下晤也

與方外

不佞行至眞州始知與先生左帳然而南先生賫一劍從一少姬而西入關不佞且謂先生遂著五千言從青牛老子而逝不謂先生復遊燕也大人處世時而皎皎時而涵涵時而冥冥時而錚錚如虛空無依雲物變幻先生能之乎不然者尙當尺尺寸寸一例搬柴運水弗造業也不佞此日與妻子暫住錢塘來歲且卜居武康此中民淳地僻此六尺便以付之離縣十五里有一隙地可千畝九山環抱迥與世絕先生倘飄然相就結野衲數輩讀華嚴其中畢此生一大事因緣豈不快哉半月前得見郁雲和先生先生於神仙服食已有眞傳欲與先生共之謂不佞招先生急歸先生得無觀皇都之巨麗察

天下之瓌妙入而不能出耶不佞所善吳定石先生其人年九十七矣少年舉孝廉作兩州刺史棄官入終南遇異人受丹訣丹成置石函中俟功滿服食今遍行天下及外夷言堪輿家不索錢日行五百里故與民部郎張釣石先生游先生幸訪求其人與之俱南勉矣夜光勿輕投也珍重珍重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

筒中柰何敢復侵他家管城耶且其人索價甚高邾莒之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大山之麓而欲以塵露附益之過辱齒頰適以增慚

與鄧將軍

將軍居此中索莫杜門咄咄書空謂天下無知已耳將軍姑待之大丈夫如龍能伏爪亦能乘雲有才如此豈池中物也改歲不佞且具巵酒呼將軍湖上倚劒青天歌曹公老驥伏櫪詩一笑千古將軍願之乎爆竹等物秖領須花筒甚急有則幸遺我嗟乎長鋏馮先生豈兒女子股掌間物哉此意願與將軍共之珍重珍重有一茂才欲為將軍西席卽可當言其人也

與屠長卿

不圖與足下遂有隔歲之別元旦來連朝大雪昨初霽兩山晃曜如銀衣鶴氅乘輕舠遊目其間甚自適也客有來云足下形神太勞願足下來道家言少自節嗇勿憂太夫人去歲冬月遣田奴白一事至彼聞嘉則先生曾以白足下而

足下庭發之遂裹書歸田奴可謂解事至為外家故人復蒙相原則足下非堅瓠也歲內得君典書渠為青山討艮善春莫當有五湖之約亦何能失足下詒足下書未及卽致爾日袁安幸不至僵臥過中和節且得詣足下索足下白雪詩為觀爾倪雲林墨刻四幅普門品一卷貽足下寄情徵物惟足下存之

與沈君典

君典年兄足下朱彥吉還道足下青山狀甚悉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足下得之矣此日得足下問甚喜遲魚服期眞以日為歲柰何復有齊雲之行卽夙願三月歸途畢之諸公者當尚未至境上也郁君隱迹最深生平未嘗輕見一人輕許一人卽有相見者終日坐一語不吐其人意不自得乃獨鍾情于我輩亦欲亟見足下有所屬記願足下魚服奮一來足下卽來幸卽為期相聞不佞且遲足下于葛洪嶺上勿負尾生也來時僅可攜一二蒼頭稍多恐遂彰露男子張

君嗣徒自苦爾武康丶築敬待足下決之貢翁居此不佞尚未及銜杯酒接通家之驩且負耿耿犀帶細穀之惠謹領報足下以端硯一枚川扇二柄自媿木瓜遠孱瑰玖惟足下存之此日對妻子賦杜公瓜盤生菜之句何能不依依艮友尺管通心敬亭在目相見在近勿復多云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田子藝

三月廿日出門以足下緩園草自隨淹留吳中幾半月至檇李復半月以舍弟有小訟且留解之亦何暇及采香逕耶朔日返武林足下一札及越絕攺本始省入碌碌酬酢并前委心調序文俱未及卒業更遲數日專力奉致不敢誤樂

子晉病疫已差暫返吳中樟亭太男索負赴語溪歸當爲足下道意新添小孩且滿百日辰下病足殤少損驩笑但得壓驚詩益吝補湯餅耶一笑

答汪文學名應選

去夏執手忽忽易歲念足下瀟然襟度義命自安真不可及也如此人天[illegible][illegible]之麒麟之錫當踵至矣姑少俟之僕以三月廿日出門徘徊吳中及故里者踰月朔日返武林始獲展足下手

札秉領厚貺具感篤密使者以四月朔日至留待一月又染時疾幾至不起賴令親護之歸令附數字報謝二三場舉業評定當覔便轉致爾日匆劇少緩勾當幸亮之向議陸續刻二十一史此一時盛事足下試謀之得二三有力者首事後不患無繼之者僕今冬完大兒婚事來春當與足下定議不敢再爽此期溽暑方進惟保護是禱

上史緯占僉憲

每月潮期至初弦始大此日天吳戢威素車不至恐無以娛長者故不敢請耳況尊罍已潔榜人夙戒湖上之約敬俟歸轅

與許然明

方遣奴子走領佳作忽蒙枉擲展閱間光騰座隅矣江干作主邀史使君詰朝蒲酒願與足下共之

史緯占使君

胙湖中幸從半日色笑差為遠別一慰早走送闈人以促裝謝不敢固請小詩課完專人嗣致兼金高蓋之錫門下所以覆露我者托物見意不勝感戢此謝

答來合淝

足下改合淝至今兩接手札且辱分俸更有褒言足下之情厚矣此中數接貴邑鄉士夫詢及足下無不舉手頌廉平間道足下嚴者豈廉生威故宜爾耶然足下一片古人肝腸上帝諒之矣況相知乎今歲行取消息大都不遥匡廬之

奧僕即不獲許足下豈得作主人苦茗二封足慰相知之渴以此當天上金莖矣僕素志無廊廟投之山林如籠鳥得釋豈復更有他腸取後生描畫頃三月二十日出門徘徊故里幾四十日朔日始還武林使者至僕尚未歸累其往返檇李敬附一箋報謝何時親足下顏色道此不覺悵然足下所舉士定是佳品其試卷幸錄副本寄示兒輩足下廉俸入不足供尊人甘脆萬勿效俗態有便時寄片紙慰存足矣

與江子振

一別四十日不意丈未行錄惠閩部疏架上添一奇書時時臥遊異景奇味益爲大津津矣令嗣佳品當一日千里攻玉之責弟不敢辭何日戒行弟當走別

與趙吳江

僕中林之士明府過採而客之有厚幸焉別來已歷艾節伏想起居清勝爲尉漫成鳴琴歌奉贈不揆拙陋錄請裁教武林琴師徐某其人絕

技江以南名士俱飽其名門下儻有意當令謁見溽暑方進惟保練是禱

與沈少卿

四月初十夜別足下明日至長溪訪沈茂仁業先往武林遂自武塘返檇李以家弟有訟事留爲處分遂踰半月朔日返武林寓竟不及迎足下稱西湖主人足下兩至武林俱以夏舊歲猶不失一晤今歲方與足下有期而反失之諺所謂上廟不見土地豈不爲湖山所笑耶顧實甫期秋風時見訪且了天台鴈蕩舊盟盈盈一水不能蹇裳足下能與俱否十一日舟中成朝足下新有所納二絕句今錄上足下能踐斯言否

與藏師兄

朔日至武林以史使君方行款之碌碌數日偷閑復作詩文新舊通文負幾至堆案頗以爲苦朱先生暫還海上又當督護兩兒望仲淳來何爲不至豈別有所適或留滯楞嚴耶師兄行在何日晤處檇李若溪惟命朱先生約望前至館

至此時更無係累耳

答田子藝

緩園心調甚佳詩餘逼眞秦七黄九南北詞施君美下高則成上必傳無疑雜劇是北調傳奇之名通南北歸去來以南調稱雜劇義似未允不若改稱傳奇爲妥且淵明貧士中間鋪張未免有富貴氣足下或借以自寓可也試酌之幼兒辱壓驚詩讀之爽氣溢目足爲此兒生色又承教紅縷係煎餅事用事切當但祝意深遠非

所敢當有感刻而已寄眉長卿書當覓便致之
昨略閱越絕校本足下亦未有定論當爲卒業
俟面時商推新調二帙先歸序文遲數日課上

答心韋親家

今早小僮具一紙相聞既午而使者至復領岕
茶之惠具感綢繆刻經之會共結勝緣千生百
劫受用不盡況一時苦惱耶一笑某事道尊頗
有輪臺之悔惜不及收功更無他腸鮮魚方遺
直至江干收買醃過便當馳上

與史緯占使君

湖上幸奉清矚次日遂不及遠送爲媿小詩書
扇頭奉贈少見數千里一念麥門冬出筧橋者
爲名品久服宜子夏月點湯服甘香宜人加人
參少許北五味二三顆爲參麥湯生津益氣固
精減便液有神驗今奉十觔藏之用微火焙貯
陶器中安乾處常宜近火用時去心如堅硬從
飯鍋蒸踰時卽可剝矣門下手神如玉情深器
遠必爲清時重臣福澤天下此別當日望之敝
地緣薄方爲悵結溽暑日進惟珍護如宜

與友人

方侯詩成趣駕訪足下而未果記到知足下病
疝季蘭之誚竟無以報之柰何徐當走齋中言
別不佞自喜爲湖山所收業指青松而盟之矣
足下幸無詛楚疝不妨食但謝岐黃可耳惟加
保護

答藏師兄

別師兄倏已半月待仲淳至杳然念之頗切爾

日正遣嫁方氏侄女昨已成禮俗諦中又完一
件業障朱生齋師兄一紙至念其半歲空閑欲
爲覓活計汪生刻史之約待不佞至眞楊間商
之今非其時也他緣尚未有端柰何須朱生自
覓之得其人以告如相知當爲助說師兄行期
定否乞密示渴雨昨得之恨不多且不均耳早
涼遺報

與友人

項晤湛如丈卽詢足下知爲病所苦甚相念以

遡歸不獲走面耳湛如使者來得一紙讀之悽然如對秋雨有才如足下豈終濩落幸善自愛七月中再至武塘當以枚生七發起足下數守占報未悉

答朱汝虞

前月廿八日走候足下得見老伯知道體漸就康復次日遂往武林計足下至此當科頭箕踞相對長松之下而竟爲祝融虐政所苦坐失良晤迢迢遠別黯然之感傷如之何道之眞以爲

身暑月戒道似未允尊生之義惟足下保愼欲作一詩送足下方與繆仲淳談未及握管當補作寄奉居此官不難執之而已想足下已得之而芻蕘之見亦不能外此楊梅方侈不得與足下共啖今奉十觔

與同年張日觀

淨慈一晤忽忽朱夏伏想尊候淸和爲慰每有意及丈在彼一泛東海謁補陀大士秋冬間且爲小兒畢婚當收期明歲矣屠長卿兄索居無聊向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多爲德必卒深願望焉又聞丈欲爲令器擇師弟門人陸時仲名龍寧其文章行誼足稱吳士之特且居父憂於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恃丈之愛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稺威

別足下次日往玉峯三日而返一宿管先生齋中再宿吳江朔日始返武林涉出門已四十日矣初九日槩子晉至坐不暖席遂辭去爲長安

之行傷哉遊子病餘衝熱甚可憐念約附書長安俱托足下於家牘中致之想與足下成言矣貝葉經函尺寸再附一紙惟爲製造價銀裁示容卽付上旬日間又遣一侄女亦爲舍弟了未完以弭來患時仲還自能悉之文卿買楚姬以北可謂收之桑榆但令王明君改嫁單于又盡法其父琵琶苦調柰何能聽之一笑寄來毛穎兄弟俱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謝佳惡一紙附時仲時旱甚日想雨如渴想彼此共

之

與周申甫

昨從苕溪歸大水膠舟小水龜拆小民懸秧待雨竟不至柰何室中如甑揮汗不止足下此日能休服否儻不憚觸熱相對嚼冰可乎

與繆仲淳

同師兄審仁王何似弟廿八日早至武林首問林奴已愈此足下生之也見白君問仁王穴情渠云甚眞的界水自頂分下汪氏地在水右其

勢環左起頂泡而來並非岡子不知足下能物色之否超山回龍地弟已得之俟少凉細審孫竹墟尺一付足下又徐孺老態存吾二書弁足下舊留書俱付去此老有入蜀之約不知此時猶在錫山否驥兒畢婚期在十月先期兩月行禮赤手措置無策借貸無門苦不可言來歲作授經計西江水安能拯波臣之厄哉一笑毒熱方深望雨如渴五六日雨不至歲事休矣米價堪接新柰何晃中甫乞先爲致惓惓此歸甚佳七月間當來看之如七月不能行當促足下至檇李相會商決地事然後同行所祈惟保重一綫不絶之身勿以多情自累惟存此言

與藏師兄

某年餘四十齒髮已衰根器淺劣障緣深厚所賴骨肉師友猛提而痛拔之或能少救萬一師兄此別甚不能爲情又爲婚嫁所迫不能相隨入山悵惋何可言承示日用間但可四分世緣六分已事敢不佩服達觀師乘雲去來不可方

物不知辰下竟得一晤否師兄爲法道不憚三伏行役某居高屋下凉風四來僮僕揮扇猶苦炎熱況涉道途師兄此事便如閻羅吞熱鐵丸相似所謂隨順覺性不爲情泥所陷者念此但有慚媿欽服而已晃無咎豬齒臼佛贊曹林兄五日頭陀記并拙製跋贊木鵝姑行俱寫一通奉上又麥門冬一斤諸惟爲法道愼重會傳伯俊先爲致聲尚欲作一詩懷之而未及不知此後有便信否掃石之期不敢忘大都三年內償

之耳

與侯師之

昨自茗溪還知足下枉顧兼拜佳貺有失迎欵詢起居知避暑湖上敬此相聞室中如火甑不堪延上客當從足下入山為信宿清話澍積澗耳

與李君實

尊公來得手書知有補廩之事得之亦佳但足下萬里八駿豈須念芻秣哉頃以送藏師兄至

茗溪往返旬日昨始寧家造物者於江南赤子旣投之水再投之火恐當盡滅之無計為赤子請命行且自同焦灼柰何足下長日何事功名得失自有大數讀書學道此所急也不者卽重富貴馬牛巾車更何益哉藏師兄卽日往清涼足下不可不一送吾送藏公返清涼詩一章錄示足下足下其繼之吾雖與足下相隔精神往來如日夕相見須于王馮鑒之戴升之諸君于可示吾此意周羅久病瘵可憂

報李玄白

郡城一晤殊忽忽未暢人意朔日返武林復為藏比丘還清涼送之茗上旬日而返天久不雨河底龜裂自斗門至松老百里內不能通舟豈欲使東海揚塵乎一家饘粥不足深計恐從此多事卽湖頭花柳他日俱悲端耳柰何足下付側理印拙課但印得第二草七義竟忘聽雨令索得二帙并前項二種各十帙完上昨見行取訪單萬和甫已在前列矣足下必先見之吾兩

人當共此生色耳令兄曾歸否

報田子秋

某叩首子秋先生有道亢旱如此自有生以來所未見鄉民言初十日前無雨當束手矣世道可憂誠如來諭妖星未之見有之定非佳兆肉食者不足濟變卽有緩急丈夫當扶義以保一方豈能坐作魚肉足下何以策之聞河南楚中俱熟不然挈妻子暫為就食計亦一說也昨漫作水鵓姑行錄呈博一笑

答趙吳江明府

五月初錄上鄙作忽忽一月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之禾尚未能入土即日得甘霖三日猶可救也貴治水田鄉當必無恙得無爲鄰境攢眉乎問至并精絲之惠具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墮地一時肝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憂一方赤子幸少寬私痛加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於檇李今不知所向一相見便遣就鳴琴之署新作數章請敎政暇揮洒珠玉幸不吝飛示以慰相思使還馳此爲謝諸懷不盡

與仲淳

琅琊三公子馳使武林爲比丘尼如連求救事在常熟令令不知何人詢之似與不佞昧平生者而房仲意不能卻足下幸爲策之或達陸司寇或屬中甫或爲別作方便但得此尼離苦足矣事幾不可知此柬恐不達故不敢及他語房仲原書附觀

報王房仲

眞實居士某叩首奉復房仲世丈開士足下不佞幸從尊公遊知有足下久矣足下慧資超絕一掃千古當令七佛退避文殊執侍何有於今之人不佞於法侶中最號駑怯憮爲達觀老人及密藏禪兄之所拂拭遂不敢自棄鷃鳥學飛雖復振迅豈能九萬里坐斷老和尚舌頭惟足下勉之不佞即老得爲栽松道者幸矣三伏科頭對書卷得足下一紙以當凉風萬斛快不可言使還馳此晤對有日足下懸拂子待我

報凌元孚

熱甚不能攝衣冠以故不及訪足下辱貺種種扇頭新詩藻繢滿眼想見歸途感慨悲歌坐空千古良用生色此大惠也

與周申甫

熱甚懶捉髮出門失候太夫人疾比何似希示慰

與守菴師

別師數年想道行益純人天瞻仰弟子益墮落思得從師及善友數輩行懺摩深山中以消夙愆期在三年内果此願耳妙峯法主遷化生平舌端作師子吼臨終未免妥尾傷哉兩川義虎不消一唾淨盡亮座主眞不可及趣此三寸氣在須力圖之既以自策遂以似師妙峯建塔定於天台師既在彼幸垂光一爲營相發心來春至天台果此瞻奉非遠

與達觀師

藏師兄南來以去冬十一月相見於吳興之城山得讀師示一紙以了然關主東禪法師二塔銘爲屬已勾當其一矣向來碌碌絕無長進惟青山白雲一念大是堅固可以見師知師結夏芙蓉欣慰之甚便欲飛棹相從爲資費所苦又欲措置爲驥兒畢婚期在七月行禮過此便踏芙蓉白雲矣惟師少住俟我

與葉章合

今日有主人敢扳明日新秋氣凉湖中甚可樂足下遠別能無戀戀乎幸許之

報錢湛如

旱魃爲災人情洶洶如天之福不爲大變一家饘粥不足憂也舍下崇德田俱拋荒尚賴秀水爲卒歲計但未卜究竟如何耳入山一說七年之艾平時不蓄以至今日豈及經營只得隨例憑天降下足下豈有奇策教我乎

答張紫山

達觀老師過夏宜興之芙蓉寺何日過楞嚴果此一段奇事便當飛棹相從

與沈璿二玄

初九日風變傳言非一甚爲恟懼敬遣奴子覗賢夫婦動定相距二百里便如風馬牛不相及令人纏結無恙乞一字以慰

報來夢得

自十月至今一至富春一至語溪一返檇李再至苕上碌碌奔命殆無寧日坐是缺焉問爾日大雪袁安或免僵臥郎家娘是七修之孫定

能賡撒鹽舞絮之句以娛老奴否一笑賀新郎無長物未免差排側理當小待之未便徵索戊科錄湖廣江西最優河南前場四川五策亦堪伯仲他則吾不知也湖廣錄在沈茂仁齋中一見俟得之當與足下共賞耳熊永復先生方奔走阿堵過歲吳門仲淳母夫人未葬積瘁欲病從藏師小休吾郡之楞嚴新正初旬當遂來此此中梅花漸繁北山之陰芳馥二十里足下能捐帷中十日之驩一對此君乎

報萬和甫

行取之舉同門五人甚爲生色惜黃河內不與而給舍張君上章訟其寃公論既明定得美轉差足慰也足下老成練達此行定借要職中林之人不知何日相見令人感深承使問具悉雅意與李玄白書當爲轉致江南亢旱極矣高田俱不得種近水低田非有力者又不克種民心嗷嗷將盡化爲盜賊不但安慶一路爲可憂也足下將與聞政事其何以策之使還布此秋暑尚酷途中惟保護爲祝

答顧光宇

南宮報至郡中所錄者惟足下一人爲相知甚爲生色座主爲陸敬承與不佞分良厚喜其得士足下亦宜厚蓄深培以副敬承之知足下名在二甲即不得館選當不失郎署此去歲月惟讀書習世故以期大用勿以通顯爲念中林之人無復世情承足下不遺遂敢露其狂瞽惟足下存之貴座主相見乞道區區

報孫世行

自四月至今再得聞問想念甚切此日得足下書爲慰弟夏初送徐文卿北上時渠有所納頗稱意以其父煩言一宿而去之此亦新事五月以送藏師還清涼至茗溪旬日此時別仲淳待淳過夏金壇于中甫歸矣朝事高饒之後無能嗣響者可歎亢旱極矣浙西之田近大水而有力者始得種不滿十之二聞西路俱有蝗人心洶洶旦夕思亂而不聞蠲恤之疏甚可憂學使

到任消息杳然陸少白亦久不聞問前到吳中偬偬不及一訪之此兄無產而有園三值千金聞在虞山者尤勝有數百年合抱大樹甚多少白令住此中令人遠想依依先人一丘賴白生覓得一二處秋冬或可襄事仲淳未免侯河之清可歎子晉業已受新科魏君之聘五月遊燕許此時當策蹇長安市矣仲淳書當即寄去子晉書覓便致之身及家口粗平安聞兒亦知常近生齋已愈尚非學步時也一笑拙詩入歲亦

有數十首後信容錄寄請教足下比何似有意渡錢塘共此西湖明月不

與孫世行

書具得豫章問徐孺東先生巳物故傷哉如此人不使為國家用復奪其林壑之身彼蒼何不仁若此足下曾識此公不正人隕喪令人痛深

與繆仲淳

徐孺東使者以七月初一日投二牘於徐村一與弟一與足下使者皇遽而去又四日徐村僧以牘見付啟視則孺東兩郎名刺稱孤哀子其為孺東凶問無疑不覺震悼適唐佛子齋老師藏師兄書至未發遂托飛送足下徐肖南疫病不起其母亦奄奄垂絕二孤無依如喪家之狗甚可憐周中甫母夫人昨巳物故此時人三日不見生死便不可知可歎聞老師在金壇便欲馳往以沿途水澁難行過八月初便鼓棹而北矣

報達觀師

唐佛子捧致老師一紙甚慰渴思得從老師遍住名山此是至願目下雖為小緣所絆此心巳拍拍奮飛矣過此月惟老師所在願為執侍

與沈壻二玄

前月廿八日王生致足下書思奴一去竟不來非足下書示慰憂懸何時巳也思奴昨始至以病不能即來云足下夫婦將以此時來武林約輕舟往接舟往德清故未遣耳頃得足下書知親母病脚須繆仲淳起之仲淳今在金壇相去

六百里安能旦夕來遠水不救近火柰何料理藥物俱屬寧奴向病幾死近復喪妻以故老婦及大姐丸藥俱未修合未免待望後耳親母病愈當遣迎賢夫婦信還布此

答來夢得

四月一晤足下忽然秋色足下何日過此耶頃方對道之念足下隨得足下書并嘉瓜之餉大是巧夕一助具感厚意承示細君忽瘠今而後得以細腰媚老奴一笑長歌讀之哀酸勝於痛

哭當與杜陵石壕吏諸篇並傳祖量書并贈詩領入此生美才久乏嘉譽得親足下蓬生麻中幸矣渡江乞過我一飯以悉諸懷

與徐茂吳

足下坐蕭齋何爲七夕有佳篇不壽陳太夫人詩足下凌元孚與弟三人各一首書陳白暘壽山福海圖之眉以獻惟足下倡教

與萬涵臺

夏初進弔辱厚款爲謝歸途晤顧實甫沈少卿更留連故里比至武林逼端陽矣旱魃爲災我浙以西幾爲赤地吳中何狀所憂不但饘粥柰何舍親來生斯行向感足下賞拔慕義無窮數百里遠致生芻幸鑒其誠款進而教之此生貧甚不能無賴館穀足下肯爲遊揚令有定議亦王孫進食之感也

與沈祖均

子胥挾坡公集以北此時當至長安不知能爲足下勾當此事不來道之有錫山之行布數字

奉訊比來動止惟加飡自重

與周中甫

明早從白君先至龍井次至天竺晚至靈峯而歸與足下會於湧金門外此闈

報來生行學

足下兩顧我俱在山中閽人耄不能詳述客語以故不侯竟不測足下意頃得書乃知欲委作周元孚二三揚序揮汗命草殊不能佳敬成數十字付使者惟足下教之

與夏官明孝廉

甲戌春幸相見於江纘石邸中今十六年矣不佞衰羸纘石五馬自雄而足下猶然公車人事不齊故如此足下比何似前歲見足下經義板行者鎔鑄經子而出之以遊戲翩翩風調如在目前惜不免按劒於俗人耳俗人而司文衡此足下所以不遇也不佞閒居課子亦遊戲為舊業成刻者三白君行寄示足下以博一笑湖上為舊遊儻及秋色一佐嘯咏尤為至願

報友人

章君至得書知田可望半收為慰章君篤實坦夷於時流足稱古人吳公盛德投合無疑也兒輩舉子業不見勇進大者太怪尚須陶化之足下於舉子業可謂僚之丸秋之奕矣更不煩刻意但蕩懷散心以待瓜熟蔕落可也弟月內還郡面足下當在中秋至時再報

答朱長午

別來無他況貧而已方氏侄女歸寧忽承足下問且知在關外柰何不一顧我經籍俱在拙園茂仁所須此中無以應之當俟東還耳得用韞太史書大是多情報書當并付茂仁尚緩一二日耳

與吳韞翁

奉代寶幢居士跋語并挽詩課上其集少留卒業即日面悉

報胡順所

不佞筆札醜惡不足為萬使君役承命敬書金

剛道德各一紙并原書奉歸惟致之謝先生當走晤不盡

與馬心易

聞嫂氏之變月餘矣尚未及申一字為唁罪不可言白生有廣德之行三四日間當還足下所處可謂劇苦不學無生何以堪此弟比如常但貧日甚終當似足下諸俟山中面談

與周申甫

童來知卧病而非痔甚念遣此代問其善自保

護白生尚未歸海鹽沈親家母亦以十六日物故二女乃共此厄運耶

又

昨日南山看桂初花已盡此爲二花尚未爛熳足適興耳夜歸忽病目故未得看足下所違良已來白得今早歸矣

與朱良叔

此中尚有他冗不得即過海上敬遣舟迎丈至館一面而別數年骨肉之愛殊不忍割且兩兒

頑逸擇師頗難此中惶感如在雲霧中丈肯抑前念幸留一年實一家骨肉至願也

報田子秇

與足下不相知聞者踰月方念起居而問至歲事所謂百孔千瘡無可爲者我生有命亦聽之已耳豈能有三頭六臂耶俗以天河去之日數占米價今去十日矣足下方苦車水城居人便討得此一分安逸到底苦樂共之一笑方病目勉爲足下作心調序知不成語惟足下删改付

刻勿令爲佛頭糞可也

與申甫

病左目微腫而紅雖無大害而不喜涉事事更紛至苦不可言足下能强起不山中事作何計策出當就足下商之

報沈祖量

七月七日來夢得致足下書并詩一首見贈惓惓山中人知不以炎涼易操者感何可言足下英朗之才不當以鄉曲寡譽自阻進脩美玉在

糞壤之中終當進之清廟惟足下勉之夢得行布此所須聽雨等刻今各上一冊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蓮池師

虞長孺北上師復應供虎溪明月寥寥半歲矣省記方知上方捨施顛末及德周打壁事師和光惘物至於徒衆亦事包容慈悲法施之式故宜若此德周到便當以慈意諭之令其洗心改慮以順檀那去留之迹聽之可矣過燈節有事

先人殯所當趨法席不盡

與黃白仲山人

去秋足下臥病僧舍此時方酬應青衿生甚苦竟不及一存足下問安否亦不知足下何時渡江足下卽能寬我不誅僕之罪可擢髮數哉此日湖上行方與金生談之不謂遂晤足下如從天降喜不可言恨渡江期迫又不及牽留償此夙負耳長卿季孺二書煩足下一爲轉致二月之約幸不我虛未間惟加飡自愛

與屠長卿

正月九日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謝生回得足下報爲慰伯母九十大慶弟尚未及致一觴祝殊非通家子侄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何月耳談玄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尸而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身卽無大效亦無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拒之可也足

下慧業文人卽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不爲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門豈眞得點化術乎一笑聞將探禹穴遂至天台鴈蕩有之乎春寒惟珍重

答盛叔永比部

不知足下至此失於走迎何爲有白粲野珍之惠齋中有道人駐錫足下肯僎伊蒲便來聽講可乎

與包瑞溪太公

項步送密藏禪師遂至昭慶訪盛叔永比部既歸始聞車從次湖上此中燈節頗佳薄莫得從長者一觀亦勝事也敢潔茗椀以待幸無遽

答黃貞甫茂才

元宵後聞足下已就館雷院山居去靈鷲稍近於高徒相從者甚便但人境幽絕似不如龍居法華間耳稍晴便當命駕山中一親玄論幷索觀高徒課業但不能定期何日耳密藏上人稱近日天人師以初十日至此住五日別去今在

松陵虞山間俟再至即以聞足下諸面談

與沈壻

正月廿四日眞實居士白賢壻十郎朱良叔先生至館云過嘉興時知賢壻同大姐自白下還愚意欲賢壻遂完監事此歸又多一番往來大伯致賢壻十二月初七日書幷朱汝虞吏部書試錄三冊俱到所云奇巖某書其人有他事不知白下原書已繳還非浮沉也舊歲因無鹿角膠大姐丸藥未合遍從相知求索僅得數兩業已合就一料尚未丸聞賢壻即日來此甚喜幸與大姐同來使一家骨肉團聚尤爲至願兩兒舉業喜俱有進驥兒遂欲度驊騮前此亦賢壻所樂聞者僕春來頗有詩興舊冬租雖有逋欠一年饘粥或可無缺愚意甚以林壑爲安尊翁親家書來勸駕雖親親之情或然但矮人終不可起盲人終不可視耳一笑賢夫婦來可便於海上或郡城買一香船船直至杭副一家依依之情甚渴幸勿緩棹

答周元孚

元孚仁兄足下去歲七月五日處州吏至得足下里中問獻歲廿三日始來索報知足下十一月到任纏綿之意方欲輕舟一訪足下而未及足下出處定作何狀弟青山之人豈敢以隨緣勸足下但審機度變晦以俟時亦救時君子所不廢也幸少安暇而無急可乎齒藥奉去佛書僅得若干種歲前付楞嚴僧印造令着此吏至楞嚴領去尚有續印者弟自檢寄李卓吾先生

何時可來久闊此翁甚願揆其議論不知緣在何日別諭及弟被斥之故弟何嘗得罪於此公或有使之者耳弟已得平等三昧若冤若親俱作眷屬想使心用心幸無干涉食芹而甘願獻之足下足下以爲何如一笑連日欲作報據案即忘之方出門與王恒叔爲湖上之會書奴道及始能記憶捉筆布此十不盡一京口書及詩俱領悉春氣方酣惟勉旃眠食自愛

與王恒叔

湖上一晤而別殊不勝情會合之期不知又在何年也悵結可言非歸又遇一故人談叙至夜燈下遂不及就小詩容數日內課成托翁生或令親家轉寄耳微物各三事遣奴鳳雛惟麾存是禱新年拙詩一帖塵覽

與史鶴亭

去冬幸以繆仲淳兄葬事與門下周旋宕上數日門下深情朗識稍窺見一班矣敢不佩服某懶慢無當爲時所棄顧得從長者遊以自廣亦何榮如之奉別至今忽忽春仲伏想起居如宜爲慰茲有一事故人濮陽貞生廣德州人棄太學而從方外遊數年矣茲以某誼策勉有彈冠之意欲假州符至南京給引而貧甚無以潤吏胥仲淳兄欲因寵靈請之任刺史仰知高誼急士憐才或不峻拒且此生名流淹通內外典俊爽茂異可必其不負門下齒牙故敢資之數字惟門下裁之

答沈晴峯前輩

去歲八月華承聲款忽忽春半起居缺焉爲罪令侄至得領手牘雅意密款溢於毫素感戢不可言張世具之英茂士也又得依皈有道受益豈有量哉令侄茂才讀禮之暇益破萬卷一鳴驚人當遂爲阮家咸矣去秋成一題七義今送二帙請正

與廖洛陽

去春承足下遣使問足下起居知道體尚在調攝懸念至今仲冬見河南鄉錄內外執事俱無

足下姓名甚疑之如足下無恙才望如此豈能不借賢書一日之用耿耿此中如有物在礙不得吐安得隨數千里春風一訊縣花乎舍親張君名鳳翼以宜陽簿行敬爲布此張君雅流能詩昔嘗供奉秘閣僕與沈茂仁太史俱把臂交歡以貧故不辭擊柝足下爲鄰邑大吏儻不吝噓借造就非淺矣僕賤軀年來甚健間日能步至湖上看六橋桃花此近況也餘嗣悉

答周季華

別去爲梅花桃花所役頃復探禹穴而返所負老夫人文責俟還檇李償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春至無一日不念足下甚願尋一葉坐足下草堂而爲此中桃花牽情未果即發足下豈忘六橋綺麗乎酒資頗悉業已忘之而不見忘於足下足下即不忽爲尋常乃不俟古希而早煩使者何耶一笑委致意何民部已知路史在檇李展祭時當取來求足下改正改正越絕許借錄何忘之耶弟前月廿四日舉一男十五年無此事甚憐愛之足下能爲賦一詩歷鶯否

答屠長卿

李子初以去冬十一月見訪弟時在苕溪有失倒屣此日自白下還始得晤投足下書是八月中所發尚約茱萸節相見今湖上桃花已飛雪矣人生良會豈易得哉今春晴雨合節菽麥皆宜大都可望豐登不徒一人一家之慶聞足下將以此時遊天台鴈蕩有之乎弟甚有此興而

爲此中湖山所留竟未得遠跡甚羨足下有此行王恒叔年兄此時政在家亦石梁華頂主人也子初歸布此知何時相見臨書但有悵結

答鄭肖龍同年

昨令君席上得仁丈報弟乘輿至此豈不能爲蘭亭一留但晴霽難期同行姜兄復病徒御惓然有羈旅之色弟豈能久淹耶即刻便西發矣惟仁丈深亮之弟於此中佳勝豈能忘情敬俟秋期以展良晤

答許然明

雙頭蘭花昨成二絶今讀大作如見大巫矣十七帖領悉不欲以贖貲累足下竟媿此意柰何日午赴同年胡運判之期足下明晨湖上一樂何如

與王信卿

此日從同年胡轉運飲湖上夜歸忽聞丈早渡錢塘行何促耶向許徘徊湖上竟違此意不勝悵快僕迂腐之談所爲吐露者什未竟一二良晤未卜何時柰何輕别敬此申意欲暫留行旆

待一面幸許之

與王叔駿名驥德

初到越中以握手足下爲第一義乃爾差池晩得一晤遂別去詎惟僕不能釋然卽姜許二君甚依依也陳使君遺存具感其意拙筆不難爲役懼不稱耳足下五指端動搖生珠玉豈神理欲挫之而借微疴乎一笑然幸自護持陸放翁舊志想見甚切足下爲我訪得不敢惜良價惟弗忘

與鄒爾瞻

足下在留曹鱗羽不絶濶焉至今三易歲矣足下高臥既久想見日益異時一出擔荷國家大事使弟稱逸民於西湖之上豈不快哉學道如涉海轉涉轉深望洋者畏投鞭者肆君子宜何處焉春日晤貴鄉王信卿先生邂逅相見甚服其穆如之韻於其行敬附一言奉訊山中動履臨書不盡欲言

與鄧定宇前輩

去冬以友人繆仲淳葬事有事苕溪逼除返武林始知門下發富春數日矣嚮有道門牆謂此番定不相失差池若此悵恨可言東山安石竟不肯爲蒼生一出豈時未可耶抑別有解耶性命之學某不敢謂涉其津涘然有其志終當就門下一相印正但未卜何時耳貴郡王信卿先生自北來以敝同年曾於健一言特叩草堂一飯而別敬附片紙奉訊起居且白去冬失迎之

啟諸惟爲道珍護

與沈長孺王季孺

三巳之辰敬潔一觴期從者於湖上修曲水故事惟辱臨之

與胡靈昭時任江西僉憲

去冬一晤而別不知足下以何時抵任竟不及再致款密爲悵然耳入春雨澤稍時甚宜菜麥江南之民少有起色米價減十之三今歲檀粥可無憂矣聞豫章及楚中去歲無秋米價湧貴

足下任一道之寄撫綏安戢大宜加意大計之役洛陽任丘復挂吏議不知所坐何事涉世洵難哉令溪令赴任三年無一字相及何見忘若此一笑堪輿師熊生還便布數字

與徐孺東先生

去冬二訊一附使者一附敝門生胡僉憲并致雜物不知俱到不改歲巳兩月伏想起居清適道業與日俱進深慰遐企仲淳爲卜地事疲甚幾欲委此六尺其尊人別駕公及嫡母已葬湖州獨生母未葬仲淳意如得地海虞尚欲并遷父及嫡母此葬丘之義未爲不可柰緣未至何僕此事尚費經營亦不知何時息肩但不如仲淳以身爲殉耳熊丈回附此惟隨時保護是祝

與槃子晉

足下再爽二月初旬之約何見遺若此頃送蘇學使遂泛鑑湖探禹穴與姜子幹許然明同行亦佳侶也恨不得從足下耳清明酒巳熟不難日醉足下幸無戀故鄉狎遊徐生爲索質者所

苦惟足下速至勾當之

與姜子幹

早間沈太公行附一紙并金錯如數付恕奴買草子不知到否莊奴回得足下數字并石人塢茶一斤本山三兩俱到家尚有惠泉詰旦專使品茶耳

又

夜徒步歸得無勞乎今日體中何如旦日能[illegible]西溪摘茶否乞早過同行

與許然明

夜蹣跚步歸將無疲乎上巳佳辰日況從佳客似不可無作幸足下唱之見許印色乞付來役

答許然明

方欲遣肩輿迎足下記到知已出何故冒雨豈罪主人先出乎石人塢茶少許領入容即點試之樂子晉以初六日至與僕及門時合已爲道足下渴想三日矣

報盧思仁

去春一晤尚未及申鷄黍之敬竟濶焉至今居常與令親姜子幹兄談及甚爲悵結石洞天台頗願追隨杖履碌碌未暇終當償之耳朝廷之事野人所不當言讀高年丈饒比部二疏令人意氣勃勃勿謂秦無人也蘇君禹學使不得美轉大都吾鄉有爲之市虎者頃送之入越因探禹穴而返自是可兒佳冊久留小齋昨郵卒致足下問始搆思成易水歌一章弟書拙甚當覓人代書狗尾續貂勉承尊意耳郵卒索報甚急敬爲有此佳冊恐其人不善護持留俟面致春氣政佳惟加飡自愛易水歌草呈覽

報沈太公

木僮回得太公山中一紙苦緒悲言殊不忍竟讀太公年踰古希縱日日尋樂光陰有限柰何若此子孫賢愚有無自有大數非人所能爲所貴達人任之而已貧乃士之常尤不足置念某雖列士流性拙計踈蝸涎有幾不至作粘壁枯不勝自幸豈及河潤骨肉耶但不敢無此心耳

世事不易了以不了了之願太公强飯家事徂付之泰山六十歲人不爲孩幼任其羸縮不亦可乎樂子晉已至不日同入山與太公劇談名理以消鬱積某腹腸如絃略無紆曲恃愛敢露其愚幸勿猜勿罪

答藏師兄

别來幾兩月非酬應則懶散其間功勳惟朋徒雅集留連光景耳每憶師兄但深慚媿二月望後因送蘇學使入越越中山水甚佳亦多名剎

俱就堙廢衣冠滿城無一人法侶可嘆熊君過武林知仲淳卜地尚屬汗漫少休月日以俟艮緣此長算也頃得一人姓白撫州人吳京兆力薦之舊冬還豫章遂與俱出特留以議不佞大事越中回始相見其人朴茂不事矜詡指示一二處似亦有理覆孫熊二君所示合者幾半今往苕溪檇李尚未歸惟師兄與仲淳他日共勘驗之了然關主塔銘并周母傳物不遷等序即日入山勾當廿三日呈草便待師兄往吳中至

錫山而返不但送文卿更有一二弔唁之役須此行了之耳今歲八月當爲驥兒畢婚鵷兒所聘巳失怙恃來歲三月終制亦當議婚更加先人窀穸未定了此三事然後可議清涼之行傳伯俊南來見就甚佳但得明年至此過夏不佞便可同北若今歲至僅可作天台鴈蕩伴侶耳幸以此意報之

與達觀老師

去冬十一月十八日見藏師兄於吳興之城山寺更拜老師遠問并以了然關主東禪法主塔銘見托敬聞命矣計別來首尾五年某面目猶夫故吾每憶老師殷勤屬望至意未免孤負媿不可言兩兒子巳長大質俱秀穎但習氣頑逸大兒頗知憶老師舉業文字似勝今秋明夏俱議畢婚矣完此二婚便能從老師棲止名山究竟大事此一二年間賴老師於三寶前祝願令某悉遠一切不吉祥事以待住山緣熟耳因曇旭禪人知老師巳離峩眉趨南嶽敬附一紙奉

訊道履此間清風明月不異何時一鉢惠然渴俟之至

與曹林師兄

憶丁亥歲武林盤桓時遂爲夢幻去冬與藏師兄相見知師兄得從老師行脚師兄爲法忘軀精貫金石故宜獲此良緣日夜望空遙禮願師兄早早脫去鶻臭布衫放大毫光出世利生爲我輩皈依主努力努力不佞比來惟在昏散門中度日了無長進一二年間完二子婚事奮擬

從老師棲止名山咨決大事所望師兄夾持之力尤不淺也曇旭禪人行附此惟保護法體以慰遠念

與傅伯俊

巳丑三月十三日年弟某叩首奉記伯俊年兄足下戊子春遠勤使問當即具報時已安意靑山矣忽忽至今更無餘念有書可讀有兒可教更賴夙因深厚明師善友所在追隨行且儆俔三界執鞭法王寧問幻泡功名耶去冬晤藏師

兄聞足下動靜甚悉且云足下念不倿弟切欲引而置之靈巖竹樹間同究大事因同禮曇殊室利於臺山不倿弟即肅劣勃然有奮飛之想但兩兒漸長將以今歲明夏婚之又先人一丘未決必來秋及辛卯春從足下雲水爲便聞足下且南來執不倿弟敬以先聲通之天台鴈蕩及兩天目山靈矣幸有以慰我師兄見示賢郎所作大書眞是異物吾兩豚犬亦不爲劉景升兒古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何其挂懷抱渠儂墮地

榮枯得失便以分定何勞痴老公計之一笑師兄云有便信北發敬布此紙惟勉旃眠食以待良晤

何民部同年

昨覩丈病體大都虛火上騰火降即安矣弟所善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緊繫外腎雖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法而愈試驗非一特爲送致諸惟努力珍護以待平復

報田子藝

春來日日欲拉二三心知從足下一笑品嵓之下竟以事奪僅餘五六日春耳且欲入山了文責柰何嗣此又有吳門之行歸即約足下出晤湖頭劇談數日以酬積濶可也小詞出自足下定是當行人語樂子晉自吳中來已數日當與渠共讀一過或有可商處當拈出奉歸俚言豈宜弁首當跋數語以塞尊意大哥歸幸索越絕見示當板行之使天下知有定本何快如之

與沈箕仲

謂足下必過我以故報謁時不待足下一面乃竟舍我遠矣秋風期乎還繼一事甚難足下幸無草草弟且密爲足下訪之還里人事必煩惟加護爲祝

與帥謙齋運同

頃上謁未得通比歸始知失迎車從何相左如此佳刻展讀一二紙五彩光絢耀几席幾欲屬天豈但拜拱璧之惠

與孫世行

前月望後送蘇學使至越僅一探禹穴以事遄返不得渡曹娥候足下甚爲悒悒月之初四日徐文卿送到鹿角膠八封封一觔准之僅可十餘兩又膠嫩滋潤再爲收過僅得五觔零今馳使送足下即日往檇李遂同藏師至吳門送徐文卿當與仲淳會弟別仲淳已兩月餘矣地尚未定熊君者頗不爲盡力月初已辭歸弟今得一臼生臨川人吳文臺京兆所欣[illegible]人篤實而術高弟與仲淳大事此番當定矣知足下念仲淳頗切故具示樂子晉至此僅十餘日相對談足下相思甚篤幾欲如痴男子想所驩足下比何狀下陳有夢蘭消息否雙耳能洞聽如昔否新兒將二月便覺黠慧異常兒愚夫婦珍愛之至承足下花鞋之錫度週歲便可與著繞膝行矣眞龍井雨泉茶一瓶弟婦寄奉嫂氏者乞爲轉致良晤未卜何時惟親藥餌加飡自愛文卿子晉二牘附函鹿角膠計三封觔兩俱開封面紙上

與沈壻

昨昆玉繾綣又聽董生絲竹殊不忍別舟行迅速薄莫已返拙園蓬蒿不薙居然張仲蔚也一笑奴子無他意已遣思呼之當隨穆還矣朱海濱先生乞多致意通家之誼少有獻焉不足當翁嫗甘脆柰何欲相拒返自錫山便當知聞并迎賢夫婦入武林啖楊梅耳

與同年商燕陽

得觀越中山水又得起居老丈生色不可言奉擾品嘗俱珍異更厭饞口至今不敢忘向許惠笋縣望不至敢索笋齋代之令壻遂爲南宮第一人想鼎甲報旦莫且到敢爲預賀首塲三作乞索付以爲小兒矜式知即日傳播海内欲因寵靈早得捧誦耳

與顧實甫

晨起放舟恐驚足下睡不敢面别十年睽離僅得竟日款洽輒以自慰小詩四絶請敎湖上秋

風期幸無我負

與賀一龍民部

雨中過衙齋且感隆款令郎著作新美雅稱千里駒承諭更字舟中爲細思請字之元凱不知可不拙作三首呈覽甚娓陋拙姑托不朽於諸君子耳弟貧交樂生今住關上有老親甚朴實春初貽之名刺令乞恩免一舟自潤知不吝及烏面時偶忘其事附及

與沈壻

别後留檇李止一日遂往吳中廿日而還舍弟與平湖沈生成隙至於公庭非僕善處幾成大禍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已踰過望之期專俟賢夫婦過郡然後往武林此中有女曰附去且遊山船待於此數日間望束裝即至

與周叔宗

佛生日返松陵謂足下尚未發新安之棹竟以朔日行勇哉僕此日尚滯檇李晤琴師徐南山戢雅之教想足下素了不煩僕言賴趙明府時

曾談及琴理甚有鍾子期之鑑他牘中亦嘗以徐舉俟他日進見更煩足下一引之此亦臯父君子所不宜辭也

與藏師兄

子晉病數日不差旅況良苦急須仲淳起之即日或未能必至借一佛子促之何如方字函經奉上

答馬心易

舟中榻謹潔除以俟明日弟有他出恐驚足下

晏起耳瓶酒僅餘其一以助半醉

與沈心唐先生

屏居武林去吳稍遠兼以懶慢坐是聞問缺然吾師涵覆可耳頃者出弔無錫往返貴治恐入城與衣冠酬應或非薜荔裳所宜以故不敢敬候錦還以慰良晤

與范光甫

白下時一相聞問遂至此日蓋寒暄不憶幾易矣門下駐節易州與項庭堅先後迭居令譽必

相當從此建牙開府爛焉竹帛爲梓里光又可必也某無似再出再辱只宜藏拙湖山然得馬失馬政未卜憂喜所在卽雲霄事業遂欲以白雲一片傲之門下亦以爲然不陸兄以几軒太史葭莩周旋甚久返自鴨綠談彼中形情頗悉虜在吾目中矣茲因北上敬附八行以承動靜幷爲陸生先諸門者易酒甚佳傾一尊聽陸君談此身如在三韓行壘間亦大快事恨無緣佐觴咏耳

報于中甫

歲前聞足下持節還計旦莫可得一見且知足下向來精進狀自鄙衰劣志與年徂徒以一日之長虛負足下北面之意亦甚媿之年荒民饑路殣相望重以訛言體尊大人意不出良是吾涓欲就足下於茅山業與仲淳兄成約因敝郡二三學徒以赴試至此必欲見留一相㩳切不能遠釋當俟初場後離家忽得足下問啟視深情切言淋漓滿紙大以爲慰承五月舉女足下

年近三旬生男亦是要事柰何艱澁若此齒頰間毒想遂良已四大非堅眷屬假合種種苦痛種種纏縛賢聖不能免但賢聖能於此更加精彩耳頃曾于健以莊嚴見戒敢不服膺但以愚計之外不足者其內疎也不攻吾內而攻吾外豈可謂識病根然愛我至矣身向來幸强健但白髮益多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兩兒子頑騃身媿義方所與仲淳議當以累足下易子而敎於事體甚宜且求師於此時亦無踰於足下者惟

足下勿辭仲淳營葬必俟孫熊二君至大約當在深秋或初冬足下早出恐不能待不若俟我於茅山其說爲長吾久缺候尊大人此念亦甚脉脉見候一言之報即戒行矣課士二草附致

與李乾齋

今歲三寄書足下而未得一字之報知足下定不遺忘或中有浮沉耳弟近歲談藝最親者松陵周叔宗洞庭陸纂甫其著作俱直追齊梁以上不道唐人一語弟即倔强亦自處季孟間今

世中原秋色詩人直粃糠棄之耳偶遊淮揚弟爲言足下一時風流太守不可不一見二君欣然欲一拜下風計足下政事休暇定不廢嘯咏况雙珠在前寧辭折節遂敢以一言紹介周君名祖若年曾與登龍門足下能記憶乎

與繆仲淳

足下之行八日矣吳中事可謀與否當有定論不得消息注想不可言陸少白昨得報已補餘杭令道場之興吉壤之得天贊之矣快哉但巖邑難治施爲緩急毫不可失若少白以意爲之後車之鑒恐亦不遠急須足下以身翼護之惟撥冗即到昨得足下云云即欲見直指君而巡符已發未及請問因思直指到任例修禮朝貴必首加司寇公得在報書中一語相及便有九鼎之重矣此舉目下行之未晚也

報李汝培

別仁兄七年矣丁亥歲楊公亮寓武林三月備聞諸君子忤執政狀遵養俟時豈爲不可不佞

弟青山之人分與世絕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但拭目以望諸君子耳去歲陳伯符請告候旨淮揚聞與仁兄聚首者踰月且買姬而歸伯符恃壯不戒袵席已畜四姬奈何益之也十一月下旬晤陸敬承於松陵道中遂詢沈茂仁數日前伯符過此歲莫遄返武林以故不及索伯符一晤共爲相思耳足下白面儒生能作爾許事太史公稱留侯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豈謂足下乎足下比顏色何似昔日渥丹能無

衰減否弟別後兩鬢已如雪須尚有一半未白儼然老翁但雙足甚健上下山勇於少年散步林莽間日可數十里不困以此自喜耳歲苦荒儉又兩兒長漸迫昏期貧措大不能轉一籌且以舉子業受徒淮揚間足下能爲一噓借否豫章嚴公子奇士也而彼煩究其家口寄江北以屠長卿書謁足下弟復資之數字弟嬾漫至忘形骸然不能忘情於諸君子向來尺素斷絕此偶然耳足下無以形迹求我春風將暢敬祝加

飡

與賀知認

七月七令弟爲其母夫人志銘至武林略得足下動定而未悉也今年中秋天氣甚佳三宿湖中猶未盡興此可以悉僕近况矣筆工錢生自其父九萬有聲此道中今生能世其業偶有雲陽之遊敬爲道地閽者惟推分加拂

與楊公亮

去九月忽有沈倩之變幸及訣于長溪舊宅歸而得仁兄書始知返自吳中已渡江矣不相聞又數月不知道體何似能善飲如昔不曾宗伯新正物故吾黨遂無一人在朝者我兩人林壑無恙不可不自慶也弟近於孤山起快雪堂全收湖山計初夏可落成仁兄來此一嘯咏其中豈非大快日望之舍親海上之便附此候近履朝事不堪聞爲之浩嘆諸惟愼護起居自愛

報田子藝

昨至湖上省黄白仲過周莊物色先生知入鄉

旬日不虞爲避盜也猶之逃雨無之而非可嘆先生以一青氊托鄉曲且罷於奔命况懷璧囊金者何處覔桃花源耶點眼丹弟無此方安得修合先生豈別有所聞而誤記爲馮開之耶一笑熊先生爲先人選鳳山一穴甚奇而眞卽日且改葬了此如釋重負矣此君秋月重來先生欲定百年之卜不可不相咨求也

答劉海石

某忝附桑梓欽企門下業十四年所往門下以

忠計外謫某時方負譴里居深相慶懈謂吾鄉有人朝廷有士豫章爲千年之材而雷霆無竟日之怒柰何此時猶以栽花鳴琴煩長者乎方今主上深居遠夷窺伺臺諫缺而不補章奏閣而不行大臣無召見之期小臣絕叩閽之路憂天卹緯惟有涕淚此當與門下共之矣一嘆某無狀小草貽譏强顏再出又不能布樸棫之風作菁莪之士不過課文史之微績循升散之虛文深用負媿乃門下敦夙昔之義繼枌榆之好

華箋腆貺儼然臨之盥手啟函文章璀璨奬誨殷篤某凉德不能堪也惟是竊附臭味無忘角弓敢不勉焉

與潘去華

浙望足下入省得報始知入臺持斧觀風福澤易達臺似優於省以故甚爲足下喜江浙之荒極矣石米價至兩餘民不死饑卽死疫子遺之感傷哉柰何餘杭之徑山江左叢林此爲上首僕欲率道侶起精舍檢對藏典將來藏板亦貯斯地但常住僧俱秃民而甚富恐清淨道侶居之反生障礙勢不能不假地方諸大夫寵靈保護之令餘杭令尚未補乞於足下及曾于健于中甫相知中擇其才望精敏并敬信法道者一人補之將行更望足下送之郊外再三囑付令法門一切事恃以爲金城之固造就大矣惟足下亟圖之

與臧晉叔

周叔宗行附一紙承惠報且領岕茶之餉點試

絕佳具感雅意聞足下至此一晤無臺遂行殊何不令弟知也西湖明月不能與故人共之良用惋結婺州姜子幹先生博識精詣持論不肯下人以故聲譽不甚起鄉於屢空然其人實無他腸迂腐或時有之耳今赴若下友人之約且持漫滅刺謁足下弟敢爲之紹介惟足下不惜盼睞以廣其遊道弟實均其感焉叔宗書一函附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許然明

秋杪別足下於令慈齋中遂隔南北至前得足下數字爲慰兩月中兩至檇李一至吳中比返武林已迫除矣風雅道喪僕綿力安能起之所賴者足下子晉今俱爲風塵奪去守西湖香火者獨此老禿翁耳傷哉足下得賢主人不妨相羊齊曾閒家念幸無輕動新作若干首寄足下

以博二千里外一笑郵便幸毋悋惠音

報茅薦卿

行取者同門五人惟足下與和甫入臺何落落也足下章丘之政以吾所聞卽酬以銀璫左貂夫豈爲過乃僅僅廌冠耶雖然廌冠不薄人自負之耳足下治邑以循良顯今爲御史獨不能以言顯耶言而不當與言而有爲其患甚於默而默又不可勿豔朝露之榮勉樹歲寒之操惟足下存之中林之人無以報國所恃者二三知已耳見和甫幸出此示之詢來使知尊大人健匕箸甚爲足下喜不相見亦歲餘矣遲足下弄璋消息寂然至今老朽去正添一男日夕抱持爲樂吾所謂錦上花若足下得此便爲雪中炭矣一笑談敘未期敬祝加飡自愛

荅繆當時

飽足下名數年矣一旦顏色照我草廬且出公車業相示此如毛嬙西施不自有其傾城而邀

人傅脂粉一笑山中上冢歸晤周申甫於其案頭見足下問世編已染指數作矣惠及兒輩具感誘掖僕書至惡恐汙佳扇然不敢拂尊命也釋書俟面時商略乃敢進耳

與汪生應選

臘月晤項君已得館穀此足下齒牙餘潤也渠數口終歲飽食感可言耶渠又云彼中士人頗向慕周申甫來道之此二士俱有遠遊之興一片青氈賴足下噓借不淺尼父將之荆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冉有不佞之行以此二十卜也一笑足下幸力爲圖之春序漸佳惟加飡自愛

與李四孝廉 名大艮

足下顧我武林時適往苕溪未得倒屣歸而悵然別足下十年乃不令足下顔色一賁草堂耶不佞年來鬓益種種養生無策欲開絳帳于江淮間所親周來兩士遂欲充前茅以助不佞旗鼓其一席青氊地惟足下兄弟圖之羽便先此

與繆當時

足下寓此方以得親爲幸殊不忍別僕於公車言本無深解顧欲以先輩典刑力挽流波佳作數首未免賢智之過倘少自抑損取裁六經而黜諸子此如屈申臂之易耳輒露狂直以塵大雅惟幸敎之扇頭書就幷上

報許令慈

高齋一晤遂落落至今二題久課就今奉去一紙諸君雅作俟卒業完上

答卞生

入春連旬陰雨尚未及問訊梅柳以此爲悵得足下書知以饘粥爲苦無計爲足下解憂柰何月內返郡當遂爲吳中之行或可面足下足下幸善護玉體有才如此豈長貧賤乎

與徐茂吳

昨赴郡公席弟以足下目眚聞郡公甚相念欲俟足下少差且約弟同來問疾耳足下比何似所云調訣曾一試不生平所未試之事路頭未免生澀稍稍柰煩便習熟矣

報相國寺性上人

來詩甚有佳句此中無詩僧公當勉爲之

報薛伯起

今旦欲課宿逋不但足下一詩也足下停午幸過飯幷持元宵詞來

報賀伯闇

歲暮竟不能至陽羡徘徊姑蘇數日而返至郡一宿拙園其明日上道廿七日到武林冗中不及覔足下一晤梅花殘雪豈無故人之思書來

且領荒議頗以自慰序中易數語甚當迂拙之人見不及此愛人以德良感至意何日相見耶不勝依依

與楊公亮

足下挂冠後一寄書足下隨得數字相報甚爲慰喜十月爲驥兒完姻武塘寓彼兩月又以妻大父物故繆仲淳葬事往來杭吳逼除始到家冬租得百餘石家口數百指及秋便無以爲策計足下之貧當不減吾豈有子母丹耶柰何沈

茂仁一病不起老翁寡婦撫三幼子大可傷惻人生在世如草頭五彩露何可恃也恨足下不識佛理難與足下商量此事庶保朂寸陰毋忽行樂耳太夫人嫂氏郎君各如宜否吳江沈詔卿寄足下書幷二扇俱付薛生春寒尚厲惟足下善自保護

上陸臺翁

東塔渠上人回得翁報書知翁造就意可謂深切愚衷前書略盡故不敢及但有感而已郎日翁滿七袠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可以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老臣在國當審機度勢以嘿止譴慎勿因後生浮競自褻尊體此又區區一念芹曝也惟翁存之

報屠長卿

弟十一月中亦至姑蘇知足下過彼不過數日耳除前始歸武林計足下此時當亦起居太夫人矣足下所許玄訣竟不及郎受計足下翺翔

赤霄豈忍弟婆娑糞土耶以此自寬耳一笑薛生來正值元宵張燈披足下尺一于梅花殘雪中不覺引滿沾醉桃花時果得奉足下杖屨亦至願也寒嶺一丘終爲足下有薛生果高才以得當爲快恨不免爲汝州君所有耳

報沈子德

拙園不能館足下使我梅花無色過歲竟在何許所欲卜武康之地在雲岫東南平處過二十四日與足下同往何如

與楊伯翼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歲都不復記憶但足下風調才情如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忘也聞足下善病骨立豈飯顆山頭餘習使然乎薛伯起行馳此爲問足下近作幸寄示數首以快積想

報方衆甫 時任汝州

去冬薛生兩及門而不遇新春之十二日始獲倒屣張足下書讀之疊疊情至空同汝水宛在

吾目中矣足下讀禮雲間弟以懶漫竟不及致生芻足下不加督過而惠存之益自媿矣弟年來白髮益種種兩兒子已長逮父今相繼畢婚去春復添一兒但食指衆多未免憂饘粥耳今歲如登便可商略五嶽倘足下未徙官當先了嵩少以快執手果此一段勝緣也薛生佳士留連數日尚恨其別之速方欲還四明三月取報且期作一詩懷足下而本日聞北信遂以明日行燈下作書風雨凄然良深故人之想小詩構思移時竟不就姑置之以待後信二十日後耳熱眼跳是足下與薛生念我時也

報沈訒卿

聞告卽欲行但議延一師教鵠兒在數日內定議俟其到館乃堪鼓棹耳足下所肩乃法門之事吾縱不能如韋䭾天在在感應豈有聞其事而不赴者乎先發使者僕月初可到也

報包心韋

夜雨不止敢欲遣人問起居忽得書欲見挐醉

西湖煙雨敢不惟命

與周申甫

辰刻同包心韋楊瀹所横春橋看梅午後足下與瀹所同返當不誤公舉也

報楊儒系侍御

戊子冬得足下長蘆問今首尾三年矣僕青山無恙家口粗遣遠念足下持斧滇雲去闕庭萬里導揚德意綏靜一方此足下遠圖所優僕無慮也還勤使問仰知不替漁樵頗深饘粥之感

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而入臺者二何寥寥也老人無復世念今歲二子畢婚事便可徐議五岳雲霄事業諸君子在幸益勉之相見無期臨書氣結

報帥惟審

吳園夜雪中驢飲又半月矣武林元宵甚繁乃爲雨師所敗十八日冒雨雪看梅西山遂宿天竺次早從萬玉峰而出差足解嘲耳然以不得從足下爲悵見贈七言古泱泱乎大國之風凉德不足當也投我木桃瓊瑤之報何敢忘耶先此申謝一晴便恣雙屐所如幸不忘我挈

與陳侍御同年

歲前領惠弟時尚未歸既面遂忘申謝弟之跡大率類此楊年丈公請分金如數奉上外不腆充贐希鑒入閏廿四日行果否何日少暇當約梓崖丈持榼一譚惟勿我拒

報陸瀋仲

入歲此念已先至銅官北固間爲陰雨所撓稍晴即命駕也春來詩興甚濃初旬得十餘篇中旬事奪至今尚閣筆鴉兒已得師當携驥兒以出足下赴館當爲我寄聲中甫善保不貲之軀以延道脉

報鶴林上人

楞嚴大衆饘粥無策龍天泱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恐非事體縱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内尚不能出門先此

報張仲初

足下與申甫飲跋不妨有獨醒之夫送足下遊徑山詩今日當就

報潘去華

去歲曾得足下一紙不知何人所齎亦不取報是足下未入閩時所寄竟不知足下何時入閩冬盡自吳中還吳生致足下書始知自閩中歸足下一鳴而斥使骨鯁之臣遠竄江湖此豈國家之福聞足下近況於吳生知頃寓上山踰月

挾術以役仙眞此亦奇事近吳中亦多有此術能致鮮荔枝種種靈藥異物要之近于幻妄偶一游戲可也幸與足下俱爲青山之身足下有意飄然瓢笠就我一會何如足下不欲至省城此中天目雙徑吳中陽羨諸山俱吾游屐所到惟足下所遊便當相從吾比甚快雖饘粥不繼當有定分不憂也大兒已婚去春役添一男昨已過歲矣生便信遣此惟努力爲道自愛

與沈壻二玄

春來陰雨相仍十八日從包親家冒雨看西山梅花遂遇雪是夜宿天竺此別後一段奇事也足下夫婦何似二百里之程乃令經月問闊隔絕僕誠懶足下少年乃爾何耶

報朱良叔

除前數字托便信不知是何日徹也計足下正初當不失一晤不謂杳然承念兒師未定骨肉之誼去而益切此當於古人中求之鵷兒從周繩父驥兒從來道之道之自去歲一變至道無復昔年跳躍矣兩兒與弟子俱別居往來亦翕數因念佳兒精神何似朴彫欲熾世變隨之豈徒一人一家之慮柰何春來陰雨今日始見晴色蠟屐飛動而尺書適至甚以爲慰因以此紙報謝風便敬遲德音

報李玄白

別足下三月已隔冬春初不知足下就姑胥之館適自西溪看梅還得足下問具感見存山中之人雖不敢忘情理亂彈冠之想久灰滅矣足

下柰何詛楚一笑足下自靑幸善自消息倘暫服寒凉藥當滋後患愼之陽羨之行當在三四月寒山之期不敢忘八月爲鵷兒畢婚中間委曲欲煩足下關語外氏不知足下清明前返棹不

上臺翁

元宵後數字付令姪使者中有裏言不知可塵採擇不台州城中向無大藏今法海寺僧性顯倡緣讃歎敢以數字求翁護持顯欲自典藏鑰

願因翁乞禮部或僧錄司一公文不知可不惟翁裁之

與仇君釆

自十月至歲盡碌碌往來竟不得與足下一晤語甚爲悵結大兒婚後精神覺少枯甚憂之今歲二子各延一師然猶望足下時來督策倘不以遠出爲勞歲一再至爲十日留何如鵜兒舊文一帙云足下取歸乞檢付此兒向來所作俱不如前欲得此一帙愧之耳太公健不乞致問

與袁履善先生

先生於吳門遂別去不得作數日周旋以盡衷赤頗爲悵然此歲巳閱三旬春色湖上桃花甚繁扁舟乘興此其時也先生有意乎別先生丸易晦明計先生所收奇人異事必多佇俟宵榻漏承玉塵聞五哥館當湖之吾宗而六哥留滯燕中久曠定省殊深朋舊之戀周君行付此數字爲問妻祖樟亭先生去冬十月大歸又一月而葬先生聞之當同此痛悼也

與盧思仁

足下歲前至此弟方留滯檇李有失奉迎聞足下且偕楊公亮屠長卿看湖上梅花果此追隨不遠矣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邾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巳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報黃端甫

戊子冬與足下一見而別殊未展閒懷繡斧按嶺南經年計受代非遠且邀鴛湖烟月以待天

上故人而尺書厚貺儼然先之矣故鄉荒甚弟故無厚業豈免饘粥之憂今拜足下之賜亦首春一助也感可言耶此日從湖上歸堂中復有客匆遽中布此爲謝不及款敘私懷惟足下涵察

與李稠原同年 時任福州兵道

去歲幸得一晤武林不知丈何時補閩中又不知何時上任山中之人除却登山臨水與閉門開萬卷更無所事亦無所知也一笑丈比何似

丈折腰向直指使者弟所甚憐官衙植側生一畷數百顆又弟所甚羨也相見不知何時臨紙意塞

報周孚如吏部

締交足下巳十有四年與足下聚首惟丁丑冬數日而巳一臥滄江忽驚白首道微跡穢計不復爲名流所齒錄而雲中一札忽墮吾前且驚且喜發書以戊子秋八月次年五月二十八日方至而見懷之詩又成于庚辰登第之前十年

蹤跡萬里胸懷歷歷如畫何以得此於天上故人哉屠長卿當今才子下走非其倫匹至於一丘一壑似有微長足下巳閱春華徐觀秋實當自了之也久欲作數字申報以無便止此時西湖桃柳正佳不勝良朋之感遂成一詩奉懷且酬前意相見無時惟勉旃休明自愛

與周元孚

別足下兩年矣去夏晤朱汝虞始悉足下動止且出疏草相示時得足下一書竟未及報冬間閱邸報足下轉尚璽丞甚爲生色足下由大江還楚竟無由覓一晤時事至此會當有變足下姑徐徐家食待之何如中闈久虛夜臥誰爲搔癢足下大多情人安能遣此一笑諸郎學業比何似次郎多病誰爲撫之江浙連荒弟幸不飢歿去春偶復舉一男今已踰晬甚黠慧可喜大兒巳婚先君子去秋葬范村其地似平穩待足下他年過此一寓目焉欲語足下者甚多非筆札可盡又不知何時面足下念之黯然殷郡丞

行便布數字殷欲刻足下何之子問亭于弟延滯至今遂虛宿諾弟當乞他檀越終完此一段事耳南鴻如便幸數數惠音慰我懸渴

報項于王

足下寄周繩甫扇頭詩深情秀語頗刺人目進之可當齊梁作者柰何不一錄示乎六橋桃花初放足下能來猶及共賞也新刻偶批一二首尚有可商榷者面時以付麈尾

與茅薦卿侍御

正月得足下復書爲慰隨卽具報計久徹矣尊翁明歲八十計足下今冬考實授可得中差繡衣稱觴此人間大快事更得膝前鳳雛卽爲錦上花矣敢爲足下祈之壻父沈君名騰蛟以上林錄事需次甚久資斧傾竭苦不可言足下幸爲援手不失四月選期此起枯骨肉之感也沈君之父秦川先生與尊翁同年知足下能隆世誼敬爲布此

與黃貞父

前十二日走送足下已出門矣悵然而還湖上桃花政開恨不得與足下共賞足下比何似能矯健如昔否昭慶僧戒山名傳如從妙峰法師學天台教頃與之談辨口河懸甚憐愛之別未十日遭人誣搆爲添設別駕所係煩有性命之憂弟不習別駕欲因足下轉乞沈觀老一言脫之其事甚長非紙筆所具元上人造見能口盡之惟足下大悲心幸甚

與周志齋撫臺

某清時棄物也向居長安中曾辱門下左顧計門下必有採擇且垂接引方洗濯以俟大君子之教而門下有留都之轉遂至乖隔丹款莫宣八年於今猶未灰冷去歲遂冒昧進謁門下破封抉秘盡以示之印諸舊聞無不懸契雖非郢人之質不虛匠石之斤他日當以蒲團七個仰酬萬一耳恭諗門下以巢許之身肩稷契之事惟茲南服仰煩坐鎭五兵不試江表淸夷所謂道之眞以爲身其土苴以爲天下者于門下幾此言矣奉教以來忽焉改歲門下福履與春俱繁輒貢短箋代候縻戟仰惟爲道爲國珍護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再會晤遂至春深伏想道履無恙爲慰天池晤曉東其人曾藏雪霜面目和粹若能久留眞道場之利也沈訒卿管理金澤田事此丈所知其業係新創土人窺伺乘荒啚賴不得已稍訾一二中有疫死者遂以人命相恊訒卿不能撐田租資刻經原欠直截經始之日遂累典

守之人任事之難如此惟丈發大悲協力拯之

報李玄白

向荷足下見存報札中偶及鵷兒親事欲煩足下一通兩家之好如足下月朔卽行恐其中委曲非筆札可悉也去日已涓八月之廿四日用初便欲遣到日禮歉歲貧家不過欲呂宅體亮而已恐蹇修之言不免文飾故以托足下足下爲我一棹語溪勾當此事否此中倘有羈絆不能俟面惟足下黙會之至感

報藏師

自十一月懸望北使至今何爲遲遲乃爾寄到華嚴合論數紙捧覽驩喜仍合經刻雖乖初因亦見師兄爲愼重大法之意敢不服膺繆淡之人爲俗緣所絆尚未及請教老師聞目下已寓錫攝山矣踐清凉之約不過三年但伯俊出處未定恐不能同行耳伯俊去冬十一月相陪一宿昭慶病軀尫然正月得其廣陵書知已漸強歲前北返矣仲淳葬親已定宜與畢事卽往豫章哭徐孺東先生今春尚未面梅谷師去夏相別不知孤雲野鶴何所棲泊承其到山亦一喜也便信馳此不能細敘惟祝爲法珍重而已

報孫世行

昨飲花下甚樂足下行色已果非久遠別黯然之感傷如之何仲淳聞足下遠行計當至此幸少待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昨日相逢幸出望外夜歸成桃花片一律今呈

足下幸教之未戒歸航尚期握手

與周申甫

今日至堤頭薄暮宿龍井聞翁山李花甚盛足下能共此一樂不

與徐茂吳

足下日佳未夥使君遠行我輩當一作主足下可出當邀龍湖堤柳色不者湖齋頭半日可也惟足下計之

報孫世行

黯然春別殊不勝情短篇甚拙聊以申意以足下才爲之且一日千里駑馬當退舍避矣經月長途惟保嗇以待良晤

與劉肖華太守

癸未夏遭先人之變仰俯弔唁恩好有加馬今七閱歲矣弟不肖遂爲逐人而老丈以二千石之重出爲會稽守五馬初臨卽欲遣問懶廢自恕荏苒及今聞春初過此而魚鳥迂蹤復與行騶相左悵怏可言得之胡郡公老丈頗齒及不

肖何以得此有感而已兹因片楮代訊起居且以爲謝去春曾一登禹陵方欲訪蘭亭雲門乃爲風雨所姤幸有老丈作主尚期秋深償此願也

與李友龍

曩歲老丈駐節北關極荷眷愛受代以來忽忽六年矣弟不肖遂作逐人而老丈五馬休休出牧淮泗賢不肖度量相越故宜如此一笑弟與老丈同年同門中尤最厚善弟今淪落混迹漁樵老丈亦一念及不乎弟年來白髮益多望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弟亦以老自喜獨登山之足與飲啜無恙去春復生一男此亦故人所未聞也

與陳伯符

去冬十月王涇夜談甚驩次日哭沈茂仁遂不及從自此顏色參差矣聞老丈歲前過稽山往返武林竟不及一執手與足下俱漁樵踪跡不妨仰煩招尋何見疎若此一笑六橋桃花今歲

絕盛弟無日不出恨不得與足下共此盈觴耳足下比何似沈純甫先生能數晤不馬心易之貧困弟極念之恨力薄不能申意聞以形跡見誅嘖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籬杜若自相乖刺也足下弄璋消息近更何如

報顧司訓以庶

去歲韞老屬代草尊翁詩集跋語因得捧讀一過韞老托校閱貧冗稽諾此日忽承使問復申此意敢不惟命尊翁爲西方先輩而僕方刻意

進脩得以筆研承役他日相見於寶池林樹間亦談柄也

上陸臺翁

元宵後一箋附令姪使者計在壽節前上納想久徹矣淸明時晤繆仲淳傳翁雅意必欲文溝斷以靑黃非不感激但樊中之畜終非澤雉所安耳幸姑巳之曹吏吳應揚者有勞於楞嚴寺僧德之欲邀寵於翁索一善欵惟翁垂慈不虛其意此禱

與廣信守俞勝峰

丈守蘇時曾分燕寢淸香今四年矣丈移守信州想不下兩歲久不聞問結念何已弟荷衣蕙帶自安靜拙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矣獨登覽名勝一念勃勃方始來歲或遂探武夷及龍虎上淸諸境望見顏色亦未可知握手尚遥不勝馳戀

與沈箕仲

去歲武林一晤遂不獲繼見比自檇李還閶足下携新嫂而西僅數日耳枯楊生荑大爲官邸動色但西山鶺姑之謠能無凄然惟足下益廣深慈恩紀無間可耳朱汝虞代足下當自舉所知比雅錄中佳士能不失高名不令歲六橋桃花甚繁弟無日不出西湖一曲便獨有之遥計足下汝虞方折腰陳孟文前彼于思作直指面目而兩君次且拳曲呼先生大人耳場中提傀儡大是可笑靑山之人頗以筆墨自娛今春篇章亦時有足下詞壇老將弟輩願爲部曲者其

何以教我陳茂才嘉賓歸閶之便附此一紙足下能以一符賚其行色亦雪中炭也新作桃花片詩四章錄呈足下閱此知吾近況矣汝虞孟文前乞道相念

報仇君栥

桃花堤上甚依依足下驢兒無師意欲屈有道共處數月不知能分身應供不選程五冊弁蔡虛齋選程一冊先奉歸又鴉兒有盛饌等作云足下柚去如檢得乞付來

與同年泉州朱守 名南英紹興人

丁丑歲都下分手遂至今日倏忽十四年少者壯壯者老矣弟年來白髮益多世念灰冷青山數椽積書萬卷鷦鷯之分不啻足矣寧復思九萬里耶念與老丈睽隔日久聞問缺然不勝雁行之感近聞出守泉州泉爲閩中大郡郡士與計偕者歲不下三四十人其大可知然以老丈爲之游刃弄丸奏最非難也弟去春始識禹穴耶溪之勝而尚未及式老丈之廬相距數千里

不勝馳戀敢因風便輒布左右

與馬連城

別丈以壬午夏次年秋遂與先大人歸歸四年方起復而被斥今則青山而已弟雖愚自許聞道人間得喪榮辱素不敢置胸中以忝知己家雖貧非凶歲饘粥可給子雖愚幸俱長大門戶可寄積書可讀山水可娛于分足矣所不能忘情者二三兄弟不但形影參差亦且聲問隔絕傷哉最可嘆者吾鄉四人茂仁異世弟與楊髯俱在丘壑晏然雲霄者但綉陛一人耳丈與伯氏弟不能一致生芻意者薛蘿之人禮非所及丈能寬之不乎一笑繡斧按閩計非久緩事他日福星再臨吾浙則中丞大夫矣日夜望之風便馳此一訊別後起居不及作奉懷詩附上近作十餘篇以博三千里外一鼓掌耳升沈路詭言笑難同

報夏師 時爲安溪令

戊子秋別吾師今再易歲矣得吾師書及訊二

世兄知安溪難治之狀吾師居身清白事上忠謹所向皆坦途區區百里未足憂也所須馬按君朱郡公二書謹如命付二世兄在三之誼愧未能補報萬一幸勿挂齒牙

與徐茂吳

從足下齋中清談甚適恐煩輿居不敢時往耳足下目疾但宜戒怒戒色靜以却之服藥亦第二義也惠泉偶乏告借兩罈江陰本阮集借錄四言詩紀所無者即奉歸黃淸甫碧雞集檢得

乞并付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吾幾失公矣蛣蜣六郎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賞音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一聆河漢之譚豈不快哉

與劉肖華太守

闊別八年非五馬照臨淛水知復何時執手耶弟齒髮俱變且人方棄我玩弄白雲以送月日

如斯而已老丈以爲何如上虞生出弟經房一旦官拙窮愁旅邸豈桀餘烈耶一笑直猶君且行得丈早臨勾當其事使之早歸徼惠多矣是以敢私布之言面不遥故不多及

報潘去華

除前得書巳知從貶所還矣此日令弟子實至再得書益悉足下近况足下清望甚係海内之仰想賜環有日卽今游行湖山暫息垂天之翼何不可也新安僕舊遊尚未及登天都當及足下在家了此夙負期在明歲倘足下先期出山亦巳之矣陳公衡補奉化此僻邑可以臥治更得一二歲周旋亦一快也蔡上虞乃爲鄉士所螫幾不免今尚在聽問此君微有性氣遂至此可嘆良晤尚紓惟爲道爲時珍重

與帥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區得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雄篇以豁遠眸也足下何日成行弟本當執别河津卽日

當往檇李往返且旬日計不能及行祢柰何小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之賢郎俱英物來秋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耳

與周繩甫

餉棗一益藥草所煑餌之巳血疾良驗惟試之

與屠長卿

今歲六橋桃花甚繁聞足下有看花之約日夜望之竟不得奉笑詠悵然至今足下此道業何似想益玄悟窮幽洞微何時滕行面叩眞訣足

下愛我無難啓鑰以此自慰耳閩人林生尚昊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中名姬相從十二年而歿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珠玉貢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斬能不爲林生差排繡腸乎屬其事便造謁敬爲布此林與劉姬相遇顛末足下如不厭聽林能亹亹譚之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楊公亮

足下勇退可謂古人所憂者太夫人甘脆耳聞足下與盧思仁屠長卿有湖上桃花之約弟日望之今綠葉成陰矣獨盧思仁以此日至相對甚念足下又聞足下病瘍顛隮間若髡無復于思故態有之乎一笑每欲渡江省足下長卿因泛海了小白華嚴之約竟爲兒輩婚冗所奪今冬來夏定踐此言太夫人以下各安善不荒歲相仍足下用度素廣安所取辦時事付之不聞然入耳者月異歲不同不能如木偶奈何沈茂仁玉隕吾二人共此青山綠陸乃爲碩果聞以此月乞差果此當期一晤也信便馳此即望數字以慰間闊

與陳季象

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家訊足下已就長卿館穀甚爲足下喜但長卿門庭甚廣食客頗多千足下香癖茶癖無乃不宜又甚爲足下憂違離至今幾及半歲不得足下一字豈遂忘僕耶以足下之才又僅此六尺謀生亦易何必甬勾東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劉少司成

往歲曾附致一訊隨奉報書嗣此缺然青山之身久與雲霄隔絕仰知曠廢定不以疎獲罪也去冬捧讀大疏事雖中寢然直聲滿天下他日立朝事業可預卜矣湯祠部疏甚切至幸得薄譴豈九廟神靈默護之耶何豫章之多君子也

某一丘一壑頗能自樂同館二三君子必欲驅之出近遂有廣德之補如不免一出尚賴海內諸君子力相匡護使不至汲汲耳新安程生又新其人奇士有志當時非徒工文章者今在陶鑄之列幸進而教之

與鄒爾瞻

去冬門生葉燕湖致足下書與仁文會約知足下出山方為蒼生動色忽承嚴旨改南柰何至此吾道非耶近見沈純甫先生知足下已至留都甚慰老伯母安健不能就養不足下有弄璋消息不足下今日可謂三黜道彌尊矣非國家之福君子之幸也弟青山之身頗能自樂館中二三兄弟一日之教終當強顏一出耳足下何以策我

與茅薦卿

多年老寡婦忽欲事人未免隨例塗脂傅粉足下不憐我反云欲加賀不媿死耶一笑昨王方士索書欲以種子方奉足下計亦足下所樂聞

者故不吝數字不知曾達不聞舉女未免為足下短氣然是生男之漸如高才生一舉不售再舉定無失矣以此慰足下尊公稱觴期且近相見非遠諸懷不悉

與張玉陽司成

門下新涖南雍時某不揣疎賤曾因所親寓書奉候仰荷惠報謙然舊誼不圖一物之微得與存紀感不可言茲再閱歲矣某自分才質駑下不堪清時恭使養拙青山日月已積近月忽聞

叙補莫測所從來去冬得同館諸君子書有相憐之意或者此其由也無用之身進退維谷以某之素受教於門下幸有以策勗之風便申候鄙衷百不盡一

報李君實

即日往拙園有晒書之役計初秋可發也臺翁雅意又重以諸君推挽不肖豈敢以青山自固但恐爲小草以負諸君子耳沈純甫先生書來月寵以詩亦勸速出俟憑至乃議之耳見純甫

先生幸先爲一謝蔡令曾郡丞各爲足下發一書足下當爲此科舉人豈有不入闈之事幸平心安命以應之

與友人

自己卯眞州聚首後足下與不肖升沉之故足相當矣以道眼觀眞是一夢足下以爲何如聞青田山中居甚佳山離麓六十餘里上有良田甘泉鷄犬與人間隔絕便是桃源洵有之乎有之足下柰何復思世間一笑昨晤楚人顧子敬道足下數數問僕此日又蒙枉駕僕政謝客有失迎門又不能報謝數字屬家僮申意顧生云豫章人程生萬里堪輿甚高更有奇術足下知其人不刻下爲金子曾先生入山三日後可出與山中一晤何如足下幸期之

答同館馮用韞

弟已絕意金馬門所不能無眷眷者二三兄弟耳忽然得補知出自二三兄弟自念生平未有所樹立自甘泯泯以故不敢學絕交書儻於數

年間得當以酬微志便即日遠引豈令鷗鳧見笑哉山中無事時及篇什亦未能工大都率意之作故有流入元白者近日意況又酷好齊梁以前羽翼未成而志頗壯然無柰懶習近已數月不事筆研矣向見足下贈楊公亮五言逼眞杜陵如足下才情尚不作唐人語但柄用在近豈能久習溫城一笑公亮家食甚清苦去歲偶共湖山者兩月亦勝緣也茂仁子幼家大門戶事甚可憂足下有書及李明府亦一助也數字

覔便因鍾孝廉馳報今秋南行者大都敬承與足下有一人非面承卽手問詳示未間惟珍獲以俟

與李九我

奉違九年矣徼天之福借重掄文某忝一日之雅分當摳趍作西湖主人以跡在出處之間屏居故園眷焉干旌惟有縣注恭諗所錄士俱一時名流而某門數子亦與甄拔良為得士慶但急須錄文讀之耳專此屬蒼頭代候起居仰惟

涵存至禱不盡區區

答鍾西星

某於本月十一日出門十四日薄暮至湖郡役來得報書尚是渡苕溪時所發仰知比已莅桐福星初臨山中草木皆生色矣況士民乎此日方發霅川承手書專吏枉迎極感厚眷某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盲兒步絕壑倀倀乎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稅駕矣

答陶鏡宇

某陳人也青山十年復强顏作州從事潦倒無知世所共笑門下不見棄外惠之德音侑以豐儀且盛見推藉三復來札且感且恧門下循良之績已著一方鄰境想風莫不歌舞不肖如某且藉庇焉得苟齒存深以自慶來貺附使璧上并申謝悃

寄鄒爾瞻

八月敝親家包生寄到足下書并佳貺具感惓

惓相成之意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祗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嚮用非遠而公論所最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為相知生色耶役便敬以緘相聞并候伯母太夫人起居仰惟涵存時寒珍重又數字遺陳伯符年兄乞附便鴻速達為感

與蔡錢塘

恭諗門下以公輔遠器先試循良方下車錢塘士民欣欣莫不引領以需福澤惟是迂僻之人喜逃閑曠雖家會城踪跡不一近復有出山之役坐是尚稽晉謁仰恃虛衷遠覆或不以疎簡獲罪耳即日恭諗覲車北指某料係一官不能從二三父老修祖道之敬徒有東嚮懸結而已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以迎敵同年陸宮諭至吳偶憩寒山寺中忽得尊大人之訃傷哉柰何至此初夏吳

閶舟中與尊大人共啜鰣魚復周旋虞山此時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縣河相對至夜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柰何卒有大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勸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爲異同啟釁速禍也僕料足下不能爲吳太伯更能調停於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箕裘可永保無它矣僕於尊大人洎諸昆季分誼非淺聞訃之日猛欲奔哭以之官桐汭期限頗急勢不能行當寓哀於辭又延至此日尚不能遣負罪深矣許然明兄承尊大人念其貧許爲振恤今尊大人已矣然明豈敢有望然不敢不臨哭以申知己之感耳然明索僕道意故爲及此即日當遣弔或有嗣陳不盡耿耿

與南吏部郎陸君前廣德守

僕始以桐川諸役俱能談門下舊政僕心仰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忠實誠心安能踰

人也幸於鍾西老席間從門下之後遂爲識荆之始治桐之狀門下畧示數端僕甚感服且幸吾鄉出此循吏今僕之至官五日矣聞之桐人較之席上所聞者不啻什百千萬凡道說惠政幾至涕零桐俗故佳門下所以感之深矣然今常得如門下者而治之門下不爲遼東豕哉此又桐人之不幸也門下居留曹幾兩月矣起居何如白下多六朝遺勝門下觀覽之餘亦念此中山川乎昨之日鍾西老往太平僕送至橫山

回得讀王元美先生所撰碑文恍然如侍杖屨高山仰止感慨生焉役便謹以一紙申候惟祈爲蒼生珍勗不盡

與甘子開

秋來得足下數字無何有應試生索書亦致足下數字自此寥寥世道一新君子道長望如足下豈能久處下僚但自炎卽涼自涼卽炎俱以漸致故不驚人僕亦願諸君子之契此耳足下以爲何如僕之官桐川已五越宿矣足下曾嘗

此味大略相近但此稍僻無上官彈壓又饒山水或暑當相勝耳一笑數字寄萬和甫聞已還南昌足下幸爲覓鄉鴻致之役便布此諸懷不盡什一

與陸敬承

棄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莅桐川倏已六日刺史先生有事太平遂暫親簿書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馮唐不計此時足下當已就道以數字屬松陵兩周生報聞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與潘去華

與足下此一番會晤甚喜許先生席上又得聞賢從子實所奏古音僕喜不自持僕賢於魏文侯遠矣一笑次日至吳興晤茅薦卿追隨兩日十八日漏下三十刻至四安次日至廣德莅任至今五日矣計此時足下亦當抵白下念和甫亦以州倅托役歸卧吾三人踪跡相似若此亦可笑矣

上陳肅翁座師

某不肖仰負老師陶鑄至於廢斥自惟丈夫處世貴自樹耳豈以名位重輕以故十年之間頗能以青山自快不意同館諸君子必欲引而出之同鄉陸太宰趙少師二公遂爲之主是以有廣德之補又遺書督切必欲某到官某實不材柰何辱知已不得已暫棄青山孟冬之廿日已莅桐川矣衙舍如馬肆故宜居馬曹一笑子卿世兄過武林時某以迎晤同館陸敬承遂相左

但得吾師手教爲慰卽今世事一新諸君子俱樂嚮用吾師豈能久借東山乎往歲卽聞舉二孫計連歲必有所添想俱岐嶷可喜舊判陳君爲吾師鄉人其歸且道莆敬附一緘上問起居幷師母以下福履仰惟爲蒼生珍護偶患目腫不能親書臨風馳戀不宣

報鄒爾瞻

弟不肖斥逐故分到官後偶因役便附致八行此日得報書知足下愛我至矣此中長吏爲鍾

西老同鄉前輩能以禮法相假簿書相寬又新任不入計弟已得都院差以州長有池州之行未卽離任耳此中有大洞靈山泉石頗勝尚欲了此一段因緣計旬日可還矣弟此後或可望南中薄轉但時方欲驟用足下弟來而足下且去柰何李冲涵方病面瘡至今尚未相見弟長安舊好知其爲君子也陳伯符自中原還朝計此時已至邸舍前所寄書幸急寄之弟新刻時文板在武林歸日當印數部付後信耳

答李溧陽

非因鍾西老知使者在桐且云方今此人物色仰知盛意有在僕所謂聊復爾耳胡孫入布囊益思長林豐草豈敢望太牢鍾鼓之享哉一笑卽日馬首遂北伏惟愼寒爲元元珍護

答陸泮陽

僕林居九年久不接當世士大夫以故雖鄉曲懿親蔚爲時望如門下今秋始慰識荊他可知矣常意天下人卽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

惟桐人於門下不然賢愚貴賤下至婦人女子無不異口同聲懷門下之德者機心一萌海鷗不下況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故自履桐以來欽服之衷又五倍於識荊之始矣自媿凉德不能居此中士民之上又謭才不能增輝此中山川素食二旬一籌未展近都院惠差下旬卽離桐矣門下何以教之役便專此上報來貺敬登佳箑仰惟涵照不盡區區

與王季常

苕溪遠送具感多情作桐川散吏今二旬餘衙齋雖敝陋亦有池亭竹樹横山直西北里許蒼翠逼人簿書之暇焚香讀書足稱隱吏經年可也開府見原惠差自便下旬可歸又有并州故鄉之感情是何物動能牽人僮來知尚未到館數字奉迓并布積欵來歲姚叔祥歲貧一如所議或有他助尚未能言惟足下先之諸懷面嗣

與李玄白

昨至苕溪煩使者遠送隨具書附謝知徹覽矣

作桐川散吏已二旬餘山水清佳意頗安之李開府以管登之言惠差令自便下旬還武林一二日即歸故鄉計月終可從足下訪純甫先生於綠蘿莊見聞乞先爲道意足下讀書明年何所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愼無輕議改絃

與姚叔祥

足下淵冲淹博所最欽企來歲奉屈讀書小齋貧措大不能厚助如季常兄議惟俯從爲感甚媿凉薄不足以溷高賢仰知道義相期故不能自外輕率上布幸不罪

與錢湛如

足下行看長安花矣亦念虎丘夜月照我兩人黯然惜別時乎弟十月至桐川任一遊大洞遂假差歸武林此日還故鄉風雪載途頗深天末懷人之想向辱贐行不敢當即以充卷資至嫂夫人許弄璋消息非遥足當雙喜諸惟保護

與于中甫

前月廿一日離桐川先二日吳之矩自苕溪見

訪宿衙齋欵語甚樂次日遊横山而別因悉足下近履知以明春北行又知足下與潤甫所有時大壺精且多也其最佳者分惠一二不敢望多惟勿吝廿三日至武林月終出門初四日晤叔宗兄弟其夜又晤仲淳丁長孺歸途相遇强之復至松陵友朋不期而會都是至樂恨少足下耳僕明日自吳中返棹矣以語溪一至親請題主不得不允竟不能親至雲陽一哭賀滄安明春送足下當并了此事耳知尊公不赴公車

可謂知止三令叔忽遭嚴譴可謂意外之變豈秦中丞所累乎阿郎想益佳房中聞更有坐喜者紛至疊來大可慶也東坡易傳幸急刻之不然僕欲得一錄耳

與沈繼翁

拙園夜別恨不能奉通宵之歡比吳伯度莊再奉顏色遂爲河山矣門下此出安危之間然壯夫烈士神明所扶即天佑國家門下入贊機務當不遠矣某生平孟浪徒以輕名遺榮一念爲

君子所與今復以小草先之微門下時時匡掖將何所稅駕即遠門下翹首德音情靡切也姚叔祥清肌孏腸其處幕下必多進益惟門下善御之梁汝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屬其赴僻敬附一紙拙詩此刻始課成何敢及工引意可耳書扇奉寄以博三千里外一笑故鄉梅花已殘隴頭不知何似臨紙哽結

與王冏伯

晉陵道中晤足下比至物色足下輕舟不得竟無緣申報慊慊此中不佞嘉平之望視事南雍矣新到暑苦人事今稍自適尚未及振衣牛首棲霞諸峰一官羈人動遭束縛安得如湖上垂綸時愉快也足下比何似江南豪俊想益歸附待時折衝豈徒安全鄉井哉敝同年盧思仁祠部頗與足下同志頃聞至淮過毘陵時跡之尚未還足下曾遣人物色一晤不風便馳此數字春序方新惟隨宜加護

與焦弱侯太史

昨從楊止菴論議渠甚留心經學及六書因知門下筆乘中所論轉注義又在升菴太史之上如架頭有副本敢乞一部昨荷枉教并謝

與雪浪法師

初到官承枉錫有失倒屣聞開講普德正欲拉諸相知咨求妙義而忽聞散席何耶

與吳復菴宮諭

頃者道毘陵幸一奉聲欬雖未酬數年契濶亦足少慰既見君子之懷歲前視事南雍隨聞門

下掌南院新命故云散地亦是大拜階梯海內士流孰不彈冠相慶況某竊附與進其爲欣抃當何如耶浮雲不能擁蔽皎日仰恃聖明眷注公論昭明必無移奪之理伏惟少抑耿介亟戒征軺上以解士大夫之渴饑而下以塞蒼生之想望某不勝馳願茲因院役奉迎附布丹悃

答周生 名道直楚人乾明侍御師之子

某賴尊翁侍御師之陶鑄得有今日辟如卵㲉誰則伏而翼之惟是兄弟之好遠托同氣而山

川間之尚阻忝承項者竊祿南雍甫踰月忽蒙賢郎枉辱重以手書腆貺通家氣義藹然且悉闔門動定爲慰賢郎故是汗血種稍閑與衛一日千里寧足道哉庚午前場敝墨幸蒙檢惠一再披覩略見科斗時本相惟益慚感耳一笑

答顧于敬茂才

辛卯夏武林一再把手快聞高論恨相見晚別去無幾何日遂有出山之役深媿不能自堅如此世道轉移甚難即命世豪傑未免躊躕四顧況庸庸者徒失林壑何爲也宰官身即是淸淨身足下教我至矣顧僕何足以承此言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惟足下他日幸終教之所葬一丘非仙婆所裁不知子魯先生所指確否俟他日經尊覽詳之項至白下頗疑今都與六朝故址非眞王氣賴文皇改遷幽燕以有今日太平今足下云云益符鄙見此事願從足下究竟之周伯起見投極欲爲忠計而困於力又假有力者不知能有濟不伯敔不能久淹

以故不及少效礱切然顧此兄兼收秋實以存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飛沉有數寧可改易惟足下以僕意申之成均署中幸攜得惠山泉茶事不乏恨不能與足下共啜耳

與沈大若

弟與丈別五年矣記西湖上巳日弟作主邀丈與王少廣太史今太史已爲異物可嘆弟困而復起幸不失南雍靑氊但至白下已四十日未見牛首栖霞諸峯尚是欠事南中官少而月旦

天之俗有盆中觀魚之說道此安得如西湖漁
釣之愉快乎丈駐節荆襄聲猷日暢行且脫穎
鈞軸福澤天下非弟駑劣所能希望恭諗歲律
一新佳祉與物俱作敬因便風附修起居仰惟
爲道保練不盡遥情

與盛叔禾

去冬附一紙計徹覽弟嘉平之望擁青氈南雍
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卽遊山飲酒騷人清事
亦不敢爲惟塌閉戶讀書耳官舍最號虛曠背

山臨池池又修廣夏間芙蕖盛開不減西方九
品之樂惜不能與故人共之足下瓜期已近如
過此幸維舟江干覓弟一晤以舒數年積濶遲
此眞以日爲歲耳聞荆楚饒鹿角其直又廉歸
舟乞爲弟附帶百觔是藥餌所須敢以奉累此
紙托敝同年沈大若丈轉致不盡欲言

上趙定宇先生

某浙右豎儒幸以衙門之末爲門下與進依光
華而咀道德十五六年於今曩者以不肖斥逐
海內交遊咸共非笑爲不祥之物而麾遠之獨
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
以故某遂忘其愚瑣不敢自外於左右茲者仰
仗噓植青氈復還自散冗之中躋師儒之列深
媿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
時鷹隼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創而欲
隕恐終沉棄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
誨之使不墜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與陳伯符

弟以嘉平之朔發武林又半月至白下望日視
事南雍矣新正敝門生陳公衡自京師至得諸
公報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爲慰偶
在鄒爾瞻處道足下近況欲改南渠甚不許足
下此意足下多情廣愛豈堪作此中曹郎朱汝
虞亦云此二兄俱久於南者藥石之言不可不
聽沈氏立戶弟與足下分任不過盡吾兩人爲
渠存沒一念光祿君可否亦任之耳海內士望
近見一二嚮用似亦彙征之漸卽公亮汝培豈

終林越亦氣運有遲疾耳所領三書及全曆四已分送三兄訖弟領其一政須此物良感隆敬承内召此中復減一良友雖甚愛足下不願其來

與曾直卿

弟以嘉平之望視事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初飭敝門生陳民部至得足下與同館諸兄弟書甚慰遠念弟薄劣青山薜蘿外已無餘念今日一片青氈皆吾同館諸兄弟力也弟即孟浪無

所樹立忍負諸兄弟乎敬承不果來甘子開復轉督學去惟有一張睿甫日夜望張見冲之來耳足下得于旬日而失聞之甚爲感嘆足下長者定能有後惟寛意俟之費國聘近有書來家居無恙此兄青年妙才獨坐論趙大中丞一事遂不爲士論所與桑榆可贖惟足下不惜齒牙奬拔之楊公亮已有端倪幸力爲究竟極知諸兄弟用情弟此念不能自已聊爲喋喋耳

與于中甫

十二月朔日發武林途中得足下書并惠示疏稿足下此疏九月初丁長孺持來遂錄得一通惜其不下足下雖免禍謫而忠言不白良足短氣陳公衡至又得足下一函中多肝膈語足下憂時憤世一至於此每一尋展不覺汗下足下上有老親此六尺安得自由幸姑忍之足下規我勿通遊酒人良是此中所最親者鄒爾瞻朱汝虞殆無三日不相見時鄧少宰位望少尊或旬日一見耳此豈遊酒人乎一笑此間官僚不

多而月旦甚苛自九列至卑屬俱扃門自鑄僕亦不敢不然牛首棲霞諸名藍極欲一登眺而至今不果出所謂一行作吏諸事便廢耳足下買差一歸甚佳時事可畏且遜避山中一二年再作理會大抵治亂二途自古有之不爲奇特吾輩隨其所遭都是着衣喫飯本等生涯即偶然殺身報國亦不作奇特想一任意氣便有差別毫釐千里惟足下辨之慎之足下早闢大道當不昧此言耳

與侯公善

去冬十二月至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陳公衡來得同門諸君子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足下云上疏而中寢者三所言何事疏草如未焚幸錄示一通天下事雖云不可爲相機匡救宏益自多但一沾帶自已功名得失攻於中而利害迫於外不覺醜態盡露雖欲收拾噬臍無及矣江陵吳縣二相時諸要人皆犯此覆轍可嘆彼諸人豈盡無良心者耶足下生平僕

畧得之塲屋深以遠大相期今幸在言責惟力勉之更有一着子緊要事常揀外補則眼前境外便寬不然一塵起大地收人品立敗矣足下光明磊落僕所久悉所以喋喋者友朋責善無已之情耳幸深咏之

與同館敖嘉猷

弟蹶而復起皆出諸兄弟齒牙之力弟盡得其詳邇來人心叵測議論繁多須以靜定勝之敢服膺足下此語弟性不耐仕宦此中鷦鷯一枝聊復爾耳終當作鴻飛冥冥足下行且柄用愼勿與此念羽便附修動定并布區區

與馮用韞

弟向安靑山已無復世念諸兄弟必欲引而出之靑氊復還爲榮多矣與諸兄弟一聚首故弟之幸然豈敢得隴望蜀哉一笑南中多凶多懼之地惟閉門息交或足遠禍敢復如昔時孟浪足下前書見戒敢不佩服敬承爲有力者所奪棄南而北弟孤立此中賴鄒爾瞻朱汝虞二兄

時時見存差不寂寞鄒兄屢推不用不知聖意何不可解如此楊公亮已有端緒惟諸兄弟力究竟之足下與余丈共典武闈錄文果稱合璧披尋不忍釋手奈何過謙耶沈叔敷吾鄉翹秀弟夙仰之況又出足下之門敢不引爲同氣敝縣陳孟常才高學富十倍於弟閣試閱文惟足下加意物色早作冠軍幸甚

示鴉兒

離汝忽已五十日我與汝毋日夜憶汝無頃刻

置懐馮恩行有數字寄汝弁盤費十金行已十餘日當到矣葢爲遣役入京閣下及衙門前輩例俱有禮倖入爲之一空故不能多寄仍付先生春季束修五兩弁書一函即便轉送娘子能理會家事否即不能亦宜漸漸敎之久習自會勿急爲責望致傷和氣太太外公外婆六老娘四大人可孝謹承事朝夕問安定省疾痛此是汝做人根本勿如汝父母在家時草草也張姨夫少年老成又勤學問周姐夫練達世事動無

失策汝可常親近凡事諮訪遵而行之汝年已長大脫凡近遊高明正在此時不止讀書作文用意即立身擇交淑慝所係最宜愼重閑戲無益威儀勿苟春二三月景色鮮佳汝可侍先生一出餘日宜靜意藏修萬勿如舊奇衣婦飾輕狎成羣貽笑多口至囑所作文字可月裝一帙遇便寄看驗汝進益家中無益人事汝不必理以滋浮冗我比飲食猛健如昔汝母歲前到今臥病者再今已痊可汝兄讀書頗勤如此三月

不變定可觀也十一暾食如虎黠横非常爾孫近發熱防其出痘余家口俱安楊奴行附此

與周申甫

歲前行促足下爲長郎納婦不得分勞甚負此意過檇李止停一二日巳不勝内外酬應之苦遂宵遁過吳江周叔宗病入其齋中一省之即日便行住毘陵兩日始登陸與岳翁鴻兒別又三日而抵白下十五日謁陵遂入官衙衙齋臨廣池池植芙蕖盛夏花敷芬香酷烈手一編澳

紫亭中所謂保此不減東山者也一笑十六日到任幸隨大司成之後本廂雖有職業亦似易稱正旦元宵衙宇頗荒落僅覔得丹陽紙燈四盞破俗即祖先諸靈不免破例受此岑寂一笑近日爲遣入京使日夜作書甚忙月初勾當弁完丁祭便是優游靑氊之日矣六館賴有選貢諸君差不寂寞有阮自華金精器張尚儒六七輩俱江南北英才也楊奴行急不及錄寄課義當圖之鴻兒家居憂其少年無檢墮廢月日頗

足下時時往提撕之恃在肺腑幸與朱武原先生分任切磋之責可也南中網密口煩大非樂處士大夫憂讒畏譏閉門自衛有若拘囚僕雖蕭然不能自異以故至今尚未見牛首栖霞山色入春一月不識梅花未免益念家山也足下如有暇幸來一看愚父子共此衙齋芙蕖兼與六館英才一相切磋必有宏益二姐心性大宜佩韋姑媳之間賴足下居中調停之骨肉之念不覺及此惟惜陰自愛以需遠大助婚微物乞存置

答秦中翰 名焜虹州先生長子

某薄劣幸出尊大人之門頃者困而復起遂叨南雍師席不敢遠方江湖而如甕之源始於山下者不敢忘也惠山梁水距檇李不遥而懶拙自寬久廢通家之好門下不以爲罪而遠勤貺問益令慚負耳僕久安青山爲諸君子所逼偶然一出尋當圖歸以庇無用之身來教以顯融見擬非所敢當也别諭令弟乞差事承命當緩圖之以諸老見乞者衆人情難周耳豈敢有愛於門下耶

答李君實司理

足下一鳴驚人吾道生色所可恨者不得魁南宫讀中秘書耳物忌多取足下高才儘有向上留此以還造化未爲不可足下榮歸僕僅一再見又多忽忽不能欵叙吐其胸懷以當軒贈甚愧此心足下奉兩尊人赴官得昕夕祿養此人子至樂當以一日爲千秋耳僕今雖幸牽復亦

有薄祿不逮三親乃知天厚足下在此不在彼足下不可不慶幸司理之官爲直指耳目但存心公恕勿爲毀譽所奪弘益自多凡初入仕路上官僚長及所交際大都科目前輩惟謙惟和眞心下人自然毒蛇不螫嬰兒無毒心拔其巳蛇人蛇何害僕生平坦衷無猜不幸罹謗終見消隕譬如揚塵豈能滓穢虛空哉此是作官作人根本根本既茂而後枝葉從之不然便流入思趣縱聲華赫奕如刻穢爲旃檀安得香氣哉

惟足下勉之僕莅南雍已五十日紀綱至得足下書幷廬山紀事之惠附陳腐見以俟採存匡廬生平所注想今閱紀事神意勃勃不知何日償此香火勝緣一嘆

答吳之矩

秒秋奉晤忽忽返棹未罄私衷至武林遭幼兒出痘甚危不解帶者十宿意況甚憊幸而保全丈夫愛憐少子益信此言矣一笑此宗遠行後事也以故武林湖山亦不及載酒從諸故人一

別遂戒舟航以清祀之朔挈妻孥爲白下之行限迫不得停至毘陵不及適足下侯一握手迄今猶耿耿也此中途次見報足下補饒州司理借此爲六月息卽乘扶搖耳但馬心易令封丘此兄性急不耐煩而有民社之寄上官或未能超格處之跡似可憂柰何此中少官而多議論日閉戶養拙碌碌升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安得如無官時超然自放乎以故牛首棲霞諸勝至今尚未一探明日又當隨例赴冢宰署中受計況味如此挂冠之意不覺勃然鷄肋一官曾惟高足一笑足下何時促裝如江行幸維舟江干一晤蕭寺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敖太史嘉猷

與足下握手河梁曾未兩月而聞先君子訃痛哭幾不可生抑情就道以九月終底家稍定始訊弟輩知足下以六月終過檇李足下方欲覲致綸褒乃辱生芻易賀爲弔卽足下此時當不勝錯愕況人子哀傷當何如也君家老蒼頭附

唐大行舟北上因見省得備聞足下起居且云尊太公健甚欲遏足下還朝老公意如出一轍彩衣可念願足下毋改初意爲佳耳弟冬月復被火先廬損四之一藏書損十之四先柩伏庇幸無恙歲前就厝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擇地地師言首鼠不可信弟近亦覲究其術稍有入處徐之得爲堂上之身辨此易耳足下比歸覲鄧定宇先生想日聞所未聞自謝當益進非弟所敢望弟憂中寡酬應獨二三禪衲時時過存哭泣之餘亦不廢禪講可謂血脉不斷每念與足下隔絕無由共此麈尾追憶邸中驩聚恍如夢寐卽有會心處欲飛語足下安能千里命駕乎時因無著海上人錫便裁寄此紙上人不孝方外石交機清神挺法門龍象足下一與周旋當自信之上人回敬遲瓊枝以慰饑渴

鄧太史定宇

客歲春盍日與敖嘉猷望門下還都門謂可相依一策駑鈍不意再卧白雲虛負勝緣良用耿

悵無何嘉猷以使事別而不孝亦哭先君子匍匐南矣人生聚散哀樂寧可常也歲前南昌萬茂才至承門下惠書見唁遠勤生芻卽先君子當生色地下寧論不孝感結耶嘉猷別時云當旦莫就門下切磨其氣甚銳不孝良畏之比不得其一字不知近作何狀不孝居邸中見士大夫談及海內人品必首屈門下一指翹然欲一覩景星卿雲況九重渴賢卽隱淪之儔且相繼[illegible]旌動色柰何門下欲久占青山也不孝雖

煢煢疚中正賴竺乾聖典及二三衲子時時見存足銷日月適無著海禪兄以禮馬祖遠公道場當卓錫貴境不孝爲語海兄至豫章而不見門下如空手入寶山耳海兄機神秀朗大是法門選鋒少加鍛煉便足潰圍而出不孝與周旋最久門下儻近其人亦良契也春氣漸深伏冀珍勗

與甘應溥觀察

與仁兄別六易歲矣人間世能幾何日乃有此長別山川阻修相對了不知後期人非金石弟今年三十有七尚未及古人强仕之年而雙鬓黑者無幾鬚亦間有一二莖白者過此又不知作何狀疇昔與足下邸中驩聚時彼此意氣郎虹霓可截太行可徙今日思之更何如昔吾黨中罷官最早者足下計無以娛尊大人耳爲足下策則上帝方以丘壑寵足下卽饘粥無缺便是至分梁國腐鼠寧足充鵷鶵食耶弟壬午春以先尊人命暫棄青山底都門則楚揆病甚不

及修恀弟以故竟不奪金馬門獨惜君典奄忽不及與諸君子共沐淸化傷哉如何客歲秋七月遂奉先大人諱時鄒爾瞻還闕見省幕次且悲且喜因得足下見存書荒迷中不及再四周覽具感情至匍匐歸里忽忽改歲歲前業已奉先柩暫厝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卜地適禪友無著海上人來云且莫至豫章禮馬祖百丈諸尊師道場敬附一箋展區區于足下足下林居無事當一意究西方聖人語以了性命大事此上人超詣勝常弟與周旋最久亦良伴也居邸中時人言足下者不一弟自信曾參不殺人幸免投杼願足下削浮世鉛華捨身大法親近善侶世外儘有向上事不必富貴足下幸勉之胸中千緒萬端紙上不能吐一二上人還儻得足下一字何啻瓊枝明掌上也

與吳安節年兄

往歲在告嘗因荆山上人一再通訊仁兄仰荷惠報相勉以世出世法媿薄劣不堪鞭策虛度

年歲今髮且種種矣追惟至敎良用悚心壬午夏以先君子命卒業詞館館當事者垂危不服修沓遂不失史局自茲世道一新諸君子彙進眞吾道之幸居一歲而先君訃聞矣痛哉歲前業已奉先樞暫厝祖塋此時方有事卜地適無著海上人自善權來上人神器超朗大以宗乘自任與弟爲方外交十年矣善權爲江左名刹得此師居之足令山水生色寺有大藏乃李唐時舊寫今俱散逸間存一二卷爲上人攜示其

紙及筆法絕非近代氣色大足珍賞上人因慷慨發心欲募貲入京印施大藏使法輪不絕弟輩俱樂助之王元美先生喜爲作疏敬美先生寫足稱雙絕可謂絕勝因緣念足下爲此方大賢名族又雅信三寶此事功德主舍足下其誰弟居憂以來面目久枯筆牘盡廢語此不覺神揚筆奮敬申紙敘懷爲上人道地上人且飛錫豫章一望雙舄謁馬祖遠公諸尊宿道場而歸想足下根勝緣深定能爲給孤祇夜竚俟弟吸吸也聚首未期臨書哽結

報萬和甫

不孝與足下鴈行之誼十年矣客歲棘中徼天之福遂致相屈過辱執禮深用不安離索至今忽忽改歲先君子伏庇已就厝祖塋方究心堪輿家言覺有入處且期旬日間遍踏青山以求吉壤所恨足下遠在天末無由請正甚結鄙念此日忽接手教重以腆貺遠勤使人感戢感戢足下循良之猷甫更改燧便見端緒他日究之

移風易俗不難不孝且徼寵矣近日朝廷舉動足壓杞憂諫諍之路乍開復閉非宗廟之靈默回天意未知所稅駕此時居朝進退語默皆不可反不如出宰百里培養一方元氣尤可措手也願足下勉之不孝僻拙不足効於時清泉白石無處不有不孝卒歲有策矣足下以爲何如

報張斂華 時宰元城

苕溪相地回信使淹蓬蓽已三日矣開椷竟讀心開目明以足下才俯寄百里獲上治民故是

牛刀剩枝足下素篤實有聖賢之資不孝屬望非止術良一事因此練心習世蔦矣鴻鉅爲泰嶽生色是區區所以進足下者幸益勉之使還敬此申謝并布所懷

報王元美先生

不孝奉諱以來忽忽改歲哀疚中不及走一价奉瓣香并訊門下及宗伯師道履縣切無著上人返自豫章因致門下寵唁重以生芻展復數周寸灰忽熱門下脫躧聲利屏居有年非上眞

法流不輕倒屣柰何辱收不孝而煩齒頰乎不孝媿死不孝道力未充世緣多碍近爲先人擇一丘頗費心力倘賴庇得遂襄事尚期負笈從門下了多生功案也門下善保東山足爲吾道增重㕍宗伯師未免一出耳

報張養晦僉憲

弟媿處草間久不見君子面目可憎昨得見足下大自生色恨不能扳留爲十日飲讀足下疏賈長沙之通達陸敬輿之愷切可謂兼之有才如足下不在帝左右而遠食閩鄉荔枝此豈聖朝之幸今之君子出吾榜中者幾十之七足爲吾道慶願足下益自愛世道未可知通塞有命待之可矣天涯兄弟偶然相親此緣不淺似亦不忍無述顧崩壞日久筆研間魂魄尚當上天入地招之以承來命耳天台鴈蕩山靈甚願徼寵足下幸不惜杖履令此山千古也弟素志無廊廟終期一丘畢志足下許我丹砂即成敢不與足下共之彼此翺翔赤霄誠一段奇事然弟

方學無生了此又不羨神仙矣足下以爲何如世間事如電光了不足戀若往而不返豈足稱聰明男子江湖中往往有奇人異士然不似魚目眞珠易可辨識惟足下留意欲語足下者萬端一時不能盡當置後信鴛鴦湖主人乃是曹丘生未免辜負任客一笑燈下占報不覺滿紙新刻林間錄是洪覺範禪師所編渠了事人也足下政暇可焚香靜披一二條久之或有悟入當知弟數千里外相爲肝膽也

答萬和甫

除前晤周彦雲知足下動靜且聞政聲赫然爲畿輔首良𢣷想望蒙見存具感不佞比仗庇先君一丘已定卜吴江襄事不遠不佞入歲後二毛益繁幾如一老翁獨喜心宗慚有入處前晤楊復所渠云了生死不過知文文山于蕭愍輩巳耳吾謂此舍生取義取舍若在便是生死楊亦肯之此段事如饑食渴飲日用不知遂爲凡民知之便是聖賢境界此知字又非見聞覺知

之知孟子拈出孩提不慮而知爲良知而陽明先生亦以致良知開示學者俱屬旁敲非是正令一箇知字千聖相傳不二法門明眼人當下便能契入又不得走維摩默然舊路足下政暇乞細閱六祖壇經反復玩味自當有得但如橄欖入口正酸澁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不酸澁想勉之光陰如電轉眼百年大丈夫出世一番豈可被眼前空華瞞過足下吾老友故敢以此說進且知足下世味甚淡當不按劍吾言也春氣漸深珍重

報王元美先生

昨者果上人賫門下書欲因不肖茶毗月溪法師法師之孫曰眞相者實主其役渠欲少遲以爲復山業計不肖不能强也關中王老行漫附一紙願以涼秋叩關門下既許我矣紫茨白茄願從門下飽之昨晤瞿伯子云王家三郎君神觀英特機辯自出大是師子兒甚願相見但不肖道眼未明安能拗之王老以淨土爲最後策

誠然向自海上歸龍鍾傴僂意其旦莫歸西計門下且爲涅槃堂主人今幸無恙當勸其亟返秦耳國一云修行乃大丈夫之事尚非王公將相所能爲何有於王老願從門下一雪此言因上人緣事以門下昆弟爲大檀越江南善信便當人人樂施如登高而招胡爲迄今未就也將勸化敝里人士謹爲通一牘於陸平翁欲借重此翁爲功德幢其緣猶屬龍天耳時入末法所稱名刹十毀八九誠仗願力大士使其一二或

得久存亦衆生之幸但恐終不能耳道此天龍鬼神便當淚下如雨屠長卿頃過檇李追隨數日瀟洒如昨而進德省愆之意亦寡然不至作善星比丘今避暑武林風便門下幸以一言振救之時熱珍重

答陳永嘉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令夫令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覗簿書未免以百里為麗士元累耳又聞足下不

能遠其鄉人鄉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今人詆有司為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一旦欲反俗為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丁元甫能詩好客客爭附之如蟻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足下無書抵政府大是佳事然意足下文采風流或未安於有司之俗故敢及此惟足下三復之宗伯師以月初渡錢塘青山有廬不妨高卧但云未免憂貧不肖更賀之人生一世不過為貧之一字受忙受苦於此能安便是彼岸彼鼓腹而歌商頌若出金石者何人哉願與足下共勉之相去千里瞻對未期足下幸時展此紙以當暫面

報潘去華

改歲來為先人一丘留苕霅間旬日鄰居失火敝廬幾為燼矣而無恙此日方治酒酬焦頭爛額之客而使記適至發勝讀之無世俗寒暄語而惓惓以竺乾聖人之學問津不佞不佞媿非

知津者然足下於儒者之學究心已深或不惑於朝聞夕死之說從此箇關頭打破然後不疑竺乾聖人之學儒者云釋氏之學全是怕死未夢見在足下所謂欲求出脫者欲何之耶畏影疾走走愈疾影愈至留形度世此玄門之學非釋氏之學衰了凡兄昔語不佞云玄門以生滅為因釋氏以不生滅為因因異則果異如黑白水火之不同而世俗並言二氏誤甚矣不佞從此死心於釋氏王摩詰詩云欲知除老病惟有

學無生夫以老病爲病無生爲藥猶是門外人之語門內人則不然大地豈碍虛空乎此事須與足下覿面細談始得願足下保任此一念以待相見大慧語録一部計六冊奉寄十九卷已後爲法語書問差易通曉足下政暇幸深心一觀之內典浩煩若欛柄不在手如入海算砂亦如數他家寶無了時亦無干涉用心此一書足矣

報王元美先生

去冬十二月息菴上人持先生尺一相見武林憐其爲聰利衲子頗與酬往但病欬喉中幾欲如雷因遣卧龍井遂以正月二日遷化業如法付火光三昧矣其侶蜀沙彌往敬以一字知聞青山留人甚不易出先生所云息蜀洛之爭而廣伯夷之隘此救時菩薩之事斷髮文身之子焉能䘏章甫雍容廟堂也此中居士有虞淳熙者大是苦行頭陀欲結盟修法華懺以半歲爲期某且褰裳從之矣先生比精進狀何似光陰可念幸隨時自力不忘仙眞付囑恃在知愛不勝祝願

答馬心易

下午且看花堤上足下有意可得一談對否討事何足駭人弟因此得遠塵勞更自快也

答陳伯符

檻猿筍魚一旦縱之林壑甚自得也但足下風雲方始羽翼長垂爲可念耳六橋桃花政繁日步出湧金泛小艇從之不見一俗士况味可知

足下愛我故不吝示

報甘子開年兄

意仁兄已行不謂尚滯越境若昨日得耗猶及追陪富陽竟乃失之悵嘆何已仁兄此謫似從天降地出甚奇甚奇仁兄悠悠斑綵讀書課兒暇則登眺山水何所不適何事輕逐腐鼠受烏鳶嚇耶弟往歲置得梵書一大藏積書亦不下萬卷日杜門焚香隨意披閱自喜不減南面王方憂一官爲贅一旦爲我决而去之德不貲矣

二子近俱學作時義大者能間出新意似可教也讀書課子可學仁兄但風木之恨爲傷心耳來歲有匡廬之與此仁兄家山弟至彼知聞仁兄作兩月留遠公蓮社香山草堂冷落餘千載乃今得吾兩人當爲山靈動色一笑

報蓮池師

須惠戒疏發隱謹頂禮登受自媿障重不能驟持大戒多岐墮落爲法道羞師幸哀愍而時策勵之野田壞種忽欣欣有向榮意初十後業與友人期禮中峰徑山諸祖塔行前當趨風受誨

也得虞長孺同晤尤佳乞頒小沙彌一訂

答潘去華

春莫七日某再拜奉報去華司理足下去歲十一月日望足下至過二十四爲第三女受聘及德清荒隴焚黄不得已遂離武林竟失良晤甚爲悵然今日處分僕去冬已知消息自度於世道無緣麾此腐鼠可一意辦向上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意頗安之比見邸報

一笑而已周元孚僕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稱許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元孚盤桓最爲有益百衲絮衣平時或妨囊篋天寒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自許精形家言比見先人五雲荒隴稱賞不已謂法當生一偉人不但如僕甘靜退者乃亦以語足下耶元孚於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免夏蟲疑氷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故有能有不能耶足下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火焰之上謂僕蟬蛻煩惱亦復如

是足下蓋以此進僕顧僕今日境界亦安敢當此語生平自讀書檢藏外尚欲窮山川勝遊年入四十齒髮已衰日勉一日尚懼遲暮此便是僕俗念憂饘粥計妻子不與焉此念一了便當索僕於一眞法界中矣昨見徐茂吳云足下方有事金華爲道相念不知有便入會城否元孚別時云夏月當至會稽鑑湖禹穴之勝行當與此兄共之但不知何時對足下耳陳公衡屢不

與薦恐其或累遠大甚憂之今聞以艱去不知他日究竟如何然渠自有命儻德業可議則師友之事也萬和甫喪偶後亦一再相聞相知落落足下在浙猶然隔絕他何足言時望一字以慰遠念

答蓮池師

信宿受法施爲感明日當爲天目行而仇兄以考事欲東歸遂無伴侶娓不能知師子遊行願從師乞優婆塞陳生同往此生入道尚新信力

未固使近毘邪居士未必非一助也師幸詳而許之

與陳季象

巳從和尚乞兄爲天目伴侶得請幸以今夕至舍明日遂行

與于中甫

不佞般若緣深造物者爲我割此腐鼠甚以爲樂頃雲棲與虞長孺信宿頗商量出世事渠欲以檝門爲前茅吾甚擊節亦甚稱許足下中間微有不滿意因波及覺範謂其以前五識爲究竟恐未必然急難以口舌折服故稍示漫汗以俟後緣要之此兄本分事雖有挾帶士夫中欲覓此苦行頭陀那可易得足下自今書及不佞不可遺此兄足下爲我覓得秧函藏經幸急見寄需此至渴迷觀師密藏兄爲法門大事不憚行脚此中更無知識可依不覺見似人者而喜人世光陰閃眼而失火中蓮大不易栽吾黨中上根惟許足下幸勉旃勿自負宇泰兄時時以

八行見存尚缺良晤仲淳卜地未免俟河之清柰何頃欲偕遊天目雙徑而復爲史先生奪去風便馳此

與周壻

從徐茂吳一宿龍井採茶難得眞者薄有所市足下與此物有定鑑否足下病乃得遲子晉僕更得一良伴爲陳生季象渠亦足下舊契今在齋中足下今日能强起不一二日間乞示行期

答周元孚

別兄後數日得一扎及西湖弔古諸作且示五雲新卜果佳云云兄二扎并寄物俱到兄意大都目擊已備兄煩誨勑弟本山中人造物勉驅就軒冕鍾鼓享爰居豈性所樂一旦以青山白雲還之不減天帝九錫快不可言非但不悶而已其故弟亦不知或者以弟超放自恣不可以緜縱養耳不然則直心之人美美惡惡如日月在天不可掩匿易指摘耶兄亦不必作歸計順其坎止爲佳弟幸一造及兄兄未必能一造及

弟弟且以此傲兄一笑茂吳云兄當以初秋至越此時定不失良晤前蒙喻邦相尺書見存未及裁答乞先爲道謝此日方從茂吳採茶龍井難得眞者故不敢寄春秋刪正藁序尚未屬草即日且遊天目歸當命筆嗣報

與周壻

爲足下停數日行矣昨詢平頭知尚未捉髮今日何如頃且出門采蓴三橋夜便宿法華山盤桓以待足下三日後能强起否

與姜二府

三月中偶爲天目遊留連月餘昨始返舍不謂遂迫行色明公居此八年耿介之操循良之政湖山實鑒之乃一旦捐士民而去黯然之感傷如之何都匀爲貴陽名郡吾友鄒爾瞻昔從戍於此頗及詢其方俗乃得遭奉五馬足爲彼中山川吐氣願從父老之後捧一觴以祖路偶念得罪已來不復敢以麋鹿面目溷諸公清塵次且而止暑氣漸溽長途珍重

答朱海瀛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而議者欲以此見困眞痴人說夢僕返自天目忽見足下一緘推借太過不覺慙汗天下一人知已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耶足下大孝欲爲令先人決千齡至計造物者方競以牛眠馬嘶爲獻烏陵一坏忽蒙見擇甲之所棄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子晉來

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願西湖秋月僕且專之足下儻不違秋期願分十夕清光爲供

與王季孺

往返天目遂及一月不知足下何時到此省告喜甚謹掃徑以待足下何事稱病豈欲分我山中白雲乎

答沈茂仁

已悉足下相爲狀弟信浩蕩如野鷗鳥亦鳥能

忘知已之感耶要之此事不必詳求徒溷人耳方蠟天目遊屐不暇作多語所欲語亦了

與申甫

雨中無事宴坐閱宗鏡錄自覺神思清朗數日不面比作何狀下帷之業似當及時二姐目疾既已輕差宜十分保護之且令周老子得盡其術鶵兒目中瘡亦去盡今日爲營丸藥矣

與虞長孺

豫章余世輔德甫先生子留心教海欲聞妙義而就足下敢爲紹介頃閱宗鏡偶出一難敢求決於智眼且令渴學聞所未聞惟不惜剖示僧孺見省失迎乞爲申意

與黄旨玄中翰

足下江淮奇傑不佞嚮風久矣今幸持節過此且辱左顧會以事出有失擁篲承惠法界觀四十二章經家本仰知皈依正法不佞雖謭劣方自托爲氣類渴願相見一佐揮麈而未得間精舍靡申聞即日渡江敬爲遣此何時返旆毗邪

廬士方借燈王寶座衆香鉢飯以待勿留滯東山鑑湖令百千妙義久秘微塵也

答余世輔

啟長孺八行云以觀水失迎足下尋當就叅耳堪輿祕旨二帙附歸尚未及錄俟他日再請無凡情漫預語無情作佛義未夢見在幸爲深思反旆時覿面披示

與沈壻二玄

盧祠部兄至相見郭外始知親家翁附舟而南

且吉曾見賢壻欵欵通家之誼黄令旣佳士不敢以逐人引避暑雨難出俟凉風時圖之筌蜩殤已未大姐病後將息何狀無患苦否相隔二百里如在天涯悠悠骨肉五内如擣刻日望其歸寧㪍此種種而亦不能不勉俟秋期也二叔翁心疾比何似能赴試否

答申甫

下惟必得靜室爲佳一二處不得不妨多覔此亦揮洒助縁不可草草足下妙才遊刃此道小

小佇思便足登峰造極僕雖老猶能識途儻存虛懷數日一過商求可也晴旦瀹香茗以待

與王元美先生

去冬息菴上人來奉翁一札渠病咳甚暫居龍井遂以正月二日無常業如法火葬近日方袍無可共揮麈者得此君差强人意不意奄忽頗爲惻悼某踈拙無當此世造物者遽遺之以青山白雲大似求睡得枕衣食粗給足可杜門長日無事焚香盥手讀永明宗鏡錄率以一卷爲課多或至二三卷約兩月課完此中士大夫惟虞生長孺佳淹通敎海兼徹玄宗時從往來不廢三徑詞客惟徐茂吳一人餘子則閉玉關而謝之矣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豈不甚樂翁近狀何似靈箕異嚮亦時聞否能加飡否所持課誦如昔否酬應稍簡否臘月三十日防身一句子能安隱堅牢如虎靠山否暑月憚出無能乘興一㪍祭請豫章余世輔行敬爲布此以當暫面惟翁爲道珍重屠長卿近遂不得其聞問此

兄不善居才又不善居貧宜其困也人傳令郎三哥慧業異常有悉達初生氣象渴願披對而不得馳企如何

與包瑞溪太公

屈指此日餘杭返棹體中健否何日入城當戒厨俾作白粥以待不敢以暈血俗供唐突遠意幸示之期舟中窄迫不若移住湖上僧房靜養數日青山綠波足滌心目於道體亦未爲非計也幸熟圖之

答于見素

去歲翁北還卽擬申一紙奉候方拮据了卜葬大計荏冉失之迄今悵悵僕行能鮮薄而胸懷率直宜扞世罔豈敢尤人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凉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頃晤辛未館中熊茂初先生渠出自比部與令郎中甫僚誼甚篤因得悉聞令郎居曹狀翁有此兒不惟階庭之光實爲邦國之瑞但憂其峭直

恐亦未免誨妒然渠自有命翁勿以爲慮聞且欲乞告見遺書中亦未道及不知果否青年入仕又有時名如僕意少令遵養就其遠大未爲不可不知尊意同否深秋采朮茅山或遂披對未可知酷熱珍重

答于中甫

某再拜具報中甫比部足下計報後附一書外親李揮使渠以部漕入京不知達否三月中作天目遊二旬而返餘日杜門武林了不出入亦不見一俗士近結課閱宗鏡錄已至三十餘卷始覺寂音話言悉從此中流出贓物見在不覺釋然僕之得罪也憎僕者快愛僕者惜而法門知己又爲僕幸凡情聖境大都相隔不足怪也足下肝膈向見遺仲淳兄尺一已盡得之今復稱引元公報子瞻語以相規進愛人以德敢不服膺以子瞻之才幾見遇合而復擯棄晚年猶有海外之行蹢躅九死以免想善元公之言而不能用也僕才不逮子瞻遠甚而欲以此一着

傚之憨山卽舊澄印師僕癸未歲曾一見之城北蕭寺中相隔五年矣近見其語一帙異甚序是足下作乃知龍象故不可測聞其任勞山欲往依之而未果僕早晚閱宗鏡如對達觀師聞已遠及峩眉常寂光中故是不隔足下云當以精進暎接慈光且與足下共勉之七月暫移武林別業亦以婦翁多病閶門凋弱內人不勝骨肉之念欲暫相依從遂不忍拂以故遂寓居武林賤性雅不堪城郭尚欲閉影深山絕跡人內

今急覓三徑未得也聞足下欲乞告果否頃見熊茂初館丈道足下甚悉足下青年而有時名少從遵養未爲不可報尊公尺一稍及此意不知與吾意同否仲淳兄剛腸男子而好狗人之急春來兩至姚江頃復至虞山俱以視疾至爲太夫人卜地未免築室道傍柰何又事煩食少日中僅啜白粥二器飲酒亦不能如昔甚爲可憂缺藏賴足下補完幸甚即少絲字一函從甘露藏寫補亦可先此申謝

答仲淳

足下別去日對子晉憶念不淺足下識堅色脆終日奔走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即不可分人我獨無緩急乎惟足下詳思之子晉今日入苕烏陵山已授之朱海瀛宇泰兄欲得觀音全呪藏中甚多不下十數卷一時未得悉錄湖南淨慈北藏亡失過半他山亦不便借閱尚俟凉秋索之家藏中但不能急耳吳江刻經僕與子晉任其校對誓不敢忘達觀師付囑足下曾與季華兄弟商量否何日至武林渴遲渴遲

報周彥雲

天下事豈有了期常苦罷官不早不能讀書學道償五岳之志而今日得之如倦得枕如渴得漿不自知其欣欣欲狂也弟入仕十年世味酸醎盡嘗之矣若買名青山乞食朱門死不忍爲也石猶生我方以是德孟孫豈敢存之胸懷作來世種子耶沈純甫先生之歸庶幾遵養時晦欲以一書存之而未及儻相見乞爲申意

答張元城燁

僕賦性朴直不能詭隨悅世謗起鄉曲遂至放逐然二浙湖山因此畢充玩賞退而擁萬卷焚香披讀其樂豈特長安馬蹄當爲吾賀非所慚也別來忽已四載遣使割俸至再至三足下爲我厚矣足下精明老成戢輔吏績無出其右每得薦書讀之輒欣欣動色僕即疎劣負官至於謫斥而吾門有人或可借牘萬一以此自寬惟足下益勉之足下欲知吾被斥狀同門比部孫

千兩君知之甚詳計足下內召非遠當自叩之丈夫或出或處一龍一蛇無所不可安得戚戚效兒女子書空愁絕乎使還布此以當面對

答徐孺東先生

往歲讀潞水客談即知敬仰門下近見門下柄用喜此事遂已施行不圖斯時兼舉禹稷之功方拭目引頸以待玄圭之錫而不意其復委之後人也傷哉此蒼生薄福所致乃門下則何失焉去歲奉顏色於西湖伏荷殷勤接引收爲與

味某自度於世無所長不足執鞭長者得非取共世味稍薄可爲青山伴侶乎得罪以來業已半歲杜門焚香擁萬卷爲樂不減南面王丈夫出爲蒼生則不敢辭勞若徒以富貴而已則青山之樂不與易也四月間當一至天目歸即結課閱宗鏡業已終三十卷法喜禪悅之樂又萬倍世間書史深秋擬出遊南之台鴈武夷北之勞山俱未可知若門下有意入浙則勉待消息不敢出門也門下閉關艮是勞生久矣不得不

一休養之要之定亂俱屬幻境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則是打車則非此是舊話聊爲舉似承遠寄音問附此申謝且見鄙懷

報李君實

淫雨爲災不知歲事何所究竟足下牽事不能理虎林裝不妨少待素秋或曝書時不佞未免暫還檇李良晤可計日也足下小試不大稱意蓋將令足下取大物耳目下俗務亦是摩楷金山轉益光明足下幸無以爲苦何令未與相識

林中人豈可輕以竿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護惜若也暗投自爲爲足下二義俱失豈敢有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答茅鹿門

不佞踈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白雲青山性之所適今日天與而敢不取乎翁眠食想益健承道體小小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疏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

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惟翁始終誨督而成全之

答茅薦卿

歲前承惠存知新夫人于歸且近以尊公意付醝臺尺一索一符護致之竟不果用足下細謹如此以此居官何憂不達耶不佞本林壑之姿造物者誤致之雲霄如野猿攝衣冠海鳥聽鍾鼓豈其所好一旦還其故處翺翔跳躑樂有餘矣豈靳復爲樊中之畜哉方選地西溪之安樂

山欲規一閣奉安寶藏并置世書萬卷其中除登眺名勝外卽閉關作老蠹魚悠悠卒歲自謂不減南面王知足下已報政循良之賞旦莫且至又新納夫人熊夢且踐雖山中人不復知人間事而爲足下不忘欣豔山東有王氏農書并李中麓先生所刻金元人雜劇數十種惟構寄各一帙爲感今歲浙中大水甚於嘉靖辛酉故鄉之人幾爲魚鼈高田十存二三不知大司農有意蠲恤否北方今歲如何區區憂國熱腸但祝年豐而不可必柰何

與楊公亮

數日不得聞問想念如渴弟爲文債所迫今當往西溪靜處了之兩三日歸當省足下在此柰何令故人面目長垂也丘嫂能强起否近日弟婦亦病火齒舌間俱腫痛家口或病瘧病痢未免捉髮迎醫尚未聞也

報密藏師兄

春間王佛子行附致八行知已徹覽廬山一如

上人來承師兄洎于健年兄手札以老徹空師塔銘見委且曹林仲淳二兄督催甚嚴一如以廿一日至廿七日卽具草世間那有此火速文債但匆忙構思未免陋拙無以助發老徹空未後光明耳匡廬天台俱賜北藏信是法門勝緣明因二師旣都城名德又重以師兄之命需其至當出北關一拜且瞻禮法寶一如曹林爲此尚留嘉慶想望前必達也曹林師兄近日相見覺其見解甚勝盤桓數日啟發良多而出師兄

手扎謂其詐死水銀忠告之意凜於秋霜烈日不覺感痛自念根器庸劣不敢仰望曹林而師兄策發處未免假借慙無郢人之質遂令匠石藏斤不運鼻端堊漫何時去耶可為酸淚達觀老師遠踏衰省白雲此後蹤跡不知何處安得從天墮下朝夕參叩了却多生大事耶刻藏因緣甚正千聖出頭來也道不得箇不字聞之不覺踴躍歡喜但資財固難校對尤難今除北方遍索江南緇素中自許不佞可當其一他則子

晉耳經律論三藏中改正譌字每卷不過一二處依樣畫葫蘆眼光爍過便可定奪此雖不難而亦不可屬之他手至於此方撰述千餘卷大有商量如一字一文不經不佞輩筆扎斷不可入刻當仁不讓惟此一事欲得南藏一部大本裝潢用作草稿師兄來南可便嘗處相付今欲與工北本經律論儘可供刻卽未經校正不過差一二字而止未為大病不若此方撰述動著則禍生也子晉兄英妙超特時輩中罕有但有

吳兒刻薄孰習且面相劣福恐非遐壽之器近已發心持菩薩戒而有數條固於惡習不能卽受者方便寬之餘願盡命領持矣不佞朝夕讚嘆慫慂必期成就果爾亦法門一飛將也但其人貧甚而稍有家累須得歲嘗助之有常資則可耳不佞自春迄今杜門謝客喜得眼前甚是清淨今欲嘗少業於西溪為退居校經之所青山白雲遂為家物樂哉自今全身已施般若祖師機緣誓將則則透過水滴石穿豈敢自怠惟

師兄就我而教之與江講經之難亦以彼中校讐無人庸目校經字字用手指歷過勞十功一徒足損汙經本而新經印出依舊差訛故不許耳曷若令不佞自校傭書人就我錄出付刻一舉兩得何不可而必欲請去他所乎惟師兄詳之淨圓師兄再上金山但一聞問而已尚未相見此兄定能堅固此山去歲不佞在武林此山幾為了空師徒所敗想師兄聞之久矣顯親住僧應易與否俟見淨圓兄以師兄意白之不佞

近日俗諦因緣老師所以相爲狀師兄不妨一一示之法門廖廖此中僅有蓮池老師虞長孺二人亦時時相親但血脉稍懸不能吐露本色至於雅願淨土扶持戒乘遠法師宗居士非異人也渠輩意甚雌黃老師但覿面相逢自然折服德山未見龍潭時直欲將南方魔子抹殺報佛恩此何等氣象一見低頭妥尾況後之人哉此師座下嘗數百人中無半人衲子架大屋養閒漢未免是愛見大悲不佞則左袒安禪師矣

計此時師兄且涖清涼當返京師見此紙耳南方法侶日夜望師兄之來即有別緣不妨暫到以慰饑渴所寄憨山師緒言五冊刻藏緣起一冊發願文一通俱領悉補來缺函藏經尚未登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淨源師兄

自丁亥迄今不相知聞三閱歲矣想在山安善不復念在纏故人耶方病目不爽憒忽得山中一札如從天台方廣五色雲中飛下本色人任山當役使大空小空呵護一切柰何令山民挾祝融氏以禍松竹耶薏苡百合根二物甚須領

惠不多未敢稱謝先人一丘尚未定拙園藏經如故二年內曾晒一次老身幸健白髮稍多今年正月房中生一男如養得大當覓一田舍翁女配之令作山中千戶侯也一笑即日還拙園幸下山面商之

報周申甫

目中赤稍去但不堪涉事對書卷耳辱惠問具知足下體中如常爲慰

報賀伯闇

足下至此形迹忽忽莫往莫來甚媿平生之義昨見李玄白謂足下將刻舉子業欲索鄙文引首此去秋成言況來教云爾其敢辭乎足下以制義名海内不減馮生柰何欲以士安重三都也一笑即日還檇李當即課奉不煩童子往返

報馬心易

足下卧病僧舍即欲躬訊早出晤李稠原年兄具飯款之以故不能此中醫者弟不甚識熟病不服藥爲中醫於此中尤宜敢以似足下早晤

胡郡公頗有故人之意亦聞足下報謁不得見方以爲負足下不可不知也惟放懷自愛爲祝

與楊公亮

粤西之轉方爲足下籌量進退遂焚銀魚勇哉當事者能遂足下高志故自不可及禹稷在朝巢由在野兩得之矣一笑足下居貧又值荒年何以給饘粥弟方歷此苦又欲爲大兒舉婚苦上加苦庶幾賢於古之三旬九食者耳一笑伯母比安健不老嫂賢郎各勝常不數月即遠隔不能時通問訊甚以爲念弟身以下俱無他今年正月復産一男甚憐愛之足下情至故具示人便布此急遽數字以當暫面

與屠長卿

别足下則三年不得足下問則半歲矣想念不可言足下近況何似計拙年荒饘粥不給足下能安然杜門乎伯母九十此人間希有之慶弟尚未及申一言爲祝罪莫大焉終當補奉不敢失也老嫂賢郎想俱安善足下比道業何似玄

門中人自聖賢至盜賊種種俱有聖賢不常得而盜賊比比且其所挾人人異端汪洋汗漫莫知適從如治氣養心之術則熟聞之矣擇一而行久自見效豈賴此輩願足下悉屏之毋溷乃公爲也楊公亮慨然焚魚足稱遠舉白駒之和是不一人足爲青山生色矣人便布此秋風漸深惟足下保護爲祝

與周申甫

今日以驥兒冠邀諸親昵歡飲至更盡恨足下

不在耳明晚登舟自海上還故里所懸心者惟飛來一丘足下善爲我圖之

報友人

延年丹二顆幷奇方三俱領悉得見异人聞所未聞此大幸也

與王叔駿

足下貧士豈堪購奇書爲餉館穀之托敢不盡心但隱淪之人恐無以取重於時流耳稗編一部雖不足珍少助披閱惟存之茱萸節前可得

晤於此不

與謝海鹽

僕素性淡拙況凶年殺禮頃者趨命二篇用享足矣惟尊慈俯體此意至幸

與許鴻川水使

淮上別門下今七年矣山中人世緣隔絶鈌然長者知能見寛耳密藏師兄南來道門下信事達觀師復有法脉一絲之契喜不可言東塔鶴林上人以身爲法門頂踵不辭者領達觀師命求見門下而憚棨戟之嚴敬資之數字且以爲候

與沈晴峯太史

武林得門下書索季彭山先生易說且欲爲令嗣求通於李君實戴升之頃還郡得數面兩生業告之矣令嗣高才兩生故欣爲把臂況令嗣能折節耶彭山所著曰易學四同今送覽不煩見返彭山兩子俱善僕求之亦非難耳

報淨源上人

前月十八日到拙園討侍者商量山門事不難俯就竟高臥何耶此日還武林方入門而得山中問僕嘲侍者大空小空失職侍者歸責於王臣僕今以親釣絲樵斧以王臣責僕僕可逃矣新生孩骨相不雄似不足當天人師差宜山中千戸侯耳一笑賤目久以如常辱念及幷復

報友人

五月中周甫回得足下書頃八月十九日在樵李復得足下立秋日書具悉足下長安中起

居喜慰之甚足下遠念故鄉荒歉且及故人曲爲計慮非骨肉之誼不能有此但青山之人無意近名呼牛呼馬亦聽之矣妙峯座主五月間已遷化人命無常交臂相失得意中不可不猛省也

報周金溪

得范牘至今已五六年屢從部使者薦章見足下姓名輒大喜身以不肖斥而吾黨有人以治行顯幸藉以掩過塞責爲光榮豈不快哉僕已

髮種種牙齒脫落生平躭信二氏頗知尊生習靜非因挫折而後能遺世慮也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較他房爲最多即俱得給舍侍御他日以言事顯爲名臣計足下與諸君子必能勉焉僕得爲閒人優悠五岳受賜多矣豈復念仕進耶山川阻修會晤無因惟足下勉作功名自愛

報胡靈昭

去冬幸得一晤嗣聞足下住江干數日受室而歸想非久抵任瀾焉至今春初附一紙不知能達否吾鄉旱災水底龜拆秋間雖得雨無救田禾自塘西底石門六七十里迄今尚未能通舟此有生以來所未睹者民窮盜起所在而是足下爲長吏何以籌之不佞比如常婚葬既畢且爲無事人漸圖五岳不容乃見君子非所敢當置容不容於胸中便是水炭去大道遠矣願爲足下共勉之報金溪書敢累便羽

與鄉同年龔少參日池丈

山中治先人墓葢安而復遷是以緩忽聞丈至

出山耶過里耶弟不能出晤此中如掲丈能留此中數日不

與淩元孚

山中得教果僧云云恐不至此萬一有之當令請罪階下而復平其曲直可也大智人前有三尺暗弟與足下事非目擊幸各徐徐察之

報友人

荒丘辱尊趾昨莫歸未及叩謝爲罪承諸君子見拉不敢辭但東西南北之人即在此敢不如

命分金如數附去仇君采先生願附社歲一至
幷聞

與胡郡公

鶺鴒深契睽隔十年天幸臨此衡門鷄黍恕期數旬可復待乎敢以廿六日固請東歸當有兩月還日再進喜酒不爲後也幸許之

與吳文臺比部

春初門下過此竟不及一晤至今悒悒白先生留舍下七閱月始克定先父母大事尚有先祖

母未葬白先生術高品高今之堪輿無出其右然非門下不能致其人先人地下之靈及自今已去子姓皆門下所陶鑄矣感德可言耶羽便附此申謝

與孫世行

秋來不得足下聞問想遲不可言足下比何似冬間至武林雙耳能徹聽如故不近況何似何以娛日握手之期當在何時樂子晉書頗有尊鱸之想計非久可晤子晉書一通幷數字付便信寸東殊不能吐十一

與曾孝廉人倩

夜欲從足下宿雲棲日中造尊寓同行明旦歷荒丘而返過此追東歸之期便不暇請教矣惟命之

與于中甫

八月欲至金沙叩達觀師幷訪尊公及足下昆季竟以先父母之葬歸武林月之十七日竣事矣此亦足下所樂聞也仲淳延孫竹墟看地有

定議不大都此事半屬造物不盡可以力爭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亦聽之矣踰月而返武林歲內或相晤未可知所欲與足下商搉者非一紙可盡使便布此惟足下照之

與友人

目青得李墨梅藥覺有驗一二日可出矣足下所畫何似朱武原先生見餉沙彩甚佳似蟛蜞而小甚堪佐酒今分送一器

上陸臺翁

某無似在鄉曲後進中最爲門下所識拔至引之爲氣類懼其轉死溝壑呴呴然欲手扶而翼之雲霄某非土偶能無感奮但某今日之勢有必不可出者三夏熱冬寒各自有時雖有異人能冬起雷而夏造水然終非本色人必駭之此不可出一也人之性情如鳧短雀長不可更易某生而疎放不受世間約束使之居朝廷歷風波豈若納之長林豐草間哉今已辱矣豈可再辱此不可出二也生平深信因果以爲人生福

氣有限與之齒者去其角花之早發者必先萎某家世布衣而猥以薄伎僭魁多士大倖不可屢僥如天之福未盡留之不享足留子孫布衣蔬食讀書學道以終其身豈爲不得此不可出三也門下爲當今偉人所陶鑄士必能興雲雨澤海内顧某非其人也匠石之園而有不材之木不中規矩繩墨之用亦置之令全其天年而已柰何强以棟梁責之東塔渠上人行敢布腹心且以爲謝冬序漸深惟爲道爲國珍重

報周季華

入秋至今無日不思飛侍逢覲師而爲業緣所絆遂令足下輩先吾着鞭甚自失也初二日移家而來初六日至此途中病目目愈即病瘧此日方敢啜粥廿五日前尚不能出門足下不知能待我不仲淳兄久無消息不知何爲葬地不知有定說不先父母已葬范村尚有先祖母未葬了此及鵷兒吾便作無事人便可從足下踏清凉五色雲矣

與李君實

昨莫自武唐還郡遂入城宿屠長卿寓長卿吾鄉人豪足下不可不一拜已爲長卿言足下矣

與傅伯俊

足下數千里南來弟僅得三日相從此後晤期不知是何歲月念此豈但黯然之感耶身爲男子又自許聞道多生飄奥布衫不從此一生脫去悠悠忽忽轉眼無常甚可怖懼願與足下共勉之令郎大根利器必當擇良師友利刀割土

勢必日鈍弟一完次兒婚計且北遊或可效一得於令郎但恐不相値耳足下爲太夫人北還幸無過急至金沙可留以商藥末爲不可珍重珍重

報于中甫

前月廿七日以妻大父葬入山而仲淳至始悉足下動止得足下書念我且念兩犬子而憂其進退骨肉肝膽千里如見海内能有幾人展讀數周不覺悲咽今冬薄收力遂不及延師且目

前青衿生以嚴憚學識二者取之相應者絕少來歲元宵後當就足下謀之欲以一子累足下一子自隨入關房當於近地擇一相應處非徒課子亦以自修也達觀老師幸爲我一留即欲他之必俟一面金壇不相應棲遲陽羨月餘未爲不可且老師去留關吾輩進退不小千生萬劫大事豈可迭面蹉過言之傷心足下吾所畏望足下猛進甚切聞近日多病色力少羸不覺動念幸益加保愛佐以藥餌慰吾遠念晃无咎

釋教贊疏二卷奉覽

上達觀老師

頃老師兩次書來一謂我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述人言如此一謂我不當作經義示人人以此得進者所作惡業我實啟之前書中我近病敢不佩服省改後書則不然先以欲鈎牽後導入佛智古人固爲之一切世間良藥能生人亦能殺人何有於時義我之罪福當不昧矣一笑即欲至陽羨謁老師以歲暮俗緣煎逼而歸明年

正月下旬當追隨老師趨風領教老師即欲他適幸爲我暫留我如赤子匍匐而前父母深慈豈能子然捨去幸深念之近有一猛利男子蕭山來道之爲求見老師遂斷葷血此人非老師不能造就也

與管東溟先生

東尚徘徊山中今夜當宿寒山明且往天池先生儻不能同行寒山一晤可乎學庸論語發揮帶出令某詳覽尤望十八日次虎丘

與馮用韞

每憶足下脫冠解帶臥茱萸軒時如昨日事耳然別足下巳七年茱萸軒亦三易主而弟靑山之夢已不可回矣長安馬蹄了不足戀卽鼎足亦須臾事大馮君尚不屑以黃梁擬之所不忍割者小馮君耳弟得罪之故想足下所了足下書來云芥蔕非足下不芥蔕非吾輩具感知我愛我之意足下所居咄咄逼雲霄矣今日之天下水旱盜賊在在而有然非大患患當有所在

足下卽繼二三執政而起何以策之此足下他日之憂也而弟又爲足下憂此非迂濶惟力勉之勿使後人謂一蟹不如一蟹也一笑去歲楚錄甚盛豫章差可稱伯微足下一出誰支詞館聲價又一笑沈茂仁遂爲故人可嘆可嘆兩得足下書歲月支離始及報此數字齋書者吳江沈訒卿業醫甚精少卿年兄之弟也

與友人

足下書來多情似痴婆子然泥塑僧伽又安用剃頭刀也足下遊長安公卿間何如故鄉從諸緇白念阿彌陀佛人生有幾沈茂仁太史忽然修文地下足下稍足濡沫不可不急急回頭也

與余雲衢

與故人睽違今七年矣弟中無町畦而外削藩蔽招尤被論理有固然故人能寬我便可逍遙於靑山中家有饘粥之田三頃雖連遭凶歲家口粗遣不至乏食兩兒子長且及父大兒巳婚今年正月復舉一男讀書學道儘自足樂此時

念足下徘徊禁署望西山積雪況味何如弟往錢塘巳三載未爲定居終當棲靑山一片石耳

與陸敬承

去冬與足下松陵夜別今又一年矣聞老宛復仙去其所生子依何人足下四男子而俱無母足下以父兼母之不可不加意朱雪樵在左右故得常聞動止沈茂仁故不勝衣忽爾異世老親壯婦幼子種種皆可傷悼今之從政者若知必死柰何於石火光中造此無窮罪惡乎足下

得意時不可不猛省也

答沈霓川年伯

某於令嗣茂仁兄鴈行之情自謂深切旻天不弔羽翼長乖每爲雪涕所有弱女出自單寒不當仰溷高門伯氏不遺特垂採納存沒至誼寧敢固辭謹聞命矣

與黃貞甫

行時面足下氣體雖弱而談鋒不衰謂足下病良已廿七日底北關遂不及省足下次日晤周申甫之僕行後足下痛更甚數日間始差耳甚爲驚怖所恃者足下目光如電終當爲世用耳新歲當出覘足下

上陳鼐翁老師

丁亥季冬同館生楊公亮入閩附致八行是日陳公衡使者至得吾師尺一甚嘆事機之巧次年秋盡子卿世兄北上備聞吾師起居次年落羽歸遂不相知聞從此濶然矣某枯木朽株吾師一顧强被靑黃之飾今雖毀棄尚得以靑山自豪敢忘鴻造耶年來二子俱婚超然有五岳之志而厄於凶年不免以傳經糊口一二年內饘粥稍充必先探武夷九曲遂謁吾師於木蘭堤上以慰心期耳歲除同年生蘇學使過此附致此問東山安石知不能爲蒼生堅卧水到渠成當有日耳聞連舉二孫大是快事某近亦添一幼子翩翩繞膝意甚憐之知抱孫之喜當更深矣世兄北上幸必見就使某得効其切磋恃骨肉之誼乃敢及此萬里一緘意何能盡惟吾師隨宜保護以慰遙情

上吳韞翁

別門下不一月遂聞開府新命欣躍不可言此復爲次兒婚冗所逼登眺揮灑之興盡爲廢閣九月竣事入冬遂爲常潤之遊除前返武林使者坐索詩冊苦無以應新歲爲試筆課兩題以上如尊意欲以檇李名勝爲題但有鴛鴦湖與秦柱山鷹窠頂三題稍佳當與沈純甫先生及二三詞客共賦遲日寄上惟門下寛以俟之舍親武塘錢生幸得應舉湖墅黃生去歲起復亦

附名優等此兩生甚感門下噓植黃生此日偶至屬語中意敝爲及此來歲出遊儻有嵩少之興當趁拜節下然亦未可必也

上張洪陽先生

戊子秋門下過武林幸有信宿絫陪今三閱歲除矣天下事在可爲不可爲之間而二三君子又多不合則去獨使至尊憂勞日昃邊備日弛虜患日深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恐二三君子亦不得宴然青山也門下蒼生積望宜在三事而

伏聞哭先太夫人儼然在疚阻海內冠紳顒顒之情爲之短氣風便謹致生芻申弔仰祈節哀加飡爲國爲道自愛

報周季華

別足下兄弟廿一日早達檇李又三日返武林闔門喜無恙遂逼歲除兩雛俱扶雖幼雛復翩翩學語足娛老人卽貧可謂非樂境耶入歲便已九日人日才經始山中之事風雪坐起小樓中四壁未墍用敝楮爲障寒意蕭然明瑞步三十里而來遂得共此足下謂此日風味何如耶次早明瑞復步謁天竺大士僕亦衝北風而歸過元宵五夜始畢事山中耳九山笛奴與惠山離合綺麗入骨至不能忘刻文事明瑞稿面定十六篇足下十篇復削其二似太少可加付數作否二李文僕自索之剞劂之役當有別處小者各任非難也訒卿歸不得其一字不知半年羈旅狀何似念之甚切鳴琴歌課上過松陵之期刻在二月初十日前後前後不過一二日足

下兄弟幸一遲我

與季常七舅

歲前未返足下以事過武林辱臨寒山竟不及掃門稱主人歸而悵然如有失也除夕蘇君禹學使守歲小齋備談足下牽累之事大爲扼腕次日從胡郡守飲湖中頗亦商略胡公慨然願爲白之當事者計咫尺浮雲豈能障蔽日月惟足下靜俟之涓壬子開館先期掃除以待奴子奉迎望就道至感

與李君實

初三日李玄白至知足下輸粟意已決旦暮過我望之數日消息杳然豈尚未決耶尊公所慮門戶事僕力任之可以決矣遣奴子迎王季常惟足下為我先之如足下同行尤至願也所云刻文事項明瑞周季華已到足下可檢括戊子稿盡付來玄白稿并望一促之武林燈夕最勝遲足下季常同樂立俟

與同年李汝培

惠山之遇遂得粗隨旬日真千古奇事晤于中甫父子甚念足下歸途復為虎丘明月淹留數日抵舍已逼歲除矣為足下覓下陳之物急未有以應者當徐圖之不敢忘也弟明日有改葬先人之役出月之初便當出門洞庭主人期在二月之望勢不能遲足下有意幸如期而南以盡吳中形勢此尤千古快事惟足下勉之令親家讓卿先生曾北發不此君翩翩有情甚令人係思如未行幸為弟申意弟所俱許生亦甚念足下及讓卿鄒爾贍年兄改南大是奇事大夫可再辱乎武林元宵甚盛弟且樂之無從蹈地與足下共此樂柰何

答張梅村

嘉平月之下旬始過郡城匆匆西發不及覓足下一晤刻經十金尚在措處出月初旬面付足下遂贍禮十七年刻完大法蓮宇師行布此

答田子藝先生

十一月初出門迫除始還武林在家一月餘為

改葬先君子范村山中復留旬日西山西溪梅花尚未及一探令甚念先生思得一晤湖上但為貧所驅以教授生徒糊口常潤間出月初十邊當辭家與足下賣書生活亦百步五十步耳一笑留足下劉子通論藏徽館集六書泝源唐六典正陽所讀雪楠詩計二十五帙易以莊子副墨名賢詩評二部計二十四本詩評為俞仲蔚所編雜以宋人議論如架上無此書可存之今俱付汪生肆中矣足下初十前能至湖上一

慰把握不如不能便當俟朱明矣老年閒日可惜惟隨宜尋樂自愛三春無恙否

答曾直卿太史

哭先君時别足下十年矣此十年間我兄弟何多故也弟今已安青山兩鬢如雪兩子俱婚復添三歲幼子人事俱無大惡但貧耳貧豈君子所憂哉二三兄弟旦暮柄用但時事艱虞或反不如溝中之斷爲少逸耳足下何以策我山中亦知足下哭母夫人無便言不及一寄生芻以

此爲媿與足下别時所生佳兒聞已物故大可憐此後復添幾人後信幸及之以慰遠念用韞聞尚未有子其年雖壯亦是大緊要事柰何可遲陳年丈使者索報漫付此紙潤私千言不能盡惟天上故人默了之而已諸兄弟幸出此以見相思諸惟努力自愛

答許部景山

湖海之蹤敢比青牛眞氣足下則無忝關尹矣一笑春來爲改葬先君子方自山中出得足下書又得曾年丈書天上故人相念良足自慰報書附使者乞便覓郵筒致向得觀令弟佳作何森森玉樹集於一門也敝帚數種尚未刷印他日定不失寄將即日有吳中之行諸懷面悉

答徐茂吳

燈夕晤後遂有山中之事旬日而歸忽聞拙園書籍有胠篋者遂東歸視之且至吳中而返與足下共湖上桃花季月適金壇耳陳明府推知足下何俟弟言然亦不能忘所屬也季象云云

弟及兩豚俱念之但此兄未盡居貧之道頗爲家細君所厭坐是不能以青氈相借耳一嘆爾日風日煦美令足下獨有兩山梅花豈能不妒當以嶼塢驕足下耳

答田子藝先生

以西湖作曲水又得遇先生遂成勝集念先生視去春少衰花會更可寶耳湖上不妨多住當數過先生勿以酒資告竭使動歸興也洗眼方奉上洗一過俟日中滋甚乃止洗三四過立愈

矣

答孫茂才

自故里歸微涉俗務以故失迎足下山居便於入城者似俱少幽寂不若稍遠為佳去錢塘門十里有佛慧方丈主僧頗與僕善足下欲得此甚不難也不然湖南淨慈亦可惟裁之

答吳與松

己丑夏初幸一握手忽忽兩見春色頗念吾丈起居望有添丁之喜消息杳然時晤履素令弟

必問吾丈所在知平善為慰耳吾丈積善有素中年以後光景不能皆順豈亦宿緣耶願勿為此怠於為善天下無有種麻而得粟者凶荒之後必有豐登願自今益加勉以需天眷耳信至蒙佳墨之貺極感情至又聞道體違和就醫吳中仰惟安命樂善所謂日進中和湯勝於草木之藥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恃愛及此并以為問

如至武林幸過草堂一慰契闊

上陸臺翁

去春壽節曾附一紙申賀起居尚在留都轉北後謂翁必暫還舊里當面領大誨不意但至京口而北鄙懷未展悵結至今承翁雅意必欲致溝斷於青黃之列顧某自分福薄且世緣甚輕再臨畏途或生意外不若青山為少安耳且大事未明幻軀易盡年踰四旬便就衰白過此可知即餘生未涯尚施之般若或能了千生萬劫大事不可謂不幸也感翁至意輒敢布此

答顧友玉

去冬兩過高齋既叨厚款復戀清童雅歌至今不能忘也承委令嗣兩君考事僕忝世誼分當噓引常守錫令素昧生平不能通以書奈何守公係癸未榜轉托敝門生以書懇之不知能濟事不厚貺敬領羅漢一軸蜜果四種其銀鑲梳六隻即付使者奉璧夏初面晤不盡

與陸敬承

去冬曾得足下書然持來者不知為何人矣青山之人自貧之外無所不得意去九月復完次

子婚幼女新字沈茂仁兒此皆足下所樂聞也茂仁尊公存石先生以二月厭世二子幼小嫂夫人多病門戶之計尚未知所税駕欲扳二三兄弟共變之計亦不得辭也存石先生不朽之事願邀寵足下即爲茂仁求者雖屬大老恐不免波及二三兄弟耳因念燕中歡聚時去今不十四五年中間升沈離合如烟雲變化大是惕心況重以死生之隔乎敖嘉猷有九年之別近始出山至武林時弟以哭存石先生先期而出

待之吳中得三日歡聚且送之惠山汲泉數十甕而返焚香煮茗大是快事惜不得與二三兄弟共之耳二三兄弟日漸柄用知不能日唱渭城亦妒弟山中樂不一笑存石先生弟仲君道明以乞文入都且護子就試遂寄此紙弟比益懶不能遍作諸兄弟書此書亦沈使追至滸墅始及捉筆耳願足下出弟書遍示諸兄弟令知弟山中無恙直卿用韞聞尚未有子念之甚切弟已丑春所添幼兒已翩翩解意加猷亦添一子二孫相對撫玩甚樂弟於世味如浮烟乃獨鍾情一笑諸懷二三兄弟珍勗不宣

答王逸李

僕辱君家二先生之知二先生相繼即世而生爲之奠缺如雖一水間之此心則何以自解免也去冬晤曹周翰訂初春之約不謂蹉跎至今良以跼蹐計奉君家兄弟顏色當不失朱明初耳舉業文字僕雖少年染指偶爾得意過爲海内人士齒存自媿遼東豕耳然先輩典刑略知

膺受痛時習之靡且詭也欲力挽之而不能忿懣方切今得足下書欲搜刻嘉靖名筆以風之敢不擊節高舉近武林何氏刻文憲其搜羅似未廣褎亦少精今奉去一部自此充廣或可得其全耳僕少時所蓄先輩舉業甚少徽倖後亦遂爲人持去我檇李惟吳君名惟禎者搆蓄極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爲紹介然愚見尚不滿項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商周器物雖有瑕毀當存其眞今俱爲稍爲刪潤得無異削方竹杖

滌斷紋琴乎一笑足下果有意當取國初及今時義選刻數十百家弘德以前去其太質嘉靖而下取其近質少則數百多則千餘足爲後進指南可矣何必誇多禍楮木耶一笑頒惠先奉常集拜登矣他刻二種俱檢受此附謝

答同館敖龍華

改歲聞足下且出山延望至今弟十二日出門以沈茂仁尊人霓川年伯物故往哭之不謂失迎足下得足下書悵然久之相別九年遂爲白髮翁不知足下面目何似人生能有幾許九年今得相聚當併日爲樂勿負此盈觴可也聞足下以廿日離武林果爾數日後可至吾郡又聞且適雲間起居貴座師弟適當往弔王元美先生且待足下於吳門與足下歡飲數日送足下一兩程而別朱汝虞兄吾輩中有志者不知有何語煩足下轉示茂仁死所遺二孤長者十四次者十一方賴其大父撫之不幸先去寡婦弱子大有門戶之憂近茂仁次兒遂聘弟幼女但弟青山之身雖爲分憂力且不逮未免有望二三兄弟足下過此亦一機也諸面悉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十九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同年吳南臺

與老丈十五六年闊別僅得去春一晤又徼寵得寓目九華之勝嘗有意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而因循半世未果良願今睹高居山村雞犬與人世隔絕恨不能相從卜鹿門之鄰也弟麋鹿之性終不能久事軒冕老丈能爲選一丘相待

不老丈經世大畧弟略得之議論間即日服闋惟早爲蒼生就道以副新簡知己幸甚

答董潯陽先生

初赴官桐衲辱翁以鄉文莊見期文莊何可當感翁雅意不敢不勉耳今幸承乏南雍甚媿涼德不稱師儒政欲遣一介問翁起居領大誨以規免過而華箋旅幣儼然先之三復訓辭期奬太過非某所及某廢棄之餘得以橋門壁水爲深林一枝有厚幸焉敢有分外之希乎承去夏道體偶苦痰暈隨就康復因而避靜數月某負晤令孫伯念兄於敝里畧得翁近履懶慢忽忽不及遣一介相聞某之罪也翁不以爲誅而見存篤密如此能不媿死翁先朝宿老年踰釣渭而薄後車之載台鼎事業以付佳孫即今朝陽一鳴足爲蒿矢矣惟翁健匕箸而觀之

答陶懋中年丈

與足下別不記何年亦決非五六年之內矣弟困而復起足下遂浩然返初九亡楚存計達人

勿爲攖懷也去冬足下至武林竟不及申雞黍之敬到南雍忽忽兩月循升散故事而已此日得足下尺一良感遠存至意呂生爲足下坦腹又葵陽公令器敢不以通家子弟視之業已點差即日歸省矣

答同年蔡兄 名萬里

弟與老丈同桑梓又忝附驥而十七年間踪跡如風馬牛此日得手牘良慰弟辛卯冬赴謫桐川居官署踰月而老丈芳軌猶在人耳目惟有

欽嘆而巳老文遂高臥湘湖不聞理亂人生適
意耳須富貴何時仰知達人胸懷氷炭不到弟
雖承乏師儒而與諸曹一例扃門自衛南中佳
山川有六朝舊跡夙願搜討今亦以爲風流罪
過噤不敢先回視老丈杖底靑山出門五岳相
去豈但尋丈之間哉

答陸少白

去秋至婁爲巳別相公不宜從故人留連杯酌
以故秉夜解維遂與足下曠違至今嘉平之朔

發武林望日視事南雍媿無教養之實且假一
片靑氈以當長林豐草可乎天下方多事有才
如足下故宜馳驅四方以隆竹帛猶然林居何
也王冏伯名家鳳雛有志勛業他日當與足下
共贊勛勷耳莫生來得足下書幷左傳屬事之
惠具感遠意附此申謝春來凝寒不開不知年
穀可望不南中饒名迹而束於一官未遑搜討
乃知山中光陰十倍可惜足下他日當憶吾言
聞婁有醫學綱目板乞爲購一部

答安慶太守趙君 名壽祖

敝同年吳文仲坐中幸晤行麾得親踰時色笑
甚慰披霧之想隨叩鷁首而行麾未返小舟又
不得停不及請益斯須徒深耿悵耳歲前至南
雍忽忽兩月此日得畹問乃荷手書下存兼餉
珍品良感雅意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某豈敢當明訓在焉常奉以周旋耳
恭諗嘉祉日茂波及元元歌陽春而戴福星不
但一路而巳欽羨何如吳生爲門下所與進伯

樂之門必無凡馬某且拭目而觀之

答丁長孺

行時聞足下失掌珠甚爲足下酸楚僕幼息亦
幾有此變危極復安坐是不得與武林湖山爲
別仲淳賈勇爲豫章之行別於平望過吳中僅
一見長洲相公婁東相公在僕前三舍追至毘
陵竟不及遂舍舟三日而至白下以嘉平之望
視事南雍今兩月矣喜門庭如水所謂食客遊
道足下所最惡而願忠於僕者無一人干與客

痴兒伴侶亦惟阿父而已足下聞知能無慰乎中甫歸僕不知忍不一通而趣閩駕支提天官武夷九鯉諸山川之靈故宜親於馮先生耶一笑過松陵叔宗政病一省之齋中遂別至今不得問貧如洗而督逋之吏在門可念也之矩補饒州司理姜餘干當執手板而前柰何不速行茅薦卿近下帷以補東隅之缺勤於青衿生故是可兒弄璋書久徹矣足下久戀畫溪山幸及盛年早圖竹帛南都人士賴有鄧少宰鄒比

部諸君子頗不寂寞但此地議論煩多士大夫惟韜默避事而乏遠大之意即遊山水亦以爲風流罪過縮不敢先以故牛首棲霞諸勝至今未入雙眸此可以想僕近狀矣

答沈道明

秋杪還武林欲與湖山一周旋而別屬幼兒出痘甚危不解帶者旬日雖幸即安而艮願坐失朔日成行以期限迫促不得久停故里遂不及一面悵然此中忽忽易歲儒官雖不至執掌而職司所係又南中議論易起不敢少踰尺寸六館賴有南畿選貢諸君差不寂寞媿以陳人玷師席不能任陶鎔之實耳鴛湖春色漸佳足下幸不乏暇日酒徒詩伴任意招尋惜下走不能從也一嘆令郎茂功叔丈舉子業素所服膺如有新作乞寄示數首使狂愚效其切磋可乎

答包瑞溪太公

比甚闊別即尊從臨草堂與某之過舊里俱不能少接殷勤之驩今株守青氈盈盈一水便有

河漢清淺之嘆徒深懸結而已即日南中大計波及大司成科斗時事某遂承乏視篆入署以來幾兩月獨病婦時臥餘口悉安幼兒出痘後猛噉如虎精神百倍此皆德門餘庇也政欲遣一介問太公太嫗起居與閩門新祉因循未發而俞生持手書至展讀再三惟有媿感俞生爲德門葭莩敢不視同懿戚某素簡率多得過鄉曲更望一爲覆護至感

上座師陳肅菴

與老師闊別首尾九年矣廢棄之餘甚媿酬知無日幸賴老師遠庇困而復起冬盡抵秣陵郎於郊外得老師尺書開縢跪讀具悉老師山中動履如宜為慰某性最疎居禮法之地尚未卜所究竟惟是兢兢奉老師餘訓以期寡過而聽造物安排耳老師厚見期勗非所敢當也子卿大兄公車還道浙何事不令相聞一展通家之好大兄高才久困場屋力田信不如逢年耶令弟世丈在監格於禮法不能申一飡之情徒耿

耿此中耳茲破例處問安差敬附一箋申候道屣比聞卜相時聖主垂問蒲輪之徵知在旦晚宗社有靈豈令老師久嘅荔枝耶令弟寧家尚稽數十日程時入初夏惟祝為蒼生加護

答于元猛

昨未至雲陽先附數字賀知詡不知徹不勞足下遠出不知何以相左至南雍忽踰兩月一時賴選貢諸君子課試文字儘有可錄者俟稍多成刻當寄奉也今歲相與得王季常此君筆作新茂又苦志讀書大是佳伴李玄白何日赴館不得其耗為念不淺金蘭欣聚趂此春陽勉進大業遠慰知已許春秒過金陵幸勿延期署中有一鑑亭前臨廣池芙蓉修楊羅植大堪揮麈遲足下季常諸君子共之卜宗遠曾赴館不乞寄聲不盡

答王季常

歲前辱遠送吳門眷眷惜別今足下假館金沙指途非遠而雲樹重重尚阻談讌頃得手書并

錄示七言二紙此何異瓊樹重重威蕤掌間也南雍諸生知名者不下十數輩但向習時體牛鬼蛇神或傷大雅僕不自揆欲以先進典刑風之期之月成歲會可耳如旦夕轉官將負此意姑聽之項于王書領悉如春秒之約不虛談對非遠

答吳復菴先生

頃役還得報并疏草寄示翁不以某為不肖而引誨之厚幸矣毛生入監再奉手書知翁懿親

在念敢忘曲體近者南北計典及省臺糾拾似能秉公小往大來當在茲日況翁崇望朝野喁喁賢於夢卜卽日且有新命敢爲蒼生勸駕

與同年侯玉峯 諱應徵

憶巳卯初夏過眞州最荷老丈欵遇迄今十五年所而銜戢如新弟折而復起今幸以南雍青氊自娛而老丈駐節池陽相去僅十餘舍山川不甚阻修而音儀尚隔別易會難昔人所嘆不獨今也弟犬馬之齒方四十有六而雙鬓如雪

無異老翁此出亦以同館諸君子敦逼勉就雞肋此心終戀西湖兩峯耳老丈遂識遠猷迴翔郎署近乃宣風一面竹帛勛名方自此始非弟綿劣所敢仰希萬一也春序方深而連陰不解不審道履何如敬以尺書將候

答王逸季

去冬滸墅鷁首立語而別不能一吐衷情毘陵晤長公幸奉數字見勉因事建明愛人以德良感厚意擁青氊以來忽忽春莫不知何日報足下耳頃從手書并仲季經義新刻二帙君家兄弟妙有才情所謂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以縱横天下乃萃於一門又爲二王先生子令人嘆羨不巳但此道雖一技其分量亦自無窮初住菩薩能斷一品無明現身百佛世界八相成道小果人天視之有頂禮讃嘆而巳豈知其向去尚有四十一品無明未斷乎足下經義如快馬斫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一旦遇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能無屈膝不特愛及此惟盡

撥外緣齋心稿形以進之僕此言不但千里驚毛也

答沈純甫

奉違十旬春色且盡去矣此中碌碌升散卽栖霞牛首諸勝尚欠一覽安能不羨蘿莊偃仰也天台鴈宕懷之十年向來歲月不貲竟不及了此勝緣今聞獨遊殊切飛動尚計收之桑榆以快生平耳令弟美才將來當以文彩耀世不獨桑梓之光頃以母命遄歸挽之不能於其行敬

附數字申布并以爲報東山之樂恐不可常有惟惜陰加飡自愛

答于見素

赴官時欲期登堂逼限不及惟是丘壑之蹤以渉世爲難忽忽春盡未免牵故園鶯花之感姑需之當今之時所謂名爲無事而實有不測之憂雖眞正英雄猶難下手某等碌碌終當自引敢有他心令郎品高識練即今已昂然稱國器稍從遵養以須遠大又得侍翁眞善事也承手

書枉存敬此申謝

答于中甫

知足下奉使歸且適閩矣僕遊屐未及天台鴈宕而足下遂得至武夷山水之緣亦自不可强也僕至此已三月尚未及一寓目諸勝足下如果初夏期淪茗有待耳僕已半老而道業無成足下教我塵事中隨處下手可謂頂門一針矣大兒相依近讀書作文頗知猛進未免奬誘以需其化老子無一火鑄成手段也一笑然非足下愛我安得聞藥石之言

與丁長孺

春初李生良翰至得足下書知未果戒行罨畫山水故足係高賢之心耶僕擁青氊三月碌碌升散無能修敎養之實人實負官柰何近吳復菴先生數爲言者所攻雅意不出南翰缺僕或叨補未可知此官益閑可閉門覔句矣中甫入閩尚未還渠遂得探武夷九曲但未及啖荔枝然亦足妬矣天下事莫大於國本未建并越國

攻倭二者燕爵處堂南北共之足下所卜菟裘今就緒不幸留一席地以老我仲淳兄自豫章回今何所在忍不至白下一相存乎足下相見即以語之買茶人行馳此

答鄉同年李初泉 名正蒙

與老丈握手長安時且十餘年矣項者驚睹尺書如從天而下喜慰不可言此十年中第青山之外頗與世緣隔絶不知老丈以何年歸臥今當何時出山惟有馳戀一念而已伯符兄抗疏

遂有萬里之行天下事大都不可知昔人云恁地行將去憑天降下來此至言也弟年未五十而雙鬓盡改幾如老翁惟是祗役成均僅僅守成法不敢㮣棄近畿輔選貢至者幾數十人英鋭過半卉六館知名者羣而課督之而老丈兩家弟與焉老丈之弟猶吾弟也敢不仰體在原之情曲加推恤

答屠長卿

寄一青氈四閲月矣尚未見牛首栖霞山色意

氣可知獨官銜枕山十廟金碧參差可望又前臨廣池遍植芙蓉夾路楊柳新緑可蔭退食委蛇差足寄情耳連日倭報甚急虛實未可知但我無以待之未免燕雀處堂柰何丁右武使君在海上凛然長城之寄足下即未出山有嚴節使可依不妨哦詩耳一笑

答楊公亮

弟與足下同逐而今同收盈虛消息天下事類然矣足下督學秦中遊華山飲桑落酒大是快事計科舉後可内徙儻得借重作南大司成弟得留而事足下甚幸即先叨轉計把手之期定不遥也近聞顧寶甫遂賦玉樓吾同館兄弟不多復損其一爲悵然痛惜者累日人生眞宜行樂即今追想十五六年前同館驩聚時光景那可復得他時後日又未免再想今日光景耳俞生到既得足下書知比來起居無恙太夫人以下各康勝爲慰秦中之行想不能移家當措處太夫人甘脆之資而後出寧有策耶

答同年侯玉峯

半月前具一箋問起居昨始接芳訊以十五六年闊別始得一通微款而投木報瓊慙悚更倍南都山水清嘉惜不能從老丈諮訪六朝名迹縮地之情彼猶此耳天涯聚首未卜何地何時弟兩鬓已霜一官鷄肋如老丈即日開府兩浙嘗求弟於羈薜間矣

答盛叔永

二月有使羽至沈長儒使君許附一箋足下其

人四月尚未行或浮沉未可知也方次卿以三月末旬至白下出足下書淋漓數紙具悉足下起居并見念切至書所不能詳者更得之次卿喜慰之極聞彼中額稅尚未足足下復氷蘖自持河潤九里已無餘念柰何復拜隆儀嫂夫人更推念病妻玄黃稠疊感媿當何如白下佳山水夙所企慕今到官幾半歲此雙屐尚未識牛首棲霞官以師儒爲名又大司成缺一人支青氊遂不敢輕出昨得報新大司成爲陸敬承讀

學甚慰蘭馨之想計涼秋時定得踐山靈夙約耳足下愛我知在夏秋間過此當作數日留城外僧齋足供靜寄况對良友爇茗焚香豈減神仙之樂遲此期一日三秋豈足喻哉次卿得吳婦自許佳甚今足下又推潤之少佐其計然之策從此長年不出戶作雙鴛鴦相媚皆足下之賜也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俗呼南衙前臨廣池此時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倚雞鳴諸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一鑑亭三楹盡領其勝公餘日棲息其中鳥聲樹色不減林落足娛馮先生目下或當轉南掌院以署印務尚當居此耳不失今歲蓮花時一咏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想見欣然矣此後又聽之造物流行坎止吾何心哉驥兒居署中頗能自奮異於疇曩作文頗有奇思所謂獅子窟中寧有凡毛耶一笑青山卜居終遂此意指期不過五六年恐足下戀腰橫金虛買鄰之約耳一笑時事已不堪言一是一非竟不知何在吾輩但可隨時盡職相

忘江湖以俟隱退耳金壇葛二端寄足下尺牘稍短二端製一衣稍有餘新姬作小襦足矣今歲畜岕茶頗裕須得惠泉試之洗法火候及器物毫髮乖違便非清供相見在近與足下共之始信陸羽蔡君謨諸君未免傖父面目今餉足下一器如乏佳泉當俟歸途取江水澄清烹試之

答汪司馬

某賴庇從漁釣間擢佐南雍受事半年媿無寸

補方思竊大人先生餘教以策駑鈍而手書序焉焚香盥手三四展讀但有感戢追憶別門下於西湖已五六載客有自新都來者輒問司馬先生云健七箸勤筆札輒喜今海內失婁東王先生佩文章心印者惟門下一人天將惠大丹仔先生顏令播無量風雅種子於此世界而某不得朝夕叅承以卒大業語此三十六峯雲氣已盪心胸間矣懸切如何聞門下將一出酧酒婁東先生墓上溷從此期得望見杖履於棲霞

牛首間豈不幸甚不知能慰此意不

答陸敬承

初足下轉北秣陵春色弟遂獨有之影单不能鼓策高興且一人支青氊至今雙眸尚未及一接牛首燕磯雲氣不意天終合吾兩人也端陽之次日得足下所寄趙生書先二日已聞足下轉大司成矣南中作官能兼青山白雲之樂又得從足下不以代而以共樂更倍焉惟早闡趣駕為幸耳

與陸敬承

足下高資夙望宜在帝左右南雍之簡蓋曲體足下依戀庭幃至情耳顧弟至愚劣得以職業雁行而事足下有厚幸焉敝衙與貴署雖中隔講院而旁徑相通日可巾履往來敝衙之南廣池數畝芙蓉正發一鑑亭三楹臨之欲北窗正見龍光諸山金翠照耀古木扶踈長日無事揮塵飛觴有欲界仙都之樂恨無佳伴今得足下天賜我也幸速來勿使弟獨吟露下芙蓉月中

楊柳之句耳六館頗多佳士時義大有擅名者但後場甚空疎魯鶏鵠卵弟甚媿之此待足下雨露之湛變學究為秀才耳遣廝役奉迎惟即整駕以慰橋門壁水喁喁渴仰面對在近不多悉

答徐文卿

與足下吳門分手遂至今日此數年中煙雲變化何可勝道獨欒子齊遂客死長安又獨累足下此生雖狂癡其慧性才情故自難得遺槀或

有詩文足下曾爲檢括否弟欲爲裒成一集勿令湮沒耳達老南來眞我輩之幸但不知福地與檀越何在如以五六年爲期弟猶及作雙徑天目叩關弟子也足下與俱中甫在家或有往來之約足下至金沙去都門僅五六舍使弟得一握手於棲霞牛首間非至幸耶

答楊公亮

晨起得足下書知已過雲陽相距無幾而言笑難接欣與悵共之矣足下暫履風波旋就光復

天下事水到渠成聽之可也一笑南中閒官信無如掌院弟幸居之焚香宴坐差適吾懶尚有拜客赴席兩事爲累又名山不遠無閒伴不能時飛雙屐差足恨耳足下得無重妬我乎又一笑陳伯符兄高才亮節未見其止乃爲造物所收親老妻孀下無嗣息聞其訃已半月甚爲傷痛昨得項庭堅書云其二姬各有遺腹或能生男此一端可喜耳我廿八人今物故者已三之白頭相聚知後幾人乃知目前二三兄弟驩聚洵可寶也足下衝寒戒途又奉太夫人百凡惟加護爲祝

與曾直卿

春杪監役還報夏間楚士彭生學沂至又得一紙并寄惠齒錄一冊密誼雅誼宛如對面南中各衙門職事俱簡掌翰爲甚衙齋靜僻門可施羅比之老僧但餘妻子須髮而已一笑南中伴侶初惟張端叔朱汝虞張睿甫今復益陸敬承酒食相招不隔旬日出門便有六朝舊寺山限

水曲名花雜樹俱堪嘯咏足寄留連因念長安市上紅塵撲面賓從雜遝清濁相去豈但九牛鳴而已哉一笑此間少宰見缺習豫南聞必請告又出少宗伯缺儻借重足下遂分我飛天仙人之樂矣足下弄璋消息何似此事亦有命在不以有無介意乃爲達人高致耳

與余世用

春中一相聞遂忽忽至此日弟叨轉尚署監事十月中敬承至始移新署中南中官曹最閒者

無如掌院不敢自誇可謂心迹雙清一笑小馮君先作假院長後克卽眞如遂爲故事當爲足下賀矣吾館中老弟兄今年連損高顧在詞林者出處共七八人耳頃敖嘉猷過此弟與敬承端叔睿甫四人作主迎之因叩其請告之過眞可謂不辱理也吾弟兄輩相處幾十七八年其始終驩然無間者徒以彼此瞻然不淄一念耳因相對感嘆弟與敬承又出城握手而別楊公亮過江亦相聞楊貞復在家向不得其耗聞其

出京時頗作痾瘵狀至不能磬折不知今定如何曾有書及足下否老曾否足下體中何似酒量如昔否吾兄弟在京惟兩人邸舍相去十餘里不能數數見面足下首坊局政如魯靈光耳監役行布此珍護以俟新命

與盛叔永水部

秋杪江干一晤僅得半日佳話未罄積懷比次卿持手書來知取道眞州而北盈盈一衣帶水遂如三山蓬萊可嘆也十月中陸敬承至始得解監務移居新署賴有六館舊徒時來問字差破寂寞不然卽四禪八定早晚成矣足下積俸已深歲末春首定得憲副以出橫金豸服而過里門僕如叨轉相遇於鴛鴦湖上焚香煑茗竟日談燕豈非至快陳伯符兄高才亮節吾黨白眉十月中病疝四日而卒親老婦孀下無血胤天之不佑善人耶不惟鄉邦隕此鳳麟抑且沈氏撤一藩蔽計足下聞之當共此傷痛矣近得項庭堅書云兩姬各懷四十餘日之妊天幸生

男差足慰耳人生何嘗聚散難必榮華易去道業難成惟早拂衣息影丘壑庶幾稱須眉男子耳願與足下共勉之

董玄宰太史

自辛卯迄今與足下會晤最數足下玄淡超詣友朋中所希卽十日不見便欲千里命駕況經年離索想念當何如僕壬午授職亦在盛夏今足下同之頗憶當時應酬之狀眞如昨日相隔十年意儀注酒席或有省前周南留滯不能稱

瀛洲亭主人可嘆也明歲京考仍舊高望足下亦定借大藩吾兩浙士子得與陶鎔豈非至快京師遊道頗雜龍蛇欲令是非兩忘無如一切屏絕但中或有高人異術不宜蹉過須緊著眼耳別後曾盡傳得周老玄訣否曾試行否抑別有所遇否希悉示

答憨山禪師

與師相見憶癸未春長安邸中是日謁遍容老人今老人已歸西久矣別來賴有達觀密藏二

師提醒昏醉見前境界稍覺平淡亦不見有一個不好的人如此而已數年前曾得憨山法語一帙以老莊英華闡曹溪骨髓所謂了不異人意不起於座而親到那羅延窟師寧許之不不佞緣未了再拜靑山頃於白下接師手示又因定公悉師動止加飡法喜禪悅之味欣快何可言了空上人老矣而發此弘誓卽未承付囑敢眛厓持聞勞山相接更有大勞山嶮僻無路頗有探奇之興師能鑿一徑以待我不定公還布此

答張念華公祖

繡斧蒞浙兩定大變逆銷海氛微管之勛迄今爲烈此又非獨某一人一家沐庇已也感可言耶長安中握手遂至今日忽忽十年弟今遂爲白髮翁矣佐成均典留翰黍竊爲甚顧野鹿之性終戀山澤離西湖一年餘未嘗不在夢想也老丈重望暫爲八公名山所留旣論定終當捉鼻以慰蒼生卽吾兩浙士民蓋日想節鉞之臨

矣令親徐君至弟時已叨轉敬承兄之厚徐嘗無減弟特其器温學粹無忝師表無所容其贊助耳徐君索報謹布數字幷見闊悰

答李生憲可

獻歲雨雪談藝諸生多休沐未至又不能出遊日坐竹窻焚香瀹茗擁萬卷爲樂古人所謂不減南面百城眞不虛也此日得生書問訊寂寥良以自慰生才致吾所欽悅東海之鯤終當化而爲鵬擊水摶風直上九萬里在俛仰間耳幸

勉之生藝業惟初試講院三作最佳爾後諸篇亦未能勝或云生文不宜屢作人之才性眞有不同如生識見高遠不必日事章句惟力求古作者自得處如左馬而下會其大而涉其深吐其餘而溢其末當遂爲古人今人何足道也然更有本向所授楞嚴幸不忘却百衲絮裘似無功於長夏豈無氷厚雪飛時一笑

答喩邦相

弟不能固其青山遂作小草今居白下兩易歲

除矣喜閑官無事山水詩書之好不致相奪但白髮日增耳別門下於湖上已五易年青蠅是何物善玷白璧才望如門下乃亦引歸然澄懷曠識傲睨羲皇豈賴腐鼠也仲君相見大是英物鳳穴故無凡鳥惟門下稍令厚培以養搏霄之翼寧憂九萬里哉比作客稍困遂促歸裝然困乃所以益之敬附一言爲報并見闊懷握手當期盧峯絕頂但不知何月日耳

與同年郭副憲

與節下握手乃是十五年前過桃源時飽閱別來升沉可以勘破黃粱夢矣節下自靑鎖借外臺更得照臨浙水此十一郡國幸惜弟守官白下未緣作西湖兩峯主人耳年僅四十有七頭鬓如雪已成老翁但七箸登陟不減少年他日謝事猶堪了五岳舊盟此可喜也節下宣風吳越佐憲一隅此猶魚服細事即日假節鉞以靜東南執斗杓而調寒暑盡在俛仰間弟此時且以漁釣之身沐浴淸化矣僮回肅此申候春風

惟和麥疇乍綠仰惟爲國爲蒼生珍護以須新簡一水非遥音書易續如弟頑拙節下幸有以策之

上陸臺翁

別久矣屢得起居於令弟光祿君及比丘僧來此者知比道體康健日課佛號不休精進光明西方咫尺大人境界眞與凡小隔別欽羨欽羨某賴培植守南翰已閱七月覺淡中滋味甚長但恐奪我鳳凰池耳令郎三哥近讀書何如辛

卯歲偶盤桓數日覺其識朗氣沉通練世故籍之科名當為國器但恐不能抑首受鉛槧須督策之今寄南雍課選一部此俱英俊近業可令玩味風便布此惟祝加飡自護并祈時惠一字以振愚頑

與馮用韞

足下戀形衣而輕萬鍾故是一說但同朝豈肯相放耶弟掌南翰忽忽半歲頃春首始從陸敬承了牛首鍾山舊盟放浪幾半月而敬承別去

今惟中丞儀部三人聚首形影益蕭蕭矣弟留心禪理幾二十年自惟習深障厚不能大有超脫然丁亥之事頗能齊得喪安菁山蓋得渠力年來漸覺事少心閑目前應酬無非善類一官雞肋付之無心食芹而美願獻足下安能相聚閉齋靜几為足下指揮如意耶少司馬人便敬馳此紙聞令祖叔海桴先生所著樂府及散套數種初曾領梁狀元不伏老今已失去乞一二覓惠是禱北史新刻完帙多不敢煩去信當別

致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沈霓川年伯

令孫風氣不凡撫之如見其父終當以天祿閣酬翁桑榆之驩也别令孫數日晤查儀部知老夫人仙逝凶灾頻仍非復有情所能堪忍惟翁思撫孤事重以理遣哀耳令郎行狀方在駐思數日後草完且就翁而質焉月終遣使當不相

誤耳

唁商燕陽

伏聞伯母太夫人仙逝不勝驚悼伯母備享榮養而老丈年踰耳順始失慈闈此亦人間之希覯也惟少廣薑桂之意以存大孝屬有家冗不能渡江敢寓生芻於陳丈惟焚之伯母帷幕前一鑒微悃幸甚

苔姚伯道叔度兄弟

方夢寐明月峽忽蒙見寄一畚二簏俱到拜手書惠存情味深至令人感戢昨偶于徐茂吳許然明扇頭見駱記室詩篇儼有初唐風骨況其主人向呈小詩眞持布鼓于雷門矣扁舟之興終當不負但未卜何日先此附謝得果秋期共此湖上蓮花風豈不甚快望之望之

報陳伯符

青山之人放言自廢可耳若足下尚宜三緘口也程生巳往武康當爲足下申意弟囊中金錯垂罄勉爲足下處五金蒲節前尚在檇李當與

共鴛鴦磯上凉風耳

與錢湛如

初擬至武唐以雨故緩一二日行不意事奪决計鼓棹當不失廿五六驥兒資性似慧而凝足下從容化誨以滋日新爲德博矣言面在近故不多及

與徐茂吳

旬日間以幼兒患疹不得過高齋足下目青何似能峅憒譚對不將從公亮思仁二兄詣足下

先此相訊幸示之金不佞云足下許分印色今以函往

報來任卿

癸未冬別足下不見顏色七年所矣以足下之治行卓卓淸雅如氷而不得臺省世事可知聞奉使歸里日切顒望謂可得把手不意尙爾睽違承遣存具感雅意丈夫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竊所服膺今何時也而敢與彈冠之想乎足下上有老親不宜輕祿樞曹無事悠悠數年當機而奮竹帛具在其益勉之此月內當索足下於鴛鴦湖上晤言信宿以盡衷款使還先此申布幷以爲謝

與葉鹿吳

足下還里時僕渴欲一晤不知以何事阻竟不及東棹至今悵然足下蒞蕪數月矣牛刀之技無適不宜愷悌神明之聲必流溢於畿輔矣僕居貧無恙百口粗遣今秋又當爲次兒畢姻隨緣了婚嫁五嶽之盟旦暮踐之倘及牛首攝山或遂望見晃焉未可知也於先生在齋中起居何似不及另啓乞爲致聲

報張紫山

足下得意而歸甚爲生色聽雨啜茶殊慰積濶恨足下便爾別去耳龍興寺碑文必欲一查故實始可下手鳳陽府志借一觀茶笋引意惟庵置之

報楊公亮

湖上別後次日往山中昨遂阻雨以故不得追陪足下昨爲首梅俗占不宜雨今雨不止想亦無傷秋成或可望此不獨寡人子之度也承須惠文懿公大集拜手登悉此謝雨天無事焚香濯茗大是佳事期足下共之無動歸思

與錢湛如

驥兒遣侍敎誨遂至兩月當勿爲嫌但慮矯氣未除童心易誘反累調停爲不安耳月前送吳奉常至德淸省先祖母殯而返此時武林正饒楊梅恨不能與足下驥兒共啖因有山中之事

月終始得奉晤恐煩牽綴先遺數字相聞諸俟
面悉

報盧思仁

足下壯心勁氣於此詩忽露端倪政不當以工
拙論也所移寓饒涼風不出即就足下

報許然明

監河之粟不至不能憂同好之飢大爲悵恧見
郡公須僕面引以酷熱難之明日又當往范村
討有數日留山中望前爲足下勾當此事耳

與周繩甫

六日造錢惟邦山莊訪足下不意足下在家乃
得晤惟邦足下體中何似旬日不面想念甚切
惟足下怡神治氣輔以醫藥戒怒戒事尤至要
也蚧茶一簍奉餉幸存之

報孫子貽

足下之歸竟不省其故五月晤戒山上人知足
下已過武林矣天暑又有他冗至今未還故里
甚念足下而以一水阻晤言悵怏之甚承遣使
見存且手書曲折始悉挂冠之故無怪作官人
其後不昌乃知此等事默受天譴古之人不以
殺一不辜得天下況一官之細乎足下所爲良
是所憂者貧不能承驩老親耳然同里閈諸生
有負時名而至今不得脫白者譬如作彼將柰
何吾與足下雖貧愈於彼遠矣以此自慰亦以
此慰老親妻孥便可驩然讀書學道儘可自適
願與足下共勉之足下遠大之器必爲時用暫
從晦養如不佞青山之身非惟自安妻子亦安
之矣即日東歸曬書期與足下握手耳

與江念所

公論暫晦令足下歸山然盈虛之數可信足下
能不爲蒼生捉鼻乎如弟無用于世無求於人
亦堅瓠而已一別八年中間陵谷之變凡幾弟
已皤然老翁不審足下顏色何似程生歸便附
數字申候盧思仁丈來此數日云與足下有西
湖之約不謂杳然想以憚暑不惜故人之期耳
諸惟爲國珍護不悉

報丁長孺

不佞於足下父子誼至密也足下就哭泣之位踰年而不佞乃以一衣帶水阻瓣香之敬此其罪擢髮可數哉遷葬一事關係甚重不佞方三折股於此先君一丘定而復遷者至於再三今爲足下計寧優游以需吉卜無急遽以貽後悔也聖母墩之地於不佞既爲棄物豈爲足下惜但傷弓之鳥聞弦而痛惟足下深加愼重勿黷偏說務集衆思令此心如日中天方可下手恃

愛及此惟勿拒狂直至禱

報李玄白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穩如磐石矣甚爲足下喜

與同年李漳州 名載陽蘄州人

附驥以來忽忽十四年雁影差池聞問隔絕弟不肖復潦倒山中想雲霄故人亦不復知其存亾矣可嘆吾丈五馬遠臨閩嶠循良之績嘗宁時聞計徵書旦暮下入據要津福澤天下可立待也弟爲西湖長讀書味道致亦不薄大鵬飛天斥鴳遊樊亦各適其適耳一笑莆田陳生天資美秀而文可階遠大而挾策四方夏月偶會于湖上甚憐其才屬其南歸敬附此問會晤無因臨書惟有感戀而已

報李友龍書 時爲鳳陽守

中夏舍親自蒙城還得門下報書知門下不忘故人甚慰懸念龍興寺碑文率爾點筆恩不足以光盛典而蒙城君敦逼不已勉強付去惟鴻

筆斧潤一二是禱弟般若深緣誠如來教但老至情多種種難割獨功名一念則如千年死灰耳蒙城君才具甚堪陶鑄賴庇問津雲霄弟均感矣須郡志幸爲致一部佛書數種將意幸存之

與來任之兵部

足下居槜李踰月而僕滯留武林竟不得一握手雖得音墨終無以解渴飢也吾鄉同年諸君子淪落者尚多而夏靖原兄挾青氊糊口四方

尤可憐念弟為通數字遻君乞江南北一善地敢因足下致之計足下之憂戛尤當不減於弟故以相煩諸惟珍重不悉

與朱遻君

青山之人以懶自廢久缺馬於天上故人曾因敝親家沈上林需補為通數字不知曾及省存不敝鄉同年夏靖原名久安淪落既久不得已挾青氊而仕初得吾浙之宣平斗大邑諸生不滿百人明興來無登名鄉書者其地可知矣茲

起復入京幸遭老丈當路此渠千載一時敢徼寵靈與之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就大恩弟亦感戢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疎野而請之

與李君實

王仲常業已面受關聘柰何復以舊主人為辭撵師甚難豈能聽其反聘惟足下為我固請之更煩一見小泉翁為徵再三申意不得命是足下為我父子不忠也乎惟足下是怨以足下素

愛愚父子豈肯以怨終乎吾有恃矣

與茅鹿門先生

日軒車來此不能與諸貴人爭客未及中一飯之敬而翁已行矣一再晤黃貞父兄得翁起居為慰近聞翁患背瘡承已愈可甚為翁喜更為薦卿令郎喜翁同健願益加保攝以稱大椿八千之祝此通家一點惓惓至情耳數日前閱報薦卿令郎請告已得俞旨以繡衣直指家居奉八十老親此世間希有事不覺驩喜欲狂不知

翁意樂聞此聲息不雲居為翁駐足之地須以大殿鼎新喬上人乞書謁翁欲以功德事求翁一倡非敢實以布金之說破翁天荒也一笑

與茅中䉵孝廉

喬上人歸得足下報驩然道故甚以為慰西湖花月願一追隨未免屈指頁晤為懸懸耳

上陸臺翁

天台請藏僧還得翁數字為慰嗣承大司寇之拜此雖未足究翁之用然簡注惟新宅揆有漸

海內號爲君子者無不以翁之出處卜進退欣欣以望襜車之北惟翁有以慰之京師仁壽寺靜菴上人以禮浦陀大士至晤於武林以翁爲大法金湯渴願一見索某一言道地敬爲布此不敢及他

與楊貞復

與足下姑蘇夜別今已六易年歲足下聞道之士而弟亦能薄世情升沈寒暑之變可無煩齒頰矣但聞年來足下集諸君子講學必有精微

要眇之談而江湖隔絕無因聳聽爲恨耳戊子夏沈茂仁兄致足下一紙乃是丁亥六月所寄開示甚切而以懶慢自廢久稽一字之報計足下能寬我於形骸之外也所云一悟則千了百當誠如所示允蹈之者意在足下弟力踈基弱如泛葉舟于江海間差識指南針耳豈能無波濤之懼足下何以教我茂仁歸僅得一晤遂爾隔世人生草頭露耳柰何貪榮利以造無窮業障耶足下行且柄國愼之愼之弟年來六尺如常登山歷險猶可步行三十里但鬚髮黑者無幾耳去春復舉一子長者兩兒相次畢婚雖饘粥之憂譬如終身作老明經生計豈能勝今日便可欣然對妻子矣所親鍾孝廉名某以貧館穀京師欲執業請唾餘之教遂因便使布此惟足下有之諸惟爲明時珍重不具

與馮用韞

某與足下及諸兄弟縱不敢言異形一身亦可謂情之所鍾矣而自哭先君以來至今八年無

一字通於諸故人者惟懶耳更無他也弟素無適俗之韻信心冥行自取困辱所恃以不泯泯者二三兄弟之知耳丁亥以來兩得足下書俱沈茂仁所致丁亥之事來書云芥蔕非足下不芥蔕非吾輩得此言弟可夷然於青山矣丁亥之秋與楊公亮相聚累月公亮出示二三兄弟所贈詩若文具見一時骨肉意氣而出自足下者尤近眞逼古辭館中乃有屈宋杜陵豈非二百年來希有盛事弟青山中不廢萬卷時作五

言顧才弱賦薄豈小馮君敵哉一笑沈茂仁之歸僅得戊子冬、一見遂爲異物三子復損其幼嫂氏在牀褥亦數月幸而不死人生何可常目前榮枯此何足置意中但得保青山之身草衣木食以終天年於願足矣弟六尺勇健如昔但鬚毛盡改牙齒脫落略如老翁去春復舉一子今已翩翩繞膝因念足下別時無男屢詢南來者尚不聞將雛之信豈不得其眞耶抑寥寥至今耶弟二雛大者十八次者十六相繼完婚矣

但癡不好學作文消長百變亦任之耳我輩必欲生佳兒不佳兒又誰生耶一笑年來東南荒甚幸不飢死得以紙墨文字爲娛此非君恩耶每欲成寄懷諸兄弟詩懶不時就今錄示雜作一通覽此足知吾近況矣更乞出此示敬承實甫于曾諸丈以表遠念山中人懶作書所親鍾孝廉起鳳館穀京師遺書索追再三遂爲布此未作書頗有千緒萬端比握管潦略數百言而已足下與諸兄弟行見柄用江陵以來殷鑒不少況時事之難數倍於昔此足下與諸兄弟之憂也鍾生冀聞咳唾之餘以自廣幸稍有以慰之

與朱可大

不肖爲時所棄幸得以青山事足下差不辱耳鍾孝廉以貧身歸於足下幸蒙延禮裘馬休休出入長安道中餘波得以潤其老親此之爲德眞不貲矣足下大望今已收之桑榆旦夕嚮用福澤宇內而又操風雅之權與山中之人競爽

司命者得無怪足下多取乎

與于中甫

足下之歸也即擬買舟過金沙盤桓旬日且得起居尊翁伯季而竟爲婚冗煎迫遣願至今足下色體非強又未生子今春聞違和甚以爲念夏間承康復始欣慰耳足下青年入仕尊人之意屈指雲霄請告或非喜聞況屢從道人遊處恐從此忽棄歲紆進賢類僕嬾廢得無失善巧方便而憂尊人乎還朝之期近遠何似忠信篤

敬蠻貊可行況於淸朝僕之困頓故是自貽之戚惟足下鑒之勉之鴉兒婚期在此月中旬秋冬之間儻無大纏縛决意訪足下也覺之禪人以物色老師歷金沙渠甚慧聰堪習義學禀老師意欲修懺經年而無其資不知有好事者能爲助成不前書須天台四教儀今奉十冊秋氣正肅惟爲道加飡自愛

答達觀師

八月七日禪人覺之致師七月十四日書知往

棲霞道履平適爲慰大江之南掌大地所恨一衣帶水承師暫住以來且閱歲而爲俗緣所係尚未得摳趨受教自許般若緣深之人尚乃爾况火宅中男女耶衆生世界無盡諸佛慈悲無盡大都爲此可笑可痛弟子色力如常但鬚鬢加白耳山婦多病如昔一息僅延而憊嬰種種疾苦又多思多鬱不知何以得活豈其一念信向老師如金剛輪不可破壞慈力默佑之耶懇師於尊像前爲彼懺悔前業令其少病少惱活得十餘年看得小兒女長大于願足矣大兒原薄弱時常多病次兒此月當娶婦近亦病瘧此兒戊子冬時文字大能壓衆去歲至今返覺退墮近亦枯槁想是情竇開發之故此重則彼輕耳兩兒子俱知敬老師倘瓶鉢南來一熏誨之或能轉弱爲強破愚成慧也去年正月生一兒今歲四月發疹幾死而不死不知可養否此兒上惟一女今年八歲此女之母相從最久最賢及事前室家中諸勞瘁雜務俱其管轄此女是

其命根向亦病羸總賴老師祝護之耳人家兒子多寡賢不肖俱是夙緣有子但不可不教至於成立與否亦聽之耳嘗笑謂自己必當生好兒子不好兒子又誰當生耶以此於二子但加愛耳今俱納婦俟一二年間分撥資生之具令渠自過活安得久占阿翁雲水之身耶一笑承及屠長卿遊處渠好玄門恐弟子力弱不能轉渠或爲渠所轉此甚不然長卿文人其好玄亦意興耳若眞心好玄必生利害曾不[illegible]眼此時

方可轉渠孟子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庶幾者猛火不能自燒豈能燒人或者彼將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亦有之耳數年來惟丁亥秋與去冬稍稍盤桓餘亦風馬牛也弟子近來益能忘情是非大似混沌七竅俱無益不喜見俗人親俗事閉門理書卷或對青山則翛然自適念爾者亦能障道而不能自克且自喜以爲賢於聲色富貴亦隨流揚波而不能已如此頑蔽老師何以救之一笑老師天人師出現於世如優

鉢曇花一現一舉一動便爲後進軌範天子有爭臣七人以知法王左右宜備箴儆弟子願師自今以後勿輕信人勿輕涉事金剛王寶劒時時拂拭函藏陸剸犀兕水斷蛟龍自有時耳柰何日以割土伐木俗人愛財勝於腦髓雖稱善信家有父兄或相抑制募化文疏不宜輕遺衆生見利如蠅見血諸親近老師者豈盡爲法耶檀越善根大宜護惜惟師慎之別傳師爲作傳以塔銘出陳學士某是弟子館中前輩不可更易其文耳亢齋幻齋爲幷作一塔銘惟成都光孝寺牌記或近時重修或故實未備得錄示乃堪動筆文章緣實境起諺云所謂巧媳婦煮不得沒米飯此言最近作文惟老師詳之事蹟三紙幷新撰文稿俱附上金壇善信及白下諸君子凡平日念弟子者倘相知間乞一一爲弟子申意栖霞好住惟老師爲衆生耐煩寬住幾時弟子冬仲明春定能擺俗侍師之教幸稍見待至感覺之資質甚可進於文但相從日淺無能

助發其光輝且腹中無物稍令其親書籍如左傳漢書之屬段段貫串精熟有轉法華之伎乃可耳手其行散附此紙以當面談秋氣漸肅惟爲法門珍護庚寅九月四日雪川將到檇李

報周叔宗

項氏墨蹟及此老無恙時猶可恣觀因循日月恐天下有不可知者三則無時矣吳門之期當不失初冬琴材徐老得分其一甚善計足下能踐此言耳

報田子藝

去月中將爲雪川之行而婦忽大病月中得少善方出門而忽聞包氏九歲壻之訃至梅溪送葬畢卽返故里唁之竟不及至長興亦不曾會二姚足下所托書二函俱未曾致當覓便寄去終不作殷洪喬耳一笑次兒鵷雛在此月之十九日娶呂氏婦明日親迎比日勞冗不可言未得巧媳婦先令阿翁煮没米飯其苦可知得手教知王門先生欲索七椀之資此物近亦盡碧

山學士幸有舌不玄庸少供吐納雖無金薑不至渴死柰無以遺足下粗岕一簍將意愧非佳物耳路史得足下校定付刻使羅長源伸眉于九地此大快事敢不盡力以助盛舉其二冊奉歸俟足下校完索觀耳

報屠長卿

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待足下以湖上桃花今芙蓉盡落矣弟自入秋以婚次兒東塗西抹碌碌至今幾不知有湖山吾兩人乃厄於貧如此然以吾兩人之貧易世人雹影富貴未免掉臂勿屑遂一笑置之不以是日自檇李還取報會陳季象至備聞足下起居連日冗甚略具數字不能委細

荅許敬菴先生

某無似往歲聞河舟中一奉教先生再晤遂至今夏踪跡雖甚闊疎乃一念向往先生卽無間朝夕也明日爲次兒婚期冗次忽蒙賜問知孝履康勝爲慰别後數見葦航法師云近曾一晤

先生想念甚切其精舍在武林餘溪之間於此數晤先生切磨末學尤至願也使者還占此爲報不盡區區

報楊公亮

足下齒先僕而僕先足下婚兩兒此一事幸爲造物所借兩鬢如此卽稱阿翁無忝矣乃爲足下所美耶一笑賀物不敢當或以訓辭代之可耳敢附使者歸不晤復五六日起居何如能不慎扶掖不

與馮養白先生

返自樵李即入山了文債比歸始知長者曾枉臨即長者之寓則先一日行矣其小子幸備一日之教去歲稱祝之言以朱良叔命勉爲之殊不稱盛德懷愧至今柰何辱長者齒頰耶此日偶會良叔敬附數字申謝

報周叔宗

次兒仗庇已納婦矣兩兒兩婦日起居老翁無問其他日成立何似只此目前光景大是慰人

但食日復添十餘非貧家所堪耳飽生談命堅以青山相許甚合鄙願索報附此數字踰望圖晤新搆軒居畢未

報李封君（名熊京口人同年復吾副憲之父）

某小子與令嗣復吾年丈同門其以父事翁於雁行中斆尤切也自卧林皐出入益稀久削金焦北固之蹟不能以時躬問起居但遥祝壽康而已昨歲因金陵學比丘附致片楮以甘露藏閣大緣仰懇持護此日學比丘持華亭唐太史碑文與翁報書而來知藏閣完工俱賴慈所倡翁之福德當與此山俱無窮矣感羡感羡又白下雪浪師法席過冬江上小菴仰祈玉趾時一臨護之雪浪與某支許之契由來十年此師駐錫亦地方善信之福也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晤遂至今日足下起居與天池道場何似縣注不可言僕兩歲舉兩兒之婚家累從此漸輕可以勉策道業但精華消竭無復昔年猛

銳更老更疲恐遂爲情塵汩沒此可畏耳柰何新長洲陳令是僕癸未場中所錄士其人佳士但有好文之癖恐不宜吳中惟此可憂天台萬年寺秀上人以募化入吳此時緣事甚艱計足下但可作一方韋馱耳秀乞書付數字問比來寒暄他日足下或至天台秀亦主人一數也

與黃懋中宮詹

中秋時一晤行騶于孤山煙樹間遂至今日不審起居何似注生時標幸爲門下所與進値行

驕東返不及竟一日之教不惜重繭而爲此行南榮殊既見庚桑復欲見老子意亦勤矣幸不惜剖秘密藏示之

報潘去華

今歲屢得足下山中問爲慰比日又舉次兒之婚貧之外更無他苦乃得以湖山書卷自娛其樂在聲色狗馬之上竊以自多來教云云隨流揚波吾道不孤矣萬和甫一鳴驚人僅得薄謫誠爲知己之慶不知可得暫還桑梓如足下不

倘得還或可覓便一晤耳吾意亦欲晤足下於白嶽天都間雖以冗奪其爲資斧所困亦似有之彼此卧遊良可笑也公衡補吳令其地物情大是難處最宜木強人而公衡文雅以此爲憂八月初到任尚未通一字改卜之事誠有之山水有定形非窈冥不可捕捉之物但心粗緣薄致失眞耳三折股爲良醫僕今得之矣使還馳此幷謝竹扇清煙之惠會晤未期惟保愛爲祝

荅徐茂吳

計不見足下行復兩月雖時聞起居於金生終無以慰契闊也昨暮自溧水歸謂足下可出不意尚在靜攝且分惠佳物具感多情天雨不止頗害稼事爲飢所驅即日有吳中之行三四日後當返故里如足下見直指公煩爲道意可也諸俟嘉平日面悉

與達觀老師

已至錫山即欲至金壇訪老師及中甫爲同年生李太僕挽之先至陽羨遂拜仲淳尊公之墓

而來計旬日之內當遂咨叅矣幻居師兄行先此問起居

與樂子晉

去歲與足下分手武林今再易歲暮兩得足下書吾懶未能酬一字足下謂我賢于稽叔夜吾安忍草絕交書一笑由來堪輿師多蛇心瞽目人曰生所爲亦大繆以故先人一丘至今始定臟底裏事矣兩兒子已婚潤郎能繞膝行老蚌尚堪產珠而抱孫或在明歲老人之樂何如兩

歲作百許首詩直書胸懷不求藻繪此出將抵金壇與許然明同舟出月之望還武林或可益一二十首吾不敢與足下鬪工足下能與我鬪富乎又一笑梁谿令維揚卞讓卿文酒才情大是美士方入長安居臨淮幙下弟爲足下忝一酒伴故附數字達觀師寫經金壇此行所當首晤弟向來道業未免進退登山之足如昔獨酒量長進終日可飲三十杯此足下所樂聞也故山有大良伴足下無戀長安新主人讓卿解纜草率附此不盡胸懷十一諸惟足下默照而已

與鳳陽守李友龍

春暮蒙城客持丈報書至委作重修龍興寺碑文屬取御製舊碑使者往返夏盡始得之遂具草并作數行奉寄想久徹記室矣弟年來二毛益繁今秋復了次子之婚世累漸輕讀書學道之外他無厚念但願歲豐時平以須五岳之期耳宗鏡錄一部奉寄此書宗教關鈴丈政事之暇能留心此書築著磕著忽見本來面目便不

負弟千里外一點相爲至情時寒珍重

與周志齋侍郎

去冬冒謁承握手道故且印受守中密說欣快至今留曹命下甚欲買吳棹一晤身是野人讀書學道外惟遊名山親師友一念似不能忘來春倘至攝山牛頭當圖晤僧齋叩別來悟證也陸臺翁去時曾見托一事鳳陽元封寺址爲豪民所侵奪已斷歸本寺矣此豪復告江院移應天某別駕未問寺僧德晉頗有戒行生輩俱禮之頃至金壇復晤於達觀師靜室達老亦以爲言仰祈一引手使公論有在今生不負臺翁達老之托感當何如

答朱白民鷺

文章之道一眞而已眞極而文生溢爲光怪唯足下可與語此幸勉之一題七義已刻武林肆中拙序先附覽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一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許孟中中丞

辛卯冬同潘去華晤于高齋次日辭別其明年門下開府入閩而僕亦從青瑣白下間闊隔絕閱兩春矣方今天下日多事而倭奴逼近閩淅窺伺之計積有歲年一舉而下朝鮮威聲已彰勢必入犯當事者狃于封款之說而玩于修備

之名一旦有事謀兵謀餉俱屬烏有眞所謂燕雀處堂耳向聞閩之漳郡習通海陰以鐵冶輸倭此最隱憂人盡倭也豈必海島門下能以威霧逆銷之其與過之海波功相萬矣南京官稱閒冗而掌翰爲尤甚山水文字足寄性靈顧不得如門下者握麈尾作大宗師日聽微眇之談耳故鄉至揚子南北春花頗佳米價止七錢餘民間不至大病但中原至人相食雖勤詔使賑救不知究竟謂何閩中幸有福星當事想必無他虞也信便布此略見濶悰

與陸仲鶴開府

某與門下幸同桑梓惟是束髮受經即知門下姓名私懷企尚比登仕籍欽佇有加顧叨讀中秘之時政門下營四方之日比遭廢斥又跧處武林山川雖非阻修聞問邈焉斷絕有懷靡吐我勞如何恭惟門下鍾岳降之英際河清之會胸纏錦繡腹貯經綸處大事如解牛而善入衆虛動小物譬爲山而不却一簣有文武之大略

宜將相之兼榮豈徒擁節鉞于洪都著功名于翼軫已哉某鄉曲豎儒素飽聲欬處則爲堅瓠出則爲小草雕蟲非壯夫之業賦詩非退虜之方雖文質無底而狂簡可裁遙望門牆冀承欬吐敢削尺一上塵台嚴伏惟矜其謭劣鑒其朴誠採納而督教之某有厚幸矣

答李襲美

潞河一通姓名遂爲神交知已忽忽十五六年矣棄家山爲小草從青瑣白下且首尾三年去

冬十二月有僧自中原來忽得先生手書幷佳集之惠恍然如見紫芝眉宇豈但拱璧駟馬之拜耶人間世升沈離合何常智者勘破便如空華浮雲相似爲龍爲蛇何所不可丁亥之役與先生同斥而未獲與先生同升以俗情論未免爲先生不平以道眼觀之豈足置毫末於太虛廖廓中耶闡郎君已搴騰雲霄青葱玉樹掩映庭階足娛晚景惟先生強飡味道自愛頃見中原告饑諸疏頗爲寒心先生邑里能不至如所

聞否二三年或能返初當理名山舊盟倘謁先生於深林野寺間未可知僧便附報并陳潤悰諸嗣悉

與史念橋

去冬一晤稍慰十五六年積濶㬋歲迄今忽忽朱夏陸敬承張睿甫相繼轉官旦暮所與共鍾山煙翠者惟端叔中丞與三駕部而已形影蕭蕭良足一慨丈總憲豫章位望日崇福澤日大夜望翼軫間作黃紫光氣法當有福星應之其丈耶弟違薛蘿而作小草適足增愧幸列閒署焚香煮茗不違夙尚粗寄月日可耳丈何以教我風便敬附八行申候

答沈大若同年

別丈自己丑湖舟中丈猶能記憶且痛王太史之仙化人生升沈死生眞如夢夢中境界有何差別而昧者作差別會亦顛倒甚矣弟此出所謂聊復爾耳此時國是渾淆世風凋敝非霹靂手未免躊躇四顧豈弟凡庸所宜染指我丈厚

相期許非所敢當弟自分或置之一丘一壑其可也丈擁節幢緝牧楚甸聲華藉藉不知何藩得此福星耳沈簿還數行報謝并布區區山川阻修握手未卜

與李晴原大叅

近二十年間衡文吾浙者稱門下與蘇溫陵溫陵發其華而門下培其實有溫陵必不可無門下門下雖去而教令孚于人心日深以固今天下之文益頹靡詭棘敝甚矣而朴茂平實之風

求之浙士間有存者敢忘其自哉某無似幸奉一日之教茲仗庇從青氈於留都所與六館之士相礱切大都以抑僞存眞爲功令士亦翕然有顧化之意惜承乏日淺不及覩其成也恭諗門下忝知楚藩將淹兩朞聲績朗朗遂與南紀山川增崇比潤欣慕可言茲因風便敬附一箋奉候別來福履

與俞養弘年姪

癸未春濫竽入棘門下公事業偶得竊觀驚詫

謂何物異人比拆卷見姓名知爲年家瓜葛慶幸不可言尊公大才十未展一二以門下成名遂敦止足之誼更可尚也惟楚有材其爲楩楠豫章者不少今得門下柄文其間如大匠運繩墨棟橈榱桷盡適其用豈非此一方人士之幸哉某老矣困而復起遂從青氈于留都六館人士以眞實率之頗亦嚮應但不能挽之即就淳朴又數月即徙官不能觀其成可嘆也某生平慕門下如景星鳳凰又忝世誼貪具音好茲因風便遂以數行將意

答太倉蔡刺史

僕于門下非素也初以小壻周孝廉敝門生陳公衡俱托一日之契屢爲稱述遂切景仰後復得從貴部曹生周翰遊因盡識門下生平與治婁郡顛末不吐不茹底柱一時擢嘉蓮於汙泥之中鑿肺石于片言之際豈徒以循良最江南行且以竹素名天下執鞭之願雖殷登龍之期尚阻昨因便役用致短箋略通精誠果符鑒納

茲者曹生入都載奉芳音崇獎加之樗質厚期責于庸流三復訓詞惟有慚感既托金蘭于大雅更紆箴誨于方來敢因歸鴻先申謝悃

答同年盧名遠

鴻影差池魚書斷絕歲月已久令侄及李生來忽承尺翰如雲中墮下欣慰可言追惟十八年之間升沈離合紛其多故老丈猶有慈親在養而弟隻影煢煢風木抱恨更可痛也弟年未五十而雪鬢霜髭已具老翁相獨健七箸強步履

猶似少年耳一笑南京官最閒者以掌翰爲首弟幸得之杜門科跣臥凉風北戶下不減山林之樂此可以咤故人耳此外非弟所知也信便先此布復

與杭守李君

某樵李腐儒癸未春幸忝入棘闈門下山斗崇望仰重久矣今由列宿出爲二千石而杭幸當之杭爲浙藩首郡山川秀麗人物清韶昔賢秉麾輒愛戀其地至形之歌思其風流至今在也

而今人居此者輒不樂以爲日不暇給得去之爲快豈今日上官之多文牘之煩與昔大異乎然大賢爲之則烹鮮理繩弄丸遊刃自有餘力即探討山川咨諏乘志了公事于湖中逛鳴騶于月下昔人爲政風流豈難追步耶恭諗下車士民欣欣樂被新化某自昔年流寓茲土分同部民又弱兒新被青衿方希陶鑄所恨薄宦留京無從具壺觴從二三父老郊迎道左悵快如何敢因一箋代將薄賀

與李仰成

別門下於長安邸中今十年餘矣僕喪疚之後嗣遭吏議安青山者幾五六載近始從湔洗青氊復還得馬失馬天下事正未可知耳即如門下寧夏之功宜受封侯世賞况益以東征之勞乎而文墨議論甲可乙否遂令門下暫解兵柄水落石出天根乃見恐異日者登壇受鉞非他人必門下也惟勉思世恩無忝忠孝勿爲一時公論不明而快快也計門下冲度遠識早已得

之所爲喋喋者徒以一日之誼欲增潤于江海耳偶因鴻便馳此布候老措大無長物空函申款知勿見訝山川阻修相見無期仰祈節慎風霜自愛不盡遙情

答馮文所

某二十年前讀門下公車藝已切企想比始相見于李侯家門下尚能記憶而某已忽忽如夢境矣今門下方提文章密印旗鼓海以內而某處儒墨之間自顧如夜郎王未實淸化乃門下

肯以文告收之從此胡戫一家矣一笑嘗妄評今之文人自謂不作唐以下人語而區區摸擬句櫛字比尚非叔敖之優孟卽唐以下文人如昌黎河東盧陵臨川眉山父子兄弟諸君子見之必然嘔吐顧嚚嚚然高自標榜以欺天下將誰欺乎讀門下詩若文是有意古道不爲今人語者故敢以狂言相印證惟有以教之賢郎名家鳳毛卽日當搏風直上矣瞻瑝璋而想瑶圃遥遥楚天不能奮飛柰何

上申老師

某譾劣荷老師委曲造就從廢棄中復還舊物今徘徊南翰日有山水文字之娱秋毫皆老師所賜也敢忘所自哉老師功成身退優悠林泉釋絲綸而就薜蘿謝袞衣而班巢許此天上之樂神仙之尊古來亡寧得此者希敢爲老師欣忭茲者恭遇老師六袠榮度之辰六甲初周壽祺方介似春未莫如日甫中玉樹盈階上客滿座指吳山以爲肉化笠澤以爲觴百千萬億之歌岡陵松栢之頌洋洋盈耳訇訇協律而某留滯周南不得躬逢盛典玷賔筵之末但遥望東南以申私祝而已茲者遣致同門諸生公賀敬爲布此仰惟順秋氣加護以綏新祉

上王相公

某在南都數因監役得奉老師手報今老師謝政歸且半歲某尚未及修問起居愧甚茲伏卯纂叨史館新命屬有遷葬先祖母之役月日迫遫不及一棹婁江計承老師誨督當在春初矣

館中諸同門如曾陸馮余諸君子俱表表一時業巳聯翩霄漢某最不肖今亦彷佛望其後塵處非其據恐終墮落老師幸有以策進之時事可憂恐老師侍奉之暇不能置之度外令郎長兄學優年壯宜早赴公車勿存狷潔以傷雅道兩令孫想益翩翩玉立足娱膝前片楮代候未盡丹款什一

荅費國聘同年

弟性疎脫耿介其於世途如油與水不相涉入

再去再辱自審宜然此君逸我以西湖功不郡與然亦爲人所誤耳宦途年賜詞館尤甚後浪相催張于排山弟眞不羨金馬門郎羨之矮人盲者衷懷徒熱耳一笑足下妙才絕世不但楚士少雙東隅失足桑榆不收郎如李本寧先生高才足嗣瑯琊遂至[illegible][illegible]一世其他才俊沉淪非一弟又何足數哉況世間功名富貴窮于蛇足近見潊水轀輬不覺感嘆技止此耳帝城何爲每憶初進時同門同館濟濟甚盛今強半入鬼錄弟與足下幸俱爲魯靈光以支吳楚豈不大快此外家之餘歟子孫之賢不肖亦聽之造物耳豈暇戚戚以失此生耶足下比歲始添二掌珠思前此虛幻艱難自宜得意弟則膝下有三孫長餘十歲矣弟今鬚髮盡白已成老翁獨登山之足猶在足下今日能保渥丹之舊不足下詩數種讀之大有勝情俊氣數千里之外如對故人喜不可言弟近著作大嫩稍作選體及齊梁豔詩然亦不多容錄付後信耳雙珠之生

庭芝之瑞此洵佳事弟不欲辭無語姑待之終不敢虛弟近畜得歌姬四人色雖非異而有繞梁之韻足娛老人亦不可無足下詩也

與李亟軒憲長

去冬晉陵月下無端相左甚可笑蓋爲舟人所誤耳然懸懸至今今春吏議不謂誤及門下去冬晤蜀中入計大吏無佳語竊疑之不虞其信報至不勝駭愕然亦世間所有之事逆計沖識處之泰然吾輩所爲重于天下者豈一官耶又知門下未易即返家山流行坎止少順世緣未爲不可新命未下未免滯留寶眷在江陰南還消息易得數百里內當覓輕舟一奉色笑以補去冬之缺偶因戴生便附帶一緘仰惟涵察

與侯公善都諫

旬日間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初冬可達茲啓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淳收海內之光名集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退不欲請卹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靳備典

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令月日停滞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荅費唐衢

自白下歸以西湖一曲自娱海内相知年牘俱廢以故缺然于門下令器先輩採問時業千里納贄于不佞念門下通家之好又感令器冲懷往來書尺盡剖其愚然高門千里駒自當所向無前略玄黄而觀天機當世豈無九方臯而借聽于聾也一笑門下老成舊德負蒼生之望方

今天下稍多事武夷匡山安得久借杖屨蒲輪既下挾雛登天福澤宇内在俛仰間耳信來荷手墨遠存具感舊愛敬附一紙爲報弁謝雅意

荅費學卿

足下名家千里駒富有才情何有於老朽而千里貺書孜孜下問至于再三僕愚陋何以仰裨高明萬一本朝制舉義王文恪公始具堂構顧文僖公繼之親傳衣鉢門户益輝今傳文恪遺稿僅有十五六水中擇乳非鵞王不能至所作

程文文僖有出藍之色矣嘉靖以來作者如雲當以唐中丞爲上首茅鹿門方中丞時業於玉摩詰之詩摩詰高秀有之而中丞老成痛快似兼杜陵之長凌轢一代此人而已然惟歸田敎授時諸稿足以當之元卷亦平平耳至商元卷正德以前醇朴未化嘉靖間許太常精粹溫雅足稱獨步而瞿文懿可以嗣之平中有骨人目之綿裏針近代寥寥惟吴因之縱横透徹詞場飛將然文體亦一變矣唐中丞外有薛方山諸

理齋薛華登諸俊逸足稱名家吴因之外陶石簣湯霍林亦後來之秀湯義仍華秀一時之傑中黄貞父與僕交甚善義仍僕識之癸未棘父則素法身佛少莊嚴餘則與僕不同道亦不能知之矣近來文體大都失之恢詭浮靡易浮以實易靡以精易恢詭以典雅惟足下勉之近來衡文者俱新進少年見薔龍則喜眞龍入室反怖而走馬如就試但宜縱横揮灑不必求入理不必求合格隨例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自然

得意不然操瑟以投好竽之主求遇合得乎惟足下詳味之僕於詩自入館後始留心惜乎從唐入十年來始知其誤則已晚矣足下見目玄淡雅逸此何敢當欲錄舊歲遊洞庭兩山詩請敎而信索報急不及也新題先上論語學庸左太冲三都自足耀世寧煩玄晏序然不敢辭總俟異日課完付別信耳勉旃秋風自愛

答費學卿

前月得使問深感情至所許制義諸名家足當陽秋衮鉞但推僕于震澤毗陵之後以大家見命則恧然不敢當矣足下新製頗似白香山長慶之詩蘇子瞻海外之文語淺而意眞甚爲可喜但出之應試更加一分色澤以悅俗目可已至論詩云云僕謂從唐入者終非正因佛家謂如是因如是果以唐人爲因果必不能超漢魏六朝而上足下如有志千古大業自今唐以後詩一字不以䀹目爲佳初看漢魏人詩如飲瞑眩之藥非不苦口終當愈病勉之勉之僕生平

最懶詩不多作作亦隨手失去雖有會心處已所自珍旋亦失之眞可笑也足下佳集讀自序一篇可窺一班僕何足以玄晏哉然不敢辭也弁貴邑儒學記俱在此日脫稿久淹使者不及整練足下試爲潤之何如沈箕仲方伯在敝同年中最爲憐才今老而宦情澹邁夜光明月雖不能以連城寵之決不至按劍也進賢令黄貞父其人如出匣太阿論文知尚品格足下所宜見今資以入行如嫌于自衒當以便羽及之摶風不遠相見在北上時諸惟努力不盡

答傅伯俊

弟與老丈自下聚首今又五六年弟賴歐君之力得歸西湖幸甚公論之明晦亦聽之矣叔宗屢書相聞知老丈念弟之至而爲弟之周不勝知己之感一麾出守乃得蜀之重慶時播事未迄深爲老丈危之然知老丈識因果安義命定不至隳落旁趣徐乃自安耳雙徑賜藏賴老丈指麾得之于孫司理此公初無諾詞而心許特

至弇吳之虎丘杭之淨慈俱得之更見其幾用不測然損渠數千緡稱謝只得消歸般若耳夏有苔老丈書原幣不收而歸弟亦隨手費去矣愧之愧之蜀中此道無可共談者書云孝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則老丈宰劏應酬時便是秉拂宴坐時無二境也天下事日異月新大是可憂東南休歇處吳與其一山水清遠寓賢可樂既奉指誨俟吳客至當共圖以報耳賢郎大哥宿因深厚才思奇傑日望其飛騫朝夕切磋取之庭訓三年不飛不鳴一出則驚人矣幼郎尤所喜聞弟大兒知讀書已亥又添一孫今歲出痘無恙此眼前花耳追念多生大事尚復芒然願與老丈共勉之佳刻謹登悉來信索報急布此爲謝新刻頗有帙大難將故不敢累去信相隔幾八千里敬祝加飡自愛不盡馳神

又

作報後詢之來信知寶眷與大哥小哥不在衙舍朝夕何以自娛以郡齋當頭陀寺可耳一笑

周叔宗尚留滯京師眼前少清伴然弟近日光景視天下無一不好人則乞兒上帝平等觀何往而佳不佳書此更助一笑

與丁長孺

望日得書知從金沙問與中甫盤桓幾一月而僕以湖上桃花當之彼此神往可知矣孤山新築僅成書屋近又于山半起快雪堂自卧樓棲孟夏可成但貧措大舉事艱難百倍爲苦耳中甫亦許孟夏見過討足下當共之披豁非遠晷晝新綠盈盈在望未及即相從爲之悵然

又

三月中採茶使行附承動靜下旬冒雨游黃山奇峰峭壁障天排空江南諸山無奇於此者有遊黃山記遲日寄覽昨廿五日自水路歸始見足下苔又別承手書弇拜新洞山之惠今日湖上舟中用惠泉點試色勝于香味優于氣豈徵爲兩師所損耶所得姚氏廟後尚未試以俟小暇竟未卜何似孤山莊以金錯羞澀尚未大就

然綃窓翼室巳堪奏歌但恐佳客不臨况耳別諭逃者敢不如命此附謝不一廿六日日昳繫舟孤山柳下

又

去秋一相聞忽忽遂送春色足下哀中動履何似大褱後亦能遊歷江南諸名勝否天下事日月以異兩京正卿止三四人臺省如晨星落落將盡無論東夷窺伺卽如此而安恬無事恐終古所無也一嘆仲淳兄想往來齋中豫章家眷

恐不宜置之度外或歲一省覲或挈之還江南當擇處一矣足下幸痛言之僕考滿在秋盡竪卧青山此其時也一歸卽圖握手

又

夫計聞報乃波及足下甚爲不樂嗣見拾遺報卽諸君子俱不免不與黨人眞足恥矣採茶之役初欲親往遂訪足下以急當往金壇弔中甫母喪歸又有他弔事遂不如願計足下曠然之懷當不讓劣師且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所倚也一笑仲淳三月初握手知其堪輿近有深到非復吳下阿蒙此我輩之喜葬經翼爲足下所刻希付數冊

與姚叔祥

夏間得手教知京邸動靜清勝著述稱意爲慰司馬公爲丁右武之事跡涉危疑卽稍存明哲以一去明志無所不可但大臣之義或有不止于高潔者稍示委蛇亦一說也足下以爲何如卽今史事承諭敢不如指俟足下南歸日當課

上耳南雍書籍欲重刻者頗多必得如足下一二人任校讐之責而後可萬一足下肯相就而僕在事稍久豈非書籍一幸耶

報曾于健

甲申歲曾托鄒爾瞻附致報書并五燈會元一部遂缺然至今去歲得達觀老師密藏師兄北來消息知仁兄於法脉遂有膠漆之好甚爲歡喜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况別來許久故宜不同此事惟有直下承當若少佇思便巳萬里尋

常說做工夫點檢心地譬如騎驢覓驢多少退屈多少回遶然未免從這裡過最要緊處是親近眞善知識如水邊坐不憂不冷火邊立不憂不熱今仁兄已得見達觀師從此當認得善知識樣樣魑魅魍魎不能惑矣其次要將從上祖師機緣三藏聖教時時熏心忽到險隘處勿輕輕放過一日二日眉毛厮結理會一番後面少不得有輕快日子如食少金剛畢竟穿腸而出正知正見是眞金一切戒行是金莊嚴具眞金

不幸埋沒糞中一旦滌洗便爲上珍若徒有莊嚴而本質是糞東家之女捧心而矉徒益醜耳今日策修知見第一戒行助之悲智兩輪廢一不可仁兄所謂乘緩之人必有了徹之日戒緩者自信雖眞而世法中殊覺礙眼礙眼處便懈他人信心此却是泥犁種子至云一低頭一擧首一稱南無可以作佛則一謬取一妄動安得不爲謗佛憂深語切欲以戒乘俱急策進不佞弟非法門骨肉安得闖此弟自有知識已來妄取妄動之事甚多無算若罪過有形狀者通多生論之大千世界不能容受今日招譏被謗豈敢尤人自咎而已向來方寸中默默自照未嘗有毫髮自欺謂爲無礙棘刺在膚金屑在眼已實有之豈惟旁觀但習深智濁明知明蹈每一尅責淚下如雨或者一片眞實肝腸尙爲諸佛攝受而許其懺悔耳杜門以來別是一番光景靑山白雲儘可自適近得一丘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車馬所不到山名安樂大有淸泉翠竹

今欲構一閣供養藏經爲終焉之計并蔬饘粥差足自給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如此而已兩兒子漸長隨例讀書作文似有勝氣但不類而翁質實人生大期長者不過七八十年弟今年已滿四十髮白齒豁衰相已現豈能久戀火宅擔閣千生萬劫大事乎仁兄同諸大士發願刻藏此最勝因緣藏師兄寄到願文一通讀之不覺頂禮讚嘆髮毛卓豎弟亦發心任校對之事其詳具答藏師兄書中弟素無仕宦志今日不出

原不爲一跌介意陸敬承書來云丈夫不可再辱仁兄復云云英雄所見畧同山中儻得時聞咳吐亦至願也

答李伯遠

別足下後又一日至平溪黑驢始得盡東目之勝西目之奇千丈崖立玉亭爲最留連七日始還臨安恨足下往來促促耳弟一官懸疣附贅割之以從青山便是楚太子霍然病已時豈敢怨枚生七發耶勿以蛇足反傷鶴令功名有數

人何能爲即所傳不誣亦是虛舟飄瓦况在有無間耶論久自定謗久自消此豈可以口舌爭耶願足下堅忍消融勿令此中作障湖頭明月政佳足下幸來弟且以上乘祕旨開悟足下流光甚駛毋長攢眉也

與曹子運

足下在潤州去檇李五百里輕舟四日可達方欲從足下一登金焦北固酹酒大江明月而足下遂以病歸耶二三兄弟同此厄運足下病免弟與國聘斥逐嘗記同諸兄弟就足下邸中食胡餅弟獨豪噉數十枚如此驩聚今安可得人有言足下大不戒於衽席病端在此老奴尚然况足下少年哉然三千里遠意願足下少加節愼以存垂堂足下橫金未久何以爲家饘粥可給不妨門可施羅勿令人云曹丘生非長者善甚楊公亮至此已得兩月周旋此兄遂焚銀魚壯哉白駒之什和之者不止一人吾曹之樂世道之憂也珍重

與王太初

孟夏一晤眞從天而下恨不能扳留旬日爲悵然耳足下冒熱遠遊何所底止何時還歸竟不得一耗豈歸途不由武林耶抑肯遁耶別後慮思仁過此得聞所未聞吾黨中王伯楨扶植公論面折時宰足稱古之遺直楊公亮歸留此已月餘渠即日發長安使上疏乞休赤城霞氣甚佳願足下亦無輕棄不佞瓢笠稍便或能從足下度石梁登華頂分方廣香飯未可知也京師

瑞庵仰崖二上人是彼中名德聖母賜藏至天台萬年寺供養此三寶勝事足下爲此方檀越不妨一出護持或少申齋欵尤善大浸稽天江南禾黍業已充魚鼈之供邇日惡風拔木飛屋尤爲可愕山中人亦何所得靑精而擣之

與蔡上虞

頃晤舊合肥陸錦沙兄渠大能道足下爲人但恐一味朴眞或不宜於薄領然人自有命升沉顯晦森不可易代大匠斲徒傷手耳不佞所善

瑞庵仰崖二上人自京師齎慈聖賜藏至天台道經貴部足下爲此方邦君儻能少以夫力佐之結緣法寶亦佳事也

報屠長卿

去秋別足下忽已歷歲此時方營葬事疏節故人亦知足下能察弟情然不加督過也學道無成流光坐失方欲及盛年爲離塵栖寂之計而天去其疾幸有以塞妻子倘徉靑山樂莫大焉非但不戚戚也美官則爲卑官則不爲此世俗分别惡見弟卽薄劣聞道久矣寧羨長安馬蹄而薄手板耶吾於足下境界雖隔精神實親弟或者偶然疏節而足下或者偶然漫駡此如日月薄蝕列星失行何足爲異而世人郢書燕說從而附會之吠聲貯空直達帝里大可捧腹割愛遣情之說足下亦投杼矣物腐蟲生何怪世人足下家居三旬九食捉衿肘見弟知其然弟居此食無魚出無車似可鴈行而事足下古人無不貧不令吾兩人寡和也弟今已得一丘於

西溪去武林三十里當勉營卑徑拾橡栗而食之不復入城市見達官面孔矣中秋湖上月專待故人幸果此約

與楊公亮

連日想爲筆牘所苦使者何日成行弟懶甚僅可作敬承一牘耳陳伯符約明日過齋中豈可無足下君房亦在此業面許此約益以茂吳涼風正佳高朋滿坐亦勝事也嫂及少嫂能强飡否

報汪任丘

得足下齋問後足下尋移任丘忽忽至今已三寒暑矣喜足下賢聲日騰時捧薦書以爲欣躍不佞迂踈不能諧世不肖之身幸爲青山所有讀書課子大足娛樂以較長安馬蹄勞逸何如即弓旌敦逼且鑿坏焉況推而遠之耶不佞移居武林雖號水陸之衝衣冠雜沓而翟公之門不妨施羅春月以來不見一俗人不聞一俗事翛然靜處神意清白杜詩云眼前無俗物多病

也身輕不佞既遠俗又健飯可謂兩得之矣一笑吾同年曹子運以潤州守病免聞其病危甚生死未可知曹於不佞有同門同館之契意氣不薄即有不諱惟足下爲我善視其家鄉國路別會晤無同布此不勝感結

報陸敬承

別足下首尾五稔而不及通一字膠膝弟兄而懶漫若此人間世那得有如此人竊自笑又自恕也十一月曾于健年兄托相知傳片言至太

都知有今日之事謂急來可以免來而免非夫況未必免遂聽之弟才弱志雄暗於世術知不能無災難而履公卿但家貧累重一絲相牽不早自引割以煩執事弟之咎也讒人何尤盧思仁來相見郭外天佑忠貞四大無恙因得足下八行丈夫安能再辱敬承誨矣弟得西乾旨訣一切逆順境風空華泡影且喜了無干涉六月見楊公亮盤桓至今渠猶未免不平弟則不假消融空無所有大人境界豈凡小能測哉一笑

五年中足下又易德耀家政一新聞諸兄弟俱作婉兒怨已數十篇想見一時雅謔亦許弟附名其間不弟身及妻子幸無恙舊歲移居武林雖在城市日杜門焚香了不預世事耳目清淨大是宜人尚期卜居清曠而未遂手腕如鐵嬾作故人書勉作一書報足下支吾旬日方得此紙願足下出此遍示館中弟兄以見遠念泉石之事我爲政雲霄之事子爲政願各勉之公亮出贈行卷得見諸兄弟詩淋漓慷慨深情苦辭

令人髮上指冠吾儕有人哉公亮不出良是乞休疏多激言足下不妨删定勿令貿怨無爲也

答顧務[illegible]

讀足下臺中諸疏侃侃憂國推揚善類令人擊節稱嘆無何而有外臺之借天不欲盡君子之用耶丁丑巳來所號爲君子者大都淪落江湖時事不必言矣關陝之荒巳三四年斗米四錢人食草根木皮死人成聚讀李克菴疏令人淚落不止舊歲山東復荒今年吳越大水益以秋

潦天地崩墜即山林豈得獨安弟之放逐狀大都疎放所致亦黠鬼索代固弱是求耳近卜一壑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山水清佳頗宜三徑將老於此矣楞嚴寺自丈行後風波非一蹶而復安密藏師以刻藏因緣伏錫而北近賴諸君子結盟捐俸助刻自曾干健傳伯峻唐道徵于中甫而下凡十人歲捐百金以此始事其緣甚正似不能捨老丈亦有意否東溟先生亦有歲餘闊別了凡兄歸後僅一[illegible]見於武林張繹菴

兄貧不臧弟而失官即不快快柰妻子何聞報尚未相見不知作何狀長安棊局屢變屢下今之時似不能如江陵專政時猶覺是非明白也昨見刑部郎李懋檜一疏忠義激發肝膽如見閩人也幸得降級西曹有人哉文遂爲匡廬主人弟來歲將從鉢囊至彼或當與丈會近弟作老徹空塔銘書丹篆額欲借重一當事貴人無如文者許之乎聞丈新令十條中有禁遊僧一節禿民遊食或緣爲奸禁之誠是然不分玉石

未免妨眞實道人行脚幸有以調停之舊冬傳言丈有書及弟望之不至不意其賫還也再辱專使具感眷眷

答丁右武

方從道侶爲天竺靈隱之遊會伯符信至得足下六月廿二日書開緘讀之涼風瀟然入我懷袖驩喜踴躍殆不可喻想見足下得去歲武林尺書情至當不臧也弟一官如懸疣附贅一朝割去以從青山日焚名香讀梵書俗人不得一

見其面何樂如之投畀之憾今爲感恩矣足下得見達觀禪師而不能受益可謂當面蹉過渠眞了事漢使臨死生如喫家常茶飯了無驚異如此人柰何欲以肉眼頃刻間辨識之耶貴鄉如徐尚璽曾干徤年兄俱一見服膺心醉弟生平强項亦師事之足下卽不能相契當待他日盤桓勿草草也足下欲索對症藥反之一念自有餘師善知識造就人或逆或順或照或遮有無窮方便豈可便謂此師不知足下本來面目

耶徐尚璽夏月亦有書來知欲待鄧太史遊武夷尚璽家去武夷僅三日程故當作武夷主人恨不能卽日往耳甘子開何時晤足下此兄故能超然於出處之際但朝廷舉錯如小兒戲眞可惜也今年江南水災不減堯時茫茫巨浸卽山中人何得把白雲而玩之可嘆可嘆足下去冬一扎亦從伯符得之不爲浮沉但書中語竟不能記憶弟性懶且善忘大率若此弟近得片地於杭之西溪地偏且勝欲築一室爲終焉之計而力不能逮弟兩兒俱長讀書作文大必類父且喜三年內外俱可畢婚亦是尚平一樂因念足下佳兒尚幼且歲有所添欲遂此樂未免俟河之清一笑報語付伯符寄金壇葛一緯羅一奉足下各製一衣他日儻果湖上之約或以夏秋時相見此爲之兆矣富貴何物可以醉小人不可縛君子况有義有命毫不可干惟足下勉旃眠食自愛

與屠冲暘

橫流侵人遂及賢達如不佞者何足言哉恭諗台旌巳莅廣德少從遵養以需天定或者循良之書秉汗簡者將借光於門下乎某中林之骨得息肩軒冕以遂微尚頗以爲幸貴宗長卿先生與某稱石交者十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貴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共嘆况有宗盟之連阮家仲容與嗣宗相見其情好之篤豈待旁人鼓費哉於其行敬附一語爲訊寒氣方新惟爲强飯

與藏師兄

勞山印經使來且須刻經緣起并凡例一冊知刻經已有定議校經擔子又得憨山師任之甚爲踴躍歡喜無量序經本天台五時誠爲確論但中間亦有難分判處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此不足難憨師若遇不佞則投箸起矣那羅延勝境久在夢想況有勝人又值勝緣懷抱拍拍恨不飛到執待巾瓶以副校經初願恐此方撰述須經不佞手耳南方荒甚楞嚴嘗任甚苦老師尺一來夏月尚在清凉不知何時入我眉師友日遠業習日深念此不覺墮淚風便布此幸時時惠教以甦愚昧

上陳肅翁座師

某無似不能諧時以速官謗爲師門羞惟杜門自省而已豈敢尤人然以道眼觀之靑山白雲豈在長安馬蹄下也世間是非榮辱總屬夢幻老師晚歲得日栽花種竹便是得意事彼要人者一旦禍竭災生欲牽黄犬聽鶴唳而不可得

此時荷鋤灌園便是飛天仙人之樂老師柰何薄之耶使還布此惟順時珍護爲祝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傅伯俊

弟自審無康世之略以故頗薄廊廟此腐鼠者信非鵷雛食矣而兒女子輩或賴之未免一絲之牽幸哉造物者爲我一時割去决疣除贅快然無餘大是慧劍一助此意惟足下能了之羣兒者方以爲此足患苦馮先生而不知反以快

之爲羣兒計卽三釁三浴禮馮先生爲犧安得逐青山白雲而日飽無生妙義乃中羣兒毒手矣不知出此是吾利也足下爲弟剖心析肝於相公之前而不能救不待今日聞之小兒舊師朱生者館于京師彼時密爲啟聞蓋暱感久矣然弟於相公門生中受知最深者豈不欲相保全勢不可私一門生而拂衆論耳弟聞謗言如飲甘露聞竄逐如履虛空蓋一介書生忝竊已過鯤鵬以六月息豈敢更希扶搖但寛閑廣莫之濱差足避跡且適性耳以此報相知而酬素願可乎去歲藏師致諸公發願文一冊足下與焉讀之令人悚汗百年光景倏忽易盡於其中間建此無量勝功德幢直令波旬震驚諸佛贊嘆弟甚欲從諸公而苦於資費但能以叅校差謬爲佛家奴耳一笑弟丙戌七月移居武林今且忽忽三年矣杜門鬧市不妨如水相知往來者時時排闥以分寂寞但賤性不安城郭終當覓一丘一壑以托餘生耳去歲稽天之浸我江

南黑子地幾廣海若之封春來兩月僅得十餘日晴患似未彌米價每石銀一兩餘路殣相望饑民相率自縊一家四五一夕數十恐不能宴然玩弄白雲也弟有田三百餘畝歲租三百石饘粥及他用倚辦舊歲僅半收幸有前歲餘陳饘粥不缺若此歲無秋便無策矣足下十金之惠可當雪中送炭老杜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絶恒饑稚子色凄凉弟今日可謂遇矣足下佳兒弟兒之吳縣官署中故是英物況爲觀師藏兄

所愛更栽般若根芽足下當令兒子爲羅睺羅勿自爲淨飯也一笑弟兩兒子無所增大者十六小者十四舊歲俱學舉業雖無文采而時能露一斑之奇足下情至故具示足下持斧晉陽何爲稱病豈有維摩生之意乎恨不能領三萬二千菩薩一叩大宰春風期果否弟且藏新茶貯惠山泉以待勿令故人眼穿耳

答顧所建

頃歸武林雨雪連綿人事寂寞又適杜門引疾

之時得足下片羽墮自天末何啻空谷足音啟椷讀之麗藻春敷高情横發猥以花燭新詞見命僕少之燭武尚不如人今老矣豈能操旗鼓從諸公後勉作五言一律以塞來意足下既不以耄棄我幸有以教之

答王撫院

往從敝同年傅伯俊侍御詳聞門下重望恨不能卽爲執鞭無何門下列卿寺掃穢除凶扶植公論時某伏林莽舉首加額稱朝廷有人不意節鉞賁我浙水而某又先期隨祿陪京不及從二三父老覲光儀親炙唾深媿緣薄苕溪之事塵汙大君子付之一嘆仗庇叨轉還里而又以駐節餘杭尚稽伏謁不難扁舟半日程而某方爲白簡波及杜門請告坐是未果知代期尚在三月某此時如得旨放歸松陵吳閶間必能追侍也門下應眞現世潛躍因時暫從遵養終當大用一瓢一衲之事如某當任之耳承遠勤使問重以誨言敢不拜命謹此勒謝

與沈少司空純甫

得江都報扎至今又歲餘矣海內士流拭目秉銓綰樞造福天下少司空之轉未厭羣情乃又遲遲得之誠未測其觧矣某不肖誠不足以贊續麟大典頃者副總裁之命誠逾涯分罔意必門下爲之游揚令至此而福過災生讒人側目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豈若令飽看鍾山翠色耶某自揆非雲霄之骨得作無事無爲閑道人足矣何可既冐指謫復靦焉簪筆以乖雅道惟門

下親屈台嚴曉以大義必令俯從所請不至再疏盖寡人子遣使京師一往返當費一二十金再往返則終歲之需去矣某生平悃篤久爲門下所信是以敢露其血誠惟矜憐曲許幸甚老蒼頭惷愚百凡尤恃照拂

與馮琢吾掌院

去夏邢崑老致老丈報扎得聞動定嗣敝鄉馬將軍齎捧行附致新板通鑑一部北史一部倶留余世用處昨見十二月初邸報知老丈巳還

朝前次書想倶交付矣弟廢退之人賴諸兄弟再三援引青氊復還優游陪京巳爲厚幸不知當事者何意必欲見優以史館一席地而誨妬耶弟樵李男子何官不可止何時不可止西湖一曲西山一隅儘可容弟或樵或漁儘可爲活家有萬卷儘可度日弟豈重去官耶煩代懇閣翁必蒙憐放以安愚分不待再疏至禱

與許敬菴先生

別先生巳四閱歲雖時時聞問而起居靡申謦欬尚隔此心如懸旌矣先生自開府閩中再轉而佐南樞盖廟堂將大用先生計非久贊中樞柄銓衡矣當今國是混淆賢奸雜進主上深居强倭未馴服天變人妖之奏日月相嗣近日杭民傳有妖祟起自富陽以七夕前入城男女中之者如巨石壓身昏迷歷辰不醒現畜現人種類非一民間以金鼓逐之讙呼徹旦此豈佳兆恐一丘一壑未得安枕柰何某去冬薄轉中遣人言具疏請告卧武林巳踰半歲不肖之身惟

有藏拙於湖山耳先生何以教我聞令郎三月出痘武林隨巳獲愈甚爲先生喜此時某有徑山之遊失此良晤歸而病暑伏齋中懶廢世事至今尚未及馳一緘候先生罪歉不可言聞之莊戸先生行期甚迫敬此代布仰惟涵納

答李秀水

奉違忽忽三年馳神甚切恭諗門下治邑至今實心實政下習上孚英髦樂其甄陶疲困賴其綏戢至所云惡少者又不惜鋤治以惠嘉苗二

百里間驩聲動地惟恐徵書一旦下而奪我仁侯也某庸劣叨留翰踰年比從官過里門而門下又以上計行遂致相左不及少展起居之敬私悰莫申茲者手書賻貺儼然見責啟緘跽讀誼高情周一字一感某退廢之人青氈復還已爲分外敢有他冀耶重勤期獎負媿如何

與肅翁陳座師

去冬游地師至得老師手扎具悉道履清勝且得佳晉孫甚快遠念夏末令親林熙亭來又拜

手扎賻儀之賜聞起居更詳林丈謇吶雖無舌表電光而頗得湖山之趣無柰他往甚急不能再扳盡主人之職仲秋返駕屬某有故里之行又失奉迎且不及附數行申候爲耿耿耳老師精神强固旦晚且膺蒲輪之徵以康世道惜同門在詞館者楊貞復化去某甘林壑無一人入幕爲可嘆耳老師丙午滿七帙某當入閩躬獻萬年之觴白髮門生侍側光景儘入圖畫恐借調鼎但可效野人之祝爾周倩紹祚以南安令行附此承動靜惟加護是禱

與阮堅之

憶壬寅歲再晤足下於吳閶夜半歌呼鐵生在坐金壇于中甫闌入笑飲幾至徹曙猶昨耳而足下已三啣閩中荔子人事幾變某猶得保青山中甫攖世罔幾蹈不測可畏哉熱時得足下書道故言情兼盛相推許淋漓滿幅尺牘之工堪藏作家寶又拜端研之惠感戢遠意無可云喻以當塗飛鳶之人而曲存朽株此豈可望于

今之仕者老丈眞古人也而所示李生者竟不及一見山林無訑訑之色何緣使佳客避退耶周南安某仲女倩也爲孝廉時從某卒業南雍聲頗藉甚而厭公車得閩中一墨綬幸在老丈照臨之下希推微分一佐其聲名周生練而和且有道氣似亦可副陶鑄者

與阮堅之

去秋吳中夜別席上又晤中甫兼睥睨齊門君足下一段俠氣柔情淋漓夜半臨岐鄭重成禮

而別足下蒞閩且及一年此段光景時時入夢戀情可知矣屠長卿閩遊想惻周旋至今不聞其歸理官清俸何能久稽賢者如此一笑莆田詹吉修之秀才是佘宗漢外甥頃來浙因宗漢入行以文爲贄大是妙才計非久且問津河漢而時名未振未免困於蓬蒿足下幸當路彼中惟不惜齒牙假之毛羽奬成後輩故是熱腸所具遂敢以一言發起并悉別後遠懷諸惟順時保嗇以需大召瞻晤未期臨風鯁結

答佘宗漢

別足下不知幾何年矣去歲聞車從至此卽至追何難一顧令湖山增色耶詹修之秀才來得數行甚慰離索之感修之大是佳士讀其文秀爽撩人必非久在蓬蒿者恨無能潤其行耳因修之悉起居多福掌珠無恙足娛目前示及肅翁師生曾孫大是可慶每欲乘輿入閩謁肅翁遂了武夷啖鮮荔枝不知三年內得踐此期否修之行附布

與傅伯俊

蜀中得仁兄作學使可謂得人但將促路迂雖有捷眼而無健足弟從容湖山日乃仁兄拮据校士時也臨朐宗伯物故朝廷之不幸亦吾黨之不幸想見仁兄同此涕淚曇旭上人爲法華鍾大緣重繭入蜀計仁兄閱試事完可以相見幸一爲之所王制府我輩人得仁兄一語吹噓當不難作給孤祇夜一詩懷仁兄語短意長惟仁兄以臆照之

與黃愼軒太史

在南都相聞曾荷詩扇之惠歸武林後杳然五六年但精神未嘗不相注耳閣下飄然一歸足爲吾道重友僧曇旭爲法華鍾大緣入蜀謁傅伯俊使君貪附此訊計閣下當施筆頭光明助成勝事耳一詩奉懷并以博笑

與顧益卿大中丞

憤癸未冬某方有先子之戚執執在疚而門下以徙官去浙屈旌千而枉弔寒廬幸附故人之

誼親陪脫粟自此門下勛名日崇以鉅而某旋遭廢錮不才姓名與大君子相隔絕今十五六年矣歷數一時交遊如沈君典早夭屠長卿禁錮某於二君子不堪爲役而名位年壽不啻過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如門下碩德壯猷籠蓋一世在朝野夙望中屈指不數人而尚以東山自豪況某之尤細者耶今天下自弇州諸公相繼物故海內一材一藝之士無所宗依未免向人長鳴以吐其牢騷不平之氣而兼以媒其

衣食吳人某者其一也此生善詩兼善畫雄譚清言俱靡靡可聽又善酒能飲一石不醉某甚重之而尤憐其貧但四壁之外無長物爲河潤之資謹資之一言令執贄門下門下幸進此生坐隅而試其技如某言不虛或稍借一言於舊部曲此生當憂飽死不暇豈但無饑耶一笑別久念深貪附尺素又不獨爲友生道地也

答姚伯道

胸中久切天際眞人想春杪始遂良覿喜慰不可言如盡驅俗物坐臥高閣旬日似更愉快而不得姑待之耳別後遂至婁東歸途登周叔宗清華閣始嘗新岕相對甚思足下返武林已盡四月晤政君康侯兩賢從知伯季且至日掃門相遲比得書幷知尊侯不佳暫稽遊棹顧得精岕二盎之餉艮感遠念其廟後夏前一種試之尤佳當奴畜虎丘豈惟不讓耶比淫雨彌月今始晴園齋倮居緇閱千古不减登仙乃知東山捉鼻大是可鄙使還數字申謝幷布近況

答姚次公

登堂之念畜之數年而始遂喜慰何如兩賢嗣洵藝苑名士清英逼人得附切磋借光多矣藏修湖上其氣銳甚齊鳴雙飛可以預卜豈直德門之慶耶承念餉新岕二罎領受媿感

答周本音

月初大雪中沈伯阜以念公謁僕孤山莊遂致手書幷快雪堂額對聯一副刊刻甚精知仰費料理張士魯以十五至復得手書僕適有故鄉

弔喪之役次日借士曾舟行未至塘棲遇顧望又領糟魚之惠又二日過里畢事且得看長蕩孤袠一事足下所最樂聞者無心中陸東之蘭亭詩卷復得足下春月至武林當為我跋之此日歸棹中始及閱大郎時義大郎天質絕人以久荒故未免時離時合更宜博求精入血脉到手自能平地波濤堅忍以須之勿如痴人噉橄欖未回甘即吐棄為囑耳僕挾空囊以歸然嘗自嘲決不住脚年内姑聽之遥計足下決與僕

共此味也燈節後有黄山白岳之興與黄問琴同行足下或能密裝同發尤快

與南少司成朱平涵

面時猶憶春初忽焉朱夏弟方抱淹新都未返計仁兄此時必蒞南雍矣春風育物萬彙一新弟昔年罪藪自惟仗為掩覆耳弟頃得遊黄山遂探海子此士大夫遊轍從來未歷者有遊黄山記方刻完馳寄先附詩扇一請教少司成署池齋甚佳昕夕望雞山十廟蒼松足稱仙吏因念仁兄忽動昔懷弟故人子吳生士弘北太學生也家產蕩盡以醫糊口四方其術頗精人尤忠實南都醫術最下闔衙調理此生可與也

答劉聖鄰

至黄山湯院三宿矣明晨趂晴色由白雲菴進路至海子從來遊客亦未到者近歲始開徑遂有五六僧院信宿其主亦大愉快哉丁貞白出足下數字謀刻華嚴板欲以新刻禮觀音文為式此係盛舉書宜端楷莊重便于久印為佳前

文書活刀淺多印易刓不足式也惟詳慎之前足下屐不借從野衲步三十里至溪南壯哉山中盡興始返溪南為主人留四五日遂發郡城覓歸棹矣足下天長之行月内如果握手便期素秋曹無鄰諸兄不及另書幸出此布意新婦可為嚴媪不惟察其根機善為調化勿縱道人生性并囑

答方伯文明府

江南絕勝處在黄山海子又黄山絕勝處賴寵

靈得遍遊亦千古大快事今早冒絕嶮下未數里逢急足致手問知吳中之駕僅返信宿公務鞅掌何事復記存山中人耶良感此夕宿湯寺歸途尚當從溪南故人盤桓數日計初旬可返郡請教遂乞一舟東矣下山途未半賴急足指迷出丞相原從輿甚德其人敢借溫言一勞之數字布謝

與侯都諫公善

旬日前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于初冬

可達茲啟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淳收海內之光名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退不欲請卹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靨備典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今月日停滯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報楊公亮

春初得足下度玉山問隨附一紙遂濶焉至今計足下官況幸無恙且不必爲還山計但太夫人老嫂急宜相迎耳故鄉米價五六月至一兩八錢小民食糠啜菽不厭纍纍餓死者幾半又重以疫痢杭人動輒詈人爲遭瘟遭劫今日驗矣弟幸有前歲餘陳數十口坐食幸無恙天涯兄弟相念此便是第一喜信山中遂爲畏途草根樹皮幾爲匹夫懷璧他可知矣以故日守屋角有輿但一泛西湖走靈隱天竺間而已語此大爲青藜杖所笑數日前見邸報足下已轉彼中憲副不知何道適足下書到詢使者知是海道防倭時一到漳州餘則坐食省下喜足下得

飽啖荔枝矣矮詹下不易生活未免待高詹下人生隨分過日但求有益於世高詹亦可矮詹亦可彼何預吾事願足下安之今日始晤季公軒朗大類足下狀貌亦似但于思少減耳因訊太夫人老嫂賢郎俱佳爲足下喜出處之計不必有心當事者以足下意氣凌厲故以此行相調服足下何必以躍冶之金自外耶太夫人在堂足下豈得自由青山主人無爲羨弟矣一笑主考之役蕭君者乃宴然臨吾浙弟從街市竊

覩之甚洋洋得意首題夫人不言意在奴輩時人哉吾同館中敬承割鷄用轀捕魚當差强人意廣楊程朱本色足下無以開美求之一笑小沈得請九月終可底家與陸郎當不失良晤我三人縱談時當共憶髯之絶倫逸羣耳弟近課諸生忽遊戲作舉業文字遂成二刻今寄足下各二帙惟中諸生佳者可出示之以端其趍向又湖綿一斤補子一副稍申遥意聞熊陸海尊公有周易象指訣一書甚佳足下儻索得不妨

速寄弟近頗留意經術閩中士大夫家多藏書官中抄錄稍易覓寄一二尤感諸惟珍重

報屠長卿

某頓首奏記長卿使君足下不佞九月至今葢阸然牀褥間矣病中聞足下有清浦之命比足下書至知頴上父老不釋足下狀足下涖頴上未浹歲而頴上吏民安足下乃爾固當事者首調足下意也解馬吏至又得足下書知足下行且入吳會吳會去檇李百里而遥小力一日可達而不佞以狗馬病且請予告約初夏可底家當相期與足下烹蓴鱸酬酒泖湖之傍縱談名理爲愉快也而足下云居清浦且得入覲卽入覲足下當與諸故人爲驩又當憶馮生於三千里外矣足下才高而益以吏事居頴上頴上治居清浦卽清浦治何物狂奴雄快乃爾人間世洶難卽有目有趾者自當知有屠生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安往不得何事沾沾作兒女子態畏鬼畏人哉足下繋心劉觀察先生不

佞未識劉先生劉先生能知足下于未遇時卽足下神物暗中摸索亦得而足下未遇時知已竟歸之劉先生劉先生亦足多矣不佞爲足下卽當省劉先生卽首劉先生前以報足下而病不能出當出足下書遍示諸故人諸故人當爲足下一出斛劉先生不令劉先生寂寞也㨿機一量祗領方治行甚苦乏資無物遺足下幸亮之

答沈生道原

褻辱足下虛惟折節謬以師禮見事媿薄劣叉
僻處武林不能少效切磋以裨益淵岳之萬一
如免絲燕麥徒有名耳足下甲乙飛翻致身雲
霄之上僕東山不終以小草出潦倒不足指數
而足下猶然以舊好見推惠之音令重以腆侑
使人媿感台旌過里門桑梓動色恨不能執手
鴛鴦湖上抵掌叙舊耳令姪聰明到班聞其能
文有聲黌序甚喜增圜橋之重况荷教及敢不
以通家世契視之來貺敬登佳刻餘附璧

與藏師兄

別師兄後惟餘星星鬓絲落落襟素至論道業
慚負多矣頃者城山之晤如坐氷雪中塵骨一
洗終願依棲名山痛錐猛鍛了却多生公案如
此悠悠忽忽日月幾何恐遂流浪言之傷心伸
淳求地葬親不妨息黥補劓以待緣至此區區
六尺不惟作法門精進光明幢葬親生子亦是
根本柰何輕之此非師兄誨勑安得一日休息
耶藏升之俊流但世福太薄病骨稜稜終非壽

子師兄可諭令禮懺楞嚴略植微福太史連四
篗付慈航師兄印宗鏡已下法寶楞嚴論中峰
廣錄留紙吳江印造工食先付白金一兩書目
另開新正初四五佇望飛錫佛慧方丈及西溪
草堂俱堪靜處幸勿以塵俗爲嫌印老駁物不
遷膺見似未敢許可容相見盡之幻居師兄幸
拉同赴至感

報陳伯符

昨日湖中大是徼寵雨師豈亦怯談天衍耶足

下今日何爲許我求裔致聲國老無爲銅雀臺
有也一笑册葉止堪作書衣案上此物多矣翁
生何以益我儻借他酸人薄心腸不爲微名吝
也星變志領入得士錄篋中亦無幾今奉一部

報袁非之

微之久客不歸念之頗切然其踪跡謬悠須見
其入門乃爲眞耳郎歸願與之偕來湖上桃花
非久爛熳倒一樽長堤之上又得從足下昆弟
此飛天仙人之樂道此懷拍拍然矣弟杜門已

來不發書扎頗以烏頭白誓之以故不能從所請惟足下深體此意勿以爲怪

答了有上人

承手扎知欲入山修懺此甚佳事敢不贊揚當今實修行人甚少吾未見上人未敢以私情卜度若果有冲天氣宇敢不盡力護持不然歲荒民貧檀信膏血不能養閑漢也經有經師懺有懺師禪有禪師上人將何師耶

與王方伯

西曆弁立成等集俱友人吳中樂生檢收渠早晚至此便當索進如欲洞究此理此生不可不令在側也占此爲報

報鄒汝翼

旬日晴復旬日雨兼以霰雹天道如此令人怖畏想足下客居況味更爲淒然安得有道術者縛雨師投之有北活此東南百姓且令我輩逍遥湖上也高僧傳架上偶缺搢紳一覽是舊歲春季故不進但有宗鏡錄帙重先往其半計八帙連夾板付使者閲完以易後半此書人天眼目一句中有八面關鎖毒氣逼人足下愼勿輕覷絲布一奉假謁郡公後不妨就小齋一談

與姜子幹

天雨坐樓中焚香散帙故自不惡逼除苦無大煎迫但不能河潤友生殊邑邑耳曆日佳者俱爲一二親昵索去非敢見吝飯後覺天氣少開或遂震當期入山何至遠俟獻歲金不佞約午後造小齋尚未至

與李君實

頃還里數日承足下與鑑之輩追隨甚以不及傾倒爲恨別後再至苕上爲送友人徐文卿夫人之葬繆仲淳同行藏師南來此日始得城山一晤山在衆山中獨高如阿翁俯視兒孫禪宮數楹周氏新蓋甚整四山積雪如玉笋離立況至人蒞止可謂人境俱絶謹示足下同快之藏師與仲淳過節楞嚴又有幻居即舊時月堂座主自淸涼從藏師而南此師洞曉教乘尤精[illegible]

明論一時龍象萬里雲集千生百劫最勝因緣幸勿蹉過諸君子中最喜足下根器純美故特相啟示努力努力藏師許新正初四五過此足下儻同來一晤尤善

與繆仲淳

十九夜足下醉卧遂不及言別子晉稱咸時仲宿弟舟中次日薄莫方底顯山夜別三君子次日獨行風甚咫尺百里過敢山數里而宿廿二日晚至家兩兒幸有戴升之作伴向來時文俱

有進益頗能與題目作冤讎大有先輩骨氣但學寡不能修詞耳升之貧病無世福可勸令禮懺楞嚴藥餌之事賴足下一爲料理逼除未免隨例碌碌子晉許至楞嚴從藏師及足下過歲此緣甚勝酷令人妒初四五幸同藏師幻居來此西則天台東則雙徑面定所從足下色力甚衰幸以法喜保護勿爲汲汲自殘

與徐孺東

月之八日自檇李至武林領手教具感遠意承皈依密教證知喧寂不二此西方聖人大光明藏門下遂斬關啟鑰乎敢不唯唯但我輩攀援心久染世氛卽厭動取靜亦是津梁方便以初心學地之人而試之波蕩一絲牽係遂成須彌可不畏哉仲淳文葬事顛末想自爲悉之門下故不敢贅使還馳此

與同年金桂峰

去歲幸得一把臂武林倏忽失之不得靜對蕭齋竟厭厭之緒至今猶悵然也世間成毁了不

足據勘破可發一笑足下身更憂患而弟亦挂吏議同病相憐故敢以此言進是弟飽後餘粒也歲前謁孫邑侯得晤老伯於賓館鶴姿虎視神明矯矯故當享遐福而食足下之報甚爲足下喜傳直指按郡戴春雩先生被論同省三人不知所坐何事戴故謹厚見此甚爲駭愕宦途風波移之鄉曲賢者有被髮入山而已傷哉世道一至此極柰何足下居新都道履何似我輩陳人與新進少年處卽見凌侮亦非異事張公

藝百忍字當演而爲萬不但宜家尤宜官也一笑門生程生應試之便敬附此問程翩翩佳士可備桃李得推分助之氣力尤感

與杜孝卿

與足下別六年矣孫比部歸得足下數字瓊枝在掌不覺驩躍足下妙才充之以養定爲精時重器聞考選業以及足下行且有省臺之擢衙門何能重人人實重衙門耳朝官夕疏故是激談然庸庸而已便如曹悰李志與泉下無異功

名得失自有定數巧或不足拙或有餘彼小人者徒自壞其人品耳素絲岐路惟足下勉之同門中如潘去華孫子貽于中甫心術議論粹然一出於正且留心學問以聖賢自期此足下益友芝蘭之室不妨日居不佞近狀孫子貽能道之不具

與孫子貽

從海上視沈氏小女初九日始至武林討足下且俶北裝矣往來者再三而不得從足下暢談

宗教尚喜虛懷宗鏡一書和融鹽苦辛酸盡爲上味長途遊戲此一書足矣他則大慧中峰二錄解粘釋縛亦有不思議之力惟足下參覽之世途大是險惡失脚便墮業火坑中非鐵漢大宜著眼與足下別當有一二年再見時當有以相慰

與陳孟常

足下見枉者三而僅獲一接主人之倨野可知足下不以爲罪更惠教焉采葑之詩何以過此

佳篇大是龍象蹴踏師子遊行春魁高借亦文運之幸也仰承虛懷遂披一得請正聽雨草附致一編

與錢湛如

入歲陰雨至今此四十年中所無將遂無麥此災疫之民雪上加霜矣貧家饘粥又何足言驥兒舉業文字近少有生色或可望其成立吕氏親家母死身率鵷兒哭之此日歸而卜生先一日至得數行承道履淸適爲慰文章小技至舉

業文字又小之小者足下淡泊寧靜中出咳唾之餘便足北面天下士豈煩厲兵秣馬耶功名有數非戰之罪足下幸無過求舊與足下同事一時之文不媿名家甚爲服膺而兩三年中見足下新作反不慊弟意此過求之失也懷之久矣今遂披露幸足下采焉卞生所作大似跌蹼不可控馭若溺焉不返恐遂爲齊門之瑟念其遠來不惜犯忌痛言之不知能悟否待足下弄璋問何爲寂寂此事又非親戚所能助徒爲足

下熱衷而已一笑

答周彥雲

七月蕭子雍來得足下一紙知目疾已去八九從昏眊中忽得光明大爲喜躍但病加小愈惟願足下益謹之一年以內勿親色欲可也此日復得問知已見黃桂峰渠所舉必名手足下當以藥餌聽之桂峰方付藥子晉者其冊子在吳中許歸時檢奉非敢吝也先付洗方單用檳榔礬二味消息合之用指爪入藥末熱水其藥末

即散水面爲得法此亦去障之神方也魏若水術似亦佳但既用孫君當盡其術十羊九牧羊必瘠矣賀徐兩生意氣如昔或當得意足下有興得共此西湖夜月亦佳事也惟自力

與葉進士其蕃

去冬承足下雪中見訪一段高誼當求之古人春暮閱小錄見足下姓名喜不可言留下佳稿業付新都汪友梓行首序尚未成計終不負尊委也足下名在二甲選格尚遲不堪長安中炊

玉然桂亦乞便差不僕犬馬齒已逾五十又迫疾疢茲上疏請告他日當於西湖草堂奉迎朱輪華轂耳

與朱兆隆

去歲幸有湖上一晤足下以七月行竟不知非敢漫然於相知也優游承明坐致卿相此衙門故事但丈夫處此當遠期古人志存康世如良賈深藏一旦列肆奇物異產無所不有惟足下勉之

與丁長孺

數年之別一餉之談殊不足相當所頼足下目擊道存故不煩費詞也別足下後爲舍親包瑞溪在湖南檏被就之盤桓信宿未及再晤足下光陰忽忽秋期且至傾吐不遥以此自慰耳不佞山人也忍拒山人乎但今之山人名不稱實以媒厭棄理固宜然錢君爲足下所稱必佳士須其至倒屣迎之

與國子監丞張崇仁

自吳門晤後離索至今足下靑氊無恙乎不佞生平厭薄世味直躬而行上自天帝下至里田院乞兒皆以無心處之虛已而遊遂中飄瓦夫復何言且喜門庭如水靑山白雲日供玩對今雖荒歲而饘粥幸給丈夫行樂耳寧復問富貴哉邇近七子以不佞擧子業稱名家日有數輩執業就正頼此以破寂寞近亦遊戲爲此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今寄一帙監中士子有志者幸出示之以端其趨何如足下向淸羸近稍健否足下有道之士政宜豁開眉宇令冲和之氣潤於一身而發於事業何至戚戚損軀耶相見未有日惟勉旃調節自愛

與馮生伯禮

足下佳作自成一家近日愚見頗右達意達意之文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如將百萬進退如意惟足下勉之近課兒有作業已成刻今送一冊足下當知吾意足下起禦兒與燕士角君子六千人可任也若用吳之水犀恐僨輕

不固足下其籌之

與項庭堅

死湖眞如法堂頗盛意甚沃比入武林物色足下已東矣前輩文刻有數十篇館望陸續見寄且暇瑜並存愈見古色不煩刪潤爲佳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楊儒系侍御

去歲十一月爲先人一坏復有遷改之事方匍匐荒野而使者適至足下眷眷一日之知何其厚也胡靈昭之出相見云以忤當事意靈昭篤實人而狀類勁挺宜其見及惜多論李比部一疏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柰何丈夫處世信心而

行得失一聽之命無所不可若有絲毫回互百千萬億魑魅魍魎一時俱出與爲眷屬頭出頭沒斷送一生古今小人其初豈無人心者不過一念不能自勝以至此極極則難反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可畏哉不佞今日青山白雲外無復他念矣而不能忘諸相知不覺吐露至此大都小人與小人亦有的骨衣鉢我輩一爲之畫虎不成徒類狗矣不佞雖不忍以一青蒲靈昭而舉動不可不慎亦願足下以愚言爲座右銘也

江南水患遂至稽天百姓不能保其旦夕之生且盡去爲盜官府得盜不能致法且遂聽之卽山中人亦豈得安枕乎足下居要津何以策之相見不知何時或俟足下繡斧至江南可一識草廬耳孫子貽行布此足下向體弱今能強否天下事得此身健如虎方堪負荷惟足下保嗇自愛

報蘇學使君禹

幸得奉笑語于湖山間尚未敢以窮日爲快盧

思仁冊領入小作一成卽馳上請教承示水鑑亭石刻寄情慨於景物讀之令人動色因念六橋桃柳近被三橋龍王堂惡髡斫伐初剪繁枝後刪老幹將有秖糠及米之患三生蘇子聽肯出一語呵禁之乎一笑楊貞復近稿十五首幷桐江問業錄計二帙奉上項先達守祠生業以恩言報之頃遂進呈矣祠錄一冊附入

與米子華

來示幷詩可謂最失意之時最得意之作方擁

余焚香對老妻且課兒子舉業亦自不惡童子致足下牘展覩間遂欲破笑爲涕足下何不就菜羹于小齋徐村云云當如敎但苦無阿堵物耳

與潘去華

計別足下及周元孚已五十日矣良朋聚止信是不偶非不能遣情也十一日得足下一紙乃是二月初七四鼓過眞州所發中盛談千生之佳不佞向爲足下言之而不信今始信之亦時

節因緣耳足下與中甫俱必爲聖賢之人同心斷金自令伊始甚爲驩暢吾鄉孫子貽持身如處女而留心學問足下在北計得朝夕相處幸有以進之繆生見事甚速從義如渴蓋古烈丈夫與不佞中甫爲石交故令一識足下足下以中甫一言信之亦可快也丈夫或出或處豈可一日無友哉近課兒作時義數首業已付刻今寄供一笑足下所許近稿兒輩須之甚急風便幸不忘寄

報米子華

十三日沈認卿周季華從存吾兄至促弟爲苕中之行十五早發舟十六至苕城十七日登城山此日偏晴亦一奇事城山地甚佳乃周氏之福十八別沈周與成吾兄往臨安以二十至其日又晴方有登陟之興而爲雨阻聞塾師朱君返槜李念二兒無依獨遄歸卽刻底家見冗十九日尺一徐氏昏期甚吉用之勿疑存吾兄已在舍元孚文欲相見可便語之荆川連收下俟

他親友紙來卽便付印弟居宅北塾中寸步不能出朱君一日不至弟坐一日關也少年討便宜不敎書今日補足可發一笑

與包道濟

佳作附歸初見首作遂以衆人意足下故久置篋中昨夕清舊通遂得卒業不覺失驚兩和氏相見猶然若此況荆王乎何怪兩刖足也須新作乞付老蒼頭尊字忘之升一示近刻門人稿于武林已借三作矣

報沈樟亭太公

初九日早至武林太公已入山數日矣俗務所羈不得走侍杖履記到不勝奮飛之想陳先生高士得相依隨人勝緣勝遂試中黄之訣以期度世此亦一時勉旃勿失也某不習四六恐告山文不宜用散體儻許藏拙敢不惟命道之美才惜太跌蕩雖非造父頗識秋駕典刑有月餘相處當令一變至道于燕須作其才氣令如迅流飛瀑而後議之憐才故是夙心況益以親暱耶

與陸少白

不佞與足下同病之人而出處不妨互異意欲操一尊湖上一佐慷慨悲歌而追足下臨安之役有懷未展臨安爲錢王發跡之地山川迴合去歲遊天目道此尚未及遍探其勝春深尚期再至況有地主此意不得不决也西墅高生乃周壻孝廉之烟家事不佞親誼甚篤足下在彼乞推分少加盻睞

與徐孝廉家慶

佳作神情研密規矩森嚴於此時見之足當正始之音矣僕意如欲足下少助以波瀾庶便于俗目千慮一得敢以爲獻惟足下採焉

與丁有上人

昨蒙慈顧少聆緒論知上人性地工夫尚未十分穩當恐非隨例著衣吃飯時也今達觀老師在五臺密藏在京師憨山在山東勞山俱明眼尊宿上人盍往依之咨究此事在此悠悠度日轉眼無常終何益耶惟三思愚言

與周叔宗

類書事須得博採羣書祕閣中有永樂大典卷帙最鉅此可採也即經史正書中儘有僻事藝語爲御覽諸書所遺者須得山林清暇一意搜羅數年而成或可無憾非官中應酬日月所能辦也僕即歸足可任此得時以奇書助發耳目乃有與耳監中藏板並無他類書故無以進近同年陸葵日以血疾物故其病半年慘苦萬狀

功名富貴畢竟是假誠得息黥補劓數年稍能自在以俟符到令行何快如之其他滋味有限政不煩爾一笑僕近亦希作詩但茶品如故今年明月峽新芽大爲雨師所催殘端陽後始得嘗廟後𡼖茶今猶一盎但恐馬上風日所損佳味不全耳諸惟努力自護愛言何能盡惟照以臆

與黃貞甫

三月初翹首待小錄既至足下姓名乃在二十

一喜一恨足下績學攻苦吾目所見知痛痒者惟足下一人不知其前十九人者何人也豈名次前後亦有數耶四月中於江孝廉源連許錄得足下書二義沉實不侈似是佳品遂非五魁所及以此益自許評文故當然科名細事耳出身以後向上事業何限大都來敎所云非憂貧而貧廉恥者此爲基本惟足下勉之今歲館選以足下雅望當必首借然聞鄞相有意靑蓮君如丁丑故事僕與沈茂仁不妨同縣並舉也僕虛性期物不事瑚琢然胸中一段烟波自能籠蓋一世無官不可止無時不可止況今年餘五十而官至師儒四品耶於僕侈矣周叔宗兄與諸相知爲僕謀者必嗇然僕之退計之嗇矣退之患惟貧耳然以今日視三十年前諸生時不嘗數十倍乎况事汰冗僕數十口衣食當自有餘他則書卷山川縱橫上下皆是樂境僕歸恨晚矣一笑即撰疏草尅日而發足下以僕健不周叔宗書一緘乞致之寄彼廟後新岕一盎如

不損味足下必共啜也

與朱養淳官庶

去秋小齋再晤而別遂缺然至今每憶足下清純懿致絶少塵紛世皆見其貌如處子而僕獨欽其冰心玉骨使足下秉政將擬斯世而爲邈姑射之山矣望之僕久玷南雍罪過山積今宿疾連綿具疏請告山林之事我爲政矣前嚴舍親附舟推愛種種艮感及烏之愛

與傅伯俊

仁兄在蜀與制臺相得況清望久著屈而暫申何爲不免於糾拾聞報之日甚爲不平計仁兄此時必歸齊魯久矣仁兄於夢幻境界久已勘破當不爲芥蔕弟還西湖忽忽七易寒暑其貧徹骨而勉爲築室孤山拮据二年僅而獲就家婢數人頗習新聲佳客至令屏後奏技足爲湖山生色安得仁兄從天而下共此清驩一嘆仁兄向約卜居江南此其一時幸遂決之紫柏老人忽然示滅大都與信祖償債同科但時事足悲矣偶有便羽馳此數字不及欵叙胸憶惟仁兄照了諸俟後信

答包襲明

頃得問知孝履無恙讀禮之外兼事下幃研精經術厚蓄而發之寧獨以文章名世耶承委狀兩先尊人閱行實碎而難屬閣筆者再誠得清暇叙爲年譜庶先後有倫易於連綴幸卽圖之以清秋見教卽煩一使專取何如吳生之麟仲浮密友必其氣類何有名士在前而使沉抑不顯者敬聞命矣令姣以寡母持家喜大舅年長文行日茂膝下又添佳孫此可爲助喜耳內人亦甚懸念山川阻修不得時時遺問心邇迹遐一嘆此時雍士在四方者畧聚文章角逐有項羽破鉅時氣色非日者南國子矣老博士以此自娛併以爲慰

答曲帶溪

頃得手書良感厚意書囊足老儒生定業不足多道近聞江淮間多盜老大獲其渠魁餘黨自散從此商民往來無警豈不大快丈之勛德卽此一事已與江流俱長矣新刻北魏書一部奉

上覽正諸嗣致

與董玄宰太史

去冬令從九皐康季修先後行俱附數字想徹記室矣王右丞雪霽卷久在齋閣想足下已得其神情益助出藍之色乞借重一跋見返何如原儀謹如數璧上外薄將引意計行色在近匆匆遺此不多叙

與柴仲美

還里經年極荷厚眷瀕行餞別依依河梁之情感佩到今九月初閲浙中小錄見賢郎高捷徒於千里外助爲踴躍耳足下天爵自怡故不待此以榮然有子如此顧不足慶耶僕惣爲人師而鍾山留連不覺年載然昔人云洵美而非吾土且纓敝係縛終不如角巾布衲遊戲西湖兩山間秋深决討乞身矣足下知我故發此言長君何似念之

與鍾生祖保

近課五首爛若舒錦錯繡似優於三月所寄者詩經題僕非專業近將爲驥兒索之監中專經名士稍遲當有寄耳

與朱修吾

春初因邢生得相聞問今忽忽朱夏矣監務希少得校閲史書謬譌授之剞劂端陽前後三國志成涉秋史記亦成矣此國子先生日課也一笑弟自入官已來作一官便期以此官結局更不希望將來以故雖屢處多年胸中自可度世即今日所蒙豈所預期哉仁兄知我故敢披其衷愫如此楊貞復素心人闊別十五六年今得聚首朝夕切磋良用深慰仁兄素有用世大略今政宜一出以康世路不宜介介於出處間也老嫂未歸土此大事近日知堪輿之學者絶少江湖間士大都記青囊緒語依朱門博衣食耳弟今一切擯之不敢借匪人以相溷也徐生敏穉爲仁兄佳倩敢不以通家子弟視之

與馬按君

繡斧返會城正擬齋沐進候屬謝客未緣申寫徒有懸懸茲啟敝府舉人馬來遠鍾世芳俱生門人也與桐鄉令素非知交徒以公車時有卷資之惠便道展謝非有他事干預禍起家僕縣閤口語相尤釀成嫌隙謝令之去自有別故而名歸於二生道路之人皆知之二生毛羽未成政賴尊慈卵翼忍相摧折以傷尊慈憐才造士雅意其必不然用是不避霜威進其狂言

答韓敬老

奉違忽已兩年有失修候爲罪承乏南雍碌碌過日加制額一事賴聖明作興部臣題覆敢貪天功耶華生爲門下肺腑敢不仰體德意曲爲優處

答吳安節

往歲扁舟乘興得從丈汎二九登國山浩然自快此足一出如入籠覊靑氈絳幃故有事在未免益思曏昔五十之年忽焉已逼柰何逐少年

仕進耶期一二年解去還故吾耳丈厚見奬望非所敢聞也此時天下事頗不易爲而臺省尤多危機丈與令郎之矩暫從遵養未爲失策夢翼既丈友于自當以通家意氣相待即有所請不敢不優假以副德意羽便占報

答胡鏡陽

曾菴下幃及公車聚首如昨日事今我兩人俱老矣一嘆武林會時亦彷彿記憶但不能悉是何年歲耳弟當時但期一解褐便逍遥山水間今日叨竊已過涯分西湖一曲是吾息肩之所老丈白首郎署又以須次旅食人事不齊大率類此然得意失意總屬夢幻至于醒時了無異也弟近以勘破此關食芹而甘願與老丈共味之當時曾菴賓主四人主人猶未釋公車嗚呼畢命邑宰我兩人今日不可謂非得意也晤對不知何時臨風意結

答鄭安吉

春間奉手問後不半年耳茲再煩專使重以腆

剳何多情若此僕迂且懶待罪六館之上忽忽周星近兒輩還浙赴試而衡文拜新命行部未卜所指內人亦以將雛歸此中司饋以諸婢代庖故山之思益勃勃矣錢博士不與醮使考察將無病耶蒙門下齒存良感

與李松江

恭惟門下宏材碩德朝望夙孚主爵者念松爲江南劇郡妙簡良守遂以煩門下五馬乍臨歡聲雷動即應舉生徒自雲間至者類能誦述新

政翹仰何如爲諸生時嘗從唐宮允方督學諸公結社課文以故二十年間往來頗數知舊亦多則斯地之有良牧尤某之所喜聞者而況門下之手采醞藉景注非一日者耶但自惟腐儒衰晩竊祿南雍進非雲霄之資退乏丘壑之譽碌碌無聞不足以論交賢豪此爲媿耳

答沈箕仲

晤仁丈于武林時弟尚未出山五六年間不竊至此雖不敢謂稽古之榮而少足以振丁亥之

辱然弟終非世路人退而老于西湖一曲以藏吾拙庶矣乎仁丈自齊入蜀所經七千餘里俱千古奇勝而仁丈筆端足以盡之讀寄到五言古百韻寫景敘事詩中有畫朗誦一過足當臥遊矣仁丈所居爲神仙鄉曾異人異書多所覯接聞此驩喜欲狂弟故無入蜀之緣他日仁兄錦歸肯盡以機籥相授弟且膝行趍風稱弟子以究此道何樂如之

與賀伯闇

足下將毋而北計此日可渡黃河矣弟痴男子修渾沌氏之術以行世間呼牛呼馬聽之今在世三百十甲子而習性難革所謂頽然自放而已足下擇繼一節誠不宜草草然太夫人早晩不見主饋人未免益思逝者而足下尚缺兒胤似又不能遲遲也齋奏人行布此以候太夫人一路平安暑月涉人事希惟珍護

與潘去華

春杪得足下手書并上方印色之餉爲感足下

與叔永分領選仙之勑事祕跡奇無論他日見度不難如吳猛之事旌陽即一聆祕示如接席蔬珠蓬萊目前塵穢不覺移置他方世界矣喜何可言聞玄踪奇論慰我懸想

與黃與參

一別屢易歲但能憶在武林時執手殷殷耳足下河節借重數年玄圭告錫真所謂行其所無事何事不可爲平世三公局段方始僕出山來遂五見鍾山春雖兼吏隱而蕁鱸之思更自牽

人承教計部君乃郎足下云佳定佳當優之計部君併希致意

與瞿黃州

去歲兩寓書候郵俱蒙惠答諸所提誨有如面命欣慰如何楚士來者俱能談仁兄治黃狀括之以二言曰潔己愛人勤而能斷即如是將優于天下惜乎所治者小耳弟再叨南雍師席忽又兩年初亦欲化競格頑少還數十年前舊觀而習靡範劣遂為因循徒自媿耳南都諸君子楊宗伯許司馬俱主盟講學幾于分陝而治許宗程朱大儒而楊宗羅近老弟則泊然無所宗不敢非兩公而亦不敢自以為是惜宗匠遠處無從就正為懸懸耳

答同年馬南溟

再得手教為令郎云云知丈以切磋相許勿為芥蔕弟前言戲之耳丈傲我以長松高枕誠然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稍治功令即休歸焚香啜茗對前山松耳似亦不惡起城鍘監規湖差俱

如命百谷自為兒子無曲乞恩耳不他及也

答方衆甫

春來彭欽之袁非之俱至白下具問足下動止知尚未歸里又知新失嫂氏人以為天去其疾而足下伉儷之痛愈深至不可譬解因究其故嫂氏年來賢而內助大非故吾宜足下之哀思也朱生永平之行聞且不果乃竟達弟書耶生平喜至閩中啖鮮荔子而不得此時方盛官衙俱纍纍數十樹足下以秋行又當待明年矣近日舉業之文率趍新詭意必盡而寡蓄詞必玄而傷雅在高明者尤甚裁而敎之使歡然棄其舊而從我是在學使者之妙用耳足下以為何如廿年前弟與足下俱遊太學稱諸生今俱橫金作師而弟遂兩秉敎鐸于此人生世上信如戲場知其戲也寧有仕途膏肓之病哉願與足下共勉之使來致書知已渡江計辰下便得與諸故人狎遊倮體青林為驩笑也

吸命貞與錢湛如

初意欲及足下北上前覓一晤今竟不遂足下見長安知已儻問及弟但以青山答之足下雲霄路近惟勉旃加鞭以達一問應舉文字當裁剪經術毋以子史雜言强爲容冶弟昔年禀足下之教近益自悟嘗課諸生爲文不耐技癢間有揮洒大都直寫胸臆意盡而止以質先輩典刑似不盡乖剌今成兩刻各寄四帙足下試觀之當如是否驥兒文亦寄數首乞加批削以勉其進此兒儘有質但心野不耐思耳錢唐周申甫猶子嫁之蒙以泰山見事亦翩翩美才但工夫未熟渠以此月十一日北棹比到長安相見幸時切磋之

答姚伯道

月之二日遣徵茶僕今已半月水路還當在廿日後不意餉茶使反先遂開椷喜氣勃勃遂呼名泉烹試廟後一種清芬郁烈美不可言惠而好我有銘感耳令門貞姑夙所欽尚以筆研爲役所不敢辭遊若下短篇業先往矣國子先生

頗暇日烹精岕課閲史書眞足度世故不念徙官然因之得歸西湖徐買一葉飄然晝溪一醉君家曾閣豈不快甚姑以無心俟之使行附謝新刻隋書奉寄一部陳壽三國志幷史記次當畢工當覓便信耳

與陸以寧

文錦歸後至今未及通一字非敢有遐心也直寒耳彭欽之兄來此范叔一寒又抱通天之寃而未即白良可軫惻渠爲乃倩家事頗損膏液而人言未甚明曉文與泉甫兄則熟悉其顛末者儻公庭間有便得藉之一言豈獨爲欽之吐氣哉羽便寓此

答支同年

與丈相拒僅一江耳顧不能時侍奉訊起居得書甚慰但華箋腆儀禮隆意縟非小弱弟之所敢當也媿感媿感承諭托往倩張生謹藉其名以待秋湖矣使便占報

答李典簿

足下高才遠器宜當大受不謂以迕時屢爲逐客至于永錮如行萬里途出門而車敗馬摧可嘆也然丈夫所當營者尤有千秋大業在今之人或位至鼎足而碌碌無聞與草木同腐者此何足齒豈以易毫端珠玉胸中錦繡又進之則有無生之學稍徹藩籬便能外形骸薄聲利無味之味惟足下勉之僕賴庇再玷南雍天涯知舊方切向往未緣一寓音驛而辱芳訊開緘展讀才情爛然人有如此而使之流落必有執其

咎者惟足下自寬以副遠期僕年迫知命鬚鬂如霜世間榮名有如嚼蠟計早晚解歸作西湖長耳生平慕令兄翼軒先生未得一登龍門與祝融峰俱切仰止何時雙酬此願以豁饑渴

與孫少宰柏潭先生

歸山至今忽忽再暑未及親承動靜懸注如何朱生長文八閩佳士留武林且經歲勺水不能助蛟龍之奮未免有四方之行知其過錫山故附空函引候弁爲朱生道地門者幸分避暑淸陰一慰其泰山之仰

與姚羅浮

春杪荷專使將問嗣金壇王方麓公祖爲其子長君作縣者乞書奉致不知曾徹否比助教任自中原赴官又得手牘具感曆疊雅意足下淵深厚重而以一念仁懇爲主正如長江巨岳足可振藉人衣食人娛樂人無所不有玆持節按中原耳目所及嬉笑所帶無非爲兩河赤子造福意念眞力量自到回天澤民如行萬里今日

出門矣任君經足下賞識藥籠中寧有惡物耶北羽便敬附此紙伏暑方進惟爲國珍護以副遠念

答夏官明學正

僕與足下廿餘年故曾握手南都幸有經歲周旋甚以爲快別來忽忽改歲今且朱明矣風人三秋之感近在彌日使歷半歲其爲悵戀當何以喩僕材劣行穢招尤非其不幸所可自快者惟以勇退酬之耳所見會錄當事者嵩目文體

未免矯枉過正僕僞平淡之說乃中人膏肓如此偶往吳中諸舉業草及所借羣藉俱不在奚囊中容檢付後信

與賀伯闇

明春京察私喜君子在事扶陽抑陰福國不小不意鷁首之不終北也連日大雪湖中化爲銀色世界錦帳深杯瓦鐺清茗濃淡不同俱稱雅致恨不能縮地以從仁兄相思如何

與本權老師

一別忽忽數年伏審座下起居如宜道風照映南北惟有瞻仰茲者敝郡楞嚴道場之主內外耆舊二十年精神不忍其衰圮特懇座下欣然飛錫一主其事以慰人天翹佇惟慈憫攝受至感

與陳海樓

斥逐以來杜門武林雖故鄉歲不一二到故人書札槩從廢閣以慫懶性相知如老丈又在雲霄之上定知能我諒也弟生平疎放雅與仕路不宜才薄遭傷福踰災發理固宜然吾郡同鄉薦者十五人登甲科者僅及四人虞封兄困而復起弟與廓菴遂爲魯衛顯肅無間者老丈一人而已弟夙聞止足之戒且賦性超脫幸不如廓菴兄戚戚雖饘粥不繼而登臨嘯咏興致頗高老丈即念我聞此當爲弟解頤矣弟癸未冬得一小女今字太學生某君次兒敝親家以赴試入留都敬附一箋奉訊台履諸可盻睞者惟老丈不吝及烏之愛至感至感

與孟蓮渚

前後祇役南中俱得從門下然此番辱知辱愛則又進于曩時矣門下實契至道或出或處皆屬遊戲今雖暫從青山而蒼生終賴安石惡而逃之知門下必不其然仲春之初使者來得手示并阿膠葛衫之惠艮戢雅意某久玷皋比無裨師道顧以疾疢不勝故山之思茲具疏請告途便敬此奉候道履聞北方旱涸而南則多雨荳麥俱爲蛟龍食恐遂無歲柰何溽暑方進惟

善自護愛以慰遠念翁生門下弄臣即有愚戇幸相忘江湖一笑

與石大理

春首歲報役回得足下書具悉邸中動履安和爲慰僕去秋一病幾殆從此日食飲漸減今目疾更進此沓發動不差醫云須却人事靜養數月乃可除根不然恐成内瘴以故遂動挂冠之興具疏請告書生遭際至四品儒臣止足不辱亦云可矣此言實出自肺腑非貌言足下知我

當信此言王四周以考滿行與齋本役當先後至此亦良友和易誠朴後來諸公不如也此沓監中陞轉多外任想新銓郎不習事之故不然則有意薄我國學矣一嘆暑氣日進惟善自護

與許徵菴

某小子昔年幸遇長者於濟上極承誨督至今不敢忘茲以譾劣爲時所棄溝中之斷業已絕意靑黃而一念獨知之天恒兢兢尅責以期無負於大君子之教不知長者肯引而進之否歲凶不能策饘粥且以經生業教授鄉里不揣附刻戢枕於長者秦中訂士錄後以嵩矢流俗近士類亦翕然相信則寵靈之以敢忘大惠耶

答姚善長直指

頃八月病瘧甚劇忽動首丘之想具疏請告意在必去明旨不允十月勉出視事至明春當再爲計耳繡斧借重中原撫院既缺知獨任勞劬乃足下練達老成遇盤根錯節而別利器政其時矣承示彼中諸異其星隕爲銀塊及樹中裂出木人數斗尤爲異之異者吾非瞽史焉知天

道乃時事可憂非一端矣不知何所稅駕自揆無救世方略但有一歸耳拜試錄之賜又叨厚將良戢盛意爲謝書目中已得太史連二十一史一部溫公通鑑一部餘書板多有朽敗久不印者其可印者容查印寄貯尊府如直有餘當爲購他書補數使還布此

報唐元徵

足下一飛冲天吾社中甚爲生色嗣得藏師兄

中甫文卿諸法侶消息俱盛推足下引爲氣類弟甚喜國朝狀元兩羅舒梓溪道學氣節楊用修文采沈君典義俠其表表者而槩未聞道今得足下有古人所有復有古人所無天佑國家令足下循資而取卿相福澤未可量也弟緣薄不得作瀛洲亭主人不得受足下晚生名刺功名得失弟素無心但不能忘情于金門舊侶爲依依耳今歲四月報至衙門討差者止一人足下來歲儻欲討差此殊不難果爾弟當掃湖頭

一室以待足下此青玉麈尾便當與足下共之耳五月廿二日繆仲淳致足下手書具感注念虞微之行布此時熱弟方躶體青林閉門却客而長安貴人未免衣冠從馬蹄此一端可傲足下一笑

上蔡太宰建翁

南中幸侍台教首尾三年荷尊慈以門牆舊物曲垂誨庇感戢之私筆舌非諭惟有中心藏之耳恭惟門下秉銓忽忽彌歲潛機密用終能孚格九重摎揚庶品施爲緩急與道合符非可以旦夕課功某蓋默識之矣獨念某迂朽無當只合藏拙山樊近秋月病瘧踰月首丘之想勃不可遏具疏請告實出至悃竟不䝉放歸之旨然後效之難圖某則自知審矣明春尚期嗣請惟尊慈曲照愚誠力爲題覆勿令隕越爲門牆羞至禱

答郭青螺憲長

去歲羽便奉記門下少布數年積闊頃漳浦丞

至蒙枉手牘兼拜厚貺知前牘已達且悉別來動履爲慰恭誦門下崇望宜旦夕開府而優游閭梁明而未融豈爲武夷荔子留連耶某南雍舊耆寵聊遣月日至士習日偷文體彌弱心非不憂之而起衰回瀾以俟君子雖有明訓不敢當也三復來箋但有媿感敬因便羽再布謝悰

與潘去華

近新安程生又新敝親家包生世熙俱索僕數字求見足下大都仰足下爲文章司南耳但不

知足下此時曾展白下不吳人朱生名家棟家貧志潔其舉業文字爲江南第一流頗有前輩風骨而最稱坎壈不遇今復失正舉且以遺才進足下幸多方推轂必令此生入闈或能脫穎而出足下陶鑄之功不小矣此生氣高甘心泥涂僕故强之使就機會足下幸爲我善視此生僕出處之事前書已盡曲折茲不多陳

與李乾齋

與老丈別於西湖七八年于今矣老丈以二千

石之重再領州符一龍一蛇亦世間法常事如弟昔爲州從事望刺史之尊便如天上直以遊戲處之王公輿臺俱屬本色何所不可弟以去歲十一月離白下方還西湖而隨以言者見侵杜門請告三月初得旨未蒙允放且啖武林楊梅芡實侯涼風生再作處分耳弟八年前鬢髮白者已五之一今遂皓然非舊識輒以弟爲五六十歲人但飲啖如昨登高歷嶮雙足排空若飛別後添一幼子今已授句讀長兒添四歲孫此最可喜事計老丈所樂聞者違離甚久不知老丈近履何似庭前玉樹想已森森成行潁爲歐陽大蘇二公過化之地勝蹟如林彼中西湖因坡公而著幾欲與錢塘媲美老丈政事之暇想益遊戲翰墨能寄示數篇以慰離索不田子藝先生下世已四五年以不朽之事托老丈及弟屬弟誌銘而屬老丈傳其遺孤不能走千里外求懇老丈幸有以慰之吳人某元美先生門下士工詩及畫元美先生甚愛之今以貧困走

四方飛鳥依人大是可念弟四壁如昔不能河潤貧交未免思州刺史齋厨恃愛敢爲紹介于老丈儻蒙與進而噓借之弟徼寵多矣此紙不獨爲某生地亦以闊久念深貪伸此訊耳諸惟順時珍護

與繆仲淳

今早存吾兄至得叔宗書知有認卿受侮事卽白少白公因健菴公祖屬添設公勾當其事矣湖上晚歸忽見彌陀僧致足下尺一亦云云何

多屬耶今日存吾入山又有所得兩三日間便可至東目此行定能寬足下攢眉也足下一身上關法脉下關宗祧近關友朋休戚至計天下事施爲緩急自有次序萬勿躁急以速疾病一息不來即屬後世身豈鐵鑄耶唔袁微之于此知渠所買伏牛路口山甚佳費不過百金而其山綿亘二十五里有房五十餘間可以取息安僧其他花利無算鯤朋一飛九萬豈能與尺鴳爭尺寸於此耶須足下至共商之弟且黄鵠舉矣一笑

與米子華

辟穀方敬錄上大麻子係麻仁非胡麻也乞便試之存吾兄有所見于鳳山尚欲從足下細商耳仲淳以昨夕至便入山今尚未還并覆

與金不佞

昨見尺一并見投詩哀王孫而進食敢忘此心但未得其當耳文選六臣註已得一部願以爲壽乞自取之恐遣人齎送復煩乃公力錢耳一笑十九日往語溪送葬廿四日還當面談

與許少崖

昨得奉教竟日亦良緣也胡麻大堪輔衰客俞君能作之今遣奉謁但不可多作月一作可也拙刻一部奉令郎世丈請教

與陳孟常

佳作巳付蓋夫委作序日來苦客尚未脱稿容課上升之承游揚稍稍有聞于鄉曲彼此感不可言門人稿二部冒覽近李先生著作益覺純正繼足下而興者必此人也巳屬請教惟曲爲引援至禱

語錄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王荊公臨川集所作三寶文字俱未暢本旨且大立墻塹意殊薄之及閱其詩見有擬寒山詩二十首展讀一過舉拈宗旨縱橫自在大是師子兒因為錄出且疑其文如出二手或為裒錄削去未可知僧無為上海人久在方外

僧無為上海人久在方外云在牛山煉魔月打

二七以為常課其精神亦閃爍不類常僧余屬藏兄留住楞嚴亦一助也

管登之湯懷忠曹晉川及余集荊師所荊師發問曰吾輩當從何處入道余曰從清省入浸覺近便晉川忽下聲曰請言一肉身菩薩文康以閣學致政歸欲起一祠堂召工計之當得七金竟終身不能成李文正致政後居京師其夫人每日以公所書字換錢市豆腐一日夫人過紙公有倦色夫人曰非此今日便無豆腐是以煩公耳公笑而許之計二公之家貧不足充今之士大夫十日酒席可嘆也袁坤儀未至因曰是真吾輩入道樣子

達師詰余此肉身有生滅乎余未及對時樂晉亦在坐師云汝二人俱不能入我法昔六祖語人諸方說法謂法身無生滅色身有生滅止說得一半我則不然色身便無生滅

師以曹山三種墮叩余如何是墮義余不能了蓋墮字為曹山綱宗義兼殺活以常情測難也

達師問余列子神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逃豫且之網元君之剖以龜之神而豫且能得之元君能剖之此其說安在余謂龜雖神未離情識故不能逃網與剖師然之但豫且宋元何以能網之殺之尚不能測久之悟曰知之矣豫且情識未動故能得龜所謂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非耶即元君初時亦無意殺龜決之於卜其情識猶未動也龜雖神其能逃乎師甚相擊節

達師索子山君紙書白納歌見贈竹如意歌贈驥子且記驥兒他日必能說法師素不閑文字而吐語驚人乃知眞正道人詢不可測

論粥

戊子春正月廿三日宿周元孚舟中進粥粥熱因論粥初出于釜則熱少停則溫久則冷方其熱時無冷也及其冷時無熱也冷熱不交參無前後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卽冷熱無冷熱無冷熱卽冷熱此觀常現前萬緣可坐了矣歸而書

之

眞實居士立難

古德云有知作佛又云無情作佛前義必明如後義瓦礫等物亦作佛耶無因安得有果瓦礫無知安能修因無因有果卽非佛說當云何通

酧道人答

如首楞嚴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卽如十方消隕當使山河大地種種物類果壞滅否又地藏云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然則衆生何時盡地獄何時空耶竊謂一念證眞極微塵而普度三祇果滿盡法界以皆空情與無情咸歸長寂因果之說總屬權宜妙法圓通不可思議

眞實居士答酧道人

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挺動鍾鳴聲呼谷應勿得信口搪塞一時古人謂之機昧絕始又謂之語滲漏來答引首楞嚴發眞歸元地藏衆生度盡等文證成因果權宜之義以破無情

作佛無因有果之說竊謂所問非所答所答非所問且也所引非所證所證非所引譬風馬牛不相及其來答之謂乎鄙意蓋疑佛種從緣起瓦礫等物既無心意安得受熏不能受熏安能成種不能成種何所起因而修六度萬行成正覺乎如此則無情作佛義不得成立義若不成則教有明文夫豈僞設今且就來文通之首楞嚴言一人發眞歸元不言一瓦礫等物發眞歸元所云十方虛空悉皆消隕謂十方虛空從一

念建立一念既破尚無能建安得所建非人消物盡天崩地裂後謂消隕且十方是有消隕可言虛空名字消隕何物此就來文果壞滅否一語而辨之與無情作佛義頗無干預地藏衆生度盡等心作衆生心作地獄度者心度空者心空若除於心萬法安寄瓦礫等物雖非心外何時成衆生何時入地獄度不能度空不能空縱經三祇安得成佛此是正說就來文衆生何時盡地獄何時空通之衆生地獄所謂三界三界

惟心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刀兩段心尚不得何有三界衆生地獄但有假名此就法性無生門說若就緣起無生門猶如幻人建立幻事種種衆生種種地獄種種度種種空種種凡法種種聖法俱不礙有如空中華空本是無不礙華有經云大悲心是菩薩種大悲心無盡故衆生地獄無盡衆生地獄無盡故大悲心無盡二虛相倚猶若交蘆而不礙幻有來文必欲求其空處盡處將謂菩薩大悲心亦有盡處乎若心有盡處便同質礙即非虛圓諸佛所讚又云一念證眞極微塵而普度三祇果滿盡法界以皆空夫曰證眞曰度生曰果滿皆從一念心起因果歷然瓦礫無情此皆虛設至云因果之設總屬權宜則悖謬甚矣若約法性無生本無因果若約緣起因果歷然法華十如中如是因如是果又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豈有已經法華開會廢了而可云權宜者哉永嘉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請自深思再貯嘉誨

眞實居士立難

法華偈云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又偈云若人散亂心或入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曰一稱非是久修曰已成非是當證一經之義一佛之成而一難一易似相矛盾當云何通

地藏云衆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夫菩薩成佛爲度衆生佛者覺義如不成佛

自尚未覺安能覺人無不成佛度生之義且衆生既已度盡然後成佛焉有無衆生之佛時刼國土不成安立如攤寶位稱人主而無一臣若民不成立義此當云何通

中觀偈云有倒不生倒無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倒若於顛到時亦不生顛倒汝可自觀察誰生於顛倒

又大經偈云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無法無法不成不法釋曰有不成有無不成無者以一體故無能成所成有不成無無不成有者自既不成焉能成他故知各無自體互不成就

無師釋樂晉對

此遮顛倒性空有倒名已倒故不生倒無倒名未倒故不生倒倒者是所倒故不生倒不倒所尚無故不生倒又倒者能生倒卽同火能生火不倒者能生倒卽同水能生火若顛倒時能生倒則倒是成能誰爲所生之倒亦可夢時生夢覺時生覺今日能生今日虛空能生虛空無是事也然此有倒無倒倒者不倒及于倒時皆以標宗權爲戲論其實皆無但有名字若實有者倒義成就以實無故倒義不成以不成故實無種種言說說相

虞長孺對

有無不異因果齊同互攝互融瓦礫偏身瓔珞唯心唯識佛陀緣起沙塵如執小乘便虧實相是故十號證而頑然四大皆名如來第六脩而蠢然餘七盡成妙智何必引石飛石言之類附邪知邪見之流請視金剛鉀文自徹圓教了義

無師居士對

一切瓦礫向不瓦礫中瓦礫是瓦礫從率兜下生處一切瓦礫向瓦礫中不瓦礫是瓦礫雙林般涅盤處故知不假薰修歷然因果當生示現豈待三祇如斯短見君謂何如其或庶幾乞示許可

眞實居士答

瓦礫無性當體寂然不壞假名自在成立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此瓦礫即空即假即中性相具足因果同時不可智知不可識識來答所謂似見一班雖然即瓦礫是觸非瓦礫是背如何是不背不觸的更有偏師以催殘敵

樂晉白

忽讀法華一段經文乃知大通偈與若人偈意旨原是一偈身心超然有大快處不知眞實如

何融會洪師所釋大自土苴

眞實齋常課記

家常五事教子弄孫對老婦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二事隨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鳴琴揮麈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母經月必行者一事范村虎跑展墓經時或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拙園了故鄉諸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名畫五十前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鴈蕩諸名山雲湖莊定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如日

示兩兒訓語

語云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又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汝曹今已長大視賈生獻策之年陸機入洛之歲不啻及之雖云今人難及古人而汝曹資禀

均非庸下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奈何悠悠忽忽坐失歲月日高未起羣聚嘻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忽焉老至平日虛願虛想付之一歎豈不痛哉汝父今年四十有八轉眼五十仕宦之氣雖衰而烟霞之情彌固即使老壽豈能常在教誨汝等亦豈能常爲汝等作馬牛汝等不及今奮志成立必有噬臍之悔今與汝等約每日必早起大晏亦不失日初出時久久習熟後自安泰師友間除三飡講貫外不得數數往來以滋

煩瀆妨人損巳少年人燕昵之愛豈能頓絕定
以晨出亥入或閒宿齋館不得頻進以費晷刻
山谷云學者三日不以古人文字澆灌之面目
自然無色汝等雖當以時義爲急如檀弓左國
史漢老莊等書日須記二百言務令成誦積少
成多自有逢源之益今置日格一冊每日作過
文講貫過經書看過時義多少讀過古文若干
言俱填格内如失却何件仍注以幹何事見何
人失次日責補逢九日面試時義二首正二月

姑減一首此等功課俱汝等力所易辦吾不欲
以勞苦加汝等汝等勉守之養德養生俱在其
中矣

一每日溫四書十行經十行看書三葉手謄寫
所溫經書務要端楷不得潦草塡改及寫別
字讀古文經傳十行記墨卷半篇看時文廿
篇

一三六九日作時文一篇除看書看時文讀古
文記墨卷四項課

一次日背書務要精熟背不過扑責五下

一各樣功課俱要送驗不得糊塗塞白

一作文不通扑責五下

一五日一次入内省母親起居其夜許内宿餘
日不許擅出書房

一每日粥飯晚飯俱同一處不許自巳書房偏
處縱恣多索

一作文巳　完稿方許起身要親筆清出不許
代書

示兒

人生終不外乎此心豈惟我與衆人合雖堯舜
亦無加于此道道謂其所常行也以觀乎堯舜
則曰欽曰明此孝弟之無斁耳曰溫曰恭此孝
弟之無息耳人不能離孝弟而聖眞安能離焉
道謂其所共行而以觀堯舜則以被以格達孝
弟于四方上下耳以風以動錫孝弟于四方兆
庶耳人人不能離孝弟而聖化安能離焉葢即
人之所能者率之以天能而聖之能事巳畢即

人之易爲者爲之以立極而已甚之爲未有矣然則由徐行觀之而天下之人苟非恣睢暴戾之極其爲堯舜之處亦既甚多乃猶曰堯舜難爲云者眞日用不知也哉

發願刺血書大藏經疏

弟子馮夢禎謹瀝血投誠于十方常住三寶本師釋迦護法韋馱一切天龍等衆及楞嚴護敎伽藍神夢禎爲求無上菩提同沙門道開發心倡因刺血書寫大藏道開書唐譯華嚴經一部

夢禎書大小乘經律論各一卷願見者聞者各各如我發心書寫一卷乃至多卷共滿大藏不出山門永充供養如我願眞實直至彌勒下生一函一卷一字一句不令散失於其中間若有起心盜竊作障惱者願尊天現大威力碎其頭爲微塵如遇佛法有難及國界衆生有難卽時放光現瑞轉禍爲祥一切衆生覩此希奇轉轉傳布徧滿十方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國王宰官乃至四生六道一切衆生臠我[illegible]風各各同心守護佛法如自眼目如我願不眞始勤終怠以致退失一切衆生善根亦願諸佛諸天威神降罪於我令我生遭惡疾死墮泥犁以爲玷辱三寶之戒

先君子始發此願後達觀師以刺血書一部何如捐貲鏤板展轉無窮願王堅固水血不二遂定議刊板徑山印行楞嚴以廣流通以貽永久今捧此疏敢誌緣末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漫錄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沓比丘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揑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昃

忽起禮十方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目擊者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長興欲與士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婿文旦之長子可賢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于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饗文旦于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

忽從外闖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柰何肯齒餘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尚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于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

其居間誦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内咸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呼聚宦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享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

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人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倡追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即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茗溪朱君采御史見招于邀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顛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

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于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宫諭攺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矣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宫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肯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可三年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尚有

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髡像

孫太守遊飛來峰見楊璉眞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轅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反其頭于冷泉亭傍遊人踐踏轍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内置一杓上刻楊璉眞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于地藏可笑也周中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能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葢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於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傍二月廿八日宿于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嘆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修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

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主俱斃

尼化猪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役死見夢于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黄膘猪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来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巳就屠矣買其肉果黄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而獲猪報況甚于此者可畏哉黄膘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爲葢人肉腥臊故也

二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貴齋先生諱埰祖某實主其役備極堅固人曰柰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累役人也後貴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於來峰先生久爲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貴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

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紗死矣絞腸紗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淸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此事袁了凡於來峰倶爲余說記之以爲好色瀆神者之戒

佃寺復還

鄞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巳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

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無不屢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甘貧辱以補父祖之過眞賢子孫哉此事於先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顥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顥以情謁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

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顥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顥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卽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顥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顥疾顥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愼勿造業此事趙慶叔親語申甫者益顥父但欲索租無意笞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顥以語風令遂得重笞以死其不見釋宜哉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鵞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主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自鞭食草及鵞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乜燒鵞

乜燒鵞者脇下忽生水泉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益屠鵞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犬報

靈隱寺僧如勝渾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三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產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矣

沉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沉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蹲踞殿檻達旦不去爲僧所獲像幸保全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壇圜丘一曰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强挽之出旣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與牀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天同大米銀二兩一石准南斗一石五斗彼中百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椀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爲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蟺

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卽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蟺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藏銀徙處

忠清里南地名瞽園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于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臧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穴左一隙旁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

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之遍二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二事記于排山先塋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爲墳懸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

其寺于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係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撻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撻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住虎丘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叅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初成市或曰此牛有孕柰何殺之牛即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

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醵銀贖付主家養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淚其跡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

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逢轉脚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葷食遂甚欲死買肉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

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胥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二事虞長孺說宿雲棲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賫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郎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耑在伎家所學也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爲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趁船往直嶋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輾入室內某急以石臼掩之擁以土如覆釜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後有物如蝗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人頗以爲苦發臼焚蝗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逕可登上有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

爲雲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臥簟看書時正停午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娑佇立不動初疑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臥影如故始悟爲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任城東近長河頭一日莫行從河邊過

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轅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留宿不歸明旦過之其家夜喪一婦二事季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宅後數十步一日夜偶見田中有一燈籠火色甚綠不類常火忽高一二丈許疑爲□燐而復有籠其神燈耶住餘杭時事茂吳親說以問公晉云此非神燈蘇州楞伽山最多神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爲怪茂吳弟所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徽之某縣人世爲木客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之滑不可上疑其爲蛟取銀簪插其上呼同浴者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插簪欻欲墮拔欲更插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

竄未及家雨雹交下果蛟也被木類畏五金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臥室以爲主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蹤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住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膽冥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某怪其文糢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毘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毘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

五色香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柱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獨淡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以漸斑斑滿空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攢簇荏苒聚散彩色既盡月旁獨餘清氣寒沁肌骨已而雲忽布空便不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益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止渠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晝彩光遙落如雨以盤承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

色爲暈重重掩映想月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叩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碧峰房粥後倚北窻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隅一竅首尾狹而中闊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黷淡無色須臾乃滅

李于鱗蚧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蚧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蚧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季象說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内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

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贋曰眞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爲諸山贋品得一二兩以爲眞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置辨僞物亂眞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爲第一常用銀一兩餘購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贋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荳香宋人呼爲白雲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丘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蚧茶精者庶幾妃后天池龍井便爲臣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略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

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又入茶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

新摘茉莉數十朶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黄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内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内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瀝

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黄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蘄艾新者入湯煑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艾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匀而止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荸薺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椀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楊子江心水爲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爲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鎔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鍋燒成豆腐渣樣少

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欒子晉得黄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搭作掌大塊入椒礬蠏等末用水煑俟麵浮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

永遠不受黴濕季象傳又一法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入水入器内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橡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淨長几上

鋪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爲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宦陳燁齋第四男姿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襁褓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爲難此當與吾鄰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繆仲淳說

張伯雨墓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峯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綬爲營修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

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蓊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公諱環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詹肉家母猪

沈望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肉市巷詹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花人至一婦人上青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們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詹肉家次日沈見詹備述三更事詹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内母猪一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詹肉以此回心改業舉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署前民家夢二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若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嚙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于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滅前罪文乃走出見亡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亡室素不協因亡久頗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曰未

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嘗寓閶門外之雲隱寺儒親詢之非浪傳也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卧至晚不醒其弟侯見不得渡黄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

年問曰兄已死柰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吾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既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鈎掛其背懸于廊下大呼兄救我遂難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孀聞也既至見其孀問叔何在云自城中

歸大發熱卧牀上孀問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孀尚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二事俱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吾鄉盛南橋先生爲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素凶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有栢甚鉅疑其爲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岐痛

不可忍其栢材甚夥散各衙爲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空中言曰欲甘心盛君柰其當爲御史何後先生果爲御史蓋蛇妖也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余自丁亥遊天目以後日所歷夜必記之甚麗雜不次今芟其什三爲日記每一披覽陳迹如新省心寡過亦一助也眞實居士某識

丁亥

四月二十六省同年盧恩仁舟中盧以祠部郎言事傷切 皇上起居 庭杖削籍過此始聞余被逐狀拜同年北關主政浦艮弼太公方留小坐而繆樂陳三兄自山中冒雨歸衣履無不沾濕因邀同坐王季孺以書約明日魚服見訪今日得陸敬承朱汝虞故友管登之嘉興舊令陳汝麟書

二十七陳季孺來留坐子晉季象陪廉憲吳公來期余雲居會遣池師白下僧雪浪即三懷孫文融虞長孺而余以季孺故不能出

五月初一茂吳酌坐客孫文融余世請俞孟武至堤上坐酒瞰剡山因都閫設席不登岸晤張山人即白靈峰而爲僧所逐者今住陸祠茂吳作十絕句嘲之茂吳出採蓴曲八章索余輩和陳季象至館

初四雨畜器貯梅水始用梅水點試天目茶季象茶癖於此一暢夏至後逢壬立梅今日壬辰日也閱宗鏡錄一至三卷

初五雨杭俗端陽頗盛奎奴剧鯽魚去鱗亦鼓掌一助也盛叔永來預蒲酒之會薄莫而別閱宗鏡四至六卷熱

初七雨午後晴故鄉新籍諸生縣不下八九十人而戴生不與亦奇矣閱宗鏡七卷

十一赴靈隱之約沈太公先行同陳季象樂子晉兩兒從過徐茂吳俞孟武及廣陵侯君薄莫而返湖色澄淨荇藻可數

十六遣視金玄朗已行得其所留尺一云以瘍甚返吳復遣書通黃旨玄中翰渠約晚至日中出無情作佛難陳季象樂子晉虞長孺俱有答

閱宗鏡十一至十三卷
十九雨閱宗鏡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作王元美先生尺一欲托余世輔寄去而不及當待他信下午雨止夜復雨
二十七史裕菴見訪食大雄山楊梅紫而且大在諸山之上
六月初一雨閱宗鏡四十六卷虞僧孺來眞霞外人長孺乃有此弟
初六雨閱宗鏡五十九卷六十卷俗傳此日爲

猫狗洗浴日不宜雨雨主大水
初七雨自黃昏逮曉不絕聲早益甚如注以壬課占何時晴今日乙丑時加於辰勝光爲朱雀加日過午時卽晴丙寅丁卯繼之朱雀得氣從此雨止矣午後果晴閱宗鏡六十一至六十三卷洗太公自西溪回
十九閱宗鏡九十九一百卷自五月初四至今共四十五日而終但粗閱一過尚期歲內再閱至三至四以盡其妙不令空手入寶山也遣書存公亮約三日後來夜坐星下奇雲如綺倏忽萬狀自六月來此二日爲最熱手探器物如火汗流浹席五更同婦起坐庭中月正中微雲掩暎醲淡有無最爲佳觀
二十一廬山僧心悟以曾于健藏師兄書求見爲其師徹空禪師乞塔銘行狀憨山筆也留悟上人齋送住昭慶文上人房悟云　聖母遣僧某送法藏至天台秋初當至
二十五李玄白來留飯曹林師兄來談對竟日

出宿昭慶
二十六潘景升來遺數字存公亮日中跨蹇至昭慶視曹林師一如上人松毛場登舟至西溪裸行山中至安樂山南而返宿端庭菴
二十七五更甚涼次卿來同閱倉基及行西溪市至徐氏樓樓已敝但面南諸峰如黛前列因有卜居之意飯後次卿別去遂成徹空禪師塔銘是日大熱
二十八早成崇福菴永爲十方常住記褁巾謝

萬純齋錢養微二公岳翁以土木二匠來度地季象同來飯後策蹇而出小憩佛慧方丈報先印泉精舍至昭慶同曹林一如納凉戒壇後季象亦至俄而風雨大作遷避壇東大雷驟凉雨止行到家已莫矣子晉自拙園歸得項墨林尺一并東觀餘論一部

二十九赴曹林一如二師約至湖中憩淨慈大殿石林沙彌迎至其寮設齋爲欵有微雨薄莫自湧金入城曹林一音義甚快夜復有小雨

七月初六至靈芝寺拜雪浪上人過雨晤楊抑亭徐茂吳留齋

十一潘景升來遣書候沈純甫先生午後至靈芝寺聽雪浪上人說惟識三十論晤許景修楊抑亭晚歸晤來道之

十二同雪浪上人楊抑亭虞長孺陳季象樂子晉赴崇福之約上人說三支比量暮而返

十五赴潘景升湖上約同雪浪月音兩上人徐茂吳陳季象劉姬茂吳留宿湖上而余失賞臥具獨歸是夜月色甚勝

十六景升來余羨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約午後有雷雨夜同子晉季象持臥具出而月色似爲雲物所妒主人意不怡余謂當小待之自佳耳登舟良久而雲消月現湖風揚波不能遠泛至斷橋而止劉生度曲季象吹簫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舫爲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已登斷橋語笑良久主人及劉生別去登舟就寢已四鼓矣

十八監兌石君來頗留念宗乘佳士也得沈純甫報書楊公亮來

十九鶴林慈航一如三上人自檇李來留飯云迎送藏二僧遇於吳江頃卽至矣無何二僧遣人相通卽從肩輿至北關看之且禮大藏裝潢甚麗紙則遜舊印多矣補藏四十四函附至內缺泰字而補秦字烏焉成馬可嘆得達觀師書以葬會首別傳二老塔銘見屬明日約齋二上人一名永慶住明因寺號仰岩一名廣禎住龍

華寺號瑞菴
二十一早赴石司農約同虞長孺帋設紫陽菴竟日大風雨飛瓦拔木桐花館庭中六桐僅存其二肩輿逆風甚澀幾不成步省陳伯符風雨徹曙
二十四得新安汪司馬仲淹雲間袁非之書俞公臨遣送少選公臨來約莫至至留宿
二十五同子晉季象閱公臨詩草酌余君房陳伯符楊公亮

二十七雨閱邸報山東巡撫李戴奏袞州府六月初九辰時天光雲合一星如斗形帶火光自東南落至西北聲如雷得楞嚴所寄成惟識論
二十九得項民逸書林玄江來報任丘令侑以筆二十枝既午大雨如注平地水尺夜繆仲淳至得王宇泰書雨點滴徹曙不休
三十雨酌林玄江林閩之福清人名尚炅賈于京師向從君典太史遊君典請告以屬余其人頗有義氣往來無間今蕭然貧矣族人資之以金令取其息以索負至此閱邸報七月七日刑部員外李懋檜論言官疏甚佳僅得降級幸矣
八月初三卧中聞雨滴得莫廷韓六月書筆工某賫至廷韓以七月初旬棄人間矣袁坤儀先生來呂水山來
初六陰雨而時見日酌朱武原先生同繆仲淳樂子晉陳季象戴升之沈太公武原乃郎及驥子鷄雛俱在坐得鍾西星書昨閱報戶部右侍郎孫丕揚言陝西饑荒人有食石者進食石二

升殊無優旨傷哉給事中梅國樓等各上疏擊李比部比部再落二級得開州判而吾門胡生與焉甚可恨也吾鄉劉比部志選亦以建言落三級得代州判周元孚貶所也一時二比部鳳不孤鳴矣
初九午大風雨潘景升贈弘明二集顏氏家訓延郭產醫視沈氏女淨圓往覓橋晚晴月甚佳
十四約盛叔永姚善長葉鹿吳期泛月湖中沈伯宏陳樂二君薄莫而出既登舟初有雲氣在

西北隅如欲作雨而不妨見月過陸祠雨墮水中如撒珠擊玉而當月處雲不盡一暈光益皎潔此生平所未見也雨止抵三橋散步隄上酒從之季象忽病腹痛不能從同諸君列坐橋上月益奇纖雲盡滅良久登舟就寢謂舟人當泊三橋內比醒忽聞囂聲已至錢唐門矣急呼廻舟至斷橋時月正蝕光不盡如鈎坐橋上食頃而膳

十五梳洗畢葉君先別去餘粥而別入城晤徐茂吳于金公宅約薄莫出至家則仲淳已在齋頭矣與商理方藥竟約仲淳陳樂再宿湖上舟停斷橋相待而赴茂吳之期薄莫自湧金登舟茂吳方與金華胡元瑞對奕余至舟開至淨慈小坐月上良久而喻侯至放舟至第一橋初藉氈地坐良久就几案月且中登舟至湧金而別就小舟至斷橋覓舟不得乃返昭慶扣僧舍則卧具已取去復至斷橋得舟呵責栖奴則諸君云待余良久乃泛湖相索不得而返亦何誤耶

同仲淳子晉登斷橋語話五更就寢

十六別仲淳伯宏同子晉季象至西溪則瑞亭上人以訪余入城乃止大庵素枕卧良久而瑞亭上人至盛叔永亦至視余所卜西溪基地以爲佳別余入山時已迫莫見似虎者驚而返季象至直塢莫而返余三人宿瑞亭舍中盛宿永興寺林中見月甚佳

二十二氣相治具爲壽而以急赴家觴領其意而別禺中至家家人上壽畢諸親識至以蔬麵勞之自周申甫而下幾二十人是日晴得同年陳心抑侍御書夜大雨達旦

二十八與仲淳約夜宿佛慧飯後吳桂軒爲沈太公來遇之桐花館中下午索輿省項庭堅昭慶至松毛塲則仲淳子晉見待久矣微雨灑途亦不爲害薄莫至佛慧晤曹林師兄甚喜秋月者杭僧以粗行聞而林兄能化之使帖然服役欲同禮達觀師人故不可測也微夜雨

二十九雨日中後漸晴同子晉西行探泉源而

返至白業堂晩桂甚香坐庭中良久吳僕進茶
而出夜見星
九月初四雨午後少微明因龍華二送藏僧自
天台還已至昭慶因從曹林仲淳子晉出看之
且爲天竺期遂與曹林別善友難遭甚懷離索
之感同子晉入城
初五雨徹暏萬和甫書來期瑞菴仰崖二上人
明日就齋天竺同遊中竺下竺靈隱飛來峰岳
墳而歸至八字橋仲淳別去宿寶奎寺中秋後

今夕始見月
初九潘寅所來亦今日令客也下午赴令君席
席設鐵冶嶺吳氏莊公亮以稱疾不赴
十六拜陳豫吾送禮收得士錄二部扇四把内
人送公亮夫人禮六色赴通玄道士約陪聶先
生屠長卿遇公亮雲間彭郁二君受聶先生一
氣丹印完佛書報石楚陽微雨
十七移植通玄觀請聶先生長卿彭郁二兄受
太乙煉形訣雨

二十六雨早達武林長卿尚未往宣城晤衡岳
遇仙者金翁於沈太公齋中夜繆仲淳同所親
秦君至
二十八至通玄觀省長卿唐君再爲吾點照與
長卿共幅欲寄三耳師者晤姚華陸盛言郁雲
和先生不死有驗或然或否晩歸至門聞拙園
雪奴死甚快雪奴鶴也究其故則模奴誤閉吾
夫婦之欲移畜此鶴於武林途中困厄而斃死
得狀皆模二十

十月初四送屠長卿遇之途中唐岐山爲余及
長卿寫照共幅者是日成長卿爲余作像賛余
且報之而未成也陰雨下午漸密遂徹夜更餘
見天南北俱有光如火焰在南者倏起倏滅不
知何祥也
初八早得余郡公周元孚書刻工朱生自吳江
來歸藏本中峰廣錄成惟識論送新刻中峰廣
錄二部得藏師兄丙戌八月書及仇先生周季
華書索華嚴藏本在拙園以華嚴論前六卷付

之孫竹墟來留叙約十一日登五雲底莫仲淳歸自西溪云新得市南地僅可爲莊居

十一赴崇福庵齋爲易住持也是日雨

十一月初三謁張洪陽先生於浙江驛晤虞德園楊抑亭後至留飯同至六和塔晤蓮池師洪陽先生約之出也

二十四行弔周氏晤叔宗季華兄弟買舟至吳門詢臺翁舟已發及之滸墅登舟相見甚驩更餘返宿欒子晉家是夜感傷風疾

十二月初四米子華來梅谷師來訂贖菴也約待仲淳歸定議暫任智果山居過冬留與子華共齋答汪座主書有勞山便信附藏師兄書并發鄉同年顧悅菴書時爲祠郎勞山印經求其催督耳

初九蘇紫溪學憲來面薦李君實戴升之兩生

十四赴蘇紫溪席恒叔已先至自湧金登舟至淨慈小坐居然亭徘徊蓮花洞良久聽恒叔談華頂桃源之勝大殿登席聞公亮且至出其書

於二兄晡時登舟而返陰夜雪甚盛

十七方遣存問陳肅翁老師書附楊公亮入閩而陳公衡使至得書且得肅翁前後二書萬里神合良非虛語

三十晴錄曾氏類說目錄完初昏率妻及二子享高祖已下行禮於像前燒松棚家宴今年歲事賴婦能料理貧而不困西北風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七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戊子

正月元旦晴明東南風甚微禮佛及諸聖次禮高祖已下各四拜次與婦再拜次受二子及男婦拜次同婦二子至外家拜節周中甫來

初十日雨午後止撰先室石孺人墓誌銘

十四日雨刻工朱生者納中峰廣録三部大慧年譜宗門武庫各四冊舊冬托印者朱乞包心

犀書求刻楞伽得繆仲淳舟中書薄暮雨止然陰翳不開稍見飛雪

十五日晨起婢報飛雪屋瓦盡白俄漸止漸開禺中遂晴前徐茂吳云初八夜不見參星疑之而家婢夜起者見參星烱然遂符中秋有月之驗天道信可知哉初昏尚有雲氣俄頃皎潔燈月輝映大奇大奇酌朱魏二先生二先生率三生大街看燈予同細君中庭看放烟火是李揮使母夫人所遺者

十六日早陰將午而雪屋瓦倏忽積寸許昨沈太公約移榼省鄭梅屋遂冒雪步往初更歸鄭向往來故不得以失意相遺也鄭樓有九邊圖屏風頗詳細冀與日借臨之戴生至館

十七日雪消且雨周元孚至蔡守道亦至元孚避他室送蔡然後送元孚約晚至侯娘携其同人李姬至薄暮元孚來二更而去元孚以十月喪其董夫人夫人能詩而賢善撫前室五子元孚悼之甚梓其存稿數十篇索余爲小傳今夕

落燈而元孚至亦佳事也

十八日收高祖已下眞遺迎元孚云有他事不至下午潘去華入城約明日來陸少白來時諭布政司照磨天陰

二十日周元孚期游三茅觀晤元孚二子應東應崙應崙甫十六其舉子業甚奇微雨晚陰爲元孚作董夫人小傳

二十二日元孚先至坐久之去華至飯而後行去華別矣贐以林間宗門武庫拾遺各一冊作

高祖已下像贊十二首首各有序爲董春亭作書遺鄭梅屋董負鄭五百金而負鄭索負甚急道地稍寬之耳鄭答書欲余爲之處余辭蘿情寧能染此等事哉

二十三日方粥聞荃兒訃爲文哭之遣蘇奎妻迎大姐午後至北關送周元孚贐之中峰廣錄一部夜宿元孚舟中晤楚人梅生克生之從子及金華方生玄暢見元孚幼子雨

二十五日卧内問婢云雪下未止睡醒忽見晴

色起甚寒登樓瓦雪積數寸一望皎然甚佳披紅氅衣褁複巾看沈太公并示之哭荃兒文適余郡公至易冠帯迎之復至太公所飲藥酒半甌薰然微酡昨日爲曾祖母居氏忌在周元孚舟中尚記歸忘之乃以今日補祭作雪衣冢銘初夜星斗燦然與積雪相映爲之躍然甚寒

二十六日晨起積雪無恙但天復昏翳久之漸開至書舍省朱先生戴升之停午始聞融雪聲爲季生草淨土三經緣始作自贊漸晴

二十七日侵曉登樓見積雪如故拜傳按君因此得看胡氏園梅花小坐梅閣而返歸作孺人像贊二首停午見簷滴作聲久之漸密漸盛音韵訇然久之漸踈薄暮而止

二十九日認卿粥而行阻雪不果龍井期午後日出每少昏翳然雪消欲盡矣夜崇德呂氏親家母郭夫人訃至以此日卯時卽世壽八十此月喪沈氏外孫此日又喪呂氏親嫗未免率鴒兒申一哭于呂氏而吾女迎之不至又未免至

海上看之人生煩勞強半爲子女可歎

二月初一日作五日頭陀頌慈祖東溪公生辰設祭夜雨跋曹林師五日頭陀記并頌

初二日雨楊公亮書來還所貸三金作沈孺人曾祖父母二贊及跋晁無咎猪齒臼佛贊

初三日自長安如崇德與周申甫同舟晚雨

初五日早至東新關飯嚴氏叔姪步自蔡市橋別申甫還家得李仁卿報書雨午後益甚終夜聽滴瀝聲晤陳生談玄

初七日夜雨不止早起忽有晴意但未卜究竟耳禺中時遂見日色如見千里故人快不可言尤生至云僧曇廓至京師遣藏師兄書舒古堂來得張梅村書留舒老宿舒七十四歲而無子市書畜古玩逐利不休欲與余刊二十一史板以宋書北魏爲始老人可畏哉星月甚佳

初十日風鄉三府來諱雲鵬吳江人以南北部郎謫柴野松來邀予至上方寺省蓮池師途中省吳桂軒遂與同行晤虞長孺隨喜放生

十一日早謁龔教所晤遂安御史俞乾貞盛爲予談彼土山川之幽勝答拜鄔汝翊譚玄似有道者李伯遠來留敘庭中月色大佳二月所未見今日甲子晴一春有望矣

十三日從岳父張姨夫入山待之錢唐門良久始至泛湖至毛家埠步行一路梅花甚佳飯于周氏舍歸途至何氏梅園梅尤奇至毛家埠登舟自岳墳西泠橋至汪氏莊小坐汎湖至錢唐門上輿拜劉別駕呂舅而歸月赤無光

十四日同婦二子上外太婆倪氏墳汎湖至日晡而歸其日風小但日色蒼黃四山黯淡耳

十六日昧爽出門至五雲祭掃而歸就龔教老于天眞書院則毅老先至踰時矣拉金伯韶至亭上談敘良久而別初山色微昏後漸合早日又赤疑爲雨徵飯而行遂遇雨假葢寺僧雨亦漸微抵家約丁長孺夜坐業已湖上期許明晨至月甚佳

十七日晴卧內聞項民逸孫上池羅三田挻衣

從之拜劉純一并拜小鄔君拉純一渡湖至淨慈瑞溪先生尚未歸良久方至談敘甚洽頗有意純一養生之學中庭梅花助以夜月意色佳甚令人忘卧宿觀音閣受純一所得張洪陽一法云有奇效容卽試之

十八日先送純一次索舟自湧金門而歸朱濟川來朱以醫居桐鄉與余有蓮社之舊留之宿云將拜觀音大士于天竺約明日至

二十二日陰雨沈太公酌衣太冲先生金鳳泉

同敘邀余作陪外父得白瑞香一本不盈尺芳香可愛以遺細君出供客玩袁先生爲賦七言二律袁詩別是一種非唐非宋亦非王李常不可解此詩二結語甚佳

二十三日得傅伯俊書傅爲山西廵按去春大計時爲余特謁相公白無它而不能奪也即作報付使者寄中峰廣錄一部餘姚孫生來謁正峰先生子名如止字世芳於俟居爲從弟少年有志叅學亦俊流也李仁卿家眷至存之以八

榼且請湖上期仁卿云必俟睛不妨過上巳夜雨雹

二十四日雨午後有霰雹連日春寒不減殘臘今日復易綿袴米子華書來并一詩頗以旅食爲苦

二十六日鄔汝翼借宗鏡付其半共八帙陳伯符金伯韶相繼至共敘至薄暮去西安楊生方生引徐生士新來拜徐字儆銘夜雨急雷雹雷如鼓聲豈天鼓耶

二十七日無雨而陰赴鍾繼沙湖上之約同伯符伯韶看湖上柳色甚佳

二十八日袁太冲先生來踐一宿之約雨

三十日至陡門而曙有霜甚寒諺云春霜不隔三日雨甚爲危之底祖塋而飯壽至拙園梅花方盛而落花亦擁砌香氣撲鼻但籬壁荒頹甚爲主人興感拙園頗沈君典太史所書今遂隔世傷哉坐淨業堂徘徊良久過存姚節婦遂歸弟舍宿焉夜題旬日聽雨草許儆菴先生秦中

訂士錄門人稿共三首

三月初一日晨起陰遂細雨春霧驗如此至長水塘展慈祖東溪公墓次展西門祖墓次展常住橋墓下午雨止約仇益泰先生晚晤至家則已至久矣李君實送文稿來選其十五作付刻仇益泰云二月夜雨可以占水旱十夜雨爲均平少則旱過十二則水嘉靖四十年十五夜其年秋冬大水高鄉俱沒去年丁亥十八夜亦甚辛酉今年則十七夜矣恐水患未弭奈何

初二日霧晴赴項玄池約姚羅浮在舟同至烟雨樓登眺良久而主人方至巳棄鹿吴來同敘遂至眞如長水法堂堂成今日第一登也石梅移植堂後曰石梅軒晤諡公索觀龔郡公堂記甚佳將暮看梶龍乃登舟而別余不至眞如巳二年矣

初四日陰有微雨省項民逸姚羅浮孫碣吴到楞嚴至東靜室晤了然師見　聖母所賜觀音及金襴袈裟先赴包瑞溪父子於席上晤趙少

虹晚乃赴吴小泉翁道說生平多遇異人知內外丹者林端號虛泉四川浮丘人其師萬祖名安國宋時人蓋化形而降貧者林今爲蜀府紀善與小泉公別廿八年矣萬嘗語小泉公汝欲問此事三十年後林生當向汝說又王艮山京師遷化人遊于陸錦衣之門與小泉公相善嘗同榻其身矮小常坐不卧處牀弦綽有餘地小泉公欲歸王因留之不可問何時返曰當在三月王曰如此吾不得相見矣何無緣耶至二月錦衣爲薦聞　世廟明日將見　上遂易新衣端坐而化其日錦衣使者一見之居庸關一見之承天府俱托致聲錦衣王眞身今尚在京師陸氏莊居莊居後歸朱氏龕入鄰寺又張世傑眞定人項下生瘿甚大壓胸遇一人授以彼家術瘿漸消又授以外丹小泉公因買朱砂過之張問之吴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口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公歸而試之俱有驗張面黑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

公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譚之甚有曲折尚當再叩而詳書之是夜宿吴氏家與仇先生連榻夜有月

初五日晴晤顧貞陽遂同舟訪沈純甫顧貞陽指示眞土秘訣卽巳卯春得之張鈞石先生者但行火法度微不同耳包心韋同弟孝廉心弦以舉業各一帙就正

初六日晤李君實書舍乃登舟與仇先生同往海上下午至先至天寧水竹居索楚石禪衣瞻

禮主僧陸晚巖能詩云此出西竺爲兜羅綿西人云其價視洒哈剌數倍乃禮楚石塔復至他僧舍索鉢鉢徑尺正圓如倭漆有四巴上如鱗者二層四周泥金爲天花飾之內木文理甚細余每至海上則索衣鉢觀馬今三度矣乃入城見沈親家長公及壻女慰存已謁仇謙謙先生

十一日拜袁太冲先生知微之已歸旬日矣拜黃默菴至雲居荅拜汪生兄弟存三衢七子鄭生病存之榻前旬日聽雨草刻完晴見月喜甚

十七五更見月發舟將至趙村而曙是日遂晴飯于彌陀寺主僧石泉出迎驩甚假山輿于徐氏墳菴過嶺卽城山也行五里而達三國時嚴白虎者據此山爲亂郡守亦從之壘石爲城遺跡尚在故曰石城山後爲孫策所平同遊者周季華沈認卿熊存吾初不意此日晴亦天假也歸舟宿南門與周沈約早晤峴山寺

十九早行雨漸止而陰午後復雨由瓶窰泝大溪將至餘杭五六里而夜雨不克進遂宿于舟中睡醒舟隙忽見月

二十早至餘杭大晴始望不至此下午至高莊山家小憇良久且登竹林橋眺望溪山而歸周申甫始至留青山看地熊存吾家人木一自豫章至得龔大參書寄到所撰清白池記今日驟熱夜易夾袴夾襪體中如釋重負初昏微有霧氣更餘氣益清

二十七晴早起遂行主人方覺已登舟矣同熊先生申甫兄弟舟中僕有笋供而以斤肉啖熊先生午至松毛塲盤桓周氏墓自錢唐門至家途中買得禮經會元都元敬詩話王常宗集郎

率兩兒至書舍夜米子華來

二十八拜陸少白少白述其所以爲臨安狀大都男子革弊而不甚精于察奸耳

三十王方伯來索西曆幷立成等書余報以樂生至卽檢奉方伯有志於此非俗物矣下午高心田來云陸少白署印不終撫臺已下檄殷二府矣如此亦陸君之福也

四月初一禮祠堂陳生艮卿來盧思仁年丈來留敘至夜别去李君實附書并文十二首至陰夜雨徹明

初二日盧思仁送冊子乞詩嚴蓋夫來以徐生必達見推朴中無所不有今日得此一士下午晴但寒甚如冬恐非晴兆

初四三衢徐生士新方生文烈介余生大中以見薄莫大雨如注達旦

初五日雨將午小歇晡復雨鄭敬塘惟增同諸

生田義來諸以堪輿自負極論過峽之理謂辨峽則穴情及左右朝對有無多寡可以坐斷理或有之雨徹夜

初六雨萬和甫書來見存附致其弟國隆書乞見懷詩二章并雜詩二紙晤魏若水魏眞州人江西學道沈箕仲書爲科舉地也鄔汝翊投宇以醫寓此精于眼科能除障翳魏云餘杭黄塢進三十里有禪仲塢甚勝馴鹿日繞村民家乞食俗名錢程湖一名浮里東徑山西羅窑再入有大塢曰白鹿塢甚寬而無民居自平窑至黄塢旱路二十餘里禪仲塢有一道人賣紙曰黄菴失明魏起之德魏甚尸祝之其家此人可爲鄉導魏嘆述其中山川甚妙孰謂世間無桃源乎薄暮雨益甚復有徹夜氣色傷哉雨遂徹夜

初九日霧起稍晏見雲翳未淨日色慘白疑之俄而大晴梅谷師來欲邀余至武康定一道場爲樓隱計薄暮雲遂翳空夜微雨有無之間買宋史新編通鑑續編朱晦菴全集宋名臣琬琰

集醫說東坡地理指掌救荒本草梅宛陵詩集二程集全唐詩話王十朋註東坡律詩陳簡齋詩金陵古今圖劉靜修集程雪樓集李古廉集愚莊集林公輔集蘇平仲集程梅屋集鄭麟溪家集祝枝山集共二十二集卧聞雨

十七陸三田來陸名孝德習知玄學陸少白來此日天氣將開時見雲日豈其晴乎先是丙寅日發壬課時加于申午加于日今日庚午而變宜也夜見月

十九曉起行晴午後至楊墳同仲淳至通玄觀自楊墳尋支徑登折三里而始達觀寂幽僻舊爲羽流所棲今爲禪院矣梅谷上人欲寓此過夏故有此行主僧欲留宿而貪途不之許遂行夜宿德清大風

二十三早細雨近午始晴得李伯遠書尤器之來知達觀師及藏兄曹林輩俱以三月至眞定達觀師竟未發峨嵋或由此而進未可知也

二十六晴早入關至松毛塲登陸行里許乘肩

輿入城得屠長卿書遣人候聶仙索所題三眞圖使者行已一日竟不及寄盛叔永來留款至夜叔永甚有志神仙意殊拍拍

二十七細君同諸女遊湖沈生守約來陳季象來知虞僧孺病狀徐生可求日乾來

二十九五更起黎明出門拜仁和令丙戌進士楚之淇水人楊公亮之門人也相見甚驩舊令江西之餘干屬顧務遠務遠托寄聲于余遂至湖上覓田先生于昭慶步至舟中良久李仁卿始至遂沿湖至岳墳從肩輿至靈隱徘徊飛來峰下諸巖洞列坐冷泉亭至呼猿洞而還予執云樂心羅者奇士江西人爲洪張内相之門客能言秘事言馬市馬一匹直銀十八兩賦之軍士失馬則償價馬死則輸銀六兩將官先勒月糧六兩然後賦之馬虜以馬困中國而將官復以困士卒邊事之可笑大率類此傷哉去歲正月余同妻大父樟翁至田先生家方告歸而樂君至失此一晤樂有親在吳中或再至必欲一

晤以悉異聞耳又至周莊坐良久李仁卿別去田先生還昭慶而余入城

五月初一祭祠堂周對峰來名一冲鄞人唐岐山弟子能傳眞袁太冲先生所薦微陰

初二昧爽出門松毛塲登輕舟爲苕上之行大霧再醒再合午後始收宿路村去苕城二十里

初四周母以午初葬送葬畢還彌陀寺夜與仲淳叔宗認卿談敘至夜半不倦

初六微雨時飛過五臨港一舟追至則叔宗也

同飯舟中余先入城三衢生楊樂方文烈徐日乾來徐生以迎父奉常公且至吳門有數日之別故來而會余還家亦偶然耳送三生而叔宗至叔宗欲晤米子華移書招之薄暮至初更細雨微明

初九昨與周中甫約入天竺看鑄鐘待之共晨飡而發久之不至遣人偵之則云已見待于湧金門矣既飯從之問湧金船丁知已先渡遂索船至金沙灘步行靈隱小憩飛來諸洞至天竺長生房同子晉中甫至白雲堂且徘徊鼓扇之所

宿山中

初十同中甫登覽神尼舍利塔而子晉不行至飛來峰下始及之遂至韜光既飯晏坐良久返至飛來峰留連諸洞渡湖至中甫莊居而別子至昭慶省嚴徐兩生兩生送入城子晉肩輿而別夜月甚佳

十二拜滕撫臺晤楊進士周生爲余點眞然不如唐生遠矣下午落微雨

十四滕撫臺來吳桂軒田子藝來二公談坐甚久方文烈徐可求嚴徐二生鍾繼沙乃郎俱以文來見坐亦久驥子戲作詩語頗狂朱先生函示張近山先生自吳中來今年八十矣自陳所悟亹亹不倦

十七早拜徐少卿諱一檟徐生日乾之父晤袁微之赴李大夫湖中席同吳田二先生至玉泉坐泉亭觀魚投之以食羣聚爭啖爲金爲玉爲青黑雜色大者十餘斤約數百尾其池宋人造紙于此返舟至大佛頭而別已暮矣得叔宗姚

弁山臧晉叔報書

十八從張近山樂子晉來道之張于燕姜子幹田子藝先生袁微之南陽甯眷恩周中甫遊湖自湖心亭至淨慈登居然亭慧日峰復南峰地自西泠橋出斷橋而別今日劇談田先生爲上首酒興來道之上首

十九徐賓湖來徐將假館湖上與乃郎日乾共處一二月約既定移榼看之虞僧孺來僧孺向

留心玄學而情習未除遂發心疾味其談述其猶未瘳耶午後周申甫同客俞生來俞善製胡麻爲服餌云服數日便能改容約以明日買藥試之二更聞窗外微雨

二十一送袁微之至唐氏拜壽胡順所先生頗欲以玄門秘訣相授嘗約日齋而請云得奉化之仇村水中礦石及山東煤可死汞亦一奇也

二十三雨午間有晴意俄復雨山東淄川令馬君書至意甚鄭重開緘喜溢北土人士多情乃

爾耶

二十八有微雨索肩輿省黃伯仲湖中烟景令日妙甚田子藝歸方山已十日矣吳門陸文學來辭以入山蕃主人倦客而僮僕俱差出難爲供應耳夜雨徹明

六月初一赴陸少白湖上招與仲淳同汎湖至金氏園看石甚奇即宋之聚景園也又至雷峰塔乃還今日湖景乍晴乍雨在濃淡有無之間

初三袁太沖先生來同予暨出城看黃白仲遇來道之于錢唐門遂同行今日同敘者黃白仲太沖先生及予輩三人太沖先生先行余四人者至寶所塔奇石處徘徊良久復步行沿湖至西泠岳墳汎舟而還仲淳存吾赴少白召宿其署中見新月

初八晴陸少白約入湖晤於柳洲亭由慈雲嶺至天眞書院天龍寺小憇太極亭四山廻合中涵一珠乃故宋郊天臺也自江氏墳度嶺至第一橋登舟至雷峰上山至金氏園而別

十八白思梅來午後忽有凉雨一陣微雷爲米子華發方泉甫何士抑二書夜雷電交作且雨電中火光散迸甚奇呼婦觀之云生平未之見也既卧雨止而星出矣

十九俗傳觀音成道日舉家齋素黎明天氣稍凉復卧夢從先人登一山樹木蓊翳屋俱傾圮惟饗堂數間獨存既登山遇屠長卿在山倏忽復下見先人先人曰此山恐勝五雲予曰五雲奇偉此山似不如但秀麗耳予久不夢先人且

一丘未定此心日夜如搗此夢或先人啓之與
紀之以侯其應徐德夫來徐府學以二等三名
入試戴升之以第六人進學君實蓋夫尚未發
落林玄江來乞高訥軒館長書高任江西贛州
道叅政
二十四滕撫公來略譚陸少白之才而屬之滕
云知陸之才與其守但惜其少從容之意耳索
嘉興縣學案觀之君實得第三夜凉
閏六月初一方生文烈徐生可求以送課來午
後殷雷微雨蕈其沾潤而不能奈何
初四陰沈認卿來知少卿比部卧痾昭慶子晉
自佛慧歸看少卿于昭慶譚敘良久尤器之來
餉新刻王日休淨土文一帙夜凉單衾猶寒
初八五更聞大雨甚凉夫台藴空京師謝賜大
藏回帶仰崖瑞菴書到夜自石瀨回仲淳未到
得妙峰報書取回堪輿一貫一冊大統曆六冊
寄台教圖羅鏡圖各一紙
十三約陸少白泛月日晡同子晉移卧具至湧

金登舟遣人邀少白仲淳良久始至待奴子取
燈燭于家又良久始自柳洲移舟向淨慈月色
蔽而帶赤俄頃片雲映之甚佳至淨慈盛小師
相迎于路浴而返至湖心亭隱隱聞雷聲有電
俄而大風至登舟而雨就寢已半夜矣
十八晴間有微雨賀伯闇來梅谷師來意其往
武康乃憩仙林約明日同往龍井呂文學楊孝
廉來爲呂親母郭孺人乞墓表家畜建蘭三盆
俱以前六月花矣其二再發蕚一六榦一三十
餘榦六榦者今日花
二十熱日過中至淨慈拜呂文學從六橋至葛
嶺看項生光先遂至松毛塢登舟子晉已出兩
舟甚敝不蔽風雨信奴以價廉買之不知事若
此宿關外月上卽行
二十四於先生來至靈芝答拜李玄白晤黃貞
父快士也譚間大風雨卒至震雷亦入玄白留
酌俟雨止取雨具而還途中見大樹三四爲風
所拔家人避漏移置架上書頗有顛倒甚凉

二十五早謁蘇君禹方引嫌謝客訪徐子有寓賈氏園甚有野意精舍堪借榻主人又賢小閣四望羣峰離立足稱佳觀因許子有更日爲托宿之計既歸陸少白已同吳生相待久矣吳名澄錢唐諸生黃貞父來面訂山中之約今日甚熱方次卿來夜涼

二十七熱周叔宗寄筆四子晉分其二

二十九仇先生來季生大觀自北來季以寄丟籍爲諸生食廩以冒籍逐歸薄暮蘇君禹書來

見示爲盧忠仁作桐江古詩二首夜微涼

七月初六作眞實齋課士第二草序李君實尊公來連日稍涼

初十樂心褎來項玄池來陳如崗來晩得陸少白書月甚佳二姐還小女瑶芳甚慧雞入棧房地板下家人不能出芳曰何不驅一狗入時六歲耳

十三五更聞雨聲甚急早晴日中驟雨馮鑑之二君實來道之戴升之四人會考夜涼無月今日甲子雨

十九嚴葢夫不辭而去自十六至今日薄暮雨點始住更餘見雲飛過東月出甲子雨庚午晴凡七日

二十四晴同子晉至來九山寓同行市肆買書得宋陳子兼捫蝨新話十五卷共四帙抄本宋汪彥章浮溪文粹十五卷二帙古今逸史二十六種二套孔叢子二帙何元朗四友齋叢説八帙事物紀原十卷蒻坡叢話二帙宋李泰伯集

五帙宋陳瑩中尊堯集一帙宋楊誠齋易傳四帙唐一菴語錄一帙舊板莊子三帙

二十七黎明候蔡大叅見謝以出月再晤遺才案出馮鑑之得取亦一喜也晩有風夜半微雨

八月初四沈祖均取儒士應試項曹兩生俱有名妙峰法師梅谷禪師來梅谷索送行脚文許十三巳前酬之

初七看考官入簾按君先期憂去鹽使者代爲監臨酌李君實蕭子雍戴升之來道之于月下

子晉陪招而不至者張千燕升之擲色得六紅
初九下午知場中七題惟論語題最新遣力齋榼至場前迎朱先生及君實輩夜月甚佳
十二陰今日俗爲盟生日雨則穀不實薄暮仲淳至與千中甫俱俄而中甫至意甚隆厚其尊人見素亦附禮至留宿桐花館
十三拜蘇君禹學道具湖舟酌中甫子晉陪仲淳初欲行以病不果甚湖舟中登舟仲淳遣人取粥米磁鍋待之良久而至遂發舟至一橋登

陸至岳王墳祠前刪去民居可望南山氣象加偉至靈隱遍探飛來五洞步至下竺徘徊三生石而返登舟至三橋飲隄上良久登舟如湖心亭人舟雜沓乃如陸祠遂歸
十四同中甫沈祖均子晉觀潮六和塔未至里許江岸悉爲潮齧下車步行甚艱既午潮始至初聲殷殷自東來漸巨有如岸者絕江而至漸近漸大聲振天地眞奇觀也至淨慈居然亭中甫告歸送至長橋而別

十五中秋晴早拜許少崖壽答拜項正宇作程盤室乃尊墓誌銘月甚佳得米汝虞書
十七酌蘇君禹由錢唐門登舟至于墳登岍至龍井復登舟泊湖心亭而返月甚佳
二十請沈晴峰明日飲齋中因聞應天三題海鹽司訓林先生因仇乙泰見顧林閩之莆田人名集鳳昇巖館兄之從子賀鼎昭同其弟來成一題七義因自序之熱陰買徐店舊書若干種
二十二今日余四十一歲生辰也陰時有微雨

加袷衣沈生祖均來道之與食麪孫存吾有過宿之約不至
二十三孫存吾早來言別語余餘姚呂公諱元者所刻皇極心易覓得之大有益于數學遂別約梅花時再至鄔汝翼至方談玄文而嚴盡夫來示之一題七義沈晴峰來二客避去陰驟寒再加一袷衣監子有寒色
二十五吳權石孝廉書來寄竹匣一枚甚精緻大時壺一枚陸少白忽來告別以新照磨到將

讌衙齋今夕家眷出城矣明日約少白過我午飯且爲西溪之遊寫吳孝廉報書

二十六常熟姚老名允復者來訪年七十六矣而甚健有志違社慕余而來會稽諸生王驥德因李大觀執質能詩以其業獻亦清美可取

二十九陰揭曉相知無一人中者送君實升之歸構李劉雪泉早來視婦疾稍減

九月初一夏瀛峰先生來赴雞黍之約沈太公陪聘陳大西言及場中事渠閱書經卷百五十

中式七人寧波唐司理閱三百卷僅中六人二學博各二人乙酉黄葵陽典閩試書經止二房業師夏瀛峰與張誠吾二人主之各中九卷此則通融不拘定數與前例不同因紀之拜蕭漢冲修撰而歸

初二晴河南商城方外王君見訪再至矣見之以辛酉舉人仕爲縣令棄職養母母歿遂走方外蕭漢冲來答拜漢冲云今科孟義士子以形性對講者俱不錄而首題無主意因誦解元首

作以爲極佳令九十人者過余未必盡錄也主司意見士子遇合亦豈有數乎因聞江西湖廣試題各三漢冲去王君出王君善曾源泉清余與曾別五年矣王君別余朝補陀大士去約半月後來

初三早兜轎往西溪途中物色無不愜心既至瑞亭出迎因至山莊閱視竹樹森茂大異舊歲新得錢氏業尤佳欣然有家焉之志過日中存吾始至云金山石人塢二穴俱佳金山尤勝錢

養微設茶相款迫暮而出

初四雨聞順天三題熊存吾回至芳井果有所得與夢境合奇甚存吾入山占之得无妄之噬嗑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數得九千九百九十四三乾一兌純金之數秋令金旺主得大地非一因識之

初六辰刻出湧金門渡湖至龍井諸君已進老龍井方迎之行數十步而相遇讓肩輿老丈而與存吾子晉沈祖均登碁盤石初問途登歷甚

艱逾四五峯復下而至一石甚巨左有石笋四五屋居石上僧扃户而出索火烹泉不得坐石上良久尋別路而下路亦甚澀賴林而行至大路坐草間德周上人索民家茶為供乃別

初九早赴寶所塔待蕭漢冲良久客至坐天然圖畫閣至山眺望而別

十三夜得徐孺東書見順天錄王公子辰玉發解董玄宰第三與岳父約詰朝游大雄山夜聞雨俗忌此日雨有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諺

十五早飯同熊存吾岳父步行出錢唐門至松毛場買舟循餘杭塘至女兒橋西北行約二十餘里至大雄寺一路綠溪紅樹甚佳里人王某有舊識訪之不遇少頃追至舟中邀余輩回不得隨至寺中而返寺興于宋嘉定間僧云有舊碑壞于洪水僅存碑記索之亦不得隣僧設浴主僧設粥宿危樓中甚安夢登鳳凰山于其下開一方取土又夢先人方葬却無柩先人面體悉露而目動與内人驚視大哭不知主何祥也今歲六月一夢先人至是再見先人終當以今歲襄事乎醒來夜月甚佳

十六粥後登大雄山東南則武林諸山東北則高庭北則駱山安溪平窑諸山西則餘杭舟枕俱一望而得雲霧宿于山腰峯頭俱顯由間道看一地天財形蘆花臭龍亦佳物午飯訖遂從梁渚大道還將至北關為粮船阻塞登岸步行數里覓肩輿歸隣無臺來訪不知何故又得錢孝廉曾南書周季華書

二十四午後赴黃貞甫山中之約同夢得步行至錢唐門登舟至金沙灘步行至靈隱憇石上而遣人覓貞甫寓良久得之入見主人喜延入面軒藝竹甚佳宿小樓比五更聞鐘聲始安寢

二十五貞父見其門人陳生張生羅生者絕佳是日以母病入城遂同貞父三生由寺左覓路登北高峰凡八九折五六休而後至巔上有觀音堂最高處為靈官殿道者獻茶峰有岐路二一通武林山石人嶺可達西溪一通佛慧芳井

生平慕北峰此爲第一登矣天竺僧芳公隨行歸途至韶光食芳公餅飯貞父寓閲諸生文陳生爲優陳名景華字茂實宜興人輿至遂入城早開霽日中以後陰歸途風作頗寒夜雨
三十卧内富陽舟子促登舟隨潮而仲淳以赴郡公召不果早行斯薄暮出城昏黑至槐樹下泊舟處已失舟所在立津次待稍久仲淳同存吾子晉去覓舟而余計卽不得舟當托宿江驛遂携蔡君康生行至驛中方展卧具煑粥而蒼

頭至已得舟矣待粥熟進二碗而行舟人負行沙上百餘步始達舟僅兩艙卧六七人至不能側身轉足四鼓乘潮發舟耳中轟轟又東北風甚急舟行如箭良久始定睡醒已行七十里
十月初一日高而起掀蓬四望青山紅樹映帶大江信奇觀也午至富陽縣縣大夫程君出視客因入報謁贈一舟頗寛晤餘姚邵君名圭梅墩之弟日晡齊夫發舟更餘至場口
初二早遣帖拜徐鶴山鶴山先來謁名敳有畏拜鶴山卽往永安寺十里上山又五里達寺遇二李及地師潘翠橋卽爲李剡望葬母者登其地正吾輩所云天吏者也寺甚寛平向西南　高皇帝曾駐蹕北有高僧純一初爲　高皇所禮後見法其臨化詩云雨下天流淚雷轟地發哀萬山齊戴孝斷送活如來可以知其人矣　高皇有御製酬應詩卷藏于寺後爲周肖一取去一初詩卷藏于横槎何家何翁言如此是夜宿寺僧瑞峰房李氏供一僧號妙峰築室殿後李氏卽李小剡之族深山大澤龍蛇所由生也

一矣
初三五里至火爐圈何翁來迎夜宿何氏所居卽横槎山也翁名行儉字天德號守川故爲吏横槎内通浦江深曲可避世與仲淳甚樂之宿何氏樓
初四何氏出一初手卷相示乃是鄉先達李巨川鶴山親舍圖詩後誤入一初爲李巨川作集詩題序文甚類儒者卷内有嘉禾何峻何煥二

詩甚清美此吾郡人竟未嘗聞其姓氏何氏設早飯送行坐竹筏渡溪此生平所未有數里過壷腹山石門甚奇傍有二石如筍子晉題名其一其地李公壽所生源內李氏及居小刹者鄉人云俱其後也十里過陸宅坎小憩復遇何心齋留茶又十里達塲口鶴山已待于山房矣相款至日夕浴而登舟聞之鶴山仁一初墓在塲口山下

初五雨早至富陽拜周贄卿孝廉日中揚帆行二十里避潮廟山下夜東北風作

初六早轉西北風開船甚疾行六十里復轉北風又雨轉三折處甚艱至巫山灣咫尺范村而不能濟夜雨止風甚急一夕再三警視殊不息未知所稅駕

初七天明風漸小遂發船卧內聞搖櫓聲甚費力抵范村日出風和遂有生人之樂矣上岸憩水近江宅由山道抵排山父殯叩首而下將至徐村遇仲淳輩抵赤山埠渡湖自湧金門入城

至家出題課兩兒及周氏大兒作文孫侯居自金壇來侯仲淳相見一宿書舍得陸茂才基誠書以南山上人道塲相屬此行往返凡七晝夜

初六日為驥兒十六歲生辰裘氏乾娘來赴開鎖之會以今日返卦碧峰自往求之得律卷二字上二人同行又有筆象下眷字頭弁自已應與渠親眷一人同事上十晝下十二晝成隨四爻變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變屯九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互漸女歸吉利貞主自求決得夜婦病寒熱月甚佳

初八孫侯居來留飯改房門于西北因婦坐起處多風而易之也薄暮婦起大晴月甚佳

初九同仲淳存吾岳翁三人赴傳養心菊花之約更餘而返因得見江西福建二錄陰下午雨徹夜陳孟常來黃貞父來

十四陰雨來道之來午刻請嚴以訓公子東樓子弟四以訓通曉方術近傳服食大丹訣于王

野極先生顧家于浙盡以其法相示夜月甚佳
二十九婦生日包心韋親家至留飯得許儆菴
湯義仍報書
十一月初四冬至微霜奠祖先吳少君來留飯
邀何生洪江同敘約何生看鳳凰山
初六江子振致燕窩菜海粉代鹿脯龍眼同何
生看碧峰西溪諸山午飯佛慧方丈宿瑞亭禪
舍夜月頗佳
十二陰雨蔡念翁送舟午刻登舟行至謝村暮

風急甚遂宿于此謝白淵如期同行
十三風雨如昨時加霰雪宿德清之雷電鎮一
鼓德清宋大尹遣吏送夫二十五名作書答謝
之是日白淵見示玄旨
十四天明至南雙林天晴寒甚過路村易小舟
未刻至峴山寺子晉侯居出迎喜甚子晉云曾
望弁山積雪不子笑云已得之矣甚暇無事欲
走夾山漾訪錢仰石侯居檢視藥餌踟躕間偶
黃桂峰先生來訪遂同登峴山之巔由右麓而
下桂峰先生自長興來携得白甘菊點湯試之
甘香清冽方散步山南忽聞呼聲仲淳至矣奇
哉時已日暮桂峰先生辭去舟中小坐未久仲
淳子晉辭詣仁王寺與侯居謝先生楞嚴二上
人登峴山玩月恨子晉仲淳不在耳晚飯舟中
復至山南曠處觀月飲門冬湯與侯居別遂宿
舟中
十五移舟蔣棠橋與侯居同宿仲淳以是夜開
壙卧中再三偵消息不得甚念之同周氏伯犀

仲大等步月橋上
二十仲淳詣烏陵爲開山計余與子晉侯居約
訪錢仰石余且弔其喪途中遇周汝賢叔宗猶
子遂同行薄暮至主人出款客精舍修潔似改
舊觀余兩歲不至矣夜別周汝賢自十四至二
十月甚佳
二十五雲晦黎明發舟行九十里至平望日方
中陸敬承尚未過又七里爲三里橋及敬承舟
沈茂仁亦在敬承邀之出也姜子幹亦在自武

林相從者又晤豫章劉解元方從乃師北上坐食頃茂仁別約明日午過之遂送敬承夜至白龍橋距吳江十里以築壩不能前談且飲至四鼓月上過小舟子幹亦別敬承附于小舟

二十七早過朱長午館遍遊園亭諸勝午後見款堂中同敘沈志堂先生項正宇傅瑞郊樂甚懽而罷志堂先生乃郎茂才有尚書璞玉山斗二集弘正間名家時義也見河南湖廣二錄

二十八長午見省卧內因誦茂仁南歸篇什約

二十餘首甚清美㥯人命僮錄之茂仁索余引語午飯辭行是日陰晦且微雨晚至嘉善將十里遇盛叔永一酌而別宿湛如齋中

十二月初五早約李生輩四人再晤遂放舟鴛湖登煙雨樓拜屠沖陽再至煙雨樓晤四生項生不至風大作咫尺千里以小舟渡赴史使君席譆驩而別至西關登舟

初六早有霜沈茂仁書至沈夫人致問老妻夜宿皂林茂仁紀行及詩索予序并文卿夫人墓誌銘俱以此日屬草月色甚佳

初七有霜銅瓶始冰過高陽莊鍾少石孝廉饋反毛烏骨白雄雞余云乃令其雌孤棲復以餽余夜宿大茅行二十里文卿夫人墓誌銘完草

初八未明發舟至落瓜方起盥櫛見皂亭峰翠欲滴甚喜日晡至北關薄暮抵家拆書牘二十餘通仲淳在徐村觀兩兒文課似少有進益晤來道之

初十陰晦往徐村出清波門仲淳與陸沈二君

先行余至徐村一謁繆母兼鎮撫之柩停土地堂甚安主僧尤篤實可托途中山青江碧天黃霧白氤氳變合洵是佳觀是夜仲淳稱咸時伻宿于齋中得田子藝書

十二雪霽日出禺中至玉蓮亭邀李仁卿日中田子藝至先飲者再俱醉黃昏仁卿始至上席食頃罷酒登舟享仁卿席舟出西泠沿孤山而返積雪在山明月相映可謂不夜薄暮都閫君宴客鼓吹放煙火如星如月飛空而下與子藝

憑欄看之亦佳觀也三鼓至家復與婦小坐雞聲忽喔咿陡作知四鼓矣姚善長至未得遇之

十八赴文卿題主之請易服至墓所行奠日中索肩輿同仲淳至城山晤藏師兄師兄言臺山無邊師捨道場事甚奇世乃有此烈丈夫細談至夜分而卧城山屋宇甚固此止菴之功主人以規模稍大不易完欲改造甚無謂城山積雪無恙眺四山如積玉亦奇觀也夜星月皎潔

十九晴下山與藏師兄約會于彌陀寺夜與藏

師兄敘譚良久商摧莊子養生主出蕩然淺解甚可笑臺山空印者作駁物不遷及正心論從藏師兄借觀仲淳是夜醉卧不得別于胥穉咸時仲同宿舟中

二十一立春東南風甚大舟行頗艱晏起盥櫛畢巳日中矣過敢山數里宿孤村下夕陽甚佳

二十六陰金不佞致林懷玉書見贈七言律二章南山老人乞持護道場午後金不佞來夜半後大雷雨先蟄而雷恐非吉兆諺云未蟄先蟄

人食狗食

二十八陰早有微雨如絲閩人林大東來得高納軒報奇秋蘭四本甚佳茶甌二十箇孔皮二器答林懷玉詩二律屬金不佞致之蘇君禹來掛高祖以下真設供檢括藏書天地玄三號夜微雨雷電因林生叩其乃叔玄江起居知以閏劉姬訃入燕矣劉故本司角妓予莘未赴公車曾識其人

二十九陰雨且雷蒸潤如黃梅時金不佞來赴

過歲之約

三十晴姜子幹來敘談半日餉子幹母夫人熟物夜行家人禮如丁亥除夜儀益以三姐作戊子除夜詩未成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己丑

正月初三日飯閩人林大東尚炅之從子尚炅喪妾劉字鳳臺故角妓辛未歲識之曲中賦弔劉娘二絶

初六日方士謝白淵自四明至得屠長卿書謝京口人二子從婦翁法相寺禮長耳相真身此日爲下生日祈子者競往焉補歲前十二月吳

興石城山晤藏師五言律沈太公見贈五言甚佳老人只合賦詩飲酒以遣餘日牙籌損歡惜也

初七日是日稍晴和與客遊吳山兩兒從客姜子幹者喜談堪輿謂鳳皇山有佳地引余驗之許然明跛而從許武林名士

初九日是日始泛舟西湖兩兒與客從過汪氏莊往歲熟遊處庭梅甚馥過林君莊名梓壬戌進士仕至郡守久居湖上歲前投涂詩遇黃伯仲將從王季孺太史渡錢塘始知季孺過除於此季孺名苣四明人癸未館中最有才名者苣與苣草之萱同向不作此讀叩之季孺亦然

初十日早霧午後陰晦内人謁天竺大士且率鶩兒展視妻兄敬俊之殯鶩兒其養子也余與驥兒從沈太公待之第二橋日中相見同至第四橋道西泠而返藏師與幻居上人繆仲淳周季華至藏師乞了然關主塔銘季華乞母薛傳幻居名真界善談經所著楞嚴物不遷新解大

有勝義

十一日風晦漸開下午甚寒春來所無仲淳從藏師往徐村幻居留宿因明論藏師宿於徐氏來道之與婦歸寧外氏來婦爲余婦之姑而少家人呼小姑者

十三日盛叔永來與藏師仲淳共飯伊蒲而去夜張燈杭俗十三至十七謂之五夜燈始於錢氏建國時

十五日晴幻居自西溪來藏師將以明日往雙

徑來道之忽欲從行太奇事阻之愈奮夜月甚
佳
十六日藏師幻居仲淳行道之從余實激之與藏師約淸明前晤於郡之楞嚴寺步送將至北關門里許而別
十八日早有雲氣泛舟至金沙灘過橫春橋何氏園觀梅梅數十株身幹甚古西山當爲第一花下進數酌泛西冷斷橋而歸二子從昭慶訪叔永遇仇君釆於寺門自十四至今四夜月甚

佳
二十日仇生夜至留宿看玉臺新詠
二十一日赴蘇君禹學使席於湖上同馬心易遊紫雲洞余請告時屢遊其處又至何園看梅香雪滿地然無損爛熳倚牆桃花一樹與梅爭色坐酌良久同心易禮岳鄂王墓君禹待於六橋同步堤上遇桃蹊最蘩處進一酌數酌而至四橋憇龍王堂後軒軒面西山三司諸公醵金拓之工尚未竟是日陰停午見日色風彌勁夜

聞雨聲
二十三日早婢報雪蒼樓瓦盡白矣謁蔡大叅名廷臣豫章人自吾郡司理入臺樂親吾郡人士善余於庶吉士時自副臬轉今官朱良叔先生赴館知沈堉紹元夫婦自白下還湖上蔡大叅來報謁且見招訪同年王恒叔名士性臨海人能文而有聲諫垣時已外補
二十六日陰午後雨赴蔡大叅席蘇君禹陪泛舟至龍王堂坐後軒君禹議以軒祠樂天坡公

和靖三賢君禹作記回舟雨甚二更底岸
二月初二日晴微陰杭俗以是日粉米爲糕著蓬葉其上滴糖而噉之謂之蓬糕此日又爲百花生日晴則宜花凌元叔召飲同姜于幹二許然明令慈遊眞聖觀觀有朱梁開平年碑楊凝式書半已剝落又有蕉池呂仙舊跡遊靑霞洞在寶奎寺旁洞中有石如蝦蟇蹲踞主人琢去之此當與堊華陽洞之人穿案者也華陽洞在吳山楊康夫舊隱洞石玲瓏突兀主人堊而平

之憩淩氏莊面大江可捫越山登城隍山
初六日晴帶微陰詠雙頭蘭詩序為良叔夜餞
良叔方謹余樂閑曠以故不能數陪
初八日晴微陰然明韋期晤湖上而余復作主
飲項庭堅庭堅名德禎丙戌進士邑人藉甕飲
桃花下甚暢薄暮㡳三橋覓小刀還
十二日陰飲蔡憲使蘇學使湖上風甚僅得至
第五橋步看桃花至四橋雖有落花而紅艷未
減憩三賢祠水軒燭未易而兩使君俱醉作主
者余與項廷堅廷堅為撫公所留薄暮始至大

雨達漏金夜漏一鼓矣寒
十三日陰與項庭堅訪黃貞甫于傅氏山莊莊
近雷院遇雨溪溜甚壯還至岳墓廷堅買壯丁
徙銅人于墓前銅人向在他處廷堅微時欲徙
之為市人所易故有此舉晚憩昭慶僧舍既歸
家人云城中有雹十里閒氣候不齊如此
十九日往越中許然明姜子幹從自浙江驛渡
江至西興易舟縣令劉君永名會閩人丙戌進
士報謁劉令於鎮海樓樓際江宜眺望初夜至
江邊望月二更君禹方渡相見舟中遂發飲至
夜半
二十一日遊禹穴出五雲門南行五六里而至
定石甚奇長不能丈有斷痕上有篆禹陵在山
下舊不知所在某郡守以意為之登山之巔然
明盤跚山椒而已去禹穴二里許為南鎮祠祠
會稽山神山有九峯自南鎮返赴郡倅張君之
席席設於臥龍山之豁然堂甚宜遠眺惜昏黑
耳同年王君在坐張自許善堪輿談吳興形勝

頗悉夜聞雨聲（張名佐治甲戌進士故為長興令）
二十三日清明欲往蘭亭以陰雨不果而往弔
張太史墓張名元忭辛未狀元報謁商大理是
日赴毛令之席席設于應天塔許玄度後身所
建殿後為堂祠之同毛令登塔徑甚窄如入螺
殼中二級而止其旁有靈鰻井今涸子幹病
二十四日早雨赴商大理之席席設于上城山
之莊居越王勾踐夫人教西施歌舞處門生王

伯駿從名驥德商君見其第三子山培塿耳而際水精舍數間覆之頗幽勝主人之壻陶孝廉讀書處爲余亟稱之後旬日而省元報至越中士大夫肴饌俱麁惡不堪下箸商君席品物精美又出佳茶甚駭物色之以有吳姬故吳姬能變越俗亦可尚已下午晴至昌安門別王生亦名三山門晚至蓬萊驛然明云早可望海日所賚天池茶已盡從商君乞得少許色味如新吳姬所藏也夜行底蕭山

二十五日早霧漸開別劉令於縣齋而行徐伯魯之父攜其孤哭拜路隅見之惻然少捐恤之徐名省吾有文死于長安邸遂渡江兩及淺沙輿人入水推舟徒涉者甚衆既舍舟肩輿行沙水中二里許始達草橋門豐舍鱗次掩暎菓麥亦佳觀也是行也往返七日嘗論越中山水在武林之上武林不逼舟而越中百里內外俱堪臥遊無跋涉輿馬之勞一山一水無不清疎有意城中水道街道俱潔靜夷敞堪久居耳

二十七日午前至湧金湖船候同年胡君良久胡至得閱邸報見饒比部伸論科舉事疏比部業以奉旨受杖削籍矣胡酒量極高人尤朴實議論亹亹俱入聽歷于墳龍井高墳而歸酒二大盎俱竭紹興理陳君遺存且乞大歷園記

三月初一日陰雨間露日色鄉同年沈長孺來述華山之勝甚悉幷登陟之艱令人神竦沈名一中庚辰進士爲儀部郎箕仲之從弟也

初三日招王季孺沈長孺孫子貽遊湖姜許二

君陪歷西橋水軒自岳墓西泠橋而歸公車報夜至杭士三人申甫落羽未知吾郡登幾何人耳

初四日徐文卿追謝送葬致鹿角膠十斤秏三斤得同年盧思仁書名洪春以祠部郎諫言削籍姜許來約明日西溪採茶然明借楊升菴詩話對舊本補錄二葉歸之沈太公新月甚佳

初六日採茶子幹監炒如法得茶一斤余先歸樂子晉自吳江至無月爲盧思仁作易水歌

初十日子幹出山柴老餉龍井茶一斤試茶安
樂山香勝龍井味勝豈炒製不如法損其香耶
作徐善人墓誌銘
十二日早陰訪同年張君於淨慈登慧日峰此
日爲巳未日不宜雨楚人黄廉爲余言戊午至
癸亥一日雨後甲子當十日雨夜雨徹明
十三日早細雨同子晉校坡公集本傳二十紙
僧曇旭至得藏師書有北信索傳伯俊侍御書
訂南來之約達觀老人方自峩眉返南嶽將往

從之遂付二書去藏師約是月二十三日以前
會于檇李同往吳中
十五日晴微陰問北關同年何君病相見榻前
何滇人名文極午後同子晉遊書肆覓書得抄
本蟹壘元戎傷寒寶鑑唐韻繪事指蒙考古圖
共五種
十八日甘寢晏起且索輿往西溪道遇箕仲申
齋中之約許諸俟之良久而至出二子談叙至
暮白君訪其鄉人運副帥君名機字惟審以讀
書飲酒自命前爲郡守謫官於此先遣名刺因
白相聞
十九日謁帥惟審而惟審出門訪余且惠詩集
竟相左訪許然明於齋中叙别同子晉子幹去
然明齋數武有慈雲寺並城對池意甚瀟灑登
殿禮佛後殿施食臺甚古鳥啄處跡深數寸有
竹數千竿夜步歸然明父子送至靈芝寺前帥
再至多情甚矣
二十三日遊秦駐山得一小山三面俱海逆而

向西壻叔騰龍從沈壻追至始皇廟竟相左遇
於天寧觀楚石衲衣是日立夏
二十四日粥後步出城待舟於天寧寺觀楚石
鉢沈壻兄弟送數里見董生于思而善絲竹月
琴三弦子尤妙又吹短笛甚哀怨是日風順午
後挂帆昏黑抵拙園草長及人索燈觀牡丹謝
久矣午後有微雨
四月初一日放舟迂道從學士橋至惠山成黄
水部送行文去妄怨送孫子貽守惠州詩將至

惠山遇藏師文卿仲淳徐繆赴李令約藏師留余舟取惠山泉二十罈是日晴夜雨徹明嘆梵僧指示佛法跪受之以竹筒吹左耳覺腦中清涼隱隱數聲如雷而止

初二日雨文卿別去仲淳送至毘陵藏師約晚晤西郭外忽晤姚善長入城弔喪同館萬憲使內外艱前輩孫太史以德內艱顧國學祖河外艱而監師周儆翁卽世未滿制訪顧吏部憲成弟進士允成謁李令名復陽豫章人赴萬憲使

之約飲於別室登舟藏師已至李令招飲他舟二鼓別宿南門

初三日陰微雨行三十里而起作了然關主塔銘至滸墅晤同年黃侍御名鍾吳人時有茅山之行賀民部置酒相招出其子嘉震弱冠能文出示去歲石湖九日詩三章弁高會圖顧實甫作序六朝體甚工又和詩三章陳伯符和一章大雨

初四日早雨午後晴同藏師飯於碑咸齋中雨

中杜鵑甚佳閶門晤盛叔永無錫令李君來飲叔永舟中二鼓辭去市茉莉三本是日聞滕撫臺之訃是前月二十八日滕頗留心民事災歲倚重而一旦殂隕甚爲傷惻

初六日早訪顧實甫別實甫九年矣添一子三孫實甫丁未生長余一歲耳晤同年給舍張君王山人世周張名棟初任新建令丁丑至今未晉一握手也世周名伯稠能詩而其人朴茂有上皇風實甫之親自武林別後亦三年矣實甫

新宅園亭竹樹甚佳宅背崑山樓曰背山樓實甫嗜棊方與二客對奕而世周不解棊坐其旁神色不動後余作看奕詩頗記此事二更登舟

初七日下午到葑門訪同館張都諫張名問思爲房寰所訐謫官步入城訪管登之將至里許遇曹先生徹儒曹以貢仕至令長留心天下事尤精水利遂同行既至登之自天王堂歸留宿曹二更別去登之見少子與驥兒同歲

初八日訪曹先生包太公包有別業在葑門內

與繼有言避居於此三君子報謁舟中談甚久放舟南五六里月飯有相物色者既至即子晉也下午至吳江訪沈少卿方納吳姬許作詩嘲之少卿云縣令趙君渴欲一相見立遣報之方就季華晚酌而令至矣名夢麟北人丙戌進士出趙定宇先生之門期明日相招月甚佳宿季華齋中

初九日謁趙令晤張孝廉九苞吳人赴趙令席於周氏園少卿陪令君資性機敏通曉技術尤

善琴能彈五絃成聲飲至二鼓宿舟中

十七日晏起包太公自吳中歸矣云遊太湖之橫山主某氏表兄屠君宗聖之館舍主人也甚賢待余遊頗切謁嘉興新令蔡君於瓻秀癸未進士閩人與張博士厚托寄聲余訪陳孟常看嚴蓋夫藏師書來歸華嚴論

二十日藏師來議刻經緣事夜夢一僧東南來破壁直至榻前驚而寤今應之矣赴吳君期同李君賓夜歸初見螢火

二十七日余自十三日聞三弟沈氏之事此日始竟凡半月幸以桑道收焦頭爛額之功然亦勞且費矣而瑞錫之勞費不減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可嘆也飯於楞嚴包太公來啜甘菊湯而去是日晴

二十八日問朱汝虞疾見年伯封君名建侯安貧無爲封君之絕少者以藏師招至楞嚴與諸善信定刻經之約同盟者包氏父子兄弟張君如鏡陸公子基其與余六人余作盟詞余婦正

月發願歲出五金余再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餘善信多寡有差晤雲間康孟脩徐孟孺同明卿移榼訪沈純甫夕陽照地矣

三十日行十里始起捉髮此月中所無至橫里巳暮遂泊舟夜微雨

五月初八日婦病略甦梅谷上人自閩中還憩瑪瑙山居乞米一斗又乞茶入梅十餘日而無雨甚爲農事危之看黃山谷集

二十一日乘月開船風順下午遂達顯山寺將

至風轉西南里許行食頃頗艱仲淳相對不能
抽思完文債下午同仲淳造逸老堂閑坐仲淳
戒童子烹茶爲供昏黑還舟
二十二日仲淳往烏陵山展墓余至滴翠軒作
幻余師兄物不遷解序因明入正理論疏序澄
公正心論序又作送藏公還清涼詩送樂子晉
北遊詩甚熱
二十三日撰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日中藏師
兄同周仲大季華至以待周氏昨始自楞嚴發

册謙叙良久看周母傳遂往城山約二十五日
日中會於此再作因明入正理論疏引藏師不
許前作示意更之作清涼禪院記
二十四日道場寺歸雲菴僧匀泉年七十八矣
持孫太初手卷相示卷首連璧二大字太初所
書後有詩數章後綴諸公詩數十章弔太初詩
惟鄭少谷五言四章最佳太初未娶時常寓止
此菴後遂葬此空同作墓志有碑僧欲募化置
墓田四五畝乞余作文余許之亦許作詩弔太
初附卷末舊道場有四菴俱富爲役所苦老僧
自十餘歲當役至六十餘今十餘年來貧而逸
矣作擬古詩三首水鵜鴣行一首無題二首下
午雷大風今日時盡相傳此日不宜雷月月打
鼓送三時要雨直到立秋時如此則吾民休矣
姑記之雨一餉而止
二十六日早別藏師兄正心論開閱尊宿語錄
四函雲門錄五祖演錄又抄本一共三帙付師
兄北去自峴山歷碧浪湖甚淺澁忽轉北風揚

帆而行亦事之偶然者病目不能閱書得于中
甫書舊歲托徐文卿寄此日方達薄暮轉南風
宿三家村
二十七日五更放舟過敢山甚淺又逆風舟行頗
艱日西出五林食蓮子尚稚遲五日則佳矣目
稍愈尚不堪親書卷兩日清閑亦造物所妒耶
一笑宿謝村
六月初二早詣海會寺謁天竺大士爲禱雨拈
香出清波門入龍井薄暮同師之暎山觀一片

至巧石山師子石
初四拜沈太公生日梅谷師來過中畯茄蕹麵
周申甫來住終日梅谷云建寧有葉居士號心
舟頗知向慕我輩施梅谷米二斗及茶葉已臥
信奴回得藏師兄仲淳李君實報書
初五作二字說顧常甫宇說薄暮有虹見東
南屬之東北而中斷雲物甚奇將黑疎雨數點
二鼓至五更大雨二陣閣簷滴聲甚厲
初八訪徐茂吳談踰時遇金不佞茂吳扇見駱

僎和駱賓王秋風詩頗佳引語尤佳乃是姚伯
道家蒼頭如此人故不可以傭奴棄也初夜東
北風遂雨徹夜風雨甚涼
初九早起加白布單衣雨竟日大風拔木棹楔
倒者如干座海嘯江干毀民居若干
初十晴而熱早至龍井龢山至天竺看二地內
優于外憩長生房白先生返龍井而余入城飲
葛井水甚甘冷當與龍井伯仲
十四熱閱宗鏡一卷半重裝宗鏡二帙

十五先君忌日設祭無事臨十七帖智永千文
覺臨池之有益熱如昨
十六今日悟懸肘運筆法常欲使肘與肩平稍
下則無力矣鍾王復起不易斯言
十七早乘月同白生渡湖看演福地來龍穴情
明白可用至龍井歸湖邊荷花政發香氣襲人
訪候師之留泛月徘徊孤山西泠間比就臥夜
半矣
三十岳母病甚內人日夜哀苦江生世卿以舉

業謁見終父命也有陳而無雨夜月姪女幼女
露坐涼風西來大有蕭蕭之韻便知秋色矣
七月初一理舊書札稿夜大雷雨四鼓而止
初二巳午時雨微雷得萬和甫顧光宇進士書
夜甚涼
初三臥內聞貞甫至捉髮迎之粥後泛湖決三
台山地正穴尚虛飯于茅氏墳堂貞甫爲主歸
途至金沙灘莊居東旁長堤爲梅更勝僧獻蓮
子泛湖至錢塘門與貞甫別訪候師之步歸舍

甚涼夾被五更猶寒

初五日早得孫世行書唐佛子齋到達觀老師藏師兄二書四弟餉瓜八枚爲思奴等損其二償以他瓜剖食甚甘遠勝此中沙田之種岳母決有起色可謂大幸遣唐佛子報徐孺東之訃於仲淳

初六赴雲居僧智喬之約晤黃貞甫葦航上人沈明宇沈善畫蘭竹喬方倡緣建觀音殿觀音像一軀青東陶所埏精巧高盈尺蓋宋物也得

之都閬井中山後爲聖水寺基舊有聖水塔塔尚存喬松茂樹下瞰重湖足稱佳觀結草菴於此可老也小沙彌慧曉坐關寫華嚴頗穎秀至中麓房作書老僧淨止出趙松雪寫中峰淨土詩卷相示小楷雜草甚佳中峯詩百八首摘書五十六首自有跋溫撫臺索觀還其本命臨書刻石溫亦君子哉又一册國初名公詩夏維哲司徒五言律四章首句俱用誰闢雲居境草書刻長有元人之道逸吾郡姚公綬侍御詩一首詩字俱佳

初七陳心抑伯毋明日滿七十元字茂吳及余各作一詩賀之余發傳帖與者凌氏伯姪茂吳默菴及余五人來夢得書來餉西瓜十枚并致沈祖蔭書陳敬老爲張浩索頁于沈姨夫書來相促先祖汝厚處士生忌設祭姜子幹張見菴金不佞魏先生來道之岳父同晚飯夜陰見菴宿齋中初更有微雨甚熱

十一昧爽同白君出湧金小酌柳州亭少選中

甫至泛舟至定香橋登岸至龍井既飯踰馬婆嶺至天竺又從下竺看飛來峰正結從葛嶺而還甚熱周叔宗自新安歸見過得司馬仲淹汪座主三書夜小涼

二十一完顧寶幢跋及挽詩書金剛道德幸畢二事之負瑞亭來索靈源疏文沈太公索周子完跋語

二十二雨辰巳間如注午雨止水利道夏公來報出頗言廣德自隆慶以來困于貪吏狀蓋天

下同之矣寧獨一州也
二十三盧思仁索册子看馬心易於大佛新安吳望江名天洪者選建陽令過此來拜因往答之相見談風水渠甚重理氣婦病小愈
二十五新涼遊興勃勃而無伍乃與婦翁約南山看桂花飯而行以壺酒肴榼隨至石屋小憩洞中孫中貴所葺甚整但丘壑少損耳東坡賈秋壑俱有題名東坡姓名未壞而秋壑刮去依稀可辨此足以觀人心矣洞左取道爲葉中貴

墳小屋數椽老僧守之故吾郡天寧僧嚴壑亦美有靈沼崖題名自石屋而西里許入一山塢中爲滿家衖此桂花窟宅也余已卯庚辰間曾一至今十年矣將至遇一山民兒姓引至其家云早桂已謝此再發者尚未盛遲三四日始盛三發爲晚桂在中秋前折贈數枝而出其人充南都花園匠又充獵戶住南山歸途至錢糧司嶺觀外家祖塋憩淨慈居然亭婦翁所未到至家薄暮矣

三十日李玄白來坐談半日此月貧甚細君大是不堪
八月初六早謁胡蔡南太守胡丁丑同年令江陰時余頗作客贈遺甚厚此日相見依依故人之情報謁余尚未歸召見二子似非悠悠者謁按君致顧生際明書乞脚力道家眷北上許給憲牌遇同年李稠原名琯以侍御外補僉憲邀歸飯之
初十聞王季孺六月十三日訃卒於潞水傷哉

王叔駿來爲余求得陸務觀會稽郡志十二本王初陽以屠長卿書來王餘姚人新建之族自言深于玄學知奇才以三方及紅鉛二顆見惠
十一早冠驥子請親戚赴者董樂益唐繼泉鄭小官張姨夫四人白先生朱先生金不佞沈太公岳父同叙内眷赴者仇氏姨江氏姨陰雨時露霽色夜作洞庭東山靈源山居勸緣文早時岳父舉一子
十七林先生名集鳳號近村莆田人司訓於此

與座師陳肅老隣居世家子好客邀余十八日
觀潮辭之乃就飯其齋中林在京師館於曾見
臺家與于健俱相善有贈行詩懸之壁下午赴
謝令席談叙甚驩謝名吉卿屛江人弟艮卿俱
登進士第初任清江令以誤中撿人早致物議
摘官嶺西量轉浙以令頁令署樂清事曾遊雁
蕩頗能談嶺西泰順之勝爲人亦爽直洞見底
裏惜哉以一事往誤不爲公論所與豈非命哉
夜別女登舟

二十三雨早尚細入城謁兵大夫鄒文谷名廸
光無錫人甲戌進士能詩與徐茂吳善崔林上
人自金檀回以達觀師命屬作東塔舍利放光
記
十月十四於先生諸君過談午後復病寒蓋瘧
也不知而啖魚鯽益爲病魔之助矣
二十八日至楞嚴晤曹林師兄曹出唐神清所
著北山錄見示文甚奇項墨林招陪屠長卿坐
客棐日葵鍾西星沈純甫得觀褚河南手摹蘭

亭米元章跋東坡九辯墨迹夜三更同沈純甫
同出北關鑰不時至待良久
二十九與曹林淨源同訪象先師於三塔夜同
屠長卿陳伯符金伯韶宿王江涇伯韶余二人
爲主歌者劉生演無雙甚佳夜風雨大作早聞
沈太公訃卒以二十七日
三十大西北風先行詣甲沈茂仁哭之霓川年
伯出迎撫幼孤甚爲傷感晤朱長午向先生看
沈氏住基西北祖地甚佳陽基舊作丙向數十

年前改午向非宜門前起牌坊空地太多爲賓
勝主出人少亡方辭主人道遇屠長卿約晤郡
城長卿以余先行意殊怏怏乘順風薄暮至武
塘
十一月初二辰刻往金澤同曹林遊金澤寺寺
名頤浩經舍淨源上人修藏經於此又甲申乙
西歲有校經之約同事者管登之袁坤儀凡十
數人歲再往殿極壯麗江南所無禪堂僧數人
俱守菴專師弟子俱持不過午齋同曹林閱諸

經要集誠女綠數段認卿回遣人相迎相見驩
甚邀子明日往清浦認卿所居莊有田二千五
百畝歲入三千餘今年不能半文卿中甫吳康
虞協力所置三人歲輸百金刻藏取辦於此
初七霜宿石門作詩五首
初八微霜宿塘西作詩九首
初九作哭沈太公詩午後至家家人大小俱無
恙哭沈太公晤來道之道之以前月廿八日至
初十日看陳公衡周中甫傳佀後下午公衡長

孺中甫同叙長孺爲不宿之客長孺論議頗不
服達觀師且不服覺範法華論長孺新註陰符
云其感頗異徑山得木叢前面俱書離卦先得
夢云孟冬淒淒曰天降赤卷書邈發意著述又
云刪張紫陽玉清金笥寶錄人所增益者許以
二書見示聞考選消息萬岑兩生授御史餘俱
部屬
十五日中携鷄兒買上河船行甚寒夜半後銜
氷而行月甚往

十六破曉至長安鎮覓家舟不得買舟行至皂
林遇家舟良甚十四日晚至是日早大雪積二
三寸武林止大風百里之間天運不同如此二
更至拙園自至日至此日俱寒凍急流無不氷
者
二十謁梅花道人墓碣尚存題曰梅花和尚之
塔碑已斷花字巳下完
十二月初六早開和看齡子瞻集本傳年譜夜
到崇德月暈氣昏

初八早雨霧午後晴晚至八册同來道之賦綠
蜘蛛成七言律一首日沒甚紅
十一早雪拜趙明府下午明府報謁宿沈祖量
齋中夜夢得吟唐人律絕幾至千百首鷄鳴始
安寢夜霰
十三到蘇州訪管先生宿齋中楢譽卿亦在陰
而不雪
十六天未明沈認卿至從臥中起對酌數杯遂
醺然同訪錢孝廉名士元號心宇弟名士完士

完師認卿兄名令行字茂先罫批閱歷科舉首
文相欵而別認卿早別去妻東明歲正月二王
進上兗道家眷因遊京師索京師故人書許付
陸敬承余雲衢馮用韞書下午至沈伯宏家同
往馬小橋命肆馬故識我於西湖之上是時沈
君典來訪同在提秀莊武林章生者云三個狀
元不抵一會元章蓋不知君典任坐後覺駭諤
而去即其日也馬生謂我不能有青山二兒中
子潤郎當發遂登舟抵寒山至楓橋舟阻遂往

虎丘自冶坊浜而行一水沿回疎林明月佳興
勃勃更餘至虎丘登千人石坐良久有袖低昂
而過者道之擬其似來蔓得指顧間時道反果
幅巾忽聞其人呼白巾者非來生耶道之驚認
呼余因與俱前余倉皇不知誰何道之云此沈
子德也余大驚異訊子德知從天池打七且爲
細談七中光景時殘雪一帶未消明月相映欲
與道之同賦明月照積雪題未成山僧進茶數
甌夜半宿舟中是日少温頗宜夜坐

十七早到禪堂老僧天際爲堂主建六時功課
徒衆常數十人際曾親近遍容老人爲言容川
人俗姓鮮氏曾爲諸生三十出家生平看華嚴
得力嘗爲一貴人羅織下司寇獄對主者不屈
曰好個禪堂鐵繩自斷易之復斷獄吏伏地求
懺容曰汝等實法在獄百日趙大洲先生請而
出之余癸未春與同館諸君子相見於千佛寺
率二子拜之蓋菩薩人也容以甲申年遷化際
公篤實人願力甚普初徐文卿罫際住虎丘倡

衆每月助銀二兩米五石不及接衆際所居常
數十人而不聞乏絕蓋緣在龍天不可以凡情
測量也際曾撚一指際言禪厨鐵鍋小欲易大
者價當二金余遂捨之欲憩息於梅花樓謁主
僧鄰溪不在晤其師雲住樓爲陸元齋所假假
藏雲閣

十八乳林別去之錫山約二十二日晤於檇李
禮宋虎丘隆公塔隆嗣負悟徑山親弟也塔在
梅花樓左乳林云即空谷隆日本人日本禮爲

初祖老僧云塔堂中爲虎丘隆上字其塔堂左爲空谷隆上字景國初人日本使臣禮之作詩云吾師原是虎丘孫不肯兒孫住海東遥隔星河一天月今朝誰復繼宗風有空谷集尚術尚理二篇行於世板在吾郡之精嚴僧舍壁間有世尊歷年瑞像石刻甚精記文小字學顔之麻姑壇亦甚妍妙元豐間勒石又有大悲像石刻僧子英作偈去數武黑處有武夷居士王軒贈英公七言律俱宋物也粥後返藏雲閣作長安

書四函敬承用韞雲衢三館兄朱雪樵居士又作石郡公趙明府二書俱付沈認卿下午棄大柵詣寒山寺管登之先生來同宿登之以冷語解見示三更始寢

十九將爲天池之行適朱淨峰頭陁自山中至朱江陰人從學藍峰無爲教師也棄家住天池包山亦護天池者管先生許其人稍解佛法云早飯別管先生朱居士遂同來道之沈伯宏鶴兒行過謝宴嶺賀九嶺廿餘里逆天池曉東上人出迎堂中首僧也東燕之臨淸州人牛山耆宿牛山煉磨規繩始於版獨空規繩最嚴者稱龜背石揚箒漫唐家坪其龍王最靈初現最大身開山祖師唐自在呵之但許化七寸身道場中常見之是夜與曉東道之三人談遂至夜半同遊朱頭陁靜室山左不二里其山居巖洞巉岈小室三間嵌石中尤可愛徘徊不能去道之題月日數字微陰

三十早陰雨遺數字問黃貞甫得其報候老致

鬫數本今年分歲添驥兒婦潤朗亦佳事也憶戊子分歲命兒持酒壽樟亭太公今此老遂爲古人矣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庚寅

正月初三日辰巳間見日色尚爲雲氣所雜未能湛然同年黃端甫使來黃名正色時以御史按廣東夜雨校完東坡集四十卷擇鵜兒娶婦日用八月二十四日癸巳丑時

初七日雨繆當時以公車言求正岳父以盆中小梅索詩詩成

初十日早起謁蔡念所憲長郭青螺大叅訪殷二守慰藉良久殷亦灑然無大欣戚自人日至此日俱寒二更聞風聲

十一日早雪花飛墮飰後而止迎劉雪泉看內人幸不用白朮仲淳所戒者完殊勝寺飯僧田碑記陳母壽頌心抑太夫人下午赴胡郡公席席在吳氏莊語次知比部郎吳正志上疏攻李陳者卽安節乃郎吳秉忠也安節可謂有子矣郡公有蹟草許借觀坐客有盧長孺坐中言進池南山二老爲此中名德今夜見月婦病漸差

十二日早陰晚雨同申甫道之往市上看書持葉肆香山詩集野客叢書而歸從胡郡公索得諸君子奏牘讀之見張見冲論皇木及彈徐太僕史給舍孟麟論李春開等吳比部正志論李春開陳與郊雒評事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語侵今上甚急讀之汗背其詳別記夜雪

十三日早尚雪屋上踰寸巳而漸消婦病差能起薛伯起來顧常甫來以字說付之成暮雪詩

相國寺僧悟性因杜生來謝留薛生飯遂留看上燈看上燈八人以梅花一枝行酒道之兩兒岳父與馮夜雪

十五日爲陸臺翁七十作臺山頌作楊公亮屠長卿二書薛伯起周申甫來夜同步觀燈遇雪至官巷而別余至粥敎坊先歸來道之同兩兒後夜雪

十七日雨包心韋拉晤湖上楊濬所作主二更而散龍王堂後軒復作一月臺用木作一搟楔

甚爲蛇蛇頗殺風景吳桂軒來
十八日冒雨邀包心韋看梅花相待于錢唐門岳父留飯于金沙灘道之同行驥兒從楊澹所至金沙灘以他席别去西山梅花何園最盛雪作而行旣至僧出應門隔水數十樹開者未半道之與包心韋推拳道之戒酒負則以餅易酒連啖三餅餅惡艮苦岳父自何園回入天竺日巳將暮雪愈繁溪流甚壯偶得句云漲添初夜雪聲落萬重雲道之得句云暮雨壯溪流至長

生房巳昏黑僧徒出迎方就坐
二十一甲子陰午前頻見日色師惟審贈七言古一篇汪堯卿刻兩漢雜集二十種欲題總名余題曰兩漢叢書甲子遇單日爲雄偶日爲雌得雄甲陰陽占俱驗夜一更聞細雨聲徹夜雨臂上生瘡五六日矣尚未愈作癢成西山看梅記
二十三薄暮索曾氏類說於太公書房箱篋俱索到竟無有此書亦不甚佳惜其抄本非板行物內有東坡仇池筆記甚可惜也當多方索之夜忽聞風聲雨徹明不絕看沈太公去歲日記自正月初一至十月十七絕筆就寢時夜半矣
二十七早有霜穀雨斷霜淸明斷雪從婦翁龍居塢展墓并看法華山梅花與來道之驥子同行由昭慶後門覓路至松毛場田畔桑徑頗有野趣松毛場買小舟一葉行十五六里登陸一路看梅花聽溪流小憩三方廟三四年前曾至此其小童巳成沙彌能呼茶留客矣廟之四周

梅花最盛凡行陸二三里至龍居塢中復迷路至一澗邊坐石橋聽溪聲絕勝入塢梅花少減溪聲如故拜沈太公墓飯於蔣老居而出余所有二莊梅園數十樹臨潺湲甚堪卜築遂同道之驥子步至西溪宿白雲流水麟上人房
二月初一早雨將午而晴同出自西溪至芳井梅花甚繁不止十里
初六鶴林上人來商略法門數事兒達觀師東塔舍利放光文凌元孚兄弟招遊吳山日中赴

之客許令慈姜子幹莊居對大江下臨萬井屋瓦間尚有積雪越山歷歷在望既飯遊三茅尋支徑至雲居中間松杉甚密徘徊久之松聲隱隱如琴瑟其處舊有松樂亭今廢至雲居看明心上人上人甚少掩關寫華嚴滿於今年之四月八日憩于雲居房小僧名寧靜號潛吾者出陪其房有老僧畜趙松雪楷書中峰淨土詩五十餘首此日偶出薄暮寺門望西湖落日徘徊松林一酌而別夜浴今日分雪豢自三茅至雲居

晚眺二題晴月甚佳

初十晴有風間晦黃貞父吳伯霖如期來留飯鵝兒侍貞父力疾赴館禮氣未復扶而行

十二晴此日爲百花生日晴宜果木諸花訪黃貞父且送其若行巳登舟矣白子佩學博來惠詩集及左中川詩集即崆峒先生男名國璣者句以崇德訓遷周府教授以舊歲乞休曾氏類說復得大奇事叩其故乃驥兒夢沈太公告之此書現在厨中汝父檢遡不及詳耳更有許多話說早驥子告毋因往物色一過且闔厨矣驥子親檢遂得此書異哉沈埒邀驥兒道之湖上觀新柳因與同行至斷橋沈埒兄弟董生善絲竹者巳至遂乘小舟至第五橋步至第六橋岳王墓香車甚多徘徊久之返至大佛家中攢榼巳至市白酒驤飲復坐斷橋觀暝色待月而返柳色視初九日稍穠矣自正月至今雞鳴非時者多決爲一家之主宜修省以禳之耳

十六日晴氣微昏月暈得宋板文選是方十洲

家物上有太子太保傅文穆公收藏圖書

二十晴湖中落日甚赤風邀貢洪山胡奎菴遊湖湧金門登舟岳墳上岍遊天竺坐飲白雲堂中竺下竺三生石金沙灘登舟六橋至五橋步再瞻　聖母所賜瑞蓮大士像　今上有贊歷看桃花巳開十分之一柳色更深風甚急自西泠至錢唐門而歸賓王甚雖得藏師兄五臺書及龍泉住山永慶書

二十四早陰午晴風請吳韞菴蔡念所二公巳

時登舟未時客至至龍王堂小坐堤上桃花已爛熳矣夜歸沈認卿至
二十六晴風田子藝來弔沈太公因約湖上遊兩兒侍飯于寶雲超然閣子藝兩郎亦在至智果山居一逕最幽僻仰視寶雲羣石離離如魚貫出瑪瑙寺至岳墳至三橋飲于桃花之下今日士女最多子藝雖老興頗狂逸遇黃桂峰名應科中武狀元者一橋覓舟別子藝而返
二十八晴風湖堤揚沙報謁孫世行約遊湖上

戒治具至湧金忠烈祠世行已見待久矣小舟至四橋步至三橋乘小車至岳墳遇田子藝張仲初拉二人同步至四橋堤桃花佳處藉地飲良久又至毛氏書院竹陰之下張飲盡日自斷堤至田寓一茶而別答藏師兄書
三月初四清明早有開晴意隨陰晦大風薄暮晴夜見星月早作大堤桃柳詩三首
初八雨張仲初餉鹿脯田子藝書來索長與友人書見和桃花片五言挽沈太公七言萬年寺僧眞秀號雪堂者以雲間徐孟孺吳江周季華書求見秀將檢藏求為倡緣夜作桃花片詩一首作報田子藝書為子藝作長與姚伯道叔度書姚有書奴駱偰美而能詩于徐茂吳齋中見其九秋詩復於張仲初扇上陽臺夢排律甚佳人言臧晉叔為其潤筆殆不及也
十五晴月色微昏夜檢舊書牘得沈太公沈茂仁諸手札不勝哀感
十八晴晚微陰二更月甚佳黃又玄來不相見

八年矣淵冲善下眞如萬斛之舟留飲竟日攜兒侍
十九晴甚熱不勝夾衣張仲初餉龍井茶午中雨金不佞四人試茶至昭慶寺訪黃又玄過西溪桂峰比丘方丈僧留茶坐甚久陪客始至初更別
二十早細雨日出暖稱病不出連日冗冗幾無生人之樂今日稍暇而亦不能無事何時掉臂入山以避塵俗乎

二十三雨春第二甲子徹夜雨早拜節推吳君名烱華亭人庚辰會榜己丑廷試舊姓田曾識之靑浦縣齋中周申甫來

二十四午前有微雨拜劉肖華暫憇宗陽宮道者云老君殿後土山上有趙子昂碑

二十五陰雨微夜寒看虞長孺餘杭未歸看徐茂吳目疾茶頭閱江陰朱氏所刻阮集詠懷四言十三首詩紀但有三首乃知六朝詩散失者多矣

二十七雨午前大後微寒校定阮嗣宗詩增錄江陰本四言十首午後同細君烹龍井茶惠泉二鑵茂吳許借用

三十早雨陰晚晴許然明自山東回同張仲初來畱敘烹惠泉龍井楊仲堅來餉父詩集求序

四月初一晴吳氏子持先人券見返名某其父名某住柴塲灣約三十餘金有在嘉靖二十四年者其父能不言至歿而其子貧以券相返能不爲之報乎

初五陰雨薄暮見日色夜坐復聞雨聲附少林僧宗遠書金字華嚴引作帥惟審送行詩噉蕫棻魏典史所送

初六雨夜始不聞雨聲稍寒作潘去華報書貯天落水烹茶天落水雖不及梅水亦堪烹茶夜讀遊賦

初八晴鄉同年李龍渠來留飯李談東海補陀之勝甚具且知金堂諸山可以開屯養兵李葢有心於天下者

十七晴期盧思仁遊勝果姜子幹同行聞茗上諸君并其子弟俱言至此就余談舉子業日中到勝果老僧出迎余不至寺二年矣小憇樓下良久思仁至同登越王臺三松頂看省城來龍復返勝果吳伯霖至同飲甚驩共步至報國而別

五月初十晴風飲胡郡公於湖中楊公亮盧思仁陪先至湖心亭後至龍王堂以風大回舟頗鄭郡公自堤上別去楊盧隨亦別舟至錢唐門

步歸
十二自五更雨抵暮不歇俗謂雨打梅頭一去不回頭今日入梅不宜雨去歲得雨兼雷果旱此日無雷且係壬子月俗謂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壬子日雨又久雨之兆書以俟之
十六早有微雨漸晴楊公亮來沈箕仲書至日中赴楊仲堅湖上之約同范光父錢唐門至淨慈同登居然亭自西泠斷橋而歸水光月色

相映佳甚
二十早微雨數點下午大雨一二陣大熱雷今日俗傳分龍不宜雨雨即旱甚危之
二十九雨至普寧寺訪華航謙師此寺戴道人僧碧峰所營修賴余持護欣余一到許之久矣今始涉之送吳韞老至雷峰而別夜過許儆翁弔其父之喪
三十早至金鵝謁祖母之殯同申父冒雨看山正結甚佳許儆老遣使來迎是日爲儆老留晤其諸弟儆老十年前似儒門立幟此日議論頗以生死爲急一變至道甚可敬也
六月初三晴午後雨俄大雨諺云六月初三一個陣上晝耘苗下晝困此有秋之徵也
初七晴午前涼雨一陣盧楊二兄過敘至暮別去胡生廷試來謁胡此中名士年踰四十爲李學使所黜亦數奇矣
十三早霞晴熱聞楊澹所之訃楊以正月別于雪中至京以五月十三日卒傷哉

二十晴稍有風五更起往范村量地歸途至虎跑憩之主僧明清號月泉具蔬菜打餅四鄉泉側看性空遺事碑及東坡先生詩刻頗有閒適之意
二十二晴熱晤盧思仁乃知姜瑞宇至非江念所也楊公亮酒中爲一妄肅孝廉呼叱公亮能容之比見公亮略不知也此是公亮討便宜處
食芡覺佳連日飽食蓮子
七月十五晴夜宿白蓮寺傍月甚妙姚羅浮來

譚敘契闊甚久致盛叔永候滑縣書
八月初八夜微雨而雷今日白露忌雨或云夜不忌三更雨更甚早介山東禪僧如心來心乞東禪寺碑文宿諾數年余亦忘之矣
三十早雨午後晴泝梅溪山水甚佳作別傳老人傳二更至梅溪鎮泊舟
九月初四晴早行下午至檇李北門復源上人別去附達觀老人書于中甫書宿舟中
初七晴出門已前即病目戴升之索包龔明所

傳陳仲淳一方見授當歸一錢防風一錢黃連一錢朴硝一錢明礬五分銅青五分杏仁十六粒去皮尖郁李仁四十九粒去皮尖已上藥用絹包投入湯中煎數滚置地上稍出火氣連洗四五次立愈試之自初五晚至初七早可視書卷見燈火矣校蘇文數葉
初八晴湖中諸山俱有烟霧發孫子貽書如龍幷驥兒從是日驥兒瘧又發夜蓋綿被
初九晴微有霧雨闢使者治酒將就此地登高當避之挾驥兒同申甫泛湖而歸姚善長來姚乃弔沈太公甲戌京師相處故也夜同善長談敘幾至夜分
十一陰間有微雨夜疎雨連日天氣頗温夜大雨徹明朱養淳來得鄒爾瞻書託葉蕪湖所寄
十三午後晴此日最宜晴呂氏妝奩至押奩八人雜家人并脚夫約二百人用費三十金貧家當此門户良苦乃知對親决宜擇貧家爲稱也
十五陰雨夜開晴見月無端失去山谷集爲之

一怒得田子藝書返其路史二本
十八陰日間出夜晴見星越諸生孫如湛來彙刻時賢官中稿索序并索余未刻時文孫爲文融之從子能文有時名自八月下旬患目疾至今時愈時發未能脫然許微菴先生書來市中得五色錄一冊乃宋以前人採摭奇語奇事尤詩文料者
十九陰雨夜半後晴酉時新人至門成婚禮呂大舅送杭俗婚禮視吾郡大異大都可笑諸親

陪飲拂塵酒二更而散
二十一晴和夜微有霧氣新婦三朝遍上見禮見新婦于祠堂家中男婦見新婦呂宅送點茶
二十四榼款呂舅於湖中湖上木芙蓉盛開矣
二十五晴張鎮泉來付還文談二本閱報九月初萬和甫上疏論首揆語甚切直止於降一級調外甚可慶也
二十七晴岳翁芝暘六十稱觴宴客更餘而散蓮池上人遣期明日之晤胡生廷試來

二十八晴湖上訪雪浪法師晤明宗宗檢藏於靈芝寺過中於歸元山主所晤蓮池老人於上方會介山講師來同步至巷口而別唐季泉等宴壽岳翁扳余作陪搬弋陽戲夜半而散疲苦之極因思長卿乃好此聲嗜痂之癖殆不可解
十月初二晴此日甚鬧本如同大東佛會首來金不佞見示東坡戴笠圖貌頗似余迎仇先生閱報萬和甫以九月十四補劍州判矣
初四晴夜寒適得黃貞父書邀余山中飯後赴之寓於岣嶁山房留宿同步至韜光看白樂天與韜光倡和詩碑夜寺僧松隱作主與小師蓉江俱大醉
初五早陰午晴晚復陰同貞父訪邵虎菴而別邵居嚴谷頗勝邵名穆生抑菴伐九里松曾作泣松謠虞長孺等紀之至昭慶鵜兒巳久待遂同往拜楊仲堅主人設茶以待早間山房饋一殘齒
初七晴與周母王太夫人申甫設席相款許然

明在坐酒散同訪呂道者道者能聞聲而知吉凶月甚佳
初八細雨彌日不止內人赴唐姨湖中之召呂師來言余前身為苦行頭陀以符藥起驥兒疾為福嚴僧題疏天台萬年真秀作唐元徵管登之二書
十一晴夜半起送周親母之殯至周莊飯而別同黃貞甫楊仲堅凌元孚兄弟輩七八人新堤一行時黃菊盛開長堤如繡菊中藏一雉入水

爲漁人所得仲堅易之以歸約翮健郎縱之此
今日奇事堤上又與婦車相値歸家方日中耳
得潘去華書田子藝書明宗上人同京口僧如
學來得藏兄雪浪書下半日甚忙告家中明日
絕糧婦甚愁余誦老杜失學從兒懶常貧任婦
愁之句以自嘲
十二辰巳間微雨竟至夜不止五更雨聲甚厲
臨安簡唐良臣來出其子大章文三首求敎唐
豐城人向曾一見亦卑官中有識知者爲沈方

平吳養之來顏叔作刻文序跋唐元徵藏經閣
碑記
十八陰雨午後不雨微寒夜不雨而陰同仇先
生周申甫金不佞兩兒赴許冲愚之召于湖中
周娘來故曹太史妓嫁馬生而不終年暮矣而
繞梁之聲尚在白首風塵甚可念也
十九晴西風請許冲愚湯孟韜爲天竺靈隱之
遊岳翁周申甫陪昨雨後泉聲甚壯落葉滿途
直佳觀也觸黑而還申甫靜寄軒聽周娘搊調

看柳中明月
二十二晴早霧晝有雲氣薄暮細雨更初大雨
黃貞父自山陰回道龍伯貞海上事大可駭異
當問明記之
二十五晴西北風寒舟行甚逆日落甚赤至塘
西覔小舟看馬鞍山地遇周夢醒其人好外事
丁丑春相遇京師夜宿新步酌村酒數杯醺然
而臥
二十九雨茅公良設席舟中送至涵山中峩陪

夜宿新步是夜與貞甫飲甚有興聞隣舟笛
十一月初五陰雨不寒半夜雨徹明辰刻至郡
同程生看祖塋取龍虎相交過脉淸細嫌龍首
稍寒當營田社許作屋種樹以補之帶晉書宋
書舟中查錄尺牘過沈家香船
十二早有開晴意經日不雨登舟到惠山顧氏
莊良久而友玉至同登惠山憇小閣遊黃九山
園庚辰歲曾係五湖舟于此園丁彷彿記憶憇
流觴曲水閣中兩面見山大有佳致報李汝培

至喜遲之至薄暮同萬涵臺來迎之舟中過顧氏舟同衆四鼓而别李汝培又過我舟同萬涵臺談癸未别後事甚詳

十七雨至明順風揚帆百里至戚墅在汝培舟行三十里成贈汝培詩卞讓卿從軍曲四絶

十九有開晴意時見雪片夜有細雨至明飛雪吳之矩早見存舟中遂拉爲城外之游飯于之矩莊居看孫老所擬陽基大不通南山雪色眞可觀泊舟南門外之矩相陪至一更入城明晨

定意爲國山之行矣但未卜天意何如

二十一早飛雪陰晴之間吳之矩送至中溪而别又行十餘里遇繆仲淳自毘陵相迎作送李汝培詩夜至毘陵于中甫以昨日還金壇

二十二早雪比昨稍厚行二十七里别汝培讓卿甚覺依依夜至蔣墅賀濟翁來見顧舟中諸郎同至皆三人因然們遂談令莆田時倭變事甚奇頗爲傾聽二更謁主人設晚具宿之齋中寢時四更矣

二十四大晴西北風于見素自丹陽歸相見於城外同舟入城諸郎至舟中相見登見素公之堂同中甫潤甫遊灞上池亭中午後訪達觀師于顧龍山以寫經將畢約明日午後相見

二十五晴午後肩輿往竹園謁達觀師遇之途次同往池亭談至三更復宿舟中

二十六晴冬至微雲拜聖節于亭中禮佛出觀音像同老師禮拜粥後入城答拜令君賀知忍執弟子禮主人設席

二十七陰晴賀知敏率弟子姪四人拜從王方麓先生來

二十九陰晴早至竹園謁達觀師師寫經於此名其亭曰墨光亭同師仲淳過王氏墨香菴王氏叔姪爲師書經築室時正落成是日會王生伯高孫生仲來孫執弟子禮達觀師初不果毘陵之約屬擇日書經得初六因再果前約

十二月初五陰早至惠山遇周叔宗季華甚奇之乃送長于姬楊舜華至此楊從梅生蓀祚出

遊將三月矣遣人謝二顧漢凌追至山中遂同楊姬周梅登錫山之巔夜梅生作主敘叔宗舟中夜半漢凌見強入城就宿時雞再鳴矣

初六陰將暮而雨遂達明敘叔宗舟中甚歡雞鳴梅生強楊姬過船遂別與二周約待之寒山寺中

初九晴夜寒月甚佳早得北信叔宗季華且至別之明早梅季豹至惠山追覓我舟不得是夜飲達曙梅生醋意楊生大哭而別恨不及見之

午後二周始至陳公衡來與二周同敘季豹寄集至古詩甚善江南第一手也

初十晴月大佳二周許然明往見公衡移船虎丘旭上人餉茱一甕茶一觔至禪堂看天際剡溪住持頗能爲法門盡力中甫作文美之飲於剡溪梅花樓前晚色甚佳報二周然明至迎之石場坐語良久至叔宗舟中飲沾醉復同叔宗至石塲看月

十一晴甚月大佳宴起然明早登山粥而上遇之衛武陵店中施金一兩完鑄釜事剡溪附往三茅閣觀小樓晤曹氏主人名中錫字周翰孝廉之子甲申歲同袁了凡晤其人且蒙款惠余俱忘之矣曹生欣然見留且盛稱吳妓薛五之佳與渠甚厚而失驩近日詳言其故設計邀之假吾楊奴以去余往就徐太僕之約

十二晴月甚佳早至虎丘曹周翰具酒舟中相款坐有歌伎王順夜看月石上王生歌又有善簫者吳生偶然相遇夜分別曹生薛姬歸舟放

至上新橋

十四陰夜月甚佳范長倩徐太來至舟中索去晨粥粥竟報長興丁長孺至既相見爲長孺復留半日長孺長倩送至閶門至葑門已黃昏矣初更陳公衡具酒舟中相迎復拉余宗漢來相晤甚驩是夜陳令當往護月三更別去宗漢復留余舟數酌約晤武林

十六陰西北風下午微雪飄洒管先生見訪舟中城門舟壅良久始得出順風頃刻抵吳江於

叔宗宅晤新安丁南羽吳康虞蘇四水程孺文
四水舊識余
十七陰訪季華復至其兄九山宅聽其奴子吹
笛聲甚激烈
二十一晴早微陰步往三塔禪堂項于王已久
待君實㝡後來馮鑒之戴升之來嚴蓋夫治具李
戴馮陳公生送至十五里外諸生大有飲與甚
惜其别夜宿陡門今日聞周純甫之訃卒於此
月廿初九日大爲傷恨墮淚者再

二十二後夜有雷一聲雨三陣天明陰霧細雨
有聲僕輩報半夜雷雨余實不知也初更舟至
長安鎮上河竟無舟以監兑使者取道故亦從
來希有事也風雨蕭蕭意思甚爲索莫
二十五雨輕霰終日周申甫來得純甫返三國
志書尚欲索二冊豈意遂爲異世耶爲之哀酸
陳季象來得屠長卿書
二十九晴霜午後陰晦夜微雨閱報初十日
旨遣廷臣四人兼憲職分閱邊關曾于健周元
孚與焉鄒爾瞻攻南京禮部門生胡三省報除
補遂平縣杜華先調山西僉事聞蘇君禹至索
肩輿訪之面訂守歲之約夜享先高祖已下像
家宴二更君禹至見二子飲至夜半客寢守歲
而有萬里之客亦奇事也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辛卯

正月初二寄候陳肅翁老師胡郡公招陪君禹舟至三橋龍王堂坐至更餘而別與郡公同舟至湧金而返嘗鰣味有柔魚如蒲絲而美

初七五更風雨霰雪驟至如萬馬騰躍之狀

初八陰晴北風寒甚一冬所無大晴登成山四山積雪甚佳告先人墓以遷葬之役得陳公衡

報書介山事已安妥涂郡實原之也

初十訪徐茂吳留叙至初更而歸見餉芥茶一瓶許明日看春之約

十七早有雲氣下午風雨至夜不歇半夜止沈生紹元紹祚潘生懋勳執贄稱弟子夜月朱伯潤諸子飲於燈下蘇君禹寄到長安志碑刻若干紙

二十七陰晴春甲子晴僧性善海印持張梅村書索刻經銀并乞血書大藏經疏文又爲無門洞僧湛如乞詩

二十八晴三日甚寒重裘以居語溪吳生尚倫倪生師皐拜從看文

二十九晴稍和孫上池引呂道徵李貞甫來拜從李名尚志呂名居恭名士也

二月十一拙園住半日甚清寂可喜錢湛如自漣水過此梅花下數語而別薄暮周敬所忽至以其子新入學相見且移榼見俗人談俗事頗爲敗意許冲愚遺舟相迎自武林至此夜宿舟

中焚香開卷神情小舒

十二晴東南風月甚往五更發棹薄暮至吳江周叔宗陪趙令看梅花待之久未歸此日看完楊升菴巵言六卷焚香讀書終日亦敗歲所未有也二更叔宗來

十三晴東南風下午益大有雲氣落日露一點甚赤初更雨趙令見顧於叔宗齋中期晚酌沈認卿喪父弔之認卿兄弟五人仍卿最少得樂子晉書訪沈少卿叔宗陪往談叙甚久過叔宗

中田廬精舍數間佳甚尤宜避暑欲倣其意作數間湖上亦一快也至趙明府舟沈少卿及主人已見待良久舟泊長橋坐至二更盡而別又作數書別叔宗就臥已四鼓矣時風雨正發

十四風雨輕霰舟行甚若半日僅十數里不如不開船赴沈少卿約爲佳耳日中開晴風逆如故至石湖而夜舟人請前食蟹甚美惜不能與阿祥共之甚寒如嚴冬月甚佳

十五晴午後風月甚佳恨風大耳日中至東山

弔許氏仲愚相款遊墓鼇峰西山及吳中長與諸峰一覽而盡惜風大不堪久望耳諸客俱望洋而返相從者二客歸途踞石橋看梅浮白甚樂夜飲清吹可聽飲十餘斗宿船中

十七同嚴汪陶滕四君踰山看王文恪公祖塋自前山道法海寺而還寺僧碧巖進茶甚香美

十八晴風日甚美月亦佳早同諸君遊武山初登者爲西金山西金而南爲武山其顛名鶇鴣墩王文恪改爲錦鳩峰峰左爲壽寧菴僧悟聲能書其師祖洞然云能詩錦鳩之左爲射嶼山右爲岱山實墓鼇正幹之盡也田莊腴俗甚厚大堪卜居輕舟至俞塢與福寺許氏設酒相款作戲王贊陳妙常甚佳湯孝廉諸君俱宿舟中付銀二兩寺僧石湖買蜜東山出蜜最佳冬間蜂食款冬花釀蜜爲尤佳春月似不及矣

二十李玄白來徐長源執弟子禮徐昇遠來名應雷相會京師時秋祀山陵徐爲韓侍郎客吳之矩李玄白推舉其人此日看徐武功手卷及

諸名人手跡樂甚

二十八早客來甚多同李君實訪包心韋親家同過東塔禪堂訪介山法主看山茶此元時物矣屋亦同時所蓋扁曰天花境余易境爲室遇李見亭太史乃郎云金汁灌花將死可復活造金汁法乾人矢貯之甕中入地三年遂爲清汁可用矣愈久愈妙李生萬金之家今蕭然貧矣

三月初一到楞嚴訪沈純甫先生於綠蘿莊夜李君實始至夜半行遂往武林

初三早至家王季常昨暮至同王季常李君實
金不佞沈婿仲孫兩兒出錢塘門渡湖看六橋
桃花晤田子埶先生遂成勝集子埶步履蹇澁
行止須人比昨歲大衰矣仍以二婢金錢三春
隨
初十陰雨許然明張仲初來仲初餉新龍井一
包試惠泉既去而姜子綽至手裝兩兒課程文
稿簿子六本
十六晴日中風雨甚驟復晴月色甚佳一春所

無
二十四見日帶陰夜微雨佘宗漢來名翔閩人
故全椒令以能詩遊江湖屠長卿來留共飯陪
貢運長主人七位馮南臺為首席設南臺家庭
中牡丹盛開一種紫色者佳
二十七早微雨陰日中大晴暖曹林師兄來相
別在己丑十月今兩見春色矣留之齋中酌宗
漢長卿王槐庭蔡穉含於湖中同集者楊漢卿
陳季象黃白仲錢叔達徐茂吳許然明賓主共
十一人期而不至者田子埶薰席者呂永山是
日新晴湖山甚妙絲竹清歌助之頗劇驩洽
二十八晴陰熱不能勝袷甲子與曹林師兄行
出湧金茂吳已先往至老龍井相及茂吳與閩
人莊生者俱得茶數斤以不持臥具別去余與
林兄宿龍井
閏三月初二早往崇福菴訪葦航法師楊柳亭
居士留齋
初四曹林師兄東行完齋僧田碑文得婁東王

逸季秀才書
十三晴月甚佳焚香開卷窮靜退之樂一春中
一日而已閱南村輟耕錄因抄補七紙手裝幷
為四帙宿石門
二十晴溫午前到蘇州泊舟葑門內徐少溥園
邊良久挺菴至以其二弟及乃郎相見同遊少
溥園山池甚美舊為天師莊後屬吳原博先生
再易主矣
二十一晴風早至虎丘晤曹周翰招劉生侑酒

二十二晴風熱曹周翰挾劉嫗兒訪初夜陳公衡談至二更別去陳令極感管登之屬爲致謝

二十六晴同伯兄弟具飯相邀飯後同伯召仙乃得靈鬼月蘭嘲謔甚有意許僕吳門當有所遇且妙妬記以俟之閶門遇曹周翰陳箕仲周翰人事煩煩必欲相留停舟山塘以劉姬陪

二十八陰下午風甚驟晚晴移船至寒山汪子建移船作主坐客惟文仲賓主四人而已船行不里許望西山諸峰亦自不惡回舟至鳳山橋

遇曹周翰以舟相迎夜宿寒山水次醉

二十九晴粥于寒山乘小舟行遇賀知認同載遂至合坊浜及大舟曹周翰席設普福寺白家女戲甚佳坐客有姜千疇開仲俱名士也夜泊舟半塘

六月初九晴熱日西有虹微雨數點連宵月甚佳内人大女看荷花於湖上朱支中自吳中來朱生持所作一題七義兒示甚佳一時吳中當無出其上夏不得入關衡文者近無目矣

十一晴熱伯霖作主早謁南山上人上人修淨業於徐家菴影不出山十六年丁亥歲爲他緣所逼出山一月自此禁足又四五年矣此本色住山人也看伯霖於邵莊南山上人留齋歸飯山房晚出庭中見火雲滿天明日之熱可知也夜甚熱

十三陰微雨數點稍涼夜有微雨斷十敬程萬里錢叔達來錢生以貧求助甚切安得人人急之亦癡矣夜涼如秋

十六晴山脚微有煙霧文仲早起作提學使者書爲荐一李士也此舉可謂高誼文仲粥而別報屠長卿不至訪周中甫中甫讀書處白蓮洲陳氏樓居四牕玲瓏背面西耳宿陳氏樓晤翁孝廉夜小舟泛月

三十天未明雨夜稍涼中菴上人來交付藏經送至楞嚴寺中頗滿曠李玄白來報君實朱伯潤共此良夜焚香啜茶大是清樂玄白伯潤宿水閣日中沈茂仁使去自京回得庠敬承余雲

衢陳伯符楊貞復四書吳伯度來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癸巳

四月初一早謁先聖祠行釋菜禮從鄒爾瞻朱汝虞王後暘雞鳴山眺望落日

初二五更聞雨聲東堂甝題同鄉錢穀趙學仕設席南門外王氏園作客沈光祿稠朱汝虞與余三人園中牡丹甚盛

初三會講見陳伯符救趙考功侵輔臣疏

初六覆講定初二日堂課一等張金礪等二十四名

初七入監背書李維禮治酒高座寺相款約陳公衡陪遂步登雨花臺丙子秋同李伯遠方五遊今十八年矣又至普德寺入路松徑甚佳

初九陰雨中鄒爾瞻至談對竟日講院會課出題

十一同汝虞訪張端叔坐中丞公署書室廣庭見月升且中掩映庭樹三人語心道故中丞出

寒具北麵所作勇敢甚快

十三早雷雨漸晴熱僅勝單衣夜半後大雷雨迄明鄒爾瞻兄過辭將歸豫章小坐深言離色相照

十五夜月甚佳看十二日堂課姚宗宸爲首

十六晴二更雨一陣講院補考諸生三十一名出題經書論策四篇

十七陰雨到厢看卷定朱之蕃等一等十名訪爾瞻同酌于汝虞宅同談長安舊事亹亹大堪捧腹

十九晴刻南雍課業一卷至八卷完工送鄒爾瞻兄于江干皓然潔素將母而旋如鵷鳳脫靑靈而去今日見千古廉頑立懦氣色不懷私人之懷耳設餞舟中同張端叔朱汝虞

二十陰晴微見日亦微見雨賀知認吳成志來讀爾瞻扎如冷風入于煩襟也

二十二陰漸開晴同汝虞移榼訪少宰鄧公清言竟日

二十四晴帥比部機至夜繆仲淳譚公亮至留齋中小叙

五月初一先聖祠行釋菜禮下廂看二十七日會課取一等張金礪等二十七名接姚伯道鄒叔度扎各餉夏前廟後芥茶

初二五更雨晴熱落日甚赤焙芥茶入罈得宋榻高宗臨二王帖

初三入監視事會講拜鄧太夫人壽宗伯賢母也

初五早雨熱漸陰晴且微雨得李思訓長江六月圖卷同周甫二三友生一鑑亭小叙

初七陰雨稍寒可勝單袷入監入視開假背書揚止菴相見即著六書總要者接鄒爾瞻兩扎看初二日課一等十六名汪以徵爲首坐一鑑亭觀新荷荷葉上雨聲甚佳

初八陰雨涼入監視事點校北史諸生夏之時等十二名丁生紹軾來謁此佳士惜已擬歷留[illegible]數尋

初十四鼓上孝陵黎明行禮看初九日講院課
定夏之時爲首張金礪次之
十一入監視事覆講議復流水單鷄鳴寺餞溫
太宰同張端叔朱汝虞
十三招帥惟審賞新荷一鑑亭月上移席芙蓉
亭孫子桑同
十六看課一鑑亭後剪芭蕉煩葉噉芋頭北麪
不托甚快
十七陰雨放夏至假十八至二十七日林丙卿

尚炅來啣叙終日移一鑑亭後桂樹西北隅爲
李玄白致書孟蓮渚先生
十八陰微雨晚晴初點梁史
十九微陰章侍御談江都鹽城水利吳君著五
經旁註見示尚書數處與舊不同亦有理
二十陰雨雷俗傳分龍日雨當夏旱面鄧少宰
送鄧太夫人鱸留吳季倫一鑑亭小叙
二十二齋宿删君子亭前竹
二十三晴晚凉雨一陣暑中午後回私衙同年

蔡逢時過叙
二十四夏至晴風拜鄧定老餉藤枕一
二十六靜海寺餞别鄧定宇先生因同登東北
師山岩洞小而奇飛來池之齊山兒孫也
二十七晴六月初一出表前三後三放假二十
八日起驥兒文字大通始有家聲之寄矣池中
白蓮花見數莖有將開之勢悔以吳姬歸連日
杭姬構隙頗乖琴瑟之好
二十八晴凉得趙定宇先生扎支太綸扎招張

端叔一鑑亭賞新荷
六月初三陰雨中後一陣略暢微凉校宋書一
卷二卷荷開花六
初四晴午後風雨移君子亭竹十四株種一鑑
亭後
初六晴熱科跣不見客校宋書五卷
初八早雨漸晴薄暮沐髮小勞冒風夜嘔吐遂
病作棲霞圓通菴僧性通募五百人緣買齋僧
田疏

初九有陣無雨病瞰粥載惠泉水三十罈至
十一午間微雨尚瞰粥始食池中蓮子
十三早微雨薄暮雨看課定張金礪爲首
十四晴間微雨東堂點差撥歷周叔宗季華至
館之一鑑亭
十六陰雨午後雨稍大荷亭搴簾看雨同叔宗
兄弟
十七薄暮雨頗大入夜未歇得丁右武屠長卿
扎

十九陰晴間微雨看十二日外課定姚宗宸爲
首焙芥茶得梅禹金季豹扎
二十一晴熱朱汝虞張端叔來了觀蓮舊盟汝
虞先至不解衣晤對終日猶言無暑而余揮汗
苦不可言人性不同如此
二十三薄暮雨急而大頗涼得顧升伯扎每憶
丘相曾時去住留連夜半推篷快語余此時
宏詞人物許之今幾年矣入手憫然
陰晴疎雨數陣陪楊止菴遊聖殿兩廡

六堂各廳君子亭
二十七看二十二日課定夏之時爲首周季華
病瘧一鑑亭五日矣
九月初一早陰雨漸晴謁先聖祠行釋菜禮分
北史十二本陳廷策十二生校對夜賀知幾知
認南羽季華張省菴會于一鑑亭
初三五更禮部送冬至表四品諸公以掌院班
在上讓先余余以未辭謝乃如舊辭廟辭堂東
堂公宴

初六晴上陵翰林院到任公宴公宴代席一兩
五錢
初七晴吏部劄付署監事晨拜文廟
初八午後雷風雨國子監署監事到任謁先聖
祠啟聖祠土地祠先下東堂次升堂次升廂
初九内人歸寧岳父余送至清涼門外
初十風大舟泊不果行余至下關黃貞甫至以
送茅薦卿北上留夜叙
十三晴次秋甲子連宵月甚佳周季華辭歸

十六面試附例監生汪應録賞之閱十二日課
定鄭朝棟爲首
十七晤莱章合于蓮花菴同陳公衡午後登山
眺望
十八會同年兄弟于南門徐園樹石甚佳即鳳
凰臺故址也伍冲吾作主赴者五人
十九遊天界寺移樽半峰亭陳玉叔作記
二十更餘聞疎雨君子亭閱卷
二十一君子亭閱卷取一等堵奎臨等三十名

六館之士與考者三百餘人
二十五入監賞行優監生十名罰行劣者十六
名
二十七晨起忽見木杪峯頭日色甚麗俄而陰
雨夜雨講院課士出題
二十八早雨陰晴收翰林院九月俸一兩七錢
八分柴薪二兩六錢冬季柴薪連閏十三兩加
耗
十月初二入監點題文憑至校北史帝紀一卷

[illegible]生應謹來佳士大令與驥兒相見聞此生能口
作應對手仍指揮而提筆不休有如風雨若此
不減龐士元
初六早霧晴送元旦表得吳安節之規扎校北
史帝紀
初七日霧終日不散繳憑用印看初二日課取
一等二十八名張懋德爲首
初八霧陰日中見日色晚微雨陸敬承牌至爲
之色喜遣役迎之丹陽赴帥惟審席于劉園帥

子廷鎮侍
初十陰入監視士看講院課得李生憲可
十四早得陸敬承書昨莫宿句容此日當至午
後[illegible]貞觀方公宴張端叔至盡日歸汝上
張驥[illegible]釣石先生子
[illegible]侍大司成公宴移書藉于南院新衙
移榼看陸敬承月甚佳
十七晴寒月甚佳挈諸姬步月池上
二十移居南翰公署别敬承併見驥子

二十二晴寒午後涤淡徐南山贋琴十金作管
東溟先生曹周翰扎
二十七晴爲驥兒聘陳生廷策相資同沈觀頤
遊報恩寺爲了空修南藏作䕶悅同汝虞訪葉
選部元式
二十九晴溫夜微雨陳生廷策至館
十一月初二公私無一事甚可喜家眷至京口
當已三日而不至豈江行待風耶或返丹陽起
陸耶使人牽係不已早得瞿元立書云無念和

尚併袁太史王蟠之弟俱欲會僕待之則已往
年首矣今日看宋書一卷又看蘇長公扎十數
紙
初四早霧晴袁生中道僧無念見訪談深留飯
而別蔣生應綬呂生拱文袁生廷輔彭生謨俱
集
初七晴寒夜無星訪袁生中學無念上人邀敬
承鶩峯訪袁小脩談對半日
初八早雪晚晴聞陳緇伯計始的始伯符謗達觀
師吾疑當受報果有此可嘆
初九別敖嘉猷于河上
十三晴暖重試惠泉括檢茶具有不全者因憶
還山此事安得曠廢爲之惋惜
十五晴土地祠行禮孔廳揖朱之蕃來朱汝虞
來
二十一晴堵奎臨來得吳之矩書李壺十觴其三
二十四晴溫婦翁辭歸俞二官馮寧同行得周
叔宗季華書餉橘會文至者五人

二十六晴本日齋宿午後點齋直指聶君至晚
作謝三相公啟
二十九晴冬至三更上陵同陸敬承朱汝虞至
衙門換朝服詣禮部拜牌再回邸換衣小叙至
明而散廳堂諸公來堵生奎臨王伯臯來留飯
閏十一月初三陰有欲雪之狀訪陸敬承不遇
訪張端叔病留啜餅朱汝虞復助二榼會諸同
年俱至榼中有頻婆果余與張睿甫各懷其一
余不嘗此果十年矣

初六晴夜半後雨諸生會文曹林師兄來
初七雨久晴而雨甚喜無事
初十晴候少司空邊公譚敘後磨前遂看奕惟
端叔與主人對奕坐良久而別
十六晴病目曹林索書發十書與之并借藏經
展閱
二十二晴清涼寺送問源門同年大久與在始
登清涼臺卽臨春結綺故址有亭焉今亦不存
矣余初獨登後又隨諸君登景陽寶井俗名煙

脂井今以石覆之僧房在竹林中頗幽歸途拜
朱生之蕃父刺史公名衣以星象碑帖見贈
二十五晴陸敬承來遂同訪徐茂吳於承恩寺
餅于瓦官觀萬招慶畫羅漢形容奇古山神在
後護法神拱立于前宴坐柳間柳根幹枝葉俱
非宋人所及歙人汪生所施移尊自隨登雨花
臺小酌于禪理菴菴在臺尺竹叢中傍有中孚
井青遊滿中有姪中孚者卽其人也再至臺上
觀落日山煙盡暮而返又訂明日靈谷之約

二十六晴早出朝陽門從大道而東過孝陵太
門行岡嶺間稍東役夫指松林內此爲松林領
內卽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廢趾猶存又東爲
觀音寺敬承待于彼殿有四臂觀音像像倚石
屏方廣二仞厚數尺石甚瑩潤永樂初自高橋
門者閘寺移此不知何術致之像前石香爐花
瓶及石座俱擬數百年舊物雕琢工巧非近世
所有又數里始達靈谷入門行松逕中三里始
至大殿前臨燕工池已涸又前爲堤堤上大松

數十株更奇古蒼翠大廳七間俱塼甓所就後
殿有吳道子畫寶誌像趙松雪贊當是元碑碑
陰觀音像亦道子畫後殿之北爲琵琶階殿址
猶存而殿已廢右爲寶誌塔五來余與敬承同
陟其顛審孝陵來龍甚確左尋徑至八功德水
處殊不足觀飯于方丈茂吳始至晚步歷松徑
至門升輿而歸
二十九晴答拜徐九先生留飯誠意伯之弟劉
君相陪劉識袁了凡齋戒談玄其言亹亹九君

先魏國之叔有山園亭臺之樂頗稱好事燕湖
張生金礪來驗兒陪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二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乙未

正月初七雨鍾少石來鍾西星來黃貞甫吳伯霖來貞甫欲得余排山塢棄地葬親余再三言其不可不聽約償余金鍾少石貞甫伯霖同飯是日病體難支下午勉陪鍾西星蔣生華國來鵷兒相陪體中發熱

初八天明熱愈汗出小便甚赤雨東園靜攝淫雨三日不絕點病人尤不堪遣書盛叔永約月中或春仲相會兼示奏草支華平書來薄暮大雪徹明

十一晴霽薄暮復有雲氣將索筆作張太宰恭懿公傳而丁長孺至延之入坐留飯不果作文袁坤儀書來

十二同程惟馨俞唐卿兩兒西溪看梅遇雨憇佛慧方丈晤沈材叔侍御兩郎相上人强欲作胡餅主人亦貧而意甚盛比至西溪雨甚不能

山門隱於白雲流水禪房晚索雨具步至[illegible]
何氏梅園歸途勘明九沙正結夜汲溪水煮茶[illegible]
大善虎跑之次夜不聞雨滴
十五陰鎔雪作張恭懿傳長溪沈甥鳳祥至小
字從龍朱長午陪
二十尚雪園中積素皎然大是佳觀撤燈張沈
石田學吳仲珪山水
二十三雨不絕下午住點且有霽色已雲復合
未卜明日何如無事弄書帙甚快戴升之來升

之令歲館於沈材叔侍御家升之九江之遊君
實御之頗善又得侍達觀師於廬山達觀師病
痁百日賴繆仲淳醫藥升之晤仲淳四五日令
不知所如矣
二十四陰晴下午間有微雨作示兩兒訓語
二十五乍雪乍雨連日春寒有如嚴冬
二十六早風急飛雪俄四望皎然寒切肌骨茗
溪金生夢奎來謁辭以他日李玄白來留東園
書室談叙至夜而別

二十七早晴雲氣未淨俄復合昨雪未消[illegible]
甚天氣終可疑耳早得曾直卿少宰書并詩[illegible]
二十帙遣禮部役迎陸敬承過此附敬承書午
後姜子幹來薄暮得周申甫湛如親家京師手
書又得楊公亮書
二月初一大雪同程惟馨陸時仲嚴蓋夫驥兒
湖上賞雪錢唐門登舟沿新堤斷橋孤山至三
橋龍王堂小憇回舟二橋進裏湖岳墳登岸禮
忠武像而出遇方次卿朱伯潤自天竺回遂同

舟進西泠出斷橋而返雪山濃郁竹樹奇麗眞
圖畫所不能盡此遊可謂絕勝矣余衣緋童稚
俱屬目焉今日爲慈祖東溪府君生忌晚始設
祭
初二鎔雪間飛雪作雪中楊柳及湖中觀雪二
詩
初五鎔雪天氣稍暖有晴色同沈觀頤中丞淨
慈訪蓮池老人余先至聽虞長孺兄弟既去而
守丞公至同聽戒公發揮楞嚴法華大旨受齋

而別又陪中丞訪虞長孺隱居兄弟俱出各買小舟自湖中歸望諸峯積雪映帶霽色頗為悅暢作過虞長孺隱居兼呈僧孺五言律一首夜見星斗粲然

初七晴陰相半餘雪未盡同方次卿諸君高深甫齋中閱諸古玩惟郭恕先臨王右丞網川圖馬和之魯頌商頌二卷最佳初到登高閣眺羣山積雪遂見此物尤可快也後閱諸帖有泉州舊本閣帖最佳深甫以為閣本非也諸窑器亦

多有佳者留飲至昏黑而別楊中麓相陪竟日驥兒從夜酌姚生宗宸將以明日別

初九雨復雪雜雨至暮止次卿等不果行完馮豐陽志銘作初七日詣高深甫登閣望積雪兼閱輞川圖魯頌商頌圖選體詩一章盛叔永來齋中數酌以追沈中丞于餘杭挈次卿去約明晚至

初十復雨遂大雪將午止書賈夏四來餉福橘四十枚薄暮叔永次卿返自餘杭竟不及追沈

中丞晤王撫臺而已夜同叔永齋中雅談及神仙事言龍沙之讖應在十六七年此八百人者余得列焉而鄧先生為首坤儀次之右武和甫俱與數四之一俱士大夫而呂祖曇陽李長源主選仙才去華為教主事亦奇矣又靡靡談及他緣遂至夜半

十一陰黃昏微雨盛叔永方次卿飯而別方士鄭老同飯客去復為余細談養生之事授余三一經虞長孺和余詩至十首僧孺七言二首戴

升之自佛慧寄所作舉業三篇來翩翩才情已還舊觀可喜驥兒臥病三日今日始起升之又致達觀師渡江等偈自是道人本色語升之見道人登廬山文故宜勝耳

十二花朝新晴喜慰信奴自婁東回得荆翁師辰玉曹周翰朱支中王逸季周叔宗報叔宗寄余詩一章及余出處甚得余無心玄應之意婁東師面諭信奴屬余勿上再疏書中與辰玉書俱及之角孫二三日前病數日頗少雖愉昨始

如常時來書齋娛嬉足慰膝前夜月甚佳於是
不見月兩月矣
十三晴月更佳此日天色和旭始覺有生人之
樂賀知忍遺問紙尾詢李龍眠晉公子出亡圖
得繆仲淳書趣余早北并以楊忠愍傳相托示
余王方麓先生所爲忠愍傳詳于弇州知以初
六日別知忍此時又向天涯矣沈生者余故人
以米襄陽墨跡一卷見示俱手牘得自姚伯道
者又祝書文畫俱佳物若溪二姚生以文求閱

劉聖鄰繼至談講竟日
十四晴晨霧下午微陰夜月昏翳海鹽沈氏女
同壻歸寧曹林禪人自吳中見訪偕信菴關主
通梵書余出皮經貝葉相示與客同披王維江
山雪霽卷南禮部使者還自蘭溪得陸敬承書
答曾直卿七言律四首并書
十五早陰間洒微雨午後開晴夜月大佳往湖
南曹林信菴已至晤王雨高猷吉坐中有二虞
空一戒山午飯後同諸君憩法華臺露若沙彌

出陪同登慧日峰
十六晴午前微有雲氣夜月甚佳成再過湖南
詩一篇曹林來
二十一晴暖遂去綿衣園中玉蘭與梅花並艷
新柳漸肥平湖雨馮生伯禮伯禋來爲其父乞
墓誌銘曹林信菴別去周叔宗來寓齋中午後
同觀王維雪霽卷出文石與諸客共玩是日天
氣絕佳春物增盛遊興勃勃矣
二十三晴暖微有烟霧既午同叔宗張異度等

汎湖觀六橋桃花自新堤歸柳色濃淡最爲悅
目
二十四晴暖僅勝單衣午後叔宗挈驥兒出遊
湖上余成送王中丞歸魯序園中桃李爛熳梅
枝空矣
二十五晴暖同叔宗張異度諸君泛湖歷龍井
法相法相僧衲雲延坐竹軒甚幽勝新釀尤佳
沽一尊至蘇堤坐飲桃花下步至一橋登小舟
沿孤山湖飲泛盡日此日桃花大放柳色愈酣

景物妍肆遊情曼衍驩不可言兩兒程惟馨諸
君至龍井而分
二十六平旦雨殷雷甚久中園卉木得雨氣象
酣適與叔宗宴坐南屠蘇喜氣自倍門生顧待
御來名某與訂二十八日湖中之約成二十三
二十五二日詩暁晴
二十七晴宋宇菴來既午同諸君再詣高深甫
齋中索觀諸玩再見輞川三頌二圖及開皇搨
六賁亭畫冊百紙

二十九晴范爾正來周長卿來乞文贈衛水部
二姚生來索文字莊靜甫索文餉定盤一枚午
後同長卿叔宗出湖上聽童子謳遇雨於三
橋露臺雨行里許桃花着雨益滋鮮妍但紅英
揉亂爲可憐耳因憶昔年賦桃花片佳句與叔
宗嘆慨久之歸途訂初一日五雲之約馬心易
來期明日相訪于湖中
三十風雨午後開晴祀先蔡氏子乞余名名之
曰鷟族是日送回同程惟馨訪馬心易先晤戒

山了空於法華臺心易至談叙良久同觀露若
詩僧獻伊蒲供再步法華臺觀岩石是孫太初
舊隱築一室大是勝處别心易同惟馨露若師
弟自南一橋散步桃花堤遇邵虎菴虞僧孺戒
山空一二上人復陪行至三橋而别余至六橋
始得舟泛西泠斷橋進錢唐門是日東北風頗
急湖水生波桃花雖飛片尚濃郁可賞耳戒山
憶余桃花片詩一首因共歌之大是悽惋落日
在水頗極淡蕩之趣

三月初一早日色甚赤少選雲氣漸合且作寒
叔宗有怯出意倍挈綿衣而行出湧金道淨慈
諳新瑩致敬由山後達虎跑周長卿已待於珍
珠寺矣卽九山乃往從之路半而遇將至珍珠
徑甚幽倩行速不及探循澗而行石壁甚奇約
里許達大路午飯五雲頂余不登五雲數年矣
因同叔宗程惟馨審燕屯來脉甚確由山後右
折仗策扶攜而下約三里許夷險相半再從九
溪十八澗而還憩石屋藉草定香橋進數酌挑

色暎柳濃淡開落相間聽清謳一曲遂行徑六橋木次遇鵷兒載客至周長卿程惟馨俱從之余與叔宗泛一葉沿孤山堤而歸遇驥兒於堤畔一人守一舟從二奴先歸

初五陰早雨一陣陰寒不果遊潘生名卿來種竹是盛上人山中所移

初七早起觀竹間曉色甚樂粥後同程惟馨張于燕歷荊山形勢明確爲此一方最勝處小憩陳中丞墓祠小閣再歷崇家墩前地盡處一突

面荊山亦佳飯於荊山橋傍神祠前亭有魚鮮之供返永興戴升之巳至早遣人迎之并取泰安泉烹之入口爽美遠出白雲澗之上吸數壺石人塢訪于燕讀書處叔宗升之同行塢甚深邃竹樹蒨茂叔宗卧小樓良久先後還集於福淸禪院主僧桂峰上人乞余題堂額時集衆誦華嚴余題曰雜華堂出茆供還至九砂竹間瞻眺久之蓋余所欲規爲莊園者惟馨以爲水木蘆轍作葬地尤宜返永興月已娟娟竹樹間矣于燕別歸書室月下談笑甚適

初八晴早爲麟上人作萬人緣疏午發西溪西北行二十七里至餘杭一路曲水叢木溪山映帶頗宜栖遁途中登蕭王臺其中一隴氣脉藏聚仙人鼓琴形堪爲葬地將至三里許泊舟綠樹下中火村民結梔爲籬晚花尚吐娟娟可愛晚宿李忠正王祠小樓東直安樂搶廟祠宋相李綱嘗提舉洞霄宮云

初九晴熱如初夏早發餘杭晤縣令吴君自脩

上計初至出北郭十里過新嶺又里許過尚母橋左挾官谷山溪水明靚可愛又十餘里中火吳山寺寺徑甚紆曲又數里至雙溪途中有山左右夾從完固奔溪而止意其可當佳卜雙溪居民千餘家山溪間一大聚落過此見雲氣中山翠隱隱卽徑山也二里許爲化城寺舊址議欲倡緣建精舍爲刻經藏經之所非千金不能舉事姑待之行兩山間六七里過直嶺凡五六盤至徑山幻居體玄兩上座迎至三門外先至

望江亭舊址見南際諸山如屏即武林諸山其外雲霧中練光隱隱錢塘江也故以望江爲名上殿禮佛次諸祖次伽藍由殿左登山不半里爲喝石菴菴新創體玄所居石斷爲三俱胝道人呪力所致菴以此名門直之修竹照映坐廣庭良久主人進粥乘月返登文殊臺大杉圍徑丈傍建精舍幻居所棲出門數武即大慧塔亭亭右古銀杏甚大圍徑丈宿某上人樓居余丁亥初夏舊榻在焉早從吳令借得小錄吾郡中

式賀伯闇外沈道原陸錫恩褚繼良四人南雍諸生朱之蕃一人相知周元美道行二人

初十晴暖止堪单衣早飯禮佛施佛像大士像各一幀于刻經場喝石菴供養拈香畢自殿左覓徑登鵬摶峰峰凌霄而來下生小峰所結即夕照元叟端公塔隨業新闢刻經場蓋從程惟馨反復研審而後確夕照外圓池端公所濬以放生者向瀦新開壁水可鏡徘徊久之至文殊臺靜室解衣臥良久午飯後與叔宗分處余占靜室叔宗占樓居余成楞嚴纂註序葉司馬平西輿頌序又成初九日朝發餘杭夕宿雙徑詩一首歸樓居浴主僧羅列相款叔宗詩二首俱成晚飯後復步文殊臺憩月良久歸寢早聞之體玄前爲道流挈登聞　嚴旨逮治僧德清者即憨山也蓋以道宮久毀因蓋佛屋遂至此可嘆

十一晴熱早謁大慧塔遂下山中火吳山寺初體玄相從將至雙溪墜驢竟不果來初從溪邊

見男婦乘筏與叔宗議欲效其製置一二枚於西湖中朱欄翠幙可方可单亦佳事也取道不瀨出瓶窑則官舫及小舠從俞唐卿相待一日矣性具菴住僧妙峰弟子相邀至菴中設浴出伊蒲供夜月甚佳

十二晴熱微有雲氣日中微雨一陣唐卿陪髯公入山有所物色待之無淨寺綠樹下溪山映帶間弄筆墨數日來最爲自適成二詩晚坐月鷄首而程俞二君至山中竟無所得夜發舟至

奉口

十三有雲氣而不藏日暄氣更深午前虛雷雨一陣漸止夜雷雨徹明是日舟至橫涇易輕舟進十里沿溪曲折綠桑遍地荒村鷄犬相接登山尋覔似少融結當在駱山上矣此日探山凡三約步行三十里最後與叔宗偕晚至德清泊舟毛公橋内程俞別宿懷晉菴

十四雨夾微雨尋開尋雨早至懷晉菴入城寓蔡氏宅別駕查君兆胤已先至報謁查別駕丞

陸集尉李森然來謁俱維揚人蔡氏留飯此中方山發祖一支結縣一支東北行爲官莊又折爲三支中短而左右長週合十餘里中必有物又一支爲仙洞塢中有蔡氏祖地查別駕卜明日相欵其意甚誠不得已許之回舟毛公橋夜雨徹明五更聞雷聲隱隱

十五陰雨微雷午後稍止查別駕招飲乾元山顛上有佛祠舊名宣化院陳令改爲高士菴傳有織簾先生者曾隱此山山於羣山獨高睛霽可徹見百里内山川中飲大雷雨作咫尺莫辨將昏還舟程俞仍宿懷晉泊舟近西關

十六雨發餘不溪過菁山弔鄉先生祭酒范公之喪三公子同表兄某文學出陪延登山樓頗宜眺矚離菁山不十里泊舟是日同惟馨審定菁山正脉過水結東林矣途中遇淨源上人宿舟中得幻余上人書雨達明

十七早雨午後晴夕陽映竹樹甚豁人意午前至吳興泊舟夾山漾訪錢緯西名應奎不在家

其子出迎昔年童稚今冠生子矣與叔宗婆娑書齋中竹樹森鬱曲房閒靚頗有宴坐之適叔宗同賦空館盈清思詩成余補餘不溪聽夜雨詩一首夜星斗爛然易吳興船

十八睛順風薄暮至和平鎮夕照散步原墅

十九披霧登石城山叔宗母薛葬處山中竹木繁茂大異往歲產茶品在天池龍井之上泉品亞峰下西溪上阻雨不能登覽棲止禪室同賦晨登石城山憩霧精廬詩春晚賦得眠鬟壓落

花共二首余獨賦雜詩一首補初到徑山詩一
首
二十早霧雨午前雨止遂由山右趙村登小舟
至潘店過官舫城山主僧福菴延歇意甚篤留
臨行贈茶一器許惠之詩篇夜至長興舟泊城
外丁長孺遣人相聞薄暮雨晚粥已丁長孺來
談叙良久
二十一早雨旋晴姚氏兄弟丁長孺俱來入城
訪姚氏三兄弟長伯道次仲文次叔度仲文子

政君康侯余弟子登伯道齋閣南西北三面見
山西面尤勝訪丁長孺及其叔敬止拜令劉君
一臨先集長孺齋中晤陸生祐先吳之西山人
貧士歸舟劉令來二博士來其劉姓名暨者同
年劉慎齋之族兄諸丞尉來丁生某來長孺治
酒相款下午會伯道齋閣落照甚佳與叔宗同
賦餘霞散成綺未作訪同年孫君一俊以武進
令緣事歸齋閣亦有此君晚赴縣席半夜歸舟
二十二晴早易舟泛霅畫溪西上十里叔度長
孺俱移榼作主晚歸仲文作主有弋陽梨園令
日泛溪兩岸綠樹映蔽又有侑觴者食酒頗多
程惟馨狎歌者不歸舟
二十三晴早發止十里外待丁長孺乃叔敬止
之約姚伯道叔度來送康侯政君自武林歸過
舟同飯飯後長孺與叔敬止至治酒舟中相款
至呂山移酒綠蔭紆迴久之而別與叔宗擬題
賦詩初更達吳興郡郭無星
二十四早晴午後微雷風微雨早移舟峴首憩

滴翠軒昔年屢從子晉婆娑于此悽想久之烏
程許令某來節推謝君肇淛來閩人李君貫同
門頗有文采戴守來談叙久之別去約午後開
筵歸舟送程惟馨將有睦州之行附書陸敬承
盧思仁思仁有一轂一扇遣小舠送至武林便
屬書儀送盛叔永之閩又附次卿數字沈太史
銘縝來赴郡公席于逸老堂戴君誠篤細究頗
宜此邦而善病瘠甚薄暮雨至登舟餞緯西朱
伯潤淨源上人俱在舟餞舊字卽余名今爲易

此餞先別次別淨源伯潤宿舟中夜大風雨一
二十五風間雨早朱伯潤行舟中無事戲成聯
句嘲髯君幾欲絕倒下午至馬要弔沈司空敬
宇父喪二沈漼演母喪事畢徘徊慈恩寺夜入
舟唐卿弄琴余與叔宗探背甚適
二十六微雨晚晴早至鯉溪訪鹿門先生已先
從談玄人往上陌矣稚修出迎晤梅季豹黃貞
甫吳用修飯後宅東散步田野至石橋而止宿
齋中

二十七晴止稚修齋中薄晚主人開宴貞甫以
居喪不預宴宴罷曲宴書室二鼓登舟
二十八晴未至南潯徐季恒錢緯西來叔宗以
輕舟先發余先從小舟訪朱平涵吉士次弔董
宗伯之喪錢緯西溫允文朱平涵相陪始見會
試錄又聞廷試大魁乃朱生之蕃季恒附舟過
震澤三賢祠古柏盤鬱蓋千年物舟行遄不得
徘徊其下送目而已行四十餘里夜泊舟平望
叔宗遏覩知尚不前同陸纂甫過舟中纂甫啜

茶數壺先別叔宗留奇談鬱起不覺遂過夜半
並舟而宿
二十九陰晴日在雲表是日立夏午前過吳江
日晡至吳泊舟胥江之清風亭方次卿尚未行
得此良晤甚出意表次卿季恒俱宿舟中
四月初一晴微陰夜星斗爛然移裝遊船遣吳
興船午前次卿入城余偕季恒輕舟詣虎丘遇
沈伯宏于途遂同行既至從二山門登山先憩
竹亭亭圍新綠鳥聲悅耳主僧信吾出本山茶

為供遂登山憩禪堂前小閣下臨石場綺莊甚
多主禪堂僧天際以信施不敷遁之白下其徒
性空棲管于賀券施已缺二年將以余書索之
次至千頃雲遊人頗雜一望陽山而返次歷五
臺致爽閣閣亦面陽山下有薔薇木香諸卉紫
白說目甚念家園次過千佛閣政臨生公臺遂
下山歷雲水閣邂逅曹子念吳沙村曹自俞邦
相倅杭時晤業白菴席上今十五六年矣吳亦
舊識巳卯告病而南樟亭太公相善曾市其酒

二君同過竹亭啜餅竹亭主僧餉本山茶二兩與曹吳別登憩山右僧寮所臨徹見大是佳處陸時仲徐生淳孝來薄暮登小舟而返市茉莉二本舟泊長船灣季恒別于閶門約明日再出夜初啜江魚

初二晴早泊長船灣沈伯宏同徐生元節陸時仲來伯宏餉櫻桃江魚徐陸先別移舟石湖緩步治平寺先至五賢祠新竹數百竿大有佳色次歷雲袖禪房昔同叔宗過今三四年矣宴坐

久之晤沈祖量下午歸舟買放螺螄二龜信奴城中至知婁東相公出弔南濠已過當先海虞矣過橫塘叔宗船至余方閱白下牘及家信不減數十函嘗新蚧略不知味俗緣之不可染如此舟還早泊處次卿季恒來連日一無佳事可嘆

初三晴早移舟半塘寺後晩起捉髮見長松茂林衷抱怡悅與叔宗宴坐未久項君卿至同飯松下而別移舟原明菴次卿季恒伯宏三君來以覓舟頗饑索飯甚急朱支中讀書菴中入舟相迎朱以去年九月別於南翰公署登岸遵娑松岡大是幽勝昔年陪沈君典太史娛嬉處壁間尚懸太史手蹟展讀增愴支中治餅相留又張老者持畫卷五六見示無一佳者叔宗弄筆研余先去待之虎丘泊舟二山門登岸即晤陸纂父久之叔宗至同登石場邂逅范爾孚彭野夫野夫曾以卷乞題尚不及償與叔宗纂父叔宗伯宏季恒唐卿同憩千頃雲看落照遷憩曹

氏曲閣新月娟娟挂木末季恒目不能見亦奇事徘徊閣中索酒數酌竹亭主僧邀往澡浴浴畢登舟夜話沈徐宿舟中季恒息雷頗攪清寂叔宗纂父二更盡別去

初四晴早發虎丘乘順風薄暮抵海虞泊舟觀音菴水次是日頗服豫嗞蚧香味雙絕數日中所無恨不與叔宗共之補雲溪詩二首

初六陰晴早發虞山行七十五里抵暮至崑山泊舟大西門外孫子桑與弟子嶲名槎者先見

跋日中治酒舟中相欵夜過余舟啜茶而别遣
偵荆翁相公消息以今日午後過此此日成憶
家園薔薇瓶中白芍藥二詩
初八陰雨黎明乘湖辰刻至崑山買小車入城
奠顧實甫實甫以癸巳二月物故其年秋葬祖
塋墓有宿草矣兩子同德同應憶己丑訪實甫
時新置宅延余皆山樓同應年六歲長等余潤
兒實甫鍾情特甚今十二齡矣撫此不免涕泗
實甫仲弟茀借二子置酒山亭相欵飯後步憩

皆山樓惟有感慨實甫身後有宿逋計無復之
將棄新居從此不皆得爲山樓客矣訪徐太史
端銘留叙抵暮歸舟顧氏叔侄來謝徐端銘來
十八晴微寒月色模糊風午後至當湖候陸臺
翁弔其夫人陶喪留飯臺翁精神清白語次必
及人才歷問南京諸老燈下談叙良久而别宿
舟中布衣璩生餉蘇長公外紀前婁東道中見
於孫子桑舟中恨其削去烏臺詩案罰飲墨汁
十斛未盡其辜夜啜茗甚適陸生基仁突至不
冠見之
二十九晴無事試開園岕甚快許然明共之闢
使李君來掃除書室分茉莉
五月初七微雨下午過法相訪陸敬承飯于僧
納雲竹房東房僧懷初同作主午前定香橋登
舟歷龍王堂水閣湖心亭放舟中流遷汎移日
二僧俱在坐敬承飲興頗豪如勝白下晚别於
定香橋腹微痛
初十微雨山中訪陸敬承至湧金偵知已往龍

井從之坐片雲亭竟日驥兒從坐客有美子斡
泉聲淙淙入耳頗洗俗腸早二縣令君見訪辭
以入山
二十九晴有忌日之祭荅許裕南書二子驥文
稍進收拾手卷等物受梅蒸氣者是月以得食
楊梅爲快
六月初七雨早池水没至南屠蘇令歲所未有
者鷹杜揮使詩于李總戎秘菴上人以臺翁書
見屬者南翰舊吏陳善言以考選乞蔡太宰曾

少宰直卿二書直卿将入賀以内人坐喜臨月
緩行陳子卿孝廉來驥鶵出陪馮生伯禋來孫
上池來鄭岐東來是日客多晚始得休附季少
司成書於陳吏是日午後雨止夜半雨徹明
十一晴至池齋始知雨具具飯邀年侄郭生欽
華胡休仲許然明陪是日辰時驥兒房婢生一
子
二十七晴熱李生登雲設席欵余湖中金小竹
陪金說胡大司馬平倭時事縷縷可聽二子從

午憇湖南淨慈晤戒山鄭元夫露若諸緇素楚
僧蘊璞以十四日放生說法致檝戒山遂遁入
城
七月初一陰晴間雨雷夜凉遣叔宗使回連日
暾艾甚暢鶵兒病瘧小愈徐盛二客在齋中談
說舊事靡靡可聽
初二早晴午後大雷雨如注池水頃刻充溢盛
草汀挈榼往普福太山攢室酬酒徐有茗溪之
行二人前途未免遇雨耳

初三晴熱午後有雷許然明來啜茶數壺擇初
五日後樓立木此日搭架前廊街簷成答吳生
如孝書
初四晴熱下午有雷連日建蘭數莖花甚芳烈
弔鄉先生陳公之喪名希文官至僉憲其屋頗
潤而兩郎君欲以三千金求售亦可傷矣同宋
司馬陳孟文江子振錢季梁謁醝使王君立賢
午後盛草汀辭歸下午拜客晤張于燕得鮮蓮
五十歸合家共啜夜半破腹

初五晴下午起陣殷雷不已至初更急雨疾雷
是日辰時立木酉時上梁醝使王君來面辭項
生臯謨來
初六晴午後雷雨一陣甚烈而不掩日從宋司
馬五輩餞醝者午前畢事
初九晴熱夜悶熱更甚金孝廉應鳳來安吉州
博盛君治徽見訪下午報謁二君金偶出盛行
矣連日杭民盛傳有妖夜入人家壓男婦出血
吮之有昏迷至死者婦女驚怖甚夜逐妖叫呼

金鼓之聲不絕起自富春初四五遂至城中
十一晴日中起陣先風雷大作凉雨繼之得姚
叔祥書見屬范司成諸孤夜凉
十三晴下午風雨一陣晚凉葡萄亭甃完晚天
甚宜徜徉得董玄宰書借王維卷閱亦高興矣
沈認卿遣子鏸見省夜觀西北明霞如霧中烟
脂倏忽變幻此日祭先
十四晴晚微陰夜微雨五更雨滴有聲段廣德
猷顯遣使問至幷索徽寧道張蓮濵書辰州楊

別駕瀧去歲赴任乞同年湖北道陳還冲書此
日得陳報餉辰砂二斤楊亦致謝門生胡靈昭
以今春計事去官六月歸姚江丁母憂遣禮幷
土物乞墓志銘待命于數日之內向來門庭水
冷一旦喧雜世事盈虛亦偶然耳
十六晴微陰夜漸凉儼然秋色矣內人請僧誦
經薦外家先亡隨俗設中元祭于廳事
二十一陰雨間晴復雨歎臧晉叔不相見五年
矣李修陪汪生宗姬來餉文卷一事宗文之兄

十三晴天氣清凉秋色深矣任孝廉納贄稱
弟子于燕先躬索王陳二書留飯
二十九晴夜半聞雨聲甚厲是日始築牆脚樓
工將畢從梯登望西南二面青山歷歷又議起
西軒三層或可望湖色及長堤六橋矣
八月初一早大雨如注午前止夜陰微雨沈公
子虎臣幼壻超宗兄弟至云昨午至塘西大雨
如注此中微陰而雷氣候數十里不同如此姚
江孫孝廉如洭來汪生持田子埶先生所緝風

雅總逸乞序葢先生之意出先生手校有跋語
令人慨嘆今安得有如此人是日晚欵二沈馬
康二君侄壻姚生俱在坐再得茅孝若吳用修
二書
初二早微雨終日不歇連綿晝夜赴靈隱齋爲
易菴新受請故同邵虎菴虞長孺兄弟宋化卿
兄弟謝生介山諸緇白兩兒陪二沈生遊湖得
徐季恒書
初八晴下午風湖月甚佳同陳孟文欵馬心易

湖中初孟文別作主未至拉程惟馨同叙歷岳墳龍玉堂登舟中肵且至藕花居孟文從小舟來談叙驩甚賓主俱沾醉登岸步至萬峰房歷法華臺數酌登舟別心易是夜心易宿東退居余與孟文惟馨至湧金門別此日暾庖人羮致腹痛張子山在齋中是日閉舊衚從新衚行

初十晴得彭欽之書遣吳興謝節推書易菴法主具齋相邀遂禮明教嵩五事墖墖亭已圮披荆莽行里許方達其下有窩欲規建懺室又下

數十步有石鼓禪師塔相望先年有規爲墓者僧移明教墖上方石鎮之今上未改事畢還靈隱東靜室受齋同二虞邵虎菴鄭生介山諸緇白過文昌祠秀公邀入茶索閱理宗御容及家慶圖俱近代贋筆往來俱從湖晚景甚佳

十二晴下午多雲氣無月早行過塘棲始起以舟隘易之而行夜宿染店灣距硤石三十六里

十八早起忽晴臥內鬪轉南大司成之命出錢塘門拜包太公遇之昭慶寺東同步至寺右一小樓病瘦而入望湖山甚佳談坐良久而別拜屠沖陽寓湖船將東返矣入昭慶寺拜董伯念不遇赴俞中書之召江干看潮遂往龍井入城邂逅崔君世達二卓生爲父光祿君求傳夜月佳甚惜無佳客共賞耳

二十八晴下午驟雨數陣朱汝虞來留飯爲求方濠年伯誌銘劉聖鄰來是日戒若溪武塘之行下午出門先詣府縣報謝復出錢塘門詣昭慶訪汝虞尚未還寓途中訪黃貞甫底暮到舟

俞唐卿同行

二十九晴過德清十八里而宿距埭溪五六里議以明旦遊顯親寺

九月初一晴早粥卽過小船行十里登岸步至橋司觀音堂僧省菴所居主人偶出托其徒覓筍輿約行六七里至顯親乃山之一曲雖無結聚而僧居甚幽入徑松兩行屬之佛宇約千餘株俱別傳所裁又栽桑開田勞績頗著不可以人廢也今爲銘寄幻所居寫經楞嚴不及晤其

徒造飯爲供周行山界而出過大舟日巳酉矣
薄暮宿村落距菁山四五里相對有石崚層數
十塊惜不在園池間耳
初二晴早起烟景甚佳午前到錢緯西莊晤緯
西季恒少憇書室同遊水東小石山山有松數
百章石林立可以憇坐陸北川中丞墓其下而
非牛眠相之穴當在上爲汪氏業錢湛如移舟
相就相對盡數酌不見三年矣湛如失長子方
四歲聾珠頻割可念也夜宿緯西書室

初三晴早微陰漸開遣信奴往吳閶茅孝若吳
用修陸拙之三人來舟中談甚久領主人飯而
行舟泊峴山西二里許蘆洲中嚴蓋夫持趙開
府答書自吳中至武林追見于此附項君卿舟
回別錢緯西錢湛如來相叙底暮登峴山而別
舟泊南郭外與漁舟爲鄰
初九晴移舟尹山與次卿唐卿登高山絕小而
數十里內山川洞盡山頂有玄帝祠下爲寺寺
即國初隆菩薩道場連日斷惠泉于季華宅得

一罈烹試甚甦渴腸日中次卿往吳中因遣奴
子汲惠泉十甕東房僧來送茶扁荳爲供延入
寺隨喜過齋僧堂前二層小房管發之所構後
一層稍高大方丈也繞徑有高榆古栢僧出其
所藏塔銘及名人詩翰見示塔銘姚少師撰文
章軟弱似國初儒宗語殊無文字般若氣內有
吾郡謝文昌詩謝官御史向亦不耳其人最後
弇山翁詩跋僧云舊人詩甚多惜爲裝潢者節
去可嘆師名永隆城中施氏子以洪武二十五

年化村木造殿舟漂幾入海師祝應口風回有
木商某者驚異獨捨材造大殿師遂入京時
高皇怒行童求度者不通經盡遣戍凡三千人
師奏願乞焚身赦三千人罪得 旨以某月二
十五日雨花臺焚身舍利無數師方就焚取瓣
香書風調雨順四字令內使傳遺至尊曰以此
祈雨有驗時方大旱如其言雨隨注 高皇曰
此隆公雨製落䰟僧七言詩今刻石在寺作祭
陸仰山年伯文下午石二舅庭璋以乞書物色

至此方徬徨松陵適遇信奴與俱至事之巧湊
如此夜鷄首月影汎水中明瑩不定大是佳觀
初十晴暖有釀風意夜月甚佳石廷璋早行作
衛水部德政碑記宿諾半年乞文商六巳爽二
矣又作鄭元夫舉業序既午僧來送茶遂沿水
東行窮尹山所止前一丘稍巨乃正脉也葬者
俱誤前有二珠印穴此中人相傳爲龍戲珠形
良是周遭墩坉無數前有巨湖横亘如帶吉土
無疑歸舟解衣傷風喉微啞薄暮登尹山望前

山結甚確初更鷄首觀月
十一早晴午間風作稍昏無月俞唐卿從寧信
二奴往吳閶作孫勑使兩勑江南圖序吳伯霖
毋孫碩人墓志銘今日先慈忌日茹素啜粥且
以清喉肺爲却疾計五更夢沈太史茂仁謁余
余知其已死故晲之沈却走曰子陽氣盛余不
敢近也因命坐余坐上與沈隔二三丈因問子
未死前余婦夢子遷官儀衛甚盛未幾物故子
在冥今爲何官荅曰官則有之但不管一事耳

又問陸汾陽今相親不荅曰亦相親余呼沈恣
曰親家政欲訪其家門及二子功名而甦姑記
之
十二陰午間細雨俄止作卓澂甫傳包孝子傳
吳無競制義草序小僧六虛送茶扁荳弁邀浴
因留一卷乞詩六虛之師祖號紹庭齋僧堂主
號東暉舟泊尹山凡四日既豐暇豫又畢文責
此出山後所希有者夜西北風起舟末發木動
地吼擊至明

十五晴早至拙園泊舟九曲港寫荅南京諸公
書附監役去訪周彥雲談叙良久至四弟舍啜
蟹初更歸舟過沈明卿奴子月中吹簫頗有奇
興主人酒不佳小敗意耳
二十四晴午後到塘棲送還卓澂甫傳訪外氏
族人卓去病兄弟留叙嘗新蜜橘
十月初六晴早啜黃爵甚佳程惟馨忽至甚喜
入山相視金井忽于前山望見一地甚奇業以
許張于燕會内人來往溪口迎之又求到遂踪

跡此物登山甚險滑至巔窮穴情未得要領却
望嶽乳甚佳而返程惟馨開山太老露石仍移
至初定楊梅樹邊乃得吉土惟馨同于燕密視
前地三台脉從鄭公尖而下起龍山次穴山懸
乳次虎山堂局周圓外洋森秀葢希有之物爲
石人塢主人惜巳許于燕物各有主人寧可干
耶連日甚擾鄭元夫夜小憩瑞庭禪房鵝兒來
二十五晴舟至虎丘而覺曉登千頃雲禪堂茹
天際還舟王孟夙吳無競來同飯道冶坊浜至

寒山寺一面寒江曉山二上人而行午後赴徐
文江席薄暮赴王百谷席于舟中朱支中沈雅
咸卓去病陪夜赴徐大來席出家樂内人亦赴
徐夫人席
二十七晴早發日午到無錫汲水三十罈大風
不得行過王房仲舟小叙二顧移酒舟中迎叙
將晚而别日者戴雲洲來徐生文任來夜半發
舟
十一月初二晴平明行中火關上上馬橋更衣
各役迎諸生迎陳公衡迎至高橋門外簿廳迎
玄眞宫待孟蓮諸君良久而至少司空周公來
同年周繼元來公宴畢詣神樂觀昏黑賀知認
來方行而周叔宗至遂留宿是日家眷入衙
二十九晴進衙門視事閲二十八日課定王之
禎爲首
十二月初一風晴日色俱黄新南廂黄毅菴巳
至水西門往舟中相迎靜海寺拂塵公宴黄戊
午生少余十歲尚未有子姬人業坐喜分娩之

期在來歲二月家尚有母夫人二弟咨同年陳
還冲書
初十晴寒進衙門諸生以出示頗清肅張生金
礪來留談終日邵以庶來寶幢之子癸未歲余
至内閣看歲貢卷取邵爲首
十一晴稍和咨朱平涵書下午衙門治酒南衙
一鑑亭爲黄毅老温居循故事也
十五晴寒祗謁先聖監生點名不到者七人視
他日爲多壓撥外批西廳責治以儆其後少司

徒陳公來門生陳公衡來參協齋陳君率性堂
王君查理風火池得張蓮濵段履德書
二十九四更後雨日間陰微雨是日供高祖以
下眞校對三國志魏書列傳九卷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三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丙申

七月初三陰雨間作得吴伯度書欲余易楞嚴
禪堂記中數語

初四陰雨時作時止早進監視事袁非之來非
之精於算移黑白碁令相間可至數十百甚神
稍言其法因爲記之

初七晴熱重築北麓堂西首牆看初旬講院課
取一等十四名葉一新爲首

初八晴熱石内侄辭行新印三國志先呈送兩
廂各一部親校隋書未終煬帝紀

初九晴夜日没黑雲如城雨徵也二更微雨遂
滂沱不絶移臥榻居中

十三晴帶陰夜微雨是日立秋入監視事治封
閑劉棟發北城吴吏目沓管登之書

十五四更初行禮月色甚佳黎明拜　廟歸少
憩作孫侯居書寄三國志一部又倪江浦索黄

愼軒太史書寄三國志一部

二十一早晴帶陰下午微雨驟雷入監視事日晡忽聞四弟之訃以此月十六日不起不覺痛悼四弟素柔愿一旦有此天道眞不可知矣

二十三陰晴間雨常仰坡來聞 仁壽太后崩

二十四陰間微雨楊貞復來叙於北麓堂

二十六晴楊止菴奉常來唁閱邸報 仁聖太后以月十三日賓天 哀詔到日百官成服哭臨於公署三日通前素服二七日而除

二十七陰雨午後見日色楊止菴太常遺宣梨五十顆許敬菴少司馬來唁陳公衡來唁四姬假父蘇佩至未見餉凉轂佛手甘酬之絲布一金夜雨

二十九陰雨午間雨驟雨大書屋俱漏門生柯孝廉鑑張生懋德來張生出示舉業文品更進屬其少存波瀾以中時目耳康季修歸衙

三十陰晴夜星爛然亦洒微雨招柯張二生飯二子出陪談叙終日是日聞幻余上人巳化楞嚴并刻經塲又當易新主柰何

八月初四晴間陰微雨夜庭月鮮皎頗豁人意

初七陰雨午後止諸生治酒作伎伎人乞坐作伎音孝廉汝明不可伎人不遜白之西廳西廳置不問余廉得諸生於 國喪還密之時而犯禁縱飲巳屬不道姑各壓一撥有湖差者三名俱革差而爲主二名巳撥歷者屬簿廳移文取回懲究

初八早風陰微雨旋作旋止看講院課取田居

中爲首修攺史記板夜燈下檢山海經中庭步月頗雜雲氣

十二陰雨經日隨止隨作大風孟蓮渚來工部主事鄧啟愚來俱以子若弟到監爲屬舊廳堂諸君廳堂諸君來送節儀俱面

十四四更雨天明陰大風進監點差撥歷同年閩黃補甫之弟諸生衷來謁介陳肅翁子卿孝廉書夜返照霞綺爛然月甚佳二更後微有雲氣彩暈層叠

十五大晴風賀楊年母七袠晤孟蓮渚許敬菴諸公飯于程遂所別駕醉石齋登雨花臺歸途報恩寺訪雪浪法師了空上人夜月甚佳連月陰晦不圖乃有中秋殊足欣暢

十六晴風跋山谷老人書法華經七卷全蹟祖母忌辰設祭夜月清澄甚快心目

十七晴四鼓赴禮部易朝章拜祝　萬壽翰林院易素服角帶上　陵回衙夜月甚佳連日新霽始免魚鼈之憂

十八五鼓水西門接　哀詔部院諸老俱用青布服楊貞復掌禮偶失備余與奉常楊公而下俱以常服陪之論典禮素服角帶實不煩易也禮部開讀舉哀如儀註獨便臣廢後堂交拜爲失禮耳下午本衙門接　詔成服哭臨早起天氣微肅夾衣之外又加背子禮部行禮畢小憩一揮使宅竹樹蓊翳可當幽居夜宿東廂

二十一晴朝夕哭臨如儀晚出論禮昨已盡三日禮部以爲除十八日今日始滿三日姑聽之耳

二十三微陰而晴發落西廳皂役孫英革役袁非之來

二十四晴覆校定史記未完帝紀目告略愈

二十六晴進監視事案牘頗煩徵開生于廷回衙徵方生嶽宿加檄以謝西廳飭監體復查虞臬學使書答三國新課各一部

閏八月初一陰雨午後拜　廟及啟聖土地祠易青衣角帶行禮監生不易服在禮宜易不及

先期出示西廳之咎也是日日蝕九分餘禮部護日是夜余始出宿外書室以督二子讀書辟邪陪寢晚晴

初二晴陳公衡來劉博厲來劉有玄學談言亹亹可聽至更深而去是日人事頗煩

初五晴講院出題試諸生共三十餘人面課二子作文

初六晴微熱定講院一等十名趙祖祺爲首黃秉石次之

初八晴暖入監視事始會講午後同康季修看蘭亭詩畢積薄暮袁非之來言别將以明日行乞作制義草序是夜爲作數語

初十晴暖入監視事程生公衡同成貞菴來留飯

十一晴入監視事覆講六生惟李生祺音吐條暢厚賞之

十二晴書凡十函得王百谷屠長卿書連夕月色大佳

十四晴進監撥歷夜飛籤月甚佳

十五晴拜 廟如常儀易置簿廳掌印官夜月如昨鷄鳴搶燈照耀更增一奇

二十七晴和訪孟蓮渚留叙啜餠堂中菊約百本爛然錯繡李修吾續至同叙日西而别面陳應虹少司徒乞牌送家眷

九月初四晴和五鼓三山門接 仁聖太后加謚詔何孝廉之圖來謁約三日卽出汪生逢陽非之再來此日别矣

初五晴京口送役還家眷船於初三日午過矣得驥兒書

初六晴神功監劉中貴設席於香稻園請楊貞復王恒叔詹魯泉黄毅菴及余五人恒叔後至堂臨黄哇頗有野趣汪生逢陽至撤鎖送内號以何孝廉故免責

初七晴暖面拜朱師復將軍憶辛巳歲從先君子客三山是時晤朱今十五年矣赴楊貞復之席賓主同余四人貞復示余八山安門活法頗

妙余熙和坊别業卽坤門不妨但當乾位作高樓以稱之耳早進監視事

初八晴迎姚相士號少泉至其人相劉石圃爲狠形不宜入城入城當有初云急宜避去非久石圃搆禍自此有名訪别衛少京兆於上新河衛仕進頗有聲而飄然遠引眞不可及也庭月甚佳與金康諸君啜茶北麓堂數日來此夕稍清因談杭城水利宜廢某壩令米船直達錢塘門容詳考成書待有力者行之耳

十六晴閲小李將軍畫邀張沈二孝廉趙公孫飯趙云勝國時始祖以三衢人仕爲慈溪丞遂選地卜居改葬諸祖先自卜葬地云九世出相十世出將葬後有六十年不利慎勿徙竟如其言亦異人也

十九陰雨沓曲帶溪書又爲嚴公孫與陳璞軒書三同年作主爲楊貞復五十僾壽

二十陰雨夜風雨徹旦早進監視事出示二十八日季考詣鷲峰訪臧晉叔曹重甫吳公擇允兆兄弟允兆在燕頗與康季修相善季修甚稱之

二十二晴寒初冰曹重甫來移示唐人畫明皇彈枇杷圖褚遂良摹大令書馬和之水墨豳風圖三卷賀知認來同飯早作初雪五言詩一首

二十三晴寒拜楊貞復五十壽玉杯一隻補履古松壽意以殤不面拜任雲門名春元舊廣德又張姨夫親家

二十五晴寒顧生起元來謁將先赴季考而後以禮部公文入監此生爲南士白眉預考亦六館之先也黄野王孝廉來别甚讃嘆岕茶烹法之妙留連不忍去周寅所翰長來

二十八晴和是日季考成材之士與試者百二十人頗有佳卷燈刻還衙

三十晴和早入監點差撥歷看卷完定一等十九卷顧起元居首田居中次之黄秉石又次之其餘皆名士康季修有句曲之行

十月初一早陰五鼓陪祀　孝陵拜　廟行釋

菜禮次拜啟聖祠土地祠貢生王以充謁以本生文學猶堪作養許俟本月下撥就正歷下午同年徐鳴野之子卿柱來其談亹亹憶昔丙子歲館曾菴與徐周旋半載如昨日事其年遂連舉登甲科補增城令未兩年卒于官一場春夢大都若此一嘆

初二晴下午寒加綿欸臧晉叔曹重甫重甫後至周繼元來贈新刻知儒編以知佛而後知儒所錄俱先輩機緣又學的敎衡錄白沙陽明語

并詩繼元留心學問自許有得欲與余及楊貞
復質證此亦佳事
初四五更起如禮部送賀正旦表騎道至三山
門行微雨中飯于普惠僧舍同周院長吳大姬
溥娄後書室凭闌觀竹頗有別趣竟日陰晦間
雨
初五陰雨時點滴有聲對魏書送家眷船已轉
取回帖
初九陰雨講院出題課士得傅伯俊書將雞而

來巳至江干覓寓鷄山相見在近喜不可言
初十陰晴見日午後薄陰陸以寧來
十一早陰大風午後風止孫子桑來餉橘傅伯
俊來留叙底暮別來六年鬚髮亦白相對成二
老約明日移寓鷄鳴以乃郎相謁夜微雨蕁點
滴徹明
十四晴帶陰南廂來入監撥歷荅拜南廂訪傅
伯俊雞鳴山見其乃郎伯俊將挈于謁余以諸
公移酒至山反邀余同叙叙者同年賓主五人
諸君以伯俊起復官不宜入城將以明日移報
恩又許敬翁有明日齋中之約白敬翁改設城
外就之諸君既散伯俊率乃郎爾庚見訪叙談
至初更而返郎頗慧但云視幼時稍異非縣殊
也疑論語吾與回言節退而省其私語余云是
顔子退而自省其私省私即如克巳省字與三
省吾身之省同此說頗暢夜大風妾父張老來
二十陰雨寒甚東北風出城訪傅伯俊不遇同
孟蓮渚同年三人共酌許敬菴傅伯俊許不赴

治酒半峰菴有木蘭二樹頗巨甲午春與陸敬
承同遊今三年矣木蘭之前堂供青凍磁古觀
音像一距連座約三尺弱相甚姸妙底暮回衙
二十九晴日中進衙門齋宿點差官隨至迎過
始了點差撥歷之事點齋者朱侍御吾弼
十一月初一晴早詣　廟行釋菜禮他如常儀
撰條陳疏又作知非菴記
初三冬至夜半起陪祀　孝陵四更行禮雨霜
寒甚黎明禮部行拜賀禮魏國偶病蔡太宰攝

首臣事吏衣南翰署周寅所有飯相欵衙門亦
有公饌歸　文廟啟聖土地祠行禮升堂諸生
拜賀
初五晴劉別駕鹿鳴來得伍學使書得吾士行
學古編佳書也臧晉叔來別
初六晴面陸以寧夜草奏明卿傳完得舊本淳
化帖
初七早晴入監視事南廂以親弟拜堂不入潘
子實來碧井之子能世其津呂之學約明日抱

琵至唐卿千市肆得舊窑盆佳物也夜星月皎
三更後雨
初八早雨俄晴潘子實來挾琵見示使人洋洋
有求古樂之意信奴到知家眷以二十日離武
林因海鹽大姑喪子病重往視之又遲數日至
無錫遣信奴計明晚當至矣周中甫同來夜月
仰瓦三更雨
初十晨起積雪皎然晴寒家眷午前至驥兒先
至內人寒溫遂聞海鹽大女之訃先以二十一
日喪子會家眷二十三日至嘉興聞此信亟遣
兩兒往慰其姊大兒以他事留鵷兒以下午至
姊已危知弟至驩悲訣別次日早遂瞑傷哉十
月二十六日也其日驥兒至猶及送殮二十七
日內人親往撫棺哭之往返備經辛苦因滯數
日聞此不覺肝腸碎裂共爲哀痛下午傅伯俊
來留宿夜談不廢名理夜分就寢
十二晴雪凍未消稍和驥兒復迎潘子實至
十六風雨遂雪寒望北山積雪甚佳燈下周守

甫談邊事歷歷可聽
十八雪晴檐滴徑尺餘如玉佩條陳疏及歲雜
奏冊用印常大理來
二十雪晴早看黃毅菴謝其見存進監視事望
鍾山積雪遠近屋瓦如銀大是佳觀發京師書
并馮用韞山東書李瑞始行
二十一雪晴許敬菴來荅申老師二書又荅方
泉甫許上海書午後傅伯俊來留宿署中
二十九雪晴入監視事林學錄新到拜堂御史

廊拜客面常仰坡沿覆舟山至鷄鳴訪張子山
十二月初二雪晴聞朱密所道長丁憂弔之周
中甫自蕪湖歸得張生金礪報書張生意氣頗
勝約正月過此
初八晴時時飄雪伯俊父子訪卿同爲丹陽之
行達觀師相待于彼
初九晴寒陳應虹戶侍來爲其子入監趙大司
寇來周海門來狄明甫來留叙底暮而別狄臨
清人名某家世武弁仕至浙西叅戎三十解官

歸頗有文彩家畜聲伎傅伯俊親家伯俊甚稱
其俊爽
十一晴寒辰刻出城至靜海看傅伯俊病卧小
樓火櫃中起于八日中火稍遲忍饑且中寒而
食再行二十餘里遂不能支投憩村舍次日停
一日遂歸而訪卿往復達觀師業用大黄下稍
寛而腹脅間尚痛宛轉枕間健之不可恃如此
訪狄將軍明叔留飯同康季修午後余載酒從
之盤桓盡日乘月而返夜寒甚

十二陰寒間飛雪招宋雨菴吳康虞談叙雨菴
來得問訊拙園無恙飄然故鄉之思矣夜雪
十五晨起雪厚徑尺向夕未已拜 廟下午同
程宋數酌醺然夜完松上雪詩又作贈傅伯俊
狄明叔二詩
十八雪晴傅伯俊狄明叔移尊來喜伯俊疾起
甚爲傾倒明叔伯俊和余贈章甚佳伯俊作小
令佳甚録示鞋杯折桂令即雜之元人同中不
能辨也是日買成金氏所藏蘭亭值三十金又

雜費三兩孫子桑爲人乞常州守書
二十一雪晴稍和不氷移書房北麓右室劉聖
鄰來以屢見斥于有司謀爲輸粟入監閲其文
甚細密大有先輩典刑操瑟齊門一嘆
二十二雪晴賀知認來將刻蘇文忠集看完十
一月二十七日會課文取孔貞時爲首
二十四雪寒時飄洒不已入監封印祭司門等
及土地祠荅浦襟海書
二十九晴早帶微陰晚更開齋檢類書録出瑟

事夜北麓堂前燒松棚供祖先神幀于池齋同家人設祭與分歲之宴者張哲門潘子實錢麟仲表弟沈長君俞唐卿余洎兩兒賓主共八人余自壬辰冬入南都中間惟甲午冬歸武林凡四度歲除於此矣今歲春首殤女康秋哭四弟冬仲哭長女爽變頻仍覺損老懽耳最喜辟邪冬閒讀書有進角孫聰黠翩翩膝前良爲喜慰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丁酉

十月初一晴暖薄暮王恒叔見示廣志錄六冊乞序是日宜寒暖則主冬極寒早卜靈棊得無難卦安農之象甚愜所懷

初二陰微雨俗節十月朝宜上冢係官於此寄情享祀乃祀高曾以下

初三陰晨以靈棊卜國事得二上二中二下安泰卦貲園之象象曰歲富月昌士田開張安如泰山終無禍殃東事雖急似無恙也汪仲嘉巨源來仲嘉示新得謝氏泉州帖果佳本余向所珍乃長沙帖在泉州下又索觀余江山雪霽卷江右孝廉王生立言謁以詩若時義爲贄

初四晴初夜大風作顧太初母夫人六十壽序

初五晴寒成齊王孫虹津五十壽序徐季恒致顧望之竹一幅望之吳仲圭齊名畫竹師文與可見圖繪寶鑑錢湛如遣使來報其事已息更

欲乞數字謝學使耳
初七陰雨終日是日秋甲子雨則飛雪千里顧生起元來謝
初九陰晴夜月出皎然作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豫章諸公以去十一月乞者時劉司廳爲諸公通意以正初物故矣
初十霧晴陳崇訓來別索觀王右丞雪霽圖夜草屠長卿書遣十金爲禮奠其太夫人贈長卿黃鎖幅一疋乃郎君與女玉環一縐紗二遣文栖爲使

十一陰午後雨夜點滴有聲孫女九九是日薙胎髮出房
十四早晴漸陰午間遂雨點滴不休幾徹夜汪巨源來屬以索仲嘉十七帖及物色象先孤山地地在陸祠之右上屬山頂於此築室便擅一湖之勝與兒輩言之俱爲欣躍致陸純孫書并詩扇
十七微雨陰繆仲淳來汪仲嘉巨源來仲嘉致十七帖果佳本以孤山地屬仲嘉巨源必九十金乃可得此非所惜也仲淳留宿今早完渭陽永思序夜仲淳醉而就宿是日浙江試錄送到
十九晴微陰劉博以是日行來面別臺泉上人同吳季倫來臺泉將有峨眉之行
二十一晴似霽上人來即體玄也留過中婢紫蔡病瘧痢幾兩月仲淳藥之輒吐今日加乾薑去黃芩且令漸服得不吐受人參補尚可救矣
方孝廉晉來以詩刻并投詩請叙夜作法華菴

普問精舍記吳生勉學請之業三年矣
二十三晴微霜本日邀方康侯顧太初吳山人元良一叙方生慷慨粗率頗有豪氣年五十餘始得登賢書顧生美秀而文終爲南士之冠山人善五字近體兼通染翰徽貧而能守亦佳士也市官板文獻通考一部雲楸几一石田畫一幀元人山水手卷一
二十四陰下午雨夜點滴不休徐茂吳來過中而去仲淳來吳季倫來鍛綠磬備治黃疾用時

四姬病黃腹痛嗜茶
二十五陰王孝廉養俊自廣德來謁仲淳欲訪
彼處山中之勝王具言之盤鬱幽深是東南最
佳處堪以栖隱飯而別是日解唐卿所市花楠
無團花紋非良材而良市之姑以作几
二十七晴早觀北山霧松甚佳他日隱居得數
樹爲快耳
二十八晴繆仲淳來已送達觀北行矣得同年
李乾齋書

二十九晴余以病八十日矣此日始出先行禮
先聖廳堂諸君來揖謁謝南廂次行客面常仰
坡陳楚石陳應虹許敬翁李豐城餘俱投刺不
面
十一月初二晴寒拜余幼峰七十徐檢吾來楊
純甫吳康虞仲淳同叙仲淳索觀江山雪霽卷
初七霧晴五更往朝天宮習儀歸與黃孝廉談
文津津有味徐茂吳來別并餉西園雅集圖
初八晴暖僅堪輕綿廣德鄭太學鰲來鄒孝廉
學松來爾瞻族兄驥兒縱性使氣忽患黃疸仲
淳向視之以爲不治將深季恒云葫蘆酒可愈
今日試之乃吐柰何明旦許携出南郭外一散
李漢烽來見羅先生之子更餘疎雨一陳
初九早雨漸陰晚開晴月甚佳早送茂吳訪汪
仲嘉遊南郭外歷高座寺雨花臺天界牛峰菴
歸途訪程別駕留叙報恩訪雪浪法師入山矣
過三藏菴後岡登眺兩兒及唐卿從入城弔姚
鳳麓之喪回衙暝矣

初十晴江陰蔣孝廉應謹來留飯點齋道長陳
耐菴午初即過衙門知余輩未入爲言明日進
葢相體之極而衙門探事者相誤多矣午後至
衙門齋宿吳康虞送玉杯一隻初印弘明集一
部署中閱唐詩紀甚喜王無功詩所著約五十
篇篇俱有致有唐隱逸詩人之宗也
十一晴寒衙門齋宿完初九日出遊城南詩十
韻作醉石齋記夜閱湖廣錄今歲試錄見者兩
京江浙河南山陝廣西當以楚錄爲首

十二晴衙門齋宿作洪陽先生大學諸章序文式引重校宋書跋午後回衙

十三三更上 陵五更翰林院易朝服黎明禮部行慶賀禮易吉服回衙待廳堂齋 先聖殿行禮及啟聖祠土地祠升堂行慶賀禮回衙偶蔣孝廉謹來同觀福建試錄

十五陰晴拜 廟同南廂看黃博廳到門投刺荅楊儒系書吳康虞來持李龍眠大阿羅卷見示徐季恒持閩人方孝廉宋硯二枚見示康虞

亦示二硯俱方物也

十六晴會如法主來如公持所述法華抒海乞叙又乞施安樂方丈碁將建懺堂于此沈華東來

十九雨寒宋生之翊來信奴回得姚氏小春吩二瓶夜同兒輩試之夜有乜買貢硯一枚價八金

二十一陰雨鄧孝廉文明來汪仲嘉來持水犀研見示索價三十緡

二十三雪霧甚寒滴水成凍楊貞復行 廟衙門具公飯余與黃叅菴相陪方孝廉伯文名承郁來謁與鱗兒共考硯事

二十四雪晴寒甚入監視事東堂用歲報冊本等印細閱諸書考研事水犀研畢究佳物不可棄也已遣去復索還請陳子卿方伯文薄暮始至盡驩伯文復致舊研一枚

二十七晴和雪尚未消陸成叔介黃生立範來謁王華岡來作序西溪懺堂緣起

十二月初四雪夜止楊貞復見招於羅公祠賓主二人是日康季修至

初七霜晴入監視事汪仲嘉同何長卿黃生立範來黃卽司馬之壻以舊研一方爲贄留叙市文衡山園林圖學米二讀又盛子昭秋江待渡黃銓花鳥

十三雪風周中甫北上臨發又寄周叔宗書收拾名理軒爲宴坐娛客之所東隅精舍季修暫居夜雪

十四大雪午後止四望俱瑤峰玉樹入監撥歷西安葉生其蕃以新中等北上特入城見訪延入名理軒小叙其所與俱徐生應龍待於門房余知之亦延入同叙徐生約明日專謁余

十六雪晴寒汪仲嘉期南郊訪戒山法師設齋於寶林菴余先出同康季修登雨花臺望四山積雪同齋有鄭孝廉見素

十七雪晴入監視事王有嘉陸純孫來純孫入署中小酌微醺烹茶品水頗有興趣抵暮歸約

二十二過宿爲夜談拓起蘭亭諸卷薄暮塘棲

沈長君來蜜橘主人也留叙

二十一陰慘欲雪下午微飄雪花夜風作星月皎然填廳堂考語

二十四雨竟日而徹入監封印有事土地祠司門等神修歲事也發書姚直指荅朱修吾太平鄧倅施節推買說郛缺二册

二十八晴五更往朝天宫習儀汪仲嘉來以逼除欲償逋持徐幼文畫定器圖研求售余傾囊止十金與之

三十霜晴以一潞紬一彭段易仲嘉美鑄彝鑪姑從仲嘉之意張倪雲林小幅于名理軒乃得之仲嘉者甚精貼各處春聯夜分歲于名理軒有季修是日未正刻立春戌時聞風聲無星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五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戊戌

七月初三早涼池荷又一花開日落翦楊貞復一拜太夫人靈几傷室欷坐珍重數語而別是日見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報張相公再奉嚴旨爲民以妖言事波及徐少司空劉少宗伯俱閑住祭酒劉兌陽調外禍福無常如此爲之一嘆日晚起雷有陳而不雨

初四早滿天霞氣又爆熱當是雨兆午後起陣先風雷聲轟轟久之始雨不踰時而止遂涼

初五早至午後時有疎雨而不沾滴劉聖鄰來池荷又一花開

初六早涼是日卯時立秋池荷又一花開昨花謝矣常仰坡來

初八晴熱雷孜孜不止下午驟雨踰時煩暑如滌池荷翠色欲流明早當抽莖無算矣夜大雷雨夜半而止

初九晴涼有雲氣池中水長一尺得王對南相公報書問安孝監生持至

十一晴涼風楊貞復五更扶柩行吳士弘來士弘自言熟于醫謂余目疾宜先滋腎水其言良有理閱報得浙榜吉士有洪瞻祖温體仁其一人爲楊希聖西安人

十六晴三更起作疏草月蝕既天明復光池荷三花並開臧晉叔來裁酌疏中數語又與戴蒼吾常仰坡細酌而後定張甘門劉惟心亦與有

參校之功信乎每事之在于集衆思也遂發焉薄暮吳康虞劉聖鄰來

二十晴涼聞諸生爲余不平出揭訴各衙門恐滋事端出示安慰令無輕動顧比部洪範段侍御項孝廉良枋來是日來相看者多有不記

二十一晴時有雷聲雲氣涼方印山復來兒輩請仙占事對完漢紀椽晚涼

二十二晴熱臧晉叔來坐談踰時不勝巾幘之煩下午答范長倩書夜悶熱是日點完神僧傳

二卷

二十三晴熱下午作陣大雨微雷池荷又一花開看完神僧傳一卷答雲山嚴道徹書翁北莊來雨阻止宿大雨夜止

二十四晴熱雲而不雨翁北莊去而復來知許敬翁將至待之至下午相見贊余辯疏得體欲因駱主政從史南廂上一疏南廂意在安靜其說不行敬翁此說行於兩公俱有益也沈超宗聞歐陽勸疏遣成奴四日夜至此敢扎意甚懃

渠金漢孫明日與成奴同赴長溪矣

二十六晴嚴惟心來嚴名上知余爲改字無知溧水令徐德夫來祝無功來下午有雲氣

二十七晴午後微雨自進三花並開作祭陸敬承文

二十九晴涼午後涼雨一陣晚晴荷花三朵謝其一作馮毋曹淑人誌銘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二首記文尤得意

八月初一晴涼禮佛完祭文草爲季常作畫跋

曹林師兄來出示祭臺翁文甚相嘆賞午後許敬翁來已見小報余得部覆奉　旨某着回籍聽勘敬翁慰存陪至爲道兩度被謫時事意良厚談逾時而去余求歸得歸未爲不可況得中秋還鄉尤快事也

初三晴熱收拾行李擇初七日行又改初六自許敬翁晚至談良久兼有規誨索二子出見以余命字太奇改曰德稱德輝余因乞字說遂蒙見允初更少憩三更起如　廟上余起倍粥送

至身範堂後門

初六先發家眷盡行余迎署簿驄熊博士巡行前後檢視器物令籍其數而後行辰時出門諸生遮道遲留依依不忍別先後赴楊止菴許敬翁李脩吾鄭春寰諸公之餞歸舟諸客旁午因憊甚不能陪遂臥臥遂成寐起而朱蘭隅太史至叢自諸生時至今始得一握手首尾五年矣泊舟紅船廠夜見江月甚喜實佩歐陽之賜

初九晴西風卯刻放舟江山如畫頃刻見金山

矣驥兒談時文宗旨頗得路徑日用不知天下
皆是巳未午進京口兩船眠椲遲延半日兩兒
錢鱗仲諸君同遊甘露寺辟邪侍行葉媪者余
壬午上京舟人之婦今出家於此村民信向供
給不乏來謁余婦亦謁余閉關念佛三年狀貌
亦似修行人矣愚夫婦所易而明智丈夫所難
豈不益信趙寧宇開府遣使相聞并送余至平
望意良厚薄暮解維行二十里至丹徒而泊午
後稍熱

初十晴黎明放舟自丹徒抵丹陽水甚淺澁如
行腸胃中途遇廣東庶吉士梁有年丁憂起復
入京各遣刺相問下午抵丹陽學博王之政稱
通家送禮收其書及茅山碑刻一紙夜行至呂
城泊舟
十一五更行將至奔牛而曉薄暮過橫林已離
毘陵三十里欒社道中遇萬涵臺中丞過船晤
語良久而別先是庚寅冬與李汝培晤于錫山
涵臺出作主今九閱歲矣龔教老乃郎任卿硃
卷托涵臺寄送是夜乘月直抵無錫北關沈超
宗遣伻相迎以病不能遠出是日甲子天道幾
變而晴可喜
十二晴早遣俞唐卿汲惠泉十甕遂放舟范長
倩遣使相迎兼慰勞惓惓答沈超宗范長倩書
顧少華來自北門追至此少華辛未歲與余相
識金山俱少年長余五歲今二十八年矣有七
子殤其二與三家事零落大宅巳易主可嘆周
生振追送至此巳去毘陵一驛矣又有雜餉收

其沈石田畫成化杯印色其意良厚薄暮達滸
墅夜過楓橋遣人之寒山視徐范許裕甫沈伯
宏旭公相候于他舟過其舟談叙一路放船二
鼓達胥關過船則兩兒業從小舟往虎丘石場
矣三鼓歸舟
十三晴微有雲氣早遣驥兒弔祭徐太僕夫婦
并拜文江納言父子辰刻放舟納言追晤談叙
良久擇九月二十一日北上余約輕舟相會無
何范長倩亦來持榼少叙不覺留連午刻始行

而驥兒尚未返夜月爲雲氣所掩更餘微雨泊
吳江南關
十七早晴有雲氣卯刻過塘西徐茂吳遣書相
迎過横里啜芡實不甚佳賣者云此冷水鷄頭
過白露便無佳品良然遂買輕輿魚服還家赴
居外每周觀新建樓居回翔眞實齋栁大幾數
拱繞池七樹垂垂可愛名曰蒲園不虚矣日暮
雨不止以此益快不入山爲得計宿驥兒書室
中夜聞雨聲三四次

十八早尚微雨俄晴候娘來見從臾余出觀潮
出正陽門過浙江驛潮候當至未申余不能待
乃由進龍埠入山將至虎跑遇呵殿來者引避
他徑則往珍珠寺道徑甚幽泉石極勝行二三
里有岐徑南通九溪徐村而西至寺及通虎跑
有屋數間在叢樹中乃民家饗堂詢珍珠寺則
巳過遂往虎跑下嶺又折而上數百步得寺荒
涼不見一僧三年前主人巳竄去久矣上殿禮
佛回翔泉亭偶遇泉湧至再俗謂之有緣僧出

獻茶送出寺門登前山至先祖母葬處叩首憩
周氏兄弟所候輿人二僕飯而行赤山埠登舟
傍修堤至孤山忩觀新得汪氏別業其地頗踞
勝所平基可建草堂數十步登山顛大石如象
如羊五六新栽松數百大者可拱清濤颭然湖
面若鏡眞飛天仙人住處當徑一古桐可合抱
由新堤入錢唐門周中甫巳見待良久約明日
爲滿家衖看桂花
二十晴平旦到西溪永興門徑賴瑞庭一新竹

樹生色良可嘉尚少睡一時許起同瑞庭周行
錢萬二業竹樹花息頗煩此佃戸得人之驗飯
後視新成洪氏花園曲池十餘畝周以修竹大
佳但得方幅信移居佳處也一路至古蕩墅僧
村老爭致饋食挽留不巳余一一應之日暮抵
舟次則行李俱發盡矣兒輩俱入城余與内子
各主一舟良夜大是清寧
二十二晴有雲氣余五十一生日也親友來者
頗多俱以病謝呼呂三再治竹屏東軒外除去

煩雜翠竹成林大自可愛
二十三晴有雲氣凉始御夾衣收檢書籍驥兒五雲虎跑上墳至暮始回始命花園子結花屏營算書房樓梯市松木二株
二十五早陰午後晴爽凉晚稍熱五雲燕屯塢先君冢虎跑前山祖母冢同内人鵷兒辟邪拜掃歸途載湖再詣孤山於草堂菴左得石壁數十丈下頗平敞松數十章甚茂可置小閣但宜牆其南面令避陸祠屋角而不蔽湖光則全勝

矣晚延朱良弼先生談叙未酣忽報博橋西有火董明宇家有剝膚之憂登三層閣則西南里許外火燄彖天矣徐聞延至花市燬數十家明宇家眷囊篋俱移至外家内人作主更餘始寢曹周翰遣使來袁大冲先生來訪失迎遣書相聞
九月初一晴稍熱午後唐元徵自雲間至見訪不及迎晤之大佛寺王孝廉焯之兄某同來談叙至暮同步至段家橋烟山晚霞大自可愛坐橋欄良久步至近照慶而別余以壬辰冬初晤元徵至是七年元徵形容亦少衰聞陸以寧之訃於元徵元徵云以寧臨終甚苦竟不得勝解之力可嘆坐段橋時陳孟文以小刀過橋下
初二晴和周甥徐甥治酒湖中徼余合家錢唐門登舟至白蓮洲暫泊登岸至淨慈小憇萬峰房辭石間頗審得慧日峰下一脉甚的下山遇舊識南庫房主僧邀坐鐘樓傍僧房久之歸舟沿大堤自孤山而返同諸君登山顛得建閣處

甚佳可窮重湖諸山之勝昏黑抵舍
初三陰日中微雨而温置孤山隙地二段一在店房後一在水際陸欽甫於生中泰來欵于南屠蘇得袁非之袁坤儀書
初五晴早昏翳熱不堪单衣沈孝升遣使致黄甲糟嵐作呑憶亡女爲之泫然
初六早陰雨晴熱如夏銅釘平屋八窗舊宋史水傷數套同俞唐卿收拾金漢孫以是日物故助銀五錢布一疋

初七早微雨陰熱午後驟雨竟日許然明來同登禪藻閣小憩栢閣栢閣置几席自今日始陪然明飯于東軒忽報盛叔永見訪自閩中至余出迎之坐池齋寒温畢延坐栢閣叔永云栢閣聲拗余以栢樹易之有宮室曰樹無曰臺稱樹爲宜叔永已飯具小榼留飲栢樹飲客自叔永始雨中㮀色甚佳叔永甚樂之勸余折去南首小房以小樓一帶代之貧未能也叔永說建寧山深甚可避世晦翁日擇考亭於大道竟路而

入山徑僅數尺中盤數百千畝子孫家焉蘩衍至今此老堪輿似在著述之上非迂儒也

初八早大雨漸晴微陰雨孫女九九一周連日應酬不免頗爲閑適之累

十一平旦爲檇李之行偕俞唐卿逆風舟行頗艱舟中起居亦不如遊船爽快胡牀太高以皮箱爲坐稍安閱華鴻山翰學巖居稿頗有孟常筆韻亦近世名家也飯後始索筆研覆對漢紀舟過雙橋而夜過語溪至皂林遇雨而宿已踰夜半矣

十二早陰微晴風逆日中至郡姚善長亦以是日盡室北上得其書於王江涇薄暮至沈宅見新添外孫甚偉小女兒面微黃比去九月別時覺稍長矣道明叔太郎郎二叔丈虎臣伯與諸客俱陪月甚佳夜分始就寢

十三晴是日宜晴俗有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之諺早拜道明叔太及其二子三弟來同看新外孫添朱長午先生來陪是日超宗壻設席

道明叔太與長君以卜啟菴來客另席欵之不至

十四晴拜項親家盛草汀先至超宗壻陪往看侄女已有喜數月矣項正宇性情疎簡絕迹城市頗有上皇之風余甚喜之是日稍有放曠之樂夜還沈氏虎臣伯設席宿舟中

十五晴早彥雲先去超宗壻出法帖名畫相示内李北海雲麾將軍一帖頗佳飯後省朱長午遂赴道明叔太席先憩書廳索觀珍玩新得舊

倭器數事甚佳又出法帖李北海岳麓寺碑可
爲冠絶雲麾將軍與超宗所藏稱雙璧矣迎夕
月色頗佳無柰酒府拘束是夜別諸沈宿舟中
定計從塘路往婁東矣
十六晴早發長溪由官塘過吳江宿尹山夜月
甚佳係舟直山門憶乙未九月泊舟于此五日
今又三年餘矣是日作漢紀序白下諸公書將
以明日遣陳籥等還食黃爵稍多致腹中不快
十八陰旭公邀余遊華山或疑欲雨余賈勇而

前小舟至墊橋過陸包山舊宅登岸買兜輿而
行歷觀音寺寒泉石章陽華墳墳即支東相兄
弟讀書處又過趙凡夫新營徐氏廢墓十餘里
再登山盤旋石磴數里始達華山外甃石爲門
顏曰蓮花洞天又數十武始及寺門寺甚幽業
頹圮而六舟法師者與之後爲徐氏業雪浪之
門人二與六亭之門人共居之余坐小閣良久
歷王百谷廣長菴取道謝宴嶺而回微雨時飛
秋衣沾濕及舟啜蟹旭公酬數酌而神始王速

日旭公出所藏法書名畫見示多有佳者宿舟
中
十九晴移舟曠野處作王逸季曹鳳陽祭文午
後遊衍寒山寺旭公出詩畫相示內唐伯虎畫
三幅甚佳下午沈伯宏自東山至馮三峰善曲
夜移舟虎丘扣省吾上人房晚酌畢洗浴往石
場二峰歌聲與月色林影相映吞石場就寢二
鼓餘矣
二十晴早起登曉山看天際老衲坐小閣良久

新住持隱竹送茶剡溪追至後山門相見意甚
欵曲得伯宏絳帖中有殘缺者伯宏又餉哥窑
小鈸秋鞋是日婆娑范長倩齋中候徐文江年
兄長倩開莛相欵遊榆綳園中規制甚宏而少
宛曲清遠之致獨朱勔所遺花石綱石三枚爲
最奇一大者銘瑞雲修二丈廣丈許尤奇之奇
者其時墮湖中不能出本朝陳祭酒董宗伯與
太僕公併得之而不能竪當有待也晤朱支中
方病瘧强起徐生滋胄以家樂至演蔡中郎數

出甚可觀夜半始登舟
二十二晴禺中抵婁東入城弔逸季惟有應門之僕亦不得至靈座前申一拜感傷之甚弔其太夫人問伯亦往東鄉矣房仲猶在吳弔奠太原夫人相公遣人邀至園中一叙哀愴之甚下午辭出弔與曹鳳陽周翰偕三少弟執喪方留坐以相公父子將至舟中出城迎之遇之塗復還至舟中拜謝再三良久旣送相公父子乃由小西門赴曹周翰之招於新宅已薄暮矣陪者

陶孝廉美文學周翰見其二子
二十四晴月上開船天明過浚義日午至齊門易小舟弔韓敬堂少宗伯之喪同伯宏步至師林寺寺久廢蜀僧清菴者錢兼山延住普光廢址志在興復十七年入京謀請藏會　慈聖閱楞嚴會解詢師子林爲何地則公爲何師針芥相投遂得藏及沁金毘盧佛而南賜額聖恩中更魔事終得成就所居即舊菴今起大雄殿矣經殿六已就其四餘尚有待潔伊浦談叙踰時

而別歷婁葑二門十里而訪管登之已暮留宿惕若齋中談至夜半
二十五晴熱訪王百谷有江北之行索見其二子大者十一小者九歲頗慧同觀佛閣謁申老師留宴賜閒堂會雲旭上人在遂約玄墓之行即暮移胥江同行者馮林卿王雲臺王善簫能倚歌而和與林卿足稱雙美
二十六早霧漸晴熱客有单衣倮者泊舟博士塢乃昔年買陳氏山規爲先人葬地之處步登

靈巖山歷西施洞一淅僧居之徑盡得石數塊甚奇樹生石上根入石罅甚深婆娑可愛寺餘一墖墖址即館娃宫也僧居堦下有老少年二十餘本紅紫芳鮮可愛其右通涵空閣陸靈岩吏部倡建費止二百餘金而壯麗爽塏南望太湖東西二山在煙靄中無何烟開歷然可見東山更親閣右即琴臺飯後徐步而登初得盤石縱廣五六丈云爲琴臺非也盡松徑約二百武攢石巍峩至顛石如蓮花開敷上有琴臺二字

欸識不能辨琴臺之下即響蹀廓也涵空閣前有水如箭通胥口曰箭涇箭涇盡處爲香山吳王蒔香處故箭涇一名采香涇靈巖石山前行一支稍有凝結而下袁坤儀近遷母夫人於傍乃取傍落殊非佳卜登舟過善人橋九里而宿夜大風作遂雨

二十九晴東南風舟行甚逆泊舟朱家港過平望十三里是日戌初到武林舊宅詩一首吳中一首

三十晴西南風日中到郡城先詣拙園晤宋宇巖竹樹茂密頗有忘歸之意約更深再過輕舟郊南上東溪府君冢進西關訪沈純甫留談偶朱汝虞不期而會遂至暮同載而返看四弟婦俱孩幼孤寡慘傷大是可憫至汝虞齋中周彥雲已久待談至二更始克赴宋宇巖拙園之期既至盛草汀俞唐卿先到已沾醉矣又談叙更許夜半歸舟作數字報沈孝升沈超宗

十月初六晴寒譚公亮來留飯與繡谷同叙俞常仰坡來邀入同叙以腹痛不任酒數酌而別遂爲萬里人矣

十九早薄陰粥後同張元修俞唐卿驥兒爲湖南之行會胡休仲至同行郭外青山黃葉如錦綺錯落蕭瑟中不失濃郁大是佳觀既至則曾孝廉已兒待矣婆娑居然亭良久遂登慧日峰審其所止左空而山行不止融結當在上而少右憇法華亭遂微雨飯後益淋漓驥兒先回余輩索酒命觴沾醉而返

二十雨終日不歇張元修報謁胡休仲遂爲黃貞甫客樓右中閣板成共閣書十三橦橦約三十餘冊通一邊可容二十五橦八百冊矣張元修宿胡休仲邸中

二十二陰晴間露日色亦洒微雨卓稚期與弟稚穀來謁赴卓去病湖中之席同席曾孝廉張元修胡文仲又有王君者列文仲之上驥兒從放鶴亭步至西泠登舟至岳墓步至三橋龍王堂堂左新起大士閣三賢祠西石臺俱已欹傾

更得好事者一修爲佳耳望丁家山地後有鬼山結穴無疑

二十五晴微陰虞僧孺來僧孺結菴靈鷲之傍役使僅一老新建八角團瓢每角可以藏書又有一樓可以眺望衣食足給於陵仲子猶餘辟纑之妻足稱今之逸士矣約余入山出伊蒲爲供敬須其期

二十九晴微陰魯陳二孝廉泊諸親友以拜內人生日至約十餘輩留啜麪魯陳先別起宗治

酒慶内人生日夜雨

十一月初二雨晝夜不止始赴放生會吳伯霖作主同赴者楊中麓黃貞甫虞長孺兄弟六七君子

初三雨如昨午後稍住點暮雨沈虎臣辭歸自前月二十八日至本日非作主則作客睡必夜半又有别應酬不爲酒困自昔稱難矣買四賢祠道士桑地池塘

初八晴寒沈伯皋陪柴氏二生紹烈紹勳來月初至今似稍暇

初九早陰午前寒甚午後雨霰雜雨夜飛雪片初更後微雨荆生懋賢來

初十雨楊公亮赴宦閩中見訪留飯公亮于思亦皓然矣

十五晴霜寒謁達磨祖師像赴虞氏兄弟約於靈鷲至冷泉亭僧孺巳見待遂同過僧孺隱居名曰猿狖居下爲團瓢作八觚形觚處藏書上有樓後爲卧起出梅道人達磨王叔明山水見

示皆真蹟逢鄖生余里人凌君文炳之婿黃貞甫之徒知余來而見逐者過卲虎巖隱居坐山亭鄭孔肩虞長孺先後至飯於靈隱直指堂同戒山諸衲飯後訪喬古松于岣嶁山房黃貞甫至榼酒數酌醺然同齋于直指堂薄暮而歸行未半月色皎然于東方矣夜半忽聞雨聲陰晴難料故如此

十二月初二晴暖風從西北來甚大赴放生會鄭孔肩作主俞羡長隨喜晤謝大行九紫風大

不能開船散步錢王祠晤育歲翁四十年前楊中麓識之時年六十詢其生支干戊午丙辰戊午壬子再入舟啜麪溝蘿而歸
初三晴暖虞長孺書來爲崇禎菴乞請西興一菴長老書并餉頻婆果四枚
初四晴暖同俞羨長看南高峰正結自高麗寺右登山應南高東下有牛眠地飰飯于法相竹亭晤秦水玉乙未夏同陸敬承屢醉于此有醉僧墮馬之事斯人不作爲之三嘆經三台盤桓

茅氏祖地孤山數酌而歸已昏黑矣月甚佳
初十早霧漸開晴早往虎跑寺待俞羨長周申甫久不至得聽泉聲一二時甚快亦近歲所未有者巳申甫羨長先後至相從觀馬形扳轂穴次觀龜形局穴對覆鍾案者由丁婆嶺歷江氏墳翻嶺至女教場女教場面江一面頗有結勝果僧具茶供翻山至鳳皇山憩于報國乘月歸
十三早霧約俞羨長爲鳳皇山之行羨長改約明日此日頗覺閑暇夜月甚佳收汪河史書大宋書一部小宋書三部大魏書一部史記三國各一部又漢紀一部夜宿東樓下
十四晴微寒同俞羨長看鳳皇山立穴虎木星水泡一連數箇橫案佳甚又龍首一地隔江磨帽案飯于天龍寺從上天眞問道登玉皇山山頂之北可望西湖諸山從寺前覓道至江氏葬處其結作佳甚前朝用虎跑來山江中一砂如搶應穴震龍庚向此出將地也下山逾梯子嶺出方家嶺而歸

十六陰唐岐山爲余傳神幅巾禪衣手捻數珠趺坐鹿皮雲問張生以誠字君一特來見訪
十八晴早霧杏錢湛如書項于王來乞學使書爲候廩作實授例事書托貞甫送黃貞甫邀過天然圖書閣一叙主人以候按院未到先同諸客覽石山一遊過鄭春宇山居良久貞甫至薄暮步自大佛寺後過斷橋至錦帶橋數酌而別爲俞羨長圖一事得吳文仲報云云
十九晴暖邀俞羨長同觀北山要結又步來龍

舟得面孤山一地後石屏甚美飯于倪氏莊二
十年前頗徜徉于此今三易主矣駕一葉至三
台山觀其正結石鈴甚明泛湖入湧金門而歸
二十九晴年終祭神夜夢得餉香圓十枚并他
珍函中并得來範叔書三層樓下壁床始鋪藤
簟夜陰不見星
三十早微雨陰夜微雨修歲事如常儀鬱金堂
始掛畫取李唐雪景王大癡樹石